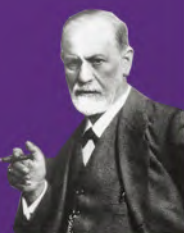


梦的解析

(奥地利) 弗洛伊德◎著
罗生◎译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一部拯救人类理想

揭开人类心理隐私的百科全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梦的解析》是一部改变的书，与《物种起源》（达尔文）、《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并称为导致人类三大思想革命的经典之作。

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梦”的著作，它是现代人非读不可的最具价值的杰作。

责任编辑：姚雪雪

美术编辑：赵霞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 张俊锋
TEL: 010-58694305

梦的解析

(奥地利) 弗洛伊德◎著
罗生◎译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的解析/（奥）弗洛伊德著；罗生译.—2版.—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7
ISBN 978-7-80579-720-5

I.梦… II.①弗… ②罗… III.梦-精神分析 IV.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418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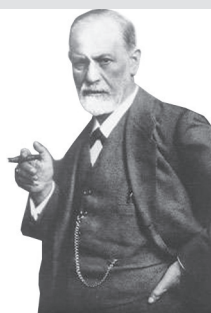
梦的解析

（奥地利）弗洛伊德 著 罗生 译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姚雪雪
美术编辑	赵 霞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1
版 次	1996年1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字 数	4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579-720-5
定 价	31.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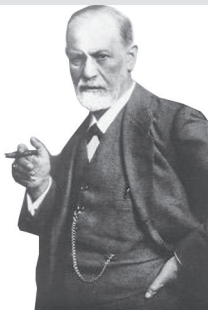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原序一：第一版序·····	1
原序二：第二版序·····	2
原序三：第三版序·····	4
原序四：第八版序·····	5
原序五：英文第三修正版序·····	6
第一章 1900年以前有关梦的科学研究·····	7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	10
一个梦的分析·····	10
前 言·····	16
1895年7月23日—24日之梦·····	16
分 析·····	17
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满足·····	25
第四章 梦的伪装·····	32
前 言·····	33
分 析·····	39
第五章 梦的材料与来源·····	50
(一) 梦中的最近印象以及无甚关系的印象·····	50
(二) 童年时期经验形成梦的来源·····	65
(三) 梦的肉体方面的来源·····	88
(四) 典型的梦·····	101
第六章 梦的运作·····	124
(一) 凝缩作用·····	125
(二) 转移作用·····	139
(三) 梦的表现方法·····	142
(四) 梦材料的表现力·····	160
(五) 梦的象征——更多的典型梦例·····	167
(六) 例子——算术及演说·····	200



目 录 *Contents*

(七) 荒谬的梦 212

(八) 梦中的感情 235

(九) 再度修正 254

第七章 梦程序的心理..... 266

 (一) 梦的遗忘 267

 (二) 退化（后退）现象 279

 (三) 愿望满足 288

 (四) 由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的梦 302

 (五) 原本的与续发的步骤——潜抑 311

 (六) 潜意识和意识——现实 324

原序一：第一版序

我试图在本书中描述“梦的解析”。我相信这么做并没有超越神经病理学的范畴。因为心理学上的探讨显示，梦是许多病态心理现象的第一种，如歇斯底里性恐惧、强迫性思虑、妄想症也是属于这一现象。而且因为实际的理由，很为医生们所看重。由后遗症的情况看来，梦并没有实际上的重要性；不过由它成为一种范例的理论价值来看，其重要性却相对地增加不少。不管是谁，如果他不能解释梦中影像的来源，那么他也就不可能了解恐惧症、强迫症或是妄想症，更不能借此给病人带来任何治疗上的影响。

不过形成论题的重要性的原因也应为本著作无法完全负责的原因——这本书里常常有许多失落的线索，以致我的论述常常不得不中断，其数目不亚于梦的形成和那比较容易被了解的病态心理问题，以及两者间所存在的许多相关点。关于这些问题，我不拟在此书中加以讨论，不过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料，那么我以后将陆续地加以探讨。

造成发表本书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运用来说明“梦的解析”的材料的特殊性。在读这本书时，大家自然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刊载于文献上的或者来源不明的梦都不能够加以利用。只有本人以及那些接受我的心理治疗的病患者的梦才够资格被选用。我放弃病人的梦不用，因为其梦形成的程序由于现存的神经质特征而有不必要的混杂。不过在发表自己的梦时，我又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私人的精神生活呈露在众人面前——超过我所愿意做的。或者说，超过任何科学家发表其论述时所牵涉到的私人事情（当然在诗人就不一样）。这是我的痛苦，但却是必要的。

与其完全地舍弃提供对这心理学上发现的证据，我宁可选择后者。但自然的，我无法避免以省略或以替代品来取代我的一些草率行为。然而这么一来，它的价值就降低了不少。我只希望读者能设身处地站在我的困难立场上想一想，多多包涵；另外，如果有谁发现我的梦涉及他时，请允许我的梦中生活有这自由思想的权利。

弗洛伊德

1900年



原序二：第二版序

如果此书发表后十年才需要发行第二版，那么这不是我初版序文的对象（我的同行）的兴趣所引起的。（当然本书并不是容易读的。）精神科同行们似乎很容易地就克服了我新创的对梦进行研究的方法引起的迷乱。职业性的哲学家们已经习惯于将梦生活的问题以一两句话轻轻带过——通常是同样的几句。他们认为它不过是意识状态的附属物而已。当然他们没有看出我们能由梦的研究中找出许多即将改变心理学定理的推论。而科学评论家的态度亦使人觉得我这工作铁定会如石沉大海（进入绝对的静寂）；至于那些英勇的、在我指导下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专家们——根据我解析梦的原则，分析治疗心理症病人的人——根本不会使本书第一版售完。因此我认为自己对那些更广大圈子中的智慧，以及好奇的心灵负欠许多，正是由于他们的兴趣使我在九年后再度修正这困难的不过却很基本的工作。我很高兴此书不需要做很大的更改。我只不过偶尔加入一些新材料，一些更详细的说明，或者重新修饰一些文句。至于书中关于梦和其解析的纲要，以及导衍的心理学定律，都没有加以变更；换句话说，它们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任何熟悉我的其他论述（关于精神官能症的起源与转机）的人都知道，我从来不会把未确定的意见写成“断然的事实”。而且我会在获得更多知识后不断修改自己的主张，使它们不会落伍。不过在有关梦生活的领域里，我都能让原来的论断屹立不改。在经年累月为解决心理症问题而工作的同时，我不时感到疑惑，并且对自己的信念产生动摇。这时候，《梦的解析》总会替我带来自信。因此一定是“聪慧”的本能使我那些科学上的反对者拒绝赞同我的意见，尤其是关于梦的研究。

同样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不需要作重大修改的是本书的材料——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梦。而这些材料在说明了梦解析的定理以及说明各种事物后就失去了其意义。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具有另一个主观上的意义。这意义是我在完成本书后才知道的。我发现这是我分析的一部分，对父亲逝世的另一个反应——即是说对一个最重要事件，一个男人一生中最大创伤的反应。知道这点后，我发现无法掩饰

这经验的痕迹^①。然而对读者来说，他们由何种材料去体验梦的重要与解析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有些重要的资料无法加入原来的文章时，我则用括弧括起来，并注明增添的年月^②。

弗洛伊德

1908年夏于Bcrhtesgaden

① 弗氏的父亲逝于1896年。弗氏那时的感想可由他给弗里斯的信中（1896年11月2日）看出——见《弗氏全集·第五十封信》。

② 第四版，这些都省略了。



原序三：第三版序

第一与第二版问世之间相隔了九年，在二版、三版之间却只相距一年零一点的时间。这个转变也许会让我高兴，但就像以前一样，我不认为读者对本书的忽视即证明它的“无用”，因此读者对本书的兴趣亦不是它“优越”的证明。

《梦的解析》并非不受到科学知识进步的影响。当我1899年完成此书时，我的性学理论尚未建立，关于比较复杂的心理症的分析也还刚刚起步。我希望《梦的解析》能够使对心理症患者的心理分析获得成功。然后，对心理症的深入了解就反映到我们对梦的观点上来。于是梦的解析理论就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这“新方向”在第一版中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强调。我本身的经验，以及史德喀尔等的著述都驱使我去对梦中“象征”（或者说应该叫“潜意识”）的重要与广泛程度作个更确实的评价。因此这些年来许多值得注意的事实逐渐多起来。我于是努力地将这些成果插入各段落内，并且加上许多附注。如果这些追加会有爆破本书架构的可能，或者我不能完全使本书的内容到达现有知识的程度时，希望读者能宽容我，因为这是我们科学急速发展的象征与结果。我也许要大胆地预言此书（如果需要的话）以后将要进行的修改会比现在对“梦与心理症及其他精神病患的关系”的讨论更深入。

峦克先生帮助我选择许多有价值的追加材料，并且完全负责此版的校对。我要向他，以及其他提供贡献与改正的同仁致谢。

弗洛伊德

1911年春于维也纳

原序四：第八版序

自1922年出版第七版后，我的全集已由维也纳的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出版。该集的第二册刊载了《梦的解析》的第一版，第三册则刊载以后追加的各种材料。这段时间出现的其他译本则通常是以单行本问世。梅尔逊（I.Meyerson）的法文版印行于1926年；兰奎斯（J.Landquist）的瑞典版于1927年出书；Luis Lopez Ballesteros y de Torres的西班牙版则早在1922年就问世了。而我1918年认为即已发行的匈牙利版则迄今仍未完成^①。

在目前这修正版中，我还是把它当做历史文件看待，只有某些要澄清以及深入说明的部分才加以更改。因此我放弃将此书出版后陆续出现的关于梦的文献罗列出来的想法。峦克增加的两节（关于“梦与创造性写作”与“梦与神话”）亦予以删除^②。关于峦克的两节史氏英译本被认为大部分提到德国文学和神话，并且和弗氏的部分没有太大关联，英译本的读者不会有兴趣，所以从略。

弗洛伊德

1929年12月于维也纳

① 匈牙利版刊行于1934年。在弗氏的有生之年，俄文版出于1913年，日文版出于1930年，捷克版出于1938年，英文版出于1913年。

② 1921年的第六版序文中，弗氏认为此书的原先的功能在于提供对梦的了解，现在则在于澄清对梦的误解。



原序五：英文第三修正版序

1909年霍尔（G.Stanley Hall）邀请我到Worcester的克拉克（Clark）大学作第一次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同年，布利尔（Dr.A.A.Brill）首次发表他对我作品的翻译，然后又陆续发表其他的文章。如果精神分析在美洲的思想活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将来发生什么影响），布氏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他的《梦的解析》的英译本印行于1913年。从那时候开始世界有很大的变动，关于心理症的观点也有极大的变更。本书的出版（1900年）在震撼整个世界后，基本上还是没有更改。这里面包括了我有幸作出的所有发现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像这类的顿悟感许多人都有，不过一生中只会有一次。

弗洛伊德

1931年3月15日于维也纳

第一章 1900年以前有关梦的科学研究

以下我将讨论有关运用心理技巧来解析梦的可能性，并由此显示所有梦均充满特别意义，而与梦者白天的精神活动有所联系。然后，再就各梦所隐藏的奇异暧昧内涵作一番演绎，以期由此看出梦的形成过程中所含之冲突或吻合之处。为了使梦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了解，我在这方面的努力使我不得不对有关梦的各方说法作一通盘整理。

本书中我拟对早期以及当代有关梦的理论先作一概括的介绍，因为在以后的推论中，我将无法再有机会谈到这些。尽管梦的存在早已在几千年前就令人困惑研思，但科学方面的了解其实仍是非常有限。因此所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从来就没有人能引用一家说法涵盖一切现象。读者也许自己都有过不少奇异的经验或有关此类的丰富材料，但真正有关梦的本质或其根本的解释方法，相信也仍付之阙如。当然，受一般教育而非析梦专家者在这方面的知识，那就更加贫乏了。

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均深深影响他们对宇宙和灵魂的看法，而这些有趣的问题由于篇幅有限，我只好推荐有心之人详读拉巴克（Sir John Lubbock, 2p Lord Avebury）、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泰勒（E. B. Tylor）及其他作者之名作。在我们未完成释梦工作以前，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他们对这问题所作的玄思及推测将有多重要的贡献。

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对梦的看法迄今仍深深影响一般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所发的启示。因此，它必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也就是说梦是预卜未来的。因此，梦的内容的多彩多姿以及对梦者本身所遗留的特殊印象，使他们很难想象出一套有系统的划一的观念，而需要以其个别的价值与可靠性作各种不同的分化与聚合。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也就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对一般人文的看法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在两部作品中提及梦，当时他们已认为梦是心理的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论，而是一种由于精力过剩（daimonic）而带来的产物。他所谓的“精力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是仍受制于人类精



神力的法则。亚理士多德提过一些梦中的特点。举例而言，他观察到梦能将轻微的睡中知觉导出强烈的感官刺激（“一个睡眠中的人在他感到肉体上某部分较暖和时，他可能梦见自己走入火堆中”），由此他推论梦很容易告诉医师病人最初不易察觉的病兆^①。

由此，读者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学者们并不以为梦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坚称神论的存在。因此，自古以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就一直无法妥协，古人曾试图将梦分成两类，一种是真正有价值的梦，它能带给梦者警告，或预卜，而另一种无价值、空洞的梦只是带来困惑或引人误入歧途。

[由于本书第一章只是对本书所作的概括介绍，且所占篇幅太多，所译又并非根据弗氏本人之原著——此章译布利尔（Dr.A. A. Brill^②）英文节译本——故只将以后对读者了解本书有帮助之大纲译出。毕竟正如布利尔本人所说：“通常大概没有读者愿意花那么多精力与时间去了解古今对梦的所有不同理论吧！”]

以下即布利尔对这长达六万言的第一章所作的节译：

科学问世以前对梦的观念，当然是由古人本身对宇宙整体的观念所孕育而成的，他们惯于将其精神生活投射于一假想之中的现实。而且，他们所看到的梦只是白天醒来后所残留的梦象，而这方面的记忆较之其他精神内容，当然显得陌生，且不寻常，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但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这种视梦为超自然力的理论今日已不再存在。事实上，今日不只是那些深信怪力乱神的神话、小说者仍执著于被科学飓风横扫过后所残存的鬼神之说，就是一些社会中的佼佼者，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嫌弃过分的感情用事，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却仍使他们深信，神灵之力确实是这种无法解释的梦现象的原因（如 Haffner）。某些哲学学派如Schelling也深信古来相传的神力对梦的影响，而对某些思想家而言，梦的预卜力量也仍无法完全抹杀。尽管科学家们已清楚地意识到这类迷信的不可信，但所有这些纷纭不一的歧见之所以仍然存在，主要还是因为迄今心理学方面的解释仍不足以解决积存盈库的梦之材料。要想将有关梦的科学研究历史作一整理实在是一大难事，因为有些研究在某段时期确实十分有价值，但到目前为止却仍不能在一特定的方向有真正的进展，并能使此后的学者按已证实的成就继续发展下去，每位学者总得对同一问题从头开始整

① 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名作内就曾提到过梦与疾病的关系。

② 有系统地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介绍入美国者，当数布利尔为第一人。

理，而仍无法突破这解不开的结。如果要我将这班学者按年列出他们各家的说法，我将很难就目前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作一清晰而中肯的交代。因此我宁可按其学说的内容分别讨论，也不愿以作者来分类，并且由手头上所整理到的资料举出各种不同的梦问题来介绍各种不同的解析。

然而由于资料是如此地分散而杂见于各种不同的文献，我只好要求读者对我目前所作的整理不要作太多的挑剔，毕竟我已尽量努力避免漏掉任何基本的事项或观点。

在日后德文版的增版中，弗洛伊德又有以下的增补：

在这第二版问世时，我未对这方面文献的整理有所增补，是有其理由的。也许读者对此会有所不满，但我却决心如此。在第一版时，我耗尽心血，开宗明义地在第一章里对以往的文献作整理，而我发觉这次如果在此再有所增补，将不见得能有多大助益，因为事实上，这两版相隔的九年之间，无论是文学上或实际论著上，对梦的研究并无任何新颖的卓见。自从我第一版《梦的解析》问世以来，从来无人问津，那些所谓“梦的研究学者”更完全忽略了我的见解，而只是一味地表现出他们那种难以接受的观念上的食古不化与故步自封，正如法国讽刺小说家 Anatole France（1844—1924）的“Les savants nesont pas curieux”所言，如果在科学研讨上也有报复的权利的话，那么这回也该轮到我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忽略掉他们在我这书出版以后所发表的心得。在杂志上出现的有关这方面的少数研究也总是充满对我的错误看法与缺乏了解，因此我对那些针对这书所发的批评所作的辩驳是——他们最好再复读我的书，或者说他们才是应该好好读我的书的人。

（在1914年德文版第四版问世时，也就是英文译本第一版问世一年后，弗氏又加了如下数语：）

最近，这种情形显然已有改观。我这部《梦的解析》所作的贡献已不再受人忽视。但这种新情势使我更难作整理，《梦的解析》一书已引起一系列新的事端与问题，而作者也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说明过，但在我未能架构出整套理论来反驳他们以前，我无法在本章加添任何新的补注。不过，将来若有任何卓越的文献出现的话，我一定会在以后的版本内附加上去的。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

一个梦的分析

本书的开场白即已标出我在梦的观念上所受的传统看法之影响。我主要想让人们理解“梦是可以解释的”，而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对梦的解释所作的贡献，其实不过是我这份工作的附加物。在“梦是可以解释的”这前提下，我立即发现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于时下一般对梦的看法——事实上包括几乎所有梦的理论，仅除了休奈尔（Schermer）的以外。因为要“解释梦”即是要给予梦一个“意义”，用某些具有确实性的、有价值的内容来作“梦”的解释。但我们得到，梦的科学理论一点也帮不了梦的解释。因为，第一，根据这些理论，梦根本就不是一种心理活动，而只是一种肉体的运作，透视符号以呈现于感官的成品。外行的意见一直是与此相反的。他们强调梦的运作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可是他们虽认为梦是不可理解的，是荒谬的，但却仍无法鼓足勇气否认梦具有任何意义。由本能的推断，我们可以说，梦是一定有某种意义的，即使那是一种晦涩的“隐意”，是用以取代某种思想的过程。因此我们只要能正确地找出此“取代物”（Substitute），即可正确地找出梦的“隐意”。

非科学界一直在努力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试图对梦作一番解释。第一种方法是将整个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尝试以另一内容来取代其表面含义，此法其实就某些方面看来，是利用“相似”（Analogous）的原则，而且有时相当高明。这即是“符号性的释梦”（symbolic dream-interpretation）。但这种方法在处理看来极不合理、极端荒谬的梦时，一定是非常吃力的。圣经上的约瑟夫（Joseph）对法老的梦所提出的解释，便是一个例子。“先出现七只健硕的牛，继之有七只瘦弱的牛出现，它们把前七只健硕的牛吞噬掉”，就被解释为暗示着“埃及将有七个饥荒的年头，并且预言这七年会将以前丰收的七年所盈余的一律耗光”。大多数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家们所编造出来的梦多是应用此种“符号性的解释”，因为他们就用我们一般人在梦里所发现的那份“相

似”来把他们的想法表现出来^①。

主张“梦是预言未来”的观念者，即利用“符号释梦法”来对梦作一番解释，由其内容、形式加以臆测未来。

要想介绍如何使用“符号释梦法”，那当然是不太可能的。解释之正确与否仍只是一种主观的推测及直觉的反应。正因此，释梦才被认为只是属于一些天生异禀之佼佼者所具有的专利^②。

而另一种释梦方法，却完全放弃以上那种观念。这种方法可称之为“密码法”（cipher method），因为这种方法是：视梦为一种密码，其中每一个符号，均可按密码册一般，用另一已具有意义的内容予以解释。举例而言，我梦到一封“信”和一个“丧礼”及“订婚”，然后，我再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各个意义之间寻求其中联系之经纬，编织出对将来所作之预示。在Daldis的Artemidoros所作的释梦作品里，我们也可以找出类似这种“密码法”的方法^③，但在释梦时，他不只注重梦的内容，连做梦者的人格、社会地位均列入考虑范围，因此同一个梦的内容，对一个富人、已婚的男人或演说家与穷人、独身者、贩夫走卒是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的。此法的主要特点就在于视梦为一大堆片段的组合，而须就每一片段个别处理。所谓纷乱的、矛盾的、怪诞离奇的

① 1909年附注：偶然的机会里，我看到了威廉·强生（William Jensen）所作的《格拉维拉》（Gleride）里，夹有许多作者编出的梦，但那看来简直像真的人所梦到的一般，我曾去信问过这位作者，而他坚称他事前完全对我的理论讳莫如深，由这看来，我的研究与作者的不谋而合，更使我深信我的“释梦”是确有意义的。

② 1914年附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在《De divinatione per Somnum》（Trans, 1953）内提到，善于梦者必须能于各种梦相中把握住共同点，因为梦相就如水中幻影一般。只要稍一碰动，影像立即歪曲变形，而唯有能于歪曲变形中看出内含之意义者，方为成功之释梦家。

③ 1914年附注：Artemidoros of Daldis，约出生于公元2世纪初叶，他留下甚多有关释梦的整套精细的论著，而为希腊罗马时代所沿用。Theodor Gompez（1866）亦曾指出，释梦应当着重于观察与经验，而斥责当时忽略此一原则而作的释梦为荒谬无稽。而Gompez本身所持的释梦首要的法宝，便是“联想的原则”（Principle of association），主张一个梦相必会使释梦者内心引起甚多联想，而由此推敲出梦中含意。然而对不同的释梦者，其联想的差异将有天壤之别，根本不可能得到一致的看法，我在本书所述之释梦，则完全不同于他们前人的做法，我的释梦工作，主要靠梦者本身的联想，看某个特别梦相能使梦者联想到什么事，而逐渐抽丝剥茧地探究出来。然而，最近一位传教士Tfinkdji神父1913年报告说，东方的释梦者也是利用梦者的联想，他曾提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这里的释梦者，必须先对梦者问了一大堆有关梦者当时情境的问题，才肯作出正确的释梦，也就是说，释梦者决不肯让梦有一丝一毫的隐迹逃过他们的注意范围，这些问句内，往往包括许多梦者与他人的关系，甚至‘你昨晚是否在入睡前，曾与你太太性交呢’”？



梦，就只有用这方法来对付了^①。

以上所介绍的两种常用的释梦方法的不可靠性当然是明显的。就科学的处理来看，“符号法”在应用上有其限制，不能广泛适用于所有的梦。而“密码法”之可靠性又取决于每一件事物之“密码代号”是否可靠，而事实上密码的确实性又根本没有科学性的保证。因此，人们很容易同意一般哲学家与精神科医师的看法，而斥责这一套的解释为一种幻想^②。

然而，我本人却持有另外一种看法。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被迫承认：“的确，古代冥顽执拗的通俗看法竟比目前的科学见解更能接近真理。”因此，我必须坚持说：梦的确具有某种意义，而找到一个科学的释梦方法是有可能的。我探求此种方法是遵循着以下的途径：

几年来，我一直尝试着找寻对几种精神病态——如歇斯底里性恐惧症（Hysterical phobias）、强迫意念（obsessional ideas）等的根本疗法。事实上，当我听到约瑟夫·布劳耳（Joseph Breuer）那段意义深长的报道——“视此种病态观念为一种症状，而尽其可能地在病人的以往精神生活中，找出其根源，则症状即可消失，而病人可得复原”，再加上以往我们其他各种疗法的失败，以及这些精神病态所显示的神秘性，才使得我不顾重重的困难，开始走上布劳耳所开创的这条道路，而一直到我能在这条绝径上拓展出一番新天地。将来，我将在其他地方再另行详细补述我这套方法的技巧、形式及其所达成之成果。而就在这精神分析的探讨之中，我接触到了“梦的解释”这个问题。在我对病人要求将他有关某种主题所曾发生过的意念、想法通统告诉我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他们的梦，也因此使我联想到，梦应该可以将它利用来作为

① 1909年附注：Dr Alfred Robitsek曾向我指出，东方的释梦者大部分偏重于梦者的联想以及字与字之间的相似。这一旦透过不同文字的翻译，势必失去其中关键。出名的考古学家Hugo Winckler曾对古代东方民族所用的双关语、遁词作一番研究，而流传下来最有名的例子，便是靠一种字与字之间的相似所用的释梦，“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包围特洛伊城（Tyre Tupos）而攻不下时，他曾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只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Satyr在他的盾牌上跳舞，而当时Aristander正好随侍在他身旁，于是Aristander将这梦作了如下的分析：Satyr可分成两个希腊字，而得到一个意思Thine is Tyros（特洛伊城是属于你的！）Ferenczi（1910）也深感到梦与语音有密切的关系，而作了如下的评语：“每一种口音都有一种自己的梦语（Every tongue has its dreamlanguage）。”因此，要想翻译外国语的梦，可以说是难乎其难，然而Dr. A. A. Brill以及后继几人，居然能将此书译成英文，实属意外。

② 当我完成此原稿以后，才偶然地翻阅到Stumpf（1899）所用的报道，他也与我同样地认为梦必（此外还少了些句子的成分。egorizing Symbolism）来探究梦意，以致所得结果无法博得人们的同意。

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至昔日回忆之间的桥梁。而第二步就演变成：将梦本身当做一种症状，而利用梦的解释来追溯梦者的病源，并加以治疗。

为了这样做，病人方面需有某些心理准备。要再三地叮咛病人，注意自己心理上的感受，而尽量减少心理上习惯地对这些感受可能引起的批判。为了能达到这目的，最好能使病人轻松地休息于榻上，闭上双眼，并严格地排斥任何心内所浮现出来的批判来抹杀一丝一毫的感受，并且使他了解，精神分析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他本身之能否将所有涌上心头的感受托盘说出，而不因为自己觉得那是不重要、毫不相干，甚或愚蠢的而不说出。他必须对自己的各种意念，保持绝对公平，毫无偏倚。因为一旦他的梦、强迫意念或其他病状无法理想地被解决时，那就是因为他们仍容许本身的批判阻滞了他的道白。

我曾注意到，在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中，一个人在“反省”（reflection）时的心理状态与他自己观察自己的心理运作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反省”通常较专心作“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所需的精神活动较大。当一个人在反省时，往往愁眉深锁、神色凝重。而当他作自我观察时，却往往仍保持那份悠闲飘逸。这两种情形，均须个人集中注意力^①，然而一个正在反省的人，却须利用他的批判能力，来拒斥某些一旦浮现到意识境界便会使他感到不安的意念，以阻止它继续在其心理中进行；而其他有些观念，甚至在未达到意识境界，仍未为他本身所察觉前即已杜绝。但是，“自我观察”却只有一个工作——抑制本身的批判力。而如果他成功地做到这点，那将有无数的意念想法能丝毫不漏地浮现到意识里。而凭借着这些本不为自我观察者所觉察的资料，我们就可能对这些精神病态意念作一解释，同样地，梦的形成也可由此作一合理的解释。可以看出来，这样产生的精神状态，就精神能量（流动注意力 mobile attention）的分布而言，颇似人们入睡前的状态，以及催眠状态（hypnotic state）。在入睡前，由于某种批判能力的松懈，使得本来未曾希望出现的意念涌上心头，而影响了我们意念的变化。对于这种松懈，我们均习惯地称之为“疲乏”，而这涌现的不期然的意念，往往变化为视觉或听觉上的幻象^②。但在梦或病态意念的分析中，这些变化为幻象活动的，均被故意地或熟练地废弃，而将这些精神能量（或只是部分地）予以保留，用来专注于追溯

① 注意力的功能将于第七章再行探讨。

② 1919年附注：Silberer（1909，1910，1912）曾对释梦作出极重要的贡献，他直接观察到意志如何直接变为视觉影像的过程。



这浮现到意识中的不期然的意念究竟来自何种意念。在入睡前，这种意念已转为幻象，而在自我观察中，则仍是“意念”（free-rising ideas）。要采取这种态度，仍相当困难，这种“批判”的扬弃，实在很难做到。不合希望的意念，往往很自然地会引起强大的阻力，而使这意念无法浮现到意识层。然而，如果参照我们伟大的诗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所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的基本创作也正需此种类似的功夫。在他与哥尔纳（Korner）的通信中（感谢Otto Rank的整理，才有这份信件的发现），席勒对一位抱怨着自己缺乏创作力的朋友作了如下的回答：“就我看来，你之所以会有这种抱怨，完全归咎于你的理智加在你的想象力之上的这种限制，这儿我将提出一份观察，并举一比喻来说明。如果理智对那已经涌入大门的意念仍要作太严格的检查，那便扼杀了心灵创作的一面。也许就单一的一个意念而言，它可能毫无意义，甚至是极端荒唐的，但跟随着而来的几个意念，却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也许虽然几个意念都是一样地荒谬，但合在一起却成了一个甚具意义的连锁。理智其实无法批判所有的意念，除非它能先把所有的涌现于心头的意念一一保留，然后再统筹作一番比较批判。就我看来，一个充满创作力的心灵，能把理智由大门的警卫哨上撤回来，好让所有意念自由地、毫无限制地涌入，而后再就整体作一番检查。你的那份可贵的批判力（或者你自己要称它作什么），就因为无法容忍所有创造者心灵的那股短暂的纷乱，而扼杀了灵感的泉涌。这份容忍功夫的深浅，也就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师与一般梦者的分野。因此，你之所以发现毫无灵感，实在都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意念批判得太早、太严格。”（1878年12月1日的信。）

其实，席勒所谓的将大门口的警卫哨撤回来所做到的非批判的自我观察，绝不是困难的。

我的大多数病人，多能在我第一次的指导后，即能做到这种自我观察。而我自己如果把闪过我心头的念头一一记下，我可以很轻易地完全做到。这种批判活动所耗的精神能量日减，自我观察的能量便能日增。当然，这情形尚取决于人与物之间所耗的注意力的多少。

应用这方法的第一步骤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将整个梦作为集中注意的对象，而只能够就每小部分逐一检释。如果我对一个毫无经验的病人发问：“这个梦究竟与你有什么关联？”十之八九，他根本无法看出什么眉目。首先，我

必须替他把梦作一套剖析，然后再使他就各片断逐一地告诉我在这一段里面究竟隐藏着哪些有关的意念。在这最重要的步骤里，我所采用的释梦方法与通俗的、以前的、野史记载的那种“符号释梦法”不太一样，而与前述的第二种方法“密码法”较为相近。与此相同，我也是片断地，而非就整体地来研讨的；同样地，我也视梦为一大堆心理元素的堆砌物^①。

在我就“心理症”（neurosis）的精神分析所写的作品中，曾提到不下一千个梦的解释，但我在此介绍释梦的理论和技巧时，并不拟利用这些材料。因为一般人可能认为由这些病态的梦所作的解释，并不足以推广适用到普通正常人的梦。而且我还另有一个理由，因为所有这些梦的主题往往脱离不了那些引起其心理病态的病根。因此这种梦每个都须有很长的附加说明，以及有关其心理症的性质及病源的研究报告，这些都将是极端不寻常的，而且与梦的本质将有甚大的出入。相反地，我的目的是——希望能找出一条路，借着梦的解释来解决患“心理症”的病人心理上更棘手的问题。然而，我手头上所收集的梦，大半均是此类“心理症”病人的梦，如果要我舍弃这些材料不用，那我就只剩下一些健康的朋友偶尔闲谈中提及的梦或一些我在“梦生活”（Dream-life）的演讲中已经举过的例子而已。然而，很不幸，这些梦我又都无法作真正的分析，以寻求其真实的意义，因为我的方法比起通常的“密码法”更难些，“密码法”只要将内容对照那已确立的“密码代号簿”，而我，相反地，认为同样的一个梦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关联将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最后我只使用我自己的梦——一种为几近正常的人所做的梦，其内容的解析较丰富，而且方便，并可与日常生活、本能寻出一些较清楚的关系。当然，在此我会遭遇到究竟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的真实性可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且这种分析之有不确定性，也几乎是无可否认的。但就我自己的判断，自我观察总是较观察别人来得真切些，同时这样做可顺便看出究竟用自我分析的方法可完成多少“释梦”的工作。当然，在我自身的内在方面，仍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每个人总是对暴露出自己精神生活中的细节，有相当的不情愿，同时也担心旁人对它的误解所生的影响。然而一个人必须能超越这些顾虑。德尔贝夫（Ddlboeuf）曾说过：“每一个心理学家必须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弱点，如果那

^① 有关释梦技巧，以后会再提到。其他关于精神分析治疗术所利用的析梦问题，另有专著详论。



样做他认为会对困难的问题有所助益的话。”而且我相信，读者们能由于这心理问题的解析所带来的兴趣，而原谅我所犯的轻率的毛病。

因此我拟在这里举出一个我自己的梦，来说明我的释梦方法。每一个这种梦均有一套“前言”。所以我想请读者先生们先要能把我的兴趣暂时当做自己的兴趣，集中精神于我身上，甚至包括我生活上的一些繁琐细节。因为这种转移将是探究梦的隐意所必须具有的条件。

前言

在1895年夏天，我曾以“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治疗一位与我家素有交情的女病人，由于不时担心着万一失败将会影响我与她家人的友谊，而使我备感棘手。但很遗憾的是，她在我手中的治疗经过并不太顺利，我只能使她不再有“歇斯底里的焦虑”，但她生理上的种种症状并未能好转。那时我尚未确知“歇斯底里症”治疗的标准，因此我以为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就提出了一个更彻底的但不见得能使患者接受的“办法”，结果在患者的不同意下我们中断了治疗。有一天我的同事奥图医生（Dr. Otto）拜访了这患者——伊玛（Irma）的乡居，回来后与我谈起。于是我问起她的近况，所得的回答是：“看来似乎好一些，但仍不见有多大起色。”那种语气听来就犹如指责我的不对。并且我猜想，一定是那些最初就不赞成伊玛找我治疗的亲戚们，又向奥图说了我一些坏话。但对这种不如意的事，当时我并不十分介意，同时也未再向他人提起。只是当晚一气之下，就振笔疾书，把伊玛的整个医疗过程详抄一遍，寄给我的一位同事——M医师（Dr. M.）（当时他算得上是我们这一门的权威），想让他看看，究竟我的医疗是否真有使人非议之处。而就在当晚（或者是隔天清晨）我做了如下一个梦，这是我当天一醒来马上写下的^①。

1895年7月23日—24日之梦

有一个大厅里宾客云集，伊玛就在人群中，我走近她，劈头一句话就是责问她为什么迄今仍未接受我的“办法”。我说：“如果你仍感痛苦的话，那可不能再怪我，那是你自己的错！”她回答道：“你可知道我最近喉咙、肚子、胃都痛得要命！”这时我才发现她变得那般苍白、浮肿，我不禁开始为自

① 1914年附注：这是我所提出详释的第一个梦。

己以前可能疏忽了某些问题而担心。于是把她带到窗口，借着灯光检查她的喉咙。正如一般有假牙的淑女一样，她也免不了有点不情愿地张开嘴巴，其实我以为她是不需要这种检查的……结果在右边喉头有一块大白斑，而其他地方也多有广泛的灰白小斑排成卷花般的小带，看来像鼻子内的鼻甲骨一般。于是我很快地叫M医师来再做一次检查，证明与我所见一样。……M医师今天看来不同于往常，苍白、微跛，而且脸上胡子刮得一千二净……现在我的朋友奥图也站在伊玛旁边，另一个医生里奥波德（Leopold）在叩诊她的胸部（衣服并未解开），并说道：“在左下方胸部有浊音（dullness）。”又发现在她的左肩皮肤有“渗透性”病灶（infiltrated focus）（虽隔着衣服，我仍可摸出这伤口），M医师说：“这毫无疑问地是由细菌感染所致，那没什么问题，只要拉拉肚子，就可以把毒素排出来。”……而我们都十分清楚这是怎么搞出来的，大概不久以前，奥图由于伊玛当时身体不舒服而给她打了一针，“Propyl……propyls……propionic acid……Trimethyl amin”（那构造式我可清楚地看到它呈现在我眼前）……其实，人们是很少这般轻率地使用这种药的，而且很可能当时针筒也是不够干净的……

这个梦似乎有许多地方占尽人家的便宜，很明显地与当天白天所发生的事息息相关。由我的“前言”，读者大概也可看出一点苗头，由奥图听到伊玛的消息，写治疗经过，再到M医师……这些事一直到睡觉时仍盘踞在我心中，而产生了这么一个怪梦。其实连我本人也不能完全明了里头的内容。我实在想不通，伊玛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奇怪的症状，Propionic acid 的注射，M医师的安慰之词……都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尤其后来一切的进展是那么快，一下子就掠过去，更叫我无从捉摸。以下我打算分作几段，逐段分析。

分 析

17

一、“在大厅里——有很多宾客，正受着我们的招待”：那年的夏天，我们正住在Bellevue——是Kahlenberg^①附近山中的独屋，这座房子本是建来做避暑的别墅，所以都是些高大宽敞的房间。这梦是在我妻生日之前一天所做，记得做梦的前一天，我妻曾与我谈及生日当天宴会的安排，并开出一列邀请的名单——而伊玛是当中之一。因此，在梦中，就有宛如当天生日宴会的一幕出现。

① Kahlenberg是维也纳近郊的胜地。



二、我责怪伊玛为何未接受我的办法，我说：“如果你仍感痛苦，那可不能再怪我，那完全是你自己的错！”在醒时我都有可能说出这种话，而且可能事实上我已经说过也不一定。当时我以为（日后我已证明那是错误的），我的工作只是对患者揭示他们症状下面所隐藏的真正毛病所在而已，至于他们接受治疗所用的解决办法与否，我则无能为力。所以在梦中，我告诉伊玛那些话，无非是要表示她今日之久病不愈，实非本人“治疗”之不力……而很可能这个梦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一小段。

三、伊玛抱怨说：“喉痛、胃痛、腹痛可把我闷死了。”胃痛倒是她最初找我时就已有的症状，但当时并不太严重，最多不过胃里不舒服想吐而已；至于腹痛、喉痛可就从没听她说过，为何在梦中我会替她造出这些症状，迄今我仍不明白。

四、她看来苍白、浮肿：实际上伊玛一直是脸色红润，所以我怀疑大概在梦中她被另一人所“取代”了。

五、“我开始为自己可能以前疏忽了某些问题而担心”：读者们都知道，一个精神科医生常常有一种警惕，就是他往往会把其他医生们诊断为器官性毛病的症状，通统当做“歇斯底里症”来医治。可能就是这种警惕心使我产生了这一段梦。而且，另有一种可能，就是果真伊玛的症状是由器官性毛病引起的的话，那就当然不是我用心理治疗所能治好的，而我就大可不必以此当作失败而耿耿于怀。因此也许潜意识里我反倒希望以前“歇斯底里症”的诊断是个错误。

六、“我带她到窗口以便看清她的喉咙，最初她稍稍‘抗拒’，犹如戴着假牙的女人怕开口，我以为其实她是不需要这种检查的”：实际上我从未检查过伊玛的口腔。这梦中的情景，使我想到以前有个富婆来找我看病，她外表显得那般漂亮年轻，但一要她张开嘴巴，她就要尽量掩饰她的假牙……“其实她不需要这种检查”，这句话似乎是对伊玛的恭维，但对这话我有另一种解释……由于伊玛站在窗口的一幕，使我回想到另一经验：伊玛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有一天我去拜访她时，她正好就像梦中的伊玛一般，站在窗口让她的医生——M医师（就是梦中的那位）为她检查。结果在喉头发现有白喉的伪膜……M医师、白喉般的膜、窗口都一一在梦中呈现。现在我才发现，这几个月来，我就一直怀疑着她也有“歇斯底里症”，而其实我之所以有此种想法，只不过是因她常有“歇斯底里的窒息”（hysterical choke）（就像梦中的

伊玛一样)。因此梦中我就把她俩作了置换。如今我才记起我一直期待着伊玛的这位朋友迟早会找上我来医她的病。但事实上,我又自知决不可能,因为她一直是那般保守的女人,可能梦中特别提出的“拒绝”就意味着这一点。另一个对“她不需要……”的解释,可能就是指着这位朋友,因为她迄今一直能不需要外来的帮忙而好好地活着。最后剩下苍白、浮肿、假牙无法在伊玛身上发现到。假牙可能来自那位富婆。而另外我又想到另一人物——夫人,她不是我的病人,而且我也真不敢领教这家伙,因为她一向就与我过不去,一点也不柔顺。她脸色苍白,而且有一次身体不好。全身浮肿……就这样子,我同时用了几个女人来取代了伊玛,可能是我比较关心她这位朋友,或是我嫌伊玛太笨,以致未能接受我的办法,而其他的女人可能较聪明、较能接受^①。

七、“我在她喉头发现一大块白斑,并有小白斑排成像皱缩的‘鼻甲骨’一般”:白斑使我联想到伊玛的那位朋友的白喉;但同时又使我回想起两年前我的大女儿所遭遇的不幸,以及那一段时期的诸般不如意。那皱缩的“鼻甲骨”使我想起自己的健康问题,当时我常服用“古柯硷”(Cocaine)来治疗鼻部的肿痛,而几天前,我听说一个病人因服用了“古柯硷”。而使鼻黏膜引起了大块的“坏死”。记得1885年我正极力推荐“古柯硷”的医疗价值时^②,曾招来一连串的反反对,而且一个挚友因大量滥用“古柯硷”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八、“我很快地叫M医师来再作一次检查”:这只是反映出M医师在我们这几人中的关系。但很快地却意味着这是一个特别的检查。这使我想起一个很糟的行医经验:当Suphonal仍广泛地被使用而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副作用时,有一次病人就因我开了这种药给她,而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使我不得不马上求助于前辈们。啊!我现在才发现到,这位女病人的名字与我死去的大女儿完全一样,看来这真是命运的报应,同是一个玛迪拉(Matilda),我害了她,结果就害了自己的骨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由此看来,潜意识里,我似乎常因自己的缺乏行医道德而自责。

九、“M医师脸色苍白、微跛,并且胡子刮得一千二净”:M医师实际上

^① 我以为梦的这部分如再探讨下去还是无法将其中的隐意都揭发出来。如果我执著于这三个女人的比较,也许会使我离开正题——这也就是说每个梦都难免留下一些谜,作为人类所能了解的部分的临界点。

^② 这是所有德文版本的错印,其实弗氏首次发现“古柯硷”的论文为1884年发表,在琼斯(Earnest Jones)的弗洛伊德传第一卷第六章有关于“古柯硷”的详尽的报导,而所说好友概指马克思(Fleisch Marxow)。



就是一个脸色常常苍白而令人担心的家伙；但刮胡子、跛行却又使我想到这又是另外一个人——我那住在国外的兄长，他经常是胡子刮得最干净的人。而日前来信说，最近因大腿骨的关节炎而行动不便。但为什么这两人会在梦中合成一人呢？想来想去，唯有一个共同点——都对我所提出的意见提出异议，而使我与他们的关系极端恶化。

十、“奥图站在伊玛旁边，而里奥波德为她作叩诊，且注意到她的左下胸部有浊音”：里奥波德也是一内科医生，是奥图的亲戚，由于两人干的是同一行当，所以一直都互不相让。当我仍在儿童精神科主持神经科门诊时，他俩都在我手下帮过忙，而两人迥然不同的性格曾给我颇深的印象。奥图是敏捷、快速，而里奥波德却是沉默、仔细而彻底。在这梦里，我无疑地在赞赏里奥波德的细心。这种比较就犹如上述的伊玛与她那位朋友一般，只是反映出我个人情感上的好恶。现在我才看出在梦中我思路的运行：由我对她有所歉疚的玛迪拉→我的大女儿→儿科医学→里奥波德与奥图的对照。关于梦中的“浊音”使我联想到有一回在门诊，当我与奥图看过一个病人后，正讨论不出名堂时，里奥波德再作了一次检查，发现到这个可作重要线索的“浊音”。我还另有一种想法：要是伊玛就是那病人多好，因为那病人后来已经确诊为“结核病”，不会像伊玛患的这般难断的疑症。

十一、“在左肩皮肤上有渗透性的病灶”：我一下子就想到这正是我的风湿痛的部位，每当我夜半醒来，这毛病就要发作。再下一段“虽说隔着衣服，我仍可摸出这伤口”可能就指着我自己摸到自己的身体。而“渗透性的病灶”这句话很少用来指皮肤上的毛病，多半部是用来指肺部，如左上后部有一“渗透性的病灶”等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出，我内心是多么希望伊玛患的是那种极易诊断的“结核病”。

十二、“虽说穿着衣服”：这只是一个插句，在儿童诊所里我们一向是要他们脱光衣服作检查的，但一般女性多半是办不到的。记得有一个名医就是专门不叫病人脱衣，而能“看穿”她们的病，所以最受女病人欢迎……这个插句，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

十三、“M医师说：‘这是病菌感染，但没关系，只要拉拉肚子，把毒素排出来就可以了！’”这乍看是多么荒谬可笑，但要仔细追究，倒也大有文章。梦中我看出这病人有白喉，而白喉多半是先有局部感染，再引起

全身毛病，里奥波德曾查出伊玛胸部有“浊音”，是否为“转移性病灶”（Metastatic focus）。但据我所知，白喉是绝不会在肺部发生“浊音”的，难道会是“脓血症”（Pyemia）吗？“这没什么问题……”完全是一种安慰之词，梦中M医师说这是细菌感染——一种器官上的毛病，所以我想这可能又是我减轻我的责任——毕竟是因为她患的是器官性毛病，怪不得我这百试不爽的心理治疗会失败。要是她真的是“歇斯底里症”，那才不会……而很可能当我的梦发展到这儿时，我的意识已开始自责：只为了自己能辩解到不必为她负责任，就不择手段，让伊玛变成感染上“结核病”重症，是多么残酷不仁！于是以后的梦又转向另一方向，尽往乐观的方向发展，才有这般“这没什么问题”的说法，但为什么这种安慰之词却用了这般荒谬不智的说法呢？

老一代的庸医还有人相信白喉的毒素可以由肠道自己排出，所以可能在这梦中我就有意识地讥笑M医师为这种糊涂大夫。但我又想起一件往事：几个月前，有一个病人因消化不良找上门来，当时我一眼就看出这是“歇斯底里症”。但别的医生都诊断为“贫血、营养不良”。由于我不愿意在他身上试用“心理疗法”，所以我就劝他到海外游历，以松弛一下他那长久郁积的不安。不料几天前，他由埃及寄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在那儿又发作了一次，结果当地的医生诊断为“痢疾”。我实在很怀疑，这明明是“歇斯底里症”，怎么会是“痢疾”？大概是当地医生的误诊吧！但我又忍不住开始自责：为什么将一个有病的人劝说到那种可能感染上“痢疾”的地方去玩？还有，Diphtheria（白喉）与Dysentery（痢疾）两个字念起来是不是也十分相近呢^①？而这种类型的取代，在梦中是不乏例子的。

在梦中我让这些话语由M医师口中说出，可能有意在开他玩笑，因为他曾告诉我一件相类似的事：有一个同事请他去会诊一个快断气的女病人。由于M医师发现她尿中出现大量的蛋白质而表示不太乐观，但那同事却不当一回事地说：“这没什么问题……”因此我可能在梦中就有意识地笑这位看不出“歇斯底里症”的医生。我经常在想：M医师可曾想过伊玛的那位朋友不是“结核病”，而是“歇斯底里症”？会不会是他看不出来而误诊成“结核病”呢？

但我在梦中这般刻薄地讥讽他，究竟又有什么动机呢？想来只有一个目的——报复。因为M医师与伊玛都反对我，因此在梦中，我对伊玛说她是活

^① 德文中这两个字——Diphtherie与Dysenterie更相近。



该。并让一种最荒谬、最可笑的话由M医师口中说出。

十四、“我很清楚地知道那感染是怎么来的”：这句话似乎很不合理，因为在里奥波德发现“浊音”、“渗透”以前，我根本没想到这会是细菌感染。

十五、“不久以前，当她不舒服时，奥图曾给她打了一针”：奥图到乡间拜访伊玛时，是因为乡间旅舍有急病人请他去打针而顺道找伊玛的。所以“打针”可能是由此而联想到的。又“打针”使我想到了，我有一位挚友因为注射大量“古柯硷”而中毒死亡，而当时我主张，在戒掉吗啡依赖时，可以使用“古柯硷”。想不到，他竟因为一下子就打了那么大的量而送命，这件事曾使我久久不得释怀。

十六、“打的药是Propyl……propyls……propionic acid……”：这是什么药，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从没见过。在做梦的前一天，奥图送我一瓶标着Ananas（伊玛的姓很近这个音）的酒，由于强烈的机油（Amyl……）味道使我作呕，所以我想把它丢掉。我妻说不如送给佣人们喝，结果我就大骂她：“佣人也是人，我可不准你用这毒死他们！”也许，“Amyl”与“Propyl”音很近吧！

十七、“Trimethylamin”：在梦中，我还可清晰地看到构造式用粗体字标出来，但Trimethylamin对我又有什么特别意义呢？记得以前我与一位无所不谈的老友聚会时，他告诉我他最近对于“性”进行化学研究的结果。并提到他发现Trimethylamin为一种性激素代谢的中间产物。因此，Trimethylamin在我梦中可能代替了“性”，而在我眼中，“性”正是一个精神病学上的大问题。我的病人伊玛是一个寡妇，如果我硬要自圆其说的话，她的毛病可能就是由“性”的不能满足而产生。当然这种说法必不会被那些追求她的人们所接受，但这样分析，似乎也颇能与梦里情节相吻合。

我还是想不出Trimethylamin为什么那么清楚地出现在我梦中。它一定是个比喻，而且很可能不只是“性”的代称而已，但我想不出有任何更好的解释。又提到“性”问题，使我记起了影响我很深的一位医学前辈，他一生专攻鼻炎或鼻窦炎，并曾发表一篇“鼻甲骨与女性生殖器官的关系”的论文，而在梦中我曾提到鼻甲骨。所以这更使我确定了：在潜意识里我认为伊玛的病与性是有一点关系的，但最近迁到乡间以后，找了别的大夫替她打针，结果发生静脉炎（Phlebitis），这消息使我感到非常得意，因为这表示我行医的良心与谨慎，使我两年来从没出过问题。“这一定是针筒不干净”，同时又使我想起，

我妻在怀孕快生玛迪拉时，曾因打针而发生“血栓症”（thrombosis）。由以上看来，我曾在梦中把伊玛和我已死的爱女玛迪拉又合成了一人。

以上我完成了这个梦的分析^①。在分析的过程中，我曾尽了最大努力去避免接受那种由“梦内容”与其背后所隐藏的“梦的想法”的比较所暗示的各种意念，而把真正梦的意义呈现出来。由整个梦，我发掘出一个贯彻前后的意向，那也就是我做这个梦的动机。这梦达成了我几个愿望，而这些都是由前一个晚上奥图告诉我的话，以及我想记录下整个临床病历所引起的。整个梦的结果，就在于表示伊玛之所以今日仍受活罪，并不是我的错，而应该归咎于奥图。由于奥图告诉我，伊玛并未痊愈而恼了我，我就用这梦来嫁祸于他。这梦得以利用其他一些原因（事实上，这些原因也搪塞了不少解释）来使我自己解除了对伊玛的歉疚。这梦呈现了一些我心里所希望存在的状况。所以我可以这么说：“梦的内容是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

这个梦乍看似乎大体上情景无什特别，但就愿望达成的观点来仔细推敲，则每一细节均是有其意义的。我之所以在梦中这般报复奥图，并不只是由于他那么轻率地就为伊玛的未痊愈而责怪我，可能还因为他曾送那有机油臭味的酒，所以我在梦中便把这两回事浓缩在一起，成了“Propyl 的注射”。然而我仍心有不甘，于是我再拿他与较优秀的同事作比较，以继续我的报复。甚至我很想当他面说：“我喜欢他，远甚于你。”但是，奥图并不是我的愤怒所指向的唯一对象。同时我也对我那不听话的病人深感不满，把她用另一个更聪明、更柔顺的人物来取代。还有，我也不放过M医师，因此，我用一种很荒唐的胡扯，来表达出我对他的看法——他的态度几乎是一个大蠢才（说了些“会发生病疾等等的鬼话”）。事实上，看来似乎我很想将他转换为一个更好相处的朋友（那告诉我 Trimethylamin 的朋友），就像我将伊玛转换成她的朋友，奥图转换成里奥波德。从整个梦看来，我似想说出：“使我脱离这三个可恶的家伙吧！让我自己选三个人来取代吧！如此我才可逃避我应得的这些谴责！”在梦中，这些不合情理的谴责，均经过复杂的变化后才呈现出来。伊玛的病痛，只是由于她拒绝接受我的医疗，责任不在我。而且如果那些病痛是由器官性毛病引起，那么当然不能因我的心理治疗见效。伊玛的受苦，完全是由于她的守寡（Trimethylamin 所影射的）而引起，而这我也爱莫能助；伊玛的病，

① 虽然你们也看得出，我并未能将所有在分析过程中使我想起来的事实丝毫不漏地写出来。



是由奥图轻率的打针引起的——一种我所未曾用过的不适当的针药。伊玛的抱怨完全是由不洁的针筒所引起，就像我从未引起那老妇人的静脉炎一般，我当然很清楚这些为了使我自己无罪的所有解释是前后不一致的，甚至有些互相矛盾，但这整个意图（这梦除此而外，毫无他图）使我很快地想起一个寓言——借用邻家的茶壶而弄坏了，以致被人控诉的故事。第一步，他说他还回的时候是毫无损坏的，行不通；他的第二招，便说最初他借的时候茶壶已有了破洞，这也行不通；他干脆说他根本没借过。一种很复杂的防卫机制就这样进行着。只要这三条路有一个行得通，他便无罪了。

还有其他一些在梦中的小细节，似乎与我要证明对伊玛的事概不负责的主题，扯不上什么关系。如我女儿的病，那与我女儿同名的女病人的病，“古柯硷”的害处，那到埃及旅行的病人之病情，对我太太、我哥哥、M医师的健康之关怀，我自己的健康问题，我那患有化脓性鼻炎的已故的朋友……但是如果我再从这些纷乱的片段中摘出其中共同的意义，那无非是“对我自己与别人的健康情形的关怀——即我的职业上的良心”。我现在依稀记得，那晚奥图告诉我伊玛的情形时，我曾有一种说不出的不愉快，而终于我在这梦的其他部分里把这感觉宣泄出来。那时的感受就犹如奥图对我说：“你并未相当重视你的医疗道义，你没有良心，你并未实践你的承诺。”因此，我就在梦中竭尽所能地证明，我是太有良心，我是如此地关心我的亲戚、朋友和病人。很奇怪的，在梦里存在着一些痛苦的回忆，反而更证实了奥图的谴责，而不赞助我的自我告白。这些内容看来是不偏袒的，但在梦中的这些较广阔的奠基与其较狭隘的主题——“证明我对伊玛的病是无辜的”之间的联系，却是无可置疑的。

我仍可再花更多时间来讨论它，来找出更多的解释，来探讨各种可能性，我甚至能找出更深入的心路历程该是如何如何，然而这些就牵涉到一个人自己的每一个梦所遭到的一些不愿意再分析下去的部分。那些怪我未能分析得淋漓尽致的人，应可以自己做做实验，做得更直爽、更坦白些。就现在而言，我相当满意于这一个刚刚分析所得的发现——如果遵循上述这种梦的分析方法，我们将发现梦是具有意义的，而且绝不是一般作者对梦所说的“梦只是脑细胞不完整的活动产品”。相反地，一旦释梦的工作能完全做到，便可以发现梦是代表着一种“愿望的满足”。

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满足

当一个人跋山涉水，披荆斩棘，终于登上一个视界辽阔的空旷地，而发现再下去更是一路坦途时，他最好是停下来，好好地想一想：下一步如何走才好^①？同样地，我们现在在学习“释梦”的途中，此时也该下这份功夫。如今，我们正发现那乍现的曙光。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少部分乍睡还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下的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动所产生的。然而，当我们正为这些发现而得意时，一大堆的问题又呈现在眼前，梦如果是理论上所谓的愿望的满足，那么这种满足以如此特殊而不寻常的方式出现又作何解释呢？在形成我们醒后所记起的梦相前，究竟我们的梦意识经过多少变形（transformation）呢？这些变形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梦的材料又是从何而来呢？还有梦中的许许多多特点，譬如其中内容怎么会互相矛盾呢？梦能对我们的内在精神活动有所指导吗？能指正我们白天所持的观念吗？我以为，目前这一大堆问题最好暂且搁置一旁，而只专注于一条途径。我们已发现梦是愿望的满足，下一步骤就在于决定这是否为所有梦的共同特征呢？或者那只是一个我们刚刚分析过的梦的特殊内容（有关伊玛打针的梦）？因为我们甚至已经得出“所有梦均有其意义与精神价值”的结论，我们仍需考虑“每一个梦的意义并非都相同”的可能性。我们所考虑过的第一个梦是愿望的满足，但很可能第二个梦是一种隐忧的发觉，而第三个梦却是一种自我检讨，而第四个梦竟只是回忆的唤醒。是不是除了愿望满足之外，还存在别种梦呢？难道只有这一种梦吗？

梦所代表的“愿望满足”往往是毫无掩饰、极为明显的，以致反而使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梦会到最近才开始为人所了解。有些梦，我经常可以以实验手法随心所欲地引出来。譬如，如果我当天晚上吃了咸菜或其他很咸的食物，

^① 在1899年8月6日写给弗里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曾对本书的开场白有如下的说法：“本书是以一种漫步的手法写成。最初第一章使人看到各派权威的说法，此时令读者犹如进入一片黑森林中，漆黑一片无从捉摸，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地，我用一个特别的梦，描述其细节，而渐渐引导读者到一高地，使他们能开拓视野，而问一声：下面你要再继续走哪一条路呢？”



那么晚上我会渴得醒过来。但在这“醒过来”之前，往往先有一个同样内容的梦——我在喝水，我正喝着大碗的水，那滋味就如干裂了的喉头饮入了清凉彻骨的冰水一般地可口。然后我惊醒了，而发觉我确实想喝水。这个梦的原因就是我醒来后所感到的渴。由这种感觉引起喝水的愿望，而梦告诉了我它已使这愿望满足，因此它确有其功能，而其本质我不久即会提到。我平时睡眠极好，不易被身体的需求所扰醒；如果我能用这喝水的梦来缓和我的渴，我就可以不用渴得醒过来。它就是如此一种“方便的梦”（dream of convenience），梦就如此取代了动作。然而，很不幸地，饮水止渴的需求，却无法像我对M医师，奥图等报复的渴望一般，用梦就能满足，但其动机是一样的。不久前，我有一个与这稍微有点不同的梦，这次我在上床前就觉得口渴，而把我床头旁小几上的开水整杯喝光，再去睡觉。但到了深夜，我又因口渴而不舒服，如果要再喝水，势必要起床，走到我太太床边的小茶几上拿茶杯，那将非常麻烦。因此，我就梦见我太太从一瓮子内取水给我喝。这瓮子是我以前从意大利西部古邦 Etrusia 所买回来收藏的骨灰坛。然而，那水喝起来是那样的咸（可能是内含骨灰吧），以致我不得不惊醒过来。梦就是这般地善解人意。由于愿望的满足是梦唯一的目标，其内容很可能是完全自私的。事实上，贪图安适是很难与体贴别人不冲突的。梦见骨灰坛很可能又是一次愿望的满足，很遗憾我未能再拥有那坛，就像那放在我太太床侧的茶杯一样，我再也拿不到了。而且，这坛子很适合我梦中的咸味，也因此才能促使我惊醒^①。

在我年轻时，这种“方便的梦”经常发生。当时，我经常工作到深夜，早上起床对我而言，成了一件要命的差事。因此清晨时，我经常梦到我已起床在梳洗，而不再以未能起床而焦虑，也因此我能继续酣睡。一个与我同样贪睡的医院同事也有过同样的梦，而且他的梦显得更荒谬、更有趣。他租了一间离医院不远的房间，每天清晨在一定的时刻女房东就会叫他起床。有天早上，这家伙睡得正甜时，那房东又来敲门：“裴先生，起床吧！该上医院去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如下的梦：他正躺在医院某个病房的床上，有张病历表挂在他头上，上面写着“裴皮·M，医科学生，廿二岁”，于是一翻身，又睡着了。

^① 魏甘特（Weygandt）亦深懂此类口渴之梦，他曾写过：“渴感较其他感觉更来得真切，它往往带来解渴的意念，在梦中口渴可用各种方法解决，而多半取材于新近之记忆。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一旦解渴之后，马上跟着便会发觉这想象中的解决办法并未能满意。”而魏特甘并未注意到这一种对梦刺激的反应是可适用于一切梦的。那些因为渴感而醒来，但却没有做这种梦的人，并不见得就能推翻我的实验。这只能说他们是比我更差的睡者。

事后，他坦白承认这梦的动机，无非是贪睡罢了！

还有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女性病人曾做过一次不成功的下颚手术，而受医师指示，一定要每天在病痛的颊侧做冷敷，然而，她一睡着，就经常会把那冷敷的敷布全部拿掉。有一天，她又在睡中把敷布拿掉，于是我说了她几句，想不到，她竟有以下的辩词：这次我实在是毫无办法，那完全是由夜间所做的梦引起的。梦中我置身于歌剧院的包厢内，全神贯注于演唱中。突然想到梅耶先生正躺在疗养院里受着下颚痛的折磨。我自语道：“既然我自己并无痛感，我就不需要这些冷敷。”因此我丢弃了它。这可怜的病人所做的梦，使我想起当我们置身于不愉快的处境时，往往口头上会说：“好吧！那我就想些更愉快的事吧！”而这梦也正是这种“愉快的事”。至于被这病人所指为颚痛的梅耶先生，只是她自己所偶然想起的一位朋友而已。

在一些健康人的身上，我也很容易地收集了一些“愿望满足”的梦。一位深悉我的梦的理论的朋友，曾解释这些理论给他太太听。有一天他告诉我：“我太太昨晚做梦说是她的月经又快来了，而这意思你大概很清楚吧！”当然，我很清楚当一个年轻太太梦见她月经快来时，其实是月经停了。我可以想象，她实在还很希望能再自由一段日子，而不受生下子女后的负荷。另一位朋友写信告诉我，他太太最近曾梦见上衣沾满了乳汁，这其实也是怀孕的前兆。但这并非他们的第一胎，而是这年轻的妈妈心里多么希望，这即将诞生的第二胎比第一胎有更多的乳汁吃。

一位年轻女人由于终年在隔离病房内照顾她那患传染病的小孩，而很久未能参加社交活动。她曾做了个梦，梦见她儿子康复，她与道岱特物（Alphonse Daudet）、鲍格特（Paul Bourget）、普雷弗特（Marcel Prevost）以及其他作家在一起，这些人均对她十分友善亲切。在梦里，这些人的面貌完全与她所收藏的画像一样。普雷弗特，这人的容貌，她并不熟悉，但看来就像那一直以来第一个从外界进到这病房来做消毒工作的人。很明显地，这梦可以解释为：

“此后将不再是枯燥的看护工作而已，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了！”

看来这些收集已足以显示出，梦无论是如何的复杂，大部分均可以解释为愿望的满足，甚至内容往往是毫不费力即可看出的。它们多是简短的梦，而那些使释梦者需要特别花脑筋研究的复杂梦相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只要你肯对这些最简短的梦再作一番探讨，你会发现那实在是非常值得的。我以为，小



孩子由于心灵活动较成人单纯，所以所做的梦多为单纯一些的。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就像我们研究低等动物的构造发育，以了解高等动物的构造一样，我们应该可以多多探讨儿童心理学，以了解成人的心理。然而，很遗憾，迄今很少有有识之士能利用小儿心理的研究达到这目的。

小孩子的梦，往往是很简单的愿望满足^①，也因此比起成人的梦来得枯燥。然而它们虽产生不了什么大问题，但却提供给我们无价的证明——梦的本质是愿望的满足。我曾经从我自己的儿女那里收集了不少如此的梦。

在1896年夏季，我们举家到荷尔斯塔特（Hallstatt）远足时，我那八岁半的女儿以及五岁三个月的男孩各做了一个梦。我必须先说明，那年夏天我们是住在靠近奥斯湖（Aussee）的小山上，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可以看到达赫山（Dachstein）。如果再加上望远镜，更可清晰地看到在山上的西蒙尼小屋（SimonyHut）。而小孩们也不知怎的，天天就喜欢看这望远镜，在远游出发前，我向孩子们解释说，我们的目的地荷尔斯塔特就在达赫山的山脚下。而他们为此显得分外兴奋。由荷尔斯塔特再入耶斯于山谷（Valley of Eschern）时。小孩们更为那变幻的景色而欢悦。但五岁的男孩儿渐渐地开始不耐烦了，只要看到了一座山，他便问道：“那就是达赫山吗？”而我的回答总是：“不，那还是达赫山下的小丘。”就这样地问了几次，他缄默了，也不愿跟我们爬到石阶上去参观瀑布了。当时，我想他也够累了。想不到，第二天早上，他神采飞扬地跑过来告诉我：“昨晚我梦见我们走到了西蒙尼小屋。”我现在才明白，当初我说要去达赫山时，他就满以为他一定可以由荷尔斯塔特翻山越岭地走到他天天用望远镜所憧憬的西蒙尼小屋去。而一旦获知他只能以山脚下的瀑布为终点时，他是太失望了、太不满了。但梦却使他得到了补偿。当时，我曾试图再问些梦中的细节，他却只有一句：“你只要再爬石阶上去，六小时就可以到的。”而其他内容却是一片空白，无可奉告的贫乏。

在这次远游里，我那八岁半的女儿也有一些可爱的愿望，靠着梦来满足。我们这次去荷尔斯塔特时，曾带着邻居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爱弥儿同行，这小孩子文质彬彬，颇有一副小绅士的派头，很得小女儿的欢心。次日早晨，她告诉我：“爹，我的梦的这后一段令我不解，我梦见爱弥儿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他称呼你

^① 此系于1911年所补注，而在Gesammelte Schriften（1925）210页提到：“实验已显示出，变形了而需要再解析的梦，往往四五岁的小孩已可看到，这也与我们有关梦变形所需条件的理论相符合。”

们‘爸爸’、‘妈妈’。而且与我们家弟弟一起睡在大卧铺内，不久，妈妈进来，把满手的用蓝色、绿色纸包的巧克力棒棒糖，丢在我们床底下。”

我那小儿子——这家伙我显然未传给他丝毫释梦的道理——就像我曾提过的一般时下的作家一样，大骂他姐姐的梦是荒谬绝伦。而小女却为了她梦中的某一部分，仍奋力抗辩。此时如果以心理症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段她所力争的部分究竟是什么呢？她说：“说爱弥儿是我们家的一员，确实是荒谬，但关于巧克力棒棒糖却是有道理的。”而这后一段实令我不解，还是后来妻为我作了一番合理的解释。原来在由车站回家的途中，孩子们停在自动售货机前，吵着要买就像女儿梦见的那种用金属光泽纸包的巧克力棒棒糖。但妻认为，这一天已够让他们玩得开心遂愿了，不妨把这愿望留待梦中去满足吧！而这一段我未注意到的插曲，经由妻一说，小女梦中的一切我就不难了解了。那天，我自己曾听到走在前头的那小绅士在招呼着小女儿：“走慢点，等‘爸爸’‘妈妈’上来再赶路。”而小女在梦中就把这暂时的关系变成永久的入籍。而事实上小女的感情也只是梦中的亲近而已，绝非她弟弟所谴责她的永远与那小男孩做朋友的意思。但为什么把巧克力棒棒糖丢在床下，当然不问小孩是无法了解其意义的。

我的朋友也曾告诉过我一个和我儿子做的一样的梦，那是一个八岁的女孩所做的梦。她爸爸带了几个小孩一起徒步旅行到隆巴赫（Dornbach^①），想由此再到洛雷尔小屋，然而因为时间太晚，半途折回，而答应孩子们下次再来。但在归途中，他们看到了往哈密欧的路标，小孩们又吵着要去哈密欧，但同样的，她爸爸也只答应改天再带他们去。次日早晨，这小女孩却兴冲冲地告诉她爸爸：“爹！我昨晚梦见你带着我在洛雷尔小屋，后来又到了哈密欧。”因此，在梦中，她的不耐烦促成了她父亲的承诺的提早实现。

还有，我那女儿三岁三个月时，对奥斯湖的迷人风光所做的梦，也是同样的妙。这小家伙，我们第一次带她游湖时，也许是因为逛得太快就登岸，不过瘾，她竟吵着不上岸，还大哭大闹。次日早晨，她告诉我：“昨晚我梦见在湖上徜徉。”但愿这梦中的游湖会使她更满足吧！

我的长男八岁时，就已经做过实现幻想的梦。他在兴致勃勃地看完他姐姐送给他的希腊神话书的当晚，就梦见与阿基利斯一起坐在达欧密地斯所驾的战

① 在维也纳近郊的小山上。



车上驰骋疆场。

如果我们能把小儿的梦呓也算在梦的领域内的话，我就把底下这段当做我最早的收集材料。当我最小的女儿只有十九个月大时，有一个早上，她吐得很厉害，以致整天都不能给她进食。而当晚，我就听到她口齿不清的梦呓：

“安娜，弗（洛）伊德，草莓……野（草）莓，（火）腿煎（蛋）卷、面包粥……”她这样子用她自己的名字一一引出她所要的东西，而这些均为她最喜欢吃的东西，但均为目前健康上所不容许的，而且护士也曾再三叮咛不准吃这些含有过多养分的食物。因此，她就在梦中发泄了她的不满^①。

当我们说小孩因为没有性欲所以快乐时，我们可别忽略，小孩也有极多的失望，兴奋以及梦的刺激是由其他生命冲动所引起的^②。这儿有另一个例证。我的侄儿，当他二十二个月大时，在我生日那天，人家叫他向我祝福生日快乐并且送给我一小篮子的樱桃（当时樱桃生产量极少，极为珍贵），他似乎不太情愿，口中一直重复地说“这里头放着樱桃”，而一直不愿将那小篮子脱手。然而，他仍懂得如何不使自己吃亏。其中妙法是这样的：他本来每天早上均习惯地告诉他妈妈，他梦见他一度在街上羡慕地注视过的一个穿白色军服的军官，又来找他。但在不情愿地给了我那篮樱桃以后的隔天，他醒来后高兴地宣称：“那个军官把所有的樱桃都吃光了^③。”

① 不久以后，这小女孩的祖母也做了一个这类乡食餐之梦（这祖母与她的年龄之和刚好为七十岁）。她当时因肾脏不好而被禁食一天。当晚，她再回到愉快的童年，她被请去外面吃饭，吃的都是一些最合口味的山珍海味。（这小女孩的梦在发生不久后，即已函告弗利斯。）

② 1911年附注：“由更进一层地对小孩心理的研究得知，婴孩期的性本能，的确在小孩之心理活动中有甚大的影响。而这方面却往往为人所忽略。其实，孩提时代的喜悦往往并非如成人所推想的那般简单。”

③ 1911年附注：小孩日后会渐渐发展出较复杂、较难解的梦，相反地，成人有时却会有极简单、似婴孩期的梦。四五岁的小孩的梦，往往会有极丰富的材料，如我所发表的《一个五岁男孩恐惧症的分析》，以及荣格（Jung）1910年所发表的梦。另一方面，成人在某些不寻常的外界环境下，也会做出一些婴孩形态的梦Ot-to Nordenskjöld于1904年在南极洲度过冬季时，曾有下列记载：“所有我们探险队之队员们都发觉，这段期间所做的梦，内容特别地新颖与丰富。每当清晨醒来，互相交换意见时，总会发觉我们这些远隔尘寰的家伙，都对过去的生涯寄予无限的憧憬与想象。我们中间一位队员，甚至梦见他又回到教室内，重操旧业地干起为学校刻印章的工作。但大多数的梦，多半是离不开吃与喝。有个家伙梦见他当晚连吃三宴，酒醉饭饱。另一个老烟鬼，却梦见满山烟叶，取之不尽。更有人梦到一只破冰船扬帆而入。还有人做更妙的梦，梦见邮差先生送来一大堆邮件，并且解释说，因为投递到错误的地址，才延误到现在。当然，还有一大堆更荒唐的梦，发现得到了一些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但最主要的是，这些梦看来都比较简单而缺少变化。由这些梦，可以清楚看出，我们是怎么地盼望着睡眠，因为只有在那梦乡，才有那么多的愿望能够实现。”

1914年附注：Duprel曾在1885年写过：当Mungo Park在一次非洲航行途中，饥渴交加时，竟梦见了他家乡的甘泉与田。同样的，Baron Trenck被关在Magdeberg的监牢，饥肠辘辘时，也曾梦见山珍海味。还有参加富兰克林第一次特遣队的George Back也在饿死边缘时，梦见每天均有丰衣足食享受。

至于动物究竟做些什么梦，我可无从知道。但我却记得一个学生曾告诉我一个谚语：“鹅梦见什么？”回答是：“玉蜀黍。”（著者注：费连奇（Fernzi）曾记载过匈牙利谚语：“猪梦见什么？”“粟。”）梦是愿望的满足的整套理论，也几乎都概括于这两句话之中^①。

现在我们仅仅利用浅显的话，就已可以简单地看出梦里所隐藏的真意。诚然，格言智箴中对梦不乏讽刺轻蔑之语，正如科学家们“梦有如气泡一般”的说法，但就口语来说，梦实在是非常美妙的“愿望的满足”。一旦我们发现事实出乎意料而兴奋时，不是会情不自禁叹道“就是在我最荒唐梦中，我也不敢作如是想”吗？

① 1914年附注：我决不以为我是第一个发现梦是由愿望产生的人（参照下一章的开场白），其实这问题可远溯至埃及托勒密王一世（Ptolemy I）时代赫洛菲斯医生（Herophilus）在1868年毕宣序兹所蜕变而成的影像。1913年史特尔克（Starcke）也曾注意到在歇奈尔（Serner）的收集中有愿望满足的例子。1861年歇奈尔写过：“梦者，因为那愿望的感情分量，在心中非常明显，以致能使梦者利用想象力，一下子便达成了它的实现。”歇奈尔当时将这类梦列为“心情的梦”（Dreams of Mood）。而在他的另外的分类里，还有两种梦：男女之间的“色情的梦”（Dreams of Erotic Yearning）以及“坏脾气的梦”（Dreams of Ill-temper）。毫无疑问，歇奈尔在此已看出“愿望”在梦中的重要性了。



第四章 梦的伪装

如果我现在就宣称所有的梦均为“愿望的满足”，我深信必招致最强烈的辩驳。批评我的人将会说：“‘梦可以被解释为愿望的满足’的说法，其实并非创举，在这以前如拉德斯托克（Radestock）、弗尔克特（Volket）、普金吉（Purkinje）、格利新格尔（riesinger）等均已有了此说。”但要说除了以愿望满足为内容以外没有别种梦，那就未免以偏概全，而且是轻而易举即可推翻的谬论。相反地，充满不愉快内容的梦，却是屡见不鲜。悲观哲学家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最反对这种“梦是愿望的满足”的论调。在他的《潜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unconsciousness）的第二部里（德文版第334页），他说：“……至于梦，可说是夜间活动中，除了理性上、艺术上较惬意的享受以外的所有烦恼一律带入睡境所造成的产物。”其实，甚至其他一些不太悲观的观察者，也都认为梦里痛苦不祥的内容，均远较愿望满足的情形多见。有两位女士，乌依德（Sarah Weed）与哈拉姆（Florince Halam），曾用她们自己的梦，以统计数字表示出梦中较多失望沮丧的内容。她们发现58%的梦是不如意的，而只有28.6%才是愉快的内容。除了那些带入我们梦境中的痛苦感情以外，尚有一些令人不能忍受、以致使梦者惊醒的“焦虑的梦”（anxiety dream）。也就是这种梦常使我们发现，小孩睡觉时吓得大哭大叫地惊醒（参照德巴克Debacker的《梦魇Pavor nocturnus》一章），然而要找出最明显的愿望满足的梦，也是在小孩梦中才找得到。所以梦未必会是千篇一律的愿望的满足吧。

由此看来，似乎“焦虑不安的梦”的实例，即足以推翻以前所提的种种的梦，甚至也可因此指斥愿望满足的说法为无稽之谈。

然而，要想对以上这种似乎振振有词的反调予以辩驳，也并非难事。因为我们只要注意到，我们对梦的解释并非就梦的表面内容作解释，我们是以探查梦里头所隐藏的思想内容而作的阐释。现在让我们来好好比较梦的原意与隐意（manifest & latent content）吧！梦的原意，确实往往是痛苦不堪的，但有谁曾花功夫去找那隐藏在里头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呢？如果没有下过这份功夫，

那么所持的两种反对论调，也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我们那些痛苦恐怖的梦，如果经过精心分析的话，又有谁敢说它不可能蕴涵着愿望满足的意义呢？

在科学的研究中，往往一个难题解不开时，不妨再加上另一道难题，一并考虑，有时反而能找到意外的解决办法。就如同你把两个胡桃核凑在一起敲碎，比一个个分别敲容易。因此，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这一个问题——“痛苦恐怖的梦，如何解释为愿望的满足？”还要再适度考虑另一个我们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那些乍看之下风马牛不相及的梦，需要经过层层抽丝剥茧，才能看出也是愿望满足的意义呢？”就拿伊玛打针的这件事情来说，这绝不是一个痛苦的梦，而且一经过解析，可以充分看出，确实是愿望的满足。但为什么一定得经过这段解释过程呢？难道就不能直接看出它的意义吗？事实上，伊玛打针的梦，乍看之下，相信读者们，甚至做梦者的我，未经分析以前，也看不出那竟是梦者愿望的满足。如果我们把“梦是需要解释的”认作是做梦的特征，而称之为“梦的伪装现象”，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梦的伪装之来源是什么？”

对于梦这个问题，许多可能的发问均将被提出，譬如有人说睡觉时一个人是不能对自己的梦中想法有个真切的表达的，或说，梦的分析可能找出另一种解释。因此，我将在此提出我自己的第二个梦，当然也因此会把自己的一些私事鲁莽地提出，以便能作清楚的解释工作，然而我确信这是值得的。

前 言

在1897年春天，我获知有两位我们大学的教授，推荐我升为 professor extraordinarius^①，这消息的确使我非常惊喜，而且也对两位杰出人物对我的垂青感到难以置信。但不久我竭力要自己马上冷静下来，不要太期待奇迹的出现。因为过去几年学校方面，已经好几次拒绝过这种推荐，而且很多比我资深的或同年的同事，也都已等了几年，毫无着落，而我自认并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多少。于是，我决定还是宁可听任自己失望，决不乱存奢望。我自知自己并非有野心之辈，而且虽没有那种教授头衔，我仍可以过得十分惬意。也许那葡萄是吊得太高了，使我难免有酸葡萄之议吧！

① 约等于副教授。以下暂译为副教授。在奥图境内，这种任派均由教育部指定。有关这件推荐的事实，可于1897年2月8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找到，而这梦也在3月15日的信内提到。以下提到的所提到的提名荐升的内幕，当然是指当时在维也纳猖獗的反犹太人风气。（弗洛伊德为犹太人。）



有一个晚上，一位朋友R先生来找我。他的境遇一直是使我引为他山之石而自戒的，他很早就已被推荐任教授头衔（对病人而言，有了这头衔的人具有如神仙一般的神气），而他也比我更不死心，以致经常向上司追问何日有晋升的可能性。这次他告诉我，他忍无可忍之下，坦白地逼问上司他之所以迟迟未能晋升是否与他本身的宗教派别有关。结果上司的回答是，目前碍于众议，他确实无法晋升。他说：“至少目前我已知道我自己的处境。”我这朋友所告诉我的这些并非什么新消息，但至少加深了我的自知之明，因为我与他是同样的教派。

在隔天早晨醒来时，我把当晚所做的梦记下来了。它包括两种想法与两个人物，而一个想法紧跟着便是一个人物，在梦中分两部分出现。但在此处，我只拟提出这梦的头一半，因为下一半与我这儿所要阐述的无多大关系。

一、“我的朋友R先生”是“我对他有很深感情的叔叔”。

二、“我很近地看着他的脸，有些变了形，似乎脸拉长了，黄色胡子长满腮边，看来甚具特色。”

接着有两个其他部分的梦，一个人物与一个想法，但我就此从略。

这怪梦的解释过程如下：

当天早上我回想这梦时，我不觉一笑置之：“嘿！多无聊的梦！”然而，我却始终无法释怀，而且整天萦绕脑中。终于到了晚上，我开始自责道：“当我自己在对病人做梦的解析时，如果他们告诉我他的梦太荒唐、太无聊，不值一提，我自己一定会怀疑其中必有隐情，而非探个水落石出不可。同样地，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我之所以认为不值一提，正代表着心内有股怕被分析出来的阻力。“嘿！可千万别让自己跑掉！”于是我就开始动工了。

“R先生是我叔叔”：这是什么意思？我仅有一个叔叔，名叫约瑟夫（Joseph）^①。关于这位叔叔，说来也可怜，约三十多年前，一时为了多赚点钱，竟因此而触刑法，被判刑。我父亲为了这件不幸，在几日之间，头发胡子都变白了。他常常说约瑟夫叔叔并非一个坏人，只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大犬子”。那么，如果我梦见R先生是个大犬子，这种论调实在是毫无道理。但，我确实在梦中看到那副相貌——长脸黄胡，而我叔叔就是一个长脸上长有迷

^① 连我自己事后也百思不解，为什么在我克服了对分析所具的阻力以后，我的记忆力竟怪到对自己说，我只有一个叔叔，而梦中的叔叔就是他。事实上，当我完全清醒时，我很清楚我一共有五个叔叔，只是我比较喜欢其中这一位而已。

人的黄胡子的两腮。至于R先生却是黑发黑胡的家伙，但当青春不再时，那黑发也会变灰，而黑胡子也一根根地由黑色而红棕而黄棕地变化，最后变成了灰色。R先生目前的胡色，也正是连我看了也伤心的这副苍老颜色。在梦中，我仿佛既见到R先生的脸，又见到叔叔的脸一般，就如嘉尔顿（Galton）的复合照相术——嘉尔顿擅长把几张酷似的面孔重复地感光于同一底片上。由此看来，毫无疑问地我心中以为R先生是大犬子，就像我那叔叔一般。

至此，我仍对自己这份解释看不出苗头。我想其中一定还有某种动机，使我毫不保留地想揭发R先生。然而，事实上很明显地，我叔叔是个犯人，但R先生可不是什么犯人。喔，对了！他曾有一次因为骑自行车撞伤了一个学徒而被罚款。难道我也把这事算在心头吗？这种对比未免太荒谬了吧！这时，我又另外想起在几天前，我与另一位同事N先生的对话。其实，谈话内容亦不外乎升迁的事。我与N先生在街上邂逅，他也是被提名晋升教职，而且他也听到我最近被推荐副教授的消息。他当场恭喜我，但我却拒绝了他。我说：“你可不能再这样揶揄我了，其实，你自己知道我只是受人提名而已，又有啥了不起。”于是，他稍带勉强地回答：“你可不要这么说，我是自己有问题，才升不上去的。你难道不知道那女人控告我的事吗？我可以告诉你，那宗案子其实完全是一种卑鄙的勒索，而我只是因为努力使我这个被告免于被判刑而招来了麻烦，很可能这件事深深地印在部长的记忆中。而你可是完全清白的呀！”就这样子，我又由梦的解释与趋向中引出了一个罪犯人物。我的叔叔约瑟夫象征了我的两位均被提名晋升教职的同事——一个是“大犬子”，一个是“罪犯”。现在，我也才明白了这梦之所以需要解释的地方。果真教派的歧见确实是我那朋友未能晋升的症结所在。那么，我的晋升也是无望了。但如果我能找出这两位同事身上其他我所没有的相同缺点，那么我的晋升希望就不受影响。这就是我做梦的程序。梦起因于R先生告诉我的那坏消息。

走笔至此，总觉意犹未尽，对这份解释的内容，也仍不太满意。尤其是自己为了晋升高职，竟在梦中如此委屈这两位我素来敬仰的同事，更是内疚不已。还好，由于我自己深知由梦中所分析出的内容并不是真正的事实道理，多少也可缓和一下对自己的不满。事实上，我绝对不相信有人敢说R先生是个大犬子。我也决不相信N先生会被牵涉在勒索事件内。当然，我也不相信伊玛真的因为奥图给她打的那Propyl针而病情转劣。总之，如前所示地，梦所表现



的总是一厢情愿的实现，就愿望满足的内容看来，我这第二个梦似乎比第一个梦来得较不离谱。而且事实上也可找出些蛛丝马迹，勉强可以解释这些可能是事实的毁谤，而发现这梦也确不是空穴来风呢。因为，当时我的朋友R先生正受着他同系里的某教授的反反对，而我另一位朋友N先生，也曾私下告诉过我关于一些他的不可告人之事。然而，我仍欲重申我的看法，这个梦仍须再更深入地解析下去。

现在想起来，这梦还有一些刚才解梦时未注意到的部分：当我在梦中发现R先生就是我叔叔时，我心中对他有一种深厚的感情，但到底这份感情事实上是对谁的呢？当然，对我那约瑟夫叔叔，我可从无如此深厚的感情。而R先生虽是我长年之相交的好友，要是我当面对他道出我梦中对他所具有的那份深厚的感情，无疑地，他一定会深感肉麻的。而若果真我这份感情是对他的话，就我理智的分析，纯粹是糅合了他的才能、人格，再掺杂入我对叔叔所产生的一种矛盾的感情的夸大，而这份夸大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的。现在，我终于有所发现，这份难以解释的感情，并不属于梦的隐意，或内含的念头；刚刚相反，它却是与梦的内容相反的，而在梦的分析过程中，巧妙地逃过了我的注意力，很可能这也就是它的主要功能。我仍记得，当初我要做这梦的分析前，曾是如何地不愿意，我一直拖延时间，而且一味地嗤之以鼻。如今，由我自己多年精神分析的经验，我深知这种“拖延”、“嗤之以鼻”更表示出其中必有文章。事实上，这份感情对梦的内容而言，并无任何关联，但它至少代表了我内心对这梦的内容所产生的实在感受。如果小女儿不喜欢吃那苹果，她常连尝一口都不肯，就说那苹果苦得要死。如果我的病人采取如此行动，我也马上可以揣忖到他必有所潜抑。同理，我的梦也是如此。我之所以迟迟不愿意去解释这个梦，也不外乎是我对其中某些内容反感。而今，经过如此抽丝剥茧的探讨，我才知道我所反对的是把挚友R先生当做大犬子。而我在梦中对R先生那段不寻常的感情，其实并不是梦的内容中真正的感情，而只是代表我内心对这释梦工作不情愿的强烈程度。如果当初我的梦就在最先关头便被这份感情所困惑，而获悉刚刚与现在相反的解释时，那么我梦中的那份感情便实现了它的目的。换句话说，在梦中，这种感情是有目的的。它希望能对我的梦做伪装。我梦中对R先生是恶意中伤的，而使我不会让相反的一面——一种的确存在的温厚友谊浮现到梦的意识中来。

以上所发现的道理，是推广到各方面均可以成立的。就像第三章我们所提出的梦，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愿望的满足。而一旦愿望之满足有所“伪装”或“难以认出”，必表示梦者本身对此愿望有所顾忌，而因此使这种愿望只得以一种形式表达出来。我将在实际的社交生活中，找出一些与此内心活动相类似的实例。在社交生活里，我们不是有很多虚伪客套吗？就两个人在一起工作而言，如果其中一个具有某种特权，那么另一位必定对他这份特权处处有所顾忌，于是他只好对他自己的内心想做的行为有所伪装。换句话说，他就须戴上一副假面具。其实，我们每天待人所应用的礼节，说穿了也不过是这种虚伪。如果为了读者们，我要对我的梦作忠实的解释的话，那我势必要陷入这种自己撕破假面具的尴尬场面。甚至连诗人们也抱怨过这种虚伪的必要性。“对你所能知道的最好的事，你都不坦白告诉小孩子们。”^①

政论作家也同样地对那些执政者有所顾忌，而把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予以掩盖。如果他敢坦率地道出，那么政府无疑会予以制裁——口头上已发表的，事后必被整肃警告；而出版于书面的，也必被禁印禁销。因此作者们为了检查者的顾虑，他就不得不对其论调作些伪装，不是完全只字不提地明哲保身，便是旁敲侧击地将那些曾被反对的论调予以狡猾的伪装。譬如，他会以两个中国清朝贪官污吏的劣迹，来暗讽其国内有问题的官员。往往检查标准越是严格，作家们就越有更聪明的方法来暗示给读者真正的内涵。

这检查制度使作家们所做的伪装，就完全与我们梦里所做的伪装相类似。那么，现在，我们须假设每个人在其心中，均有二个心理步骤，（Psychic instance）或谓倾向（tendency）、系统（system），第一个是在梦中表现出愿望的内容；而第二个却扮演着检查者的角色，而形成了梦的“伪装”。但是，究竟这第二个心理步骤的权威性，是靠着哪些特点来做它的检查工作的呢？如果我们想到那些梦的隐意均是经过分析才能为我们所意识到的，而醒来后就已意识到的仅是梦的原意时，我们当可推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凡能为我们所意识的，必得经过第二个心理步骤所认可；而那些第一个心理步骤的材料，一旦无法通过第二关，则无从为意识所接受，而必须任由第二关加以各种变形直到它满意的地步，才得以进入意识的境界。由此，我们可以获知所谓意识的基本性质——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行为，它是由感官将其他来源的材料经过

① 此段系歌德《浮士德》中第四幕墨菲斯佗·弗雷斯的道白。



一番加工而形成的产品。而对心理病态而言，我们决不能对“原意”这一重要问题予以忽略，因此我拟在以后再另行作更详细的探讨。

由于我用以上所述那两个心理步骤与“意识”的关系来说明我对R先生虽具有深厚感情，而在梦中却加以如此轻蔑的现象，我发觉在政界官场里，也可以找出一些类似的现象。就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而言，他那扩张私人权力的欲望往往与人民的意见是相左的，而此时他往往就会有一种令人很难理解的做法，他会故意对那些人民极不喜欢的官员加以器重，给予他们一些不应该得到的特权，以多少发泄出他对人民意见的蔑视；同样地，我这控制意识境界的第二心理步骤，也因为第一个心理步骤的愿望，会对R先生有很深厚的感情，而把那隐藏着的冲动——“把他贬斥为一个大犬子”就此发泄掉^①。

也许我们现在会怀疑说，借着梦的分析，我们可以打开哲学所一直无法解决的人类心理机制。但是，目前我并不拟循此途径去发展。我们还是先回过头来把“梦的伪装”先阐释清楚。主要问题是梦中不愉快的内容，究竟如何解释成愿望的满足。我们现在已看出，所呈现的不愉快内容就是愿望满足的一种变相的伪装。套一句我们以上提过的假设，我们也可以说，梦之所以需要伪装为不愉快内容，其实就是因为其中某些内容为第二心理步骤所不允许，而同时这部分正是第一心理步骤所希冀的愿望。每一个出自第一心理步骤的梦，均为愿望之满足，而第二心理步骤却加以破坏裁减，而毫无增润^②。如果我们只考虑到第二心理步骤对梦的关系，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对梦作一确实的认识，而本书作者发现的一些梦的问题，也将无法解决。

每一个梦，要想证明出其中之秘密意思确乎在于愿望之满足，的确是须作一番分析的。其中有些是“歇斯底里症”的患者所做的梦，因此也就须附带一些长篇的“前言”，而且有些部分，也须牵涉到患者心理过程的分析。这些无可避免地将会令读者感到更加困惑。

当我治疗心理症的病人时，他的梦往往就成了我们讨论的主要内容。我必须随时由他本身的帮忙。对他所做的梦中的各种细节加以解释，而由此了解他

① 这种伪善的梦，在我与别人，均非少见。记得我正为某件科学问题而操心的那几夜，我都一直梦见与一位绝交多年的朋友重修旧好。经过多次的努力，我终于探究出这梦的真正意义。那其实是用来鼓励我自己忘掉那尚残留心内的疙瘩，而使自己能对那件事情不再介意。但在梦中，我却虚伪地扮演了相反的角色。我曾记载过“虚伪的俄狄浦斯梦”（hypocritical Oedipus dreams），而在那里，我们也可看出梦思（dream thought）中的“敌视”、“死亡愿望”均被表现出来的“温柔”、“善心”所取代。

② 以后我们将再提到刚好相反的情形——梦表示第二心理步骤所企求的愿望。

的病情。此时我就常遭遇到比我同事们对我的批评更苛刻的反驳。几乎所有的病人均不赞成我这“梦是愿望的满足”的说法。以下就有些梦的内容被引出来驳斥我的论调。

“你总是说，梦是愿望的满足，”一位相当聪慧的女病人告诉我，“但我现在却可以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梦，梦中我的愿望完全无法满足。这倒看你如何自圆其说。那梦是这样的，我梦见我想准备晚餐，但手头上只有熏鱼而已。我想出去采购，又偏巧是礼拜天下午，一切商店均关门休业。再想打电话给餐馆，偏偏电话又断了线。因此我最后只好死了这做晚餐的心。”

我回答她：当然啦，虽然你这梦乍看似非常合理地完全与我的理论相反——根本是愿望的不能满足。但是，梦的真正意义是需要经过分析的，决不是表面意义所代表的。于是我问她：“到底为什么事，引起你做这梦呢？你也知道，日有所思，才会夜有所梦啊！”

分 析

这病人的丈夫，是一个忠厚而能干的肉贩子，在前一天曾告诉她，他自己实在胖得太快了，有必要去接受减肥治疗。今后他将早起、运动、节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再也不参加任何晚宴的邀请。她就取笑他，曾有一次她丈夫在他们常去的饭馆里认识了一位画家，那画家曾执意要求为他画一张画像。因为那画家说，他一生从没有看过像他这般生动的面孔。但这提议被她丈夫当场坦率地拒绝，他认为与其画他的脸，不如去找个漂亮的女孩子的背影更合这画家的口味^①。她深深地爱她的丈夫，她因此痛快地取笑了他一番。她曾要求他以后再也不给她鱼子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她一直憧憬着每天早餐均能有三明治加鱼子酱，但就因为俭朴的习性，使她不愿这样做。同时她也深知，只要她开口要求，她丈夫是一定会马上买给她吃的。然而，相反地，她却要求他不要给她鱼子酱，以便她还可以再以这事来揶揄他。

就我看来，这段解释仍十分牵强。不够满意的解释往往背后仍隐藏着一段未坦诚的告白。我想起伯恩亥姆（Berneim）所作过催眠的那病人，在他对病

^① 试比较“坐着给画家绘像”与歌德Totalitat中之诗句：当他失去了背面，他的高贵又焉能存在呢？（und Wenn er keinen Hintern hat, Wie Mag der Edle sitzen?）



人作“催眠后的指示”时，他问及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回答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这般做”。出乎意料地，他们均会编造出一个看得出有毛病的理由来。这与我所提这女病人的鱼子酱故事是有点类似的。我们可以明了她也是在清醒状态下不由自主地编造了一个不能满足的愿望。她的梦也同样地显示了愿望的不能满足。但，她为什么需要不能满足的愿望呢？

至此所得资料，仍不足以对梦作一番真正的解释。于是我再逼问她，经过一段沉默，终于克服了阻力，她才想起，前一天她曾去拜访一位她先生经常称赞得使她多少有些妒意的女友。还好，她发觉那女友长得比她瘦长多了，而她丈夫却是最喜欢身段丰满的女人。再追问下去，她又说了，那女友曾告诉她，她恨不得能长胖些，并且问她：“你几时能再邀我吃饭呢？你永远做得出那么好的菜！”

到此，我们总算对这梦可作一番合理的解释了！我终于能够告诉病人：“其实在你那女友让你请客时，你就已心里有数：‘哼！我才不请你去我家吃好菜，果真使你长胖了，再使我先生动非分之想，我宁可晚餐都不煮呢！’而你所做的梦，就说你做不了晚餐，因而满足了使你那女友长不丰满的目的。你丈夫所提出的减肥妙方不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参加人家的晚宴吗？于是在你的心中，你就有了这么一个念头——‘到人家家里吃饭才会长胖’。现在，似乎一切都是解释通了吧！且慢，还有个‘熏鱼’这东西，可有什么意义吧？你在梦中，为什么会想到熏鱼这道菜呢？”“熏鱼是我那女友最喜欢的一道菜。”刚巧，我也认识她这位女友，而我深知这妇人节俭到舍不得吃熏鱼的程度，就犹如我这病人爱吃又不忍花钱吃鱼子酱的情形一样。

这个梦，再加上一些附带的种种细节，使我觉得有必要再作另一种更确切的解释。这两种解释方法，决不互相冲突，反而更能由此得窥梦意之全貌，并且也可由此看出一般心理病态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暧昧性。我们已经听过这女病人曾梦到自己愿望的否定（想吃鱼子酱的愿望），而她的那位曾表示过希望长胖的女朋友，要是我们在这病人的梦中是永远长不胖的话，那我想我们一定一点也不惊奇的。然而，事实上她只梦到她自己吃鱼子酱的愿望无法满足。因此，我们不妨把这梦作一新的解释——梦中她之不能遂愿，其实并非指她自己，而是在梦中以自己代替了那朋友的角色。用句心理学的话，就是说她把自己“仿同”（identified）成她那朋友一般。

我想，她确实是如此地仿同了那朋友，而形成了自己的不能遂愿。然而，这种歇斯底里症的“仿同作用”究竟有何意义呢？要说明这问题可要再进一步地探讨了。“仿同作用”是产生歇斯底里症状极重要的一个动机，病人借此作用，不仅能把自己本身的经验用某种症状表现出来，甚至也可以从别人的一大堆其他经验而表现出各种奇奇怪怪的乍看无法解释的症状。他们有时就像真能扮演人生百态的各角色，也许有人以为这不过是所谓的“歇斯底里的模仿”（hysterical Imitation）——“歇斯底里的病人有能力模仿一些发生在别人身上但却使他们印象十分深刻的症状，而且经由这种模仿可以得到所需的同情”。然而，这只不过说明了歇斯底里模仿的心理过程所循的途经而已，而途径本身与循此途径所需的“精神行动”（psychic action）却是两回事。

“行动”本身比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歇斯底里模仿实在复杂多了，它其实就相当于潜意识的最后产物。举个例来说吧！如果医生与一群精神病人同住一段时间，那么有一天，他也许就会发觉某个病人会突然发生类似另一女病人所发作过的肌肉抽搐。这时，这位医生也许会见怪不怪地说：“因为这些人看过这女病人的发作状态，而模仿了她。”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感染”（psychic infection）。然而，心理感染有时却是用以下这种方式发生的。通常，病人们彼此间的了解较医生对他们个别人的了解反而更多。一旦医生访视了某位病人以后，他们便会对他问的东西予以更大的关切。如果今天有一位病人发作了，他们都马上知道那是由于刚接到一封信，触发了他的相思病或其他心病，于是马上激起了他们的同情心。而且虽然未进入他们自己的意识界，但他们心中却形成了一个结论：“如果这种原因会导致这种症状，那么同样有这种问题的我，可能也会有这种症状发生吧！”如果这个结论进入了意识界，那么他只是会天天担心害怕那相同症状的降临，但一旦它深藏于潜意识里，那就会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真正他们所害怕的症状。所以，“仿同作用”并非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基于同病相怜的同化作用（Assimilation）再加上某些滞留于潜意识的相同状况发作时所产生的结果。

在歇斯底里症中，“仿同作用”特别常见于有关性的方面。这种病的女患者往往将自己仿同成与她有过性关系的男人，不然就是仿同那些会与她的丈夫或情夫有过暧昧关系的女人。我们在爱情中所用的“永结同心”、“形影不离”也正说明了这种仿同的倾向。在歇斯底里的幻想里或梦境里，往往一个人



只要想到性关系，而并不一定事实上发生，就可以很自然地产生仿同作用。我们所举的这女病人，她只是循着其歇斯底里的思路，由于对朋友的嫉妒（对这解释，她是一直拒绝承认的）便把自己在梦中取代了她朋友的身份，而仿同她来编造出一个症状（愿望的否定）。我们可以进一步阐释如下：在梦中，她取代了那位朋友，是由于她那朋友抢走了她丈夫的心，而她自己内心非常企盼能争回她丈夫对她的珍重^①。

还有我的另一位女病人，一位非常聪明伶俐的妇人，也做了一个与我的理论完全冲突的梦。但这也按着我那“一个愿望的未能满足，其实象征着另一愿望的满足”的原则，很简单地解决了她的不服。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告诉这病人，梦是愿望的满足。而隔天，她就告诉我，她梦见她与她婆婆一道去避暑。而我早就知道，她非常不喜欢与她婆婆住在一起打发这夏天。而且，我也听说，她已经很高兴地在离她婆婆要去避暑的地方相当远处租到了房子。因此，这个梦看来又与我的理论正巧相反。难道这可以证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吗？由这梦的推论所得的解释看来，我是完全错了。但是，其实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冀我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而这梦也就正满足了她这种希望。她之所以希冀我有错误，事实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她接受我的分析治疗期间，由她所供给的资料中，我曾分析出她生命的某段时间内，某些事情的发生与她目前的病情大有关系。而对这一点，她却因完全记不起来而否认。但不久以后，经过一番追问，我们终于发现了我的断言确实是对的，也因此她心里就不自觉地希望有一天能证明我的话是错误的。于是她就将此愿望转变成梦中与她婆婆一道下乡避暑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荒诞怪事。

现在，我再随便举个小例子，不用分析，单凭一点假设，也可看出一点释梦的端倪。我有一位与我同窗八年的律师朋友，有一次在小聚会里，曾听我对他们介绍关于梦是愿望满足的理论。回家后，他竟做了一个怪梦：他的所有讼案，全部败诉。于是他就跟我抱怨了一番。当时，我只好推说：“风水轮流转，一个人毕竟不可能永远胜诉吧！”但我私底下却在想：八年同学期间，我一直名列前茅，而这家伙的成绩始终平平，会不会因此在他内心总有个想法，希望有一天我也会表现得不过尔尔呢？

^①我自己深感把这段歇斯底里症的病情列在这个篇幅内讨论，殊为不当。因为这儿只是片段的陈述，无法作一整个的个案报告，但我仍衷心希望这能帮助各位了解梦与心理症病人的密切关系。

还有一个女病人告诉过我一个更悲惨的梦，来反驳我的理论。这病人是个年轻的少女，以下便是她的独白：“你总记得我姐姐现在只有一个男孩查理吧。她那长子奥图在我尚与他们同住在一起时，就夭折了。我当时最疼爱奥图，而且他也几乎是由我带大的。当然，我也很喜欢查理，但他总不及奥图那么惹人爱。昨晚，我竟做了一个怪梦：我梦见查理僵硬地躺在小棺木内，两手交叉平放着，周围插满了蜡烛。总之，那样子就像当年奥图死时的情景。现在，请你告诉我，究竟这梦是什么意思呢？你了解我的，难道我真的那般狠心地希冀我姐姐连那最后的一个宝贝儿子都死去吗？或者说这梦只是表示我宁可查理代替我那宝贝的奥图去死呢？”

我保证说，她所作的第二个解释是一定不成立的。经过一番思考以后，我终于能够给她一个满意的解释。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我对她过去的一切都有很深的了解。

这女病人是幼失父母的孤儿，从小即由较她年长甚多的大姐养大。在那常来她家拜访的亲友中，她邂逅了一位使她一见倾心的人物。有一段时间他俩几乎已到了谈论婚嫁的阶段。然而，这段美满良缘却因她大姐无理的反对而告吹。经过这段破裂，那男的就尽量避免到她家来，而她自己则在奥图（她曾把那破碎的爱情转移到他身上的小孩子）不幸夭折后，她也伤心地离家远行，另谋独立。然而，她却始终无法忘怀这使她一度倾心的男友。但她的自尊心却使她不愿主动去找他，而她又无法将这份爱情转移给其他对她求婚的人。她这爱人是一个文学教授，不管他在哪儿有个学术演讲，她永远是必在场的听众，而且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偷偷望他一眼的机会。我记得在做这梦的前一天，她曾告诉我，这教授明天将有一个发表会，而她也一定要赶去给他捧场。也就在这发表会的前一个晚上，她做了以上那个梦，而她告诉我做这梦的日子也就是发表会的这一天，因此我能很清楚地看出了这梦的真谛。于是，我追问她：

“究竟在奥图死后有什么特别事件发生呢？”她马上回答道：“当然，我记得最清楚了，教授在阔别这么久后，也突然赶回吊丧。而使我在奥图的小棺木旁，再度与他重逢。”而这就正是我心里早就有数的。于是我有了如下的解释：“如果现在另一个男孩子又死了，那种同样的情形，将必会再重演。你将回去与你姐姐厮守终日，而教授也一定会来吊丧，如此你就能够再一次地与他重逢。这梦只不过是表示了你强烈的想再见他一面的愿望——一个使你一直在



内心挣扎、不得安宁的愿望。我知道你已买了今天发表会的门票，你的梦是一种焦躁的梦，对那差几小时就可满足的愿望都等不及的表现。”

为了把她的愿望予以更周全的伪装，她在梦中还故意选用了最悲哀的气氛——丧事，以掩饰那与此完全相反的爱情之狂热。然而，事实上，在她最疼爱的奥图死亡的时刻，她仍无法抑制自己对这久别的情郎所具的似水柔情。

此外，我又分析过一个内容大略相似的梦，但解析出来的结果，竟是与上一个病人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一个富于机智、天性乐观的中年妇人，在她作“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时，其联想之丰富迅捷也着实使人佩服。她梦中仿佛看到她那十五岁的女儿，僵死地躺在“箱子”（Box）内。虽然她自己也考虑到关于“箱子”这东西，可能隐含有某种意思在内^①，她仍坚决地以此梦来驳斥我所主张的“梦是愿望的满足”。经过一段分析以后，她想起做这梦的前一个晚上，她曾与一大堆朋友提到英文中“Box”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一大堆德文的不同意义的词。譬如Schachtel（箱子）、Loge（包箱）、Kasten（橱柜）等等。由梦中的其他内容看来，事实上很可能在她心里曾把英文词“Box”与德文的盒子（Büchse）扯上了关系。而且她也深知在德国的猥亵谰语中，Büchse这个字往往是指着女性生殖器的。这样看来，我们也许就可大胆地加上解剖学眼光来看，她的“小孩死在箱子里”实际上意味着“小孩死在子宫里”。至此，她不再否认这梦照例是合了愿望的满足。就像一般年轻女子，大多不愿太早就有了身孕而为了子女劳累。她也承认当初她怀孕时，曾希冀胎儿会死于腹中。甚至在一次与她丈夫激烈的口角后，她曾自己用力痛击自己的肚皮，希望能促成流产。因此，“孩子的死”确实算得上是一种愿望，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生下的孩子也已十五岁了，今昔迥异，也难怪她一时想不出这道理来。

以上所举的两个梦（内涵均为亲友的死亡）均可列于“典型的梦”之内。而且以下我要再举一新例子，以重申我的主张：“不管梦的内容乍看是如何地不幸，其结果均仍可为愿望的满足。”这个梦，本来也是用来反驳我那理论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病人所提供的梦，而是来自一位我的法学界的朋友。他告诉我：“我梦见我挽着一个妇人的手，在我家门口附近散步。这时有一辆门关着的马车停在街旁，突然闪出一个人，走到我面前，出示他刑警的身份，而要

① 就像梦到熏鱼、晚餐的情形一样。

我同他一道去警局。当时，我只要求他给我一些时间处理一些事务，再跟他走……”这法学家问我：“难道你能说我心里盼着被警员拘捕吗？”我只好承认：“这当然不可能，但你可搞清楚他们是以什么罪名来拘拿你的呢？”“我相信是杀婴罪。”（Infanticide）“杀婴罪？但你也知道，只有母亲才能对刚生下来的小孩下手的啊。”他尴尬地回答道：“但事实上就是如此^①。”于是，我再问他：“在哪种状况下，你做了这个梦呢？在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些什么？”“我可不太愿意再说下去了，这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如果你不说，那我想这梦是永远解不开的！”“好吧！我就告诉你吧！那天晚上我并不在家睡觉。我是与一个我深爱的女人一起睡觉的。而且，隔天一早醒来时，我们又发生了一次关系，而后我又睡着了。也就在那时，才做了前述的那个梦。”“这女人结婚了吗？”“是的！”“你并不希望她怀孕吧？”“不！这样会使我们双方都身败名裂的！”“那么你们从不曾做正常的性交吧？”“我每次均注意在射精前就出来。”“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想，那天晚上你俩都小心翼翼地做那些事。但清晨再做的那次你可没有十分确实做到避孕的把握吧？”“嗯！似乎是这样的！”“那么，我仍然说这梦也是愿望的满足。由这个梦，你可以告诉自己，你并未生下孩子或是你已把它杀死了。我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来某些有关联的地方。你大概还记得，几天前我们曾一起讨论过结婚的烦恼，而发现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性交时用任何避孕的办法都可以，而一旦卵子受精成了胎儿以后，再做任何补救办法，却都构成刑法上的犯罪。那时我们也曾讨论道，这都是由中古世纪那种‘胎儿已具有灵魂’的观念，才导致今日这种谋杀罪名的成立。当然，你也知道雷奥（Lenau）曾有一首诗，就把杀婴与避孕讽咏成同一罪行。”“噢！很奇怪，当天早上我曾想到过雷奥这首诗呢！”“好！现在，我要再告诉你梦中另一个附带的愿望的满足，你不是说你梦见挽着一位女人的手走在你家门口吗？因此你心里实际上是希望能正大光明地带她回到你家去，而不必像事实上那般偷鸡摸狗地在她家偷情。事实上，这梦的本质——愿望的满足，虽用如许不愉快的形式来伪装，我们仍可能再找出不只一种的解释。在我对焦虑心理症的病因所作的报导中，我曾提到‘中断性交’（Coitus interruptus）是构成神经质恐惧的因素之一。由此看来，你经

^① 梦往往被陈述时均不能完全，而只有借着分析，才能点点滴滴寻出线索来，而这些线索往往成了“破案”的关键。参照第七章“梦的遗忘”。



过多次的这种性交，心中充满不愉快的阴影，由此构成了你所做的梦，甚至还利用不愉快的心境来掩饰你愿望的满足。同时，你所提到的‘杀婴罪’，也尚待探讨。为什么这种只有女人才犯的罪行，会发生在你身上呢？”“我将坦白告诉你，几年前我曾有过类似的问题，我与一个少女发生关系，而使她受孕。为了名誉，她自己悄悄地去堕胎，其实，堕胎前我真的是完全不知情的。但事后我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时在担心着，万一东窗事发，何以自处？”——“我能了解你的心境，你这回忆也说明了另一理由，使你会因为一次‘中断性交’做不好，而引起如此大的恐惧不安。”

一位年轻的医生，由于听了关于以上那梦的分析，他颇同意。而对自己昨晚的梦，以这种分析手法作了一番解释给我听。他说他在做梦的前一天填报了他的收入数目。由于此时他收入甚微，所以他就据实地填报。但他却梦见他朋友告诉他税务委员们对于他的收入申报数字表示怀疑，以为他以多报少，以便逃税，因此将罚以重金。其实这梦只是伪装了他的一大愿望——希望成为收入丰盈的名医，这同时又使我想起了某个故事中的一位陷入爱河而不能自拔的小姐，人家劝她决不要嫁坏脾气的家伙，不然婚后她是会挨揍的，她却毅然回答：“我但愿他肯揍我！”她对婚姻的愿望强烈到使她在婚前已考虑到这些不幸，而且还把这不幸当做愿望呢！

如果我将这一类以“愿望的否认”或“隐忧的浮现”为内容的乍看之下与我理论完全相反的梦，通统称为“反愿望之梦”（Counter-wish dream）的话，我在这些梦中可以归纳出两个原则。其中之一为我们日常清醒时或梦境中常发生的，但我们暂且留待以后再提。我们现在先说第一个原则，那就是它们的梦均具有希冀“我是错了”的动机。每一个病人在治疗期间发生“阻抗”（Resistance）时，均有此种梦的内容。事实上，我有充分的经验，每次只要我向病人说“梦不外乎是愿望的满足”，即可引发她们这类“反愿望之梦”^①。事实上，我甚至相信，现在在读我这本书的读者们，也可能就有这种与我理论不符的梦。最后我想再举一个我在治疗病人时所得的一个梦，以重申这原则的真谛。一个年轻女子，虽然她的亲戚以及她们所请教的专家们均反对她继续接受我的治疗，她却仍执意要来我诊所就医，她做了如下一个梦：她家

^①这几年来，许多听过我的讲学的人，也都纷纷写信告诉我，他们在治疗病人时，也有这种类似的经验。

里人不准她再来我这儿看病，于是她提醒我说，你曾答应我，如果情形需要的话，你要免费医我。而我的回答是：我决不在乎钱的问题。以这个梦来作“愿望的满足”的证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一类的梦，往往可借由其中另含的次要问题的解决，来发掘主要问题的症结。她为什么在梦中使我说出那种话？当然，事实上我从不曾说过那种话，而是一个对她深具影响力的哥哥曾对我作如此的批评，因此，这梦的目的是要说她哥哥的话是对的，而她并不只想在梦中证实她哥哥的话，她甚至把它当做生命之目的，也成了她生病的动机。

一个乍看似乎依我的理论特别难以解释的梦，是一位叫史特尔克（Aug. Starcke）的医生的梦以及他自己所作的解释。他梦见“我发现我左手食指头有初期梅毒感染”。

有人也许会以为，这梦的内容，除了不合愿望满足的原则以外，看来十分合理，并不需要再作任何解释。但，如果你肯花费一点心血去探讨的话，你会发觉初期感染（primary affection）这个名词非常近似拉丁文的“初恋的爱人”（prima affective），而以史特克尔自己的话来说：“这勾起我自己过去情场失意的回忆，而这梦根本是带着强烈感情的愿望满足。”

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另一个“反愿望之梦”所具的原则。其实这个动机也是很明显的。许多人的性体质中，多多少少均有由“侵犯性”、“虐待性”转变而成相反的“被虐待”的成分（masochistic components）。如果他们能不以加之于肉体的痛苦来满足其快感，而却能以谦逊、慈爱的牺牲态度来表现的话，我们即可称之为“理想的被虐待症”（ideal masochist）。很明显地，这一类人可能做的梦均是“反愿望之梦”。然而，这对他们而言，却正是一种由衷的期盼。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满足他们被虐待的倾向。这儿还有个梦：一个年轻男人，早年时曾十分折磨他哥哥（其实他对这哥哥一直有种几近同性恋的喜好）。但长大后，他顿悟前非而完全改变他的态度后，他做了这样的梦。其中包括三部分：1. 他被他哥哥所欺负；2. 两个男人正同性爱地互相爱抚；3. 他的哥哥将他名下所拥有的事业，未经他的同意变卖掉。这最后一个梦使他很痛苦地醒过来。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被虐待者愿望满足的梦。这可以作如下解释：如果我哥哥果真那样对我不好，不顾我的利益而变卖我的财物，那就可以减轻我自己过去所做的对不起他的种种罪恶。

我希望上述这些例证可以足够证明——在未有任何更新的反对理由提出以



前——一个内容痛苦不堪的梦，其实是可以解析为它仍然是愿望的满足（我并不认为我们已完全解决了这问题，以后的篇幅里，我将会再讨论到）。我们也不要以为在解析时发现的，总“刚好”是一些令人平时不愿想或做的事，其实这些不愉快的感觉，就像我们对平时不愿干或不愿意提起的事所产生的反感一样，是我们在想解开梦之谜底时，所必须克服的阻力。

但我们提到梦中的反感，并不意味着梦里没有愿望的存在。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一些不愿讲出来的愿望，甚至有些连对自己也都想否认，然而，我觉得我们大可以合理地将所有梦的不愉快性质与结构的伪装放在一起考虑，而获得如此的结论：这些梦均是被伪装过的，因为梦中之愿望，平时招致严重的压抑，所以愿望之满足均被伪装到乍看之下无法看出的地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梦之伪装其实就是一种审查制度的作业。由对所有梦中不愉快的内容分析的结果，我拟出以下这个公式：梦是一种（受抑制的）愿望（经过伪装）的满足。^①

最后我想需要再提到与这以痛苦为内容的梦稍近的“焦虑之梦”（Anxiety dream）。如果把这类梦也算在愿望满足之列，相信一般未受过析梦训练的人，更不容易接受。

但在此我可以简单谈谈焦虑之梦。事实上，这种梦并非梦的解析的另一对象，它只不过是以梦本身来表示出一般焦虑的内容而已。我们梦中所感受的焦虑就是梦内容所明白地表示的那些念头而已。如果我们想对这种梦再作解析，那就会发觉梦所表示的焦虑就如恐惧症所生的焦虑一样，它只是由某种念头的存在而引起焦虑。举例而言，从窗口掉下去是有可能的，因此一个人走近窗口时应当小心些。但我们就不懂为什么对这类恐惧症病人而言，靠近窗口竟会带给他们那么

① 就我所知，不少当代的诗人，并未听过我的“精神分析”、“释梦”，但却由他们本身的经验里，归纳出同样的真谛：以伪装的面目、身份表示出受压抑的希望（如Spitteler所作《我最早的生活经验》（Meine frühesten Erlebnisse）一文）。在此，我拟再抄一段兰克（Otto Rank）有关这方面的结论：“就婴期‘性资料’的说法来看，梦往往是代表满足的心愿，而且多半是性欲的愿望以伪装过的、象征的形式出现。”我从不曾提过我完全同意兰克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就我看来是完全对的。但我却发现因为这句话，而使精神分析备受攻击，以为我们的主张竟均含有“性”的成分。果真兰克这句话会曲解成这种独断意思，那么那人也着实太欠修养了，他们也未免太急于攻讦别人了。就在几页前，我曾提过不少小孩的梦（到乡间远足、有一餐饭没吃等），其他我也提过口渴、想小便，单纯的方便或舒服的梦。甚至兰克本人也并未用独断的口气说出那句话，他是说“而且多半是性欲的愿望”。何况这结论也可以由大部分成人的梦加以证实呢！然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精神分析学者所用的“性的”（Sexual）一词，并非与一般人所意会的意义完全雷同。而反对我们的人永远不会推究，我所说的梦，是否真的全部由我们所说的“原欲的机动”（以与destructive破坏性的相对）所促成。

大的焦虑和远超过事实上所需的小心。同样地对这种恐惧症的解释，也可适用于焦虑之梦。这两者一样，焦虑均附于来自另一来源的某种意念上。

由于梦中之焦虑与心理症焦虑有密切关系，既提到了前者，使我不得不在此对后者作一番讨论。在1895年，我曾写了一篇有关焦虑心理症之短文，主张“心理症焦虑”均起源于性生活，而且多为其原欲（libido）由正常的对象转移而无所发泄。这论点的正确性，经过几年来的例证，均屡试不爽。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种结论：“焦虑之梦”的内容多与性有关，也就是由这种内容中所附的“性欲”转化而产生“焦虑”。以后我将再利用机会找几个心理症病人的梦作分析，来印证这个结论。而且最后当我要完成梦之理论时，我将会重新再对这焦虑之梦作一番探讨，并指出它们也完全符合愿望满足的理论。



第五章 梦的材料与来源

由于分析了伊玛打针的梦以来，我们了解到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而紧接着我们便一直把兴趣集中于这论点的讨论与证明上，以期能找出梦的一般通性；而也因此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多少忽略了其他一些特殊问题。现在，既然我们已在这条路上找到了终点，且让我们回过头来，另寻一新径，试图对梦作更深一层的探究。可能此后我们将较少提到“愿望的满足”，但将来我仍会再综合起来作一结论的。

现在我们已知道，循着解析的手法，我们可知由梦之“原意”中所显示的哑谜、矛盾常常不能满足我们释梦的工作，因此对于每个梦作更详尽的个别探究，确实是非常需要的。

以前的学者对梦与醒觉状态的关系，以及梦的材料与来源所发表过的意见，此地不拟详述。但我们在此要特别提出三个常被提到，但从不曾清楚阐释过的主张：

一、梦总是以最近几天印象较深的事为内容。（Robert, Strümpel, Hisdebrandt, Weed Hallam均主张此说。）

二、梦选择材料的原则迥异于醒觉状态的原则，而专门找一些不重要的次要的被轻视的小事。

三、梦完全受儿时最初印象所左右，而往往把那段日子的细节，那些在醒觉时绝对记不起来的小事重翻旧账地搬出来^①。

当然，他们对这些有关梦材料的选择所得出的种种看法，均是以梦之“原意”为准的。

（一）梦中的最近印象以及无甚关系的印象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若问我梦内容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我一定马上回答：“几乎在每一个我自己的梦中均发现其来源就在做梦的前一天的经验。”

^① 罗伯特（Robert）以为梦是用来使人摆脱白天留下来的无用记忆的，但由于我们童年的芝麻小事屡见于梦中，所以这种说法再也站不住脚。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梦往往未能确切地执行其工作。

事实上，不止我一人如此，大部分的人也均有此感。基于这个事实，我往往在解析梦时，先问清做梦的前一天内发生了什么事，而尝试在这里找出一些端倪。就大部分个案而言，这的确是一条捷径。就上章我曾分析过的两个梦（伊玛的打针与长着黄胡子的叔父）来看，的确一问起前一天的事，整个疑梦就水落石出了。但为了更进一步证明它是多么真实的方法，我将从自己的“梦记本”里抄几段以飨读者。以下我抄录一些与梦内容之来源问题有关的几个梦：

一、我去拜访一家很不愿见我的朋友，……但同时却使一个女人苦等着我。

来源：当晚有位女亲戚曾与我谈到她宁可等到她所需要的汇款到手，直到……

二、我写了一本有关某种植物的学术专论。

来源：当天早上我在书商那儿看到一本有关草本植物的学术专论。

三、我看到一对母女在街上走，那女儿是一个病人。

来源：在当天晚上，一位在接受我治疗的女病人曾对我诉苦，说她妈妈反对继续来此接受治疗。

四、在S&R书局，我订购一份每月索价二十费罗林（Florin，一种英国银币，值二先令）的期刊。

来源：当天我太太提醒我，每周该给她的二十费罗林还没给她。

五、我收到社会民主委员会的信，并且称呼我为会员。

来源：我同时收到筹划选举的自由委员会以及博爱社的主席的来函。而事实上，我的确是后者的一個会员。

六、一个男人，就像伯克林（Böcklin）一般，由海里沿峭壁如履平地地走上來。

来源：妖岛上的德利弗斯（Dreyfus）以及其他一些在美国的亲戚所传述的消息等等。

现在，紧接着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梦果真只是当天的刺激所引起的吗？或者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所得的印象均能影响梦的产生呢？这当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我却愿意在此先就这当天所发生的事对梦所影响的重要程度作一探讨。每次只要我发觉我的梦的来源是两三天前的印象，我就再细心去研判它，就发现这虽是两三天前发生的事，但我在做梦前一天曾想到这件事。那也就是



说，那“印象的重现”曾出现在“发生事情的时刻”与“做梦的时刻”之间，而且，我能够指出许多最近所发生的事，因为勾起了我旧日的回忆，以致重现于梦中。但是另一方面，我仍无法接受史瓦伯拉（H. Swaboda）所谓的“生物意义上的规则时差”（regular interval of biological significance）。他认为这些产生梦的印象的白天经验与梦中的复现，其时间差不会超过十八小时。

目前，我只能说，我深信每个梦的刺激来源，均来自“入睡以前的经验”。

艾里斯（Havelock Ellis）对这问题也很有兴趣，而且曾费尽心血地想找出经验刺激至梦中复现之间的时差，但也仍无法得到结论。他曾叙述一个自己的梦，他梦见他在西班牙，他想去一个叫Daraus或Varaus或Zaraus的地方。但醒来后，他发觉他根本记不起有过这种地名，同时也无法由此联想出什么来。但几个月后，他发现在由San Sebastian到Bilbao的铁路途中，的确有一个站叫做Zaraus，而这个旅行是他做这梦前八个月所作的。

因此最近所发生的事件的印象（做梦当天则为特例）与事实上很久很久以前所发生过的印象，对梦内容所具的影响是一样的。只要是那些早期的印象与做梦当天的某种刺激（最近的印象）能有连带关系的话，那么梦的内容是可以涵盖一生中各种时间所发生过的事件的印象的。

但究竟为什么梦会那般器重最近的印象呢？如果我们再拿以上曾举过的一个梦来作更详尽的分析，也许可以获得某种假设。

关于植物学专论的梦

“我写了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论，这本书就放在我面前。我翻阅到书中一页折皱的彩色图片，有一片已脱水的植物标本。就像植物标本收藏簿里的一样，附夹在这一册里头。”

分 析

当天早上，我曾在某书商的玻璃窗内，看到一本标题为“樱草属”（The Geaus Cyclamen）的书，这显然是一本有关这类植物的专论。

樱草花是我太太最喜爱的花，她最喜欢我回家时顺手买几朵给她。而我最感遗憾的便是，我很少记得带这花回来给她。由这送花的事，我联想另一件最

近我才对一些朋友们提起的故事。我曾用此故事，来说明我的理论——“我们经常由于潜意识的要求，而遗忘掉某些事情；其实，我们可由这遗忘的事实，追溯出此人内心不自觉的用意。”我所说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位年轻太太，每年她生日时，她先生总会送给她一束鲜花，而有一年，她先生竟把她的生日忘了。结果那天他太太一看他空着手回到家，竟伤心地啜泣起来。这位先生当时犹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等到他太太说出“今天是我的生日”时，他才恍然大悟，自打脑袋地大叫：“天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竟完全忘掉了！”而马上回过头来想出去买花。但她已伤心不已，并且坚称丈夫对她生日的遗忘，分明是已不再像往日那般爱她的铁证。而这位L女士两天前曾来过我家找我太太，并且要她转告我，她现在身体已完全康复（她几年以前曾接受过我的治疗）。

其他还有一些补充的事实：我确实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植物学的专论，我所谈的是古柯植物的研究报告，而这篇报告引起了喀勒（K.Koller）的兴趣，以至发现其中所含古柯硷的麻醉作用。当时，我曾预示古柯所含的类硷将来可能用在麻醉一途上，只可惜自己未能继续研究下去。而做梦醒来的那天早上（那天早上太忙，我未能抽出时间对这梦作解析，而直到那天晚上才开始分析），我在一种所谓白日梦状态下，曾想到古柯硷的问题，并且梦见我因为患了青光眼，而到柏林一位记不起什么名字的朋友家中，请一位外科医师来给我开刀。这外科医生，他不知道我的身份，于是尽吹嘘自从古柯硷问世以来，开刀变得如何如何方便，而我自己也不愿说出，关于这药物的发现自己曾是一名功臣。因为在梦幻里，我还考虑到一个医生要向他的同业索取诊疗费是多么尴尬的事。因此，如果他不认识我，那我就可以不必欠什么人情地付账给这柏林的眼科专家。但等到我清醒过来再回味这白日梦时，我发觉这里头的确隐含着某种回忆。在喀勒发现古柯硷不久以后，我父亲因为青光眼而接受我的一位朋友、眼科专家柯尼斯坦（Königstein）的手术。当时喀勒亲自负责古柯硷麻醉，而在手术室里，我曾说了一句话：“嘿！今天可把咱们这三位与发现古柯硷工作有关的家伙都聚一堂啦！”

现在我的思潮又跳到最近一次我想起古柯硷的场合。就在几天前，我收到一份叫Festschrift的刊物，这是由一些学生们为了向他们的老师以及实验室的指导先生们的教导表示感谢而凑资印发的。刊物中在每位教授的名位下，均



列出他们的重大著作及发现，而我一眼就注意到他们将古柯硷之发现归功于喀勒，现在我才恍然大悟，这个梦是与前一个晚上的经验有关。那天晚上，我送柯尼斯坦医师回家，归途中两人谈到某一话题（每当提起这话题，我就会感到无比兴奋），甚为投机。结果到了门廊，我俩仍站在那儿讨论不休。刚巧格尔特耳（Gärtner）教授夫妇正要盛装外出，我曾礼貌地称赞几句他太太的花容月貌，而我现在才想起，这位教授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份刊物的编者之一，而很可能就是因这次邂逅而引起我那些联想。其他的，还有我所提过的L夫人生日那天的失望，而我与柯尼斯坦的谈话内容可能也多少有些关联。

我现在想再对梦中另一成分作一解释。“一片已脱水的植物标本”夹在那本学术专论的书里，并且看来就像是一本“标本收藏簿”（Herbarium），这个词使我联想到Gymnasium（德国高等学校）这个词。于是我想起有一次我们高等学校的校长召集了高年级学生，要大家一起编一本高校的植物标本采集簿，以免只是死读书而不知实物与书本的结合。校长所指派给我的分量很少，只有几页有关十字花科的而已，使我觉得他似乎认为我是一个帮不了什么忙的家伙。其实我对植物学一向就不太喜欢。记得入学考试时，在口试那一关，他曾考我有关标本的名字，而我就是败在这种十字花科的题目上。要不是靠着笔试拉回一些分数，我可真要考不上呢！十字花科其实就指菊科，而我事实上最喜欢的花——向日葵便是属于菊科。我太太——她可比我更体贴——到市场买菜时，经常都替我买些这种我最喜欢的花回来。

“那本专论就摆在我面前”，这段又引起我另一联想。昨天我的一位在柏林的朋友曾来信说：“我一直憧憬着你写的有关‘梦的解析’的书能早日问世，恍惚间就好像你已大功告成，而那本大作就摆在我面前让我逐页翻阅着。”喔！其实我自己更是多么希望这本书真的已写完了，而能呈现在我面前呢！

“那折皱的彩色图片”，当我仍是一个医科学生时，我一股傻劲地只想多读一些学术专论。虽说当时经济并不宽裕，但我仍订阅了一大堆医学期刊，而里头所含的彩色图片，我深深喜欢。同时我也一直以我这种治学之精确透彻而自傲。当我开始自己写书，而必须为自己的内容作插图时，我记得就有一张画得太糟，曾受到一位善意的同事的揶揄。由这我不知怎地又联想到我童年的一段经验。我父亲曾有一次不经心地递给我与妹妹一本内含彩色图片的书（一本

叙述波斯旅游的书），而看着我们把它一页页地撕毁。这由教育的观点来看，实在大有问题，当时我只有五岁，而妹妹还小我两岁，但我们两个小孩子无知地把书一页页地撕毁（就像向日葵片片地凋落）的影响，却历久弥新地常存于我的脑海里。后来我上了学以后，我开始对收藏书本产生疯狂的兴趣（这点有些类似我因为喜欢阅读学术专论的嗜好而导致梦里那种有关十字花科与向日葵之类的内容一般）。其疯狂程度真可用“书呆子”一词以喻之。从那以后，我经常注意到我之所以如此疯狂，可能与我童年这段记忆有关，换句话说，我认为这是这段儿时的记忆导致了我日后收藏书籍的嗜好，当然，我也因此充分意识到我们早年的热情往往是自找麻烦的。因为当我十七岁时，我就因此欠了书商一笔几乎付不起的书资，而当时我父亲又不太赞成，只因为多看书是一种好嗜好就容我这般挥霍。但提到这段年轻时的经验，又使我联想到这正是我做梦的当天晚上与柯尼斯坦相谈甚欢时，他所提到的我的大缺点——我这个人常常过分地沉醉于自己的嗜好里头。

由于再讨论下去，有些与这梦之解析无甚关系，我们的分析工作到此就告一段落，不再细谈。我只拟在此指出我们演释的过程是如此地由“山穷水尽”而至“柳暗花明”。其实，我与柯尼斯坦所谈的在此我只提出了某一部分，经过这些对话的再细细品味，才使我对这梦的意义豁然开朗。所以我思路的进行就如以下所列的：由我私人的喜好而至我妻的喜好、古柯硷、接受医界同僚的治疗引起的尴尬、我对学术专论的喜好，以及我对某些问题的忽视，就如植物学——所有这些再接上我当晚与柯尼斯坦的一些对话。就这样地，我们又再度证明出，梦是如此地为我本身的理想与利益想办法（就如以前所分析过的伊玛的打针一样）。如果我们再就梦的论题继续推演下去，并且就这两个梦之间作一参照，我们可以发现尚有一个问题须待讨论。一个与梦者本身乍看似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往往一变就产生了确切的意義。现在这梦显示了这样的意义：“我的确曾经发表过甚多（有关古柯硷）的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而这句话不外乎一个意思——“我确实值得如此自许”。由于我之所以提出这梦，主要是要讨论梦如何由前一天的活动所引起，所以以下不再对这梦作进一步解析。本来我以为梦的显意只与一种白天的印象有明显关系，但当我完成了以上的解析以后，我才发现在同一天的另一个经验，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是这梦的第二个来源。而梦中所出现的第一个印象，其实往往反而无甚关系而成为较次



要的遭遇。

“我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这开头确实曾使我愣了一阵，而那内容丝毫引不起我任何兴趣，而第二个经验却具有重大之心理价值，“我与挚友——一位眼科医师热心地讨论了个把钟头，而这话题均使我俩很有感触，尤其使我勾起了一些久藏心中的回忆。后来，这对话又因某位朋友的介入而中断”。现在，且让我们仔细比较比较这两个白天所发生的事有何关联，还有，它们与当晚所做的这梦的关系如何。

在梦的“显意”里，我发觉，它只不过提及较无关系的昼间印象。因此我可以如此地重申：梦的内容多半是常用那较无关大局的经验；而相反地，一经过梦的解析以后，我们才能发现焦点所集中的事实上是最重要、最合理的核心经验。如果我的释梦确实是以梦的隐意按着正确的方法作出研判，那么，我可以说，我无意间又获得了一大发现。我现在知道那些以为“梦只是白天生活的琐碎经验的重现”的学说，还有以为“梦是我们精神能量对芝麻小事的浪费”的说法也都是不堪一击的邪说。刚好相反，其实在昼间最引起我们注意的事物完全掌握住我们当晚的梦思。而我们在梦中对这些事的用心，完全是在供应我们白日思考的资料。

至于为什么我梦见的是些较无关紧要的印象，而对那些真正使我激动到足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印象，却反倒隐藏不见，我想最好的解释方法，就是再利用“梦之伪装”的现象中所提过的心理力量中的“审查制度”来作一番阐释。那本有关樱草属的学术专论的记忆，使我想到与我朋友的谈话，就犹如我那病人的朋友在梦中无法吃到晚餐，代表着熏鱼暗示一样。如今，唯一的问题是：在“学术专论”与“和眼科医生朋友的对话”这两件乍看毫无关系的经验印象之间，究竟是用什么关系牵连在一起的？就“吃不成的晚餐”的梦而言，那两个印象之间的关系倒还看得出来。然而，在我们这新例子里头，却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印象。第一眼看过去。除了说“那都是同一天发生的经验”以外，实在找不出丝毫共同点。那本专论我是在早上看到的，而与朋友的对话是在当天晚上。而由分析所得的答案是这样的：这两个印象的关系是在于两者所含之意念内容（ideacon-tent），而不是在印象上的表面叙述中。在我分析的过程中，我曾经特别强调地挑出那些连接的关键——某些其他外加的影响，借着L夫人的花被遗忘，才使有关十字花科的学术专论与我太太最喜

欢菊花一事拉上关系。但我不相信，仅仅这些鸡毛小事即够引发一个梦。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所说的：“主啊！要告诉我们这些，并不一定要那些鬼魂由坟墓内跳出来！”且让我们再自己看下去吧！在仔细的分析下，我发现那个打断我与柯尼斯坦的谈话的，是一位名叫格尔特耳（Gärtner）的教授，而Gärtner这个德文词意即“园丁”，而我当时曾称赞他太太的“花容月貌”。的确，我现在又想起那天我们的对话中，曾以一位叫弗罗拉（Flora，罗马神话中之花神）的女病人为主要话题，这很明显地由这些纽带将讳莫如深的植物学与同一天另外发生的、真正较有意义的兴奋印象连接起来。其他尚须提到有些关系，如古柯硷的一段，就很确切地把柯尼斯坦医师与我的植物学方面的学术论著纠合在一起，也因此使这两个“意念的内容”熔于一炉。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个经验其实是用来引导出第二个经验的。

如果有人批评我这种解释为凭一己之意的武断臆测，或根本是些编织出来的话，我是早就有心理准备的。如果“格尔特耳”教授与“花容月貌”的太太不出现的话，或如果我们所讨论的那女病人叫安娜，而并非弗罗拉的话……但答案仍是不难找到的。如果这些念头的关系并非不存在的话，其他方面也许还是可以有所发现的。其实这类关系并不难找到，就像我们平时常用来自娱的诙谐问话或双关语之类。人类智慧的幅度毕竟是不可限量的。再进一步说，如果在同一天内的两个印象中，无法找出一个用得上的关系时，那么这梦很可能是循着另一途径形成的。也许在白天时另一些一样无关紧要的印象涌上心头，而当时被遗忘掉，但其中之一却在梦中代替了“学术专论”这印象，而更适合用来作分析的关键，所以很可能它是最适合此目的的了。当然，我们不必像雷辛（Lessing，德国大文学家）笔下的“狡猾的小汉斯”（Hänschen Schlau）一般大惊小怪地发现：“原来只有世界上的富人才是有很多钱的！”

然而，按照我以上的说法，那些无足轻重的经验，如何在梦中取代了在心理上更具有重要性的经验，仍难被一般人所接受。因此我会在以后各章再多找机会探讨，以期能使这理论更为合理。但就我个人而言，由于无数的梦的解析所得到的经验，使我不得不深信，这种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确定是有其价值的。在这一步挨着一步的解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梦的形成是曾产生了“置换”现象——用心理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具有较弱潜能的意念必须由那最初具有较强潜能的意念里，慢慢吸引能量，而到某一强度才能脱颖而出，浮现到



意识界来。这种转移现象在我们日常动作行为中是屡见不鲜的。譬如一个孤独的老处女会几近疯狂地喜爱某种动作，一个单身汉会变成一个热心的收集狂，一个老兵会保全一块有色的布条——他的旗帜而洒热血，陷于爱情中的男女会因为握手稍久一点，而感到无比地兴奋。莎士比亚笔下的Othello只因掉了手帕而大发雷霆……这些都是足以使我们置信的心理转移的实例。但若果真我们同样地用这种基本原则来决定自己的意念能否在意识界浮现或抑压——这也就是说，所有我们想到的事，无非都是经过这种不自觉的过程而产生——的话，我想我们多少总会觉得，“未免我们人的思考过程是太不可思议，太不正常了”，而且如果我们在醒觉状态下意识到这种过程，相信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想法的错误。但以后慢慢地我们再经过一些讨论，就会发觉梦中所作的转移现象之心理运作过程，其实一点也不会是不正常的程序，只是比一般较原始的正常性质稍有不同而已。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梦之所以用这类芝麻小事作为内容，其实无非就是一种“梦之伪装”的表现经过了“转移作用”。而且，我们也应当可以想到梦之所以被伪装，是由两种前述的心理步骤之间的检查制度所造成的。所以，可以预期到，经过梦之解析，我们不难由此看出，这梦的真正具有意义的来源，确是来自白天的那些经验，而由此种记忆再将重点转移到某些看来无甚关系的记忆上。然而，这观念与罗勃特的理论刚好完全相反，而我深信，他的理论其实对我们而言可以说毫无价值。罗勃特所要解释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他的假设完全是因为无法由梦的“原意”中看出内容之真正的意义所引起的误解。罗勃特的辩驳，我尚有以下几句话：果真如他所言，“梦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特别的精神活动，对活动，将白天记忆中的残渣在梦中一一予以‘驱除掉’”，那么我们的睡眠将不可避免地成了一项严重的工作，甚至将比我们清醒时的思考更加令人心烦。因为白天十几个小时所留给我们琐碎的感受之多，毫无疑问就是就算你整个晚上都花在“驱除”它们上也不够用的。而且更不可能的是，他竟以为要忘掉那么多残渣式的印象，竟能丝毫不消耗我们的精神能量。

还有，在我们贬斥罗勃特的理论时，我们仍有些不得不再探讨的地方。我们迄今仍未解释过为什么当天的或甚至前一天的无甚关系的感受，会常常构成梦的内容。这种感受与在潜意识里的梦之真正的来源的关系，往往未能从一开头就找得出来。就以上我们所作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得出梦是一步一步地朝着

有决心的转移方向在蜕变。所以，要了解这种“最近发生但无甚关系的感受”与其“真正的来源”的关系，必须有待某种关键的发现。这也就是说，这所谓无甚关系的感受仍必须具有某种适合的特点。否则，那就真的要像梦中运思那般地漂浮不定，难以捉摸了。

也许用以下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点解释：如果一天里发生了两件或两件以上能够引发我们的梦的经验时，梦就会把两件经验合成一个完整经验，它永远遵循着这种“强制规则”（compulsion, Strachey），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举一个实例：有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在火车车厢内邂逅了两位朋友，但他们彼此间并不认识。一位是很有人望的同事，另一位则是我常常去给他们看病的名门子女。我给他们双方作了介绍，但在旅途中，他们却始终只是个别与我攀谈而无法打成一片。因此我只好与这一位说这个，与另一位说那个，十分吃力。记得当时，我会与我那位同事提及请他替某位新进人物多加推荐，而那位同事回答说：他是深信这年轻人的能力的，只是这位新人的那副长相实在很难得人器重。而我会附和他说：“也就是因为这点，我才会认为他需要你的推荐。”过了不久，我又与另一位聊起来了，我问及他叔母（一位我的病人的祖母）的健康状况，据说当时她正极端虚弱而病危。就在这旅程的晚上，我做了如下的一个梦：我梦见那位我所希望能获得青睐的年轻人，正置身于一间时髦的客厅内，与一大堆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们处在一块。而后，我才知道那时正举行着我的另一个旅途伙伴的叔母的追悼仪式（在我梦中，这老妇人已死去，而我承认，我一直就与这老妇人关系不好）。如此地，我就将白天的两个经验感受在梦中综合而构成一个单纯的状况。

有鉴于无数次相同的经验，我将合理地提出一个原则——梦的形式遵循着一种规则，将所有足以引起梦的刺激来源综合而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在我以前，如德拉格（Delage）、德尔伯夫（Delboeuf）等，也均提及过梦有种倾向，即常把每种有兴趣的印象浓缩成一个事件。在下一章里（关于梦的功能），我们将讨论到这种综合为一的强制规则，实在就是一种“原本精神步骤”的（primary psychic process）“凝缩作用”（condensation）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要再考虑另一个问题。究竟由解析所发现的这些引起梦的刺激来源，是否一定都是最近（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件？或者只要是一种对做梦者心理上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连串思潮，而可以不拘时限，只要曾想到这事，



便足以构成梦的形成？由无数次的解析经验，我所得的结论是：梦的刺激来源，完全是一种主观心灵的运作，借着当天的精神活动将往昔的刺激变成像是最近发生一般的新鲜。

而现在也许该是我们将梦的来源所运作的各种不同状况作一系统化整理的时候了！

梦的来源包括：

一、一种最近发生而且在精神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而直接表现于梦中。如有关伊玛打针的梦，以及把我的朋友当做我叔叔的梦。

二、几个最近发生而且具有意义的实事，于梦中凝合成一个整体。如把那位年轻医生与老妇人的丧事追悼会合在一起的梦。

三、一个或数个最近而且具有意义的事件，在梦中以一个同时发生的无足轻重的印象来表现。如有关植物专论的梦。

四、一个对做梦者本身甚有意义的经验（经过回忆及一连串的思潮），经常在梦中以另一最近发生但无什么关系的印象作为梦的内容（在所有我分析过的病人里，以这一类的梦为最多）。

由梦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出梦中某一成分，往往就是最近某种印象的重复出现。而这成分很可能是与真正引起梦的刺激（一种重要的，或并不太重要的）属于同一个意念范畴内。也可能是来自与一无甚关系的印象较近的意念，而借着或多或少的联想可以由此再找出与真正引起梦之刺激的关系。因此梦的内容所以变幻万端，其实就在于这两种情形的选择——到底要不要经过“置换过程”？而由此我们注意到，既然有这种“选择性”的存在，梦本身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内容，就如医学上解释各种意识状态的变化幅度时，以为这是脑细胞的部分醒觉至全部清醒的演变过程。

因此，当我们再对梦的来源作一探讨时，我们会发现有时一种在心理上具有重大意义但却不是最近的印象（只是一连串的回忆），在梦的形成中会被另一种最近所发生、但在心理上无关痛痒的芝麻小事所取代，只要它能符合以下两种条件：1. 梦的内容仍保持其与最近的经验之关系；2. 引起梦的刺激本身必仍在心理上具有重大意义。而在上述的四种梦来源中，唯有第一类能以同样一个印象来满足这两个条件。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相似的、不太重要的印象，只要是最近发生的，大可利用来作梦的材料，而一旦这

印象拖过一天（或甚至几天）的话，它们就不能再用来作为梦的内容，那我们就等于是认为印象的“新鲜性”（freshness）在梦的形成中占有与该记忆所附的感情分量几乎相等的地位。其实，这“最近与否”的重要性，还是有待更多的探讨的。（详见第七章，转移关系transference）

附带地我们尚须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在晚上，我们是否曾不自觉地将我们的意念与记忆的资料予以重大的改变？若果真如此，那么俗语所说“在你作重大决定前，还是先睡个大觉再说吧”，就真是太有道理了。但讨论至此，我们实在已由“梦之心理研讨”转移到常会因此而提到的“睡眠之心理研讨”了。

现在我们的结论仍面临一个难题的考验——如果一些无甚重要性的印象进入梦中，均至少要与“最近”发生一点关系的话，那么，梦中有时出现的某些我们早期的生活印象，在该印象发生才不久时（也就是说，仍未失去其“新鲜性”时），如果是在心理上毫无特别印象，为什么不会就在当时就予以遗忘掉，就像史特林姆贝尔（Strümpell）所说的既不新鲜又不是心理上非常有意义的事？

关于这种诘难，我想我们可以由对心理症病人的精神分析所得结果，来作一满意答复。解释是这样的：在早期发生的心理重大意义的印象，在当时不久即以转移（shifting）、更新（rearrangement）的手法，用一些无甚关系（对梦境或思考而言）的印象来取代，并且以此固定于记忆中。因此，这些出现于梦中的，看来无关紧要的早期印象，其实在心理上均具有重大意义。否则果真它是毫无关系的早期经验，那决不可能于梦中重现。

由以上的这些说明，我想读者们都会与我一致地同意：所有梦均不会是空穴来风，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单纯坦率的梦”（guileless dream）的存在。关于这点，除了对小孩的梦与某些对夜间感官所受刺激引起的简单的梦以外，我可以绝对地、毫无保留地相信结论的正确性。除了刚刚我所举的这些例子外，不管是明显到一眼即看得出具有重大心理意义的梦，还是需要经过整套的解析，除去那些伪装的成分，才解析得出其中真义的梦，最后都是合乎这结论的。梦是决不会毫无意义，我们也绝不会容许琐碎小事来打扰我们的睡眠^①。一个看来单纯而坦率的梦，只要你肯花时间精力去分析它，结果一定

^① 艾里斯（Havelock Ellis）曾对《梦的解析》这书作了一个善意的批评，在他那本《梦的世界》（The World of Dreams）第169页中，提到“由这点再往下推论，那我们之中就很少有人愿意苟同了”。但其实艾里斯先生并不曾作过任何梦的分析，因此他无法意会出只用梦的原义来做梦的解释是多么不合理的事。



是一点也不单纯的。如果用句较露骨的话来说，梦均表示出“兽性的一面”（the mark of beast）。由于这种说法必招致诘难，而我自己也想找机会对梦的形成中所具有的改装作用作详细的说明，我打算以下再拿几个我所收集的所谓单纯无辜的梦来作分析：

1

一位聪慧的少妇，在其生活中表现得十分保守，就如一般所说那种“秀外慧中型”的标准主妇，曾做了如下一个梦：“我梦见我到达市场时太晚了，肉卖光了，菜也买不到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单纯无邪的梦吧？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梦的真正的意义，于是我要她详述梦中的细节：她与她的厨师一道上市场，而由厨师拿着菜篮子。当她向肉贩说出要买的某种东西时，他回答说：“现在那种东西再也买不到了。”而拿另一种东西向她推销说：“这也很不错的！”但她拒绝了，于是再走到一位女菜贩那儿，那女人劝她买一种特别的蔬菜，黑色的成束地绑着的，但这少妇回答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还是不要买！”

这梦与当天的昼间经验之关系是够清楚的。她当天的确是太迟才到市场，以致买不到任何她想买的东西。“肉铺子早已关门”，这经验深入其印象中，而变成梦中的这番叙述。但，且慢！在这叙述中，丝毫不曾提到这肉贩的衣着是否有点不近常理呢？做梦者一直就未形容过他的服装式样，也许这是故意避免的吧！且让我们好好地推敲这梦到底蕴涵着什么意义！

在梦中，往往有些内容是以言谈的方式来表现的——就像是梦见某人说什么，或是听到什么，而并不一定只是想到什么。而且这种说、听的内容之清晰程度有时甚至也可以找出到底与日常清醒状态下所发生的哪一种情形有关。但当然，这些一经解析起来，只可用作一种尚待整理，或经过变化而与原来真正内容略有出入的资料而已^①。在我们这次的解析中，就用这种交谈的内容作出发点吧！那肉贩子的话“现在那种东西，再也买不到了”到底从哪个地方来呢？那是我曾说过的话呀！在几天前，我曾劝她说：“那些太早的儿时的记忆，你可能‘再也想不起来的’。但是事实上它会在解析中被找出已“转移”至梦里头。”因此，梦中的肉贩子其实是象征着我，而她之拒绝购买另一种代

^① 参照下一章“梦的工作”：在我以前，大概就只有德尔伯夫（Delboeuf）曾提起过梦中言谈方式的内容，而以“陈述”（Chichés）比喻之。

用品，也不过是她内心无法接受“以前的想法感受会转移至目前的情形”的说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还是不买的好”，这句话又是从何而来呢？为了解析的方便，我们将这句话拆成两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句话是她当天与她那厨师为某件事发生争执时所说的话，并且她当时还接着说了一句：“你做事可要做得像样点！”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又一个“置换作用”（displacement）的发生，在那两句对厨师所说的话中，她将真正有意义的一句话压抑下来，而用另一句较无意义的话来代替。而这句压抑下去的句子“你做事可要做得像样点”才真正合得上梦中所剩的一些内容。对某些人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往往会有一句话：他忘了关他的肉铺子。至此我们差不多已经看出这解析后的端倪来，然后我们再用那卖菜女人的对话来印证一下。一种绑成一束一束而卖的蔬菜（后来她又补充说明是长形的），又是黑色的，这种又像芦笋又像黑萝卜的梦中怪菜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想我不必再去详释这些代表着什么（想想漫画中的“小黑，救救你自己吧！”^①）。但就这而言，这“肉铺子”早已关门的梦所解析出来的故事，似乎与我们最初所猜测的与性有关的主题息息相关。由于在此我们并不拟探讨这梦的整个意义，所以还是就此结束，但至少到这儿，我们可以说，这梦尚有很多意义，而且决不是那般坦率无邪的^②。

2

这个梦是上例的病人所做的另一个梦，就某个方面看来，甚至可说是与上一个梦配成一对的梦。她丈夫问她：“我们那钢琴是否也该请人来调音了？”她回答说：“那大可不必如此，那琴锤本身迟早也快不灵了。”同样地，这又是一个当天白天所发生的事的重现。那天，她丈夫的确问过她这样的话，而她也的确如此回答过。但这梦的意义是什么呢？她自己说她认为那钢琴是一个“令人作呕的”老木“盒子”（box，德文本为kaxten），专门产生出一些最

① 这似乎是在Fliegende Nlätze或类似的滑稽书页内所常看到的一些漫画的回想。

② 为了某些好奇的人们，我要坦白说出，由这梦曾引起隐含的某种偶发的奇想，而使这方面产生一种性挑逗的行为，而那妇人方面发生了拒斥的现象。如果这种解释被读者认为荒谬绝伦的话，我想提醒读者们，曾有无数的歇斯底里症的妇女，均曾对医生们发出类似的非分之想，而且这种想法，甚至往往是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或变成妄想，而不只是经过伪装的梦而已。以上所举的那梦是她第一次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时所供出来的梦，后来，我才知道就是由这梦，可以探查出她所经常地重复提及的早期所受的某种心灵伤害，实为她所患心理症之病源，而以后，我也经常地注意到，许多患心理症的妇人，也都在其梦中不断复现其早期性方面受伤害的印象。



难听的音调来，那是她在结婚前他先生就已“拥有”的东西^①。……但真正的关键句子，则在于“那大可不必如此”，这句话是来自昨天她的一位女朋友来访时的一句话，她这朋友进门时曾被要求脱下大衣，但她拒绝了，她说：“谢谢，但我马上就要走了，大可不必如此。”到这儿又使我联想到昨天她在接受我的精神分析时，她曾突然间抓紧她的大衣，因为她注意到她有一个纽扣未曾扣好。那意思好像是说：“请你不要由此窥看吧！那大可不必的。”“盒子”象征着胸部，而这梦的解析使我发现她打从开始发育的年龄以来，就一直对自己的身材十分不满。而如果我们再把“令人作呕的”与“难听的音调”这件事也考虑在一起，我们便会发现梦里女性身体所常注意到的两件小事——身材、声调，其实无非是某种更主要的问题的代替品和对照。

3

在这里我将暂时中断前述那少妇的梦，而穿插对另一个年轻男人的梦作的解析。“我梦见他又把我的冬季大衣穿上，那实在是一件恐怖的事”。这种梦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很明显的天气骤然变冷的反应。但再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梦中前后两段并不能找出合理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在冷天气穿大衣会是一件恐怖的事呢？在接受精神分析时，他本人第一个就联想到，昨天有一个妇人毫不含蓄地告诉他，她那最后一个小孩完全是由于当时她先生所戴的保险套，演绎出以下的推论：薄的保险套可能有危险（会裂开而使对方受孕），但厚的又不好。而保险套是一种“套上去的东西”。而按字面上的直译，英文的pullover即德文中的überzieher，而德文这个字通常的意思为“轻便的大衣”。而对一个未婚的男人而言，由女人亲口露骨地讲出这些男女性交的事，也未尝不是“一件恐怖的事”，很不幸，看来这个梦又不是那般无邪的吧？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们那少妇的另一个无邪的梦吧！

4

“我将一根蜡烛置于烛台上，但蜡烛断了，而无法撑直。在学校的一个女孩子骂我动作笨拙，但我回答说，这并不是我的错。”

这个也一样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前一天她曾真的把一根蜡烛放置于烛台上，但却没有像梦中所说那样断掉。这梦曾使用了一个明显的象征。蜡烛是一

个能使女性性器兴奋的物品，它断了，不能撑直，这在男人方面而言，就指着“性无能”了（“这并不是我的错”）。但这位受过良好教养，对那些猥亵的事完全陌生的高尚少妇，会有可能知道蜡烛这方面的用法吗？但她终于说出她曾如何偶然地听到过这种事。当她以前一次在莱因河上泛舟时，有一群学生操舟越过她，而高唱着一首猥亵的歌：“瑞典的皇后，躲在那，紧闭的窗帘内，拿着阿波罗的蜡烛……”

她当时并没听清楚最后那句话的意义，因此她曾要她丈夫解释那是什么意思。于是这些内容便遁入梦中，而且用另一种无邪的回忆所掩饰，当她以前在宿舍时，曾因“关窗帘”关不好而被人笑她动作笨拙。而手淫的意义与性无能的关联又是经常为人所提及的。于是这梦的无邪内容一经解析，又再也不成其为无邪了吧！

5

就这样子对梦的真实境遇作一结论，未免太早，所以此处我拟再提同一个病人的另一个表面上看来更无邪的梦：“我梦见我正在做某件我白天的确做过的事，那就是我把一个衣箱装满了书本，以致无法关上它。我这梦完全与事实一致。”在这儿，梦者再三强调这梦与真实之间的吻合。所有这一类梦者本身对梦的评判，虽说是属于醒觉后的想法。但经过以后的推证，我们可以知道连这一类的想法，都其实是属于梦的隐意之内。我们已经知道，梦的确是叙述了白天所发生的事，但这梦如用英文来作解析的话，可要绕一个大弯，而仍不易得到结论。我们只能说这梦的重点在于小箱子（参照第四章，梦见箱内装一死去的小孩）装得太满，而再也装不下别的东西。还好，这梦并未蕴涵任何邪恶成分在内。

在以上这一大堆“无邪的”梦中，性因素被作为检查制度的焦点是十分明显的。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以后我们再详细讨论。

（二）童年时期经验形成梦的来源

由事实的引证，以及其他一般关于这方面的报告（除了罗勃特以外），我们可以发掘出梦的第三个特点——那些在醒觉状态下所不复记忆的儿时经验可以重现于梦境中。由于从梦中醒来后，无法把梦的每一个个别成分完全记



清，所以，要想决定这些儿时经验的梦发生的频率究竟如何，实在不可能。而我们所要证明的儿时经验，必须能以客观的方法着手，因此事实上要找出这般实例也不容易。茅里（A. Maury）所举的实例，大概是最鲜明的一个了。他记载道，有一个人决定要回他那已离开二十年的家乡，就在出发的当晚，他梦见他处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点，正与一个陌生人交谈着。等到他一回到家乡，才发现梦中那些奇奇怪怪的景色，就正是他那老家附近的景色，而那梦中的陌生人也是真有其人的——是一位他父亲生前的好友，目前仍卜居于当地。这个梦，当然，明显地被证实了是他自己儿时曾见过的那些家乡人物的重现。同时，这梦更可以解释出他是如何地迫不及待地心系故园，正如那已买了发表会门票的少女，以及那父亲已承诺带他去哈密欧（Hameau）旅行的小孩所做的梦一样。当然，这些促成儿时印象重现于梦境的动机，不经过分析是无从发掘的。

我有一位同事，曾在听过我的这些演讲后向我夸称，他的梦很少有经过“伪装”的。他告诉我，他曾梦见过，那位曾在他家做事做到他十一岁的女仆与他以前的家庭老师同床睡觉，甚至连地点也清晰地呈现于梦境中。由于他很感兴趣，于是他把这梦告诉了他哥哥，想不到他哥哥笑着对他说，确有其事。当时他哥哥是六岁，很清楚地记得这对男女确有苟且关系。那时每当家里大人不在时，他俩便把他哥哥用啤酒灌醉，使他迷迷糊糊，而他这小家伙，虽说就睡在这女仆的房里，但他们认为他年仅三岁，决不懂事，于是就在这房里干起来。

还有些梦，虽不经梦的解析，但可充分确定它的来源，即一种所谓“经年复现的梦”（perennial dream）——小孩时就做过的梦，在成年期仍一再地出现于梦境中。虽然我本身并没有做过这一类的梦，但我却可以举一些实例。一个三十多岁的医生告诉我，他从小到现在，经常做梦看到一只黄色的狮子，而那形象他甚至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来。但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发现到了“实物”——一个已被他遗忘的瓷器做成的黄狮子，他母亲告诉他，这是他儿时最喜欢的玩具，但自己却一点也记不起来这东西的存在。

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由梦的“显意”转移到由解析以后才发现得出的梦的“隐意”。我们会很惊奇地发现，有些就其内容看不出什么苗头的梦，一经解析，居然会发现其来源也是由儿时记忆所引起的。我再引用那位曾梦见“黄

狮子”的同事所做的另一个梦。有一次他在读完南森（Nansen）有关北极探险的报告后，他梦见他在浮冰上用一种方法在为这位患有坐骨神经痛的探险家治病！经过解析后，他才记起一段儿时的经验，而如果没有这段经验的加入，这梦的荒谬性将永远无法解释。那大约是他三四岁的时候，他坐着倾听家人畅谈探险的逸事，由于当时他仍然无法分清reisen（德文意为旅行、游历）与 reissen（德文意为腹痛、撕裂般的痛），以致他曾问他父亲探险是否作为一种疾病而招来兄姐的嘲弄，也可能因此而促成他遗忘掉这段令他觉得羞辱的经验。

我们仍有一个类似的情形，那就是当我在解析那有关十字花科植物的梦时，我也曾联想到一件我儿时的回忆——当我五岁时，父亲给我一本有图片的书，让我一片片地撕碎。讨论到这儿，可能仍有人会怀疑这种回忆会真的出现于梦中吗？会不会是由解析时勉强产生的联系呢？但我深信，这解释的准确性可以由这些丰富的、紧凑的联想来作一印证：“十字花科植物”——“最喜爱的花”——“最喜爱的菜”——“朝鲜蓟”^①（而朝鲜蓟须一片一片地剥下皮来）——“植物标本收集簿”（herbarium）——“书虫”（bookworm，即“书呆子”之意，他们是整天啃食书本为生的）。我以后全告诉读者，梦的终极意义大半是与儿童时期的有关破坏性的景象有密切关系的。

其他还有一系列的梦，由解析过程我们会发掘其引起梦的“愿望”，以及其“愿望之满足”均来自于儿童时期，因此我们一定会惊奇地发现，在梦中，小孩时期所有的劲儿全部都活现了。

我现在要再继续讨论以前提过的那被证明为相当有意义的梦——“我的朋友R先生被我看作我的叔叔”。我们曾用它来充分证明其目的在于满足某种“愿望”——能使自己被选聘为教授。而且我们也曾看出，在梦中我对R先生的感觉与事实相反，还有我对这两位同事于梦中也予以不应有的轻视。由于这是我自己的梦，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以前所作解析的结果仍未能使自己相当满意，而拟继续作更进一步的解析。我深知，我梦中虽然对这两位有如此苛刻的批评，但事实上，相反地我却对他们评价甚高。而我自己觉得，我对那教授头衔的企求的程度，并不足以达到使我会梦与醒觉状态下产生如此大差距的感觉歧异。若果真那份钻研求进之心是那般强烈的话，那我倒认为是一种不正

^① 朝鲜蓟（artichohe），其块茎可食的一种向日葵。



常的野心。而说实在的，我本身可丝毫不以能实现此种企求为乐。当然，我无法确知别人对我是如何看待的，也许我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吧。但若果真我是够有野心的话，那我想我也不会因区区一个所谓“大教授”之职位即能满足的，可能老早我就已改途旁骛了。

那么，我梦中所具有的那份野心又从何而来呢？在这儿，我想起了一件我儿时常听到的逸事——在我出生那天，一位老农妇曾向我妈妈（我是她的头一胎孩子）预言：“你给这世界带来了一个伟大人物。”其实，这预言也没什么了不起，天下哪个母亲不是高高兴兴、殷殷切切地望子成龙呢？而三姑六婆们又有哪个不会应时地说几句给人锦上添花的话呢？还有一些老太婆们，由于自己饱经沧桑、心灰意冷，于是所有希望憧憬，均贯注于未来的新血，我想，送给我母亲这预言的那位老太婆，大概也不外乎是在说恭维之辞而已吧？难道这俗不可耐的几句话会变成了我企求功名利禄的来源吗？且慢！我现在又想起另一个以前孩提时代的印象，也许那更可说明我这份“野心”的来源吧！在布拉特（Prater）的一个晚上，双亲带着我像往常一样地去一间饭馆吃饭（当时我大约十一二岁），我们在那儿看到一个潦倒的诗人一桌一桌地向人索钱，只要你给他一些小钱，他就能照给他的题目即席献出一首诗。于是，爸爸叫我去请他来表演一下，但在爸爸还未出题目给他以前，这个人就先自动地为我念出几句语文，而且断言，如果他的预感不错的话，我将来必是一个至少部长级以上的大人物。迄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晚我这“杰出的部长”是多么地得意，最近我父亲带回了一些他的大学同学中杰出人物的肖像，挂在客厅以增加门第光彩。而这些杰出人物中也有犹太人在内。因此每个犹太学校的学生在他们书包内，总要放个部长式的公文夹子以自期许。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印象，使我初入大学时，拟专攻法律哲学（这决定是到最后一刻才临时改变的）。

毕竟一个念医学的人永无登上部长宝座的一天吧！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梦，我才了解我对目前这种不如意的日子与往日“杰出部长”的美景之天渊之别，就是缺乏了这份“年轻人的野心”。至于对我这两位值得尊敬的学问渊博的同事，只不过因为他俩都是犹太人，我就那样刻薄地一个冠以“大才子”，另一个冠以“罪犯”之名，这态度就犹如我是个大权在握、赏罚由我的“部长”了。对了，在这儿我又发现：很可能因为部长大人拒绝给予我大教授之头衔，于是在梦中，我就以此荒谬的做法扮演他的角色。

在另一个梦里，我也注意到，虽然引发出这梦的导火线，是最近的某种愿望，但那其实只是儿时某种记忆的加强而已。我将在以下举出一些“我很想去罗马”的愿望所产生的梦以作参考。由于每年有可以旅行的季节，我都因健康关系而不能去罗马^①，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唯有以“梦游罗马”来聊解心中的热盼。有一次我梦见我在火车车厢内，由车窗向外望，看到罗马的泰伯河（Tiber）以及圣安基罗桥（Bricge of Amgelo）。不久火车就开动了，而我也清醒过来，我根本未曾进过这城市内，而梦中那幅罗马的景色不过是前一天我在某病人的客厅内所注意到的一幅出名的雕刻画作品。在另一个梦里，某人把我带到一座小丘上，而对我遥指那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罗马城，记得我当时曾因为距离那么远而景物能看得那么清晰而觉得惊奇。这梦的内容由于太多，所以此处不一一提它。但就此我们已可看出要“看到那久已向往的远方之城”的动机是如何地明显。事实上，我在云雾中看到的其实是吕贝克城（Lübeck），而那座小丘也不过是格莱先山（Gleichenberg）。在第三个梦里，我终于置身于罗马城内了。但很失望地，我发现那不过是一般都市的景色而已：城里有一条流污水的小河，在河岸的一边是一大堆黑石头，而另一边是一片草原，还有一些大白花点缀地长在上面。我碰到了组克尔先生（Zucker），而我决定要向他问路，以便在这城内走一圈。

这很明显地，我根本无法在梦中看到这我事实上根本未曾到过的城市。如果我将所有看到的景色个别地予以分析，那我可以这样说，那梦中的白花，是我在我所熟悉的拉维那（Ravenna）那儿所看到的，而这城市曾一度差点取代了罗马，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在拉维那四周的沼泽地带，这种美丽的水百合，就长在那一摊摊的污水中，就像我自己家乡的奥斯湖（Aussee）所长的水仙花一般，我们往往因为它长于水中，看得到却摘不到，所以梦中，我就看到这些白花是长在大草原上。至于“靠在水边的黑石头”，一下子便使我联想到那是在卡尔斯矿泉疗养地的铁布尔谷（Valley of Tep1），而这又使我想起我想向组克尔先生问路的那些情形在这混乱交织的梦内容中，我可以看得出里头蕴涵了两个我们犹太人常在写信、谈话中喜欢提到的逸事（虽然，偶尔其中颇含一种令人心酸的成分）。第一个逸事是有关体力的，它描述一个穷苦多病的犹太

^① 我早就发觉，只要我下得了决心，我就去得了罗马。但却因为迟疑延宕，而终不能成行，以致内心更向往罗马不已。



人，一心想去卡尔斯矿泉治病，于是没买票就混进了开往那地方的快车，结果被验票员所发现，而沿途受尽索票时的奚落与虐待。后来，他终于在这悲惨的旅途中的某个车站碰到了一位朋友，他问这个人：“你要到哪里去呢？”这可怜的家伙有气无力地回答：“到卡尔斯矿泉——如果我的‘体力’尚撑得下去的话。”而另外一个我联想到的犹太人的逸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不懂法语的犹太人，初到巴黎，向人问前往Rue Richelieu的路……事实上，巴黎也是我几年来一直想去的地方，而当我踏入巴黎第一步时，心中之满足、喜悦迄今犹历久弥新，也由于这种畅游大都市的喜悦，使我对旅行产生更浓厚的兴趣。还有，关于“问路”一事，这完全是在指着罗马而言，因为俗语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路”与“罗马”显然有明显的联系可寻。接着，我们看那名字叫“组克尔”（糖）的与我们常送体力衰弱的病人去疗养的“卡尔斯矿泉”，使我联想到一种与“糖”有关的体质衰弱病——“糖尿病”（Diabetes，德文为Zuckerkrankheit，直译即“糖病”）。而做这梦的当时，正是我与住在柏林的朋友于复活节在布拉格会面以后不久，而当时会面所交谈的内容也多少可以找出一些与“糖”及“糖尿病”有关的话题。

第四个梦，就紧接着上述我与某朋友有约会不久所做的，又把我带回罗马城内。很奇怪的是，在这街上竟有那么多用德文写的公告。就在这前一天，我写信给这位朋友时曾推测说，布拉格这地方可能对一个德国的旅游者而言，不会太舒适吧！于是，在梦中，我便把约好在布拉格相见的场合转换成相遇于罗马，而同时也实现另一个我从学生时代就具有的愿望——希望在布拉格德文会更为人所重用。事实上，由于我是出生在住有很多斯拉夫民族人的莫拉维亚（Moravia）的一个村子里，所以在我童年的最初几年，我应该已学会了几句捷克语的。还记得十七岁那年，我在偶然的听到人家哼着捷克的童谣，于是，很自然地，我以后均能顺畅地哼出来（只是对它所唱的内容却一窍不通）。因此，在这梦里头，实在有不少是出自我童年期的种种印象。

在我最近的一次意大利旅行中，我经过特拉西梅奴斯湖（Lake Trasimeno）时，我终于看到了泰伯河，但按照日程，只得过其门而不入，只差罗马五十里即折往他处，而这份憾意更加深了我儿时以来对这“永恒之都”（eternal city）之憧憬。当我计划次年作一旅行，由此地经过罗马去那

不勒斯时，我突然想起一句以前曾读过的《德国古典文选》^①：“在我决定去罗马时，我感到无比地焦躁，而徘徊于这两着棋之间——‘去当个温凯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及艺术史家）的助理呢，还是做个像伟大的汉尼拔将军那种独当一面的角色’。”（Bril译英文为：“It is a question which of the two paced to and fro in his room the more impatiently after he had conceived the plan of going to Rome—Assistant Headmaster Winckelman or the great general Hannibal.”）我自己似乎是步着汉尼拔的后尘，也注定到不了罗马（他在人们预料他会到罗马时，他却折往甘巴尼亚（Campanla）。在这一点上与我相似的汉尼拔，一直是我中学时代的偶像，就像同年纪的那些男同学们，我们对“朋涅克”（Punic，拉丁文，即“腓尼基”）战役都同情迦太基人，而敌视罗马。再加上当我意识到自己身为犹太人而常受班上德国同学的歧视时，一种遭受到“反闪族人”（Anti-Semic）的感受，更使我在心中对这位闪族的英雄人物加深倾慕。在我年轻的脑海里，汉尼拔与罗马的战争正象征着犹太教与天主教组织之间冥顽不休的冲突，而此后不断遭受的一些反闪族人运动所发生的感情创伤，使我这童年的印象根深蒂固。因此，对罗马的憧憬其实是象征着胸中一大堆热切殷深的盼望——就像那腓尼基将领们，曾为了促成汉尼拔终其一生的愿望进军罗马城，宁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跟随他出生入死。

而现在我第一次发现到，有一件我年轻时的经验，竟迄今仍深深地在我的感情或梦境中表现出其影响力。当时我大约十至十二岁，父亲开始每天带着我散步，并且与我谈些他对世事的看法。他当时曾告诉我一件事，以强调我现在的日子可比他那时代好受多了。他说：“当我年轻时，有一个周末我穿着整齐，戴上毛皮帽，在我家乡的街上散步时，迎面来了一个基督教徒，毫无理由地就把我那新帽子打入街心的泥浆中，并骂我‘犹太鬼子，让开路来’。”我忍不住问我父亲：“那你怎样对付他？”想不到他只是冷静地回答道：“我走到街心，去把那帽子捡起来。”这个当时牵着我的小手的昂然六尺之躯的大男人，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人物一般的父亲，竟是如此地令我失望。而与汉尼拔的英雄父亲布拉卡斯（Hamilcar Bracas^②）把年纪尚小的汉尼拔带到祖坟上，要

① 据我所知，语出利希特尔（Jean Paul Richter 1763-1825）。

② 本书第一版时，我曾将此名字误写成“Hascrubal”——一个惊人的错误，这点我曾在那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中解释了这错误的发生。



他宣誓终生以罗马人为敌的那份气概一比，这种强烈的对照更使我加深了对汉尼拔的景仰，而甚至处处幻想着自己就和汉尼拔一般。

我想我还能对自己这份向往迦太基将领的狂热再远溯到更小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而以上所述的不过是加深这般印象，将之转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在我童年时，当我学会了看书以后，第一本看的书就是提尔斯（Thiers）所著的《执政与帝国》（Consulate & Empire）。我清楚地记得看完那本书之后，我曾把那帝国的大将军的名字，写在一个小标签上贴在我那木制的玩偶兵士身上。打从那时起，玛色那（Massemma 一位犹太将领）就已经是我最景仰的人物了^①。而很巧的，我的生日又正好与这位犹太英雄同一天，刚刚差了一百年，也因此更使我以此自期（拿破仑本身就曾因同样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而以汉尼拔自许）。也许这种军人崇拜的心理更可远溯到我三岁时，由于自己本身体质较弱，而对一位比我长一岁的小男孩所产生的忽敌忽友的心理反应。

梦的分析工作越深入，我们就越会相信在梦的隐意里头，儿时的经验的确构成甚多的梦的来源。

我们已经说过，梦很少能把记忆以一种毫不改变、毫不简缩的方式复现在梦的内容里。然而，倒有过几个这种近乎完全真实的记忆之翻版的记载，而我也在此可以又附加一个儿时记忆所产生的梦。我的一个病人有一次告诉我一个只经过一点点“伪装”的梦，而连他自己也都一下子就看出那梦实在是一种正确的回忆。这份记忆在醒觉状态下并未完全消逝，只是已经有点模糊而已。但在分析过程中，他就已完全清楚地追忆出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他记得那是在他十二岁那年，他去探望一位住院的同学，那时候那位同学躺在床上，翻身时不慎把他的性器露出裤子外。而我这病人当时不知怎地，一看到那同学的性器，竟不由自主地也把自己的性器由裤裆掏出来，结果招致其他同学惊奇鄙视的眼光，而他自己也显得非常尴尬，而拼命想把它忘掉。想不到在二十三年后，竟在梦中把这情景又复现了，不过内容还是稍稍改变了一下，在梦中，他不再是主动的角色，而成了被动的角色，同时那位生病的同学也以另一位目前的朋友所取代。

当然一般而言，在梦的“显意”里，童年的景象多半只有雪泥鸿爪可寻，必须经过耐心的解析才能辨认得出。这一类梦的举证，事实上也很难使人十分

① 这将军的犹太后裔，惜乎不可考。

信服，因为这种童年经验之是否确实存在是根本无法找到鉴证物的。而且如果这是发生在更早年的话，那我们的记忆根本无法辨认出来。因此获得“童年时期的经验在梦中复现”的结论是需要利用一大堆因素的收集，再加上精神分析的工作成果，才可予以证实的。但一旦用在梦的解析上时，我们往往把某一个童年期的经验个别地从全部经验中摘出，以致使人觉得不太同意。尤其是，我有时未能把真正作精神分析时所得的资料全部附加上去。但我还是认为，再多举下列几个例子是有其必要的：

1

我有一位女病人，在她的所有梦中均呈现一种特征——匆匆忙忙，总是赶着时间要搭火车啦，要送行啦……有一次，她梦见想去拜访一位女朋友，她妈妈劝她骑车去，不要走路去，但她却不断地大叫而疾跑。这些资料的分析，可以导出一童年嬉戏的记忆，特别是一种“绕口令”的游戏。所有这些小孩的无恶意的玩笑，也可由分析中看出它们有时是取代了一些儿时经验。

2

另一位病人做了如下一个梦：她置身于一间有各种各样机器的大房子里，使她有一种恍如置身一间骨科康复中心的感觉。她听到我告诉她说，我时间有限，无法个别接见，而要她与另外五个病人一同接受治疗。但她拒绝了，而且不愿意躺在床上，或任何其他东西上面。她坚持独自站在一个角落，而等待着我会对她说：“刚刚说的话并不是真的。”但这同时，其他那五位却嘲弄她太笨了，也在这同一时刻，她又仿佛感到有人叫她画许多的方格子。

这梦的最先一部分，其实是意指“治疗”以及对我的“转移关系”，而第二部分则涉及小孩时的一段情景，然后两部分以“床”衔接起来。“骨科康复中心”是来自于我对她所说过的一句话。记得当时我曾比喻说，她的精神治疗所需的时间以及性质就犹如骨科毛病一般，需要有耐心，经得起漫长的治疗。在治疗开始时，我曾对她说：“目前我只能给你一点时间，但慢慢地，我会每天有一整个小时为你治疗。”而这些话就撩起了她那种易受感伤的特质——这种特质正是小孩子注定要变成歇斯底里症的条件。她们对爱的需求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我这病人在六个兄弟姊妹中位居老小（因此，“与另外五个



病人……”）虽说父亲最疼爱这老小，但她心里不时觉得爸爸花在她身上的时间与爱护仍不够。而她等待着我说“刚刚说的话不是真的”可由以下解释：

“有一位裁缝的小学徒送来她所订做的衣服，而她当场付钱托他带给老板，以后她问她丈夫，不知道这小孩子会不会把钱在半路上搞丢了，而到时她是否还得再付一次。她丈夫嘲弄地回答：“嗯！那是要再赔一次的。”（就像梦中的“嘲弄”。）于是她焦急地一问再问，期待她丈夫说一声“刚刚说的话不是真的”。因此梦中的隐意可由以下内容建构起来：“如果我肯花两倍的时间治疗她，那她是否必须付两倍治疗费呢？”——一种吝啬的或丑恶的想法（小孩时期的不洁，在梦中往往以贪钱所取代，而“丑恶的”这个字正可构成这两者之间的联想）。假如梦中所提“期待我说出那不是真的”，其实是迂回地在暗指出“肮脏”（dirty）这个字的话，那么“站在一个角落”以及“不愿躺在床上”均可用另一件童年时期的经验来解释——她曾因尿床，而被罚站在一个角落里，并受到爸爸的厉声斥责，同时兄弟姐妹们也都在旁边嘲笑着她等等。至于那小方格，是来自她那小侄子，他曾画出九个方格，而在这上面作出一个算术上的难题——每个方格要填上一个数字，而使每个方向加起来均等于十五。

3

这是一个男人的梦：他看见两个男孩子扭打在一起，由周围所散放的工具看来，他们大概是箍桶匠的儿子。一个孩子终于被摔倒了，这较弱的家伙戴着蓝石子做的耳环，他抓起了一根竿子，爬起来就想追上去打那对手，但这对手拔腿便跑，躲在那站在篱笆旁边看来像是他母亲的女人背后，那女人其实是一位散工（即所谓按日付酬的工人）的太太，最初她背向着做梦的这个人，后来她转过头来，用一种可怕的表情瞪着他，而使这做梦者吓得赶快跑开，但他还记得那女人的下眼皮呈赤色，由两眼之下突出来。

这梦采用了相当多他当天所遇到的一些琐碎小事做材料。当天他的确曾看见两个小孩在街上打架，而有一个被摔倒。但当他跑过去想劝架时，两个小家伙都马上跑掉。“箍桶的孩子”——这句用语，一直到他在后来另一个梦的分析过程中引用了一句谚语时才看出端倪，那句谚语是：“打破桶底问到底^①”。“戴着蓝石子做的耳环”，据梦者自己说，这多半是娼妓的打扮。这使人联想

^① 英文为to knock the bottom out of the barrel意为“找出错误来”。要点为桶（barrel）与“箍桶匠”（cooper）之联系。

到有一句常可听到的关于两个小男孩的打油诗：“另一个男孩子名叫玛丽。”这也就是说，其实那被摔倒的是个女孩子。“那女人站在篱笆旁边小便，但刚解完才不久，迎面就碰到一个雍容华贵的老妇人，对着他愉快地打招呼，并给了他一张她自己的名片。”

于是，在梦中，那女人就像他在那篱笆边小便一般地变成她站在篱笆旁边，而由于这样说就变成涉及到“女人小便”的问题，才解释得通以下几点：“可怕的表情”，“赤红色的肉突出来”（女人蹲下去小便时，性器所呈的样子）。而这梦就这般奇怪地把儿时的两件记忆混在一起：小时候，他曾有一次摔倒一个女孩子，以及他曾看过一个女孩子蹲着小便。而这两次都使他有可能会偷窥到女孩子的性器。还有梦者自己坦承，当年也曾因为对这方面太好奇而遭受父亲的严责。

4

在以下这位老妇人的梦里，我们可以找出曾掺合了多少儿时记忆，以及一些荒谬的幻想。她匆匆忙忙地赶出去购物，结果在格拉本（Graben）她突然像整个身体都瘫痪了一般，双膝落地站不起来，旁边围观着一大堆人，特别是一些开车子的家伙们，但他们个个只是袖手旁观，就没有一个人肯扶她一把。她好几回想试着站起来，但都归于徒然。后来她大概是站起来了，因为她又梦见她被载入一辆出租汽车驶回家去，一个很大很重的篮子（样子看来像是市场卖物用的篮子）在她进入车内以后由窗口“被丢进去”。

首先得说明这老妇人做小孩子时，很容易受惊，以致她的梦一直都是令她胆战心惊的故事居多。关于以上那梦的头一部分很明显是来自骑马摔下来的情景。在年轻时，她曾常常骑马，而在更早的童年时，她很可能常扮演“骑马”的游戏。由于“摔下来”的意念又使她想起在她童年时她家那老门房的十七岁大的男孩，曾有一次在外面发癫痫，而被路人用街车送回家来。当然，她并没有目睹发作的情景，但这种由癫痫而昏迷地摔下来的念头，却充斥于她的想象中，甚至日后形成了她自己的歇斯底里症的发作。当一个女性做梦梦到摔下来，多半是有“性”的意味在里头的——她变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而再由梦的内容作一番审查，更可看出内容确有其意。因为她是梦见在格拉本那地方摔下去的，而格拉本街正是维也纳最出名的风化区。至于“市场卖物用的篮



子”更有另一番解释：德文korb除“篮子”或菜篮之意以外，另有一个意义为冷落、拒绝。而这使她回想起早年她曾对向她求婚的男孩子予以多次的冷落，但后来的日子，她又自觉遭到报应，受尽别人的冷落。这与梦中另一段“他们只是袖手旁观”十分吻合，而她本人也解释为“受人冷落”的意思。还有，那“市场卖物用的篮子”可能尚有一种意义，在她的幻想中，她曾显示出她受人鄙视，而嫁错了一个穷光蛋，以致沦落到在市场卖物。最后，“市场的菜篮子”也可解释为仆人的象征。这又使她联想到一件儿时的经验——她家的女厨子由于偷东西被发现而被解职，当时她曾“双膝落地”地哀求家人们的原谅（这时梦者为十二岁）。接着，她又联想到另一个回忆，有个打扫房间的女仆因与家里的车夫有暧昧关系而被解职，但后来这车夫娶了她做太太。由这回忆，使我们对梦中有关“开车的家伙们”有点线索可寻（车夫在梦中与事实正好相反，并不曾对堕落的女人施予援手）。还有关于那“丢篮子”的一段也尚待解释，特别是，为什么它是由窗口“被丢进去的”？这可以使我们想到铁路运货工人的运货方式，还有也令人联想到这地方的特有民俗“越窗偷情”^①。其他尚有与“窗”有关的记忆：有一年在避暑胜地，有个男人曾把蓝色的李子花丢入这女人的房内。还有她妹妹曾因有个白痴在窗口徘徊窥看而惊慌。那么，现在由这么多的回想里，又引出另一个回忆，在她十岁时，有位男仆因被发现与她的保姆做爱（他们这种关系，连她这个小孩子都看得出来），而双双被迫收拾行装，被扫地出门（而在梦中，我们所用语眼为“被丢进去”）。还有，我们在维也纳，常对佣人们的行李用句轻蔑的话“七李子”来代替：“收拾好你那些七李子，滚你的蛋！”

我所收集的这些梦，无疑地均来自一大堆心理症患者，而解析结果均可溯自童年时代之印象。并且甚至是记忆蒙胧的或完全记不起来的最初三年的经验。但由于这些均取材自心理病人，特别是歇斯底里症的病人，而使得梦中出现的儿时情景，可能受到心理症的气质所影响而走样。所以若要由此即推广到所有梦解析的结论，恐怕仍难使一般人信服。而就我自己的梦所作的解析而言，当然我想我并没有严重的症状，我却发现在梦的隐意中，竟也意外地找出我童年的某段情景，并且整个梦即可用这单一的童年经验推演出来。以前我曾

^① 德文为Fensterln，一种近日是已不习用的风俗，以前在德国黑森林一带，情人们求婚示爱时，男人须架上梯子爬过爱人的窗口，进入她闺房做爱，简直是试婚，而女孩子只要不是有过太多的这种求婚者，那她也决不会因为接受“越窗偷情”而为人所不齿。

举过这种例子，但我仍拟提出一些不同关联的梦。也许如果我不再多举几个自己的梦来证明其来源有些出自最近的经验，有些出自早就忘掉的童年经验的话，要把本章作一结束未免言之过早吧！

第一个梦

旅途归来，又饿又累，躺在床上马上呼呼入睡，但这辘辘饥肠的难受就引出了如下的一个梦：我跑到厨房里去，想找些香肠吃。那儿站着三个女人，其中之一为女主人，她手上正在卷着某种东西，看来很像是汤团之类的。她要我再等一会，等她做好了菜再叫我（这句话在梦中听得并不太清楚）。于是我觉得不耐烦，很不高兴地走开了。我想穿上大衣，但第一件穿上去时，发现太长了，于是我又脱下来，这时我很惊奇地发现，这套大衣上居然铺有一层贵重的毛皮。接着我又拿起一套绣有土耳其式图案的外套，这时来了一个脸长长的蓄有短胡子的陌生人，说我不能拿走那外套，他说那是他的，我告诉他说这外套上均绣有土耳其式的图案，但他回答说：“土耳其的（图案、布条……）又干你屁事？”但不久我们又变得彼此非常友善起来。

在作这梦的解析时，我很意外地想起一本大概我一生第一次读过的小说，或应该说是第一本我由第一册的最后部分读起的小说，当时我是十三岁。那本小说的书名、作者我都记不起来了，但那结局竟仍清晰地记在脑海里。那书中英雄最后发疯了，而一直狂呼着三个给他同时带来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与灾祸的女人的名字。我记得其中一个女人叫贝拉姬（Pélagie），我仍搞不清楚为什么在分析这梦时我会想到这小说。由于提到三个女人，使我联想到罗马神话和三位巴尔希女神（Parcae），她们执掌着人类的命运。而我知道，梦中的三个女人之一，即那位女主人，是已经生了小孩的妈妈。就我自己而言，母亲是第一个带给我生命以及营养的人。而爱与饥饿唯有在母亲的乳房里，才能找到最好的满足。我且顺便提一段趣闻：有个年轻的男人曾告诉我，他本身非常欣赏女人的美，而他最遗憾的是，他的奶妈那般漂亮，但他当时却因太小，而未能利用哺乳的大好机会，沾点便宜。（对心理症的病人，为了探求追溯其形成的因素，我有个习惯，总是先利用他的某个趣闻与逸事而加以追问下去。）由以上一推演，变成了巴尔希女神中有一位双掌相摩地像是在做汤团。一位命运女神做这种事，太怪了。似乎还须再加探讨一番。这可以用我儿时另一经验来作



某种解释。当我六岁时，由妈妈上了第一课，她告诉我，我们人是来自大自然中的尘埃，所以最后也必消逝为尘埃。这听来使我非常不舒服，而表示不相信这一套说法。于是妈妈双掌用力地相摩（就像梦中那女人一般，只差妈妈两手腕并没有生面团在里头），而把磨落下来的黑色的皮屑指给我看，这就证明了我们是由尘埃所变成的！记得当时目睹这种现场表演时，我心中感到无比地惊奇，而后来我似乎也就勉强地接受她的这种说法——“我们人类均难逃一死的”^①。在我童年时，的确常常在肚子饿的时候，就跑到厨房去先偷吃，而每次总被坐在灶旁的妈妈斥骂，而叫我一定要等到饭菜做好了才开始用餐。因此梦中找到厨房所碰到的女人们，确是暗指着那三位命运女神巴尔希了。现在再来看看“汤团”这个字有什么意思，至少它使我联想到大学时代教我们“组织学”的一位老师，他曾控告一个名叫克诺洛（Knödl按德文Knödl另有一意，即“汤团”）的人剽窃他的作品，而“剽窃”意即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拥为己有，这又使我能解释出梦的另一部分。我被当做是经常在人多手杂的戏院讲堂下手的“偷大衣的贼”，我所以会写出“剽窃”这个词来，完全是一种无意的动作，而现在我却开始看出，也许这就是梦的隐意之一，而可作为梦的其他显意部分的桥梁（Brücke），联想的过程是这样的：贝拉格（Pélagie）——剽窃（plagiarism）——扳思亚纲（plagiostomi）（鲨即此中之一^②）——鱼鳔（fishbladder）——就这样子由一本旧小说引出克诺洛事件和大衣（德文überzieher有几个意思：大衣、套头毛线衣、性交所用保险套），因此很明显地这又牵涉到性方面的问题。诚然，这是一套相当牵强、无理的联想，但要不是经过“梦的运作”的功夫，我在清醒状态下是决不会作如是想法的。虽然我并无法找出任何迫使我作这种联想的冲动，但我还想一提的是，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名字——布律克（Brücke，德文可译为字与字之间的“桥梁”，见上所述），那使我想起我曾在一所名叫布律克的学校里上课的那段快乐时光——无所为而为的纯趣味的追求，每天孕育于智慧的宝藏内而不复有他求，而这正与当我做梦时“折磨”（德文为plagen）我的欲望成一强烈的对比。最后，又使我回忆起另一位令人怀念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弗莱雪（Fleisch），这名字发音

① 由这些儿时情景而对这不可避免的命运所生的惊奇与失望，在这梦的更早些时候，就已出现过这种情绪的反应。而当时就使我回忆起这儿的经验。

② 我并非完全随意地取出这个字，而是因为我曾在那位老师面前因不懂这个字而感到一种羞辱。

听来就像是可食用的Fleisch（德文之意为“肉”），紧接着我的思路更涌出一大堆景象，包括有表层皮屑的一副感伤的场面：母亲（女主人）、发疯（那本小说）、由拉丁药典（Küche，即“厨房”）可找到的一种使饥饿的感觉麻痹的药——古柯硷（Cocain）……

就这样子下去，我可以将此复杂之思路继续推演下去，而可以将梦中各部分一一予以阐释。但由于私人关系，使我不得不在此稍有保留。因此我将在这纷杂思绪中只执其一端，而由此直探这梦思的谜底。那个梦中长脸短须胡的、阻止我穿第二件大衣的人，长相很像是我太太常向他购买土耳其布料的斯巴拉多（Spalato）的商人。他的名字叫宝宝比（Popovic^①），一个很怪的名字，幽默大师史特丹汉姆（Stettenheim）曾开他的玩笑说：“他道出自己的名字以后，握手时脸都羞红了！”另外，我发现了与以上贝拉姬、克诺洛、布律克、弗莱雪等一样地由名字发音近似而生的种种联想，差不多没有人不承认我们孩提时代都喜欢利用别人的名字来作恶作剧。也许我因为过分惯于利用这种联想，以致招来了报应，因为我的名字就是经常被人拿去作开玩笑的对象^②。歌德（Goethe）也曾经注意到每个人对自己的名字是多么敏感，他认为那种敏感可能甚至比得上皮层的触觉。而赫尔德（Herder）就曾以歌德名字的发音作题材，写了一段打油诗：

“你是来自神仙们（Gacern）？来自野蛮人（Gothen，或译哥德人）？或是来自泥巴中（Kote）？”

——你徒具神明的影像，最后也必归于尘埃。”^③

我自知所以把话题引到这里来，只不过是说明一下名字的误用确有其意义而已。且让我们再转回刚刚的话题吧！在斯巴拉多购物的事，使我想起另一次在卡塔罗（Cattaro）购物的情形，那次我因为太过小心，而失去了做一批大好交易的机会（“失去了一次抚摸奶妈的乳房的机会”，见以上所提那青年人）。由饥饿而引起的这个梦里头，确能导出一种想法——我们不要轻易让东西失掉，能捞到手的就尽量拿，甚至就是犯了点错也要这样做。我们均不可轻

① popo就如中文之“宝宝”，为德国人哄弄婴儿时所称之名。

② 德文Freud意为“快乐”。

③ 此段前句来自赫尔德向歌德借书时，在便条上所题的一首打油诗，而从句则由歌德作品《道利斯的伊菲珍妮》（Iphigenie auf Tauris）摘录出来，原文本来是伊菲珍妮在获悉特洛伊城（Troy）包围战中有那么多英雄丧生时，哀恸大呼：“你们徒具神明的影像，最后也必归于尘埃。”



易放过任何机会，生命是短暂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可能有“性”的意味在内，而且“欲望”又不愿意考虑是否有做错的可能。这种“及时行乐”的看法，确有理由需要逃避自己内心的检查制度，而遁托于梦境中。因此当梦者所忆及的时光为梦者本身之“精神滋养”足够充实的时候，他便能将一切反对念头表现于梦中，而不使丝毫恼人的“性”方面的惩罚呈现于梦中。

第二个梦

这个梦需要更长的“前言”：为了打发几天的假日，我选择了奥斯湖（Aussee）作度假目的地，于是当天我到西站去搭车，由于到得早一点，刚好碰到开往伊希尔（Ischl）的火车。这时，我看到了都恩伯爵（Count Thun），他又要前往伊希尔朝见皇上吧！虽是倾盆大雨，他却视若无睹，慢条斯理地由区间车的入口昂然直入，而对向他索票的剪票员（他大概不认得这位伯爵大人）完全不屑一顾。不久，往伊希尔的车子开走了，站务员要我离开月台到候车室等车，我费了一番口舌，才总算被允许继续停留在月台上。此时，我心中真想抱怨出来——我希望我也能享有那份特权。另一方面，我又嘴里哼着一首歌儿，后来，我才注意到这是《费加罗婚礼》中的一段由费加罗所唱的咏叹调：

如果我的主人想跳舞，
想跳舞，那么就让她遂其所好吧！
我愿在旁边为他伴奏。

这整个晚上我一直心浮气躁，甚至急躁到想找个人吵一吵的程度。我乱开那些侍者、车夫的玩笑，（但愿这些并没有伤到他们的感情！）而现在一些带有革命意味的、反叛的思想突然涌上心头，就像我在法兰西剧院所看到的包玛歇借费加罗之口所说的那些话，一些为大人物所发的狂言，如何玛维巴伯爵（Count Almariva）想到用其君主之权，以获得苏珊娜（Susanne）以及我们那些恶作剧的记者们对都恩伯爵的名字所开的玩笑。他们称他“不做事的伯爵”（德文为Graf Nichtsthun，因都恩之名为Thun，意即德文“做事”）。其实我并不羡慕他，因为目前他很可能正战战兢兢地站在国王面前听训，而在这儿正满脑子筹划如何度假的我，才真是“不做事的伯爵”呢！这时，走进了一

位绅士，我认得出这家伙是政府医务检查的代表，并且由于他的能力、表现而赢得了一个“政府的枕畔人”的绰号。这家伙蛮不讲理地坚持，以他的政界地位一定得给他弄个一等房间，于是只好让给他这房间的一半。最气人的是，有个管车人竟向另一个伙伴说：“喂！那住另半边的那人，我们把他搁在哪里好呢？”这种喧宾夺主的无理作风，简直太令人受不了。我是付了整个一等房间的钱呀！后来，我总算有了一个整间的，但却不是套房，一旦晚上尿急，可没有厕所在房间内的。我与那管车人争了一顿，也毫无所获，于是快快地讽刺他，以后还是在这房间地板上弄个洞，好让旅客尿急时方便些。入睡以后，就在这清晨二点三刻时，我竟因尿急而由梦中惊醒过来。以下便是这梦的内容：

一大堆人，一个学生集会……某个伯爵，名叫都恩（Thun）或塔飞（Taaffe），正在演讲，有人问及他对德国人的看法，他以轻蔑的姿态，不着边际地回答道：“他们喜欢的花，就是那种款冬（Coltsfoot，一种植物名）。”接着他又将一片撕下的叶子，其实是一片干皱的枯叶，装在纽扣洞内。我跳起来，我跳起来^①，但我马上为自己的这种突发动作而吃惊。接着，以下较模糊，仿佛那场地是在一通道里，出口处挤满了人潮，而我必须马上逃跑。我跑入一间装设高雅的套房内，很明显的是一个部长级之流的高级住宅，里头的家具尽是一种介于棕色与紫色之间的颜色。最后我跑到一条走廊，那儿坐着一个胖胖年老的看门女人，我想避免与她说话，以防被人摒于门外，但她却似乎认为我的身份已足够通行无阻似的，因为她竟问我，需不需要有人掌灯带路。我以手势或用说话对她表示，那大可不必，而且要她就坐在原位不动，我似乎就这样很狡猾地摆脱了追踪，现在我开始走下阶梯，而后又是一道狭窄陡峭的小路。接着，又是更模糊的一段：我的第二个工作似乎是要马上逃离这城市，就像我刚刚所述的需要急速离开那房子一样，我坐在一辆单马马车内，我告诉车夫，火速送我到火车站去，而当他埋怨说我可要把他累坏时，我回答道：“到了火车内，我就不会再要你赶车了。”这听起来，似乎他已为我赶车赶了一大段普通只有火车才跑得了的长路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而我拿不定主意究竟去喀列姆（Krems）还是嗤奈姆（Zneim），但我后来一想，很可能官方会派人在那儿窥伺，于是我决定了去格拉次（Graz）或是这一类的地方……

^① 在写这份梦的内容时，我竟重复地写了这一句话，显然这是一种无心的失误，但我仍保留下来，因为经过解析，也许会找出另一种意义吧！



现在我置身于一火车内，仿佛是电车内吧！而在我的纽扣洞内插着一个硬硬的棕紫色的很惹人注目的辫带似的东西。到这儿，这景象又中断了。

接着我又再度置身于火车站内，但这次，我是与一位老绅士一道的。其他一些仍旧想不起来的部分，我正推想着，并且我知道推想出来的确实已发生了，“因为推想到与经历到，这往往是同一回事”。他装成瞎子似的，至少有一只眼是瞎了，而我拿着一个男用的玻璃便壶（这是我们在城市里所刚买到的）招呼他小便。看来，我成了一个照顾这瞎子的看护了。此时，如果站务员看到我们这景象，一定会注意到的。同时，这老头子的姿态及其排尿器官，均栩栩如生地使我触摸到。然后我因尿急而由梦中惊醒过来。

这整个梦似乎是一种幻想，使梦者重回1848年的革命时期。这可能是由1898年的革命周年庆祝会带给这份记忆的重现。还有以前我到华休（Wachau）远足时，曾顺道去伊玛尔村（Emmer dorf）玩了一趟，而那儿据说就是当年革命时期学生领袖费休夫（Fischhof）避难的地方^①。而费休夫式的这类人物似乎也在这梦的“原意”中出现过不少次，因此这乡村小游也可能是促成此梦的伏笔。终由这村落的联想，使我想起我那住在英国的哥哥的房子，而由此再联想到我弟弟，常以丁尼生（Tennyson）^②的那首标题为《五十年前》的诗来揶揄他太太，而他的孩子们每次总会矫正他的老毛病——因为那首诗名应该是“十五年前”。但是这份幻想与由看到都恩伯爵所引起的想法之间的联系，却宛如意大利式教堂的正面一般，与其后面的建筑物找不到丝毫衔接处。但在这里面，它却还充满着一大堆的缺口，以及一些可穿透入内的迂回暗道。这梦的第一部分，包括有好几种景象，在此我拟逐步解开来一一阐释。梦中伯爵的那份狂态，几乎等于是我十五岁那年在学校所遭遇到的那一景象——我们的老师非常傲慢自大，不受人欢迎，致使我们在忍无可忍之下，酝酿着“叛变”，而担任领导的主谋人物是一位常以英王亨利八世自诩的同学。当时那种情形，对我就犹如要发动一次政变似的，而当时攸关多瑙河对奥国的重要性的讨论也似乎是一种公开的叛变。我们这些叛变的伙伴中，有一位贵族出身的同学，被叫做“长颈鹿”的（由于他的身高所得的绰号），有一次被暴君似的德文教授申斥时，他站得就像梦中那伯爵一般姿态。关于“喜欢的花”以及那“纽扣洞

① 这纯粹是一种错误，而非笔误，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华休的伊玛尔村，并非当年费休夫所住的伊玛尔村，只不过是地名雷同而已。

② 1809-1892，英国人。

内所插的某种东西”等等，无疑是暗指着某种花（使我想起那天我曾送兰花给一位朋友，同时我又送了一朵捷立哥（Jericho，巴勒斯坦的一座古城的玫瑰），而使我由此追忆出一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本所描述的红白蔷薇的内战。这段追忆正好由刚刚提到的“亨利八世”^①衔接上去。再下来，我们可以由红白蔷薇而联想到红白的康乃馨这种花^②，而在维也纳，白色康乃馨已成了反闪族人的标记，而红色康乃馨则象征“社会民主党”人士。在这段联想中隐含着以前我在风光旖旎的萨克森旅行中所遭遇的一次反闪族人运动的不愉快追忆。这梦的第一段使我追溯到另一个情景——那是我早年的学生时代，我参加了一个德国学生聚会，讨论哲学对一般科学的关系。初生之犊不畏虎，我以写作的物质主义的观点，拥护一种十分偏激的看法。因此使得一位博学睿智的老学长忍无可忍，站了起来，把我彻头彻尾地痛斥一顿。我记得他是一位很能领导人们、组织团体的青年，同时，他有一个绰号，好像一种动物的名字。后来，他又说到他本身过去也曾有段时间非常偏激，但后来才迷途知返地彻悟过来。“我跳起来”（就像梦中一样），变得十分冲动，无礼地反驳他，既然他自己也曾有过一段如此经历，那我可对他今日作如是言并不感到“惊奇”（在这梦里，我自己对自己的德国国家主义竟抱有如许感情感到“惊奇”）。会场马上引起了一阵骚动，几乎所有同学均要我收回刚才所说的话，但我仍坚持立场。

还好，这位受辱的学长相当明理，并不接受他们的意见来向我挑战，而把这争端就此结束了。

这梦所剩的一些情景的来源则更难找些。那伯爵轻蔑地提及“款冬”，这植物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必须再对自己的联想系列加以一番审核。由款冬（德文为Hufblattich）而lettuce（一种类似莴苣的青菜），而Salathund（看到别人有得吃而嫉妒的狗），于是，我发掘出不少晦涩含糊的描述词，其中颇有文章。譬如“长颈鹿”这个词Gir-affe，而在Affe德文为猿猴之意，故由此推猴，更而猪、狗。由此顺推可能推出笨驴（donkey），而正好可用来加在我们那位教授头上，以发泄我心中对他的轻蔑。更进一层，我将款冬（德文：hufblattich）——我怀疑这是否正确——译为蒲公英，这意念是我由左拉

① 莎士比亚有一剧本以此为名。

② 有两句童谣可暗示此种联想，一为德文：“蔷薇、郁金香、康乃馨，所有花儿终归凋谢。”（Rosen, Tulpen, Nelken, alle Blumen welken.）另一为西班牙文的：“小伊莎贝拉！不要因为你的花儿凋谢而哭呀！”（Isabelita, no llores, que se marchen. tantas flores.）又这段西班牙文曾经加在费加罗那剧本内。



的小说《阳春》(Germinal)中所提起的“有些小孩子，带着掺有蒲公英的沙拉(salad)一起去”而引出的。狗，法文叫Chieh(发音为Sjɛ)，听起来有点像另一种较大功能的动词Chier(大便)。而法文pisser(小便)代表着较小功能的动词。接着我们就要找出第三种分属不同物理状态(固、液、气三态)的、平时社交场合不便说出口的东西。因为在上述那本《阳春》(Germinal)里，还提到将来的革命等，其中有一段很特殊的内容，与排泄气体的产生有关系。这就是我们俗语说的“屁”(flatus)^①，而我现在不能不详细检讨一下，flatus这字为何经过绕这么大的弯子而产生出来，最初提到“花”，接着是西班牙的歌谣，小伊莎贝拉(Isabelita)，由此再联想到斐迪南(Ferdinand)、伊莎贝拉(Isabella)，再由亨利八世而引至西班牙征英之“无敌舰队”(the Armada)全军覆没后，英国为庆贺此历史上的重大胜利，曾在一奖牌上刻上一段句子“Flacvit etdissipati sunt”，因为西班牙舰队是被一场海上暴风雨所打垮的^②。我对这段铭刻的名言深感兴趣，甚至曾想过，一旦我对歇斯底里症的观念与治疗的研究确有成果发表时，我一定用这句话作为“治疗”那一篇的篇头呢！

关于这梦的第二部分，由于无法完全通过我自己意识中的“审查”，故未能作较详细的解析，在梦中，我似乎取代了某位革命时代的杰出人物，这人曾与一只鹰(德文Adler)有段传奇的事迹，并且听说他患有肛门“失禁”的毛病。……虽然这些史迹大部分都是一位“宗廷枢密官”(Consiliarius auricus-Aula“通道”)说给我听的，但我仍得觉这些事不能通过我的“检查”。梦中那套房使我想起那就像是我看过的这位大人物的私用驿车内的装潢布置一般。但同时“房间”的梦往往是象征“女性”的。那梦中的看门女人，其实是一位我以前曾在她家受她好意招待、谈吐风趣的老女人。而在梦中却丝毫不带感激地给予她这种角色。关于灯的事，使我回想起格里巴泽(Grillparzer, 1791-1892, 奥国戏剧家及诗人)曾因此种类似的经验，而促成了他日后写出了名剧《希洛与黎安德》(Hero and Leander^③)。(海浪，情海波

① 其实不是在《阳春》里，而是来自左拉的另一部小说《土地》(La Terre)里——这错误是我在解析过程中才发现的。在这儿我想请诸位注意一下Huflattich(款冬)与flatus这字发音之相近。

② 一位迂阔的传记作家，维特尔斯(Dr. F. Wittels)，曾指责我在上述的那句话中漏掉了耶和華之名。事实上，在英国的奖牌上是含有这圣者之名，但却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而且是写在那奖牌上所绘的云影背景中，所以把它看成图的一部分或文句的一部分，其实均无关宏旨。

③ 原为希腊传说，Abydos的青年黎安德每夜游渡Hellepont海峡至Sestos，往晤其爱人希洛，在一风雨之夜，希洛的导引灯火被风吹熄，以致黎安德溺毙，其后希洛寻获其尸，乃投海殉情而死。

涛——“无敌舰队”与暴风雨）。

由于我最初选释此梦的目的在于谈及儿时回忆，故在此我不拟再详细探讨这梦的另两部分，而只举其中一部分，说明它们如何使我回忆起两桩童年经历。读者们可能会认为那是因为有关性的资料，所以需要被抑制下来，但你们也可能不经此解释而满足。其实，有很多事我们对自己并不必掩饰，但却仍深感“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在此，我们并不拟追究促成我避开这些探讨的理由，我们是要找出那些使梦的真正内容不能呈现出来的“内在检查”的“动机”。对这点，我愿坦然承认，这些梦中有三部分显示出我清醒时一直抑制住的“过分夸张”，“荒谬自大”，这些情绪居然在梦中分别地，甚至在梦的显意中呈现出来（看来我可真成了一个狡猾人物），而且在梦未成形的当晚，也使我一直心浮气躁。各种各类的浮夸，譬如我提及格拉次（Graz）这地方，我们会想起有钱人惯用的这种口气：“格拉次，要多少钱？”读者们如果还记得大师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的名著《Gragntua and Pautagrueil》中的人物^①，那么我这梦的头部分可能涉及这种吹嘘狂态。而底下所列的，则属于我所述及之两个童年追忆：我以前曾为了旅行而买了一个新的“棕紫色”的行李箱，而这颜色于梦中出现好几次。“棕紫色的硬布，披挂在一块所谓‘少女捕器’的东西上。”我们都知道，小孩们认为东西只要是新的，就能引人注意。现在我要告诉各位一件我童年的逸事，这是后来家人说给我听的。我在两岁时，仍常常尿床，而当我因此受责时，我便会对父亲说：“等我长大后，我要在N市（最近的一座大城）给你买一张新的大红色的床。”因此在梦中，我们在城市所刚买到的，只是一种承诺的实践（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入地发现出男人便壶与女人行李箱、盒子之间的联想）。而所有小孩时期的自大狂在这一句承诺中均表现无遗。梦中所述的小便有困难，在小孩而言，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已在前述的梦（本章开头部分）有所解释。由心理症病人的精神分析告诉我们，尿床与日后性格中野心的倾向很有关系。

这以后，在我七八岁时，另有一件我记得很清楚的小事情。有一个晚上要睡觉时，我不顾爸妈的禁令，拗着父母让我睡在他们的卧室内，爸因我这样不听话骂了我一句：“这种男孩子将来一定没出息！”而这句话当时必定严重地打击了我的自尊心，因为日后这种情景在我梦中又出现过无数次，而每次必

^① 为乐天派之酒徒，粗率而好讥讽。



连带地呈现出我各种各类的成就与受人尊重的景象。就像是我想说：“爹！你看，我毕竟是有出息吧！”而这童年的景象也说明了梦中的最后出现的一个人物——为了报复，我将人物关系颠倒过来。那老人，明显地是指着我父亲，因为他的一只眼瞎了，正象征着我那一只眼睛患有青光眼的老父^①；在梦中由我照顾他小便，就如我小时候他照顾我一样。由“青光眼”之联想，我对古柯硷的研究使他的青光眼开刀得以顺利完成，而这又是我实践了另一次的承诺。此外，在梦中，我又把他弄成了那副惨相：瞎了眼，必须由我以“玻璃尿壶”服侍他小便。而我心中却愉快地想着我那引以自傲的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理论。这儿仍有一些值得解析的：手拿着玻璃做的尿壶，使我联想到一个笑话：一个眼科医生为一个不识字的农夫配眼镜，让他试这个、试那个镜片，总无法使他能够读出字来。——农夫的捕器（peasant-catcher）——前一个梦所述的少女的捕器（girl-catcher）——左拉的《大地》一书中那农夫如何对待他那白痴父亲——在先父去世的前几天，他一直大小便失禁，而像小孩子一般地弄在床上。因此，悲剧式地补偿，使我在梦中成了他的看护，在这儿，“心里想到”与“真正经历到”，他在这书里，把先父比喻成一个瘫痪的老头子，而受制于一位大天使，一种类似甘尼密（Ganymede）的人物。这位天使对天父有一种使命：要使天父的意愿永远与事实如一，结果害得他反而因此永远不敢诅咒、立誓，因为他一诅咒，天使就会马上使它变成事实。——计划、思考其实是在反对我的父亲，就像梦中的“大叛逆”（法文：lése majesté）、“蔑视权威”均可溯自于对家父的不满，君王往往称为一国之父（德文：Landesvater），可见父亲是最早最老的权威，而对一个小孩子而言，他是唯一权威，由此在人类的文明进展中演变而成社会的各种独裁（至目前，母权仍未能找出有关类似父权之地位）。——在梦中我所想到的那句话“心里在想”与“真正经历到”，是同一回事，正可解释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而这也与男用尿壶有连带关系——对一个维也纳人，我实在用不着解释Gschbnas的原则——这就是利用一些无用的、琐碎的废物做出罕见名贵的东西——譬如说，我们那些艺术家们在欢宴上玩的把戏，以一些餐具、几束稻草和长竿子拼凑成一组甲冑。而我发现歇斯底里症病人也有这种类似的行为，他们除了感受到真正发生

^① 另一种解释：他是单眼，就像那万神之父的欧丁（Odin）——欧丁的“安慰”。而在童年景象中我曾“安慰”父亲：我会给你买个新的床。

在他们身上的刺激以外，他们常会由一些无关痛痒的真实经验里，不自觉地感受到对他们来说最恐怖、最荒唐的事件。而他们的症状并不依附于那真实事件的记忆，却系于这些本身的幻想上。这种解释使我克服了很多难题，并得到甚大之愉悦。并且我可以用这来解释梦中的“男用尿壶”，因为最近一次的Gschnas晚上所展出的柳克里西亚（Lucretia Borgia）服毒所用的高脚杯，其制造的原料据说竟是通常医院所用的“男用玻璃尿器”。

如果从我的这两个孩提时代与排尿有关的情景，根据我的说法，可以看出与我的冀望求名之心有联系可寻的话，那么与奥斯湖的车厢上刚好没有厕所的这件事更加深了我这种说法。因为没有厕所，我必须在旅途中忍着尿，而使我真的在清晨因尿急而惊醒。我想，一定有很多人以为我尿急的感觉就是这梦的真正刺激来源。但我却有相反的看法，梦里的念头为因，而尿急反而是果。因为，我平时很少晚上起来小便，尤其是这种三更半夜的时刻，更不可能发生。并且我就是在各种比这更舒适的旅途中也从不曾有过尿急而惊醒的经历。其实，这个论点纵然未能寻出解释，也仍丝毫不会减弱我以上论断的可靠性。

还有，由于梦的解析所得的经验，使我注意到一事实——梦的解析。虽然能够从梦的来源与愿望的刺激，经由思路的运行而追溯至“孩提时代”，以找出清楚的关联，使人觉得解释十分完全，但我仍得自问，这因素是否构成梦的基本条件？若果真这想法是可以成立的话，那我就可以概括地说：“每个梦，其梦的原意均与最近的经验有关。而其隐意均与很早以前的经验有关。”在歇斯底里症的病人中，我的确发现那些早年的经验在他们的想法中居然栩栩如生地持续至今。但我仍然很难确实证明此一假说。在另外一章里（第七章）我将再就“梦的形成”中“早年经验”所扮演的角色分量作一探讨。

以上，我们提出了梦的记忆所具的三个特点。第一，“梦的内容多半以上以重要的事为原意”。这已由对“梦的伪装”的探讨作了满意的解释。以及另外两个特点：“梦的内容多选用最近的以及孩提时代的资料。”——但我们仍很难由梦的动机推演出这两个特点。现在让我们权且先记住，这两个特点仍尚待更进一步的解释与检验。而等到讨论有关睡觉时的心理状态，或研究心灵的结构时，再从容细谈。以后我们就会发现经由梦的解析，就像由一个“检验孔”（inspection-hole）可以窥测出整个心灵结构的内部。

但在这儿，我拟再强调对最后这几个梦的分析所得出的另一结果——梦往



往看起来有好几个意思。并不只是上述那些例子所显示的好几个愿望的满足，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隐蔽了另一个愿望的满足，需要经过最后的深层次分析，才能找出那最早时期的某种愿望的满足。最后，我想也许有人会问我，在这句子开头所用的“往往”一词是否可以更正确地改为“恒常的”（constantly^①）。

（三）梦的肉体方面的来源

如果我们想引起受过一般教育的门外汉对梦的问题发生兴趣，那么我们不妨问问他们，究竟他们自己认为梦的来源是什么。关于这问题，一般而言，他们多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他们多半马上联想到“消化障碍”（“由胃脏内引起”）、“睡姿”、“睡中发生琐碎的小事”等等均足以影响梦的形成。他们甚至认为，除了这些肉体上的因素以外，梦就再也找不出其他方面的来源。

在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里，我们已详尽地讨论过一些有关肉体上的刺激对梦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此地我们只须再回忆一下那些探讨的结果。我们已知道肉体上的刺激又可分三种：由外物引起之客观上存在的感官刺激，仅能主观觉察到的感官内在的兴奋状态，以及由内脏发出的肉体上的刺激。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有关梦的研究，也因为梦的“精神来源”（psychic source）究竟是与“肉体来源”共同运用还是根本不存在，而意见分歧不一。就这有关肉体来源的可靠性而言，我们对这由外物引起的、客观上存在的感官刺激——不管是睡中偶然发生的刺激，或是与睡眠状态时的身体内部状态所共同发生的刺激，它们的意义以及其证明，均有人用实验的方法予以证实。而仅能主观觉察到的感官刺激，则可由梦中复现之乍醒的感官影像观其一斑。至于由内脏发出之肉体上的刺激，虽不能确定地证明出其影响，但大致上可由众所皆知的消化、泌尿以及性器官的兴奋状态对梦的内容所产生的影响而多少看出些端倪。

“神经刺激”（nerve stimulus）和“肉体上的刺激”（bodily stimulus）就这样地被认为是梦的“解剖学上的来源”（anatomical source），而有很多

① 梦的分层意义（stratification of the meanings）是梦析中最微妙，而且最成果辉煌的一大发现。如果忘了这个分层探讨的可能性，那么就对梦的本质无从把握住。然而迄今这方面所作的研究，除了里克（Otto Rank）曾由排尿刺激作出一套相当有条理的分层符号以外，并未有更完备的研究报告。

学者仍以为此即梦之唯一来源。

然而，我们却已发现了好几个疑问，而足以使这种肉体刺激的理论站不住脚。

尽管提倡这种理论的学者们是如何地有自信，尤其是对偶然的、外界的神经刺激方面，他们可能不难在梦的内容里找出这种来源，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事实——梦中所发现的这些丰富的意念内容并无法单单以外界刺激完全解释得通。就这方面，卡尔小姐（Mary Whiton Calkins）曾在六个礼拜中对她自己的梦以及另一实验者的梦与外界感官所受之刺激的尖系数的关系所做的实验看出，她们两人的梦与外界刺激之关系分别只达13.2%和6.7%而已，在她们所收集的所有梦中，只有两个梦可以与器官之感觉扯上关系。这个统计数字更使我们对由自己的经验所导致的这种说法的怀疑更为加深。

常常有人干脆就将梦分为两类，一种是上述的神经刺激引发的梦，以及另外的因素引起的梦。如斯匹达（Spitta）就曾分类为“神经刺激梦”以及“联想梦”（association dream）。但是，这也仍解决不了问题。唯有能找出梦的肉体来源与梦内容之意念之间的关系，才算是真正解决了这悬案。

除了上述“外来刺激之来源并不多见”的证明以外，尚有第二个质疑：“许多梦如果用这种梦来源解释，并未能完全行得通。”兹举两例：第一，为何梦中那外来刺激的真实性质往往不易看出，而多以别物取代？第二，为何心灵对这错误感受到的刺激所生的反应竟是如此地不定而多变化呢？我们已知道史特林姆贝尔（Strümpell）对这质疑所作的答复，他以为心灵在睡眠时往往与外界隔离，而无法对外界感官刺激予以正确的解释，以致被迫对这来自各方的蒙眬的刺激建构一番幻象。在他那本《梦的性质及其来源》（Die Natur und Entstehung der Traume）第108页，他有如下说法：

“在睡眠时，由外界或内在的神经刺激，在心灵上引发一种感觉，或一种情意综合（complex），或任何一种精神过程，而这种感觉在心灵里唤起了属于醒觉状态所经历到的某种记忆、影响。这也就是指那些以前的各种感受——可能是毫未经过润色的，或有精神价值依附于上的。就这样，经由神经刺激，引致心灵收集出一些或多或少的影像记忆，而使我们人犹如在醒觉状态下一般，心灵能解释这些睡中由神经刺激所生的印象，而这种解释的结果即所谓的‘神经刺激梦’这种梦，其成分是由神经刺激在心灵上产生精神效果，而按着



‘复现的原则’（Laws of Reproduction）使某种心灵上的影像重现出来。”

在主要观点上与这理论相同的，就是冯特（Wundt）的主张。他以为梦的观念，绝大部分来自于感官的刺激，尤其是全身性的刺激，因而引发多半是不真实的幻象——只利用小部分的真实记忆，而扩展成幻觉的程度。以这种理论来说明梦内容与梦刺激之关系，史特林姆贝尔曾作一种譬喻：“就像一个不懂音乐的人，用他的十根指头在琴键上乱弹一般。”这意思就是说，梦并不是一种由精神动机引发出来的精神现象，它是一种生理刺激导出的后果，只是由于受到这刺激后，心灵无法以他种方式表现其反应，而不得不以精神上的症状来表现而已。基于同样的假设，梅涅特（Meynert）曾对obsessiveidea的解释作了那有名的譬喻：“在数码键盘上，每个数字均高高地以凸字表现出来。”

（Strachey注：此段文章并无法在梅涅特的著作内找到出处。）

虽然这理论似乎广为人们所接受，而且说起来也颇动听，但我们仍不难看出它的毛病。每一个在睡中引起心灵产生幻象的肉体刺激，常常可引发无数种不同的梦的内容^①。但史特林姆贝尔、冯特均无法指出“外界刺激”与心灵用来“解释”它的“梦内容”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无法解释得通“这种刺激经常使心灵产生出的如此奇特的梦”^②。其他的反对意见多半是针对这理论的基本假设——“在睡眠中，心灵无法正确地感受外界刺激的真正性质”。老一辈的生理学家布尔达赫（Burdach）曾告诉我们，在梦中心灵仍能相当好地解释那些由感官所得到的印象，并且正确地予以反应。他还指出，某些对个人较重要的感觉往往在睡中并不会与其他一些刺激一同受到忽视，相反地，它们常常自然地脱颖而出，引起睡者的特别重视，一个人在睡觉时，听到人家叫自己的姓名往往马上惊醒，但对其他的音响却往往仍照睡不误。当然，这是基于一个大前提——在睡中，心灵仍能分别各种不同的感觉。因此布尔达赫以为，并不是心灵不能解释睡眠状态中的感官刺激，而是它对这些刺激并不发生足够兴趣所致。在1830年利普士又把布尔达赫这一套搬出来，以攻击主张肉体刺激这一派的看法。在这些论争里头，心灵这东西就犹如一段趣闻中的睡者一般，人家问他：“你在睡觉吗？”他回答：“不是。”而再问他：“那么你借我十个弗罗林^③（florins）吧。”

① 我希望每个人均能详读那本有关付尔特（Mourly Vold）所做的各种梦实验的书（他收集成两册出版）。他由此而证明以实验中的状况能解释每个梦内容的实在很少，而且断言以这方法来探究梦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

② 见利普士（Lipps）所著《精神生活的基本事实》（Grundtatschen deo Seelenlebens）。

③ 一种欧洲国家的货币单位。

他却有了借口：“喔！我已睡着了！”

有关肉体刺激形成梦的理论仍有许多不适当之处。由观察的结果，纵然在我们一开始做梦时那肉体刺激马上介入的话，我们也仍无法确定外界刺激必定会导致梦的形成。譬如说，当我在睡觉时，我感受触摸或压力的刺激，那么我仍有一大堆的反应供我选择。我可能根本不理它，而直到醒来时，才发觉我的腿没盖上被子，或是我因为侧卧而压着一条手臂。事实上，在精神病态的研究中，我发现有一大堆的例子，均是各种相当兴奋的感觉或运动方面的刺激，但却在梦中引不起丝毫反应。或者，我可能在睡中一直感受到这份刺激的存在，就像通常睡中所感受到的痛感一样，但在梦中却未把这痛感加在内容里头。第三，我可能因为这刺激而惊醒，以便驱散或避开这份刺激。最后第四种反应，我可能由这神经刺激而引起梦的产生。其他尚有各种各类与梦的产生同样可能发生的反应。因此，如果说除了肉体上的来源以外找不出其他引起梦的动机，那实在是欺人之谈。

有鉴于上述的肉体来源的说法有诸多漏洞，其他的学者——如休奈尔（Schermer）以及跟随他的哲学家付克尔特（VolkeIt）——致力于更精细地探究那些由肉体刺激引起的具有各种彩色影像的梦，以决定其精神活动之性质。由此他们将梦当做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加以研讨，并全以为梦纯粹是一种精神活动的表现。休奈尔不仅将梦的形成以其诗般的文笔加以精彩的阐论，并且深信他自己已找出了心灵应付所受到的刺激的原则。按休奈尔的说法，梦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幻象，它刚由白天所受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尝试用象征的手法将感受到这刺激的器官的特性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作出一种释梦的书，一种解析梦的导引，而利用这些，我们可以将肉体的感觉、器官的状况，以及刺激的状态由梦的影像中找出意味来。“因此猫的影像就象征着坏的脾气，而雪白、光滑的白面包就象征着赤裸的人体。在梦中，一个圆形拱顶的大厅象征着嘴巴，而一座往下走的阶梯即象征由咽喉下至食道。在头痛引起的梦中，一座天花板覆满蟾蜍颜色的蜘蛛，即象征着上半头部的的问题。”“对同一个器官，我们在梦中往往使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呼吸胀缩的肺脏以火炉代替，心脏以空盒子或篮子代替，膀胱以像圆形皮包的东西或只是空心的东西代替。而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梦结束时，受刺激的器官本身或其功能往往会毫无掩饰地真的由梦者的肉体上表现出来。因此，牙痛的梦往往是最后梦者由口中拔出大牙



而告结束。”但是这种说法未免过分神化了。因此使得休奈尔的读者们对他的说法很难接受，甚至连一些我本身也认为颇有道理的话，都因为所言太玄而鲜为一般人所相信。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方法其实等于古代应用象征理论（Symbolism）的释梦方法的复活，只是他用于释梦的，仅局限于人体的象征符号而已。由于缺乏科学上所能理解的方法，使得休奈尔这理论的应用受到极大的限制，由此对梦所作的解释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一种刺激可以在梦内容中用好几种象征符号所取代的说法，更使人难以信服，甚至连他的门徒付克特也无法确信房屋是象征人体的说法。还有另外一个反对的理由，根据他的看法，梦的活动根本是一种无用的、无目标的心灵活动，心灵本身只满足于绕着刺激构想一堆幻想，而根本就不曾想把这刺激消除掉。

休奈尔这个肉体刺激的象征理论尚有一大致命的缺点：有某些肉体上的刺激是一直持续存在的，而这种刺激一般认为往往在睡眠中较清醒时才容易为心灵感受到其存在。因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心灵并不竟夜长宵地一直在做梦，为什么并不是每夜都梦见所有这些有关系的器官呢？如果对这种质疑我们作出如下的遁词：“要引起梦的活动，必须先由眼、耳、牙齿、肠等等器官有特殊的兴奋状态”，那么我们又面临另一难题：如何证明增加的刺激是客观的呢？这只有在少数几个梦中可以找出证明来。如果说梦见飞翔是象征着肺叶的胀缩，那么这种梦，正如史特林姆贝尔所说的，应该是常常被梦见的，不然就得证明在做这梦时梦者的呼吸特别加快了。当然，还有第三个更好的解释，那就是说，当时一定是由某种特殊的动机引导梦者的注意力倾注于那些平时经常存在的内脏感觉，但这将使我们的论证远超过休奈尔的理论范畴。

休奈尔与付尔克特的理论，其价值在于唤起我们对某些有待解释的梦特征的注意，而促成了更新的发现。其实梦的确有他们所谓的肉体器官的象征现象——譬如说，梦中的水往往代表着想小便的冲动，而男性性器往往以直耸的硬物或木柱作象征等等。还有由一些充满新鲜视觉的五光十色的梦中影像与其他晦暗不明的梦影比较，使我们也很难驳斥那种“由视觉刺激引起的梦”的说法。同样地，对那些含有声音人语的梦也无法否认的确是有幻觉形成的存在。有一个像休奈尔所说的梦，两排长得活泼可爱的孩子站在一座桥上对峙着，彼此打来打去，直到最后梦者本身坐到桥上去，由他的下颏找出一根大牙才结束这怪梦。另外，付尔克特的另一相似的梦——两排抽屉拉出推入，最后也是以

拔牙作结束。由于这两位作者记述出相当多的这类梦的形成，所以我们也不能把休奈尔的理论看成一种昧于真理的臆测。因此，我们所必须做的工作便是如何对这种所谓的牙齿梦的假象征作一不同的解释。

在我们对梦的肉体来源的探讨中，迄今我一直未引述我们由梦的分析所得的论断。现在，由于利用一种以前研究梦的学者们所未曾用过的方法，我们能够证明梦具有精神活动的内在价值，由愿望来充当梦形成的动机，而以前一天的生活经验为做梦内容中最明显的资料。而任何其他研究梦的理论，如果忽略了这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致形成那种把梦看做由肉体刺激引起的无用的、费解的精神反应——都可以不必再作批评即予否定。不然的话，那就等于说（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梦，一种我们已详尽观察得到结果，而另一种却是那些只有早年的学者才研究的。为了消除这个矛盾，我们得尝试在我们梦的理论的范畴内，找出方法来解释那些所谓肉体来源引起的梦。

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我们发觉梦的工作是基于一种前提，拟使同时感到的所有梦刺激综合成一整体性的产物（见本章开头部分）。我们已知道，如果当天遗留下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印象深刻的心灵感受，那么由这些感受所产生的愿望便会凝聚成一个梦；同样地，这些具有精神价值的感受又与当天另外一些无甚关系的生活经历（只要这些能使那几个重要的印象间建构出联系来）综合而成梦的资料。因此，梦其实是对睡眠时心灵所感受的一切所作的综合反应。就我们目前已分析的有关梦的资料看来，我们发现它是包含了心灵的剩余产物以及一些记忆的痕迹——这些记忆，虽然真实性的本质并无法当场验明，但至少我们均充分地感受到其精神上的真实性（由于多半均与最近或孩提时代的资料确有关联）。有了这种观念，我们也较容易能预测得到究竟在睡中加入的新刺激与本来就存在的真实记忆将会合成如何的一种梦。当然，我们须强调的是，这些刺激对梦的形成确实重要，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真实存在，与那些我们所熟悉的日间经验遗留下来的心灵剩余结合而成一种“愿望的满足”。然而这种结合并非一成不变的。我们已经知道，对梦中所受的物理刺激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行为反应。但一旦这种合成的产物形成以后，我们一定可以在这梦内容内看出各种肉体与精神的来源。

梦的本质决不因为肉体刺激加之于精神资料上而有所改变，无论它是以何种真实的资料为内容，均仍旧是代表着“愿望的满足”。在此，我拟提出几种



可能改变外界刺激对梦的意义的特点。

我以为梦的形成须视梦者当时的生理状况而异，譬如当时外界刺激的强度、睡眠的深度（平时习惯性的，或当时偶发的）以及个人对睡中刺激的反应均有差异。可能有人根本不受其扰而继续呼呼大睡，有人却因此惊醒，更有人即将之纳为梦中的资料。由于有这种差异，外界刺激对梦形成的影响也因人而异。就我自己而言，由于我向来睡得很好，很少为外界任何刺激所惊扰，所以由外界肉体刺激引起的兴奋很少能介入我的梦中，而大部分的梦均来自于精神上的动机。事实上，我记得自己只有一个梦是与一件客观的、痛苦的肉体刺激来源有关；而且我认为在这梦里，我们可以看出外界刺激如何地影响这梦的特点：

我骑着一匹灰色的马，最初看来是胆战心惊、小心翼翼的，似乎我是硬着头皮练习的。然后我碰到一位同事甲先生，他也骑着一匹装有粗劣饰带的马。他挺直地端坐于马鞍上，他提醒我某件事情（可能是告诉我，我的坐鞍很差）。现在我开始觉得骑在这头十分聪明的马身上，非常轻松自如。我越骑越舒服，也越觉熟练。我所谓的马鞍是一种涂料，整个敷满马项到马臀间的空隙。我正骑在两驾篷车之间，而正想摆脱掉它们。当我骑入市街有一段距离后，我转过头来，想下马休息。最初我打算停在一座面朝街心的小教堂旁，但我却在距这一所甚近的另一所小教堂前下了马。旅馆也就在同一条街上，我大可以让马自个儿跑去那儿，但我宁可牵着它到那儿。不知怎地，我好像以为如果骑着马到旅馆前面再下马会太丢人。在旅馆前面，有个仆童在招呼，他拿着我的一份札记本向我调侃其中内容，那上面写着一句“不想吃东西”（并且底下用双线加注），再下去又另有一句（较模糊的）“不想工作”，同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正身处于一个陌生的城镇，在这儿我没有工作。

这梦相当明显地可以看出来是来自于疼痛刺激的影响的。就在前一天，我因长了疥而痛苦万分。后来竟在阴囊上方长成一个苹果大的疥疮，而使我每一举步均感穿心之痛。全身发热、倦怠，了无食欲，再加上当天繁重的工作，使我整个人崩溃下来。虽然这种情况并未使我完全不能行医，但由于这病痛的性质与发病部位，至少有一件事是我一定无法做的，那就是“骑马”。而就因为“骑马”这活动使我构成了这个梦——一种对此刻病痛的最强力的否定方式。事实上，我根本不会骑术，我不曾做过骑马的梦。而一生中我也只骑过一次马。还有，无鞍骑马，更是我所不喜的。但在梦中，我却骑着马，犹如我在会

阴处并未长什么毒疮似的。或者说，我所以骑马，是因为我希望我并没有长什么疮。由梦的叙述我们可以猜测，我的马鞍其实是指着能使我无痛入睡的膏药敷料。也许正由于这般地舒适，使我最初的几小时睡得十分香甜。以后痛感又开始加剧，而使我几乎痛醒过来。于是梦就出现了，并且抚慰地哄我：“继续睡吧，你不会痛醒的！你既然可以骑马，可见并没有长什么毒疮的，因为哪里有人长了毒疮，却还能骑马的呢？”而梦就如此成功地把痛感压制下去，而使我继续沉睡。

但梦并不只是用一个根本与事实不符的幼稚意念，来敷衍掉疥疮的痛楚而已（就像痛失爱儿的母亲或突然破产的商人所发的疯言疯语）。其实在梦中，它所否定的感觉与影像之细节尚与一些心灵中确实存在的记忆有所联系，而在梦中将这些资料一一予以利用。“我骑着一匹‘灰色的’马”——这马的颜色正与胡椒盐的颜色一样，而这正好使我想到了，最近一次在村庄碰到我的同事甲先生时，他曾警告我，调味品加得太多的食物吃了会生疥疮，而且一般人也都以疥疮的病因与“糖”大有关系。我的朋友甲先生自从接替了我去治疗那位我曾花过一大番心血的女病人以来，他在我面前就“趾高气扬”的（to ride the high horse，直译当为：骑着高马），但这位女病人，事实上就像“周日骑士”（the Sunday equestrian）的故事里头的马一样，她随心所欲地载着我跑。因此，梦中的“马”其实就指我在那同事甲先生取代了我以前在她家照顾她时的感受。记得城里名医中有一位支持我的同事，最近曾就我对这女病人的处理作如此褒勉：“我想你是相当称职的。”（I thought you were safe in the saddle up there，直译当为：我想你在那“马鞍”上是安全了。）而且身体正受着如此痛苦的折磨，还要每日为病人做八小时的心理治疗，可真称得上是一件大功德。但我自己也深知，如果没有理想的健康状态，我是无法再将这繁重吃力的工作继续干下去的。而且梦中又充满着一大堆如果我的病继续发展下去的恶果（那札记，就像神经衰弱的病人拿给他们的医生看的“不想工作，不想吃东西”）。再更进一步地探讨，我发觉这梦可以由骑马代表愿望的满足，更追溯到童年的一件事——我与那年纪长我一岁的侄子（现住于英国）在童年时的多次吵架。还有，这梦也采用了一些我去意大利旅行的片段材料：梦中那街道正是威洛纳（Verona）与西恩那（Siena）两城市的景象。再更深一层的解析引向性方面的梦意，我发现我梦中所用的这些风光明媚的城镇



竟可能是这位未曾去过意大利的女病人所梦见“去意大利”，德文为gehen Italien（音近gen Italien）=Genitalien=genitals（性器）。同时我曾提到在甲先生以前是我到她“家”给她看病的，还有我那疥疮所长的位置，均隐含有“性”的意味在内。

在另外一个梦，我也同样成功地将打扰我睡眠的刺激驱除掉。这次的骚扰是来自感官的刺激。其实这偶发的刺激与梦内容的关系也是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发现的，也因此才使我对此梦得以了解。“在一个仲夏夜的清晨，当时我住在提洛尔（Tyrol，在阿尔卑斯山中）的别墅里，醒来时我只记得梦见‘教皇死了’。”面对这短短的毫无影像的一个梦，我竟完全无从解析，唯一扯得上关系的是，在几天前我曾由报纸上看到有关他老人家身体微有小恙的报导。但这天早上我太太问了我一句话：“今天清晨你可听到教堂里钟声大作吗？”事实上，我完全没听到这钟声，但是却因这一句话而使我对梦中情景恍然大悟。由于这群虔诚信教的提洛尔人所敲出的钟声，促使我由睡眠的需要产生了如此的反应——为了报复他们的扰人清睡，我竟构成了这种梦内容，并且得以继续沉睡而不再为钟声所扰。

在以前几章里所提过的一些梦也都可以拿来作阐释“梦刺激”的例证。那“高觞畅饮”的梦便是一个好例子，其起源完全来自“肉体的刺激”，而由这感觉——“渴”引起的“愿望”即为此梦之唯一动机。其他种种仅肉体刺激即可产生梦的例子亦不乏其数。一个病妇，梦见她摔掉两颊的冷敷器具，是一个对痛刺激所生的较不寻常的“愿望满足”的反应。这似乎使梦者暂时忘却了痛苦，而将其病痛归诸他人身上。

我那三位巴尔希（Parcae，命运之神）的梦很明显地是个饥饿的梦，而这对食物的需求更可远溯自儿时对母亲乳房的期待，但它却以这种无害的欲望来取代了某种不能公之于世的欲望。在那有关都恩伯爵的梦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偶发的肉体需要经由何种程序而与一种精神生活中最猛烈、最强力潜抑的冲动发生关系。还有，伽尼尔（Garnier）所写的拿破仑一世在定时炸弹的爆炸声惊醒他以前，那声音先使他产生了一个战争的梦。由此我们不难清晰地看出睡中精神活动对肉体感觉所生反应的真正目的。一位年轻律师，由于全神贯注于某件破产讼案，在午睡时，竟梦见与一位由这件讼案才认识的莱西（G.Reich）先生相会于胡希亚汀（Hussiatyn），而这地名（德文Husten为

“咳嗽”之意)更将他引入更深的冥想,不久他惊醒过来,才发觉他的枕畔人正因气管炎而不断地在大声“咳嗽”。

现在,我们且由拿破仑(这位出名的精于睡眠之道的传奇人物)的梦,再来比照以前所提过的那位好睡的医科学生,他曾被女房东由懒睡中唤起,提醒他是该上医院的时候了,等到他蒙头再睡时,他就梦见他正躺在医院的床上,而最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如果我已在医院里了,那我不必现在起床赶去医院了,这很明显的是一种“方便的梦”,而睡者自己也坦承那确是他做这梦的动机。而由此他也看出一般的梦所具的一种秘密——所有的梦,就某方面来说,均属于“方便的梦”。它们可以使梦者继续酣睡而不必惊醒。“梦是睡眠的维护者,而非扰乱者。”以后在另一章,我们拟再就醒觉状态的精神因素讨论这种观念。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已可用这观念解释一般外来的客观存在的刺激所引起的梦。不管是心灵果真能完全不理睬外来刺激的强度和意义,而能继续呼呼大睡,还是梦是用来否定掉那些外在刺激,或者第三种说法,睡眠中的心灵能感受刺激,它总是将一种合于睡眠理想状态的真实感觉编织于梦中,以抵消其他骚扰睡眠的事实。上例的拿破仑就以“那只不过是阿尔哥(Arcole)的枪炮声响的梦中回忆而已”而继续其酣睡^①。

“睡眠的愿望”使意识的自我(conscious ego)调整其本身的感受,再加上梦的检查作用以及以后将提到的“加工润色”(elaboration),而使自我形成了梦。这种观念必须在梦形成的动机探讨中经常谨记在心——每一个成功的梦均是愿望的满足。至于梦所必然附着着的、不变的“睡眠愿望”与梦所附带满足的其他某些愿望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则待以后我们再详论。由“睡眠愿望”的说法,我们发现减轻这可以补缀史特林姆贝尔与冯特的理论之不足,并且它可以前述那些以外界刺激所作解释的荒谬与令人怀疑的程度。其实,睡中的心灵能够对外界刺激予以正确地感受,并投以主动的好恶,有时甚至会因此而惊醒。因此,这些正确的感受,只有能通过那至高无上的睡眠愿望的检查制度,才能于梦中现形出来,梦中情境所用的逻辑可用以下一例代表:“那是夜莺,而非云雀”,因为若果真那是云雀,那么这美妙的夜就要告终了。然而为了能通过这种检查制度,心灵可能有不下一种对外刺激所作的阐释,然后再选出其中与心灵中愿望冲动最相合的作为梦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梦中每一

① 就我所知这梦的两种来源并不完全与其内容相符。



件内容均是肯定的存在，而无一令人存疑之处。对梦所作错误的解析其实并非一种幻觉，而是——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一种遁词，就像梦的检查制度所采用的转移置换，我们日常的精神过程也免不了这种歪曲事实的毛病。

只要外界的神经刺激和肉体内部的刺激的强度足够引起心灵的注意（如果它们只足够引起梦，而又未到使人惊醒的程度），它们即可构成产生梦的出发点和梦资料的核心，而再由这两种心灵上的梦刺激所生的意念间找出一种适当的愿望满足。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梦均可由其内容中找出肉体上的因素。甚至在有些情形下，本来那愿望并不存在，但却因梦形成的需要而唤醒了它的存在。其实，梦说穿了无非是代表愿望的满足而已，它的工作即在于由某种感觉而找出能借此满足的某种愿望。甚至假如这些感觉资料是带有痛苦不悦的成分在内，它仍用以构成某种梦的形成。心灵能够巧妙自如地将某些会引起不愉快或根本不矛盾冲突的资料，经由两种心理步骤（见第四章）以及存在于其间的检查制度，而变为完全合理的愿望满足。

在我们的精神生活领域里，我们都知道有许多是属于心灵“原本步骤”（可谓“原本系统”）的受潜抑的愿望，而其所以不能满足，则完全由于“续发步骤”（或谓“续发系统”）的压力，这两者之间我们并非以“时间性的存在”来划分——即这些愿望最初存在，而后来即被摧毁消失掉。“潜抑作用”的原则，是我们对心理症的研究所需具备的观念，它以为受潜抑的愿望并非就此消失，它只是由于某种重压而予以暂时性的抑制。另外一个词——“压抑作用” suppression，由其字的 up-pression，意即“压下去”，即可看出这类的意思。而一旦这些受压制的愿望得以脱颖而出，于是“续发系统”的压制力便告消失（这种压制是可以意识到的），此时乃在心理上表现出“不愉快”来。总之，我们的结论是：如果一种在睡眠时来自肉体上的不愉快的感受发生时，梦活动可以将之利用来满足某种本来受压制的愿望。此时检查制度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

这种说法对某些“焦虑的梦”可以解释得通，但另外某些梦却不太适用于这种愿望理论，而需要其他不同的阐释。由于梦中的焦虑均免不了带有心理症的特点，所以来自性心理兴奋的梦，其焦虑均代表受潜抑的原欲，因此这种焦虑就像整个的焦虑梦一样，具有心理症状的意义。而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就在于究竟梦中愿望满足的趋势到了哪种程度才受到限制。然而，另外有些“焦

虑梦”却来自肉体因素的焦虑（譬如某些肺脏或心脏有病的患者，往往偶发呼吸困难的焦虑），那同样地，它也可用来使某些强力压制的愿望在梦中予以实现，而得以疏导出那份焦虑。要想在这两种看来相矛盾的情形中找出合理的说明，事实上也并不难。当这两种心理构成物——一种“情绪上的偏好”（affective inclination）与一种“观念内容”（conceptual content）具有密切关系时，只要其中之一确实存在，即可引发另一种产生，甚至梦中亦复如此。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自肉体的焦虑引发了受压制的“观念内容”，而由此再加上性兴奋，使得焦虑得以宣泄出去。就某些情形而言，可说是“肉体产生的情绪变化由精神予以阐释”。而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形，却是“来源均由精神因素引起，但所受压抑的内容却明显地由肉体上将焦虑宣泄出来”。然而在这方面的探讨所面临的困难与梦的了解无甚关系，而这些困难之所以产生，乃由于我们的讨论范围已跨入了焦虑的演变与“潜抑”的问题。

无疑地，来自身体内的主要梦刺激是包括了全身性的肉体知觉，它不仅能供给梦的内容，并且能使“梦思”在所有资料中挑选最适合其特性的部分作为梦内容的代表，而将其余部分予以删除；同时，这些由当天所遗留下来的全身性知觉以及所附的心理意象也都对梦有很大的意义。而且，一旦这些知觉所带来的是痛苦的反应，那它也可能遁入另一相反的形式而表现出来。

如果睡眠时来自肉体的刺激并非具有十分强烈的程度，那么依我看来，它们对梦形成所生的影响，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像那些白天所遗留下来不太重要的印象。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们只能用来与某些“观念内容”相结合以形成梦。它们就像是一些便宜的现成货色，随时可以视需要而取用，而并非十分重要的梦来源。我可作一种譬喻。当一个鉴赏家拿一块稀世宝石，请艺匠镶刻成艺术品时，那艺匠就必须视宝石的大小、色泽以及纹理来决定镶刻成什么样的作品。就我看来，只有以这种譬喻才能说明何以那些几乎每夜都发生的较平凡的肉体刺激并未构成千篇一律的梦^①。

也许，如果想好好说明我上述的意思，最好还是再举一个释梦例子。有一天，我曾对梦中常有的一种“被禁制的感觉”^②发生兴趣而思索竟日，结果当天晚上我做了如下一个梦：我衣冠不十分整齐，由楼下用一种近乎跳的方式，

① 雷克（Rank）曾研究过很多由器官的刺激（如排尿、遗精）所引致令由睡中惊醒的梦，他发现这是由睡眠与器官两方面需求的冲突而引起，并论及后者对梦内容的影响。

② 这种常见的梦境，可使梦者感到动弹不得，或无法做任何动作。这与焦虑有密切的关系。



每次跨三阶地上楼梯。我因为自己的健步如飞而得意。突然我发现女佣人正从楼梯上向我走来，刹那间我感到十分尴尬羞愧，而想马上跑开，但我却发现有一种“受禁制的感觉，我竟在楼梯上身不由己地动弹不得”。

分析：这梦中情境是来自每日生活的真实情况。在维也纳我所住的房子有两层楼，楼下是我的诊所与书房，而楼上是我的起居室，两者唯有一个楼梯上下相通，每天工作到深夜，我才上楼休息。在做梦的当晚，我的确是衣冠不整——已把领带、纽扣全部解开——蹒跚上楼，但在梦中却更过分地变成近乎衣不蔽体的程度。通常，我上楼总是两三阶一步地跑上。还有，由梦里也可看出愿望的满足——由于我能如此步履轻快，表示我心脏功能还十分不错，同时，这种跑上楼的自在正与后半段的动弹不得的困境又构成一个对比，我在梦中动作完全自由轻快，使我不禁觉得，我犹如在梦中飞驰一般。

但梦中我上楼去的那房子并非我家，最初我并无法认出那地方，而后来有个女人告诉了我这是什么地方。这女人是我每天出诊两次去给她打针的一位老女人的女仆。而这梦中的地点的确就是我每天都要走两回的那老女人家的阶梯。

这些“阶梯”与这“女仆”怎会跑入我的梦中呢？为了自己衣冠不整而羞愧，无疑地是带有“性”的成分在内，但那女仆比我年纪大，而且一点也不吸引人。这些疑问使我想起以下的插曲：当我每次早上去她家看病时，总是习惯地在上楼时要清清喉咙，而把痰吐在阶梯上。由于这两层楼连一个痰盂也没有，所以我私自以为楼梯如想保持干净，问题并不在我，而是她应该买个痰盂供人使用。但那管家婆是一个吝啬而具有洁癖的老女人，却有另一种不同的看法。她每天到那时候总是站在楼梯口，注意我是否又随便吐痰，而一旦正好被她发现，我势必又有一阵窝囊气好受。甚至后来她看到我，也不再做礼貌上的招呼。就在做梦的当天早上，我又因那女仆发恶言而更加强了我对她的反感。当我看完病走出前门时，那女仆竟盯着我说：“大夫！你最好擦擦皮鞋再进来吧！我们的红地毯又被你搞脏了。”而这些事件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阶梯”与“女仆”会出现于我的梦中了。

至于“跳阶上楼”与“吐痰于阶梯上”是有密切关系的，咽喉炎（pharyngitis）与心脏的毛病可能是吸烟的恶习所致的惩罚，再加上连我自己的女管家也嫌我不够清洁，因此我在两家均不得人缘，而这在梦中更混合而成一件事。

其他有关的解析须待我能指出“衣冠不整”的“典型的梦”（typical dream）的来源以后再作详谈。同时由刚才所叙述的梦可以看出，梦中的“受禁制的感觉”往往是在梦境需要再接上另一事件时发生的。至于在我睡觉当时的运动系统状况并无法解释这梦的内容，因为就在刚刚不久前，我才发现我又习惯地跳着上楼，就和梦中情景完全一样。

（四）典型的梦

一般而言，如果别人不供给我们一些他的梦所隐含的意念想法的话，我们就无法对他的梦作一合理的解释，也因此而使得我们的释梦方法大受限制^①。但与这一种独具个人色彩、鲜为外人所能了解的梦相对照的，另有一些例子，却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同样内容、同样意义的梦。由于这种“典型的梦”，不论梦者是谁，它几乎都来自同样的来源，所以这类梦的研究特别适合我们对梦的来源所作的探讨，也因此我拟在这章专门讨论它。

为何有这种困难，以及我们如何补救技巧上的困难，则留待下一章再讨论。读者们将来自会了解我为何在本章只能处理几类“典型的梦”，而将其他的讨论延至下一章。

尴尬——赤身裸体的梦

梦见在陌生人面前赤身裸体或穿得很少，有时也可能并不引起梦者的尴尬羞愧。但我们目前所认为较有探讨价值的是那些使梦者因此而尴尬，而想逃避，但却发觉无法改变这窘态的梦。唯具有这些因素的赤身裸体的梦，才属于本章所谓的“典型的梦”，否则其内容的核心可能又包含其他各种关系，或因人而异的特征。这种梦的要点就是“梦者因梦而感痛苦羞惭，并且急于以运动的方式遮掩其窘态，但却无能为力”。我相信大部分的读者都会有过这一类的梦吧！

暴露的程度与样子大多是相当模糊的，可能梦者会说：“当时穿着内衣。”

① 这种认为没有梦者的联想资料到手，就无法释梦的说法，其实也需有所保留。有一种情形，我们是可以不用这些联想而能释梦的，那就是：当梦者在梦中利用了“象征成分”（symbolic element）。但这时，我们所用的方法，严格地说，应该叫做“释梦的辅助方法”。

由这些“典型的梦”，我们希望可以看出究竟我们释梦的方法能有多大用处，并且万一这方法有所不适，也可就此加以补救。通常对这类梦的解析，我们不仅无从获得那些用以了解普通梦的联想资料，而且即便是所到手的资料也混乱而不合用。



但其实这并非十分清楚。在大多数情形下，梦者对袒裸的叙述均以一种较模糊的方式来表示：“我穿着内衣或衬裙。”而通常所叙述的这种衣服单薄的程度，并不足以引起像梦者在梦中那么深的羞惭。一个军人，通常梦见自己不按军规着装，便代替了这种“裸体”的程度，“我走在街上，忘了佩带，军官向着我走来……”或是“我没戴领章”，或是“我穿着一条老百姓的裤子”等等。

在梦中被人看见而不好意思的对象大多是一种陌生面孔，而无一定的特点，并且在“典型的梦”里，梦者多半不会因自己所羞惭尴尬的这件事而受外人的呵责。相反地，那些外人都呈现漠不关心的样子，或者，就像我所注意过的一个梦中，那人是一副僵硬不苟的表情，而这更值得我们好好回味其中韵味。

“梦者的尴尬”与“外人的漠不关心”正构成了梦中的矛盾的解釋。以梦者本身的感觉，其实外人多少应该会惊讶地投以一瞥，或讥笑他几句，骂他或驳斥他。关于这种矛盾解释，我认为外人憎恶的表情，可能由于梦中“愿望满足”的作祟而予以取代，但梦者本身的尴尬却可能因某些理由而保留下来。在安徒生的童话里，有两个骗子为皇帝编织一种号称只能被聪明人和诚实的人所看到的新衣。于是皇帝就信以为真地穿上这件自己都看不见的衣服，而由于这纯属虚构的衣服成了人心的试金石，于是人们也都害怕得只好装作并没发现皇上是赤身露体的。

然而，这就是我们梦中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如此地假设：这看来无法理解的梦的内容，却可由这不穿衣服的情境而导致记忆中的某种境遇，只不过是这境遇已失去了其原意而另作其他的用途。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由“续发精神系统”在意识状态下如何将梦的内容予以“曲解”（misunderstanding），并且由这因素决定了所产生的梦的最后形式。还有，就是在“强迫观念”、恐惧症的形成过程中，这种“曲解”（当然，这是指在同样心理的人格而言）也扮演了一大角色。甚至，我们还有可能指出这释梦的材料取自何处。梦，就犹如那骗子。“梦者”本身是那国王，而有问题的“事实”就因道德的驱使（“希望被别人认为他是诚实的”）而被出卖，这也就是梦中的“隐意”——被禁制的愿望，受到潜抑的牺牲品。由我对心理症病人所作的梦分析，使我发现梦者童年时的记忆在梦中的确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在童年时，我们才会有那种穿戴很少地置身于亲戚、陌生的保姆、佣人和客人之前而丝毫不感羞惭的经验。有些年长些的孩子们，我们发现，他们被脱下衣服时，非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

感到兴奋地大笑，跳来跳去，拍打自己的身体，而母亲或在场的其他人总要呵责几句：“嘿！你还不害臊——不要再这样了！”小孩总是有种展示他们自己于人前的愿望，我们随便走过哪个村庄，总可以碰到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在你面前卷起他（她）的裙子或敞开衣服，很可能他们正是以此向你致敬呢！我有一位病人，这个人仍清楚地记得他八岁时，脱衣上床后，吵着要只套上衬衣就跑入他妹妹房间内跳舞，但却被佣人所禁止了。心理症病人童年时曾在异性小孩面前暴露自己肉体的记忆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患妄想病的病人，常在他脱衣时，有种被人窥视的妄想，这也可以直接归因于童年的这种经验。其他性变态的病人中，也有一部分由这种童年冲动的加强引起所谓的“暴露症”。

童年期的这段天真无邪的日子，在日后回忆起来，总令人兴起“当时犹如身在天堂”之感。而天堂其实就是每个人童年一大堆幻想的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这天堂里总是赤身露体并不感到羞惭，而一旦到了羞恶之心开始产生的时候，我们便被逐出这天堂的幻境，于是才有性生活与文化的发展。此后唯有每天晚上借着梦境我们才能重温这天堂的日子，我们曾推测最早的童年期（由不复记忆的日子开始至三岁为止）的印象，皆为各遂其欲的产生，因此这印象的复现为愿望的满足。因此赤身露体的梦即为“暴露梦”^①。

“暴露梦”的核心人物，往往是“梦者目前的自己”，而非童年的影像，而且由于日后种种穿衣的情境以及梦中“检查制度”的作用，以致梦中往往并非全裸，而呈现“一种衣冠不整的样子”，然后再加上“一个使他引起羞惭的旁观者”。在我所收集的这类梦中，从不曾发现这梦中的旁观者，正好是童年暴露时的真实旁观者的复现。毕竟，梦境并不是单纯的一种追忆而已。很奇怪的是，这些童年时“性”兴趣的对象也并不复现于梦或“歇斯底里症”以及“强迫性心理症”。而唯独“妄想症”仍保留这旁观者的影像，并且虽看不见“他”，但病人本身却荒唐地深信“他”冥冥中仍暗伺于左右。在梦中这类旁观者多半为一些并不大注意梦者尴尬场面的“陌生人”所取代，这其实就是对梦者所欲暴露于与其关系深切者的一种“反愿望”（counter-wish）。“一些陌生人”有时在梦中还另有其他含义。就“反愿望”而言，它总是代表一种

^① 费兰齐（Feremzi）曾报导许多女人赤裸的梦，而很清楚地推溯出这来自童年期的暴露快感，但这些报导却与我们所谈的“典型的梦”略有出入。



秘密^①。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在妄想症所产生的“旧事复现”也合于这种“反面倾向”（countertendency）。而且梦中绝不会只是单梦者一个，他一定被人所窥伺，而这些人却是“一些陌生的、奇怪的、影像模糊的人”。

并且，“潜抑作用”也在这种“暴露梦”里插了一脚，由于那些为“审查制度”所不容许的暴露镜头均无法清楚地呈现于梦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梦中所引起的不愉快感觉完全是由于“续发心理步骤”所产生的反应，而唯一避免这种不愉快的办法，就是尽量不要使那种情景重演。

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将再讨论“被禁制的感觉”。目前我们可以看出，在梦中，它是代表或“一种意愿的冲突”或“一种否定”。根据我们潜意识的目标，暴露是一种“前进”，而根据“审查制度”的要求而言，它却是一种“结束”。

我们这种“典型的梦”与童话、其他小说以及诗歌的关系并非巧合或偶然的。有时诗人以其深入的自省、分析也可以发现到，他的作品可以追溯到他本人所体验过的梦境，而诗歌只是由梦所蜕变出来的产品。有位朋友曾介绍我看凯特尔（G. Keller）的作品《年轻的亨利》（Der grüne Heinrich），其中有一段特别值得注意：“亲爱的李，我想你永远无法体会奥德赛（Odysseus^②）回到家园，赤着身子、满身泥泞地现身于瑙希伽（Nausicaa）及其玩伴之前时所感受的辛酸激动！你想知道那意思吗？且让我们仔细地玩味这件事吧！如果你曾离乡背井，远离亲友而迷途于异乡；如果你曾历尽沧桑；如果你曾饱经忧患，陷于困境、被人遗弃，那么可能有天晚上，你曾梦见你回到家园了。你看到了那熟悉的最可爱、最美丽的景色；一大堆你所思念的、感激的人们跑出来迎接你，而突然间你发觉自己衣衫褴褛，近乎赤裸裸的，并且全身泥泞，马上你就会被一种无可名状的羞惭、恐惧所攫袭；你想找个东西盖住自己，或找个地方躲起来，而终于冷汗浹背地惊醒过来。一个饱经忧患、颠沛于暴风雨中的人，只要是尚有人性的话，必会有这种梦的。而荷马就是由这人性最深入的一面挖掘出这感人的题材。”

这所谓的人性中最深入的一面，这些引起读者们共鸣的诗篇，岂不就是由那些发生于童年时的精神生活的激动所演变而不复记忆的影像吗？童年的愿

① 很明显地，梦见所有家人在场也具有同样意义。

② 伊达迦国王，曾参加特洛伊城包围战，回程中发生许多冒险事迹，为荷马史诗《奥德赛》之主角。

望，今日再也不被容许，于是受到潜抑后，乃趁隙借着这沦落天涯的断肠人的希望，而表现于梦中，也因此使得这实现于瑙希伽故事的梦，顺理成章地变为一种“焦虑的梦”。

至于我自己梦见慌张上楼梯，而后变成动弹不得于阶梯上，由于具有这些主要特征，所以也是一种“暴露梦”。这也可以再追溯至我童年期的某些经验。而也唯有了解了这些，才能使我们获知女仆人对我的态度（譬如说，她责怪我弄脏了地毯）如何使她在我梦中扮演了那种角色，如今我差不多已可对这梦作合理的解释了。在精神分析里，一个人必须学习如何利用各种资料所具有的时间上的先后联系而得以解析。两个乍看毫无关联的意念，一旦紧接着发生，那么它们就必须被视为一件事来加以阐释。就像说我们念英文字母时，一旦a与b合写在一起，我们就得将a、b合念成一个音节，而释梦的手法也不外乎如此。阶梯的梦可由我有关阶梯所曾做过的一系列的梦中所熟悉的人物中找出某种解释（当然，这一系列的梦必须是属于类似的内容的）。而另有一系列的梦则是有关一位保姆的记忆，这是一位我从吃奶时到两岁半托养于她家的妇人。对这人的记忆已十分模糊，最近由母亲口中获知，这妇人长得又老又丑，但却十分聪明伶俐。而由我所做过的有关她的一些梦看来，她似乎待我并不太友善，并且对我的不能养成清洁的习惯常常加以斥责。由于我那病人家里的女仆人也在这方面对我加以数说，于是，在我的梦中，便把她蜕变成这几乎已不复记忆的老女人。当然，这有一段假设，那就是虽然这位保姆待小孩子十分苛刻，但他对她仍是感兴趣的。

亲友之死的梦

另一种称为“典型的梦”，其内容均为至亲的人之死，如父母、兄弟、姐妹或儿女的死亡。在这儿，我们必须将这种梦分成两类：一种是梦者并不为所恸；而另一种却使梦者为此至亲之死而深深地感伤，甚至于睡中淌泪啜泣。

上述的第一种梦，其实不算是“典型的梦”。因为这种梦一旦分析下去，必可发现其实内容是暗示着另一件表面看不出来的某种愿望。这就像我们所提的那梦见姐姐的孩子僵死于小棺木的例子（见第四章）。这梦并不表示梦者希冀其小外甥之死，就像我们由分析获知的，那是隐藏着想要再见到久别的恋人的愿望——她自从很久以前在另一外甥丧礼时见过这人一次以后，就不曾再见



过面。而这愿望，才是梦的真正内容，因此这并不会使梦者因此而伤感。我们可以看出这梦所蕴涵的感情并不属于这显梦的内容，而应该归于梦的隐意，只不过是这“情绪的内容”并未受到“伪装”而直接呈现于“观念的内容”。

但另外一种梦，却使梦者确实想象到亲友的死亡，而引起悲痛的情绪。这显示出，就像内容所指的，梦者确有希冀那位亲友死亡的愿望。然而，由于这种说法势必引起曾有过这类梦的读者们的怀疑，我将尽可能以最令人心服的理由来说明之。

我们曾经举过一个梦例以证明梦中所满足的愿望并不一定是目前的愿望，它们可能是过去的，已放弃的，或已受潜抑而深藏的愿望，而我们也决不能因它曾复现于梦中，即认为这愿望仍旧继续存在。然而，它们并不完全消逝，并非像我们一般人死了就完全归于虚无。它们倒有点像《奥德赛》中的那些魅影，一旦喝了人血又可还魂的。那梦见孩子死于盒子内的例子（见第四章）就包含了一个十五年前存在的愿望，而当时梦者也坦承其存在，而且——这也许是重要的梦理论的观念——有关梦者最早的童年回忆即来自这愿望的存在。当这梦者仍是一个小孩时（但确实是在几岁时所发生的，她已不复记忆矣），她听人家说，她母亲在怀她这一胎时，曾患过严重的情绪上的忧郁症，而曾拼命地盼望孩子会胎死腹中。等到她长大了，自己有了身孕，她只不过是又依样画葫芦地形成了如此的梦。任何人如果曾经梦见他父母、兄弟或姐妹死亡而悲恸，我并不认为这就证明他们“现在”仍旧希冀家人的死亡。而释梦的理论，事实上也不需要这种证明，它只是申言，这种梦者必定在其一生的某一段时间甚或童年时，曾有过如此的希冀。但我想，这些说法，恐怕还难以平息各种反对的批评，很可能，他们根本就反对这种想法的存在，他们以为不管是现在已消失的或仍存在的，这种荒谬的希望决不可能发生过，因此，我只好利用手头上所收集的例证来勾画出已潜藏下来的童年期心理状态^①。

最先且让我们考虑小孩子与其兄姐之间的关系。我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总以为兄弟姐妹永远是相亲相爱的？因为，每个人事实上都曾有过对其兄姐的敌意，而且我们常能证明出这种疏远实来自童年期的心理，并且有些还持续迄今。甚至那些对其弟妹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好人，事实上，童年期的敌意

^① 参看拙著《一个五岁男孩恐惧症的分析》（Analysis of phobia in a five-old boy）以及《儿童性理论》（On the sexual theory of children）。

却依然在其心中存在。兄弟姐妹欺负弟妹，讥骂他，抢他的玩具，而年纪小的只有满肚子怒气，却不敢做声，对年纪大的既羨又惧，而后来他最早争取自由的冲动或第一次对不公平的抗议，即针对这压迫他的兄弟姐妹而发。此时父母们却往往抱怨说，他们的孩子一直不太和睦，但却找不出什么原因。其实，就算对一个乖孩子我们也无法要求他的性格会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成人所应有的性格。小孩子都是绝对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急切地感到自己的需要，而拼命地想去满足它，特别是一旦有了竞争者出现时（可能是别的小孩，但通常多是兄弟姐妹），他们更是全力以赴。还好我们并不因此而骂他们坏孩子，我们只是说他们顽皮，毕竟，在这种年纪他们是无法就自己的判断或法律的观点来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的。但随着年龄增加，在所谓“童年期”阶段，利他助人的冲动与道德的观念开始在小小心灵内逐步发展，套一句梅涅特（Meynert）的话，一个“继发自我”（secondary ego）渐渐出现，而压抑了“原本自我”（primary ego）。当然，道德观念的发展并非所有方面都同时进行，而且，童年时的“非道德时期”之长短也因人而异。我们一般对这种道德观念发展的失败惯于称之为“继发自我”的出现而遁形，但在歇斯底里症发作时，我们仍可或多或少地看出这“原本自我”的痕迹。在“歇斯底里性格”与“顽童”之间，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明显的相似处。相反地，强迫观念心理症，却是由于原本自我的呼之欲出，而引起“道德观念的过分发展”。

许多人，他们目前与其兄弟们十分和好，并且为其死亡而悲恸异常，但却在梦中发现他们早年所具潜意识的敌意，仍未完全殒灭。这特别是由三四岁以前的小孩子对其弟妹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事实。父母亲往往告诉他，新生的弟弟或妹妹是由鹤鸟由天上送来的，而小孩子在详细地端详这新来报到的小东西后，往往表示如下的意见与处决：“我看，鹤鸟最好还是再把他带回去吧^①！”

在此，我拟郑重其事地申言，我以为小孩子在新弟妹降生以后，均能衡量其带来的坏处。我有一个小病人，他现在已与比他小四岁的妹妹相处得很好，但当初他知道妈妈生了一个新妹妹时，他的反应是：“但是无论如何，我可不

① 在前一个注解中所提到的那畏惧症病童汉斯，在三岁半时，他对那新生的小妹狂热地表示“然而我并不希望有个妹妹”，而十八个月后，他因心理症就医时，坦承当时他希望妈有天在浴缸失手，而使小妹溺毙。然而，汉斯却是一个天性善良、很有感情的小孩，而且不久他就非常喜欢妹妹，并且刻意照顾她。



把我的红帽子给她！”而如果小孩必须等到长得更大时才会感到弟妹将使他少受不少宠爱的话，那他的敌意应该是那时才会产生的。我曾经看过一个还不到三岁的女孩，竟想把小婴儿在摇篮里勒死，而她所持的理由是，她认为这小家伙继续活着对她不利，小孩在这段期间多半均能强烈地、毫不掩饰地表现其嫉妒心理。还有，万一果真那新生的弟妹不久就夭折，而使他再度换回了以前全家对他的钟爱。那么，下次，如果鹤鸟再送来一个弟弟或妹妹时，这小孩是否会极自然地又希冀他夭折，以便能使他过得与以前第一个弟妹未出生前或他死后的那段集众宠于一身的幸福日子呢？当然，就正常状态下而言，小孩对其弟妹的这种态度，只是一种年龄不同导出的结果，而经过一段时间，小女孩子们就会对新生无助的小弟妹产生母性的本能。

一般而言，小孩子对其兄弟姐妹之仇视，事实上比我们所看到的观察报导更普遍^①。

就我自己的儿女而言，由于他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挨得太近使我无从作这种观察。为了补偿这点，我仔细地观察了我那小甥子，他那众宠加身的“专利”在十五个月后由于另一女性对手的降生而告终，虽然，最初他一直对这新妹妹表现得十分够风度，抚爱她，吻她，但还不到两岁，他开始牙牙学语时，他就马上利用这新学的语言表示了他的敌意，一旦别人谈及了他的妹妹，他便气愤地哭叫：“她太小了，太小了！”而再过几个月，当这妹妹由于发育良好已经长得够大而使他骂不了“太小了”时，他又找出另一个“她并不值得如此受重视”的理由：“她一只牙齿也没有^②。”还有，我们家人也都注意到我另一个姐姐的长女，在她六岁时，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对每个姑姑、姨姨不停地：“露西现在还不会了解这个吧？”露西是她的竞争者——比她小两岁半。

几乎所有的人，我都可以问出他们曾梦到过兄弟姐妹的死，而从这梦中找出所隐含的强烈敌意，在女病人身上，除了一个例外以外我全部得到过这

① 自从这段文字写出来以后，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我收集了一大堆有关小孩对其兄弟姐妹或双亲的敌视态度的报导。有一位作者史毕特勒（Spittler），以其最真实、最生动的叙述写下他自己童年时最早感受到的一种典型的稚气态度：“……还有，现在又新来了第二个阿道夫，一个自称是我弟弟的小怪物，但我就看不出他有何用处，或者他们为什么故意骗我说他很像我。我本身已经自足了，多一位弟弟又于我有何好处？他不仅无用，他甚至是麻烦呢！当我缠着祖母抱我，他竟也要插一脚，当我坐在婴儿车内乱转时，他竟在我对面，而占了我一半地方，以致我们不得不常常互相踢到彼此脚。”

② 我以前所提过的那三岁半的小汉斯，也曾对他妹妹进行这种批评。而且他以为是因为没有牙齿才不会讲话。

种梦的经验，而这例外只经过简单的解析，又可用来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有一次，当我正坐着为某个女病人解释某件事情时，由于我突然想到她的症状与这有点关系，所以我问她是否有过这种梦经验，想不到她居然给予否定的答复，但她说她只记得在四岁时她头一次做过如下的梦（当时她是全家最小的孩子），而以后这梦反复地出现过好几次：“一大堆的小孩子，包括所有我的堂兄、堂姐们，正在草原上游戏，突然间他们全都长了翅膀，飞上天去，而永远不再回来了。”她本身并不了解这梦有何意义，但我们却不难看出这梦是代表着所有的兄姐的死亡，只是所用的是以一种较不受“检查制度”所影响的原始形式。同时我想大胆地再进一步分析：由于她小时是与叔伯的孩子们住在一起，那么多孩子中曾有个孩子夭折，而以梦者当时还不到四岁的年纪，总有可能会发生一种疑问：“小孩子死了以后变成什么？”而其所得的回答大概不外是“他们会长出翅膀，变成小天使”。经过这种解释以后，那些梦中的兄姐们长了翅膀，像个小天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而飞走了。然而我们这小天使的编造者却独自留下来了，所有人都飞走了，只有她一人留下来。孩子们在草原上游戏，飞走了。这几乎是指着“蝴蝶”——由这看来似乎小孩子的意念联想也与古时候人们想象赛姬（Psyche^①）为有翼的蝴蝶的联想一样。

也许有些读者现在已同意了小孩的确对其兄弟姐妹有敌意的存在，但他们却仍怀疑，难道小孩的赤子之心竟会坏到想致其对手于死地吗？然而，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却忘了一件事实——小孩子对“死亡”的观念与我们成人的观念并不完全相同。他们脑海里根本没想过衰老病死的恐怖，坟场冷清的可怕，以及无极世界的阴森。所有成人对死的不能忍受，神话中所提出的可怕“后日”，在小孩心中丝毫不存在。死的恐怖对他们陌生的，因此他们常会以这种听来可怕的话，向他的玩伴恐吓：“如果你再这样做，你就会像弗兰西斯一样死掉。”而这种话每每使做母亲的听了大感震惊，而不能原谅。甚至当一个八岁的孩子，在与母亲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后，也还会对他母亲说：“妈，我实在太爱你了，如果你死掉了，我一定把你做成标本，摆在房间里，这样我就仍可以天天见到你！”小孩子对死的观念就是如此地与我们不一样^②。

① 为希腊神话中丘比特（Cupid）所深爱的美人，被视为灵魂之化身，在艺术界常被画为蝴蝶或有翼的人。

② 我很惊奇地获知，有一个聪明的十岁的男童，在他父亲暴毙不久后，他说：“我知道父亲已经死了，但我就搞不懂，他为什么总不回来吃晚饭？”其他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可参照Frau Dr Hng Hellmuth所编的《孩童心理》（Kinderseele）。



对小孩而言，他们并未意识到死前的痛苦的景象，因此“死”与“离开了”对他们只是同样的“不再打扰其他还活着的人们”。他们分不清这个人不在，是由于“距离”还是由于“关系疏远”，或是“死亡”^①。如果，在小孩最早的年岁里，一个保姆被开除了，而过不了多久母亲死了，那么我们由分析往往可以发现，这两个经验在其记忆中即形成一个串联。其他尚有一个需要了解的事实是小孩往往并不会强烈地思念某位离开的人，而这常常使一些不了解的母亲大感伤心（譬如当这些母亲经过几个礼拜远行回来后，听佣人说：“小孩在你不在时，从不吵着找你”）。但其实如果她果真一去不回地进入幽冥之境，那么她才会了解小孩只是最初看来似乎忘了她，但渐渐地他们便会开始记起死去的亡母而哀悼她的。

因此，小孩子们只是由希冀消除另一小孩的存在，而将这愿望冠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由死亡愿望的梦所引发的心理反应证明出，不管其内容有多不相同，梦中所代表的小孩的愿望与成人的愿望是相同的。

然而，如果我们对小孩梦见其兄弟之死解释为童稚的自我中心使他视兄弟为对手所致，那么，对于父母之死的梦又如何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呢？父母爱我、育我，而我竟以这种极自我中心的理由来生出如此的愿望吗？

对这难题的解决，我们可以由某些线索着眼——大部分的“父母之死”的梦都是梦见与梦者同性的双亲之一的死亡，因此男人梦见父亲之死，女人梦见母亲之死。当然，我并非认为这永远是如此地发生。但大部分情形均为如此，以致我们需要以具有一般意义的因素加以解释^②。一般而言，童年时“性”的选择爱好引起了男儿视父亲、女儿视母亲犹如情敌，而唯有除去他（她），他（她）才能遂其所欲。

在各位斥责这种说法为荒谬绝伦以前，我希望读者们再客观地想想父母与子女间事实上的关系如何，我们首先必须将我们传统行为标准或孝道所要求于我们的父子关系与日常真正所观察到的事实分辨清楚，那就可以发现父母与子女间确实隐含着不少的敌意，只是很多情况下，这些产生的愿望并无法通过“检查制度”而已。且让我们先考虑父亲与男儿之间的关系，我以为由于奉行

① 一个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父亲曾作如下的一个报导：他那四岁聪慧的小女儿，在这种状况下了解了“离开”与“死亡”的分别：小孩在餐桌上出乱子，而注意到那寄宿在她家的女侍者不耐烦地瞪着她。于是她告诉爸爸：“约瑟芬应该让她死掉！”她爸爸和气地问：“为什么一定要她死呢？使她离开我们不就够了吗？”

② 这种情况往往以惩罚的形式加以“伪装”——即利用道德反应，恐吓其可能丧失父母。

了“十诫”的禁令而多少使得我们对这方面事实的感受钝化了，或者我们不敢承认大部分的人性均忽略了“第五诫”的事实。在人类社会的最低以及最高阶层里，对父母的孝道往往较其他方面的兴趣来得逊色，由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民间小说等均使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发人深省的有关父亲霸道专权、擅用其权的轶闻，克洛诺司（Kronos）吞噬其子，就像野猪吞噬小猪一样；宙斯（Zeus，希腊神话之主神）将其父亲“阉割”而取代其位。在古代家庭里，父亲越是残暴，他的儿子必越与其出现敌对现象，并且更巴不得其父早日归天，以便接掌其特权。甚至在我们无产阶级的家庭里，父亲也由于不让儿子作自由选择或反对他的志愿而酝酿了父子之间的敌意。医生往往可以看到一件可怕的事实：父亲死亡的哀恸有时并不足以掩饰儿子因此而获得自由之身的满足之感。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的父亲仍都对其由来已久的“父性权威”（*potestas patrisfamilias*）至死也不放手，以致诗人易卜生（Ibsen）曾在他的戏剧里，将这父子之间源远流长的冲突搬上舞台。至于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冲突，多半开始于女儿长大到想争取性自由而受到母亲干涉的时候，而母亲这一方面也多少由于眼见含苞待放的女儿已长得亭亭玉立，而难免有青春不再的伤痛。

所有这些均在一般人身上发生过，但对一些视孝道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人，其父母之死的梦，却仍无法解释得通。然而，我们仍可就以上所讨论的再继续探究这些童年早期的死亡愿望之来源。

就心理症的分析看来，更证实了我们以上的说法。因为分析的结果显示出小孩最原始的“性愿望”是发生在很早的年岁，女儿的最早感情对象是父亲，而男儿的对象是母亲。因此对男儿而言，父亲变成可恶的对手，同样地，女儿对母亲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就犹如上述对兄弟之间“对手”之敌视一般，因此在孩童心里，这种感情很快地形成“死亡愿望”。一般而言，在双亲方面，也很早就产生同样的“性”选择：很自然地，父亲溺爱女儿，而母亲袒护男儿（但就“性”的因素并无法歪曲其判断的范围内，他们仍是主张严厉教育子女的）。小孩子们也注意到这种偏袒，而也能对欺负他的一方加以反对。小孩子认为成人“爱”他的话，并不只是能满足他某种特殊需要而已，他必须包括容忍他在各方面的意愿。一言以蔽之，小孩作出如此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性本能”，同时也因来自双亲的刺激加强此种倾向。

虽然大部分这种孩提时期的倾向均被忽略掉，但在最早的童年仍有一些



看得到的事实足资探讨。一个我所认识的八岁的女童，当她妈妈离开餐桌时，她就利用这机会，俨然以母亲的当然代理人自居：“现在我是妈妈，卡尔，你要再多吃些蔬菜吗？听我的话，再多吃一些……”一个还不到四岁的乖巧伶俐的小女孩，更由以下她所讲的话清晰地道出这种儿童心理，她坦白地说：“现在妈妈可以走了，然后爸爸一定与我结婚，而我将成了他太太。”但这决不意味着这小孩并不爱她的妈妈。还有，如果在父亲远行时，男儿获准睡在母亲身侧，而一旦父亲回来后，他又被叫回去与他不喜欢的保姆睡觉时，他一定会有—种愿望：“父亲永远不在家多好！”这样他就可以永远占有亲爱的、美丽的妈妈，而父亲的死很明显地就是这愿望的满足。因为小孩由“经验”（譬如已故的祖父永远不再回来的例子）获知人死了就再也不回来的。

虽然由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很快地找出与我们的解释相合之处，但在成人心理症的精神分析中，却无法达成如此完全的效果。因此心理症病人的梦必须加上适当的前提——“梦是愿望的满足”，才更能完满地了解。有一天我发现一位妇人十分忧郁，她啜泣着告诉我：“我再也不愿见我的亲戚们，他们会使我害怕。”接着她几乎主动地告诉我一个她四岁时所做的梦，这梦迄今仍记忆犹新，但是当然，她是无从领会其意义的。“一只狐狸或山猫在屋顶上走来走去，接着，有些东西掉下来，又像是我自己掉下来，以后便是母亲被抬出房子外——死了”，而使得梦者因此大哭。我告诉她这梦是指着一种希望见到母亲死亡的童年愿望，而由于这个梦，使她认为她没有脸见她的亲戚，于是她又给了我一些释梦的资料：当她还是小孩子时，街上的小男孩有一次叫她一个很难听的绰号“山猫眼仔”；还有当她三岁时，有一次屋顶上掉了一块砖瓦敲破了母亲的头，而使母亲大量出血。

我曾经有机会对一位年轻的女病人的各种不同精神状态作过透彻的研究。在她最初发作时的狂暴惶惑状态下，她对母亲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变。只要她母亲走近她，她便对母亲拳脚相加，辱骂厉斥，而同时却对另一位长她很多岁的姐姐极其柔顺。后来她变得较沉静清醒，其实可以说是较无表情的状态，并且常常睡不好觉，也就是这时她开始接受我的治疗以及梦的解析。这时的梦大半经过或多或少的掩饰，影射着她的母亲的死亡。有时是梦见她参加一个老妇人的丧礼，有时是梦见她与姐姐坐在桌旁，身着丧服……均毫无疑问地可看出梦的意义。在渐渐康复后，她开始有了歇斯底里恐惧症，而最大的

畏惧则是担心她妈妈会发生意外，不管她当时身在何处，只要一有了这种念头，她就得赶回家看看母亲是否仍活着。

现在透过这个个案，再加上我其他方面的经验，可以发现相当有价值的收获。由此可以看出，心灵对同一个使人兴奋的意念可以产生好几种不同的反应，就像对同一作品可以有好几种文字的译文一样。在狂暴惶恐的状态时，我认为是当时“续发心理步骤”已完全为平时受抑压的“原本心理步骤”所扬弃，以致对母亲的潜意识的恨意占了上风，让其得以露骨地表现出来。后来，当病人变得较沉静清醒时，表示心灵的骚动已平息下来，而“检查制度”得以抬头，所以这时对母亲的敌意只有在梦境才能出现，而在梦中表现了对母亲死亡的愿望。最后，当她向更正常之路迈进时，她产生了对母亲的过分的关切——一种“歇斯底里的逆反应”（hysterical counter-reaction）和“自卫现象”（defensive phenomenon）。而由这些观察所得，我们对一般歇斯底里症的少女何以常对其母亲有过分的依赖，也可以有个清楚的解释。

在另一个个案里，我有机会对一个患有严重“强迫心理症”的年轻人的潜意识精神生活作一深入地研究，当时他严重到不敢走到街上去，因为他深恐自己会在街上看到人就想杀。他整天只是处心积虑地在想办法，为市镇上发生的任何可以牵涉到他的谋杀案找出自己确实不在场的证据。当然，毋庸赘述，此人的道德观念是与他所受的教育一样具有相当高的水准的。由分析（并借此以治疗其病因）显示出，在这要命的“强迫观念”底下，却隐藏着他对其过分严厉的父亲有一种谋杀的冲动，而这冲动确实在他七岁那年，连自己都惊骇地表现出来。当然，这冲动是早在七岁以前就已酝酿着的。当这年轻人三十一岁时，他父亲因一种痛苦的疾病而去世，于是这种观念便开始在心中作祟，而将对象转变为陌生人，形成了这一种恐惧症。任何一个曾希冀谋杀父亲的儿子，怎有可能对其他毫无血亲的陌生人反而不存杀害之心呢？于是他只好把自己深锁在房间里。

以我迄今相当广泛的经验看来，所有后来患上心理症的病人，其父母多半在其孩提时代的心理中占有很主要的角色。对双亲中之一产生深爱而对另一方形成了开始于童年的永久性的心理冲动，同时也很重要地形成了日后心理症的来源。但是我不相信心理症的病人与一般正常人在这方面能找出极明确的分



野——也就是说，我不相信这些病人本身能制造出一些绝对新奇而不同于人的特点。较有可能的说法（这可由正常儿童的平日观察得到佐证）应该是：日后患心理症的孩童在对父母的喜爱或敌视方面，将在某些正常儿童心理中较不显著、较不强烈的因素明显地表现出来。由古代传下来的一些逸闻野史也可多少看出这种道理。而唯有借着上述的孩提心理的假设，才能真正了解这些故事的深刻而普遍的意义。

我将提出的是有关俄狄浦斯王的逸闻，也就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剧《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俄狄浦斯是底比斯（Thebes）国王莱乌士（Laius）与王后约卡士达（Jocasta）所生的儿子，由于神谕在他未出生前即已预言他长大后会杀父，所以他一生下来，即被抛弃于野外。但他却被邻国国王所收养，而成了该国王子，直到他后来因自己出身不明而去求神时，神告诉他，他命中注定杀父娶母而警告他远离家乡，他才决定离开这国度，但就在这离家的路上，他碰到了莱乌士王，而由于一个突然的争吵，他将这身份未晓的父王打死了。他到了底比斯，在这儿他答出了挡路的斯芬克斯（Sphinx，希腊神话之人面狮身怪物）之谜，而被感激的国民拥戴为王，并娶了约卡士达为妻。他在位期间国泰民安，并与他所不认识的生母生下了两男两女，直到最后底比斯发生一场大瘟疫，而使得国民再度去求神谕，这时所得的回答是只要能将谋杀先王莱乌士的凶手逐出国度即可停止这场浩劫。但凶手在何处呢？这好久以前的罪犯又从何找起呢？而这部悲剧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时尔山穷水尽，时尔柳暗花明地（就像精神分析的工作一样），慢慢引出最后的残酷真相——原来俄狄浦斯就是杀死莱乌士王的凶手。并且更糟的是他本身竟是死者与其妻所生的儿子。为这糊里糊涂所闻出来的滔天大祸而震惊的俄狄浦斯终于步入最悲惨的结局——自己弄瞎了眼，离开家乡之国，完全符合了神谕的预言。

《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命运的悲剧，以天神意志的无边无际与人力对厄运的斗争只不过犹如蜉蝣撼柱的强烈对照构成其悲剧性。而观众由此深感到这人力的渺小，神力的可怕吧！近代作家也就因而纷纷地经他们自己构思的故事来表达这类似的冲突，以达到同样的悲剧效果。然而观众们却似乎对这些作品中无法扭转命运而牺牲的可怜角色，并不投以类似程度的感动。就这方面而言，近代的悲剧是失败了。

因此如果说《俄狄浦斯王》这部戏剧能使现代的观众或读者产生与当时希

希腊人同样的感动，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希腊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特别在于这冲突的情节中所显示出的某种特质。在《俄狄浦斯王》里头，命运的震撼力必定是由于我们内在也有某种呼声存在，而引起共鸣，也因此而使我们批评《女祖先》（Die Ahnfrau）等近代的命运悲剧作品缺乏真实感。的确，在俄狄浦斯王的故事里，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心声的，他的命运之所以会感动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命运也是同样地可怜。因为在我们尚未出生以前，神谕就已将最毒的咒语加诸我们一生了。很可能地，我们早就被注定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暴力的对象却是自己的父亲，同时我们的梦也使我们相信这种说法。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就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我们童年时期的愿望的满足。但我们较他更幸运的是，我们这种愿望并未变成心理症，而能成功地将对母亲的性冲动逐次收回，并渐渐忘掉对父亲的嫉妒心。

我们就这样子，由儿童时期愿望满足的对象身上收回了这些原始愿望，而尽其所能地予以潜抑，这些愿望仍旧存在于心底。且看这对照鲜明的道白：“……看吧！这就是俄狄浦斯，他解开了宇宙的大谜，而带来权势，他的财产为所有国民所称羨。但是看吧！他却沉沦于如此可怕的厄运里！”而这段戒训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因为自从孩提时代，我们的傲气便一直自许为如何聪明、如何有办法，就像俄狄浦斯一般，我们却看不到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以及自然所加赐于我们的负担，而一旦这些现实应验时，我们又多半不愿正视这童年的景象^①。

在索福克勒斯这部悲剧里，的确可以找到这有关俄狄浦斯的故事是来自一些很早以前的梦资料，而其内容多半是由于孩童第一个性冲动引起孩童与双亲的关系受到了痛苦的考验所致。约卡士达曾对当时尚未知晓其身份而时为神谕而担心的俄狄浦斯安慰说，她以为有些人所常梦见的事，并不见得一定有什么意义，譬如说，有很多人常梦见他在梦中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但对这种梦能一笑置之的，却都能过得很好的。梦见与自己的母亲性交的古今均不乏其例，

^① 精神分析的研究从没引起过如此痛苦的矛盾——由“童年时所含乱伦的冲动深藏于潜意识里”的说法，而招来如此愤怒的反对以及如此有趣的变化。最近甚至有人不顾所有过去的经验，而拟只用象征符号来代表乱伦的意义。弗兰齐（Ferrenxic）根据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信中一段文字，曾试图对俄狄浦斯的神话作出别出心裁的解释。但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到的俄狄浦斯情意综（Oedipus complex）是对这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所得，并借此对人类社会的了解及宗教道德的进化获得意想不到的意义。见《图腾与禁忌》一书。



但人们却因此而大感愤怒、惊讶而不能释然。由此，我们不难找出要了解这种悲剧以及父亲之死的梦，究竟关键在哪里。俄狄浦斯的故事，其实就是由这两种“典型的梦”所产生的幻想的反映。而也就像那种梦对成人一样，这种内容必须加上伪装的感情，所以故事的内容又掺入恐怖与自我惩罚的结局，于是最后形成的情景是经过一种已无法辨别的另外加工润色后，而用来应合神学的意旨^①。当然，在这作品中，也与其他作品一般，对神力的万能与人类的责任心无法达成一种协调。

另外一个伟大的文学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与《俄狄浦斯王》一样来自于同根源。但由于两个时代的差距——这段期间文明的进步、人类感情生活的潜抑致使对此相同的材料作如此不同的处理。在《俄狄浦斯王》里头，儿童的愿望幻想均被显现出来并且可由梦境窥出底细。而在《哈姆雷特》里，这些均被潜抑，而我们唯有像发现心理症病人的有关事实一样，透过这种过程中所受到的抑制效应才能看出它的存在。在更近代的戏剧里，英雄人物的性格多半掺入犹豫不决的色彩，已成了悲剧的决定性效果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剧本主要也就在于刻画哈姆雷特要完成这件加之于他身上的报复使命时，所呈现的犹豫痛苦。原剧并未提到这犹豫的原因或动机，而各种不同的解释也均无法令人满意，按照目前仍流行的看法，这是歌德首先提出的，哈姆雷特是代表人类中一种特别的类型——他们生命热力多半因过分的智力活动所瘫痪。“用脑过度，心力日衰。”而另外一种观点以为莎翁在此陈示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所谓“神经衰弱”（neurasthena）的病态，优柔寡断的性格。然而，就整个剧本的情节看来，哈姆雷特决非被用来表现一种如此无能的性格。由两个不同的场合，我们可以看到哈姆雷特的表现：一次是在盛怒之下，他刺死了躲在挂毯后的窃听者；另一次是他故意地，甚至富有技巧地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两位谋害他的朝臣。那么，为什么他对父王的鬼魂所吩咐的工作却犹豫不前呢？唯一的解释便是这件工作具有的某种特殊的性质。哈姆雷特能够做所有事，但却对一位杀掉他父亲，并且篡其王位，夺其母后的人无能为力——那是因为这人所做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经潜抑良久的童年欲望之实现。于是对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谴不安所取代，因为良心告诉他，自己其实比这杀父娶母的凶手并好不了多少。在这儿，我是把故事中的英雄潜意识所含的意念提升到意识

① 请比较前述的“暴露症”的梦资料。

界来说明，如果任何人认为哈姆雷特是一个歇斯底里症的病人，那么我又得承认这是由我的解释所导出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他与奥菲莉亚（Ophelia）的对话中所表现的性变态也与这种推论的结果相符合——在此后的几年内，这种性变态一直不断地盘踞于莎翁心中，直到最后他才写出了《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哈姆雷特的遭遇其实是影射莎翁自己的心理，而且由布兰德（Geotge Brandes）对莎翁的研究报告（1896）指出，这剧本是在莎翁的父亲死后不久所写的（1601）。这可以说，他仍然在哀挽父亲的感情得以复生。还有，我们也知道，莎翁那早夭的儿子，就是取名叫做哈姆涅特（Hamnet，发音近似哈姆雷特）。就像哈姆雷特处理人子与父亲的关系，他另一个同时期作品《麦克白斯》（Macbeth）是以“无子”（childlessness）为题材。就像所有心理症状以及梦的内容均能经得起“过分解释”（Hyper-interpretation），有时甚至是需要经验过一段“过分的解释”才能看出真相，同样地，我们对任何真正的文学作品，也必须由文学家心灵中不止一种的动机、冲动去了解它，并且需要承认，它可能有两种以上的不同解释。在此我只拟就这位富有创意的文学家心灵冲动中最深的一层加以讨论^①。

关于这种亲友之死的“典型的梦”，我在此拟以一般梦的理论多说几句话。这些梦显示给我们一些极不寻常的状态，它将一些潜抑的愿望所构成的梦意，逃过“检查制度”而丝毫不差地以原来面目显示出来，而这唯有在某种特别状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以下两种因素有助于这种梦意的产生：第一，我们心中必定潜藏有某种愿望，而我们自己深信这些愿望甚至在做梦时也不会被发现，于是“梦的检查制度”更对这怪念头毫无戒备，就像所罗门法典当年就没预料到有必要设一条有关杀父之罪的刑罚一样。第二，在这特殊情形下，这种潜抑的、意想不到的愿望往往以某种对亲人生命关怀的形式，对当天昼间所遗留下来的感受发生让步的现象。但焦虑必定利用这相对应的愿望而如影随形地进入梦境。所以，在梦中这份愿望往往都能被白天所引起的对某人的关怀所掩饰。然而如果有人以为梦无非是夜以继日的心灵活动，而将这种亲友之死的梦

① 有关《哈姆雷特》分析研究的继续发展以琼斯博士（Dr. Ernest Jones）最为出色，他曾对观念的各种批评加以精辟的辩驳（哈姆雷特及俄狄浦斯情意综的问题）（The proble of Hamlet and the Oedipus complex, 1911）。哈姆雷特的资料与神话的英雄之诞生的关系也由雷克（O.Rank）加以阐释。至于有关麦克白的分析，可参考我的其他著作——《精神分析工作中的几种特殊形态》（Some Character Types Met within Psychoanalytic Work），《以“俄狄浦斯情意综”来解释哈姆雷特之秘密：动机的探讨》（The Oedipus Complex as Explanation of Hamlet's Mysteyt: a Study in Motive）。



另辟于一般梦的解说之外的话，那么这些解释也就更加简化，而一些尚留下来的难题就更不需要再加探究了。

试图再探索这种梦与“焦虑梦”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有意义的。在亲人之死的梦里，潜抑的愿望多能避过“检查制度”。而不受其伪装，但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梦中所感受的痛苦情感。同样地，“焦虑梦”也唯有“检查制度”全部或部分受到压制时才会发生。而另一方面，一旦由肉体来源引起了真实的焦虑感受，则强大的“检查制度”便将抬头。因此，很清楚地，我们可以看出心灵之如此运用其检查制度以“伪装”梦内容的用意——唯有这样做，才可以避免焦虑或任何形式的痛苦后果。

在前面，我已提过儿童心理的自我主义。现在我要再强调这点，并且由于梦也保留了这份特征，所以我们不难由此看出其间的联系。所有梦均为绝对的自我中心，每个梦均可找到所爱的自我，甚至可能是以经过伪装后的面目出现的。而梦中所满足的愿望也都不外乎这个自我的愿望。表面看来“利他”的梦内容，其实都不过是“利己”的。以下我将举出几个看来悖逆这种说法的例子加以分析之。

第一个梦

一个还不到四岁的男童告诉我以下的梦：他梦见一个很大的绘着花卉的盘子里，放着一大块烤肉，突然间那肉并未切碎，就一下子被吃光了，但他却看不出是谁吃掉的^①。

这小家伙梦中的饕餮之客究竟是谁呢？当天的经验必可供给我们一点线索吧！这小孩子几天以来，一直按医生的指示只喝牛奶。做梦当天，由于他太顽皮，而被众人罚他不能吃晚餐。因为他早就已被限制少吃食物，所以他也不在意地接受这份惩罚，也知道自己今晚再吃不了东西，因此他就尽量避免去想肚子饿的事。然而，在梦中虽然经过了伪装，但毫无疑问地，他自己就是梦中那个对丰盛菜肴有所期待的人（甚至是一大块未切开的肉），但由于他知道自己是不准吃东西的，于是他也不敢像通常饿了的孩子所做的梦一般^②，坐在餐桌

① 甚至梦中一些“巨大的”、“大量的”、“非凡的”、“夸张的”东西都是儿童的一大特色。小孩子一心只盼望长大，而想吃东西与成人一样多。小孩是很难使他满足的，他无法了解“足够”（enough）这个词的意思，对他所喜爱的他永远贪求不厌。唯有经过训练，他才能渐渐学会谦虚、中庸。而我们都知，心理症病人也多半同样地倾向于过分，而失之中庸。

② 参照第三章所述的小女安娜的梦。

旁大吃一顿，因此梦中这吃掉烤肉的人就一直不敢露面。

第二个梦

有天晚上我梦见在一个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我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收集本（艺术作品、历史、成名艺术家等的专文收集）。这本新集的书名是《著名的演说家》（或《著名的演说》），而第一人物的名字是雷歇尔博士（Dr. Lecher）。

分析时，我因为这个德国反对党的雷歇尔——一个出名的长篇大论的演说家居然会在我梦中萦绕我心而甚感不解。原来事实是这样的：几天前我开始对几位新病人作心理治疗，而一天需耗时十到十二小时，因此是我自己已成了长篇大论的演说者了。

第三个梦

在另一个场合，我梦见一个我所认识的大学教授对我说：“我的儿子患了近视。”接着是一些彼此简单的对话，而第三部分接着便出现了我与我的长子。就这梦的隐意看来，父、子和某教授只不过是用来影射我与我的长子。以后我会就其中另一特点，再详细讨论这个梦。

第四个梦

由以下这个梦，可以看出真正的自我中心的感情，如何隐藏于体贴关怀别人之后：

我的朋友奥图看来像生病似的，脸色褐红，眼球突出。

奥图是我的家庭医生，我对他深深感激，因为几年来都是他在照顾我家小孩的健康，他不仅在孩子们生病时给予及时的治疗，并且每次登门总是找尽借口地带些礼物给他们。而在做梦当天他曾来我家拜访，当时我太太注意到他看来十分疲累困倦。当晚我就梦见他如此状态，简直就是一个巴瑟洛氏病（Basedow's disease）^①的病人。

如果你忽略了我所提过的释梦法则，那么你们一定解释这梦是代表着我十分关切友人的健康，以致将这份关切带入梦中。然而这就不仅与我那“梦是愿望的满足”的说法相违背，并且更不容于我这“梦只能以自我的冲动来作解释”的说法。然而，你们如果那样解释我的梦的话，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担心奥

^① 即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图会患巴瑟洛氏病呢？另一方面，我自己的分析是利用了一个我六年前发生的事情加以解释。当时我们一些人，包括R教授在内，正坐在一辆车内，在黑夜赶路，以便到还有几小时路程的某村庄歇夜。由于司机精神不好，竟把我们整个车翻下河。还好，大家均未受伤，但这下子却只得在邻近的小客栈过夜。当时我们的不幸事情曾引起了村人的同情，曾有一位男士，一看便知身患巴瑟洛氏病（皮肤褐红，眼球突出，但喉部并无肿胀），他前来招呼我们，并问我们需要些什么。R教授以其一向坦率的态度回答：“不要什么，借我一套‘睡衣’就好！”但这位慷慨的仁兄却回答“抱歉之至，这我可没有”，而就此离开。

继续分析下去，我才想起巴瑟洛并不只是发现那病的医生的名字，并且也是一位出名的教师的名字。（现在我已十分清醒，倒觉得这种事实是否可靠还成问题。）我的朋友奥图，我曾托他，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时，孩子的健康问题——尤其是青春期这段年纪（因此我提到“睡衣”）一律交他全权负责。由于梦中我看到奥图身上患上那位慷慨村民的症状，我才恍然大悟梦中意义无非是：“如果我有不幸，奥图会对我的孩子们就像那位村民对我们一般地关怀、贴体。”这梦所含的自我意味，如今大概已经清楚地看得出来吧^①！

但这梦的愿望满足又在哪里呢？并不是我在对挚友奥图报复（他似乎经常在我梦中吃亏），而是以下的情形：就像我将梦中的奥图比作那村民，我自己也就成了另一个人——R教授，因为我有所求于奥图，就像R当时有求于那位村民一样，而这就是关键所在。因为R教授在学术圈内独持己见，犹如我一样，以致他到晚年才……这是一个愿望的满足，因为这意味着我还能活得很久，足够使我在儿女青春期仍能亲自照顾他们。

至于其他使梦者感到轻松惬意或惊骇慌乱的“典型的梦”，我本身是没有这类经验的，但就我所作的精神分析我倒可以说出一些心得。由所得的一些资料看来，这些梦也是一种童年影像的复现——即是说，梦可能包括一些童年时代最喜欢的某些包含急速运动在内的游戏。几乎所有做舅舅、叔叔的不是对

① 琼斯博士在美国科学学会（American Scientific Society）作有关的自我中心的演讲时，在座有位妇女曾反对他这种“非科学的推论”，她认为演讲者只能说这是本国人的梦有这种特色，但决无权推广为美国也不外如此。就她自己而言，她敢肯定地说，她所有梦均以“利他”为目标。然而，为了不伤这位妇女的国家优越感，我必须再多作一些说明，以免人们误解了我这“梦均为自我中心”的论调。由于所有发生于“前意识”（Pre-conscious）的念头，均可以在梦中（显意或隐意）出现，所以利他助人的感情当然也有可能于梦中流露出来。同样地，对某人的怀念喜爱，如果的确存在于潜意识里，那么在梦中发生是大有可能的。至此所提的那种说法的真正意思是说：在梦中潜意识刺激里头，我们往往可以发现一些醒觉状态下已经压制下去的自私的倾向。

着小孩伸开双臂地逗得他满堂飞跑，便是放他在自己膝下摇，然后再突然一伸腿，搞得小孩哇哇大叫，不然便是把小孩高高举起，再突然放手，出其不意地吓他几下。而在这种时刻，小孩总是高兴得大叫，并且不满足地还要再来一次（特别是如果这种游戏含有一点恐怖或晕眩的情形在内时）。日后他们在梦中又重复这种感觉，但却把扶持他们的手省略掉了，于是他们便在梦中得以自由地浮沉于空中，我们都知道，所有小孩子都喜欢被荡来荡去或玩跷跷板一类的游戏，而一旦他们看了马戏团的运动表演以后，他们对这些游戏的追忆便更加清楚了^①。

在某些男孩，歇斯底里症发作时，只不过是某种动作的不断熟练的重复。这些动作本身虽然并不带任何刺激，但往往却给当事者带来性感觉的兴奋^②。简单地说：小孩时期兴奋的游戏都在飞上、掉下、摇晃的梦中得以复现，唯有肉欲的感觉现在变成了焦虑。然而，就像一般母亲所熟知的小孩兴奋的游戏往往最后以争吵、哭闹而结束。

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反对那种以睡眠状态下皮肉的感觉、肺脏的胀缩动作等来解释这种飞上、掉下的梦，我发觉这些感觉都可以由梦所带来的记忆予以复现，因此，它们毋宁说就是梦内容本身。

然而，我并无法对这些“典型的梦”全部予以合理的解释。更精确地说，是因为我所具有的资料使我走入这进退维谷的困境，我所持的一般意见是这样的：当任何心理动机需要它们时，这些“典型的梦”所具有的皮肉或运动的感觉便复生了；而用不上它们时，它们就被忽略掉。至于这与孩提经验的关系，则可由我对心理症的分析得到佐证。但我却无法说，这些感觉的记忆（虽然看来都是“典型的梦”，但却各有因人而异的记忆）究竟对梦者一生的遭遇另有哪些其他意义。但我衷心地希望能够有机会再仔细地分析几个好例子以补充这些不足之处。也许有些人怀疑，为什么这种飞上、掉下、拔牙的梦不计其数，而我却仍抱怨资料缺乏，其实自从我开始注意“释梦”的工作以来。我自己竟

① 精神分析的研究使我们得到如此的结论：由小孩小运动表演的偏好以及歇斯底里发作时这些动作的重复出现，我们知道，除了感官上的愉快以外，必定仍有另一个因素存在（往往是潜意识地），那就是在人类及动物所看到的性交的记忆影像。

② 一位天性并不神经兮兮的年轻同事，在这方面提供给我一段他的经验：“当我荡秋千荡到最高度时，我的生殖器往往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这对我而言虽然并不是一种快感，但我仍认为是种肉欲的感觉。”我常听到病人告诉我他们第一次感到性器勃起并常有肉欲的感觉是在他们儿时爬行的时候。由精神分析可以确定地证明孩童期间的混战、扭打往往使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性的感觉。



从未遇到这一类的梦，而且虽然我处理过许多心理症的梦，但并不是所有梦均能解释。还有许多梦都无法发掘其中最深层所隐藏的意向。某些形成心理症的因素，在心理症症状将消失时，会变得更加厉害，而使得最后的问题仍旧无法解释得通。

考试的梦

每一个在学校学习通过期末大考而顺利地升级的人，总是抱怨他们常做一种恶梦，梦见自己已考场失败，或者甚至必须重修某一科目。而对已得到大学学位的人，这种“典型的梦”又为另一形式所取代，他往往梦见自己未能获得博士学位。而另一方面，他在梦中却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开业多年，早已步入大学教席之列，或早已是律师界的资深人物，焉有未能得到学位之理？因此使得梦者备感不解，这就犹如我们小孩子时，为自己的劣行而遭受处罚一样，这是由我们学生时代的要命的考试所带来的记忆的复现。同样地，心理症的“考试焦虑”（examination-anxiety）也因这种幼稚的恐惧而加深。然而，一旦学生时代过去以后，再不是父母或教师来惩罚我们，以后的日子，乃为毫不通融的因果律所支配。但每当我们自觉某件事做错了，或疏忽了，或未尽本分时，一言以蔽之，即“当我们自觉有责任在身”之感时我们便再梦见这些令自己曾经紧张的入学考试或博士学位的考试……

为了对“考试的梦”作更深一层研究，我拟举出一位同事在一次科学性的讨论中所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心得。照他的经验看来，他认为这种梦只发生在顺利通过考试的人，而对那些考场的失败者，这种梦是不会发生的。由种种事实的证明，使我深信“考试的焦虑梦”只发生于梦者隔天即将从事某种可能有风险而必须负责任的“大事”时。而梦中所追忆的必是一些过去梦者曾花费甚大心血，而后由其结果看出，这只是杞人之忧的经验。这样的梦能使梦者充分意识到梦内容在醒觉状态下受了多大的误解，而梦中的抗议——“但我早就已是一个博士了”等等均为事实对梦的一大安慰。因此，其用意不难用以下的话一语道破：“不要为明天担心吧！想想当年你要参加大考前的紧张吧！你还不是空自紧张一番，而事实上却毫无问题地拿到你的博士学位了吗？”……然而，梦中的焦虑却是来自于做梦当天所遗留下来的某些经验的。

就我自己以及他人有关这方面的梦而言，解析起来虽非百分之百是如此，

但大多有利于这种说法。譬如说，我曾未能通过法医学的考试，但我却从不曾梦及此事；相反地，对于植物学、动物学、化学，我虽曾大伤脑筋，但却由于老师的宽厚而从未发生问题，而在梦中我却常重温这些科目考试的风险。我也常梦见又参加历史考试，而这是我当年一直考得很不错的科目，只是我必须承认一事实——这大多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老师（在另外的一个梦中，他成了一个独眼的善人）从不曾漏看一件事，那就是我在交上去的考卷上，往往在较没有把握的题目上用指甲画叉，以暗示他对这问题不要太苛求。我有一位病人，他曾在大考时缺席，而后补考通过，但却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失败了，以致迄今未能为政府录用，他告诉我，他常梦见前一种考试，但后一种考试却从不曾出现于梦中。

史特喀尔（W. Steckel）是第一位解析“考试梦”的人，他指出这种梦大概是影射着性经验与性成熟。而以我的经验而言，这种说法是屡试不爽的。



第六章 梦的运作

所有以前所作过的有关梦的解释都是以记忆中所保留的“梦内容”（dream-Content）直接予以阐释。他们由梦内容寻求解释，有些甚至不经过解析，而直接由梦内容获取结论。然而，这方面我们却有一些不同的资料，在我们研究出来的结果与“梦内容”之间，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新的心理资料：梦的隐意或“梦思”。而我们的释梦乃由这些资料下手，并非沿袭自古所用的“梦内容”（或称为“梦的原意”与“梦的显意”）。因此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工作，一个近似小说的工作——仔细检验“梦的隐意”与“梦的显意”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后者将如何由前者蜕变出来。

“梦的隐意”与“梦的显意”就犹如以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种内容，或说得更清楚些：“梦的显意”就是以另一种表达的形式将“梦的隐意”传译给我们，而所采用的符号以及法则，我们唯有透过译作与原著的比较，才能了解。一旦我们做到了这点，那“梦的隐意”就再不是一个如此难以了解的秘密。“梦的显意”，就犹如象形文字一般，其符号必须逐一地翻译成“梦的隐意”所采用的文字。因此，这些符号决非以其图形的形态即可解释。这必须按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来作这项翻译的工作。譬如说，现在我面前呈现一个画谜，有一所房子，在屋顶上有只木舟，然后是一个大字母出现，再后来便是一个无头的人在飞跑……一眼看上去，我一定会斥责这简直荒唐而毫无意义，一只木舟怎有可能摆在屋顶上？无头人怎么会跑？而且人哪有可能比房子还大？还有，如果整个画面是代表一幅景物，那么一个字母又代表什么呢？自然界的风景哪有这种景象？因此要想对这画谜作正确的解释，唯有抛弃这些对各个部分或整体的反对批评，相反地，将这每一个影像均视为有意义，而绞尽脑汁地找出每一个代表或牵涉到的文字，而后再把这些文字凑合成一个句子，这时它们再也不是毫无意义了，而很可能成了一句漂亮动听、寓意深长的格言。梦其实就是这么一种画谜，只是我们祖先却没把握住真正的释梦方法，而误把画谜当做了一张艺术作品加以鉴赏，也因此才会认为梦是毫无意义、一文不值的。

（一）凝缩作用

在梦的“隐意”与“显意”之间的比较，第一个引人注意的便是梦的工作包含一大堆的“凝缩作用”。就“梦的隐意”之冗长丰富而言，相形之下，“梦的内容”就显得贫乏简陋而粗略。如果梦的叙述需要半张纸的话，那么解析所得的“隐意”就需要八至十张的纸张才写得完。这差距的比例因各种不同的梦而异。但就我的经验看来，几乎多半是这样的比例。一般而言，我们多半低估了梦所受凝缩的程度，以为由一次解析所得的“隐意”即包含了这梦所有的意义，然而事实上继续对这梦分析下去，往往又发掘出更多深藏在梦里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先要有个声明：“一个人永远无法确定地说他已将整个梦完完全全地解释出来。”尽管所作的解释已到毫无瑕疵、令人满意的地步，但他仍可能再由这同一个梦里又找出另一个意义来。因此严格地说，凝缩的程度是无法定量的。由这梦的“隐意”与“显意”间的不成比例，而得出“在梦的形成时，必有相当多量的心理资料经过凝缩的手续”的结论，恐怕会受到一些反对。

因为我们经常有种感觉，“我昨天整个晚上做了一大堆的梦，但却忘了一大半”。因此有人会以为醒后所记得的部分只不过是整个梦里头的片段，而如果把所做的梦全部内容追忆出来，那就差不多可与“梦的隐意”等量齐观了。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梦只有睡醒后马上记下来，才有可能精确地把握住所有内容，否则随着时间必渐渐地淡忘而不复记忆。然而，我们需要认清一事实，自以为所梦的比所追记得出的资料还要丰富得多，其实是一种错觉，而这种错觉的来源以后会再详细解释。还有，梦工作所采用的“凝缩作用”并不因为“有可能遗忘掉一些梦内容”的说法而有所影响。因为我们可以由记忆所尚保留的梦的各部分分别找出所代表的一大堆的意义。果真梦的大部分内容不复记忆，那么我们将很可能无法探究一些新的“隐意”，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理由判断这些遗忘掉的梦所隐含的“梦思”一定与我们所仍保留下来的部分内容所解析出来的“隐意”完全一样。

就每一部分的“梦的显意”逐步分析时所产生的一大堆意念看来，许多读者一定禁不住在心中有个怀疑，难道现在分析这梦时心灵所产生的每一种意念均可能构成“梦的隐意”吗？换句话说，我们岂不是先假定所有这些念头均在睡眠状态下活动着，并且均参与了梦的形成吗？有些梦形成时并没有参与的新



念头是不是在解析梦意时才产生呢？对这反对意见，我只能给予一种条件性的回答。当然，这些分散的意念的组合是直到分析时才第一次出现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组合只有在各种意念之间确实已经在“梦的隐意”里有某种联系时才会发生。因此可以说，唯有在能以另一种更基本的联系形式存在时，才有这种新组合的结果。由此分析所产生的大部分意念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早在梦的形成时已有所活动。因为如果我们由一连串的意念下手时，许多乍看之下对梦形成并无关联的意念，却会突然发觉它带给我们一个确实与梦的内容有关联的结果，而这正是梦的解析所不可或缺的关键，但它却只有由那一连串的意念追寻下来才能达到，读者此时不妨再翻阅前述的有关“植物学专论”的那个梦，即可发掘其中所含惊人程度的“凝缩作用”（虽然我并未能完完全全地解析出来）。

然而，人们在做梦以前的睡眠状态下的心理又是怎么一种样子呢？是不是所有“梦思”已并列地横陈于脑海里呢？或是一个个地互相竞逐于心灵呢？或是各种不同的意念各由不同的制造中心同时涌现到心头，而在此引起大聚会呢？我认为目前讨论梦形成时的心理状态并用不上提出这种仍无法确证的观念。但我们可别忘记我们所考虑的是“潜意识的思想”（unconscious thinking），这与我们自己沉思默想中的“意识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

然而，既然梦的形成确实是经过一番“凝缩作用”，那么，这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现在，如果我们假定这一大堆的“梦思”只有极少数的意念能以一种“观念元素”（conceptual elements）表现于梦中，我们就可以推论说，“凝缩作用”是以“删略”的手法来对付“梦思”。“梦”并非“梦思”的忠实译者，它并未逐字逐句地翻译。反之，它只是东删西略的产品。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观念其实是不太正确的。但目前我们且以这为起点，而先自问：“如果‘梦思’中只有少数元素可以进入‘梦的内容’，那么究竟什么条件决定这些选择呢？”

为了解决这问题，我们且研究一下那些符合我们所追寻的条件的这种梦内容中的元素，而这方面最适合的资料是那些在形成时经过强烈的凝缩才产生的梦。以下我选用第96页的有关“植物学专论”（botanical monograph）的梦：

梦内容：我写了一本有关某科植物的专论，这部书正摆在我面前。我正翻

阅着一张折皱的彩色图片。这书里夹有一张脱水的植物标本，看来就像一本植物标本收集簿。

这梦的最显著成分即在于“植物学专论”。这是由当天的实际经验所得，当天我的确曾在一家书店的橱窗看到一本有关“樱草属”的专论。但是在梦中并未提到这“属”，只有“专论”与“植物学”的关系遗留下来。这“植物学专论”马上使我想到我曾经发表过的有关“古柯硷”的研究，而由“古柯硷”又引导我的思路走向一种叫作Festschrift的刊物，以及另一个人物“柯尼斯坦医师”（Dr. Konigstein）——我的挚友，一位眼科专家，他对古柯硷之临床应用用于局部麻醉颇有功劳，还有，由柯尼斯坦医师又使我联想起，我曾与他在当天晚上谈过一阵子，而为别人所中断。当时所谈涉及外科、内科几位同事间的报酬问题。于是，我发觉这谈话的内容才是真正的“梦刺激”，而有关樱草属的“专论”虽是真实的事件，但却是无关宏旨的小插曲而已。现在我才看出来，“植物学专论”只是被用来做当天两件经验的共同工具，利用这无关宏旨的真实印象，而把这些甚具心理意义的经验以这种最迂回的联系将之合成一物。

然而，并非只有“植物学专论”的整个合成的意念才有意义。

就是“植物学”、“专论”等各个字眼分开来逐个层层联想也可引入扑朔迷离的各种“梦思”。由“植物学”使我联想到一大堆人物：格尔特耳教授（prof. Grtner）及其“花容月貌”的太太（德文：Grthner意即“园丁”），一位名叫“弗罗拉（Folra）”的女病人，以及另一位我告诉她有关“遗忘的花”（forgotten flower）的妇人。由格尔特耳这人，再度又使我联想到“实验室”以及与柯尼斯坦的谈话，以及这谈话中所涉及的两为女性。由那与花有关的女人，我又联想到两件事：我太太最喜爱的花，以及我匆匆一瞥所看到的那本专论的标题。更进一层地，我联想到在中学时代的小插曲，大学的，以及另一崭新的意念——有关我的嗜好（这曾由上述的对话中浮现出来），再利用由“遗忘的花”所联想到的“我最喜爱的花——向日葵”而予以联系起来。而且由“向日葵”，一则使我回想意大利之旅途，另一方面又使我忆及童年第一次触发我日后读书热的景象。因此，“植物学”就是这梦的关键核心，而成为各种思路的交会点。并且，我能证明这些思路均可于当天的对话内容一一找出联系。现在，我们就恍如在思潮的工厂里，正从事着“纺织工的工作”（the



weaver's masterpiece) :

“小织梭来回穿线，一次过去，便编织了千条线。”

在梦中的“专论”再度地涉及两件题材：一端是我研究工作的性质，而另一端却是我的嗜好的昂贵。

由这初步的研究看来，“植物学”与“专论”之所以被用做“梦的内容”，是因为它们能使人联想到最多数的“梦思”，它们代表着许多“梦思”的交会点，而就梦意义而言，它们也就具备了最丰富的意义。这种解释可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如下：“梦的内容”中的每一个成分具有甚多的意义，它们代表着不只一种的“梦思”。

如果我们仔细检验梦中每一成分如何由“梦思”蜕变过来，那我们将可了解得更多。由那“彩色图片”引入另外的新的题目——同事们对我的研究工作的批评，以及梦中所已涉及的我的嗜好问题，还有更远溯到我童年时曾经将彩色图片撕成碎片的记忆。“已脱水的植物标本”牵涉到我中学时收集植物标本的经验，而特别予以强调之。因此，我得以看出“梦内容”与“梦思”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梦内容的各个成分代表的好几种的“梦思”，同时每一种“梦思”又能以好几种不同的梦内容的成分代表，由梦中某一成分着手，经过联想的思路可以引出好几种“梦思”。反之，如果由某一种“梦思”着手，也可引出好几个梦中的成分。而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一个梦思或一组的梦思，先以简缩的手法在“梦内容”中出现，然后另外一个梦思再以同样的手法接续于后（就像按人口比例从每多少人中选出一位代表的过程一般）。事实上，整个“梦思”是同时受到某种加工润色，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唯有那些具有最强烈最完整实力的分子才脱颖而出，因此这种过程反而较像“按名册选举”。无论是哪一种，一经过我解析，我总发觉我这一“基本原则”屡试不爽，由整个“梦思”蜕变而形成各种“梦内容”的成分，而这各种成分又各有多种的梦思附于其上。

为了说明“梦思”与“梦内容”的关系，确有其必要再多举一个例子，以下所举的例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者相互交织的错综关系，这是一位患有“幽闭畏惧症”（Claustrophobia，害怕独处于闭室内）的人所做的梦，读者们不久就可以看出为何我如此欣赏这梦的结构，而称之为“非常聪明的梦活动的成品”。

一个美丽的梦

梦者与很多朋友正在×街上驾着车子兜风，这街上有一间普通的客栈（但事实上并没有）。在这客栈里的一个房间内正上演着一出戏剧，最初他是个观众，但后来竟成了演员。最后大家都开始换衣服，准备回城里去。一部分人在楼下，一部分人在楼上换装。楼上的已经换好了装，但楼下的仍旧慢吞吞地，以致引起楼上的同伴不满。他的哥哥在楼上，他在楼下，他认为哥哥他们换装那般匆忙简直太没道理（这部分较模糊）。并且，他们在到达此地以前，早就已经决定好谁在楼上，谁在楼下。接着，他独自由山路登向城市，脚步十分沉重，举步艰辛竟至在原地动弹不得。一位老年绅士加入了他的行列，并且愤怒地谈论意大利国王。最后，快到山顶时，他的脚步开始变得轻松自如。

举步困难的印象尤其清晰逼真，甚至醒后，他犹自分不清刚刚那经验是真实还是梦境。

由梦的原意看来，倒是内容平平，但这次我要一反以往的常规，而从梦者所认为最清晰的部分开始着手解析。

梦中所感受到的最大困难——举步迟重并带气喘——是梦者在几年前生病时曾有过的症状，当时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症状，被诊断为“肺结核”（可能系“歇斯底里的伪装”）。由我们对“暴露梦”所作的研究，已经了解了这种梦中运动受禁制的感觉，而现在，我们又可以看出这也可用来作为其他种类的代表。“梦内容”中有关爬山的部分，初则十分吃力，到了山顶化为轻松，使我联想到法国小说家都德（Daudet）的名作《沙孚》（Sappho），这故事里，一位年轻人抱着他心爱的女郎上楼，最初佳人轻如鸿毛，但爬得越高，越觉得体重不堪负荷，这景象其实就是一种他们之间关系进展的象征。而都德借此戒斥年轻人切勿四处留情，空留满身风流债，到头来吃不了兜着走^①。

虽然我确知这病人最近与一女伶热恋，而终告破裂，但我仍不敢说我这种解释确实正确。在沙孚的情形正与此梦“相反”，梦中的爬山最初困难，而后来轻松，但小说中的“象征”却反而是最初轻松，后来却成了重负。我很惊讶，病人竟告诉我这种解释正与他当天晚上所看的一部戏剧的结构十分吻合，那剧本叫作《维也纳之巡礼》（Rund um wien），叙述一位最初颇受人尊崇的

^① 有关这段文字的意义，我们将在“象征代表”的那一章再详论爬楼梯的梦。



少女，如何沦落到卖笑生涯，而后来与一位高阶层男士发生关系，开始“向上爬”，但最后她的地位却更加低落。这剧本又使他联想到另一个剧本《步步高升》（Von Stufe zu Stufe），而这戏的广告画就以“一系列阶梯”为代表。

再接下去的解析显示出，那位与他最近热恋过一阵子的女伶就住在×街上，而这街里并没有客栈。然而，当他在维也纳与这位女伶打发这夏天的大半时间时，他就下榻于这附近的一间小旅馆^①。当他离开那旅馆时，他告诉车夫：“发现这儿没有一只臭虫，我很高兴！”（事实上，害怕臭虫又是他的另一畏惧症。）而车夫回答道：“这地方怎么有人住得下来呢？这根本算不上是一间旅馆，充其量不过一间小店而已！”而“小店”这字眼又使他马上想起一句诗：“后来我就成了这么好的主人的宾客！”但这首乌兰德（Uhland）的诗中所歌颂的主人却是一株“苹果树”，第二段诗句又由思潮中涌现出来（《浮士德》4128-35）：

浮士德（面对着年轻的女巫）：

我曾有过一段美梦，
我看见了一株苹果树，
那儿高挂着两颗最漂亮的苹果，
她们诱使我不由自主地“爬上去”。
漂亮的苹果，
自从天堂里惊鸿一瞥，
你就朝夕心想这苹果，
而我非常高兴地获知，
在我的花园里正长着这种苹果。

“苹果树”与“苹果”的意义，我想是毫无疑问的。那女伶丰满诱人的胸部，正是使我们这位梦者神魂颠倒的“苹果”。

由梦内容看来，我们可以确信这梦包含有梦者小孩时期的某一种印象（梦者此时为三十岁）。果真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这必是指着梦者的奶妈而言。奶妈柔软的胸部事实上就等于小孩子最好安眠的“旅馆”。“奶妈”以及

① 德文：“下榻”、“停留”所用的字Abgestiegen，如按字源分析，其意为“步下”。

都德笔下的沙孚，其实就影射着他最近放弃的那位情妇。

这病人的哥哥也出现在梦内容，他哥哥在“楼上”，而他在“楼下”。而这与事实又是相反的。因为就我所知，他哥哥目前穷困潦倒，而他反倒仍维持得很不错。在叙述这“梦内容”时，梦者曾对“他哥哥在楼上，而他在楼下”一节言词闪避不定。而这句话正是一种我们在奥地利所常用的口语，当一个人名利丧失殆尽时，我们会说“他被放到‘楼下’去了”，就像说他“垮下来了”一样。而现在我们该可以看出，在梦中某件事故意以“颠倒事实”的情形出现时，必有其特殊意义的，而这种“颠倒”正可解释“梦思”与“梦内容”之间的关系。要了解这种“颠倒”确有其途径可循，在这梦的末尾，很明显“爬山”以及《沙孚》中的叙述又是“颠倒”的一例，而这种“颠倒”的意义可分析如下：在沙孚这本书里，那男人抱着那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上楼，那么，如果在“梦思”里一切都颠倒的话，那该是一个女人抱着男人上楼，而这只有可能发生于童年时期——奶妈抱着胖娃娃上楼，因此，这梦的末尾部分成功地将奶妈与沙孚拉上了关系。

就像诗人提出沙孚这名字，总免不了引伸到女性同性恋一般，梦中“人们在‘楼上’、‘楼下’，在上面、下面忙着”，也意指着梦者心中的“性”方面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就与其他受潜抑的欲望中一样，与梦者之心理症颇有关系。“梦的解析”并无法告诉我们，这些只是幻想，而非事实的记忆。它只能供给给我们一套想法，而让我们自己再去玩味其中的真实价值。在这种情形下，真实的与想象的乍看均具有同等价值（除了梦以外，其他更重要的心理结构也有这种类似情形）。就如我们早已获知的，“许多朋友”是象征着“一种秘密”。而梦中的“哥哥”，利用对童年时代的景象的“追忆”加上“幻觉”，用来代表所有的“情敌”。然后再接着一件无甚关系的经验，“一个老年绅士愤怒地谈着意大利国王”意指着低阶层的人闯入了高级社会所发生的不和谐。这看来倒有点像都德笔下那年轻男人所受的警告，而同样地这也可用在吮乳的小孩身上^①。

在上述的两个梦里，我在“梦思”内所一再复现的成分均用方体字或括弧区别于他字，以使各位更易看出“梦内容”与“梦思”的多种关系。然而，

^① 有关梦者的奶妈所影射的荒唐意义是依其情况而定，譬如，在这情形下，那奶妈其实便是影射着他的母亲。还有，我曾（见第五章）提过这位年轻人曾后悔他当年未曾好好利用机会吃他奶妈的豆腐，也可能就成了这梦的来源。



因为这些梦的分析仍未能作得彻底，所以也许有必要再选一个梦来作整套的分析，以便看出梦内容中的多种意义。

为了这目的，另选用前提过“伊玛打针”的梦，其中的主角是我的病人伊玛，在梦中她看来就如她平常的样子，所以，那无疑地是代表她本人的。然而，当我在窗口给她检查时，她的态度却是我由另一位妇女身上所观察到的。而这女人，在“梦思”里，我宁可用来取代我这病人。由于伊玛在梦中有“白喉伪膜”，使我联想起长女得病时的焦急，因此她又代表着我的女儿，而由于与我女儿名字的雷同，又使我联想起一位因毒素致死的病人。在梦中，以后伊玛人格的续变（但梦中伊玛的影像并不再变）代表着：她变成了一位我们在民众服务门诊所看的一位病童，在那儿我的朋友为她们统计智能的差别。而这种变迁很明显地是受了我小女儿的影响，由于她常不愿意张开嘴巴，同样地梦中的伊玛就变成了另一位我检查过的女人。而利用同样的联系，又引伸到我太太身上。还有，由我在她喉头所发现的病变，也可以再引伸出好几位其他的人。由伊玛而引起一连串的联想所产生的这些人物，在梦中并不曾亲身出现。她们全都隐身于伊玛一人之后，因此伊玛成了一个“集合影像”（colletive image），而不可避免地是有许多互相冲突的矛盾的特点。在梦中伊玛代表了其他这些为梦中“凝缩作用”所抛弃的人物，但却仍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多少保留下来，点点滴滴注入于梦中伊玛的形象内。

为了解释“梦的凝缩作用”，我以另一种方式创造了一种所谓“集锦人物”（composite person）——将两个以上的真实人物的特点集中于一人身上。利用这种方法，我在梦中制造出M医生，他以“M医生”为名，并且言行均同于平时的M医生。但他所生的病以及身体上的特征却又属于另一个人物——我的长兄。而苍白的脸色，由于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所以较无特别意义。梦中的R医生同样地是R与我伯父的“集锦人物”，但这个“集锦人物”却是用另一种不同方式所编造出来的。这次我并未将两个人物的记忆中的特征予以合并，相反地，我采用了嘉尔登（Galton）制造家人肖像的方法——我将两个人物复叠在一起，而使两人的共同点得以更趋明显，而彼此不同的特点反倒互相中和而变得模糊。这书中我伯父的“漂亮胡子”得以出现，就因为这是R与我伯父两人面相上的共同点。至于说到那胡子渐渐变灰色，由此可以引伸到我父亲与我自己。

“集体”（collective）或“集锦”（composite）人物的产生是“梦凝缩”的一大方法。我们马上又可应用在另一种联系上。

“伊玛打针”的梦所提到的“痢疾”（dysentery）这个名词也有好几种解释，它可能是由“白喉”（diphtheria）这个字音的相近所引起的，但另一方面，它可能是影射到我送她去东方旅行的那病人（她的“歇斯底里症”是个误诊）。

梦中所提到的propyls这个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凝缩”产物。在“梦思”里其实是amyls这个字较有分量，很可能这是在梦形成时，两字之间发生了简单的“置换”。而事实上由以下的补充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置换定是凝缩的结果：如果我对propylen^①并不只有在雅典才找得到，在慕尼黑也可以看到。而约在做这梦的一年前，我曾去慕尼黑探望一位病重的朋友，而这位朋友就是我曾与他提过trimethylamin这种药物的人，因此由梦中紧接着porpyl跑出trimethylamin，更可支持这种说法。

就像在其他的梦分析中一样，我在这儿发现了一大堆对等意识的联想，而使我不得不承认在“梦思”中的amyls确实是在“梦内容”中被propyls这个字所取代。

一方面，这梦牵涉到有关我的朋友奥图的一些意念，他不了解我，他认为我有错，他送了我一瓶含有amyls怪味的酒……而另一方面，与前者成对比的，又有一些有关我那住在柏林的朋友威廉（william）的意念，他真正了解我，他永远认为我是对的，而且他曾供给我一些很有价值的有关“性”过程的化学研究资料。

在有关奥图的意念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都是一些引起梦的近因，而amyls是属于较清楚的成分，以致在内容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有关威廉的意念则大半是由威廉、奥图两人之间的对比所激发，并且其中各成分均与奥图的意念有所呼应，在这整个梦里，我一直有种明显的趋向——摒弃那些令我不愉快的人物，而亲近其他能与我共同随心所欲地对付前者的人。因此属于奥图的意念的amyls使我联想到属于威廉意念的trimethylamin（两者同样地属于化学的领域），而这意念由于受到心理各方面的欢迎而得以于“梦内容”中脱颖而出。amyls本来也可以未经伪装地遁入梦内容中，但却由于这字眼所能涵盖的意念

① 此字意为希腊、罗马建筑物之入口、通廊，尤指雅典街城Acropyolis之入口。



可以由另一威廉意念的字眼所包括而失败。propyls既与amyls这字看来相似，而且它又可以在威廉意念与慕尼黑的propylseun之间找到联系。因此两意念集团间乃以propyls propylseun发生关联，而双方犹如经过了妥协，而以这中间产物出现于梦内容中。于是就这样造成了一个具有多种意念的共同代号。也唯有透过这多种意义的字眼才得以深窥“梦内容”的究竟。因此，为了形成这种共同代号，梦内容中注意力的转移必定发生于某些在联想范畴内接近该重点的小节上。

由这个“伊玛打针”的故事多少已使我们看出梦的形成过程中凝缩作用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发现“凝缩作用”的特点即在梦内容中找出那些一再复现的元素，而构成新的联合（集锦人物、混合影像）以及产生一些共同代号。至于凝缩作用的目的以及所采用的方法，需待我们讨论到梦形成的所有心理过程以后再作更深入的研究。目前且让我们先就所得的结果作一整理，我们所找出来的事实是这样的：由“梦思”与值得注意的“梦内容”之间的联系正好由“梦凝缩”补缀。

梦中的“凝缩作用”一旦是以“字”或“意义”表达的，则更容易为吾人所了解。一般而言，梦中所出现的“字”往往被视为“某种东西”，而与东西所附带的意念一般，也须经过同样的结合变化，因此这种梦就产生了各种各类滑稽怪诞的新字。

一、一位同事寄来一份他写的论文，其内容就我看来似乎对最近生理学的发现有些过高估计，并且也对他自己连用了不少言过其实的话。于是当天晚上，我梦见了一句很明显地针对这篇论文所发的批评：“这的确是一种noredka型的”，这个新字的形成乍看的确令我摸不着头脑，这字无疑地是一些最高层的形容词colossal（巨大的）pyramidal（顶尖的）之类的谐谑模仿，但我却无法找出字源到底来自何处。不久前我曾读过报上一篇有关易卜生的评论，而这篇论文的作者的最近一篇作品，正是我梦中所批评的对象。

二、我有一位女病人梦见一个男人，长着漂亮的胡子以及一种奇异的闪烁眼神，手拽着挂在树上的一块指示板，上面写着“uc1m—paria—wet”。

分析：那男人长相颇具威严，其闪烁之眼神马上令她想起在罗马近郊之圣保罗教堂里所看到的镶嵌细工制成的教皇绘像。早年的教皇中有一位具有金黄色眼睛（其实这是一种视觉的幻象，但却常常引起导游者的注意）。更

深一层的联想显示出这人的整个长相确实与她的牧师相似，而那漂亮胡子的造型使她联想到她的医生（我弗洛伊德本人），而那人的身材却与她父亲相仿佛。这些对她而言，均有一种共同关系——他们均引导指示她生命之道。再进一步地探询，金黄色的眼睛——金子——钱——所受精神分析治疗花费她不少金钱，而使她非常痛心。金子，更使她联想到酒精中毒的“金疗法”（gold cure）——D先生，要是他不患上酒精中毒，她就会嫁给他——她并不反对别人偶尔喝点酒，她本身有时就喝点啤酒或普通的酒。这又再使她联想到圣保罗教堂及其周遭环境。她想起当时她曾在这附近的一所叫Thre Fontane（三泉）的寺庙里饮了一种Troppist（天主教之一支）僧徒用“尤加利树”（eucalyptus）所制成的酒。接着她告诉我，这引起僧侣如何在这沼泽地带种植尤加利树，而把整片沼泽荒地化为良田沃土，因此uclam—paria这个字可以看出是由eucalyptus（尤加利树）与malaria（疟疾）两字所合成，至于Wet（潮湿）这个字则由该地区以前为沼泽地区所引起的联想。还有，Wet（潮湿）有时也暗示着反面的Dry（干燥）。而巧的是，那位要是不沉迷于酒杯中乃可与她成婚的男人名字便叫Dry。这怪名字Dry是来自德文字源（德文drei意为“三”），因此，这又影射到“三泉”寺庙。在谈及Dry先生的酒癖时，她曾用了如下的夸张说法：“他可以喝掉整眼泉水。”而Dry先生自己也曾自我解嘲地说：“由于我永远‘干涸’（Dry，意指其名字而言），所以我必须经常喝酒。”而eucalyptus（尤加利树）也意指她的心理症，这毛病最初误诊为Malaria（疟疾），由于她的焦虑性心理症发作时，总会发冷发热，以致在意大利时曾被人认为是疟疾。

而她本身也深信由那些僧侣手中买到的尤加利树汁的确多少治好了她这毛病。

因此，“uclamparia-wet”这凝缩的产物正是梦者的心理症与其梦的交会点。

三、这是一个我自己的较冗长混乱的梦，主要情节：于航海旅程中，我突然想起下一站为Hearsing港，而再下一站为Fliess。后者正好是我一位住在B市的朋友的名字，而B市是我经常往访的城市。而Hearsing这个字则是采用一般维也纳近郊的地名所惯有的ing字尾，如Hietzing, Liesing, Moedling（古代米底亚字，meadeliciae，意即“我的快乐”，而德文“快乐”就正是我



的名字Freude这个字)。然后再拼凑上另一个英文字Hearsay, 意即毁谤、谣言, 而借此与另一白天所发生的无关紧要的印象发生关联——一首在Fliegnde Blatter的刊物上讽刺中伤侏儒Sagter Hatertgesagt (Said-he Hashesaid) 的诗。还有, 由Fliess与ing尾凑成的字Vlissingen, 确实有这地名, 这正是我哥哥由英国来访问我们时所经过的港口。

而Vlissingen在英文称之Flushing, 意即Blushing (脸红), 而使我想起一些罹患Erythrophobia (惧红症) 的病人, 这种病例我曾处理过几个, 还有, 最近贝希特洛 (Bechterew) 所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心理症的叙述, 颇引起我的愤慨^①。

第一个看了这本书的人对我作了如下的批评, 而后来的读者可能也会赞成, “果真如此, 梦者未免都表现得太诙谐而富有机智吧?” 然而, 事实上就梦者而言, 确实是如此。唯有将这种批评引伸到梦的解析者身上时, 才会遭到反对。如果我们的梦呈现得诙谐, 并非我个人的错误, 而是梦形成时所处的特别精神状态, 而这与急智 (wit)、滑稽 (comical) 的理论大有关系。梦之所以会变得诙谐, 多半都是由于表达意念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往往行不通所致。我的读者们可能会相信我的病人的梦所表现的诙谐并不下于我自己所提出的梦。因此, 这种批评迫使我再作“梦工作”与急智的比较研究。

四、在另一个场合里我做了一个分成两部分的梦。第一部分是一个我清晰地记得的单字Auto didasker, 而第二部分则为我几天前所做的梦内容的翻版, 而这梦引致我在下次见到N教授时, 一定得告诉他: “上次我曾请教您的那病人确实正如你所料的, 是个心理症的病人。”因此, 这新创的字Auto didasker不仅含有某种隐意, 并且这意义必与我对N教授的诊断予以推崇的决定有点关系。

现在Auto didasker这个字可简单地分成Author (德文“作家”即Autor)、Auto didact, 以及Lasker。而后者可联想到叫Lasalle的名字。这第一个字“Author”就做梦的这段时间而言正有一番特别意义。当时, 我给太太买了好几本我哥哥的好友 (他是一位名“作家”) 所作的书回家, 而就我所知, 此人名叫J. J. David, 与我属同乡。有个晚上, 我太太告诉我, David的

^①音节上的分析拼凑, 的确可称之为真实的“音节化学”,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倒不乏趣例, 找“银子” (silver) 最合算的办法是什么? 你只要跑到“银莓” (silver berry) 生长的地方, 采些银莓, 再把“莓子” (berry) 去掉, 不就有“银子” (silver) 吗? (此为英文例子。)

一本小说（描述天才的糟蹋）曾使她深深地感动，于是我们的话题乃转入如何发掘自己子女的天才才不会糟蹋了他们，而我安慰她说，她所惧怕的这种差错绝对可以用“训练”来弥补。当晚，我的思路走得更远，满脑子交织着我太太对子女的关怀以及其他一些杂事，而有些小说作家告诉我哥哥那有关婚姻的看法也引导我的意念遁入旁支而产生梦中种种象征。这条思路引至Breslau这地名，一位我们熟悉的妇人结婚后就搬到那地方去住。而在Breslau，我找到两个人名Lasker和Lasalle。这两个例证均可用来证实我的担心——“我的子女将会被女人毁灭一生”。这两个例证同时代表了两种引致男人毁灭的路^①。

这些“追逐女人”所引起的意念，使我联想到我的哥哥，他迄今仍旧单身，名叫Alexander，而我看来，我们惯于简称他Alex的这发音，酷似Lasker的变音，而经由这事实，我的思路又由Breslau折往另一条道路。

然而，我所做的姓名、音节的拼凑工作同时还另有一种意义。这代表了我内心的某种愿望——希望我哥哥能享受家庭天伦之乐，而用以下方法展示出来：在描述艺术家生活的小说《L'oeuvre》中，由于其内容与我梦思有所关联，所以更待追查。这出名的作者借着书中主角Sandoz把他个人以及其家庭乐趣全盘托出。而这名字很可能经由以下步骤加以变形：Zola（左拉）如果颠倒过来念（小孩最喜欢将名字倒念的），便成Aloz，但这种伪装仍嫌不够，于是Al的这音节，借着与Alexander这字第一音节的雷同，蜕变成该字第二音节Sand，而凑成了Sandoz这书中人物的名字，而我的Autodidasker也就利用这种同样的方法产生出来。

至于我的幻想“我要告诉N教授，我们两人一起看过的那病人确实患上了心理症”，可以由以下方式产生：就在我要开始休业度假时，我碰上了一个棘手的病例。当时以为是一种严重的器官毛病，可能是脊髓交替退化病变，但却无法确实证明出来。这其实大可诊断为“心理症”而省了一大堆麻烦，但因为病人对“性”方面的问题均力加否认，而使我不愿轻率作这种诊断。由于这种困难，使我不得不求助于一位我最佩服的权威医师。他聆听了我的质疑以后，告诉我：你继续观察他一段时间吧！我想他可能是心理症病人，因为这位医师并不赞同我的关于心理症病源的理论，所以虽然我并不反驳他的诊断，但我却

^① Lasker死于“进行性瘫痪”（progressive paralysis），这是由接触女人引起的疾病（梅毒）。而Lasalle，也是一个梅毒病人，为了一个他所爱的女人而与人决斗被杀死。



仍保留了内心的怀疑。几天以后，我告诉这病人。我实在无能为力，而劝他另访高明。然而，出乎意外地，他到这时才坦白向我承认过去曾对我撒谎，他自觉羞惭歉疚，接着他终于告诉我一些我早就猜测到的性问题的症结，而有了这些才使我能够确实诊断“心理症”。这可真使我松了一口气，但同时，我又自觉不无憾意：毕竟我不得不承认我所请教的那位前辈，他能够不为性问题的付诸阙如而受挫，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的确技高一筹。因此。我决定下次与他碰面时，一定马上告诉他，事实证明是他对了，而我错了。

以上便是我这梦中所要做的事。但果真我承认了我的错误，又可达成什么愿望呢？我真正的愿望便在于证明我对子女的担心是多余的，也就是说，在梦思中所采用的我太太的恐惧可因此证明为错误。梦中所叙述的事实之对错与梦思中之核心并未曾脱节。于此我们有同样的两种抉择，由女人引起的机能性或器官性的病害，或者是由真正的性生活引起的——也就是说“梅毒性瘫痪”或“心理症”，同时Lasalle的毁灭又与后者有间接的关系。

在这结构完整的（并且经过解析后意义清晰的）梦里，N教授不只代表这种类推所产生的结果，以及我想证明自己错误的愿望，也不只是由Breslau这地名联想到的那位婚后住在那儿的朋友，梦中N教授的出现尚与当时我们一起看病人以后的闲谈有些关联：记得当他看完了那病人，除了提出前面提过的建议以外，他问我：“你有了几个孩子？”“六个。”他以一种关切的、长者的神态再问我：“男孩还是女孩？”“男女各三个，他们是我最大的骄傲财富。”“嗯！你可得小心些，女孩子较没有问题，倒是男孩子日后的教导并不简单！”我回答他，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十分听话。很明显地，这种有关我儿子将来的说法使我不太愉快，就犹如他当时对我那病人的诊断以为只不过是心理症而已。于是，这两件前后连续发生的印象便因此而并在一起，而当我在梦中加入了心理症的故事时，我便利用它来代替了有关孩子教育的对话，其实，这些我太太所担心焦急的孩子问题才真正更与梦思的核心发生关系。因此，虽然我对N教授所提出的儿童教育问题引起的隐忧也遁入内容之中，但它却隐藏于我的希望：“证明自己这种担心纯属一种杞人忧天”，而这幻象便同时代表了这两种互相冲突的选择。

“考试的梦”在解析时也遭到了这种同样的困难，我已于“典型的梦的特征”里提到过。梦者所补充追加的一些联想资料往往并无法满足解析的需要，

对这类梦更深一层的了解则有待更多的这种梦的搜集。不久前我所提过的安慰词句如“你早就已是一个医生了”等，其实并不只是一种安慰，而且也是一种谴责。这可以有另一种弦外之音：“你已活了这般岁数，却仍做出这种傻事，仍犯了这种小孩子的毛病。”而这种自我安慰与自我谴责的混合体正是“考试的梦”也具有的特征。因此，由最后解析的那个梦看来，我们大可顺理成章地推论其“傻事”、“小孩子的毛病”均为被斥责的性行为的重复。

梦中的文字转变与一般发生妄想病的情形相仿，并且在“歇斯底里症”以及“强迫观念”的病人亦可看到。小孩子口语上的恶作剧，在某种年纪时，他们也真正把“字”、“话”当做对象，甚至创造新奇的语言、自制的句法，而这些都成了梦和精神官能症的共同来源。

对梦中的奇形怪状的新字加以解析，特别适合用来探讨梦工作之“凝缩作用”的程度。由以上所学的少数例子千万可别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些材料均属少见甚或例外的梦。相反地，这种梦例比比皆是，只可惜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梦的解析工作很少能记录下来作为报告，而且能报告出来的解析大部分仅为神经病理学者所能领会。

当梦者有一些话语确实清楚地导致某种念头时，几乎所有这种“梦中的话”均来自于“梦资料”中那些印象犹新的话。这些话的措辞可能完全原封不动，也可能只是稍加更动。往往“梦中的话”是由所说过的一些话东补西缀地凑合而成，句法可能不变，但整句的意义却可能变得暧昧隐涩，或甚至连句法均有改变。往往这些“梦中的话”只不过是追述重复那些印象犹新的话而已^①。

（二）转移作用

当我们收集以上的“梦凝缩”例子时，我们就已注意到另外一种重要性不下于“凝缩作用”的因素。某些在“梦内容”中占有重要篇幅的部分在“梦思”中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而相反的情形，也屡见不鲜，一些在“梦思”中位居核心的问题却在“梦内容”中找不出蛛丝马迹。而梦就是这般地无从捉摸，由它的内容往往并不足以找出“梦思”的核心。举例而言，在以前提过

^① 最近我发现一个例外的病例，他是一位被“强迫观念”所困扰的年轻男性，但其智能均仍有较高度的发展。他在梦中所发出的话语并非来自他自己所说过听过的话，却是他自己内心深处那强迫观念不经化装的表达，然而，这些在醒觉状态下却只能以另一种伪装后的面目出现。



的“植物学专论”的梦里，“梦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显然是“植物学”，但在“梦思”里，我们主要关切的问题却是同事间做事时所发生的冲突与矛盾，以及对我自己耗费太多时间于个人嗜好上的不满。至于那“植物学”除了用来做个“对照”以与“梦思”发生一点点关联外（因为植物学一直并不是我喜欢的科目），并无法在“梦思”中找出一点地位。在我的病人所做有关沙孚（Sappho）的梦里，上山下山、上楼下楼是主要内容，然而“梦思”却主要为耽心与“低”阶层的人发生性关系的危险。由此可见仅梦思中之一部分遁入梦内容里，而予以过分的夸张。还有，在我舅舅的梦中，那漂亮的胡子在“梦内容”中算得上是个核心，但却与我们分析后找出的“梦思”——追求“功成名就”的欲望，竟是风马牛不相及。由这些梦，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转移作用”（displacement）的存在。但与此完全相反地，在“伊玛打针”的梦里，我们却发觉了这梦的“梦内容”中每一单元的地位竟与解析后的“梦思”完全一一对应，因此分析过这种梦后，再碰到以上所举的梦例，我们不免为这“梦思”与“梦内容”间之崭新而不调和的关系感到惊讶。如果我们在正常生活中的心理过程中发现，一个意念的产生是由一大堆意念间挑选出来后，才在意识界受到特别重视，那我们就会证实，的确一种特别的心理价值（某种程度的兴趣）会附着于脱颖而出的意念。但我们却发觉在梦思中这每一个单元所具有的价值在“梦形成”时并不复存在，或并不予考虑。由于梦思中的各种意念事实上也无法分出价值的高下，我们往往要靠自己的判断作决定。在梦形成时，那些附有强烈兴趣的重要部分往往成了次要部分，反而被某些“梦思”中次要的部分所取代。这种情形，乍看似乎每一个意念所附的心理价值并不为梦形成所接受，反而是它所含的意义多寡才是关键。我们很容易就以为能现形于梦内容中的并不是梦思中重要的部分，而只不过它曾多次地出现。然而，这个假设并不足以使我们对梦形成的了解增进多少。首先，我们在“梦思”中最重要的意念往往也可能最常一再出现的，因为每一个梦思的单元（elements）都是由这些核心发散出来。但梦仍可能拒斥这些经过特别地强调（intensely emphasized）并且强烈地增援（extensively reinforced）的单元，而在梦内容中采纳其他只受到强烈地增援的意念。

这种困难，也许我们借着研究梦内容的“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可加以解决。很多这方面的读者，也许都私自以为发现梦内容

的各单元的多种意义并不是重要的工作。由于在分析时，我们是从各梦中的单元着手，将每个由这单元发生的联想一一记载下来，因此有关这些单元在记载的意念资料中会较容易复现的可能性难道还有所怀疑吗？由于我无法承认这种反对意见的正确性，我现在只能说出以下的看法：在梦析中所找出的意念里，有些已与梦的核心相去甚远，而变成了似乎是为某种特定目的而设的人为添加物。它们的目的可以很快地看出，即在“梦思”与“梦内容”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而这往往是一种牵强的联系，并且很多情形下，一旦这些重要单元在解析时未能找出，则“梦内容”中的各部分不只是不能“过度决定”，连“足够的决定”（sufficiently determined）也无法做到。因此我们获得以下的结论：在梦的选择中占有决定性地位的“多种意识”（multiple determinations），可能并非永远是梦形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往往只是一些未为吾人所知的精神力量的次要产物。然而，就每一单元要进入梦内容而言，这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就我们观察所得，有些时候“多种意义”并不易由“梦资料”内找出来，而唯有经过一番心血才有所获。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假设：在“梦的工作”下，一种精神力量一方面将其本身所含较高精神价值的单元所具的精神强度予以卸除，而另一方面，利用“过度决定”的方法，于较低精神价值的单元中塑造出新的重要价值，而借着这种新形成的价值得以遁入梦内容中。果真这种方法的确为梦形成的步骤，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梦形成的过程中，在各单元之间发生了“心理强度的转移作用”（Displacement of the psychis intensities），而由此形成了“梦内容”与“梦思”的差异。这种我们所假设的心理运作其实正是梦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我们就称之为“梦的转移”（dream-displacement），而“梦的凝缩”与“梦的转移”是我们剖析梦的结构时所发现的两大艺匠。

我以为利用“梦的转移”来解析梦中所含的精神力量并非难事，转移的结果无非使梦内容不再与梦思的核心之间看得出有所关联，而梦只以这伪装的面目复现潜意识里的愿望。我们目前已熟悉了梦的伪装，因此我们可以由此追溯出在精神生活中某种“心理步骤”（psychic instance）对另一种所作的“审查制度”，而“梦的转移”便是达成这种伪装的主要方法之一，我们必须假设



“梦的转移”是由这种审查制度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种精神内在的自卫^①。

在“梦的形成”时，究竟“转移”、“凝缩”以及“过分解”何者为主、何者为副且留待以后再讨论。但同时，我们顺便需要一提的、要使意念能出现于梦的第二个条件便是“他们必须能免于审查制度的拒抗”，有了这种假设，我们就可放胆地说“梦的转移”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

（三）梦的表现方法

我们发现把潜在思潮转变为梦的原意的过程中，有两个元素在运作：梦之凝缩作用和梦之转移作用。在接下来的研讨里，我们将遇到另外的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它们无疑地决定了哪些材料能够进入梦中。

虽然有使我们讨论的进展停顿的危险，但我认为有必要先把解释的程序来个粗略的介绍。我得承认要把这些程序解释得清清楚楚，并且能让评论家坚信不疑的最简单方法乃是用某些特殊的梦作为例子，详细地予以解释（如我在第二章对“伊玛打针”所作的分析），然后把所发现的梦思集中起来，而找出构成此梦的程序（process）——换句话说，用梦的合成（dream synthesis）来完成梦的分析，事实上我已经在好几个梦例中根据自己的指示使用上述的方法；但我不能在此将它们发表，因为这牵涉到有关精神资料的性质问题——有许多的理由，而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反对的。这些顾虑在分析梦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分析可以是不完全的，但仍旧能保有其价值——虽然它并没有深入梦的内容。但对梦的合成来说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我认为如果不完全，

① 由于我视“梦的伪装”与“审查制度”为析梦理论核心问题，所以我拟在此举出林克斯（Lynkeus）的故事“梦幻犹醒”（Traumen wie wachen）的结尾数节以饕读者，在这儿也许可以看到我的说法的概要：

“这是叙述一个人天赋有一种能力，永远不会梦见无稽的内容……”

“你所以能梦中犹如醒觉，全都是由于你的美德，你的善心，你的公正，你对真理的爱，由于你天性中道德的清晰概念使发生在你身上所有的事均能为我所理解。”

但回答却是：“然而，如果我再想好好想一想的话，我几乎相信所有人均与我一样，不可能梦见过无稽的内容。一个梦者事后仍能清楚地追述出来的，决不是一种谵妄的梦，它必定有某种意义，而不可能是另有其他说法的。因为与其本身相矛盾的内容决不可能被合成一体的。梦中的时间、地点往往混淆，而与梦的真正的内容有所出入，但这却不影响梦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醒觉状态下，我们也常做出这一类的事，如冥想神仙故事，一大堆幻想中的英雄人物……而这些却只有白痴才会不解风情地批评：‘这不可能的，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一位朋友说：“但愿每个梦均能像你对我梦所作的解释那般精确！”

“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用心一点，对梦者而言，是有可能做到的。你问为什么这总是不可能？就你来说，似乎梦里隐藏着某些以特别的、得意的形式所表现的齷齪事情，某种很难窥透的你的本性中的秘密，而这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梦常显得无意义或荒谬绝伦。其实，更深一层的研究当可发现，决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毕竟一个人不管醒觉或做梦状态下总还是他本人的。”

那么它就不会有说服力的，因而我只能把一些名字为世人所不知的人之“梦的合成”公之于世。但既然这愿望只能以我的心理症患者来达成，所以我必须把这问题的讨论暂时搁下，直到我能够把心理症患者的心理和这个题目拉在一起——在另一书里^①。

把梦思合成以建造出梦的尝试使我领悟到，由分析得来的材料并非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只有一部分是主要的梦思——即是说，那些完全在梦中被置换的；而如果没有审查制度的话，它们本身就足以改变整个梦。另外的材料则常被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在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支持“后者对梦的形成亦有贡献”的论调。相反的是，在梦发生之后到分析这段期间里，也许倒发生了一些与它们产生关联的事件，因而这部分材料即包括了所有由梦的原意指向隐意的连接途径，以及一些中间的连接关键——在分析过程中，借着它们才能发现那些连接的途径。

目前，我们只对本质（重要）的梦思感兴趣，这些通常是一组说有多繁杂就有多繁杂的思想与记忆的综合——由一些我们清醒时所熟悉的思想系列所提供。它们常常是由许多不同的心中发出来，虽然彼此间有相连的地方。每一思想系列几乎恒常为其相反的想法所紧随，并且与它有相互的关联。

当然，这繁杂的构造的各个不同部分相互间就有很多很多的逻辑关系。它们可以表示前景（foreground）或背景，离题（digression）或说明，各种情况，各种证据或是反驳。不过当整个梦思处在梦的运作的压力下时，这些元素就被扭转，被碎裂，以及被挤压在一起——就像碎冰被挤成一堆那样——因而就产生这样的问题：构成其基础的逻辑建架变得怎样啦？梦中到底是以什么来代表“如果”、“因为”、“就像”、“虽然”、“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等连接词呢？——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法了解任何句子或语言的。

143

我们最先想到的回答便是，梦并没有任何方法来表现出梦思之间的逻辑关系。大体来说梦忽视这些连接词，它只将梦思想的内涵夺取过来而加以操纵处理。而分析过程的工作即是要把这些被梦的运作破坏了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

梦之所以无法表达出这种连接关系乃是由于造成梦的精神材料的性质所致。就像是绘画和雕刻所受到的限制，它们不像诗歌那样能够利用语言；而基于同样

^① 在写完以上这些文字后，我已经发表了两个完整的梦的分析和合成——在《两个歇斯底里病例的部分分析中》中（1905年版）。



的理由，它们的缺陷都根源于那些它们想利用来表达一些想法的材料上。在绘画寻得其表达原则以前，它曾经尝试过要克服这缺陷——在古代的绘画中，人物的口中都吊着一些小小说明，用来叙说画家无法用图画来表白的念头。

现在，也许有人会对梦无法表现逻辑关系表示异议。因为有些梦，往往有最繁杂的理智运作——反对或证实某些叙述，甚至加以讥讽或比较，就像是清醒时的思想一样。但是这又一次说明了外表常常是骗人的。如果深入分析这些梦时，我们会发现这整个思潮不过是梦思材料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梦中所产生的理智运作。这外表看来像是思想的东西，不过是重现了构思的主要材料（subject matter）而不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思想所要表现的。我将要提出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事实（请看荒谬的梦）。最简单的是，梦中所说的句子（所特别描述的），不过是一些未经改变或稍有变动的梦思材料而已。这种话常常不过暗示了包括在梦思中的一些事件，而梦的意义也许和它差距十万八千里。

但我却得承认重要的思想活动——并非是梦思材料的重现——确实在梦的形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完成本题目的讨论后，我将阐述这思想活动所扮演的部分。那时我们就会明了这思想活动并非由梦思产生，而是在梦完成后（由某一观点来看），由梦本身而来的。

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梦思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梦中并没有任何独立的表示。譬如说，如果梦中产生矛盾，那么这矛盾不是由于梦本身便是由于某一个梦思的内涵所致，梦的矛盾只能在非常间接的情况下才和梦思之间的冲突有所关联，但是就像绘画（至少）终于能够找到一种方式——而不再是那种小小说明——来表白那些文字的意图（如感情、威胁、警告等），梦亦有可能用某些方式来阐述梦思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梦的表现方式加以适当的改变。实验显示出各种不同的梦（由这观点看）都有表现方式不同的“改变”。有些梦完全不理其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另一些则尝试尽量加以考虑。因此，梦有时与其处理的材料相差不远，有时却又有巨大的反差。同样，如果梦思在潜意识中有着前后的时间顺序时，梦对它们的处理亦有着相似的变异幅度（如与伊玛打针的梦一样）。

到底梦的运作如何决定梦思之间的这些（逻辑）关系（而这是梦运作所难以表现的）呢？我将一个个加以说明。

粗略地考虑，梦首先存在于梦思之间的相关——这无疑是存在的——把它们连成一个事件。因而产生连续性（时间）的逻辑连接。由这点看来，梦就像是希腊或巴拿树（Parnassus^①）画派的画家一样，他们把所有的哲学家或诗都画在一起。这些人确实未曾在一个大厅或山顶集会过；但是由思想来看，他们确是属于群体的。

梦很小心地遵循此法则，甚至细节亦不放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梦把两个元素紧拉在一起，那么就表示在相关的梦思之间必定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亲密关系。这就和我们的文字相似，“ab”表示这两个字母是一个音节。如果在“a”及“b”中间有个空隙。那么“a”就是前一个字的最后字母，而“b”是另一个字的起头，所以，梦中二元素的并列（collocation）并非是不相连的梦思借着机率而并接在一起，其实在梦思中这部分亦具有相似的关系。

为了表现这因果关系，梦有两种在本质上相同的程序。假设梦思是如此的：“既然这是如此的，那么，那个等等必会发生。”最常见的表现方法是以附属句子作为起始的梦（introductory dream），而那主句就是“主要的梦”（main dream）了。而时间的前后关系可以倒过来。但通常梦的重要部分是和主句对应的。

我的一位女病人有一次叙述了一个梦，它是表现梦的因果关系的极好例子，我将在后面把它完完全全地写出来。梦是这样的——它具有一个短的序曲，然后是牵涉非常广泛的梦，不过却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也许可以称之为“花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flowers）。

起始的梦是这样的：她走入了厨房，那时两位佣人正在那儿，她挑她们的毛病，责备她们还没有把她那份食物（bite of food）准备好。在同一时间里，她望见一大堆厨房里常用的瓦罐口朝下地在厨房里倒立着以让内壁滴干。两个女佣人要去提水回来，不过要步行到那种流到屋里或院子的河流去汲取。然后梦的主要部分就这样地接下去：她由一些排列奇特的木桩的高处向下走，觉得很高兴，因为她的衣裙并没有被它们勾着……

起始的梦和她双亲的房子是相关联的。毫无疑问，梦中的话是她妈妈常挂在口边的。而那堆瓦罐是导源于同一建筑物内的小店（hardware shop：卖铁器的）。梦的其他部分则说到她父亲——他常常追求女佣人，而最后在一次

①山名，在希腊，为Apollo及Muses诸神之圣地。



河流泛滥中，罹患重病死去（他们的房子靠近一河流）。因此，藏在这“起始的梦”的意义乃是：“因为我在这房子出生，在这卑鄙以及令人忧郁的环境……”主要的梦亦具有同样的观念，不过却以一种愿望的满足将它加以改变，“我是由高贵世家来的”，所以隐藏的真正观念是这样的：“因为出生是如此卑微，所以我生命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了。”

就我所知，把梦分成这不相等的两份，并不永远表示这后面的梦思与前面具有因果关系。我们反而会觉得同一材料常常以不同的观点各自出现这两个梦中（当然，晚上那系列最终导致射精或高潮的梦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系列肉体需求愈来愈清楚表白出来的梦）。有时，这两个梦（main dream and introductory dream）源于梦思不同的中心，不过其内涵有点重复，因而这梦的中心在另一梦中只是线索式地存在着，而在这梦中不重要的部分却是另一梦的中心。但是在某些梦中，把它分为一个短的前言和一较长的主要部分，正表示这两者有着显著的因果关系。

另一种表现因果关系的方法则牵涉较少的材料，它把梦中的一个影像（不管是人或物）变形成另外一个。当变形在目击下发生时，我们才要真正地考虑其因果关系——而不是在那种仅仅是某物代替了某物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这种方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因果关系同样是用前后的顺序的梦例并没有表现出这因果关系，它们已在梦的过程中因为不可避免的各元素之混淆而消失了。

那种随便哪一个都可以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的情况在梦里是无法表现的。它们常常各自插入梦里，似乎二者都是一样的有效。（伊玛打针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很清楚的，它的隐意如下：“我不用替伊玛仍旧存在的病痛负责；因为这不是由于她拒绝接受我的治疗，就是源于她生活在那不合适的性生活中，再不然就是因为她的病痛是器官性，而非歇斯底里性的。”这梦完完全全地满足了这些可能。其实它们却是排他性的——不同时存在。）如果合乎梦的愿望，它也会毫不考虑加工上的第四个可能。在分析完这梦后，我把“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加入梦思的内涵中。

但是如果在重新制造一个梦的时候，如果想要运用“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譬如说“这不是花园就是客厅”，那么呈现于梦思的就是“和”——一个简单的加法而已。“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通常是用来指一个含糊的梦

元素，但是却能够被分开的。在这种情况下，解释的原则是：把这个情况看成同样有效，以一个“和”字把它们串连起来。

譬如说，有一次我的朋友逗留在意大利，我恰好有一段时间没有他的地址。那时我梦见收到了附有他地址的电报。它是以蓝色字印成电报体，第一个字是模糊的：

“Via（经由）”或者是	}	第二个字根很清楚是“Secetno”
“Vilia（别墅）”		
或者是“Cass（房子）”		

第二个字念起来有点像意大利的人名，这提醒了我和这位朋友讨论过的词源学题目。并且也表露了我对他的愤怒，因为他把住址匿藏那么久而不告诉我。但是第一个字的三种可能情祝却在分析后变得各自独立并且都能成为一个思想系列（chain of thoughts）的起点。

在家父出殡的前一天晚上，我梦见一个布告（招贴或者海报）——倒有点像在火车站候车室内贴着的那种禁止吸烟的布告——上面印着：

“你被要求把两只眼睛闭上。”（You are requested to close the eyes.）

或是：“你被要求把一只眼睛闭上。”（You are requested to close an eye.）

我通常把它写成：

“You are requested to close ^{the}_{an} eye(s).”

这两个不同的说法各有各的意思，在分析的时候就导致不同的方向。我那时选择了最简单的送殡仪式，因为我很清楚家父对这种仪礼的看法，但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对这种清教徒式的简单葬礼并不那么欣赏，认为会被那些参加葬礼的人们所轻视。所以，其中一句话：“你被要求把一只眼闭上。”——这就是说，闭上一只眼，或是忽视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发现“either-or”所表现的模糊意义。梦的运作不能用单一字眼来表现出梦思中呈现的模棱两可，因而这两个思潮即使在梦的显意中亦开始分道扬镳了。

在有些梦例中，这种要表现出“either-or”的困难是利用将梦分成相等的前后两半来克服的。

梦处理相反意见以及矛盾的方法是值得注意的——它干脆不予以理会，对



梦来说，“不”似乎是不存在的。它很喜欢把相反的意见合在一起，或者把它们当作同样的事件来表现。它甚至会随心所欲地把相反意思取代了原先的元素而在梦中表现；因此我们不能一眼望过去就决定一个相反的元素在梦思中是否亦是如此的存在或者恰好相反^①。

在前面刚提到的一个梦里，我们已经解析过它的第一个句子（“因为我的出生是如此这般”）。在这梦里，病人梦见自己正由一些高低排列的木桩上步行下来，而手里握着开花的枝条。因为这影像，她想起了那位手持百合花宣告耶稣诞生的天使画像^②——而她的名字恰好又是玛丽亚（Maria），同时也令她回忆当街道用青色树枝装饰，举行“耶稣圣体游行”时，那些穿着白袍步行的女孩子。因此，梦中这开花的枝条无疑的暗示着贞淑——枝条上长着红花，看起来就像是山茶花。梦是这样进行的，当她走下来的时候，花已经大部分枯萎了。然后，接着一些无疑是月经的暗示。看来，这似乎是纯淑少女，握着同样的像是百合花（纯淑的意思）般的枝条是影射着茶花女：她平时戴着白色的山茶花，但在月经来临的时候，则戴着红色的。这带花的枝条〔歌德诗“Der Müllerin Verrat”中的“少女的花”（des Mützen）〕同时代表着贞淑及其反面。而这梦表现她对这一生纯淑无瑕的欣悦，但是在某几个部分却泄露了相反的概念（如花的凋谢）——显示出她因为各种有关贞淑过失而引起的罪恶感（即是说，在她孩童时期发生的）。在分析梦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把这两个思想分开，自我慰解的那部分比较表面化，而自责的那部分较为深藏——这两个想法是全然对立的，不过相反但性质相似的元素却在梦的显意中以同样的事件表现。

梦的形成机制最喜爱的逻辑关系只有一种，那就是相似（similarity）、和谐（consonance）或者是相近（approximation）的关系——即“恰似”（just as）。这关系和别的不一样，它在梦中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梦思间早已存在的平行或“恰似”的关系是架构成梦的第一个基础，而梦的运作大部分不过

① 看过了K. Abel的《原始语言对偶词句的意义》（The Antithetical Meaning of Primal Words 一1884）——他的观点亦为其他的语言学说所证实——我感到很惊奇，因为最原始的语言和梦的行为竟然会完全相像。起先，它们只有一个名词来形容完全相反的两件事（譬如：“强——弱”、“衰老——年轻”、“远——近”、“紧——松”）；然后，用一种续发步骤把这共同的名词稍加改变就造成相反的两个意思。K. Abel特别指出古埃及的文字，不过他显示出闪族和印度与德国语系亦有同样的发展过程。

② Annunciation：相传天使Gabriel向圣母玛丽亚宣告耶稣降生之消息。3月25日即是纪念此事之节日。

是在制造一些新的平行关系（parallels）来替代那些已经存在但是无法通过审查制度的阻抗者。梦的运作是倾向于凝缩，因而它赞助这种相似的关系。

相似、和谐，所谓具有相同的归属的——在梦中却以单元化（unification）来表现；这些关系或者早就存在于梦思间，或者是新近才被创造出来。第一种可能可以称为“仿同”（identification），第二种则称为“集锦”（composition）。仿同是用在人身上，而集锦则指对事物的统一。不过“集锦”亦可施用于人身上。而地方则常常被当做人一样看待。

在仿同作用里，只有和共同元素相连的人才能够表现于梦的显意中，其他人则被压抑了。但是这个梦中单一的封面人物出现于所有的关系及环境中——不仅是他自己，并且也概括了其他的人物。在集锦作用里，这种情形就扩展到人的关系——这梦的影像概括了各人所具有的特征，但不是每个人所共有的。因而这些特征的组合导致了一个新的单元化，一个新的合成。集锦的实际过程可以有好几条，有时，梦中人具有一个和它相关的人的名字——在这情况下，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这和醒着的知识相同：这正是我们要的人——而外观却是别人的样子。或者，梦的影像可以一部分像某人，一部分又像另一个人。或者这第二人所涉及并非外观的，而是存在于梦中的人的姿态、说话和所处的情况中，在最后的这种情形下，仿同和创造一个集锦人物间的分野就不那么清楚了。但是，要制造一个像这样的集锦人物的尝试可以遭遇失败。在这情况下，梦中的景物就只是属于其中一个有关的人物，别的角色（而通常是最重要的）则变为一些附随的（attendant figure），而不具有什么功能。做梦的人有时会用这些词句来形容该种情况：“我妈妈也在那里。”梦内容中的这元素也许类似于象形文字中的决定性因子——不是发音，而是用来说明别符号的。

造成两个人物结合的共同元素也许会表现于梦中，也许会被删除。一般来说，仿同或者是建造一集锦人物的理由是为了避免表现出这共同元素。为了避免说“A仇视我，B亦是如此”。所以我在梦中制造一个由A和B合成的人物，或者幻想A在做一些为B所特有的行动。这样造成的梦中人因而有了新的连接。而它代表了A和B的情况使我能够很合理地在梦中的适当时间内穿插一个它们共有的元素，即是说，对我的仇视态度。利用这种方法常常能使得梦内容得到显著的凝缩。如果我能够利用别人而把相同的情况表现得清楚，那么就可以免去直接表现某人的情况所需的繁琐。我们亦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种利用仿同作用



来表现的方法亦可以用来逃过审查制度的阻抗，而阻抗正是梦之运作的严厉一面。审查制度所反对的，也许恰好落在梦思中某一特殊人物的特定意念。所以我就寻找另外一人，他也和这被反对的材料有关，不过涉及较少。由于这两个人不被审查通过的共同点使我得以建造一集锦人物——它具有了两人其他无关重要的特征。不管是源于仿同或集锦作用，这人物于是被允许进入梦内容而不被阻抗。所以利用梦凝缩作用，我满足了审查制度的要求。

当梦表现出两人共有的元素时，这往往暗示着另一个被蒙蔽的共同元素，不过却因为审查制度而无法表现。共同元素常常利用置换作用来达到顺利表现的目的，因此，梦中的集锦人物所具有的无关紧要的共同元素使我们能下这样的断语：梦思中必定还有一个不是如此不紧要的共同元素。

根据以上的讨论，仿同作用或者是集锦人物具有下列意义：首先，它代表两个人之间的共同元素。第二，它代表一件被置换了的共同元素。第三，它仅仅代表一种一厢情愿（wishful）的共同元素。

因为希望两个人具有共同元素的想法，常常和这两人的置换不谋而合，所以后者在梦中亦是以仿同作用来表现，在伊玛打针的梦中，我希望将她和另一病人置换：那就是说，我希望另一病人和伊玛一样亦在接受我的治疗。梦满足这愿望的方法是，呈现一个叫伊玛的妇人，不过她被检查的方式却是我以前看到另一妇人所接受的情况。在关于我叔叔的梦里，这种交换成为梦的中心：我利用处置和裁判同事把自己比喻成部长。

根据经验，我发现每个梦都是关系着做梦者本人，丝毫没有例外，梦完全是自我的。当自我不在梦内容中出现，反而代之以外人时，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自我一定利用仿同关系隐藏在这人的背后，因而能够把本人的自我加入梦内容里。在别种的情况下，如果本人的自我确实出现于梦中，那么亦可知道别人的自我亦借着仿同作用而隐匿于来人的自我后面。因此在分析这种梦的时候，常常得注意我和此人所共同具备的隐匿元素（而这元素是连接在此人身上的）。在别的梦里，自我起初是附着在别人身上，不过当仿同作用消失后又再度回复到本人的自我来。这些仿同因而使我得以细察，在自我的意念中，哪些部分是审查制度所不通过的。由于这种原因，自我在梦中可以经过数度交迭，有时直接呈现，有时却又经由仿同别人而表现，它才能把好多好多的梦思凝缩

起来^①。这种梦者本人的自我在梦中会数次呈现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基本上是和清醒的思考中自我亦会出现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或关联没有两样——譬如这句话，“当我想我以前是多么健康的一个孩子”。

至于地点名称的仿同要比人来得更容易了解。因为在梦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自我没有牵涉在内。在我的那个关于罗马的梦里，我发现自己处身于一个被称为罗马的地方，不过却因为看到街头大量的德文招贴而感到非常惊奇。后者是种愿望满足，立刻使我想到布拉格；而这愿望也许源于我童年时代度过的德国国家主义时期（而这已经是过去的^②）。在做这梦时，我有希望在布拉格遇见朋友（弗利斯）。所以罗马和布拉格的仿同可以解释成一种愿望的共同元素：我愿意在罗马遇见朋友，而不想在布拉格。而且这会见的目的使我乐于将布拉格和罗马交换。

这种制造集锦结构（composite structure）的可能是使梦常常披上一层奇幻外衣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它在梦内容中导入了一种不能由感官真正感受到的元素。这种建构集锦影像的精神程序很明显地和清醒时幻想或涂绘恐龙以及半人半马怪物的情况相同。唯一的不同点是，清醒时，意欲创造的新构造本身决定了这想象物的外表；而梦中集锦影像却取决于一些和它外表无关的因素——即梦思所含的共同元素。梦中的集锦物可以有好多方法完成。最单纯的方法便是只以某物直接表现，不过这种表现却暗示着它仍有别的归属。更复杂的方法则是把两个物体结合成新的影像，而在结合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两者在现实中所含有的相似点。新的产物也许怪诞离奇，也许要被认为是高明的想象，这要看原来的材料是什么，以及其拼凑的技巧高下而定。如果凝缩成一个单元的对象是太不和谐的，那么梦的运作常常制造一个相当明显的核心，但附着一些不明显的特征后就心满意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把材料组成一个单元化影像的努力是失败了。这两种表现方法互相重复出现，产生一些性质相当于两种视觉影像竞争的东西。在绘画上，如果我们想表现许多个人体认的意象所形成的一般概念时，亦会产生出同样的情形。

梦当然是这许多集锦的组合。在前述的梦的分析中，我已经提出许多例子；以下我将多补充几个，在下面这个将要报告的梦，是以“花的语言”来描

① 当我不知道要在哪个人物中找寻本人的自我时，我根据下述原则去判断：哪个梦中人具有我睡着时所经验到的情感，那么他身上就隐藏着本人的自我。

② 请看“革命的梦”的讨论。



述病人的生命过程：梦中的自我在手中握着开花的枝条——而我们说过，这代表着贞淑以及性的罪恶。由于花朵的排列情形，这枝条也向梦者暗示着樱花，而这些花儿，如果个别来看则是山茶花，而且给我的印象是，花是加上去的。这集锦物各元素间的共通点可以由梦思中显示出来。开花的枝条暗示着那些要赢取、或者想获得她好感的人努力贡献的礼物。因此，小时候她得到樱花，后来得到茶花，而那些花看来像是加上去的外表，则象征着一位常常在外旅行的自然学者为了获取她青睐所贡献的关于花的图画。另一位女病人在她梦中则浮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像是海边沐浴用的茅屋，像是乡村房子外面的厕所，又像是小镇房子的顶楼。前面两个元素的共同点是关于人们的赤裸与脱衣；而与第三者的连接则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她小时候），顶楼亦是和脱衣有关。另外一个男人则在梦中产生了两个地点的集锦——而在这集锦物里进行“治疗”。其中一个是我的诊疗室，另外一个则是他第一次邂逅太太的娱乐场所。一个女孩则在她哥哥答应请她吃顿鱼子酱后，梦见这哥哥的脚沾满了鱼子酱的黑色颗粒。这“感染”（contagion）的元素（道德上的意思）和她回忆起小时候布满双脚的红疹（而不是黑的），以及鱼子酱的颗粒组合成一个新的概念——意即她哥哥那里得到的。在这梦里（别的梦也一样），人体的一部分被当做物来看待。在弗连奇（Ferenczi）报告的一个梦中，那个集锦的影像由医生和马所组成，并且穿着睡衣。在分析过程中，这女病人体会到睡衣象征着她小时候她父亲在某一情境的影像，因此这三个元素的共同点也就明了了。这三部分都是她的性好奇心的对象，当她年轻的时候，保姆时常带她到一个军队的养马场去，因而她有许多机会来满足她那未被压抑住的好奇心。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梦没有办法表达矛盾或者是相反的关系——即“不”。我现在将首先提出反对的意见。有一类能够归属在“相反”前题下的例子是利用仿同作用的——在这些梦中，交换或者取代的意念是和相反情况关联着。关于这点，我已经举过了许多例子。另外一类则归属于一种我们可称为“刚好相反”的旗下（contrariwise or just the reverse），它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呈现在梦中——似乎可以把它形容为玩笑。这个“刚好相反”并不直接呈现在梦中，但却经由梦内容（那些为了别的理由而创造的）刚好和它相邻接的部分的扭曲而泄露其存在的事实——就像是一种事后回想。这种方式用实际例子解释可要比描述容易多了，在“一个美丽的梦”里，即“楼上和楼下”的梦里

所表现的爬楼梯恰好和梦思的原型相反——即是这恰好和都德（Daudet）名作《沙孚》（Sappho）中情境相反。在梦中向上爬的动作开始困难，后来却轻而易举，而在都德的故事中开始容易，后来却困难了。另外梦者和她哥哥的“楼上”、“楼下”的关系在梦中刚好倒过来。这指出在梦思中，两件材料的关系是相反的。而我们可以看出梦者幼童式的想让乳母拥抱的幻想，不过在小说的情节中刚好颠倒，主人翁却抱着太太上楼。那我梦见歌德抨击M先生的梦也一样。在此种梦的分析中，必须弄清楚这关系，否则是无法成功的。梦里歌德抨击一位年轻的M先生，而实际存在于梦思中的却是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我的朋友弗里斯），他被一个不知名的小作家抨击。在梦里，我计算歌德逝世的日子——实际的计算却是基于一位瘫痪病人的生日。梦思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思想恰好和歌德应该得到疯子般待遇的意念相冲突，“刚好相反”，梦（的潜匿意义）如此说：“如果你不明白书里讲什么，那么你（评论家）便是白痴，而非作者。”另外，我想这种把意义歪曲的梦都隐含着一种轻蔑的，有着这种“背叛某件事（turning one's back something^①）”的意念（譬如说，在沙孚的梦中，梦者把他和其兄弟的关系颠倒过来）。另外，我们亦可以看到这种梦中的相反手法时常是源起于潜抑的同性恋冲动。

附带来说，把一件事扭转到反方向是梦运作最喜欢的表现方式，同时也是运用最广的。它的第一个好处乃是能满足对梦思中某些特殊元素的愿望，“如果这件事是相反的话，那该是多好”！这常常是表现自我的记忆中那些不如意部分的最好方法。还有，“相反”是逃避审查制度的有效方法，因为它产生一堆歪曲的材料——这且具有一种瘫痪的效果，譬如说，对尝试要去了解这梦的涵意泼冷水。因此，如果梦很顽固地不愿泄露其意义，那么追究梦原意里那些刚好相反的特殊元素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经过这手续后整个情势就明朗化起来。

除了把主题颠倒以外，我们还要注意时间的倒置，梦的伪装最常见的方法是把事情的结果或者思想系列的结论置于梦的开始部分，而把结论的前题及事情的原因留在梦的后段里。因此，如果不把这原则放在脑海里，分析梦就要无

① 德文“Kehrseite”可以指“相反”或是“背叛”。亦请注意英文的这个意义含糊的片语；“arise upwards”，可以指颠倒（upside down）和错误（wrong way round）。



所适从了^①。

在某些梦例里，我们需要把许多梦内容颠倒过来才能达到其意义。譬如说，有一个年轻的强迫症患者在某个梦中隐匿着一个自孩童时代即已存在的希望父亲死亡的记忆。这父亲又是他所害怕的。梦内容是这样的：因为他回家晚了，父亲骂了他一顿。这梦发生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由他的联想看来，本来的意思一定是他生父亲的气，因为父亲回来得太早了。他宁愿父亲永不回来，这就等于希望父亲死去，因为这个男孩在父亲外出时做了一件错事，被警告说：“等你爸爸回来，你就知道厉害了！”

如果我们要更深一层的研究梦思和梦内容的关系，最好的方法便是把梦作为起点，然后研究梦表现方法中的正统特征（formal characteristics）究竟和底下的思想有什么关系。最显著的是，梦里面各种梦的影像会激发起不同的感觉强度（sensory intensity），而梦的各段或者是不同的梦都具有不同的清晰度（distinctness）。

各种梦影像的强度相差（位于我们所了解的两个极端之间）并不能够看为比真实情况来得大（这我们认为是梦的特征的，其实是掩人耳目而已），因为这和我们在真实情况中所能体会的不清晰度无所比较。我们常常会说，梦中不清晰的对象是“消逝的”（fleet ing），而认为更清楚的影像必定是酿酝了相当长的时间。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梦思的什么东西决定了梦内容中各不同部分的鲜明度（vividness）呢？

我想以分析一些可能的情况来作为开始。因为梦的材料可能包括一些睡眠时所觉察到的真正感觉，所以也许有人会这样假设，这源于这些感觉的梦内容一定会有特殊的强度，或者反过来说，在梦中特别鲜明的，一定是源于睡觉时的真正感觉。不过由我的经验来看，此种假设从来没有成立过。由睡觉时所接受的神经刺激产生梦的影像比由记忆而来的清楚——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真实与否对梦影像的强度来说是毫无影响的。

另外，我们也许这么想，梦影像的感觉强度（鲜明度）和对应的梦思所

① 歇斯底里发作常常利用时间秩序的颠倒来混淆视听以达到掩饰其意义的目的。如说：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孩在一次发作中想表现一种带罗曼蒂克的味道——这是她在地铁遇到某人后，潜意识所幻想的罗曼蒂克。她想象那个男人被她美丽的双脚所吸引，上前和她搭讪，而那时她正在看书；然后他们就一起去玩，享受了一段美丽的爱情。她的发作便是以身体的痉挛来表现这段爱（love—sense），同时用嘴唇的动作代表接吻，两臂的紧握表示拥抱。然后她急促地跑到隔壁房间，坐在椅子上，拉起裙角以露出双足，假装看书，同时和我说话（即是回答我）。另外请看Artemidorus说的：“在分析梦境的时候。有时候要由头开始。有时却要倒过来从后面开始……”

蕴涵的精神强度（psychical intensity）有关。而精神强度即相当于精神价值（psychical value）：即最鲜明的便是最重要的——是梦思的中心所在。而据我们所知，真正重要的元素通常是无法通过审查而进入梦内容的。但不管如何，也许它在梦中的直接衍化物亦带有一些较大的强度，并且毋需因而形成梦内容的中心。但是这种想法由梦的比较研究来看亦是不正确的。梦思中检查元素的强度，和梦内容中相应元素的强度是毫无关联的。事实是“所有精神价值的完全转换”（尼采语），在梦思中举足轻重的元素，也许它的衍化物在梦中变为短暂的存在，并且在与一些更强烈的影像相比之下，显得黯然失色。

梦中各元素的强度反而是由两个独立的因素来决定，第一，完成愿望满足的元素是以特别的强度表现的。第二，由分析过程看来梦中最鲜明部分乃是产生最多思想系列的起始点——那些最鲜明的元素亦是那些具有最多决定因子的（determinants）。也可以这样说：最大强度的梦元素，乃是那些借以得到最大凝缩作用者。我们也许可以期望，最后终将会有一公式来表达出这两个决定因素和强度的关系。

前述那个问题——关于梦中某一元素的强度或清晰度的原因——是不能和下面这个关于梦的各个段落以及整个梦的清楚或混乱的问题混为一谈的。在前一问题里，清晰度是和模糊度（vague-ness）相对，而后者之清楚则和混乱（confusion）相对。但是毫无疑问的，这两种尺度的进退关系是相互平行的。具有鲜明印象的那段梦，常常是含有一个强烈因素的（intense elements），而暧昧不清的梦则具有一些强度较小的元素。但是梦的清楚或混乱可要比梦中元素的鲜明度来得更难于判断。的确，因为一些以后即将讨论到的理由，我们目前仍无法对前者加以讨论。

但是在某些例子中，我们很惊奇地发现到梦的清晰与否和梦的伪装没有关系，它反而是由梦思的材料直接而来（并且是梦思的一部分）。

我就有一个梦，在我醒来时，觉得结构完美、清楚又毫无瑕疵。当我在梦中仍然半睡半醒的时候，我想要分出一类不受凝缩与置换作用影响而属于“睡眠中的幻想”（fantasies during sleep）的梦。但是细察这稀有梦例时，我发现它仍然和其他梦具有同样的缺陷与隔膜，因此就把这“梦的幻想^①”的分类删除了，梦的内容代表了我们长期追寻以及困扰我们（我和我的朋友弗利斯）

① （1930年加注）这到底是否正确，我现在不敢确定。



的两性理论 (Theory of Bisexuality)；而这梦愿望满足的力量使我认为这理论 (刚好没有出现于梦中) 是清楚与毫无瑕疵的。因此我认为是完整的梦的判断，其实不过是梦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在这梦例中，梦的运作侵犯了我清醒时的思想，将之篡改，使我认为这是对此梦的判断，其实这是在梦中没有成功表现出来的梦思的材料。

有一回，在分析一位妇人的梦时，我遇到了和这梦相同的情况。开始的时候，她拒绝述说，因为“这是非常不清楚与混乱”的。当我重复说她不能如此确定她一定对之后，她终于说，有好几个人进入梦境——她本人、丈夫和她父亲——但是她却不能确定她丈夫是否就是她父亲，或者她父亲是谁，以及这类的问题，把梦和她分析过程中的联想合起来，很清楚地显示出这是一个常见的故事：关于一个女佣人怀孕了，但不能知道“小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①”，因此再度显示梦的不清晰其实乃是促成此梦的材料的一部分：即是说这材料是以梦的形式来表现。梦的形式 (form of the dream)，或者梦见的形式 (form in which it is dream) 是非常普遍的用来表示其隐蔽的主题。

对梦的谅解，或者表面看来是善意的评论，常常是用来虚饰那以微妙方式出现于梦中的部分，虽然实际上是出卖了它。譬如说，一个梦者说，“梦已被抹掉 (wiped away)”；而分析结果则显示出他回忆 (童年的) 他在倾听那位替他大便后擦屁股的人谈话。另外有一个例子值得详细记录，一位年轻小伙子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内容提醒他有关一些仍记得很清楚的童年幻想。他梦见傍晚时分，他在夏季游览胜地的旅馆里。他记错了房间号码，结果走入了一间客房，里头的一位老太太正和她两个女儿解衣就寝。然后他说：“梦在这里有个空档，少了某些东西，最后出现了个男人，他想把我抛出去，于是，我就同他挣扎。”他尽了力量，但始终没有办法记起这重要的关键——而无疑这暗示着他儿时的幻想；最后，真相大白，他所想找寻的其实是在他叙述梦的隐蔽部分时已经说出来的。这空档 (gaps) 其实是这些要上床的妇人的生殖器开口；而“少了某些东西”，则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形容词。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具有对女性生殖器官的好奇心，同时固执于这有关幼童的性理论——根据这理论，女人是具有男性生殖器官的。

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相类似的梦。他这么梦到：“我和K小姐一起步入公园

① 她伴随着的歇斯底里症状是月经不调及忧郁 (这是病人的倾诉)。

餐厅……然后就是个含糊的部分，一个中断……然后发现自己置身于妓院，那里有两个或三个妇人，其中一个穿着内衣裙。”

分析：K小姐是他前任上司的女儿，他承认，她就像是他妹妹。不过他很少有机会与她交谈，有一次在谈话中，他们“似乎开始察觉到彼此性别的不同”，而他似乎这么说：“我是男人，而你是女人。”他只到过此餐厅一次，那是和他姐（妹）夫的姐妹一同去的——而对他来说，她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有一回他和三位小姐走过此厅大门。那三位小姐是他妹妹、阿姨以及刚提到的姐（妹）夫的妹妹。三位对他来说都没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但都是他的妹妹（sisters）。他很少逛妓院——一生中大概只有三次。

对这梦的分析主要建立于梦中“含糊的部分”及“中断”的基础上，因而道出他孩童时，因为好奇的缘故，曾经（虽然很不经常）检视过小他几岁的妹妹的生殖器，于是后来，他就做了这个梦，象征着他在这过失的（意识的）记忆。

同一晚上所发生的梦内容都是整体（whole）的一部分；而它们之所以会分成这许多段，同时有不同组合和数目的事实都是有意义的，这可以看成隐匿着的梦思所提供的消息。在分析含有许多主要部分的梦时（一般来说，或者是同一晚上发生的梦），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可能，即这些分开而同时又是连续着的梦也许含有同样的意义，并且是以不同的材料表达着同一冲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一个梦通常是最胆怯以及歪曲的，而接着的可能更确定与明显。

圣经中那个由约瑟夫解释的法老王所做的关于母牛和玉黍蜀穗（Kine and Ears of Corn）的梦就是属于此类。约瑟夫的记载（Ancient History Of the Jews）要比圣经上详尽得多。当国王提起第一个梦后，他说：“当我看到这景象时，就由梦中惊醒了。而在混淆以及想这到底有何意义的当中再度入睡。然后又做了一个梦，这要比前一个来得露骨与奇异，并且使我感到惊恐与迷惑……”听完国王对梦的叙述，约瑟夫回答说：“国王呀，这梦虽然以两种方式表现，但却具有同一意义……”

荣格（Jung,1910）在那篇《谣言的心理》（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Rumour）中提到某女孩经过伪装的“色情的梦”如何不经分析即被她同学识破，以及这梦如何更进一步地伪装与润饰。他在叙述这许多梦的故事后，下如此的评论：“在一系列的梦中，最后一个梦影像所欲表达的思想，



完全和这系列中第一个影像所欲表达的雷同，审查制度利用一连串的不同象征，置换、无邪的伪装等来达到尽量延长隔离此情意综的目的。”

休奈尔 (Schemer) 对于这种梦的表现方法非常熟悉。他曾经描述过，并且把它和他的器官性刺激的理论 (Theory of Organic Stimuli^①) 连在一起，当作是一种特别的定律：“最后由某一特殊神经刺激引起象征性的梦的构造皆遵循此一般原则：在梦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以一种遥远的，最不正确的暗示描绘着产生刺激的对象，但是最后，当所有可能的图像来源枯竭后，它就赤裸地表现刺激本身，或者是（依梦例不同）如有关的器官或者是该器官的功能。因此，梦在指示出其器官性原因后，达到了目的……”

峦克 (Otto Rank) 干净利落地肯定了休奈尔的定律。他报告的女孩的梦分为两部分，中间有一段间隔，不过是同一晚上发生，而第二个梦是以达到情欲高潮而结束。即使是没有从梦者取得详细的资料，我们亦能很详尽地分析第二个梦。但是由两梦之间的许多联系看来，我们发现第一个梦所表现的和第二个梦一样，不过是以一种比较羞怯的方式呈露而已。因此这第二个达到情欲高潮的梦使我们能给予第一个梦完整的解释，峦克即根据此梦例，很正确地用梦的理论来分析。“产生情欲高潮或遗精的梦”的意义。

不过根据经验，我认为很少有机会碰上要用梦的明确或有疑问的材料来判决的梦的清晰抑或混乱。后面，我将展示一个“梦的形成”的因素（我以前没有提过），而这将决定梦中各因子的分量 (scales)。

有时当梦中的某一情况或段落持续一段时间后，突然冒出如此的句子：“但似乎在同一时间里出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发生了某件事情。”过一阵子，梦的主流又回复了，而这中途的打岔 (in-terrupt) 不过是“梦的材料”的一个附属子句而已——一个穿入的思想，在梦里，梦思的条件子句是这样表现的：以“当” (when) 来替代“如果” (if)。

那个在梦中常常出现而且是那么靠近焦虑的被禁制感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呢？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前进，但是却发觉自己被胶粘在那里。想要取得什么但却被一些障碍挡着。火车快要开了，但是却无法赶上。举起一只手想为受到的侮辱报复，但却发现它是无力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前面，我们已经在暴

① 休奈尔认为肉体的刺激只不过是提供给心灵一些可以激发想象的材料。

露的梦中提到这感觉，不过却没有真正的尝试对它分析。一个容易但理由并不充分的答案是在睡觉时常常有运动麻痹的感觉，因而就产生这种感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一直接见这种被抑制着（麻痹）的行为呢？不过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这么想，这种睡觉时任何片刻都可以唤起的麻痹感使某些表现方式容易呈现出来，并且只是当梦思的材料需要如此表现时才会感觉到。

这种“无法做任何事情”并不常常以此种感觉呈现在梦中，有时它甚至是梦内容的一部分，下面是这样一个例子，而且我认为它对此种梦的意义提供了最好的说明，以下是此梦的节录：在梦里我因为不诚实而被指控。这个地方是私人疗养院和某种其他机关的混合，一位男仆人出场并且叫我去受审。我知道在这梦里，某些东西不见了，而这审问是因为怀疑我和失去的东西有关[由分析看来，这审问（检查）有两种意义，并且包括了医学检查]，因为知道自己是无辜的，而且又是这里的顾问，所以我静静地跟着仆人走。在门口，我们遇见另一位仆人，他指着我说：“为什么你带他来呢？他是个值得敬佩的人。”然后我就独自走进大厅，旁边立着许多机械，使我想起了地狱以及它恐怖的刑具。在其中一个机器上直躺着我的一位同事，他不会看不见我，不过他却对我毫不注意。然后他们说我可以走了。不过我找不到自己的帽子，而且也没法走动。

这梦的“愿望满足”无疑的是表现于我的“被认为是诚实的，并且可以走了”。因此，在梦思的各个材料中必定的这个相反。“我可以走了”是赦免的一个讯号。因此，在梦的末尾某些事情发生而阻止我的离开不就可以认为是那含着阻碍的潜抑材料正在这时刻表现出来吗？于是我不能找到帽子的意义就是：“毕竟你并不是个诚实的人。”因此，梦里这“无法做任何事情”是用来表达一个相反——“NO”，所以我又要修改前面所说的梦是无法表达“不”的话了^①。

在别的梦中，“无法行动”并不是单纯的一种情况（situation）而是一

① 在完成分析后发现这和我童年的一件事有关，这是用下面的联想而得的结论。[摩尔人（Moor）摩洛哥或邻近非洲北部之土人）完成了他的义务，所以他可以走了]。Schuldigkeit（duty）其实是Arbeit（work）的字误，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滑稽的哑谜：“摩尔人是几岁完成他的义务呢？”——“一岁！因为他那时就能走了”[gehen：离开（go）或走路（walk）]。似乎因为我生下来就具有卷曲的黑发，所以年青的母亲把我叫做小摩尔人——不能找到帽子是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清醒时）。我们那位具有藏东西天才的女佣人把它给藏起来了。——梦的末尾亦隐藏了对死之忧郁的反抗：“因为没有完成任务，所以我还不能走。”——这梦牵涉到生与死，就像我不久前梦到的歌德以及瘫痪病人的梦。



个感觉 (sensation)，而这种被禁制的感觉是一种更强有力的表达——这表现一种意志，而这受到反意志 (counter-volition) 的压抑，因此受禁制的感觉代表一种意志的矛盾。而我们以后将提到，睡觉中所连带的运动性麻痹恰好是做梦时精神程序 (psychic process) 的基本决定因子之一。我们知道运动神经传导的讯息不过是意志力的表现。而我们在架构中确定此传导受抑制的事实不过使整个过程显得更适于代表意志以及反意志的行为。而且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被禁制的感觉何以那么靠近焦虑，并且在梦中常常和它相连。焦虑是一种原欲的冲动，源起于潜意识并且受到潜意识的禁制。因此，当梦中被禁感和焦虑相连时，这一定是属于某个时候能够产生原欲的意志力量——换句话说，这一定是性冲动的问题。

我将在别的地方讨论在梦里出现的评语“毕竟这只是梦而已”的精神意义，我这里仅仅要说，这是为了要分散对于所梦见的重大事件的注意。有趣的问题是，梦内容的一部分在梦里被描述为梦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有关“梦中梦 (dream within a dream)”的哑谜已经被史德喀尔 (Stekel) 在分析一些令人信服的梦例后被解开了。再说一遍，其意图是为了减少对梦里所梦见事物的重要性，即夺除其真实性。梦里所梦见的是梦的愿望，欲在醒后将之蒙蔽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很合理地假设，梦里所梦的是真实 (真实的回忆) 的呈现，而相反的，那些梦里所表现的其他事物则是梦的愿望而已。等于说希望这被称为是梦的东西不曾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某一事件是以梦中梦的方式插入梦中，那么似乎可以很肯定地说，这暗示的这事件是真实的——最肯定的了，梦的运作利用梦见作为否认的方式。并且因而肯定了梦都是愿望的满足。

(四) 梦材料的表现力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讨了许多以梦表现梦思的方法。我们知道在形成梦以前，梦思必须经过某些程度的改造，而且我已触及有关这方面的更深层题目 (除了其一般性原则外)。我们也知道，这些材料被剥离了许多相连关系后，还要经过挤压制的程序，同时由于元素不同强度之间的置换，也导致了材料间发生了精神价值的改变。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考虑的置换作用只是限于将一个特殊的意念与一个和它非常相近的相互交换，而结果促成了凝缩作用，使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单元化元素进入梦境 (而不是两个)。我们并没有提其

他的置换作用，由分析知道，还有另一种置换作用，它置换有关思想的语言表达。在这两种情况下，置换都是基于一系列的联想；此种程序能发生于任何一种精神领域，而置换的结果可能是一元素代替了另一元素，或者是某一元素的语言形式被另外一种所取代。

第二种“梦的形成”的置换作用不但在理论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并且亦可以解释梦所伪装的极其荒谬外表。置换的结果常常造成梦思中一个无色与抽象的概念改变为图画的是或者是具体的形式。这种改变的好处及目的当然可以一目了然了。由梦的观点来看，能够意象化的，即能被表现：就像在报纸内画家因为重要政治题目而面临了插图（表现）的困难，抽象的观念亦使梦得到了同样的危机。此种置换不但是表现能力受惠，亦可以因而得到凝缩以及审查的好处。只要是抽象形式的梦思都是无法利用的；一旦它变成图像的语言后，梦的运作所需的对比与仿同（如果没有，它也会自己创造的）在这种新的表达方式下就能够更容易地建立了。这是因为在每种语言的历史进展中，具体的名词（concrete forms）比概念名词（conceptual term）具有更多的关联。我们可以这么想，在形成梦的中间过程中（使得杂乱纷歧的梦思变得简洁与统一），大部分精力是花在使梦思转变为适当的语言形式。任何一个想法，如果其表达方式因为别的原因而固定的话，那么它就能根据一个变数来选择其表达方式（这些是别的想法所具有的可能表达方式），而它或许从开始就这样了——像写诗一样，如果诗要押韵律。无疑的，最好的韵诗是那种无法找到刻意求韵的斧凿痕迹，而且它欲表达的意义，因为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开始就选定了一些字眼，只要稍加变动就可以满足诗韵了。

在某些例子中，此种改变表达的方法甚至直接协助了梦的凝缩，因为它的含糊的字眼表达出许多梦思（而不是一个），而整个文字的智慧就这样的被梦的运作所废弃了。我们无需因为文字在梦的形成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惊奇。既然是许多意念的交接点（nodal point），文字亦可以认为注定是含糊的（ambiguity）；而心理症患者（譬如说，在架构强迫性思想与恐惧时）亦毫不羞耻地利用这些文字的好处（不比梦来得少）以达成凝缩和伪装的目的^①。我们亦可以很容易发现梦的改造亦因表达的置换而获利。如果以一个含糊的字眼替代了两

^①请看我关于玩笑（jokes）的著作——尤其是第六章的末尾，以及应用文字桥梁（verbal bridge）于解决心理症症状（譬如说，杜拉（Dora）第一个梦的形成）。



个意义明确的，那么结果是误人的；如果以图像来替代我们日常所用的严肃表达法，那么我们的了解力将会大受阻碍，特别是梦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内容应该是按字面解释或者是比喻的，而且内容是否直接和梦思相连抑或要经过一些中间插入的语句。在分析任何一个梦的元素时，我们常常不知道究竟：

1. 是否要看它的正面或是反面意思；
2. 是否要当历史来说明（即回忆）；
3. 是否以象征的方式来说明，或者——
4. 是否以其文字意义来说明。

但虽然是含糊，我们亦可以说这些梦的运作之产品（我们应当记得，它们并非基于要被了解而制造的），对其翻译者所带来的困难要比那些古代的形象文字来得简单多了。

我已经举过了几个梦例，它们利用含糊文字的联系来表现。譬如，“伊玛打针”梦中的“她好好地张开嘴巴”和“我没法走动”。下面我将记录一个梦，内容大部分是把抽象意念转变为图像，这种梦的分析法和利用象征方法来分析梦的分别仍然是清楚而毫不含糊的。在象征的梦分析中，分析家可以任意选择了解象征的解答钥匙；而在此种用文字伪装的梦里，解答已经展示但却被一些日常的文字用法所遮盖住。如果在适当的时机中有恰当的处理，那么我们就能够部分或完全地解释此种梦，有时甚至不必借重梦者提供的资料。

我一位熟人的太太做了下面这个梦：

她在剧院里，那里上演华格纳（Wagner）的歌剧，直到凌晨7时41分才结束。剧院正厅里摆着餐桌，人们在那里大吃大喝。她那刚由蜜月旅行归来的表哥（弟）和年轻太太坐在一起，旁边是一位贵族。看来这新婚太太相当公开地把丈夫由蜜月中带回来，就像是把帽子带回来的情形一样。正厅的当中有个高塔，上面有个平台，四周围绕着铁栏杆。指挥就在上面，“他具有利希特（Hans Richter）的特征”。他在那里不停地沿着栏杆走，汗流浹背，而他借着那种位置来指挥簇聚在高塔底下的乐队。她和一位女朋友坐在包厢内，她年轻的妹妹在正厅中想递给她一大堆煤。因为她不知道会这么长，所以觉得快冻僵了（就像包厢在这长时间的演奏里，需要热气来保持温暖一样）。

虽然梦是集中在一个情境下，但是由别的角度看，它却是无意义的：譬如说位于正厅的高塔，以及上面的指挥！最不可思议的是她妹妹竟然由正厅

下面递给她那些煤块。我故意不要求她将此梦作个分析，是因为我对梦者的人际关系有相当的了解，所以能够不必靠她就解释梦里的某些部分。我知道她很同情一位音乐家——他的事业生涯因为疯狂而过早地缩短了。因此，我决定把正厅的塔当做是一种隐喻——她希望此人取代利希特的地位，凌驾于整个乐团之上，此塔因而乃是利用适当的材料做成的集锦图像。塔的下面部分表示此人的伟大；上面的栏杆以及他在里面像一位囚犯或牢笼里的野兽一样团团转——这暗示了这不幸者的名字^①——表示了他的最后命运。这两个意念也许是以“Nar-ten-turn^②”表示出来。

解决了此梦的表现方式后，我们可以利用同一方法来了解第二部分的荒谬——她妹妹递给梦者的煤块。“煤块”一定是指“秘密的爱”：

Kein Feuer, Keine Kohle
 Kann brennen SO heiss
 als wie heimliche Liebe
 Von der niemand nichts weiss
 （没有火，没有煤
 烧得那么猛烈
 就像是秘密的爱
 没有人晓得
 ——德国民谣）

她和这位女朋友都没有结婚。德文sitzen geblieben按字面解释是坐冷板凳（left sitting）。她的年轻妹妹（仍然有结婚希望的）递给她煤块，因为“她不知道它会这么长的”。梦并没特别指出什么会这样长。如果这是故事，那么我们会说这是指演奏的时间，不过因为这是梦，所以我们把这片语当做是不同的实体——认为它的用法是含糊不清，而应该在后面加上“在她结婚以前”。（整句话便是，她不知道自己要结婚还要很长的时间呢！）而由梦者的表哥和她太太在正厅中坐在一起，以及后者公开的爱情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我们

① 此人之名为Hugo Wolf。

② 字面的意思“愚笨者之塔”（fools' tower）——这是疯人院的老名字。



对“秘密爱情”的说明，整个梦的重点是在于梦者的热情（fire）和年轻太太的冰冷（cold）之间的秘密爱情的对比。而在这两种情况里都有人被看重——这是指那贵族以及被寄以无限期望的音乐家。

前面的讨论使我们发现第三种^①将梦思转变为梦内容的因素：即是梦考虑它所利用的精神材料的表现力（representability）——而这大部分指的是视觉影像的表现力。在各种主要梦思的附属思想中，那些具有视觉表征的将大受欢迎；而梦的运作毫不迟疑地努力将一些无法应用的思想重铸成另一种新文字形式——即使变为不寻常亦在所不惜——只要这程序能够协助梦的表现以及解除了这拘束性思想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把梦思内容改变成另一种模式的同时，亦可产生凝缩作用，并且可能创造一些和其他梦思的联系——而这本来是不存在的。而这第二个梦思也许为了和这第一个梦思相连，早就把自己原来的表达方式改变了。

塞伯拉（Herbert Silberer）曾经就梦的形成发表了许多将梦思改变为图像的程序的直接观察办法，因而可以单独研究这梦的运作的因素。他发现，在很困及疲倦的情况下，如果做一些理智性的工作时，往往思想会脱离而代之以一个图像——他发现这是那个思想的替代物。塞氏以一个不太恰当的“自我象征（autosymbolic）”来形容此种替代物。下面我将引述塞氏论著中的一些例子，而我以后将在提到有关这现象的特征时再度涉及这些例子。

“例一”——我想修改一篇论文中的不满意部分。

“象征”——我发现自己正在刨平一块木板。

“例五”——我努力地尽量使自己熟悉（了解）别人建议我做的形而上学研究。我认为他们的目的是要人在追寻存在的本质时，发奋克服困难，以达到意识与存在的更高阶层。

“象征”——我将一把长刀插入蛋糕中，似乎是想将一片蛋糕提起来。

“分析”——我把刀插入的动作比喻“这有问题的”克服困难（working my way through）……以下是对这象征的解释。我常常在聚餐时切蛋糕，帮忙把它分给每个人。切蛋糕所用的是一把长而会弯曲的刀子——因此需要小心，尤其是要把切好的蛋糕干净利落地放到碟子里。这刀子必须要小心地塞到蛋糕下面〔这和那缓慢的“克服困难”以达到那本质（bases）互相对应〕。这图

① 前面两种是凝缩作用和置换作用。

像里还有另外一个象征。因为在这图像里，这是一种千层糕——所以刀子要切过许多层（这意识和思想的许多层面互相对应）。

“例九”——我失去了一系列的思想线索。我想再把它找回来，不过却得承认这思想的起点已经不可再得了。

“象征”——排字工人的一个排版。不过末尾几行的铅字掉了。

回想受教育者的精神生活（那属于玩笑、座右铭、歌曲、成语的部分），我们应该可以期望它们一定常常被用来替代梦思以达伪装的目的。譬如说，梦见许多的两轮马车，每一轮上面装满着不同种类的蔬菜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呢？它是对“Kraut unt Ruben”（字面意思“卷心菜和大头菜”）的相反意愿，即混乱（higgzledy-pig-gledy）的意思。不过很奇怪的是，这梦我只听见一次。普遍性相同的梦的象征只有少数几个。而这都是基于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暗示和文字的替代物。另外，这些象征大部分为心理症患者、传说和习俗所共有^①。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探究此问题，那么就能发现在完成此种替代的过程中，梦的运作并没有利用什么新的创意。为了达到目的——在此情况下，也许是不受审查制度的阻抗——它运用一些早已存在于潜意识的途径；而它所喜爱的变形手法，和心理症病人在其幻想中或者是意识的玩笑与暗示中的情形大致相同。因此我们即可了解休奈尔的分析，而我在别处已经为其基本的正确性论证过了。不过这种对自己身体想象（imagination）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并非是梦所特有的，亦非其特征。我对心理症病患的潜意识思想分析的结果发现它是经常存在的，并且是导源于性的好奇——对生长中的年轻男女来说是指异性及自己的性器官。休奈尔（Schermer, 1861）及伏克尔特（VolkeIt, 1875）坚持家里的东西并非是用来象征身体的唯一来源。他们是对的——不管是梦，或者是心理症病人的幻想，不过我知道许多病人用建筑物来象征身体以及性器官（对性的兴趣远超过外生殖器官）。对这些人来说柱子或圆代表着脚[就像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内的象征]，每一个门（gateway）代表身体的开口（即洞“hole”），每种小管都是提醒着泌尿器官，在这里不胜枚举。有关植物生涯与厨房的事亦同样的可以用来隐匿着性的影像。对于前者，已有许多语义学上的用语，如一些可追溯到古代的类比想象：如上帝的葡萄园、种子和所罗门王之歌中的少女的花园。在思想或者梦中，最丑恶以及对性生活最详

① “梦的象征”这题目将在下节有详尽的讨论。



尽的描述也可以利用那种看来是纯洁无邪的厨房活动暗示着；而我们亦将无法了解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如果我们忘了性的象征可以由一些普通以及不明显的部分找到最好的匿藏。神经质的孩子无法忍受血及生肉，或者看到蛋与通心粉就恶心，还有那些带有神经质的对蛇的夸大性害怕——这些背后都有性的意义。不管什么时候，心理症病人利用这些伪装时，他们都是遵循着一条古代文明人类即已走过的途径——一直沿用到今（继续存在），而且蒙着最薄的薄纱。这在言语、迷信和习俗上都可以找到证据。

现在我将记录一位女病人所做的“花”的梦。我将在具有性意义的部分用黑体字标出来。梦者在经过说明后，就失去了她对此美丽的梦的爱好。

起始的梦

她走入厨房，那时两位女佣人正在那儿。她挑她们的毛病，责备她们没有把她那份食物准备好。在同一时间里，她望见一大堆房里常用的瓦罐口朝下地在厨房里累叠着以让内壁滴干。这两个女佣人要去提水回来，不过要步行到那种流到屋里或院子里的河流去汲取^①。

主要的梦^②

她由一些排列奇特的木桩或篱笆的高处^③向下去——它们是由小方形的木板架构成大格子状^④。它们并非做来让人爬的，要找个置脚的地方也有困难，但是她却高兴衣裙没有被什么东西勾到，所以她一面走一面仍能保持值得尊敬的样子（staved respectable）^⑤。她手里握着一根大枝条^⑥，事实上它就像是一棵树，布满着红花，枝芽交错并且向外扩展，看来有点像樱花树的花朵；但也像是重瓣的山茶花，虽然它们并没有长在树上。当她向下走的时候，起先她只有一株，然后突然变为两株，后来又变出一株^⑦。当她走下来的时候，比较下面的花朵很多已经枯萎。走下来后，看到一位男佣——她想和他说话——而

① 对于这起始的梦的解析——当作为一种具因果关系的附属子句来说明。

② 描述她生命过程。

③ 她高贵的出身：与“起始的梦”相对的意愿（wishful antithesis）。

④ 一个集锦的图像，连合了两个地点：她家里所谓的阁楼，她曾在那里和她兄弟嬉戏——而他后来成为她幻想的对象。另外一个则是农场——为一个坏叔叔所拥有，他常逗弄她。

⑤ 一个对她叔叔农场回忆的相对意愿，在那里睡觉的时候，她常常把衣服除掉。

⑥ 就像是Annunciation的图画中的一位女天使，手持着一株百合花。

⑦ 这指出她的幻想涉及许多人。

他正在梳着同样的一棵树，即是说他用一片木头把像是苔藓由树上垂下来的一圈发状物拖曳出来，别的工人亦由花圈砍下相同的枝条，把它们丢到路上而分散在那里，因此，许多人各自拾取一些。但她问他们是否可以——是否也可以拾取一株^①。一位年轻男人（她认识的某人，一个不太熟悉的人）站在花园里；她走上前问他如何使这种枝条移植到她自己的园子里去^②。他拥抱着她，她挣扎着并问他想要怎样，难道他认为谁都可以这么抱着她？他说这没有什么坏处，这是被允许的^③，然后他说他愿意和她到另一花园，示范如何把这树种好，并且加上一些她并不太了解的话：“无论如何我需要三码（Yards）（后来他又这么说：三方码）或者三英寻（十八呎）的土地。”就像为了这情愿（willingness）而要她支付给他什么似的，或者想要在她的花园中取得补偿，或者想要欺瞒一些法律，并且由此得到一些利益，但并不伤害她。至于他是否真的展示什么给她看呢——她一点也不知道。

这梦可以说是一种自传式的，而我是因为其象征元素才把它提出来的，这种梦常常发生在精神分析期间，其他时间则很少发生^④。

我当然藏有许多此种资料^⑤，但是如果都提出来，则将使我们太过深入于心理症病人的情况。这一切都导致同样的结论——即梦的运作无须利用一些特殊的象征活动，它利用那些早就存在于潜意识中的象征，因为它们更能符合“梦的构成”的需要（由其表现力来看），以及能够逃开审查制度。

（五）梦的象征——更多的典型梦例

由最后这个自传式的梦看来，我一开始就很清楚地注意到梦里的象征。但是却在经验慢慢增加后，我才逐渐了解其重要性与牵涉之广。而这也是受了史特喀尔（W. Stekel）论著的影响。我想在这里提到他是合适的。

167

① 这是指她是否可以拉下一个，即意指自慰（masturbation或译手淫）[sich einenherunterreißen——字面意思，“to pull one down” or “out”——这是含糊的德语，相当于英文的把自己扔掉（to toss oneself off），论文（Screen Memories）末段也曾经唤起对此种象征的注意]。

② 枝条很久以来就用来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在这里恰好亦暗示了她的性。

③ 这句话，以及下面紧接的，皆指婚姻所要注意的事（marriage precautions）。

④ 一个相似的自传式的梦将在后面报告——它是我梦的象征的第三个例子，另外一个则由雷克（Rank）详尽地报告。还有一个需要倒过来说明的梦例则由史特喀尔（Stekel）记录。

⑤ 在1900年、1909与1911年的版本中，前面仍有一段，不过于1914年删除。其内容是：我需要再提出另一些在梦或心理症病人用以伪装性材料的意念：即关于搬家的意念。“搬家”很容易以“Ausziehen”来置换（此字指“搬家”或“脱衣”这题目相关联。如果梦里出现电梯。那么就提醒了此英文字“to lift”，即把衣服提高起来（to lift one's clothes））。



这位作家对精神分析的破坏也许和他所贡献的一样多。他带给这些象征许多出乎意料之外的解释，而起先大家对这些解释皆表怀疑。不过后来大半都被证实了而且被接受了。我这么说并没有小看史氏成就的意思——即他的理论被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用来支持（说明）其分析的例子常常不能令人折服，而他所利用的方法在科学上亦是不可信赖的。史氏是利用直觉来解析梦的象征。关于这点，我们需要感谢天赋予他直接了解的才能。但此种秉赋不能完全被接受，而它又无法予以置评，所以其正确性就不可得知了。这就像是坐在病床旁，以嗅觉来对病患之感染加以诊断一样——虽然许多临床家无疑的能对嗅觉加以更多的利用（这通常是退化的），并且可借以诊断胃肠病而引起的发热。

由精神分析的进展，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病人都具有这种惊人的对梦的象征的直觉，他们多数是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即今日所谓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病人，因此有一段时间里竟令我们怀疑有这种倾向的梦者都患有此病^①。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这其实只是个人特殊的秉赋，而且没有病理上的意义。

当对梦中代表“性”的象征之广泛利用感到非常熟悉时，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些象征是否大多数都具有固定的意义——就像速记中的记号一样呢？而我们甚至会想利用密码来编一本新的“释梦天书”。对此点，我们有这样的意见：这种象征并非是梦所特有，而是潜意识的意念的特征——尤其是关于人的。通常可以在民谣、通俗神话、传奇故事、文学典故、成语和流行的神话中发现，这可要比在梦中更为彻底。

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各种象征的意义，以及讨论这无数的，并且大部分仍然没有解决的和象征关联的问题，那么我们会远离了梦的解释^②。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说，象征乃是一种间接的表现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够无视于其特征而和其他的间接表现法混为一谈。在许多例子中，象征和它所代表的物象具有很明显的共同元素。在别的例子中，则是隐匿而不明显的，因此使人对这种象征的选择感到疑虑。但一定只有后者才能说明象征关系的最后意义。他们具有遗传性质。现代那些以象征关系相连的事物也许在史前是以概念的

① 就像是早发性痴呆的存在使象征的分析变得容易，强迫性心理症却使它变得困难。

② 请看布罗拉（Bleuler）和他苏黎支（Zürich）的弟子，梅德（Maeder）、亚伯拉罕（Abraham）等关于象征的著作，以及他们所引述的非医学的作者〔如小保罗（Kleinpaul）等〕。和这题目最有关的则要看密克（Rank）及沙克斯（Sachs）、琼斯（Jones）的论述。

及语言的身份相连的^①。这象征的关系似乎就是一种遗迹，一种以前身份的记号。就像舒伯特（Schubert）指出的，在许多梦例中，共同象征的利用可要比在日常用语中来得更普遍^②。许多象征和语言一样老，而其他〔如飞艇齐伯林（Zeppelin），德国工程师，制造齐伯林大飞船者〕则在近代才铸造出来。

梦利用象征来表现伪装的隐匿思想。因此很偶然的，有许多象征者，习惯性的（或者几乎是习惯性的）用来表达同样的事情。不过我们不能忘记梦精神资料的可塑性。很多时候，“象征”应该以它适当的意思来解释，而不是象征式的。但有时，梦者却由其私人的记忆中导出力量而将各种平时不表示“性”的事情用来作为性的象征。如果梦者有机会由各种象征中选择的话，那么和梦思中其他材料的主题有关联的象征必定为他所喜爱——换言之即是，虽然是典型的，但还是有个人的不同。

虽然自歇奈尔（Schermer）以后的研究，使人无法对“梦的象征”的存在有任何的异议——甚至艾里斯（Havelock Ellis）也认为梦无疑充满着象征——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象征的存在，不但使梦的解释变得简单，并且也使它变得困难。通常遇到梦内容中的象征元素时，利用梦者自由联想的分析技巧是毫无用处的。而为了能适用于科学的批判，我们又不能回复到利用释梦者的随意判断——这在古代即被应用，而在史德喀尔（Stekel）轻率的分析梦后似乎又复活了。因此遇到梦内容中的象征性时，我们必须应用综合技巧——一方面依赖梦者的联想，一方面靠释梦者对象征的认识。为了避免对梦的随意判断，我们在解释象征时必须非常小心，仔细追究它们在此梦中的用途如何，而我们对梦分析的不确定，一部分是因为知识的不完全——这在继续进步后会慢慢改善的——另一部分则要归咎于梦象征本身的特色了。它们通常有比一种还多或者是好多种的解释；就像中国字一样，正确的答案必须经由前后文的判断才能得到。这象征的含糊不清与梦的特征（过多的表现——over interpretation）——见凝缩作用——相关联。即是以区区一个梦内容却要表现出性质极不相同各种思想与愿望来。

① 此观点为史伯柏（Dr. Hans Sperber）提出的理论所强力支持，他认为所有原始的字都是涉及有关性的事情，但后来经由用在一些相似于性的事件与活动上而失去了性的意义。

② 譬如说，弗连奇（Ferenczi）指出，一艘在水上航行的船出现于匈牙利梦者的“小便的梦”，这个字“Schiffen”〔意即装载（to ship），相似于英文中字意含糊的“topump ship——把船上的水抽出来”〕，并不存在于匈牙利语中。（并请看下述第六章小便的象征）。在说法语以及其他罗马语系的国家，房子是用来象征妇人，虽然在这些文字里并没有一个字和德语的“Frauenzimmer”相同（少女、少妇，德文Frau为女人，复数即Frauen。而Zimmer为房间，但两字合成一字Frauenzimmer时，亦指少女或少妇之意而已）。



在这些限制与保留之下，我将继续进行讨论。

皇帝和皇后（或者是国王和王后^①）通常是代表梦者的双亲，而王子或公主则代表梦者本人。但伟人和皇帝都被赋予同样的高度权威性。因此，譬如歌德在许多梦中都以父亲的象征出现。

所有长的物体——如木棍、树干及雨伞〔打开时则形似竖阳（erection）〕也许代表着男性性器官，那些长而锋利的武器如刀、匕首及矛亦是一样。另外一个常见但却非常可以理解的是指甲锉——也许和其擦上擦下这动作有关。

箱子、皮箱、橱子、炉子则代表子宫。一些中空的东西如船、各种容器亦具有同样的意义。梦中的房子通常指女人（Frauenzimmer，尤其是描述各个进出口时，这个解释更不容置疑了^②。而梦里对于门扉闭锁与否的关心则容易了解（请看一个歇斯底里病人里杜拉的部分梦之分析），因此无须明显地指出用来开门的锁匙；在爱柏斯坦女爵的歌谣中，乌兰（Ubland）利用锁和匙的象征来架构出一篇动人的通奸。

一个走过套房的梦则是逛窑子（妓院）或到后宫（harem）的意思，但由沙克斯例举的干净利落的例子看来，它亦可以代表婚姻。

当梦者发现一个熟悉的屋子在梦中变为两个，或者梦见两间房子（而这本来是一个的）时，我们发现这和童年时对性的好奇（探讨）有关。相反亦是一样，在童年时候，女性的生殖器和肛门是被认为一个单一的区域——即下部〔这和幼儿期的泄殖腔理论（Infantile “Cloaca theory”）相符〕。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区域具有两个不同的开口和洞穴。

阶梯、梯子、楼梯或者是在上面上下走动都代表着性交行为^③——而梦者攀

① 在美国，梦中的爸爸是以总统来表示，不过最常见的还是州长——通常在日常生活中用来称呼父亲。

② 我一位住在宿舍的病人梦见他遇见一位女佣人，问她的号码是多少。他很惊诧，因为她回答道：十四。事实上，他和这位女佣私通。并且已经到过她的房里数次，她自然害怕女房东会起疑心，因在他做梦的前一天提议他们应该在一间无人住的房间内会面。这房间的号码是十四号，而在梦中这女人却是十四号，我们很难再想一个关于女人和房子仿同的更好证据。琼斯（Jones）写过如果某人是在屋里的时候，睡房即表示他妻子。

③ 这里我将重复在别处说过的话：“前一些时候，我听见一位和我们意见不同的心理学家与我们其中一人说，不管怎样，我们无疑地夸张了梦中所潜隐着的性意义。他最常有的梦是上楼，而非常确定的是，这里面一点性的意义都没有。因为这反对，所以我们非常警惕，而且注意梦中的阶梯、梯子、楼梯的意义，不久我们知道楼梯（以及类似的东西）毫无疑问的代表着性交。只要比较一下，我们即不难发现：在一连串的韵律动作，以及愈来愈厉害的喘不过气来后，我们爬到了顶端，然后在几个快步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底下，因此，性交的韵律性动作在上楼的动作中重演了。另外，我们亦不应该忘记语言上的证据：攀登（mounting）（德语steigen）就相当于性行为。”

爬着光滑墙壁，或者由房屋的正面垂直下来（常常在很焦虑的状况下），则对应着直立的人体，也许是重复着婴孩攀爬着父母或保姆的梦的回忆。“光滑”的墙壁是指男人，因为害怕的关系，梦者常常用手紧捉着屋子正面的突出物。

桌子，为餐点准备的桌子、椅子亦是妇人的意思。也许是利用对比的关系，因为在这象征中，其外貌是没有突起的。一般说来，木头（wood），由其文字学上的关系来看，是代表着女性的材料（materie）。“Madeira”（群岛）这个词的意义即是葡萄牙的森林（Wood）。因为“床与桌子”形成了婚姻，所以后者在梦中常常取代前者，因而代表性的情意综被置换成吃的情意综了。

至于衣着方面，人的帽子常常可以确定是表示性器官——男性的。外衣（德语：mantel）亦然，虽然不知道这象征有多少程度是因为发音相似的缘故。在男人的梦中，领带是阴茎的象征，无疑的，这不但因为领带是长形的，是男的所特有的、不可缺少的物件，而且因为它们是可以依借着各人的爱好而加以选择的——但这自由，由所代表的物件来看，是受自然所禁止的^①。在梦里利用此种象征的男人，通常在真实生活中是很喜好领带的（近似奢侈的），常常收集了好多。

梦中所有的复杂的机械与器具很可能代表着性器官，如犁、锤子、来复枪、左轮手枪、匕首、军刀等。同样的，梦中许多的风景，特别是那些具有桥梁，或者长着树林的小山，都很清楚地表示着性器。马奇诺维斯基（Marcinowski）曾经出版了一组梦（由梦者画出来），无疑地表示梦中出现的风景与其他地点。这些画很清楚地刻画出梦的显意和隐意的分野。如果不注意的话，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设计图、地图等。但如果用心去观察则知道它们代表人体、性器官等，而此时这些梦才能被了解（并请参阅Pflister's的密码和画谜）。至于遇到那些不可理解的新语（neologisms）时，则必须考虑它们是否能由一些具有性意义的成分凑成。

梦中的小孩常常代表性器官；而的确，不管男人或女人都是习惯于将他们的性器叫“小男人”、“小女人”、“小东西”。史德喀尔认为“小弟弟”是阴茎的意思。他是对的，梦中和一个小孩子玩或打他等。这指的是自慰。

表示阉割的象征则是光秃秃的，剪发、牙齿脱落、砍头。如果梦见关于阴茎

^① 请和一位十九岁的躁郁症病人的图画相比较。一位男人挂着一只蛇的领带，而这蛇正弯向一位小姐。另外在“害羞的男人”梦中：一位女士闯入浴室，撞见一位来不及穿上衬衣的男人，他很尴尬，赶快用衬衫的前面部分盖住自己的咽喉，并说：“对不起，我还没有结上领带。”



的常用象征两次或多次重复出现，那么这是梦者用来防止阉割的保证。梦中如果出现蜥蜴——那种尾巴被拉掉又会再长出来的动物——亦具有同样的意义。

许多在神话和民间传奇中代表性器的动物在梦中亦有同样的意思：如鱼、蜗牛、猫、鼠（表示阴毛），而男性性器最重要的象征则是蛇。小动物、小虫则表示小孩子，譬如说，不想要的弟弟或妹妹被小虫所纠缠则是怀孕的表征。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呈现于梦中的男性性器的象征：飞艇，也许是利用其飞行和其形状的关联。

史德喀尔还提到许多象征和例子，但是还没有足够的证明。他的论著，尤其是那本《Die Sprachedes Traumes》（梦的语言）载有关于解释象征的最完全资料。里面很多是凭借着想象的，不过经过研究后可以知道它们是正确的——如那部分关于死的象征。但是因为此作者的论著无法加以科学的批判，并且又由于他喜爱以偏概全，所以使人怀疑其解释的可靠性。这过失甚至使理论变为毫无用处。因此在接受他的结论前，必须要小心考虑，所以我很谨慎地只引述他的几个例子。

根据史德喀尔，梦中的“右”和“左”是具有道德意义的，右手边的小道通常指正直之道，而左手边的则是罪犯之途。因此，“左”代表同性恋、乱伦或性异常。而“右”则代表婚姻，和娼妓性交等。而其意义常常是决定于梦者本人的道德观——梦中的亲属是性器官的意思。在这里，我只能证实孩子和妹妹^①是具有这意义的（即是当他们属于“小东西”这范畴）。另一方面，我却遇到了一个毫无疑问的例子，在这梦例中，“妹妹”代表着乳房，而弟弟则代表着较大的乳房——史氏认为梦见追不上车子的意思是悔恨年龄的差距太大，无法赶上——他说旅途中提携的行李则是一堆把人拖住的罪恶。但这行李却常常正确地象征梦者本身的性器官。史氏亦给在梦中常出现的数目字予以特定的意义。但这些解释不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且也不是永远正确的，虽然在他的个别例子中，此种解释似乎是正确的。在许多梦例中，“3”这数字可从许多方面来证明是男性性器的象征。史德喀尔提出的一个推论是，性象征具有两重意义。他问：“是否有一个象征（如果此想象暗示着）不能同时用在男性及女性上呢？事实上，括弧内的句子即已消除了此理论的大部分确定性。”

因为事实上，想象并不常常如此暗示（承诺）着。根据经验我应该这么

① 而明显的，小弟弟也包括在内。

说，史氏的一般化推论不能够满足事实的繁杂性，虽然有些象征可以代表男性性器和女性性器，但另外一些象征则大部分或全部代表男性或女性的意义。事实是这样的，想象不会以长而硬实的物品如武器来暗示女性性器，而中空的木箱、箱子、木盒等亦不会用来代表男性性器。不过梦的倾向，以及潜意识幻想应用双性（bisexually）的象征却显示出一种原始的特性。因为孩童时期无法分辨两性性器的不同，而形成性别的倒反，因此男的变为女的，而女的变为男的。这种梦表达一种意愿——譬如，女人想要变为男人的愿望。

性器官在梦中亦可以用身体其他的部分来表现：用手或脚来表示男性器官，口耳甚至眼睛来代表女性的生殖开口，人体的分泌物——黏液、眼液、尿、精液等——在梦中可以相互置换。史德喀尔后面这句话大体来说是对的，不过却受到赖德勒（Reitler）正确的批评，认为要做这样的修正：“事实上发生的是，有意义的分泌物如精液被一些无所谓的来代替。”

我希望上面这些不完整的提示会刺激人们去探讨这个题目和收集其资料^①。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引论》（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中尝试给梦的象征以更详细地报告。

下面我将附录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象征在梦中的应用，并指出如果不理会梦的象征，我们无法解释梦。并且在许多梦例中，我们是如何情不自禁地接受了这些象征的意义呀！

同时，我要提出这警告，不可过高估计梦的象征的重要性，以致使得梦解析沦于翻译梦的象征的意义，而忽略了梦者的联想。这两个梦的解析工具是相辅相成的；但不管就理论还是就实际来说，后者的地位是首要的，并且能由梦者的评论中，归结出决定性的意义。而对象征的了解（翻译）就像是提过的一样，只是一种辅助的部分。

173

帽子，男性的象征（或者男性性器）

[节自一位年轻妇人的梦，她正因为害怕受到诱惑而患空旷畏惧症（agoraphobia）]

夏天，我在街上行走，戴着一顶形状奇怪的草帽，它的中间部分向上弯卷，而两边则向下垂（在这里，病人的叙述稍为犹疑了一下），其中一边比另

^① 虽然休奈尔（Schermer）的梦象征和这数页的观点不同，我必须强调休奈尔是第一个真正发现梦的象征者，而精神分析的研究使他那本很早出版，而且一度被认为是幻想的书被世人重视。



一边垂得更低。我兴高采烈，同时深具自信。而当我走过一堆年轻军官的时候，我想：“你们都不能对我有所伤害。”

因为她不能对这帽产生任何联想，所以我向她说：“这个中间部分竖起而两边向下弯曲的帽子，无疑的是指男性性器。”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何必以她的帽子来代表男人，但请勿忘记这句话“Unter die Haube Kommen”[字面的意思是躲在帽子下，不过却是“找一位丈夫（结婚）的意思”]。我故意不问她帽子两端下垂的程度何以不同，虽然这两种细节定是解释的关键所在。我继续向她说，因为她的丈夫具有如此漂亮的性器，所以她不需要害怕那些军官，即是，她没有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必要；而通常因为受诱惑的幻想，她不敢一人单独无伴地出去散步。基于其他材料，我已经好几次向她解释其焦虑的原因。

梦者对此分析的反应是奇特的，她收回对帽子的描述，并且声称她从来没有提到帽子两边下垂的事。但我确定自己没有听错，所以不为所动，并坚持她这样地说过。她寂静了好一会儿，等鼓足了勇气才问道，她丈夫的睾丸一边比另一边低具有什么意义，是否每个男人都是如此。就这样，此帽子特殊的细节就被解释了，而她也接受了这个解释。

在病人告诉我这个梦的时候，我已经对这帽子的象征感到熟悉了，别的较不清晰的梦倒使我相信帽子亦可以代表女性性器^①。

象征着性器官的“小东西”—— 而以“被车碾过”来象征性交

（这是空旷畏惧症患者的另一个梦）

妈妈把她的小女儿送走了。因此她得自己一人走。她和妈妈走入火车车厢内，但看到她的小东西正在轨道上直直地走着，因此她一定会被火车碾过的。她听到自己骨头被压碎的声音（这使她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但却没有真正的恐怖感）。然后她由窗子向车厢后面望，看那碎片（parts）是否不会被见到。然后，她责备母亲为何让这小东西自己走。

分析：要将此梦作一个完全的解释并非易事。它是一连串循环相连的部分，因此必须和其他的梦连在一起才能被充分地了解。我们很难分离出足够的

① 史德喀尔亦记录了一个梦，里面有一顶帽子，中央插着一根弯曲的羽毛——这象征着（阳痿）的男人。

材料来解释这些象征——首先，病人声称这乘火车之旅是和她过去有关，暗示着她被携带着离开一疗养院（她因精神病住院）的旅途。不用说，她爱上了这疗养院的主任。她妈妈来把她带走，而这医生到车站来送行，送给她一束花当作别离的礼物，她觉得很尴尬，因为她妈妈目击了这情况。在这里。她妈妈即象征着阻碍她爱情的尝试，而确实在病人小时候，这严厉的女人曾经扮演着这种角色——她下一个联想和这句话有关：“她由窗子向车厢后面望，看那些碎片是否不会被看到。”由梦的正面看来，这使我们想到她小女儿被碾过而成碎片。但她的联想却指向另一个方向，她回忆从前曾经看见父亲在浴室赤裸的背面。接着她继续谈论有关性别的分野，同时强调即使在背后亦能看见男人的性器，而女人则见不到。在这里，她的解释：“小东西”指的是性器官。而“她的小东西”——她有一个四岁的小孩——则是她本身的性器官。她指责母亲想要她像没有性器官似的活着，而在梦的开始就显露了此指责：“妈妈把她的小东西送走了，因此她得自己一人走。”在她的想象中，“自己一个人在街上走”即是指没有男人，没有任何性关系〔在拉丁文里Coire的意思即是“一起走”，而Coitus（性交）即由Coire变来的〕。——她不喜欢这样，而这一切正说明当她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确实因为受到父亲的喜爱而遭受妈妈的妒忌。

对此梦的更深一层解析可由那一晚上发生的另一个梦显示出来。在那个梦里，梦者把自己和她的兄弟相仿同。她其实是个男性化的女孩，别人常常说她应当是个男孩子，和她兄弟仿同的结果清楚地指出“小东西”意即性器官。她的母亲把他（或她）阉割了。这可能是因为玩弄阴茎才有的处罚，所以这仿同作用亦证明她小时候曾经自慰过——到这时为止，她这记忆仍然只是限于其兄弟身上。由第二个梦的资料看来，她在早年的时候一定知道男性性器官，不过后来却忘掉了。更进一层来说，第二个梦暗示着“幼儿期的性理论”（infantile sexual theory）。根据此理论，女孩子都是阉割的男孩。当我暗示她曾有过这种孩童式的信念时，她立即以一段轶事来证明这点。她说她曾听到男孩向一女孩子说：“切掉的吗？”而女孩子回答道：“不，从来都是这样的。”

因此，第一个梦里的小东西（性器官）被送走和那威胁着的阉割有关，而最后，她对母亲的抱怨是不把她生成男孩。

而“被车碾过”所象征的性交在此梦里并不能明显地看出来，虽然可以由其他许多来源予以证实。



象征性器官的建筑物、阶梯和柱子

[一位年轻男人的梦——它受到“父亲情意综”（father complex）的抑禁]

他和父亲散步。地点一定是布拉特（Prater）^①，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圆形建筑物，前面有一个附属物看起来有点歪，并且连着一个栓禁用的圆球。他父亲问他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对父亲的问题他感到很惊奇，不过还是向他解释了。然后，他们走到了一个广场，上面延展着一大张锡片。他父亲想要拉断一大片来，不过却先向四周望望，看是否有人在监视着。他对父亲说，只要告诉技工就可以毫无麻烦地取得一些。一组阶梯，由这广场向下延伸到一根圆柱那里，它的壁是一些柔软的物质，就像是盖以皮面的扶手椅子，在这圆柱的尽头是一个平台，然后又是一根圆柱。

分析：病人是属于治疗效果不佳的那类——即在分析的前一段时间里毫无阻抗，但自某一点以后，就变得无法接近。他几乎不需要帮助就自己把这梦解析了。他说：“那圆形建筑物就是我的性器官，而它前面的栓禁用的圆球即是我的阴茎，而我一直担忧它的软弱。”由更加详细的观察，我们可以把圆形建筑物翻译成臀部（孩子们习惯地以为是属于生殖器官的一部分），而在它前面的则是阴囊。他父亲在梦中问他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即等于问他性器官的功能及目的是什么。这里我们似乎应该把情况倒过来，即梦者变为发问者。因为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这样问过他父亲，所以我们把这当做是梦思的一个意愿，或者是一个条件子句：“如果我为了性知识启发而问爸爸……”在梦的另一部分里，我们将看到这想法的连续。

伸展着一大张锡片的广场乍看起来是不具任何象征意义的，这是由梦者爸爸的商业财产所衍生的。为了慎重起见，我用锡来代替病人爸爸真正经营的物质，但不改变其他的文字。梦者加入了父亲的企业，不过对某种令人起疑但却使公司盈利的行为大加反对。因为，我刚才所解释的梦思是这样连下来的：

“（如果我问他），他也会像对他顾客一样地欺骗着我。”至于那个代表他父亲在商业上不诚实的“拉断”，他有另一种解释——即是代表着自慰。我不但对这解释很清楚，而且此梦里亦能证实之。事实上，自慰的秘密性质这里正以相反的形式来表达：即可以公开地做。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此自慰的行为再度

^① Prater, 维也纳郊区有名的游览胜地。

地置换到梦者父亲身上（和梦中前面一段的问题相同）。他很快地把圆柱解释为阴道，这是因为墙上柔软的履盖的缘故。由别处得来的经验来看，我想说，就向上爬一样，向下爬也是代表着在阴道内性交。

梦者自己替两个圆柱之间隔着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加以自传式的解答。他性交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抑制的关系而停止了。现在希望借助于治疗而再度能够性交。但是此梦在末了的时候，愈来愈不明显。任何对此熟悉的人都会认为可能是第二个主题涉入梦内容来了，而这由父亲的商务，他的欺骗行为，以及解释第一个圆柱是阴道暗示着：这些都是指向和梦者母亲的关联。

以人象征男性器官，以风景象征女性器官

[达纳（B. Dattner）报告的一个梦，梦者未受教育，丈夫是位警察]

……然后有人闯入屋里来，她很害怕，大声叫喊着要警察来。但他却和两位流浪汉攀登着许多的梯级^①，静静地溜到教堂^②去。在教堂后面有一座山^③，上面长满茂密的丛林^④。警察穿着铜盔，佩戴铜领，外披一件斗篷^⑤，并留着褐色的胡子。那两个流浪汉静静地跟着警察走，在腰部围着袋状围巾^⑥。教堂的前面有一条小路伸延到小山上，它的两旁长着青草与灌木丛，愈来愈茂盛，在山顶上则变为寻常的森林了。

孩童阉割的梦

一、一位三岁五个月大的男孩，很不喜欢他爸爸由前线归来。有一天早上醒来，带着激动与困扰的神情，他一直这么重复着：“为什么爸爸用一个盘子托着他的头？昨晚爸爸以盘子托着他的头。”

二、一位正患着强迫性心理症的学生记得在他六年级的时候，一直不断地做着以下的梦：他到理发厅去剪发。一位身材高大，面貌凶狠的女人跑来把他的头砍下。他认出这女人是他的母亲。

① 性交的象征。

② 或Chapel，指阴道。

③ 阴阜（mons pubis）。

④ 阴毛（mons pubis）。

⑤ 根据专家的意见，蒙在头布与斗篷内的魔鬼具有男性器官的待征。

⑥ 阴囊（Scrotum）的两半。



小便的象征

弗连奇（Ferenczi）在匈牙利一份叫作Fidibusz的漫画刊物上一下就看出这可以说明梦的理论。里克（Otto Rank）曾因此写了一篇文章。

图画的主题是《一位法国女保姆的梦》，只有最后一张图才显示出她被小孩的叫吵醒。换句话说，前面七张图都是梦的各个阶段，第一张图描绘着应该已使梦者醒过来的刺激：小孩已经感到需要，并要求帮助。但在梦者的梦里，他们不在房间里，而她正带着他在散步。在第二张图中，她已经把他带到街道的一角让他小便——而她能够继续地睡着。但那想唤醒她的刺激持续着，而且确实在加强着。这小男孩因为没有人理睬的关系，叫得更大声了。他愈是加强声音坚持要保姆起来帮助他时，梦就愈保证说什么都很好，而她不必醒过来，同时，梦也把愈来愈强的刺激置换成愈来愈多的层面。小孩解出的小便愈来愈有力量，在第四张图片上，它竟然能浮起小舢舨，接着是一艘平底船，然后一艘轮船以及邮轮。这位天才的画家很清楚地描绘了想要睡眠和继续不断使梦者醒来的刺激之间的挣扎。

楼梯的梦

（里克所报告与解释的梦）

我想我必须感谢那位同事，他曾提供给我有关牙齿刺激的梦，现在又给我另一个明显的关于遗精的梦：

“我奔下楼梯（或者一层公寓），追着一位女孩，因为她对我做了某些事，所以要处罚她。在楼梯的下端有人替我拦住这女孩（一个大女人？）我捉住了她，但不晓得有没有打她。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楼梯的中段和这小孩性交（似乎就像浮在空中一样）。这不是真正的性交，我只是以性器官摩擦她的外生殖器而已，而当时我很清楚地看到它们，还有她的头正转向上外方翻转。在这性行为中，我看到在我的左上方挂着两张小画（也像是在空中一样）——画着房子，四周围绕着树木的风景，在比较小的画面下端，没有署着画家的名字，反而是我的姓名，好像是要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然后我看见两幅画前面的标签，说还有更便宜的画。（然后我自己就很不明显了，好像是躺在床上）而我就因为遗精带来的潮湿感醒过来了。”

分析：在发生此梦同一天的黄昏时候，梦者曾经在一间画店里等待店员的招呼的时候，望见一些展列在那里的图画，这和他梦中看到的相似，他且去靠近一小张他很喜欢图画，想看看作者是谁——不过他根本不认得这作者。

后来（同一个黄昏），当他和几位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关于某放荡女佣人夸称她的私生子是在“楼梯上造出来”的故事。梦者询问了有关这不寻常事件的细节，知道这女佣人带着她的倾慕者回到家里。在那里根本没有机会性交，而那男人在兴奋中就和她在楼梯上面行起周公之礼。梦者当时还用了一个描述假酒的刻薄话做一个开玩笑的类比，并说这小孩事实上是由“地窖阶梯的葡萄园”生产的。

梦和那天傍晚发生的事有密切的联系，而梦者能够很容易地把它们说出来。但他却不容易地把梦中属于幼儿期回忆的那部分挖出来。他常在这楼梯游戏，除了别的事情以外，他还两脚跨骑着楼梯的扶手由上面滑下来——这给他性的感觉，在梦中他也是很快地冲下楼梯——是那么的快，他并没有把脚放在楼级上，而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飞”过它们。如果考虑幼时的经验，那么梦的开始部分则表现出性兴奋的因素。——梦者曾和邻居的小孩在此楼梯以及其他的建筑物内嬉玩着有关性的游戏，并曾经像梦中一样地满足他的愿望。

如果我们记得曾经对性象征的研究——楼梯以及攀爬楼梯，几乎没有例外地表示着性交行为——那么这梦就很清楚了。其动机，由其结果的遗精来看，只纯粹的属于性欲的。梦者在睡觉当中激起性欲——这在梦中是以冲下楼梯来代表。此性兴奋的虐待元素（基于孩童时期的嬉戏）在追赶以及控制女孩子上显示出来。性欲冲动愈来愈增加并指向性行为——在梦中以捉获小孩，把她放在梯级的中段来代表。直到这里，梦仍是象征式地具有性意味，而对没有经验的梦的解释者来说是不可了解的。但对性欲兴奋的力量来看，此种象征式的满足并不能让病人安睡，而这兴奋终于导致性欲高潮。因此整个楼梯的象征事实上代表着性交——此梦很清楚地证实了我的观点，即以上楼梯来象征性的一个理由是，二者都具有韵律性的特征：因为梦者在梦中很清楚很确定地表达的事是那韵律性的性行为和它的上下动作。

至于那两幅图画，除了它们的真实意义外，我还要补充一句，它们仍然具



有Weibsbilder^①的象征意义。很明显的有一幅较大、一幅较小的图画，就像梦中有一个大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出现。而那“还有更便宜的画”则代表了有关娼妓的情意综；而梦者的名字呈现在较小那幅画上，以及那是生日礼物的观念则暗示着对双亲的情意综（在楼梯上出生=由性交而生下）。

而最后那个不明显的情况，梦者自己睡在床上，同时有一种潮湿的感觉，似乎指向幼儿自慰期更前的时期，其原型是尿床的相似的快感。

一个变异的楼梯的梦

我的一个男病人，具有严重的心理症而自我绝禁性的欲念，而他的幻想（潜意识的）则固着于她妈妈身上，常常反复地做着和她一起上楼的梦。我有一次向他提道，某些程度的自慰也许会比这强迫性的自制对他较少害处，然后他就做了以下这个梦：

他的钢琴老师责骂他不专心练琴，骂他没有好好地练习“Gradus（音阶）”。

在评论的时候，他指出“Gradus”也是阶级（steps）的意思；而琴键本身就是阶梯，因为它分有音阶（scales）[即阶梯]。

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说没有任何意念不可以用来代表“性”的事实和愿望。

真实的感觉以及对重复的表现

一位三十五岁的男人报告一个他记得很清楚的梦，并说是他在四岁时做的。那位负责管理他爸爸遗嘱的律师——他三岁时父亲就逝世了——买了两只大梨，给他一个，另一个则放在客厅的窗台上，他醒来的时候认为他梦到的是事实，并一直固执地要妈妈到窗台上把第二个梨子拿给她，她妈妈因而笑他。

分析：这位律师是一位快活的老绅士，梦者似乎记得他真的曾经买来一些梨子。窗台就像他在梦里见到的一样。这两件事一点关联都没有——只是他妈妈在稍前的时候告诉他一个梦，说有两只鸟停在她头上，她曾自问它们什么时候会飞走，但它们并没有飞走，还飞到她嘴上吮吸着。

因为病人不能联想，所以我们以尝试用象征方式来解释。那两个梨子——“pommes ou poires”——是那给他滋养的母亲的乳房，而窗台则是她乳房的

① 字面的意义是“Pictures of women”，德文用来代表女人或裙子的俗语。

投影，就像是梦中房子的阳台一般。他醒过来的真实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妈妈真的在喂他奶，并且事实上比通常的时间还长，那时他能吃到她妈妈的奶^①。这梦必须如此翻译：“妈妈再给我（或让我看）那从前我吮吸着的乳房吧。”“过去”是以他吃了一只梨子来代表，“再”则代表他渴望另一只。在梦中，这一行为的暂时性重复通常以一物象的数目上的重复来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岁小孩的梦中，象征已经扮演着部分角色，这是常规而非例外。可以很安全地这么说，梦者最开始的时候就利用象征。

下面这由一位二十七岁的女士提供的不受外来因素影响的梦例，显示她在早年的时候，在梦生活以外或以内亦应用到象征。她年龄在三岁或四岁间，保姆带她和小她十一个月的弟弟，以及年龄在二人之间的表妹上厕所，然后才一起外出散步，因为是老大，所以她坐抽水马桶，而另外两个坐在便桶上。她问表妹：“你是否也有一个钱袋呢？华特（她弟弟）则有个小香肠，我有个钱袋。”她表妹回答：“是的，我也有个钱袋。”保姆很开心地听她们讲话，并回去向孩子们的妈妈报告，而她的反应是激烈的呵斥。

这里，我将加入一个梦〔罗比锡（Alfred Robitsek）在1912年在一篇论文中记录着〕，其中那些天衣无缝的美妙象征使我们不必得到梦者太多的协助就能解释得了梦。

正常人梦中的象征问题

常常用来驳斥精神分析的理由之一是，认为梦的象征也许是神经质思想的产物，但却不会发生在正常人身上——最近这意思还被艾里斯所强调，而精神分析发现正常与神经质生活之间只有量的差距。的确，在梦的分析中——潜抑的情意综在健康人或者病人身上都是同样的运作——显示出二者的机制与象征都是完全相同的。正常人纯真的梦事实上比神经质的人含有一些更简单、更聪明的及更特殊的象征，因为在后者中，由于审查制度更严谨的态度，因而产生更厉害的梦的伪装，使象征变得更含糊以及不易解释。下面的这个梦即说明了此事实，这是一个并非神经质、不过却是相当正规与保守的女孩子所做的梦，在和她的交谈中，我发现她已订婚，不过有些阻碍使她的结婚必须予以延迟。她自己告诉我下面这个梦。

① 这点，即醒来时对梦的真实性以及潜匿的梦思所有的强烈感觉。



“由于庆祝生日，我在桌子中间安排着花朵。”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她告诉我，在梦里她似乎是在家里（她目前并不住在那儿），因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由于常用的象征使我不需帮助即可翻译此梦。这是她渴望当新娘的愿望：桌子以及当中的花朵代表着她以及她的性器官；她以此来表现出对将来的愿望：因为她已经想到要生孩子了，所以结婚已经过去了好久。

我向她指出“桌子的中间”并不是个常见的表达方式（她承认了），但我当然不能直接地对这点多加询问，我小心地不去暗示她有关这象征的意义，只是问她对于梦中的分开部分，她会谈的严肃性而得以有一种开放性的态度。

当我问那是什么花，她第一个回答是：“高贵的花，要为其付出代价的。”然后说它们是“山谷中的百合，紫色及粉红色，或者是康乃馨”。我假设在梦中呈现的百合花通常的是象征贞淑的意义。她证实了这个假设，因为她对百合的联想是纯洁。山谷通常是女性的象征，因此梦的象征利用此两种花的英文名词的偶然配合强调出她贞操的可贵——“高贵的花，要为其付出代价的”——并且表达出她期待丈夫能够重视其价值，我们将看到“高贵的花”等片语在三个不同的花的象征中都有不同的意义。

“紫色”（violet）表面看来是没有什么性的意义的。但据我看，它似乎是很大胆的，因此也许可以追溯到它和法国字“viol”（强奸）的潜意识连接。使我惊奇的是，梦者联想到英文字中的“暴力”（violate）。此梦利用了（“violet”和“violate”）之间偶然的相似——它们只是在最后字母的发音上有不同——来以“花的语言”表达出梦者对于奸污的想法（另外一个利用花的象征），以及显露出她性格上可能存在的被虐待的特征，这是个很漂亮的利用“文字桥梁”来连接着到达潜意识之途径，“要为其付出代价”则是指成为妻子或妈妈必须以付出其生命作为代价。

连接在“粉红色”后面是康乃馨（carnation），所以我想这字可能和“肉体的（carnal）”有关。但梦者的联想是“颜色（colour）”。她并说，康乃馨是她未婚夫最常给她而且给她最多的花。说完以后，她突然自己承认所说的非实：她所联想的不是颜色而是肉体化（incarnation）——我所期望的字。恰好“颜色”也不是太离题的联想，但却受决于康乃馨的意义（肉色）——因此也是由同样的情意综来决定。这种缺乏坦率的情况表示在这点的

阻抗是最大的。相对的事实是，此点的象征性最清楚，而原欲和潜抑对于此阳具论题（phallic theme）之间的战争最是强烈。梦者叙述其未婚夫常常给她那种花朵，不但暗示着“康乃馨”的双重意义，并且指出它们在梦中的阳具意义。花的礼物——这如在生活中使她兴奋的因素——表达一种性礼物的交换：她把贞操当做是一种礼物，并且期待着被回报以感情的与性的生活。在这里，“高贵的花，要为其付出代价的”无疑的一定也有着经济的意义——因此梦花的象征包括了处女贞操、男性以及暗示着奸污的暴力。值得指出的是以花象征着性是很平常的事（以花——植物的性器官象征着人的性器官），也许情人之间赠送花朵是具有此种潜意识意义的。

她在梦中准备的生日，无疑的是指婴儿的诞生，她仿同其未婚夫，因此代表着他来为她准备生产——即是和她性交。潜匿着的思想也许是这样的：“如果我是他，我不要再等下去——我会不管安全期而和她性交——我会用暴力的。”由暴力（violate）这字显示出这一潜匿思想，因此原欲的虐待因素得以表露。

在梦的更深层，这句话“我安排……”毫无疑问的具有自我享乐的味道，即是有着幼儿期意义。

梦者并且泄露了她对自己肉体的缺陷的注意。而这只能在梦中才变为可能：她把自己看成像是一张桌子，没有突出，并且强调着“中央”的可贵——在另一个场合里她用了这些字——“中间的一朵花”。即是指她的处女贞操，桌子的水平状态一定也和象征有关。

我们应当注意此梦的浓缩：没有多余的，每个字都是一个象征。

后来，梦者替这个梦加了补白：“我用绿色皱纸来装饰花朵。”她又说这是用来盖在普通花盆外面的“花纸”。她接着说：“来隐藏着不整齐的东西——那些会为人所见，并且是不好看的东西；有一个间隙，那是群花之间的空间。这些纸看来像是地毯和苔藓。”对“装饰（decorate）”她的联想是“端庄（decorum）”，和我期待的一样，她说绿色占大部分，而她的联想是“希望”——另外一个和怀孕的联系。这个部分的梦，主要的因素并没有和男人仿同；羞耻之意念和自我启示先来，她为了他把自己装扮得漂亮，并且承认自己肉体上的缺陷——感到羞耻，并且想要尝试改正。她的地毯以及苔藓的联想很清楚地指示着阴毛。



这梦表达了一些她在清醒时所没有觉察的思想——虽然是有关肉欲的爱以及性器官，她被“安排了一个生日”（生日指生产的日子），即是说，她进行了性交。它亦表露了被奸污的恐惧，也许还有愉快的受苦思想。她承认自己肉体上的缺陷，而对自己是处女予以过分补偿。她以羞耻作为肉欲的讯号，以及其目的在于生产一个婴孩的借口。物质的考虑（不在情人考虑之内的）也找到了表达的途径。连接着这简单梦的感情——一种幸福的感觉——表示那强有力的感情情意综感到满意。

费连奇说得很对，象征的意义和梦的意义在那些不会来作精神分析的人之梦中更容易找出来。

在这里我要插入一个同一时代的历史性的人物所做的梦。这样做是由于在任何梦例中都象征着男性性器官的对象在这里有着更深的意义，很清楚地表现了阳具的象征。马鞭无止境地伸长除了表示勃起外，就不能再代表什么了。此外，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一些严肃的思想（除了性以外）也能由幼儿期的性资料来表现。

俾斯麦（Bismarck）的梦

在他那篇《男人与政治家》（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中，俾斯麦引用了他在1881年12月18日写给皇帝威廉一世的信，里面有一段是：“阁下的来信使我有勇气向阁下报告一个1863年春天做的梦，那发生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任凭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梦见（我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太太及其他的证人叙述此事）自己在狭窄的阿尔卑斯山小径上骑着马，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岩石。小径愈来愈窄，因此马儿拒绝再前进。因为太窄的关系，所以要回转过来走或下马都不可能。然后我以左手拿着马鞭，拍击着光滑的岩石，要求上帝的援助。马鞭无限地延长，岩石壁像舞台上背景一样地跌下去（不见了），展开了一条宽敞大道，能够看到小山与森林的景色，像是波希米亚的；那里有普鲁士军队的旗帜。虽然是在梦中，我脑海中仍然立刻浮现着向你报告的念头。此梦很完满，而我醒过来的时候，全身充满着喜悦与力量……”

这梦分为前后两半。在前半部里，梦者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不过却奇迹式地在第二部分中被救出来。马儿和骑士的困境，很容易知道是此政治家危机

境况的梦的图像。对此危机他也许具有一种特殊的苦楚，因为他在发生前对此问题思虑了好久。在上面引用的文字中，俾斯麦用同样的比喻（那里不可能有“出路”）来形容他当时的形势。因此，他必定很清楚此梦的图像的意义。这同时是塞伯拉“官能的现象”（functional phenomenon）的一个好例子。梦者脑海里运行的各种程序——每一个他所能想到的解决方案都依次受到不可克服的障碍，但是他却不能把自己由这执著撕开——很恰当地由骑士进退不得的情况描述出来。他的骄傲——使他不能考虑到投降或辞职的问题——在梦中是这样显示的：“回转过来或下马都不可能。”在他那种冲撞性的人生（不停地为别人利益而辛劳工作）中，俾斯麦一定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匹马；事实上他好几次这样表示过，譬如在他著名的言论：“好马是死在工作中的。”由此看来，“马儿拒绝前进”不过表示这过分劳累的政治家想要避开对于现况的处理。换句话说，他用睡觉与做梦解除“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对他的束缚，及第二部明显显露的愿望的满足，其实在此文字中（阿尔卑斯山的小径）就暗示出来。无疑的，俾斯麦已经知道他将在阿尔卑斯山的Gastein度过下一个假期。因此这梦把他带到那里，让他一下子脱离所有政务的纠缠。

在梦的第二部分，梦者的愿望之满足以两种方法来表现：一方面是明显的不经过伪装，一方面是象征性的，且是最方便的。而不经伪装则是那前进的普鲁士军队的图像。为了解释这预言式的梦想，并不需要创造一些神秘的假设：愿望满足的理论就够了。在此梦里，俾斯麦已经决定为了要避开普鲁士的内在冲突，最好是赢取对奥地利的战争。因此，这梦表现出愿望的满足（就像我所假设的）——当梦者看见普鲁士军队以及他们的旗帜出现在波希米亚（即敌人地境内）的时候。此梦例的特殊点是，梦者不只是在梦中愿望满足了，他还知道如何在现实中满足。任何熟悉精神分析的人所不会忽略的一个特点是那无限伸长的马鞭。我们很熟悉，马鞭、棍子、枪矛以及相似的东西都是阳具的象征：而当马鞭伸长的時候，则无疑地暗示着阳具最大的特征——延展性。而此现象的夸张，即它无限的伸长，似乎暗示着源自幼儿期的过度投注（hypercathexis^①）。而病人手握马鞭的事实则是清楚地暗示着自慰，虽然这并非指梦者现时的情况，而是许久以前的孩童欲念。史德喀尔医师发现在梦中左手是代表着错误的、抑禁的以及罪恶的事，在这里是很适合的，因为这可以适用于孩时受到抑禁的自慰。在这最

① 沙克斯对此名词的用意是指更多的投注（additional cathexis）。



深的幼儿期层面，以及和此政治家目前的计划有关的表面，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和二者有关的中间层。由马鞭击着岩石，同时向上帝求救，然后得到奇迹式的解放，和圣经中摩西由岩石击出水来救助以色列口渴的小孩非常相似。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假定俾斯麦对圣经这一段记载非常熟悉，因为他是来自一个热爱圣经的新教家庭的。很可能在这段冲突的期间内，俾斯麦把自己比喻成摩西——不过这解放人民的领袖，得到的回报却是反叛、仇恨与忘恩。在这里我们应当和梦者当时的意愿相连着。不过，此段圣经记载亦含有自慰性幻想的内容，摩西在神下命令的时候，手握着杖子，而上帝因为他这违法而处罚他，说他在未进入良善邦国[Promised Land迦南（指有希望之良善邦国或境况）]之前必会死去。那被抑禁的握杖子的举动（在梦中无疑的具有阳具的意思）——因为它的鞭击而导致水源，和死的威胁——这一切中我们都能找到幼儿期自慰各种主要因素的联合，我们很有兴趣地观察到：此校定的过程如何将两个不同来源的图像焊接在一起（一个源自天才政治家的心灵，另一个则来自孩童心灵的原始冲动），并因此成功地消除了所有引起困扰的因素。捉着杖子（或鞭）是个禁忌以及反叛举动的事实，只是象征地以“左手”表示而已。另一方面，在梦显意中，呼唤上帝是要公开否定任何的抑禁以及秘密的。至于上帝对摩西的两个预言——他会看到良善的邦国，但是不能进入之——第一个是很清楚的满足的表现（“看到小山与森林的景色”），而第二个令人苦恼的则根本提都不提。水也许是因再度校正（secondary revision）而删除，这成功地使此景色和前一个连成一个单元，即以岩石的消逝替代了水的流出。

我们可以期望，在幼儿期自慰性幻想未了时（这包括抑禁的因素），孩子一定希望他环境中的权威人士不知道任何发生过的事情。在此梦中刚好相反——想要立刻将所发生的事情报告国王，但这反面很奇妙地和表层梦思的胜利幻想以及梦显意的一部分天衣无缝地配合着。这种胜利与征服的梦，常常掩盖着情欲战胜的意愿；梦中的某些特征，譬如说，梦者的前进受到阻碍，但当他运用他那可伸展的鞭子时就展开了一条宽敞大道，可能即指向这点。但是没有足够的基础可以推论说此种确定的思想与意愿呈现在整个梦中。这是个成功的梦的伪装的例子。任何令人不快的事都被表面的保护层所掩盖着，因而可以避免任何焦虑的产生，此梦是个成功的意愿满足。丝毫不违审查制度；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梦醒来的时候确是“充满着喜悦与力量”。

最后一个例子：

一个化学家的梦

这是一个年轻男人的梦，他致力于放弃自慰的习惯，因而较喜欢与女人的性关系。

序——在梦的前一天，他指导学生做Grignard氏反应，即经由碘的触媒作用将镁溶解在绝对纯粹的乙醚中。两天前，当同样的反应在进行时发生了爆炸，把其中一位工作者的手烧伤了。

梦——a. 他似乎是要合成苯——镁——溴的化合物。他很清晰地看到了实验器具，但却把自己替代了镁。现在。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很不安定的状态。他不断地对自己说：“这样对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的双脚已经开始溶解，膝盖也变软了。”然后用手抚触着脚。这时（他不能说出是如何做的）他把双脚抬出容器之外，对自己说：“这不会是对的。虽然，应当是这样的。”在这当儿，他已经部分醒来了，不过为了要向我报告，他就重温一下此梦，他对梦中的解决感到非常害怕，在这半睡状态中，他很激动并重复着“苯，苯”。b. 他和家人正在——ing^①，十一点半的时候他要到Schottentor去会见一位特别的女士。但他却在十一点半才醒来，对自己说道：“已经太晚了。你不能在十二时到达那里。”然后，他就看见全家人围坐在桌子旁。他的母亲是特别的清晰，而女佣人正端着汤盘。所以他这么想：“既然已经开始晚餐了，那么要出去也是太晚了。”

分析：他自己也认为，无疑的即使是第一部分的梦也和要会面的女士有关（这梦发生在他的约会的前一天晚上）。他认为他指导的那个学生是特别令人讨厌的，他曾对他说：“这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镁曾受到影响。而那学生以一种漠不关心的语调回答：“不，也不是这样的。”那学生一定是替代了他自己（病人），因为他对这分析也和那学生对合成一样漠不关心。而那梦中的“他”则是替代了我。对他不关心分析的结果是，我一定是很不高兴的呀！

另外，他（病人）是那被用来分析（或合成）的材料。问题是成功的效果如何。梦中关于他的脚的事提醒了在前一天傍晚发生的事。他在练习完舞蹈后遇到一位他很想追求的女士，他把她抱得那么紧以至于她有一次叫了起来。

① ——ing，也许是维也纳近郊。



当他松懈对她脚的压力时，他能感觉到她强力对应的压力正顶迫他大腿下部直到膝盖的部位——这和他梦中提到的部位相同。由这看来，这女人正是瓶里的镁——事情终于进行着。对我的关系来看，他是女性的，就像是对应于那女人来说，他是男性的。如果和那女人的关系进行得很好，那么他的治疗也能顺利达成。他本身的感觉以及膝盖的感受都指向自慰，而和他前一天的疲倦有关——他和那女人的约会事实上是在十一时半，而他想以睡过头来回避，而他的性对象留在家里（即是自慰）则对应着他的阻抗（resistance）。

在他重复着“Schlemihl”的关联上，他告诉我他很喜欢这些末尾是“-yl”的字，因为它们很好用：如benzyl, acetyl等，这解释不了什么。但当我向他暗示着“Schlemihl”也是这系列的另一个时^①，他很高兴地笑起来，并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读了一本由皮沃斯（Marcel Prevost）写的书，里面有一章是“Les Exclus de Lamour”，里头事实上包括对Les Schlemilies的批评。当他念此书的时候，他向自己说：“这和我一样——如果他错过了这个约会，那么他就是另一个‘Schlemihlness’的例子。”

梦中的性象征似乎已经在实验上予以证实了。在1912年史罗德医师（K. Schrötter）[利用史渥柏达（H. Swoboda）所提出的条例]，使受到深度催眠的人产生梦，结果发现其内容大半受决于暗示。如果暗示他应梦见正常或不正常的性交，那么这受决于暗示的梦，就会利用那些为精神分析所熟悉的象征来取代性的材料。譬如说，如果暗示一位女士，说她应该梦见和一位朋友做同性恋的性交，那么这朋友在梦中背着一个毛茸茸的手提袋，上面有个标签注明“只限女士”。这位做梦的女士以前一点不知道梦的象征与其解释，不过在我们要对这些有趣的试验下个判断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史罗德在做完这实验不久后就自杀了。唯一留下的记录只是刊载在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的原始的通讯。

同样的结果亦由罗芬斯坦（Roffenstein）在1923年报告，而彼韩（Betheim）和哈曼（Hartmann）所做的一些实验是特别有趣的，因为他们没有利用催眠术，他们讲了一些大略和性有关的故事给患Korsakoff氏精神病^②的病人听，把他们搅糊涂，然后要他们把这些故事再说出来以观察其歪曲（distortion）

① “Schlemihl”和那些字尾是“-yl”的同音，是一个源于希伯来文的德语，常用来表示运气不好、无能力的人。

② Korsakoff氏精神病：一种长期酒精中毒引起的精神病，常常具有定向力的阻碍，易受外界刺激或暗示的影响，错误记忆，及幻觉，而且常有多发性神经炎症。

的情形。他们发现在解释梦时熟悉的象征在这里却出现了（譬如，上楼、插入与枪击象征着性交，而烟象征着阴茎）。他们且对楼梯象征的出现认为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正确地观察到“没有任何意识的改造欲望能够做成此种象征”。

只有当我们对梦中象征的重要性做个合适的评价后才能够继续研究前面第五章提到的典型的梦。我想应该把这些梦大略分为两类：1. 那些永远具有同样意义的；2. 那些虽具有同样的梦内容却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的。关于第一类的典型的梦，我在考试的梦中已经相当详细地说明过了。

关于漏搭火车的梦应当和考试的梦放在一起，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感情，而由其解释使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另外有一种安慰的梦，和那种梦中提到的焦虑相反——即对死的害怕。“分离”是最常用也是最容易建立起来的死之象征。因此这种安慰的梦是这样的：“不要怕，你不会死（分离）。”就像考试的梦会这样安慰地说：“不要怕，这次也不会有什么发生。”这种梦的困难处是在它除了安慰的表达外，还会有焦虑的感觉。

那些由于“牙齿刺激”引起的梦，常在被分析的病人脑中出现，不过却逃离我的了解之外好久，因为它们对分析总是具有太强烈的阻抗作用，但最后，有许多充实的理由使我相信，在男人中，这些梦的动机都是由青春期自慰的欲望而来。我将要分析两个这样的梦，其中一个也是“飞行的梦”。它们都是由同一个人梦见的——他是一个年轻男人，具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但在真实生活中却尽量抑禁。

他由剧院厅堂观赏着《弗得里奥》（Fidelio）的演出。他坐在L君的旁边，此人与他意气相投，而他很想和他做朋友，突然间他由空中飞过剧院大厅，并把手放在嘴巴里拔出两颗牙来。

他说这像被投掷在空中的感觉。因为上演的剧是《弗得里奥》，所以下面这句话：

Wer ein holdes Weib errungen……

这似乎是合适的。但即使是获得最可爱的女人也不是梦者的愿望。另外两行是更适当的：



Wem der grosse Wurf gelungen
Eines Freundes Freund zu sein^①……

此梦因此包含这“伟大的抛掷”（great throw），但却不是意愿的满足。它并隐现出梦者痛苦的经验，他的友谊常常是不幸的，会被“摔出去”（thrown out）。它亦隐现着这个恐惧——他怕此恶运也在他和此朋友的关系上重现（而现在他在其旁边欣赏《弗得里奥》）。接着这个喜爱挑三拣四的梦者认为是很羞耻地作了下述的坦白：“有一次当被一位朋友拒绝后，他在肉欲的兴奋下连做了两次的自慰。”

下面是第二个梦：他被两位熟悉的大学教授治疗，而不是我。其中一位对他的阴茎做某些处理。他害怕开刀。另外一个用铁条压住他的嘴，因而使他掉了一两颗牙齿。他被四条丝巾缚起来。

此梦具有性意义是没有疑问的。那丝巾暗示着与一位相熟的同性恋者的仿同。梦者从来没有性交过，在真实生活也从来没有想要和男性性交。因而他想像的性交是源于他青春期常有的自慰而来。

由我看来，各种有牙齿刺激的典型梦的变体（如牙齿被某人拔掉等）都可以作同样的解释^②。但我们感到困扰的是为何“牙齿刺激”会具有此种意义呢？对于此点，我想强调，对性的潜抑常见的比较^③，因此歇斯底里症病患各种应该表现在性器官的情感与意愿都在其他不被反对的身体部位表现出来（如果不表现在适当的性构造上）。我们有一个例子，在潜意识的象征中，性器官是以面孔来象征。在语言学上，屁股和面颊是相似的（Hinterbacken字面的意思是后面的面颊），而阴唇（labia）和围绕着口的嘴唇相似，把鼻子和阴唇

① Wem der grosse Wurf gelungen

EineS Freundes Freund Zu sein

Wer ein holds weib errungen……

“他赢得了伟大的投掷，成为朋友的朋友，他赢取了一位可爱的女人……”这是席勒（Schiller）的《快乐颂》第二段的起句，由贝多芬配乐，用于他的交响乐《合唱》中，但是第三行（即前面那第一个所引用的）事实上也是贝多芬的歌剧《弗得里奥》终场的合唱中最后一段的起句——他的歌剧事实上是抄写自席勒的。

② 梦中牙齿被某人拔掉，通常是解释成阉割（史德喀尔说这就像是被理发师剪发），但我们必须分辨具有牙齿刺激的梦和牙科医师的梦的不同点。

③ 在杜拉的个案报告中会有这种例子，下面所提到的比较，可在1899年1月16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找到。

相比是常见的，而其类似由于二者留有长毛而更趋于完全。只有牙齿不能有任何可能的类比；但正因为是这种相似与不相似的组合使牙齿在受到性潜抑的压力时很适宜用来做表现的媒介。

但我不能假装说具有牙齿刺激的梦都是自慰的梦这件事已经全部解决了^①——虽然我对这种解释没有丝毫疑心。我已经尽我所知的加以解释，剩下不能解决的也只好不提。但我仍要引述另一个语义学上相平行的用途。在我们这个世界中，自慰的行为含糊地被形容为“sich einen aus reißen”或者是“sich einen herunterreißen”（字面的意思是“拉自己出来”，“把自己弄贱”）。我不知道这名词的来源或其想象的基础，但“牙齿”和第一句话很配。

根据一般人的观念，梦见牙齿掉下来或者被拔掉是解释着亲戚的死亡，但由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最多是在开玩笑下才能成立（前面已说过）。不过这里我却想引用拉克所提供的一个牙齿刺激的梦：

我一位同事，好久以来就对梦的解释具有深厚的兴趣，他寄给我这个源于牙齿刺激的梦。

“不久前，我梦见自己在牙科诊所内，医师正在磨钻我下牙床的一根坏牙床。他工作了好久，结果使牙齿变得无用。然后他抓起一把钳子，毫不费力地就把它拔出来——这使我吓了一跳。他叫我不必担心，因为他真正治疗的对象并不是牙齿本身。他把牙齿放在桌上，它立刻分离成几层（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上排的门牙）。我由牙科手术椅上爬起来，好奇地靠近它，并问一个吸引我的医学问题。牙医师这时一面在把我出奇的牙齿的各层分开，并用某种器具把它捣碎，一面回答说，这和青春期有关，因为只有在青春期以前，牙齿才这么容易掉出来，如果是女性的话，则要在生下孩子后才是如此。

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相信那时我是处在半睡状态下）自己在遗精，但是却不能清楚地知道这和梦的哪个部分有关，不过好像在牙齿拔出来以前就发生了。

我然后又梦见一些我不再记得的东西，不过其结尾是这样：我把帽子和大衣遗留在某些地方（也许是在牙医师的衣帽室内），希望有人会赶着拿来给我。而我那时只穿着外套，正要追上一辆已经开动的火车。我在最后一刻跳上了最末尾的车厢，当时已经有人在那里。虽然我无法挤入车厢里，一直得忍受

^① 和荣格（C. G. Jung）的通讯中得知，有一个发生在妇女的牙齿刺激的梦，具有“生产的梦”的意义。琼斯（E. Jones）很清楚地确定此点。这个分析和上面分析的共同点是阉割与生产中，都是将身体的一部分由整体中分开。



在此种不舒服的状况下旅行，但最后终于成功地逃脱了。我们的车子要进入隧道的时候，迎面开来两列火车，看来它们就像是隧道。由其中一个车厢的窗子望出去，我似乎觉得自己是在车子外面。”

而前一天的经验与思潮提供了解释此梦的资料。

1. “事实上我最近到牙科部门治疗，而在做梦的那天，我下边的牙齿继续不停地痛着——恰好是梦中牙科医生所磨钻的——而正好他对此牙齿的处理又比我想象的要久。在做梦的那天早晨，我再度因为牙疼到牙科医师那里。他对我说也许还要拔掉下边的另一个牙齿，因为痛也许是源于此处，那是智慧齿。那时我问了一个问题，关联到他对此事的医德问题。”

2. “同一天下午，我因为牙疼引起的脾气而向一位女士道歉；而她告诉我她害怕把她的一个牙根拔出（其牙冠已经完全报销了）。她想拔掉眼牙（eye-teeth）是特别疼与危险的事，虽然一位熟人告诉她要把上排的牙齿拔除是很简单的（她的坏牙正好是在上排）。这位熟人又告诉她说有一次在局部麻醉之下他被拔错了一根牙。这又增加了她对此必做的手术的害怕。然后她又问我眼牙是臼齿还是犬齿，以及我对它们的认识。我向她指出这些意见是迷信的，虽然同时也强调了某些大家所接受的事实。然后她向我提起一个很古老而又流传广远的传说——如果孕妇牙疼的话，那么她将会有有一个男孩。”

3. “这说法引起我的兴趣，因为这关联到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提到的《牙齿刺激的梦是自慰的替代》——此女士说在民间传说中牙齿和男性性器官（或男孩）是相关的，当天晚上我就翻阅《梦的解析》的有关部分。我发现下面这些论点和前述两件事一样对我的梦具有影响。弗洛伊德对‘牙齿’刺激的梦的意见是：‘在男人中，这些梦的运机都是由青春自慰的欲望而来。’以及‘各种有牙齿刺激的典型的梦的变体（如牙齿被某人拔掉等）都可以作同样的解释’。但我们感到困扰的是为何‘牙齿刺激’会具有此种意义呢？对于此话，我想强调对性的潜抑常常是利用身体上部来转称身体下部（在这个梦中，却由下巴转到上颌）。因此歇斯底里症病人各种应该表现在性器官的情感与意愿却在其他不被反对的身体部位表现出来。但我仍要引述另一个语意义上平行的用途。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自慰的行为含糊地被形容为‘sich einen aus reißen’或者是‘sich einen herunterreißen’。在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种表达即代表着自慰，而有经验的梦的解释者将会很容易地找到此梦中潜隐的幼儿期资料。另外

梦中的牙齿如此容易被拔出（后来变为上排的门牙），使我记起孩童时的一件事——我自己把松动的上排门牙拔掉，很简单而且不疼痛。这件事（我仍然能很清楚记得它的细节）恰好发生在第一次有意识地对自慰的尝试之后（这是一个银幕式的记忆）。弗洛伊德所引用荣格的话：‘发生在妇女的牙齿刺激的梦具有“生产的梦”的意义。’和一般人所相信的孕妇牙疼的意义造成了此梦中有关（青春期）男女病例不同的决定性因素。这又使我记起了前一次由牙科诊所回来后所做的梦，那次我梦见刚嵌上的金牙冠掉出来，这使梦中的我大为愤怒，因为我已花了大笔的钱，而这笔钱还没有弥补过来。现在我已经能了解这个梦的意义了（获得了许多经验以后）——这是对自慰在物质上胜过对象爱（object—love）的体认：因为后者由经济的观点来看，都是比不上前者的（即金牙冠goldcrown^①）；而我相信此女士关于怀孕妇女牙疼的意义又再唤起我的这些思想。”

我想此同事的解释极富启发性，也没有可以反对的。我没有什么追加，除了对第二部分的梦所可能隐含的意义之外。这部分似乎表现出梦者由自慰到正常性交的转变——而很明显的是经过极大困难（如火车进出的隧道）及后者的危险性（如怀孕以及外衣）。梦者在这里利用这文字桥梁“zahn—ziehen（zug）”及“zahn—reißen（reisen）^②”。

另外，理论上此梦例使我感到兴趣的有两点：第一，它提供了赞同我的理论的证据——梦中发生的遗精是伴随着拔除牙齿的举动的。不管此种遗精以何种形式呈现，我们都应该把它看成一种不需以机械刺激的自慰式满足。另外，此梦中伴随遗精的满足并没有任何对象——而通常这是有对象的，即使是幻想的——所以它完全是自我享乐的或者最多也是些微的同性恋（因为牙科医师）。

第二点需要强调的是，也许有人会这样反驳说，此梦例并不能证明我的理论，因为前一天发生的事就足够使这梦让人了解。梦者见牙科医师，和某女士的谈话及阅读有关的梦的解释，都能很清楚地解释他为何会产生此梦，特别是他的睡眠遭受牙疼困扰。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此梦是如何处置了那打扰他睡眠的牙疼——利用那减除牙疼的想法，以及将梦者所害怕的疼痛感沉溺于原欲内。但即使是很不严格，我们也不能诚恳地相信，单

① 金币 [Crown (Krone)] 那时是奥地利的钱币。

② zahn—ziehen = 拔掉一颗牙齿；zug（和ziehen同一字源）= “火车”或“拔”zahn—reißen = 拔掉一颗牙齿；reisen（和reißen的发音相似）= 旅行。



读了《梦的解析》，梦者就可以把拔牙齿和自慰连在一起，或者是能够把那个关联实现——除非这想法长久以来就存在，而梦者自己也承认这点（在这句话“sich einen ausreissen”中）。这关联不但借着与该女士的谈话而重生，并且也和他下面所报告的事件有关，因为在读《梦的解析》时，他很不愿意相信（其理由是可以了解的）此种牙齿刺激的梦的意义，并且想要知道此意义是否能应用到所有的这种梦上，此梦证实了这点（至少对他来说），并说明了他为何会去怀疑此理论。由这观点来看，此梦亦是种愿望满足——即是，想要让自己相信弗氏观点的正确度和可适用的范围。

第二类典型的梦包括那些梦者飞或浮在空中、跌落、游泳等。这种梦又有什么意义呢？要给予一般性的回答是不可能的，我们下面将看到，它们在每个梦例里都是不相同的，只有它们那些未经处理的感觉材料才是由同一来源衍生的。

精神分析的材料使我断定此种梦亦重复孩童时期的印象，它们和“动作”的游戏有关——即是那些非常吸引孩童的游戏（具有动作的）。没有一位叔叔不会把孩子架在伸展的双手上，而奔驰于室中（显示如何飞），或者是让孩子骑在膝盖上而突然伸直其脚，或者把他高举着然后假装让他落下。孩子们非常喜爱此种经验，不断要求再来一遍，尤其是当这些动作会带来一些害怕与头眩。好多年后，他们就会在梦中重复这些经验。但是在梦中他们省略了支持的手，因此他们就像是浮着或跌落，而没有丝毫的支持。孩童喜爱此种游戏是为人所尽知的（如荡秋千及跷跷板）；而当他们看到马戏班子里的杂技表演时，此种记忆又复活了。男孩子歇斯底里的发作有时是此种杂耍的重演——具有繁杂的技巧。这种动作的游戏虽然本身是清白的，但却常常引起性的感觉。孩童的顽皮游戏——如果让我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些行动——常常在飞行、跌落、眩晕等的梦中重现；而那些愉快的感觉则是变形为焦虑感。这就像每个妈妈知道的一样，此种顽皮的行动常常以拌嘴和哭泣结束。

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反对那种认为飞行或跌落的梦是由睡觉中的触觉感或者是肺脏伸缩感等而引起的理论。我认为这些感觉是由梦所牵连到的记忆之重复。即是说，它们是梦内容的一部分，而并非其来源^①。

因此，这些由同样的来源、相似的动作而衍生的材料可以用来表现各种可能有的梦思。所以自由浮沉的梦（通常是具有欢愉的调子）具有各种解释。

① 因为内容的需要，所以重复了一些文字。

对某些人来说，这些解释是因人而异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它们又可能是典型的。我的一位女病人常常梦见自己在街道某个高度上浮游着。她很矮，并且很害怕和别人接触所受到的污染。她这个飘浮的梦满足了她两个愿望，即是把她的脚由地上升高，并且把她的头抬举到更高层的空气中。在另一个女病人中，则发现她的飞行的梦表达了“像一只鸟”的欲望。而别的梦者借此变为天使，因为白天的时候她们并没有被称为天使。由飞行和鸟的密切关联看来，男人的飞行的梦是具有肉欲的意义的。因此，当我们听到有些梦者对于此种飞行力量感到骄傲时，是不必感到惊奇的。

维也纳的费登（Paul Federn）——后来到纽约了——曾经在维也纳精神分析的集会上报告了这种非常吸引人的理论——即这种飞行的梦好多都是勃起的梦，因为这常常占据人类幻想的奇特的勃起，给人的印象是反重力作用的（请和古代的配有飞翼的阳具相比）。

值得一提的是像窝特（Mourly Vold）那样一位真正反对任何一种梦解释的道貌岸然的研究者，亦支持飞行或飘浮的梦是具有情欲的。他说这种情欲的因素是“飞行的梦最强有力的动机”，并且强调伴随着的强烈震荡感，以及勃起和遗精的次数。

“跌落”的梦则常常具有焦虑的特征。在妇人来说此种解释是毫无困难的，因为她们几乎一定以“跌落”来作为向情欲诱惑低头的象征。我们并没有忽视跌落的幼儿期的来源，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跌倒后被抱起来爱抚的经验。如果晚上由床上摔下来，保姆会把他们抱到床上去的。

那些常常梦见游泳，并且在水中划游前进时感到极其愉快等等的人通常都是尿床的。他们在梦中重温他们早就经由学习而放弃的乐趣。下面我们将由不止一个的例子中知道游泳的梦最容易代表的是什么。

有关火的梦之解析证实了禁止孩子玩火的是规定——因此他们不致于在晚上尿床，因为这些梦例中有许多孩童时期尿床的回忆。在我那本《一个歇斯底里病人的部分分析（杜拉第一个梦）》中，我利用梦者的病历叙述一个此种梦的写作分析与合成，并且也表现出此种幼儿期的材料如何被用来表现成人的冲动。

如果我们把这名词看成是呈现于不同梦者但却具有相同内容之梦的显意时，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许许多多的“典型”的梦来。譬如说，我们可以叙述



经过狭窄道路或者是在许多套房之间踱来踱去的梦，或者是一些有关窃盗的梦——对这些，神经质的人在睡前会事先采取防范措施。还有人则梦见被野兽追赶（野牛或者马匹），被人用刀子、匕首或矛枪威胁着——后面这两类梦是那些焦虑者的梦的显意所特有的——等等。对这些资料的特别研究是值得的，不过在这里我却想提出两个由观察得到的现象^①，虽然这并非完全只能用于典型的梦上。

我们愈是寻求梦的解答就愈会发现，成人大多数的梦都是和性的资料以及表达情欲愿望有关。这只是适用于那些真正解析梦的人——即是说那些由梦的显意中发掘出其隐意者——而不是那些单记下梦的显意就感到满足的人（譬如说，纳克记录的性的梦）。我现在要说这个事实一点都不令人惊奇，而且和我解释梦的原则完全符合，因为从孩童时期开始，没有一个本能有像性本能及其各种成分遭受那样大的潜抑（请看拙著《性学三论》）；因此也没有其他的本会会留下那么多以及那么强烈的潜意识愿望，能够在睡眠状态中产生出梦。在解释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掉性情意综的重要性，当然也不可以太过于夸大，以至于把它认为是唯一重要的。

如果仔细解释的话，我们可以断定许多梦却是双性的，以一种过分解释（over-interpretation）来表现梦者同性恋的冲动——即是那些梦者的正常性行为的相反冲动。所以我不准备支持史德喀尔以及阿德勒（Adler）所认为的“所有的梦都是两性的”的论调，因为我认为这是不能举例说明，并且不像是真的。但是值得注意的许多梦都能满足不是情欲（广义的）的需求，如饥渴的梦、方便的梦等。所以我亦认为那些“每个梦的后面都有死亡的阴影”（史德喀尔）或者是“每个梦都显示出梦由女性倾向男性化的趋势”（阿德勒）的说法都是不适用于梦的解释的。

至于“每一个梦都需要性的解释”的话（批评家对这点不停地、愤怒地加以抨击），不能由我这本《梦的解析》中找到。在前面八个版本中没有，在将来的版本中也不会有。

我已经在别的地方指出一些看来是无邪的梦可能涵藏着情欲的愿望。我能用许多的例子来证实这点。而许多表面是淡泊无奇、不为人注意的梦，在分析后却

^① 这“两”个观察的“两”，其实是1909及1911年版本所遗留下来的，那时对典型的梦的讨论完全放在第五章中，他所谓的第一个观察到的结果就由下一段开始直到本节结束为止，而第二个观察结果则自第六章的“当对梦中代表性……”开始到“另一个Schlemichles的例子”结束。

是有关“性”的，并且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譬如说，在未分析前，谁会想到下面这个梦是具有性的意愿呢？梦者这么说：“在两个富丽堂皇的皇宫后面一点有一个门户闭锁的小屋。太太带我通过小路的途径后把门打开。于是我很容易以及很快地溜入内部和庭院，那里有个斜斜的上倾。”任何一位具有少许翻译梦的经验的人都立刻就会想到穿入狭窄的空间，以及打开闭锁的门户都是最常见的性的象征，因而知道此梦代表着肛门性交的意愿（在女性的堂皇的两臀之间）。那个狭窄而导向斜斜上倾的，当然指的是阴道。梦者在梦中受太太协助的事实使我们这么断定，在现实里，由于太太的顾虑使他不能实现此种意图。而在做梦的当天，有位女士到梦者家里来住，并且给予他此种感觉——即如果他要如此做时，她是不会有太大的反对的，两个皇宫之间的小屋是巴拉格（Prague）炮台的回忆，而这又更进一步关联到此女士，因为她是由那里来的。

当我向一位病人频频强调说俄狄浦斯的梦常常会发生时（即梦者和其母性交），他常常如此回答：“我没有做过这种梦的回忆。”不过，在这发生后，病人会记起其他一些不显著与平淡无奇但却重复出现的梦。而分析后却显示这又是一个俄狄浦斯的梦。转而能够很确定地说，和母亲性交的梦大多数是经过伪装而很少是直接呈现的^①。

在许多关于风景及地方的梦中，梦者都这么强调：“我以前到过这地

① 里克曾在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 No 4中发表过一个典型的伪装的俄狄浦斯的梦。另外一些利用眼睛象征的伪装的梦则散见于里克、爱德（Eder）、裴廉克齐及阿德勒（Reitles）的著作。就像在别处一样，俄狄浦斯传说中被弄瞎眼睛的说法代表阉割的意思。而古罗马时代未经伪装的俄狄浦斯梦的象征并非不为人所知——里克这么写着：“因此我们知道凯撒大帝梦见和其母亲性交，而当时梦的解释者说这是他拥有大地（Mother earth）的预兆。而对达氏（Tarquins：罗马史中，属于第五王及第七王一族之人），神谕亦是同样有名的。此预言是这样的，即那位第一位吻其母亲的人将会攻克罗马。而布鲁特斯（Brutus）把这解释成大地[“他吻着大地，并说这是所有生物的母亲”]。请和希罗托斯（Herodotus）报告的希比亚（Hippias）的梦相比较：“波斯人被pisistratus的儿子希比亚带领到罗拉松（Marathon）去，在前一天晚上，希氏梦见和母亲睡觉；他的解释是，他必须回到雅典去重建其势力。因此，此老人即死在其故乡（mother land）中。”这些神话与其解释指向一个正确的心理认识。我发现那些认为妈妈疼爱他们的人，在真实世界中往往显得自信，而那个看来似乎是英雄式的乐观常常带给他们确实的成功。

以下是我记录的一个典型但经过伪装的伊底帕斯的梦：一位男人梦见他和与另一位男人将要结合的女人发生暧昧的关系，他很担心那人会发现这私通，因而不和此女人结婚。所以他对此男人表现得非常具有感情，拥抱而且吻着他。——此梦和梦的生活只有一点相连的，他和一位有夫之妇私通；而她丈夫（他的朋友）一句语意含糊的话使他怀疑他朋友是否注意到一些蛛丝马迹。事实还有别的问题——在梦中丝毫没有提到，不过也隐含着了解它们的关键。此丈夫患有严重的病，而其太太对他可能猝然去世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梦者意识中想在他朋友死后和此年轻寡妇结婚。这些外在的影响，使梦者置身于俄狄浦斯的领域里去，其愿望是把此人杀掉，然后和其妻子结婚，不过他的梦却伪善地加以伪装——他不但不表示她已结婚，反而说另一位男人想和她结合（这实际上和他秘密的意愿相对应），而他对此男人的仇恨感则隐藏在感情的外衣下——而这正是他儿时对待父亲的回忆。



方。”[此种似曾见过(déjàvu)在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①。]这些地方恒常指梦者母亲的生殖器官，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人有此确定——认为他以前到过。

有一次我被一位强迫性心理症患者的梦弄糊涂了。他梦见去拜访一间他见过两次的房屋。但这位病人在相当久以前，曾经告诉过我他在六岁时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和母亲同床而睡，不过却在她睡觉时把手指插入她生殖器内。

在许多常常带有焦虑的梦中具有此种内容，即梦者穿过狭窄的路途，或者在“水”中，都是基于一种对子宫内生活、存在于子宫和生产过程的幻想。下面即是一个男人的梦，表现出他在幻想中如何在子宫内观察其父母的性交。

他处在一个深坑中，不过却具有一个像Semmering隧道^②中的窗门。起先，他由窗口望见空旷风景，不过却发现一个图像填补了这空隙（它立即呈现，并堵住这空隙）。这图画表现一片经过深耕的土地；而新鲜的空气，蓝黑色的泥巴，以及此景象带给人一种“勤奋奋发”的感觉，激发出美丽动人印象。然后他又看见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在他面前展开……而他感到惊奇的是，里面大部分提到（孩童的）对性的感觉。而这使他想到我。

下面又是一个女病人漂亮的水的梦——这在她的治疗中极富意义。

在那她假期常去的……湖中，她在一处冷月反映的部位投入郁黑的水中。

这种就是出生的梦(birth dreams)。它们的解释刚好和梦的显意相反：即不是“投入水中”而是“由水中出来”——即是出生，我们可以由法国俚语“lune”（即下部）联想到人出生的部位。冷月(pale moon)正好是孩童们想象他们出生的地方。而病人希望在她夏天的度假场出生，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么问她，而她毫不犹豫地说：“这治疗不就使我觉得是再度出生吗？”因此这梦即是邀请我在这夏天度假的地方继续对她的治疗——换句话说，在这里治疗她。也许在这梦中亦有一个轻微的欲做母亲的暗示^③。

下面，我将由琼斯的著作中摘录另一个出生的梦：她站在海滩上，望着一位很像是她本人的男孩在那儿涉水。他一直走进水里，直到她望见他的头在水

① 关于déjàvu的一般讨论，请看《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第十二章。

② 离开维也纳七十英里的隧道，连接到西南部的支线。

③ 我经过好久才知道关于胎儿期生活的幻想与潜意识思想的重要性，他们解释了大多数人对活埋的极度恐惧，并且提供了死后复生的极度深层的潜意识基础。这无非是表现了此种未出生前对茫茫人生的一种投射。尤其生产行为是第一次经验到的焦虑，即所有焦虑情感的原型。

中或浮或沉为止。然后这景象就转到一个充满人潮的旅馆大厅。她丈夫离开了她，而和一陌生人“进入谈话”。分析后发现第二部分的梦表现她欲背叛丈夫而和第三者发生关系……第一部分则是个相当明显的出生幻想。不管是在梦中或神话中，孩子由羊水中生产经常是用孩子投入水中的伪装来表现；这些例子中较为熟悉的是阿多尼（Adonis）、贺悉里（Osiris）、摩西（Misses）及巴克斯（Bacchus）的出生。在水中浮沉的头使梦者想起她自己怀孕时所经验到的胎动。男孩进入水中，导致一个相反的想法。即是把他由水中拉出来，抱入育婴室，把他洗好，穿好，然后带到家里去。

因此，第二部分的梦即表现出属于梦的隐意（私奔）的前半部，而第一部分的梦又和梦的隐意的后半部（出生的幻想）相对应。除了这秩序的颠倒外，在这两部分的梦中还有更多的倒反。在梦的前半部中，男孩子涉入水中，然后是他头在水中浮沉，不过在蕴涵的梦思中却是胎动，然后孩子破水（双重倒反）。在梦的后半部中，丈夫离开她，而在梦思中则是她离开丈夫。

亚伯拉罕（Abraham）报告了另一个出生的梦——一位接近产期的年轻孕妇的梦。一个地下通道直接由她房间地板通到水源（生殖道——羊水）。她拉开地板的机关门，很快地冒出一只全身着褐色毛发、很像海豹的动物，这动物突然变成梦者的弟弟——对他来说，她老是具有母亲的象征。

峦克由许多梦例中指出出生的梦利用和具有小便刺激的梦一样的象征。在后者中，情欲刺激以小便刺激来表现。而这些梦中的各种层次的意义和自孩童以来逐渐改变的各种象征意义相对应。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再回述到前章中断了的题目：那种打扰睡眠的肉体刺激对梦的形成的影响。受到此种影响的梦不但公开表示为了愿望满足和方便的目的，并且常常是一个明晰的象征。因此此刺激常常在象征式的伪装下，在梦中与它斗争失败后把梦者弄醒了。这不但适用于遗精与激情的梦，并且适合于那些遗尿或遗粪的情况。“遗精的梦的特殊性质不但使我们直接观察到一些被认为是典型，但无论如何却受到激烈议论的性的象征，并且使我们相信一些看来是纯洁无邪的梦中情况不过是性景象的前奏曲罢了。通常，后者只有在较少见的遗精的梦中才不经过伪装而直接呈现，其他时候，则变成焦虑的梦而使梦者惊醒”。

具有尿道刺激的梦的象征意义在很早以前就被人知晓。希伯克拉底（Hippocrates）曾经认为梦见喷泉及泉水则表示膀胱有毛病（艾里斯录）。



休奈尔研究尿道刺激的多重象征后，断定“任何具有相当程度的小便的刺激恒常会转成性区域的刺激，并且象征性地表示出……具有小便刺激的梦常常表现‘性’的梦”。

峦克在他那篇关于惊醒的梦 (arousal dreams) 的多重性象征的讨论中这么断定，许多具有小便刺激的梦，实际上是由一些性的刺激所引起，不过却退化地想由幼童的尿道乐欲取得满足。特别是那些从小便刺激导致的清醒和排尿。不过梦却不顾一切地继续着，因而以不经过伪装的方式表露出情欲幻想的例子是更富于启发性的^①。

同样的，肠子刺激的梦的象征，亦具有相类似的对比，并且证实了社会人类学常提到的金子和粪便之间的关联。“比如说，一位因肠胃疾患受治疗的妇人，梦见一个人在一间看来像是乡村户外厕所的小木屋附近埋藏着宝藏。梦的第二部分则显示她正在抹净她那刚拉完大便的小女孩的臀部。”——峦克。

拯救的梦亦和出生的梦相关。在妇人的梦里，被拯救，尤其是由水中救出，和生产是具有同样意义的。对男人来说，此种梦意义则不同了。

强盗、窃贼和鬼怪——这是人们上床前所害怕的，并且甚至会妨碍我们的睡眠——源于同样的孩童回忆。他们是那些半夜三更吵醒孩子，以免他们尿床，或者是翻开他们的被单，以检查孩子的手放在什么地方的夜间访问者（双亲）。在分析一些焦虑的梦时，我曾经使梦者回想起这些夜间访问者：强盗（robbers）常常是梦者的父亲，而鬼怪则是穿着白袍的女性。

（六）例子——算术及演说

在提到影响梦之形成的第四个因素以前，我要引叙我收集的许多梦例。部分的原因是要说明前述三种因素的相互合作，部分是写了要提供一些证据来支持那些至今仍未提出充分理由加以证实的断定，或者是为了要导引出一些必然的结论。当说明梦的运作时，我发现很难用例子来支持我的见解，因为支持某种命题的情况只有在梦的解释的整个内容下才有意义，如果离开了整体，它就失去了意义。但是，由另一方面来看，即使是粗浅的分析亦会导出无数的

^① 那些在孩童式的膀胱的梦 (bladder dreams) 中所利用的象征，在大人的意识中则纯粹是性的：水 = 尿 = 精液 = 羊水；船 = 抽出船上的水即（小便） = 子宫 [箱子（木箱）]；弄湿 = 尿床 = 性交 = 怀孕；游泳 = 膨胀的膀胱 = 胎儿的居所；下雨 = 小便 = 受精的象征；旅行（出发或到达） = 离开床铺 = 性交完毕（蜜月旅行）；小便 = 射精（峦克）。

内容来，因而使我们困扰而记不起原来想说明的思想系列。这技术上的困难，将是我的借口。读者在下面的描述中将发现各色各样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共通点（除了和前面数节的内容有关外）。

我想先举几个很特殊或者很不寻常的梦的象征方式。

一位女士梦见：“一位女佣人站在梯子上，好像是要擦洗窗子的样子，身边带着一头黑猩猩及一只猩猩猫（gorkllacat）——后来她改正为长毛而有丝光的猫（angora cat）。这位佣人把这些动物向她身上抛来。黑猩猩拥抱着她。”这是非常令人厌恶的——此梦以一种非常简单的策略来满足的目的，利用暗喻明确地表现出来。“猴子”及“野兽”，一般来说是用来谩骂别人的。而由梦中的情况看来，它们亦恰好表示着谩骂。在下面的许多梦例中，我们还会遇见许多利用此种方法的梦的运作。

另外一个相似的梦。一位妇女生下一个头部形状歪曲得很厉害的孩子，梦者听见有人说这孩子根据它在子宫的位置而生长，所以变得那样子。医生说可以用压力使脑袋变得好看些，不过那样做会损伤孩子的脑子。她却认为这是个男孩子，所以这么做是不会有有什么害处的——这梦正好隐含了经过更改的“对孩子的印象”，这抽象观念正好是梦者在治疗过程中医生所给予解释的。

下面这梦例中，梦的运用稍微有些不同。这梦是关于到靠近格拉兹（Grez）的兴泰（Hilmteich——在城市郊外的一片水域）的旅行的。外面的天气是令人害怕的，有一座破烂的旅馆，水正由墙上滴落下来。而床单都湿透了。梦的后面部分并不像我写的那样直接被报告出来。此梦意思是“过剩（superfluous）”——这个梦思中的抽象观念起先是被扭曲成某些形式，如“泛滥（overflow）”、“液体”或“淹过（flowing over）”；不过后来又以许多相似的图像来表现：外面的狂风暴雨，墙壁内面的滴水，湿透床单的水——都是水，都一样淹盖着一切。

在梦的表现中，文字的正确拼法并不比其声调来得更重要。对此点我们并不感惊奇，因为在韵诗中，此条规亦是正确的，密克曾经很详细地描述，并且详尽地分析一位女孩的梦。这梦是关于她如何走过田地，以及割下大麦和小麦丰润的麦穗（ähren）。她童年时期的一位朋友向她走来，但她却企图避开他。分析显示此梦是关于“接吻”的——一个荣誉的吻（kuss in ehren——



后者的读音同于ähren)^①。在梦里，那被切割而不是被拔除的ähren隐喻着谷类的穗子，而当这和“ehren”连在一起时，它就代表着其他无数潜隐的梦思。

另一方面来说，文字的演进使梦的运作变得容易。因为文字中有许多是源自于图像以及具有实体的意义，不过今日却变为无色以及抽象的。因此，梦所需做的事只是回复此等文字的过去意义，或者是追溯其演进的过程的早期情况。比如说，某男人梦见其弟被困于一箱子（Kasten）中，在分析过程中，Kasten被Schrank（衣橱——或者抽象地指“障碍”、“限制”）所置换，因此，梦思即他弟弟应该自我约束（sich einschränken），而不是梦者本身。

另一男人梦见自己爬上高山顶，那儿有非常广阔的视野（view）。而事实上他用此与其兄弟仿同——那位兄弟正在编辑一篇有关远东的回顾文章。

在Der Grünen Heinrich（Gottfried Keller的小说）中，提到一个关于活泼的马儿在燕麦田中翻滚的梦，而每一麦穗都是“一个香甜的杏仁，一颗葡萄干以及一枚新的铜板……包在红色丝巾内，用猪毛捆起来”。作者（或梦者）让我们能够直接解释这梦的图像：在麦穗的饲养之下，马儿觉得很舒适，并且大叫道：“燕麦刺我。”（Der Hater sticht Mich，意即财富纵坏了我。）

根据亨生（Henzen）的理论，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梦尤其常常出现双关语与文学的玩弄。在他们的梦里，我们很少会发现哪一个梦不是具有双重意义或者是字眼的玩弄。

收集这些表现方式，以及根据其原则来分类，是一件大事。有些表现方式可以看成是“玩笑”，而使人觉得，如果不经当事人的解释，其意义是不容易被猜到的。

1. 一位男人梦见，有人问他某人的名字是什么，但却记不起来。他自己的解释是：“我不应该梦见它。”

2. 一位女病人说她梦见所有有关的人都是特别大块头的。她说，这一定和她的童年有关，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成人看来都是特别大的，她本身并没有出

^① 这和德国一个成语有关：“Einen Kuss in Ehren Kann niemand verwehren”（没有人能拒绝一个荣誉的吻）。事实上，梦者在走过田地时就得到第一个吻——谷穗间所给予的吻。

现在梦中。

3. 一位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喜欢用抽象以及不确定词句的男人（虽然大致说来头脑仍是很清楚的）梦见，有一次他在火车抵站的当儿到达车站。不过奇怪的是，火车是静止的而月台向它移动着——一个和事实恰好相反的荒谬事件。这事实不过暗示着另一个梦内容必定也是相反的。

4. 同一梦者有一次告诉我一个短梦——就像是个画谜一样，他梦见他叔叔在汽车上给他一个吻。然后他立刻给我以下这个解释——我永远不会猜到的——即是，这是指自我享乐（auto erotism）。这梦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被看作是笑话。

5. 一位男人梦见他把一位女士由床的后头拉出来。这梦的意思是，他对她有好感^①。

6. 一位男人梦见他是一位官员，正坐在皇帝的对面。这指他和父亲对坐着。

7. 一位男人梦见他治疗一位断腿的某人。分析的结果显示折断的骨头（Knockenruch）代表着破裂的婚姻（ehebruch——正确地说，应当是通奸）。

8. 梦中的时刻常常代表梦者童年某个特殊时期的年龄。因此梦中的“早上5时15分”则指梦者五岁三个月时。这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时他的弟弟出生了。

9. 这又是梦中表达年龄的方法，一位妇人梦见她和两位小女孩一起散步，而她们的年龄差是十五个月。她不能想起任何熟人和这有关。她自己这么解释，这两个孩子都代表着她，而此梦提醒她童年时的两个创伤性事件相隔十五个月。一件发生在她三岁半，而另一件则是四岁九个月。

10. 在进行精神分析的期间，病人常会梦见它，以及会在梦中表达出对此治疗的思想与期望——这是不足以令人感到惊奇的。最常用来表现此种想象的是旅行，通常是汽车，因为它是现代复杂的工具。这时，病人即会利用车子的速度来作为对讽刺性评论的通气口——而如果潜意识（梦者清醒时思想的一个元素）要在梦中表现的话，它很容易为一些地下的区域所置换——在别的情况之下（即和精神分析治疗无关），这些区域则代表着女性的身体或者是子宫——在梦中“下面”这词常常指性器官，而相反的，“上面”则指脸部、口部或者是乳房——梦的运作通常以野兽来表现一种梦者害怕的感情冲动，不管

^① 这纯粹是文字的，因为在德语中“拉出来”（hervorziehen）和“具有好感”（vorziehen）是相似的。



这是他本身或是他人所有的。然而，我们只要更进一层，就可将野兽来置换那些拥有此种冲动的人。此点和那些以供食用的畜牲，或是狗、野马来表现令梦者害怕的父亲的梦例相去不远——一种令我们想起图腾的表现方式^①。我们可以这么说，野兽是用来代表原欲——一种为自我所恐惧以及被用潜抑作用来对抗的力量。梦者常常亦会把他的心理症（即他的病态人格）由自身分出来，并视之为另一独立无关的人。

11. 以下是沙克斯记录的一个例子：由弗氏的梦的解释，我们知道“梦的运用”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形象地表达出字眼或句子的意义。如果它所表达的意义含糊不清的话，那么梦的运作就可能利用这含糊：其中一个意义存在于梦思，而另一个意义则表现在显意中。下面这个短梦就是一个这样的好例子（它并且为了表现的理由，很自然地利用了前一天的经验）。在做梦的那个白天里，我患了感冒，并且决定晚上如有可能的话，我就会尽量躺在床上休息。在梦中，我似乎是在继续白天所做的事一样。那天我把剪报贴在簿子中，尽我可能把它们依性质不同而归类。而在梦中我尝试把剪下来的资料贴在册子中。但是它却不会粘在纸页上（er geht nicht auf die Seite），而这使我感到很痛苦。我醒过来，发现梦中的痛苦在我身体里面持续着，因此必须放弃我上床以前的决定。此梦为了让我能继续睡眠而用这句含糊的句子“er geht nicht auf die Seite”（亦指他不上厕所），来满足我这不想下床的愿望。

12. 下面的例子取自道斯克（V. Tausk）所著关于梦对颜色和衣物的利用之论文。

a. A君梦见他过去的女主人穿着一件具有黑色光泽（suster）的衣服，臀部显得很窄——意思是某女主人非常淫乱（sustern）。

b. C君梦见一位女孩在——路上，沐浴于白色光芒之下，并且穿着一件白色的宽罩衫——梦者在路上第一次和白小姐发生肉体关系。

c. D太太梦见八十岁的老演员Blasel穿着全副盔甲躺在沙发上。然后他由桌椅上面跳来跳去，拔出一把匕首，望着镜子内自己的影像，向空中比画，好像是和一位假想的敌人作战。——解释：梦者患有长期膀胱（Blase）疾患。她躺在沙发椅上接受分析。当她望着镜子内的身影时，她私底下认为虽然岁数已

^① 请看《图腾与禁忌》，第四章第三节。

大，但自己仍然是强壮以及精神饱满的。

13. 梦中的一个伟大成就——一位男人梦见他是一位怀孕躺在床上的女人。他发现这种情况非常令他不满。他大叫：“我宁愿是……”〔在分析过程中，当他记起一位护士后，他以“敲碎石头”来完成这句话〕。在床的后面挂着一张地图，其下沿靠一条木头来撑直，他握着该木条的两端把它撕开，木条不在中间，反而沿着长轴裂成两条。这动作使他感到舒适，并且协助他生产。

不经任何协助，他把撕下木条（leiste）解释成伟大的成就（leistung）。他利用脱离女性态度使自己离开这不舒适的情况（在治疗中）……而那木条不在中间断裂，反而不可置信地沿着长轴纵分为二则是这么解释：梦者想起这混合着分裂为二以及破坏的情势是阉割的一种暗喻，梦常常用两个阳具的象征来表现出阉割，作为对某种相对意愿的大胆表示。恰好鼠蹊（leiste）是靠近生殖器的部分。梦者综合梦的解释后说，他接受女性的性别，而这要比阉割好得多^①。

14. 在用法文分析一个病例时，我得要解释一个自己以大象出现的梦，我自然会问梦者为何会以那种形式表现，他的回答是：“你在欺骗我（Vous me trompez）。”（而trompe = trunk 躯干）。

梦的运作常常会用一些很淡薄的关系成功地表现出不容易出现的材料，如某些特殊的名字。在我的一个梦中，老布鲁格（Old Bucke）叫我做一个解剖……我钩出一些看来像是一张捏皱了的银纸的东西，对这点的联想（我稍费些劲才得到的）是“stanniol^②”，然后我才发现自己想的名字是“Stannius”——那位我小时很钦佩的著述有关鱼类神经系统解剖的作者，而我老师（Bucke）叫我做的第一件科学工作事实上和某种鱼类（Ammocoetes）的神经系统有关，很清楚的，不能在画谜中利用此鱼类的名字。

这里我禁不住要记录下一个很奇怪的应该被注意的梦。因为这是个孩童的梦，而且容易解释。一位女士说：“我记得童年时常常梦见上帝头上戴着一顶

^①此例首先在一篇论文中报告，插入本节时，删去了“他利用脱离妇性姿态……”后面的一段文字。此段文字提到有关塞伯拉（Siberer）的“官能性现象”——这将在后面予以讨论。删除那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反对对病人的这种解释，但是我不愿意单单因这与梦思和病人治疗的态度有关就说它是官能的。这种思潮和别的事件一样，都是梦的材料，我们很难想象为何接受分析的病人思想不和他接受治疗时期的行为有关。而塞氏所谓“物质的”与“官能的”的分野只有这种情况下才有意义（塞氏著名的坠入睡乡时的自我观察——即只有当梦者的意志指向他脑海中的梦思，或者是他确实的精神状态而不是那些形成他梦思的部分）。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木条不在中间断裂，反而不可置信地沿着长轴纵分为二”都不可能是官能的。

^② 银纸（silver paper）= 锡箔；stanniol是锡（stannium）的衍化物。



纸做的有边帽子。我常常在吃饭时被戴上那种帽子——为了不使我看见别的孩子餐盘内有这么多的食物。既然我知道上帝是万能的，那么此梦的意思即我是无所不能知的——即使我头上戴着那顶帽子。”

当考虑梦中所呈现的数字和计算时，我们就能了解梦运作的性质以及它操纵梦思的方法了。尤其是梦中的数字常常被人迷信地认为和将来的事件有关^①。因此我下面选录了一部分材料。

1

这个梦例是由一位女士在她快要结束其治疗的时候所做的梦：她正要去偿付什么。她女儿由她（梦者）的钱包里取出了三弗罗林和六十五个克鲁斯。梦者对她说：“你做什么？它只不过值二十一个克鲁斯而已。”^②据我对梦者的了解，我不需要她的解释就能了解这梦的全部内容。这女士由外国搬来，她女儿正在维也纳念书，只要她女儿留在维也纳，她就会继续接受我的治疗。这女孩的课程将在三个星期后结束，而这也意味着她的治疗即将終了。做梦的前一天，女校长问她是否考虑把女儿再留在这学校一年。由这暗示，她当然也想到自己可以继续其治疗。这就是此梦的意思，一年等于是三百六十五天。而剩下的课程和治疗时间有三个星期，恰好是二十一天。（虽然治疗的时数要比这个少）。这些梦思的数目字在梦中则指的是钱——并不因为这象征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而是因为（时间即金钱）的关系，三百六十五克鲁斯只不过等于三弗罗林六十五克鲁斯，梦中数目那么小的钱无疑是愿望满足的结果。梦者想要继续接受治疗的愿望，把治疗以及学费的数目降低了。

2

另一个梦中所牵涉的数目字则较为繁杂。一位女士，虽然年轻，但已经结婚好多年了。这时恰好知道一位和她几乎同龄的熟人爱丽丝（Elize L.）刚刚订婚的消息。于是她就做了下述的梦：她和丈夫一起在剧院中。剧院的一边

① 有《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十二章中会加以讨论。

② 弗罗林及克鲁斯是奥地利古代的钱币，在本书第一版印出来时还未改换。在那时候一弗罗林（一百克鲁斯）约等于英币一先令十便士，或者是美金四角。因此，本梦以及下一个梦中所提到的三弗罗林六十五克鲁斯约等于六先令（或美金一元二角五分）；二十一克鲁斯约值四便士（七角半）；一弗罗林五十克鲁斯约值二先令六便士（六角半）；一五〇弗罗林则值十二镑十先令（六十二元半）。

几乎完全没有人。丈夫和她说，爱丽丝和其未婚夫也想要来，不过只能买到坏的座位——三张票是值一弗罗林五十克鲁斯——当然他们不会要的。她想如果他们买下那些票也没有什么坏处的。

这一弗罗林五十克鲁斯的来源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源于前一天的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她丈夫赠一百五十弗罗林给她小姨，而她很快地用它们来买珠宝。值得注意的是，一百五十弗罗林是一弗罗林五十克鲁斯的一百倍。那么三张戏票的“三”字又是哪里来的呢？唯一的关联是，她那位刚刚订婚的朋友恰好比她小三个月。当我发现“空剧院”的意义后，整个梦的意思就知道了。这暗示（不经过伪装的）一件他丈夫得以逗弄她的小事。她计划去看一部预定在下星期上演的戏，并且在几天前不惜麻烦地去定票。当上演的时候，他们发现剧院几乎是空的。因此，她无须这么急。

所以梦思是这样的：“这么早结婚是可笑的。我无须这么急的，由爱丽丝的例子看来，我最后也会得到了一位丈夫。而那样会比现在好上一百倍（宝藏）。”“如果我能够忍耐”（和她小姨的急躁相对），“我的钱（或嫁妆）能买到三个和他（丈夫）一样的好男人！”

我们发现此梦内容中的数字比前面那个梦更改的更多——经过更大的改造和变动。对于此点的解释是，此梦思在能够表现之前首先需要克服更大的精神阻抗。另外我们不应忽视梦里那件荒谬的事，即两个人要买三张票。关于荒谬的梦将在后面提到，不过在这里我想先指出这个荒谬的事件是要特别强调出此梦思——“这么早结婚是可笑的”。而这个数字“三”恰好天衣无缝地满足了此需求——它正好是她们两人的年龄差，不重要的三个月分别。把一百五十弗罗林减少为一弗罗林五十克鲁斯则表示病人在其受潜抑的思想中低估其丈夫（或财产）的价值。

207

3

下面这例子则显示出梦中的计算方法——这方法带给梦不好的名声。一位男人梦见他坐在B家的椅子上——B是他以前的熟人——和他们说：“你们不让我娶玛丽（Mali）是个大错。”然后他问那个女孩，“你今年几岁？”她答道：“我生于1882年。”“那么，你是二十八岁啦。”

因为此梦发生于1898年，所以这计算很明显是错的。如果没有旁的解释，那



么这种错误和白痴没有两样，这位男病人是那种看到女人就想追的人，而恰好这几个月来，排在他后面接受治疗的是位年轻女士，他常常问起她，并且很焦虑地想给她好印象。他估计她大约有二十八岁。这解释了此计算的结果。而1882年出生者是与她结婚的那个。还有，他也忍不住要和我诊所的两位女佣人谈话（她们一点也不年轻）——她们常常替他开门——但是由于她们一点反应也没有，所以他自我解嘲地说，也许她们认为他是年老的严肃绅士。

4

这又是另一个和数字有关的梦。它很明显地是早被决定或者是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的。这是达能医师（Dr. B. Dattner）所提供的梦与解析：“我那栋公寓的主人是警察人员，他梦见自己在街上执行任务（这是个愿望满足）。一位领上挂着二十二和六十二（或二十六）号码的臂章的督察走近他。不管怎样，上面有好多个二就是。”

梦者把二十二、六十二分开来报告即显示出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他记得做梦的前一天，他们曾在警察局提过某人服务的年资——那是关于一位督察在六十二岁的时候退休，并且领取养老金。而梦者只服务二十二年，他必须再服务两年两个月后才能领取90%的养老金。梦的第一个部分是满足梦者一直想达到的督察的阶级，这个佩第二二六二号臂章的高级官员其实就是梦者本人。他在执行任务——这又是他另一个一厢情愿的愿望——即他已经再服务两年两个月，因此可以和那位六十二岁的老督察一样领取全部的养老金。

如果我们把这例子，以及我后面将提到的梦例加以观察，那么我们可以很保险地说梦的运作其实不带有任何的计算程序（不管其答案是否正确）；它只不过用一种计算的方式来表现出梦思，因此可以暗示出某些不能用别的方法表达的材料来。由这点来看，梦的运作把数字当做是一种表达目的的介质，这就和那些以文字表达的名字和演说完全一样。

因为事实上梦本身不能创造演说词，不管有多少演说或言谈出现于梦中，也不管它们是否合理与否，经过分析后都可以知道它们都是以一种任意的方式由梦思中那些听来或是自己说过的言语中节录的。它不但把它们四分五裂（加入一些新内容，排斥一些不需要的），而且把它们重新排列。因此一个看来前后连贯的言谈，经过分析后可以知道是由三个或四个不同部分凑成的。为了完成这新说

法，梦往往要放弃梦思中这些话的原先意义，并且赋予一些新的意义^①。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梦中的言谈时，我们将发现它一方面具有一些相当清晰以及实体的部分，另一方面则是一些连接的材料（或许它们是后来加上的，就像是在看书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加入一些意外遗漏的字母或音节一样）。因此梦中言谈的构造就像是角砾岩（bteccia）一样——各种不同种类岩石被胶粘在一起。

严格来说，这些叙述只能适用于那些具有“感觉（sensory）”性质的言谈，并且为梦者描述为“言谈”的。另外的言谈——那些不为梦者认为是听到或说出的言论（即在梦中不牵涉到听觉或运动行动的）——不过是像那些发生在清醒时刻的思想，往往会不经过改变地进入梦中。我们读过的东西，也常常大量出现在梦中无关紧要的言谈中，不过不容易被追溯来源。但不管怎样那些梦中认为是言谈的东西，确实是梦者听过或说过的。

我已经在分析梦的过程中（为了别的理由）提出许多有关梦中言谈的例子，因此，在第五章中那个无邪的“上市场”的梦中的“那种东西再也买不到了”，是象征着我，而另一句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还是不要买的好”，实际上使这梦变得“无邪”。梦者在前一天曾和厨师发生争执而说出这气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做事可要做得像样点！”这看来是无邪的前半部言谈很巧妙地加入了梦中（暗示着后半部），并且天衣无缝地满足了梦中潜匿的幻想，不过同时却又道出了这秘密。

下面是许多具有同样的结论的例子之一。

梦者身处于一个大庭院内，那里正在烧着许多死尸。他说，“我要离开这里，我受不了此种景象。”（这确实不是一种言谈。）然后他遇见屠夫的两个孩子。他问他们；“嘿，它们的味道好吗？”其中一人说道：“不，一点都不好。”——好像指的是人肉。

这梦的无邪部分是这样的：梦者和太太在晚餐后一起去拜访邻居——一个

^① 心理症患者也是一样，我知道一位病人，她不能自主地或不能如愿地直接听到（幻觉）一段段的歌曲，并且不知道对她精神生活有何意义（她不是妄想病人）。分析结果显示她给予自己某些自由，而把歌曲的意义予以改变。譬如说：“温柔的，温柔的，虔诚的旋律（Leise, leise, fromme weise!）。”她潜意识地把最后一个字看成“waise”因而使整个句子变成温柔的，温柔的，孝敬的孤儿。这孤儿即是她本人。另外，在一圣诞歌曲的起首，“呀，被祝福以及快乐的（O du selige, O du fröhliche）”，她省去了圣诞节（christmastide），因而把它变成一首婚礼的歌曲，这种改造的机制单单在联想的时候就能发生（不需经过幻觉）。



好人但是却令人有胃口的。这位好客的老太太刚好吃完晚饭，并且强迫^①他去试试她菜肴的味道。他拒绝，并且说自己一点胃口都没有，她回答道：“来吧，你能吃得下的。”（或者是这类的话。）因此他不得不试试看，并且赞美说：“味道确是很好。”不过当他和太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抱怨这邻居固执以及菜肴不好。而这句话“我不能忍受此种景象（sight of it）”（在梦中也不呈现为一种言谈）——则暗示着那位请他吃东西的老太太的外貌。这意思一定是指他不想看她。

下面我要再举一个例子——它有一个很明确的言谈作为整个梦的核心，不过我要在后面提到梦中的感情时才能给予完全的解释。我很清晰地梦见：我晚上到布鲁格（Bruke）实验室去，听到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后，我把门打开。门外是（已逝世的）弗莱雪（Fleisch）教授。他和一些陌生人一起进来，和我说了几句话后就坐在他的位置上。然后我做另一个梦，我的朋友费利斯（Fliess）很顺利地地在7月到了维也纳。我在街上遇见他，那时他正和我一位（死去的）朋友P君谈话。我们一块到某个地方去，他们两人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桌子前面，而我则坐在桌子狭小的另一边，弗利斯（Fl）提到他姊妹，并说她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就死掉了，并且说了一句“这就是最高限度”，因为P不了解^②，所以弗氏（Fl）转过头来问我曾告诉过P君多少关于他的事。在这时候，我被一些奇怪的感情所克制着，因此企图向弗利斯解释，P君不能了解，因为他已经去世了。但我那时却说了“Non vixit（我知道自己的错误）”。于是，我深深地望着P君。在我的凝视之下，他脸色变白，他的外貌变得模糊不清，而他的眼睛变成病态的蓝色——最后，他溶掉了。对这点我感到高兴，并且也知道弗莱雪（Fleischl）也是个鬼影，一个“revenant”（字意是回来的人）；而我觉得，只要希望，这种人都可能存在，而如果我们不希望他存在的时候，又会消失。

这个漂亮的梦，包括许多梦的特征：我在梦中所作的评论，我错误地把Non vivit说成Non vixit，即把他死了（He is not alive）说成他没生活（He did not live），和梦中被认为已死者的交往，我最后荒谬的结论，以及给予我的满足——如果详细予以说明，则将花费我一生的时间。在现实里我无法做

① 有一句男人常常用来开玩笑并且具有性意味的话和这有关，即以“notz uchtigen（强奸）”用来替代“nötigen（强迫）”。

② 后面有更详尽的分析。

到梦里所能完成的事——即为了我的愿望不惜牺牲自己的好友。由于任何隐匿都只会破坏这个我很清楚地了解的梦的意义，所以这里以及以后我只将讨论其中的几个问题。

此梦的中心是我那歼灭P君的视线，他的眼睛变成一种奇怪与神秘的蓝色后，他就溶掉了。这个景象无疑由我确实经验过的一个事件中抄袭过来。在我是生理研究所的指导员时，我曾要在很早的时间上班。布鲁克听说我好几次迟到，所以他有一天在开门前到达，并且等待我的来临。他向我说一些简短但有力的话，不过对我没有太多的影响。倒是他那蔚蓝眼睛的恐怖瞪视使我很不自在。我在这眼神前变得一无是处——就像梦中的P君一样。在梦中，这角色刚好倒过来。任何人如记得这位伟人漂亮眼睛生气的神色，就不难了解这年轻犯罪者的心情了。

经过好久后，我才能找出梦中“Non vixit”的源起，最后，我才发现这两个字并不是听到或说出来，而是很清晰地被看到。于是我立刻知道其来源，在维也纳皇宫前的Kaiser Josef纪念碑的碑脚下刻着这些字：

Saluti Patriae vixit
non diu sed totus^①

我由这铸刻文字中抽取足够的字眼来表达梦思中的仇视思想系列，刚刚足以暗示：“此人对此事没有插嘴的余地，因为他没有真的活着。”这提醒了我，因为此梦发生于弗莱雪的纪念碑在大学走廊揭幕几天内。那时恰好我又一次看到布鲁克的纪念碑，因此一定在潜意识里替我那位聪慧的朋友P君感到难过。他将其一生贡献于科学，不过却因为早死而使他不能在这些地方树立其纪念碑，所以我在梦中替他树立碑石，而恰好他的名字又是约瑟（Josef^①）。

根据梦的解析的规则，我现在仍不能用non vixit来取代nonvivit（前者是Kaiser Josef纪念碑的文字，而后者是我梦思的想法）。梦思一定有某些东西促成这个置换。于是我注意到在梦里我对P君同时具有仇恨与慈爱的感情——前者明显，而后者则潜隐着。不过它们同时都以此子句“Non vixit”表现出因为P君在科学上值得赞扬，所以我替他竖立一个纪念碑；但是因为他怀有一个

① （对他国家的富强来说，他活得不长，但却是全心全力的。）

正确的字应当是：

Saluti publicae vixit
non diu sed totus

对于我把“publicae”误为“patriae”，Wittels有很好的解释。



恶毒的念头^①（在梦的末尾表达出来），所以我将他歼灭。我注意到后面这句话具有一种特别的韵律，因此我脑海中必定先有某种模型。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相对的句子呢？——对同一人怀有的两种相反的反应，但却又正确而没有矛盾。曾有文学上的一段文字（在读者脑海上烙下深刻印象），那是莎氏名剧《凯撒大帝》中布鲁特斯的演说：“因为凯撒爱我，所以我为他哭泣；因为他幸运，所以我为他高兴；因为他勇敢，所以我为他荣耀；但因为他野心勃勃，所以我杀他。”这些句子的结构以及它们的相对的意义不就和我梦思中所发现的相同吗？因此在梦中我扮演着布鲁特斯的角色。如果我能在梦思中找到一个附带的关联来证实那该多好！我想可能的关联是，我的朋友弗利斯在7月到维也纳来。对于此点细节，真实生活中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加以说明。据我所知弗利斯从来没有在7月到过维也纳。但既然7月是因为凯撒而命名的，因此这可能暗示着我扮演布鲁特斯的角色^②。

说来奇怪，我确曾扮演过布鲁特斯的角色——那次我在孩子面前介绍席勒的布鲁特斯与凯撒的诗句。那时我十四岁，比我只大一岁的侄儿协助我，他由英国来探望我们，所以他也是个revenant，因为他是我最早期玩伴的回归。直到我三岁的末了，我们一直不能分开。我们互相爱着，也互相打架，这童年的关系对我同代朋友的关系上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我侄子约翰那时开始其性格各方面陆续发生的肉体化，并且无疑地深烙在我潜意识中。他一定有些时候对我很不好，而我一定很勇敢地加以反抗。因为家父（同时也是约翰的祖父）曾这样责问我：“你为什么打约翰？”“因为他打我，所以我打他。”——那时候，我还没有两岁大。一定是我这幼年的景象使我把“non viv”改变为“nonvixit”，因为在童年后期的语汇中wachsen（和英文的vixen发音相同）即是打的意思。梦的运作毫不羞惭地利用此种关联。在真实情况下，我没有仇视P君的理由，不过他比我强得多，所以像是我童年玩伴的重现，这仇视一定和我早年对约翰的复杂的关系有关。以后我将再提到这个梦。

（七）荒谬的梦

在解析梦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碰到荒谬的元素，因此我不想再

① 这在后面有更详细的讨论。

② Caesar和Kaiser之间还有更进一层的关联。

拖延对其意义与来源的探讨（如果它具有意义与来源的话）。因为那些否认梦具有价值者的主要论调，是把梦看成一种碎裂了的心灵活动的无意义产物。

我将以几个例子来开始，读者将发现它们的荒谬性起先是很显然的，不过在经过更深地研讨其含意后，这种特性就消失了。以下就是一些关于梦者死去父亲的梦——乍看起来好像是种巧合而已。

1

这个梦是一位父亲已死去六年的病人所做的。他父亲碰上一次严重的车祸：他坐的那列飞驰着的夜间快车突然出轨了，座位挤压在一起，把他的头夹在中间。然后梦者看见他睡在床上，左边眉角上有一道垂直的伤痕，梦者很惊奇，因为他父亲怎么会发生意外呢？（因为他已经死了，梦者在描叙的时候加上这一句。）父亲的眼睛是如何的清楚呀！

根据一般人对梦的了解，我们应该这么解释：也许在梦者想象此意外发生时，他忘记父亲已经逝去好多年了；但当梦在继续进行的时候，这回忆再出现，因此使他在睡梦当中对这梦感到惊诧。由解析的经验知道，这种解释是毫无意义的。梦者请一位雕塑家替父亲做一个身像（bust），两天前他恰好第一次去审查工作进行得如何。这就是他认为的灾祸（在德语来说bust又指发生意外，或不对劲）。雕塑石像，看他是否同样认为石像的前额显得太窄。然后他就陆续记起那些构架成此梦的材料。每当有家庭或商业上的困扰时，他父亲都会习惯地以两手压着两边的太阳穴，仿佛他觉得头太大了，必须把它压小些——又当梦者四岁的时候，一支手枪不晓得怎样，意外地着火了，把父亲的眼睛弄黑了（那时他刚好在场），所以，“父亲的眼睛如何的清楚呀”——梦中发生在他父亲左额上那道伤痕，和生前所显现的皱纹（每当悲伤的时候）是一致的。而伤痕取代了皱纹的事实又导出造成此梦的另一个原因，梦者曾为他女儿拍了一张照片，但此照片不是用纸制的，不小心由他手中掉下来，刚好跌出一条裂缝，垂直地延伸到她女儿的眉目上。他不得不认为这是恶兆，因为他母亲去世前数天，他也把她照片的负片摔坏了。

因此，这梦的荒谬性只不过是一种相当于口头上把照片、石像和真实的人混淆在一起的粗心大意而已。如在观看照片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这么说：“你不觉得和父亲完全一样吗？”或“你不觉得父亲有些不对劲吗？”当然，此梦



的荒谬性可以很容易避免；并且就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可以说，此种荒谬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如此策划的。

2

这是我的下个梦，和前者几乎相同。（家父于1896年逝世。）

父亲死后在墨牙族（Magyars即匈牙利一族）人的政治领域中扮演着某种的角色，使他们联合成完整的政治团体。此时我看到一小张而不清晰的画像：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似乎是在德国国会（Reichstag）；有一男人站在一张或两张凳子上，别的人则围在他四周。记得死去的时候，他躺在床上的那个样子，简直就像是加利巴底（Garibadi 意大利义士）。我很高兴这诺言终于实现了。

有什么会比这更荒诞无稽？做梦的时期恰好是匈牙利政局混乱的时候——因为国会的瘫痪（obstruction）导致的无政府状态。

结果由于协尔（Széll）的才智而得以解救^①，这么小一张画像中所含的细节和此梦的解析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梦思通常是和真实具有同样大小的形式呈现。但我这梦中见到的画像却源于一本有关奥地利历史书中的插图——显示着在那有名的“Moria-mur pro rege ncstro”事件中，玛丽亚（Maria Theresa）出现于普累斯堡（Presoburg）的议会上的情况^②。和图片中的玛丽亚一样，家父在梦中四周围绕着群众，但他却站在一张或二张椅子（Stuhl）上面，他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因此就像是一位总裁判（Stuhlrichter）一样（二者间的关联是一句常用德语，“我们不需要裁判”）。——而确实当家父逝世的时候，围绕在床边的人却说他像加利巴底。他死后体温上升，两颊泛红而且愈来愈深……回忆到这里，我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

Und hinter ihm in wesenlosem Scheine

Lag was alle bändigt das Gemeine^③

这高层次的思想使我们对现实的此“共同的命运”有了个准备。死后体温

① 此即1898-1899年匈牙利的一次政治危机，后来由协尔组织联合政府而解决。

② 即“我们誓死效忠国王！”乃是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之战后，玛丽亚登上王位，贵族们对她呼吁所做的反应。另外我记不起来在哪里看到有关一则梦的记载。该梦中的人物都是异常细小的，其缘由是梦者白天看到的铜版画，这些卡乐（Jacques Callot）的画像都是具有好多好多细微的人物。有一套是描绘18世纪30年代战争的恐怖。

③ 这来自歌德在其朋友席勒死后数月为其遗作“Lued Von der Glocke”（钟之歌）所作之跋上，他说席勒的灵魂正向真实、完善与美丽之永恒前进，但“在他背后却笼罩着一个枷锁着全人类的阴影——共同的命运”。

的升高和梦中这句话“他死后”相对，他最深切的苦痛是死前数周肠子的完全瘫痪。我各种不尊敬的念头都和这点关联着。我一位同侪在中学时就失去了父亲——那时我深为所动，于是成为其好友——有一次他向我提起他一个女亲戚痛心的经验。她父亲在街道上暴毙，被抬回家里。当他们把他衣服解开时，发现在“临死之际”或是“死后”解出屎（Stuhl）来。她对此深为不快，并且这丑恶事件无法从她对父亲的记忆中解离。现在我们已经触及此梦的愿望了，“即死后仍然是伟大而不受污辱地呈现在孩子面前”——谁不是这样想呢？什么造成这梦的荒谬性呢？表面的荒谬是由于忠实呈现在梦中的一个暗喻，而我们却惯于忽略其成分间所蕴涵的荒谬性。这里我们又再度不能否认荒谬性是故意的以及刻意策划着的^①。

因为死去的人常常会在梦里出现，和我们一起活动，发生关系（就像是活着的一样），所以常常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惊奇，并且造成一些奇怪的解释——而这不过显出我们对梦的不了解罢了。其实这些梦的意义是很显然的。它常发生在我们如此想的时候：“如果父亲仍然活着，他对这件事会怎么说呢？”除了将有关人物呈现在某种情况之外，梦是无法表达出“如果”的。譬如说，一位由祖父那里得到大笔遗产的年轻人，正当悔恨花去许多钱的时候，梦见祖父又再活着，并且向他追问，指责他不该如此奢侈。而当我们所谓更精确的记忆发现此人死去已久时，那么这个梦中的批评不过是一种慰藉的想法（幸好这位故人没有亲眼看到），或者是一种惬意的感觉（他不再能够干扰）。

还有另外一种荒谬性，这亦发生在有死去的亲属的梦中，不过却不是表现荒诞与嘲笑。它暗示着一个极端的否认，因此表示一种梦者想都不敢想的潜抑思想。除非我们记住这原则——梦无法区分什么是愿望，什么是真实——否则要阐明这种梦是不可能的。例如，某位在他父亲最后那场大病中细心照顾他老人家的男人，在父亲死后确实哀伤了好久，但过后却做了下面这场无意义的梦。他父亲又再活了，和往常一样同他谈话，但（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他真的已经死了，只是自己不晓得而已。如果我们在“他真的已经死了”的后面加入“这是梦者的愿望”，以及他“不晓得”梦者具有此种想法，那么这梦就可以了解了。正当他照顾父亲的时候，他不断希望父亲早些死去，即是说这是个慈悲的想法，因为这将使他的苦痛得以结束。在悲悼的时候，这个同情的想法变

^① 此梦在第六章有更进一步的讨论。



为潜意识的自责，似乎是因为他这个想法缩短了父亲的生命。借着梦者幼儿期反抗父亲冲动的复活，使这自责得以在梦中呈现。而由于梦的怂恿和清醒时思想的极端对比正好造成此梦的荒谬性。

梦见梦者所喜爱的死人是解析梦的一件很明显的很头痛的问题，因此常常不能很满意地加以解脱。原因是梦者和此人之间存在着特别强烈的矛盾情感。常见的形式是，此人起初是活着的，但突然却死了，然后在接着的梦境里又活起来，这使人迷惑。不过我终于知道这种又生又死的改变正表示出梦者的冷漠（“对我来说，他不管是活着或死去，都是一样的”）。这个冷漠当然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种想法而已，其功能不过在使梦者否认他那强烈的以及矛盾的感情，即是说，这是矛盾情感在梦中的表现。

在另外一些和死人有关的梦里，下面的原则会有些帮助：如果在梦中梦者不被提醒说那人已经死去，那么梦者把自己当成死者，即是梦见自己的死亡。但如果在梦的过程中，梦者突然惊奇地对自己说：“奇怪，他已经死去好久了。”那么他是在否认这件事，否认梦者自己的死亡。但我很愿意承认，对此梦的秘密，我们还未曾全部了解。

3

在下面的例子中，我将指出梦的运作故意制造出来的荒谬性，而这原先在梦的材料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在我度假前几天遇见都恩伯爵（Count Thunt）后所做的梦（见第五章第二个梦）：我在一辆计程车内，要司机送我到火车站去。在他提出一些异议后（好像我把他弄得过分疲倦似的）我说：“当然，我不能和你驾着车子沿火车路线走。”看来我似乎已经坐在他车里驶过一段通常以火车来完成的旅程。对这令人混乱与无意义的故事，经由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果：前一天，我租一辆计程车到唐巴（Dornbach，维也纳的郊外）一条偏僻的街道去。但司机不晓得这街道在哪里，因此他就一直漫无目的地开（像这类高贵的人所常常做的一样），直到最后我发觉了，向他指示正确的路向，同时讽刺他几句。在后面我将提到这计程车司机联想到贵族，因而引出一连串的思想系列。目前我想指出的是，贵族给予我们这些中产阶级平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很喜欢坐在司机座位上，都恩伯爵实在是奥地利国家马车的车夫。梦中的下一句话则指我的兄弟。我将他和计程车司机仿同了，那年我取消和他到

意大利的旅行（我不能和你驾着车子沿火车路线走）。这是对他不满的一种处罚，因为他惯于埋怨我在旅途中把他累坏了（在梦中这点没有变更），这是由于我坚持要很快地在许多地点之间赶来赶去，以便能在一天中看到许多美丽的事物。做梦的那个傍晚，他陪同我到车站，但快到车站的时候，他在郊区车站和总车站相连的地方下车，以便乘郊区车子到布格斯朵夫（Purkersdorf，距维也纳约八英里）去。那时我对他说，他可以乘主线到布格斯朵夫去，这样就能和我多处一段时间。这导致了梦中这句话：会在他车里驶过一段通常以火车来完成的旅程，这刚好和真实发生的事相反——一种tu quoque（拉丁文“你也是”）式的争辩，那时我是这么说的：“你可以和你一起乘着主线来完成你要用支线（郊区车）经过的距离。”在梦里，我以“计程车”来代替“郊区车”，而把整件事混淆了（但恰好能把我兄弟和计程车司机的意象连在一起）。这样我就成功地创造出一些看来无法加以解说的无意义影像，而且和我梦中前段所说的发生冲突（我不能和你驾着车子沿火车路线走）。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要分不清什么是郊区车，什么是计程车，所以我必定故意在梦中设计出这谜幻的事因。

但这又为了什么目的呢？下面我们将探究荒谬的梦的意义，以及发生的动机。上述梦的谜底如下：我须在梦中用一些荒谬及不可解的关联加在“fahren^①”这个字上，因为梦思中具有一个要被表现的意念。一个晚上我在一位聪慧好客的女士家里（她在同一梦的其他部分以管家的身份出现），我听到两则我无法解答的谜，其他人对谜底都很清楚，而我虽然努力尝试却无法找到答案，徒然增加笑料而已。它们其实是构建在“nachkommen”和“vorfahren”两个相关语上。整个谜语大概是这样的：

Der Herr befiehlt' s,

Der kutscher tut' s,

Ein jeder hat' s,

Im Grabe ruht' s.

（在主人的要求下，

司机完成了

① 德文的fahren，在梦以及分析中不断地被提到。不过翻译成英文时却要根据含意译成驾驶（汽车），或“坐在火车中”旅行。



每个人都有的，
它就在坟墓中休息。)

答案：vorfahren (意即“驾驶”、“祖先”，字面的意思是“走在前面”及“以前的”。)

令人困扰的是，另一则谜语的前半和上面那首完全相同：

Der Herrbefiehlt' s,
Der Kutscher tut' s,
Nicht jeder' hat' s,
In der Wiege ruht' s.

(在主人要求下，
司机完成了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它休息于摇篮中。)

答案：“nachkommen” (“跟在后面”、“后裔”，字意是“跟着来”和“继承者”。)

当我看到都思伯爵驾驭着 (vorfahren) 国家，我不禁坠入弗加罗 (Figaro) 的境界。他称赞伟大的绅士们，说他们是与烦恼同生的 (即是 nachkommen)，因此这两则谜语就成为梦运作的中间思想。又因为贵族和司机很容易困扰在一起，同时有一时期我们又把司机称为 “schwager” [马车夫及姐或妹夫 (brother in law)]，于是借着凝缩作用就把我兄弟引入同一画面内，而这梦背后的梦思是这样的：“为自己的祖先而感到骄傲是荒谬的，最好是自己成为祖先。”这个决断 (即某些事情是荒谬的) 就造成了梦里的荒谬。这使梦的其他模糊部分也得以明朗化了。即是说我为什么会想到以前已经和司机驶过一段路途了 [vorhergefahren (以前驾过) ——vorgefahren (驾过) ——vorfahren (祖先)]。

如果梦思中包括这样一个判断 (即某些东西是荒谬的)，那么梦就会变为荒谬——换句话说，梦者潜意识的思想系列具有批评与荒诞的动机。因此，荒谬即是梦运作表现相互矛盾的一种方法——别的方法是把梦思的内容加以颠倒，或是产生一种动作被抑制的感觉。但是梦中的荒谬的荒谬性却不可单单翻

译为“不”。它也是用来表达梦思的情绪，因为它具有梦思所包括的矛盾与嘲笑之组合，只有在这种目的下，梦之运作才会造成一些荒谬性。因此它又将一部分的隐意直接转变成显意^①。

其实我们已经提过一个具有下列意义的荒谬的梦：这个梦——我只是加以解释而没有分析——是关于华格纳的歌剧，它一直演到早晨7时45分才结束。在这歌剧中，指挥是站在高塔上的……很明显的，它是指：“这是个凌乱无序的世界，疯狂的社会；那些应该得到某些东西的人无法得到，而那些吊儿郎当，毫不关心的却得到了。”——然后梦者又把她的命运和其表妹相比较——在我们第一个荒谬的梦的例子中，它和死去的父亲关联，这并不是巧合的。在这种例子中，造成荒谬的梦的情形是具有同样特性的，因为父亲的权威很早的时候就受到了孩子的批评，而他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使他们（为了自卫的缘故）密切注意父亲的每一个弱点。但是我们脑海里对父亲印象所激起的孝心（特别在父亲死后）却严厉地审查着，不使任何这种批评到达意识表达的层面来。

4

这是另外一个关于死去的父亲的荒谬的梦。

我接到故乡市议会寄来的一封信，关于某人1851年住院的费用，这是由于他那时在我家发生痉挛而不得不住院的。对这事我感到很怪，因为在1851年我还没有出生，同时和这事可能有关的家父已经逝世了。我于是到隔壁房间去见他，父亲正躺在床上。然后我告诉他这件事，使我惊奇的是，他记得在1851年里，他有一次喝醉了被关起来，那时他正替T公司做事。于是我这么问：“那么，你也是常常喝酒的啰？后来你是否接着就结婚了呢？”算来我是在1856年出生的，好像刚好是在接下来的一年。

由前面的讨论知道，此梦之所以一直呈现其荒谬性，不过暗示着其梦思

^① 在这里，梦的运作模仿着那被认为是荒谬的思想——借着制造一些和此思想相关联的荒谬来呈现。在批评巴威略（Bavaria）国王的烂诗时，海涅引用了他所欲评判的句子，造出一些更烂的句子来。如：

Herr Ludwig ist ein grosser poet,
Und singt er, so st — u — rzt Apollo.
Vor ihm auf die kniee und bitter und fleht,
“Halt ein! ich werde sonst toll, O!”
（路威伯爵是个伟大的诗人，
当他开始朗诵的时候，阿波罗
向他跪下，哀求道：“停止吧！
否则我就要变疯了，呀！”）



具有特殊而令人痛苦的、感情冲动的争辩。因此当发现在这梦里争辩公开地表达出来，而家父又是受嘲弄的对象时，我们将更为惊异。表面看来，此种公开坦露的态度和我们所谓梦的运作的审查制度相矛盾，但是当发现在这例子中，家父不过是一种展列的人物（show figure），而各种嘲讽都是指向一位隐藏着的人物时，我们就能了解这种情况了。虽然通常梦表现出对某人的反抗（通常背后隐藏着梦者的父亲），但这里却刚好相反。表面是父亲，实际上却代表另一个人；因此这梦能在此种不经伪装的状态下进行（而此人物通常被视为神圣的），这是由于自己确定所指的人一定不是父亲本人。因为此梦发生在我听见一位年长的同事（其判断力是的）对我的一位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已进入第五年的治疗而大感惊奇并且表示不赞许时。第一个句子即以一种不被察觉的伪装下暗示着此位同事好久以来即取代了家父所不能完成（满足）的责任（关于费用，医院的住费问题）。而当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较不友好时，我的感情冲突就和父亲与儿子发生误解时所产生的——由于父亲的地位及以前给予儿子的协助而无法避免地产生。梦思对此指责（我为何不快一点）加以强烈的抗议——这个指责起先指我对病人的治疗，后来却扩充到其他事物上。我想，难道他知道，除了我这种方法外，这种病情是完全无法治愈的，同时得忍受一辈子吗？那么四或五年的时间 and 一辈子比较又算得了什么，何况在治疗过程中病人的存在又变成如此的舒适呢？

这梦之所以会给人荒谬感，是因为由许多不同梦思而来的句子不经中间的连接而直接地并列在一起的关系，因此这句话“我到隔壁房见他”和前句话所涉及的主题失去关联，这正好正确地重现出向父亲报告那未经他同意的婚约的情况。因此这句话表现出老头子这方面的宽大，和某人——还有另外一人——的行为成一对比。我们须注意在梦境中我爸爸被允许受嘲弄，这是因为在梦思中他毫无异议地被列为模范的对象。审查制度的特性是：我们不可以谈论被抑禁的事物（事实），但是却可以编造关于此事物的谎言。下一句话。提到他记起“有一次喝醉了，被关起来”。则已经不再真正和家父有关。他所代表的人物不折不扣就是伟大的梅尔涅（Meynert^①），我是以多么虔敬的心情步随他足履之后。而他对我的态度，在开始一段的赞赏之后却转变为公然的仇视。这梦提醒一件事，他曾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因为习惯于用氯仿

① 梅尔涅（Theodor Meynert, 1833-1892），曾任维也纳大学精神科教授。

(chloroform)使自己中毒而被送到疗养院去。它又使我记起另外一件他死前不久所发生的事。在论及男性歇斯底里症时，我写了一些他否认其存在的事物而和他痛苦地笔战。当我在这致他死命的疾病中拜访他并问候其病况的时候，他讲了一大堆关于其病症的话，并且这样决断：“你要知道，我就是男性歇斯底里症最典型的例子。”因此他即同意了那他固执反对了好久的事情，这不但使我感到惊奇而且觉得满足。但在这梦中我何以会用父亲来比喻成梅尔涅呢？两者之间我又看不出有哪些类似的地方。此梦境很精简，但完全足以表示出梦思中这个条件句子：“如果我是教授或枢密顾问官的儿子，那么当然能做（进行）得更快。”所以在梦里我把父亲变成顾问官和教授。

梦中最令人迷惑与最喧嚣的荒谬性要数它对1851年的看法了，对我来说这和1856年没有分别，就像五年的相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后这句话正是梦思所想要表达的。四五年又恰好是我得到前述那同事支持的时间；同时又是让我未婚妻等待的时间（然后才结婚）；同时这是梦思迫切寻求的一种巧合，因为这又是我使病人完全治愈所耗费的最长时间。“五年算得了什么？”梦思这么说，“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值得去加以考虑，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就像你不相信，但我最后还是成功完成的事一样，对这件事，我亦将会成功。”除了这些以外五十一本身却是由另一种方式决定而且具有相反的意义（如果不去考虑前面那世纪的数字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梦中出现数次的原因，五十一岁对男人来说似乎是个特别危险的年代，我认识的好些同事突然在这个时候死去，而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是在经过好久的拖延后在死前数天才被升为教授^①。

5

下面又是一个玩弄数字的荒谬的梦。我的一位熟人M先生曾在文章中被人激烈地加以抨击，我们认为是太过分一点。这个评论家我们想大概是歌德。M先生自然被这攻击弄惨了，他在餐桌前向大家诉苦。不过这个人经验并不影响他对歌德的尊敬。我企图找出其时间顺序，虽然是不太可能的，歌德死于1832年，既然他对M先生的攻击要比那个时间早，所以当时M先生一定还很年轻，我看那时他大概只有十八岁，但我不清楚现在是什么年代，所以整个计算

^① 无疑的，这是弗里斯周期性定律的一个例子， $51 = 28 + 23$ ，恰好各是男性和女性的周期（period）。51重复出现的事实将在后面提到。并对此梦进行分析。



变得很暧昧。很巧的，这攻击是在歌德刊载于《自然》（Nuture）杂志上的著名论文里面。

下面我们将找出这些胡说八道的意义。M先生是我在餐桌前认识的熟人。不久前他要我去检视他那位显示全身瘫痪症的弟弟。这个怀疑是正确的。在此次的诊疗中发生一件尴尬的插曲：和病人谈话的时候，在没有什么理由的情况下，病人却说出他哥哥年轻时候的荒唐事。我询问病人关于他出生的年月日，同时又要他做几道小计算题，以便试验其记忆力损坏的程度——而他还能答得很好。由此可见我在梦中的情况就像是瘫痪病人（我不清楚现在是什么年代）。梦其他部分则源于另一件近事。一本医学杂志的编者（我的朋友），最近发表了一篇剧烈评论批评我的德国朋友弗利斯新近出版的一本书，这篇文章由一位年轻的评论家执笔，而他其实是没有足够能力来做批评的。我想我有权去交涉，同时要求改正。编者对这事感到抱歉，认为不应该刊出此文章，不过却不愿刊载任何修正。因此我就和该杂志脱离关系。不过在辞职书上我这么写道：希望我们私人的感情不受此事件的影响。此梦的第三个来源是一位女病人提供的——那时这记忆还很新鲜——她那位患精神病的弟弟如何坠入一种狂暴叫喊着“自然，自然”的声音中。诊治的医生相信呼喊的内容是源于他阅读了歌德对此题目（自然）的卓越论文的结果，而且显示他在研究自然哲学时太过劳累。但是我却认为这和性有关——即使较低级的人对自然亦是这样用的。后来这不幸的人将自己的生殖器切除，这至少显示我没有错到哪里去，当时他只有十八岁。

我要提一提有关我朋友那本遭受剧烈议论的书（另一位书评家说“不晓得是自己抑或作者本身是疯狂”了）。它描述个人一生前后发生的事迹，并且显示出歌德的一生不过是数目（日数）的倍数，且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因此很容易知道，我在梦中置身于此朋友的处境（我企图找出其时间顺序），但我的表现却像是个瘫痪病人，因此梦就变成一团荒谬的聚合。因此梦思是这么讥讽地说：“自然，他（我的朋友弗氏）是疯狂的傻瓜，而你们（书评家）是天才而且懂得较多，难道这不会刚好倒过来吗？”在此梦例中，这种相反的例子到处可见，譬如说，歌德抨击此年轻人是件荒谬的事，不过一位年轻人却很有可能去贬责伟大的歌德，另外我在计算歌德死亡的年代时却用瘫痪病人出生的年代。

而我曾指出，梦都是基于一种自我的动机。因此对此梦中取代朋友的位

置并且把他的困难担在自己身上的事实必须加以说明。我清醒时刻的批判力量不足以使我这样做，但是对此十八岁病人的故事以及对他喊叫的“自然”所做的不同解释却暗示了大部分医生与我的意见相左（我相信心理症是源于性的），所以我也许对自己这么说：“那些评论你朋友的言论也可以施在你身上——事实上，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议论了。”所以梦中的“他”可以用“我们”来取代：“是的，你们很对，我们是蠢才。”梦里又以歌德美妙的短篇来显示着 *mea res agitur*，因为由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对职业的选择感到犹豫不决。后来却因为在一场公共讲演中听到此文章的朗诵，使我决定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

6

在本书的前面，我亦曾提到另一个我的自我并没有呈现的梦，不过也一样是自我的。那梦中，M教授说：“我的儿子患了近视……”当时我说那不过是梦的开头而已，是另一个与我有关的梦的介绍，以下就是当时省略的主要的梦——具有荒谬不可解的文字形式，不经过解释是不能了解的。

罗马城发生一些特殊事件，为了安全理由，必须把孩子们移到安全地带，这点他们办妥了。接着看到大门的前景，是一种古老的两扇式的设计 [在梦见的时候，我记起来这是意大利西埃那（Siena）的罗马之门（Porta Romana）]。我坐在喷泉的旁边，感到极其忧郁并且几乎要流出泪来。一位女士——服务生或是修女——牵出两个小男孩，交给他们的父亲（并不是我）。但是其中较年长的那位无疑是我的长子，另外一位面孔我却没有见到。带孩子出来的女人要他们和她吻别。她长有一只大红的鼻子，所以男孩子拒绝向她吻别，不过却伸出手向她挥别，并说“Auf Geseres”，而且向我们两人说“Auf Ungesseres”（或者是我们两人之一）。我想这是表示好感之意。

这个梦是我看过《新犹太街》（Das neue Ghetto）的戏剧之后产生的想法所建构起来的。这是犹太人的问题，因为不能给我孩子一个自己的国家而替他的前途担心，因此很焦虑地想好好教育他们，使能够享受公民的权利——这种种都能在梦思中体认出来。

“在巴比伦的水边我们坐下来饮泣。”西埃那和罗马一样，因为美丽的泉水而享盛名。如果罗马要在我梦中出现的话，那么它必须以另一个已知的地点



来取代。靠近西埃那的罗马之门有一座巨大而灯光辉煌的建筑物，这就是疯人院Manicormio。在此梦发生不久前，我听到一位和我具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人被迫辞去他在此疯人院中辛苦挣扎得到的职位。

我们的兴趣在“Auf Geseres”（此梦中的情境使我们期待着这字眼“Auf Ungesseres”）以及和它相反而无意义的“Auf Ungeseres”（Un的意思是“不”）。由希伯来学者得来的知识显示“Gesers”是真正的希伯来文，源起于动词“goiser”，其意义最好是翻译成“遭受苦难”、“命定的灾害”。但是谚语中的用法使我们认为它的意思是“哭泣与哀悼”。而“Ungeseres”则是我发明的新语（neologism），同时也是第一个引我注意的字眼，但开始我却不能由它得到什么。但是在梦的结尾所说的那句话：“Ungeseres”表示要比“geseres”更具好感的意思，却打开了联想之门，同时说明了这字的意思。鱼子酱具有同样的类比：无盐的（ungesalzen）鱼子酱要比咸（gesalzen）的鱼子酱更高贵。“将军的鱼子酱”——贵族式的权利；在这后面隐藏着对家庭一位成员之玩笑式的暗喻，因为她比我年轻，所以我期待她将来能照顾我的孩子。这恰好和梦中出现的另一个人物（修女），我们家里那位能干的保姆相应合。但是在“无盐——咸”，和“Geseeres—Ungeseres”之间仍然没有中间的过渡思想。但这可以由gesauert—ungesauert（发酵——不发酵）中找到。在逃离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的子民没有时间让他们的面团发酵。为了纪念这件事，他们从复活节开始直到这一天都是吃着不发酵的面团。在这里我要加入一点突然呈现的联想。我记得上个复活节假期，我和柏林那位朋友在陌生的布累斯劳（Breslau）的街道上散步。一位年轻姑娘向我问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不知道。然后我对朋友说：“我希望这姑娘长大的时候会更懂得如何去选择那些导引她的人。”不久，我见到一个门牌，上面写着“海罗医生（Dr. Herodes）。诊疗时间……”“我希望这位同行不是个小儿科医师吧。”同时我这位朋友向我提起他对两侧对称的生物学意义所持的看法，并且说了这么一句：“如果我们和独眼巨人（cyclop）一样只有一只眼睛长在额头中间……”这便导出梦中那句教授说的话：“我的儿子是个近视眼（Myops）……”现在我知道“Geseres”的来由了。很多年以前，当这位M教授的儿子（今天已是独立的思考家了）仍然坐在学校的板凳上念书时，不幸得了眼疾，并且在医生解释后造成他焦虑的原因。他这么说，只要它仍然局

限在一边就无所谓，但如果感染到另一只眼睛。那么后果就很严重了。他这边眼睛的感染完全好了。但不久迹象显示另一边也受到感染。孩子的妈妈怕得不得了，赶快把医生请到他们家里来（他们住在很遥远的乡下）。不过当医生诊察另一边后，向他妈妈大声叫道：“你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严重（Geseres）呢？如果这一边好了，另一边也会一样。”结果他是对的。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和我以及我的家庭究竟有什么关系了。M教授的孩子所用的书桌，后来由他母亲转赠给我的长子。在梦中我经由他的话说出“告别的话”，我们很容易猜出这置换所代表的其中一个希望。这张桌子的设计是要使孩子避免发生近视以及只用一边视力，因此梦中出现近视眼（其实背后是独眼巨人），以及对于两侧性的文字。我对此一侧性（one sidedness）的关心具有许多意义：这不但指身体的一侧性，同时也包括了智力发展的一侧性，难道梦里这一切荒谬不就表示对这焦虑的矛盾吗？这孩子转到一边说再见后，转到另一边来说相反的话，就好像是要回复平衡似的，他的行动似乎是为了要维持两侧的对称性。

于是，梦愈荒谬其意义就愈深远。不管在什么年代，那些想要说什么，但是知道说出来就会对自己有害处的人，无不将那些话冠以一顶愚蠢的帽子。对于这些禁忌的话的对象来说，如果他们能够一面嘲笑一面又自认自己所反对的事物是荒谬无聊的，那么他们就会比较能够忍受它。戏中那位皇子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疯子，他的行为就像是梦在真实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哈姆雷特王子形容自己的话来替梦加以注解——即用智慧与不可解来掩藏着真实的情况。他说：“我不过是疯狂的西北风，当风向南吹的时候，我由手锯认识那头苍鹰。”（《哈姆雷特》，第二幕二景^①）

因此我已经解决了荒谬的梦的问题，即梦思永远不会是荒诞无稽的——从来不会在健康人的梦中出现——而梦的运作之所以会产生荒谬的梦，以及梦内容会含有个别的荒谬元素，是因为它必须要表现梦思所含的一些批评、荒谬与嘲笑。

我下面所要做的事是要显示梦的运作只是包含我前面所说的三个因素——

^① 上面的梦是这个规则的一个好例证：即同一个晚上所做的梦虽然回想起来是分离的，但是却一定源于同样的梦的材料。

同样的，我这个要把孩子完全地移出罗马城的梦亦被小时候的一件事情所扭曲：那时我很羡慕那些亲戚，他们就能把自己的孩子移到另外的土地上。



（凝缩、置换以及表现力），另外还有一个将在后面论及的第四因素。而梦的功能不过是根据这四个因素把梦思翻译出来。我认为心智活动会完全或部分地参与梦的形成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不管怎样，梦里常常会出现一些判断，一些评论，一些赞赏，并且有时对梦中的其他因素表示惊奇，有时加以解释，或者申辩。所以我下面将用一些经过挑选的梦例来澄清这些现象所引起的误解。

简单来说，我的解说是这样的：任何一件在梦中看来明显是理智活动的事件都不能被看成是梦运作的心智成果，它只是属于梦思的材料，它们不过是以一种现成的构造呈现在梦的显意中。我甚至能够更进一步地阐述！即睡醒后对一个还记得的梦所下的断语，以及重述此梦所产生的感觉或多或少表露了梦的隐意，而这是要包括在解析范围内的。

1

我已经引用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一位妇人拒绝和我谈及她做的一个梦，因为“它是非常不清楚与混乱的”。她梦见某人，但不知道那人是她爸爸还是丈夫。然后她接下来梦见一个垃圾箱（Misttrugerl），而这产生下面的回忆，当她刚刚成为主妇的时候，有一次她和一位到家访问的年轻亲戚戏称她下一步工作将是取得一个新的垃圾箱，第二天她就收到一个，不过里面却插满山谷里的百合花。这个梦表现一句德国常用的话：“不是长在我自己的肥料上。”^①分析完成后，我们发现潜在的梦思是梦者小时候听到一则故事所产生的后果。那是关于一位女孩怀了孕而却不清楚孩子的爸爸是谁。在这梦例中，梦所表现的又再泛滥到清醒的思想里，即用清醒时对梦所下的断语来表现梦思的一个元素。

2

一个相似的梦例，一位病人做了一个自认是很有趣的梦，因为醒来后他立刻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这梦说给医师听。”把此梦加以分析后，很清楚地显示出病人从开始就在欺骗，决定不要告诉我什么^②。

① （Nicht auf meinem eigenen Mist gewachsen）——意即。“这不是我的责任”或“这不是我的孩子”。德语的“Mist”本来是指肥料，通俗的用途则指废物，而在奥地利话中则是指垃圾箱“Mistrugerl”。

② 如果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病人在做梦的当儿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告诉医师这件事。”那么这恒常暗示病人受到很大的阻力而不易坦白此梦——而且常常接着就忘了。

3

第三个梦倒是我本身的经验。我和P一起到医院，中途经过一段坐落许多房屋与花园的区域。同时，我觉得以前在梦中常常看到这地方。我不太知道要怎么走。他指引一条转角到达餐室的路给我（在室内，并非在花园里）。我在那里探问朵妮（Doni）女士的消息，知道她就和三位小孩住在后面的一间小屋。我向那里走去，但还没有到达那里就遇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带着我那两位小女孩。和她们站了一会儿后，我就把她们带在身边，对我妻子把她们留在那里颇有怨言。

醒过来的时候，我有种非常满足的感觉，原因是我将由这梦的分析中了解“我常常梦见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事实上，精神分析并没有告诉有关这类梦的意义，因此表示“满足”是属于隐意而并非由于对梦的任何决断。我的满足是婚姻给我带来了小孩。P这个人大半生和我的生命伴随在一起，不过后来却在社会地位与物质上远胜于我，但其婚姻却是无子的。关于这梦的意义可以由梦中的两件事来加以了解，不必再作完全的分析。前一天，我在报上读到朵妮女士逝世的讯息（而我在梦中改为朵妮），她是因为生产而死。我太太说，负责的接产妇就是替我们接下两位最小孩子的那位。朵妮这个名字使我注意是因为不久前我在一本英文小说中看到它。另一件事则是此梦发生的日期。这是我那大儿子在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所做的——他似乎具有诗人的本质。

4

在梦见家父死后在墨牙族人的政治领域中扮演着某种角色后醒来，亦有同样满足的感觉。而我的解释是，这满足是上一段梦的连续：记得死去的时候，他躺在床上的那个样子，简直就像是加利巴底，我很高兴这承诺终于实现了……（还连下去的，不过我已经忘了。）分析使我能够填满这空隙，这是关于我第二个儿子的事，我替他取了一个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相同的名字（Cromwell）——在孩童的时候，他强烈地吸引住我，尤其我到英国访问后。在儿子出生的前一年中，我已经决定如果生下的是位男孩子的话就要取这个名字，而我将以高度满足的心情去祝贺这新生儿（很容易看出来，为人父亲那种被潜抑的自大是如何地传给孩子，而在真实生活中，这似乎是一种将此潜抑感情实施的办法）。而小孩子之所以会在梦中呈现是因为他和那快死的人具有同



样的瑕疵——容易把屎拉在床单上。请用此眼光来将Stuhlrichter（总裁判，依字意解乃是“椅子”或“屎”的裁判）和梦中所表露的要在自己孩子跟前呈现出伟大与不受辱的姿态加以比较。

5

下面我们将注意梦中所表达的决断，而不再管那些继续呈现于梦醒时刻或是转换入清醒时刻的判断。如果引用为了其他目的而录用的梦例，那么找寻梦例的工作就简单了。在歌德抨击M先生的例子里面就包含许多的决断。“我企图找出其时间顺序，虽然是不太可能的。”不管由哪一个角度看，它似乎都像批评这件荒谬的事——即歌德会去抨击这位和我熟悉的年轻人。“我看那时他大概只有十八岁。”这句话看来又像是经过计算的结果，虽然是出于愚弱的脑袋。而最后那句“但我不清楚现在是什么年代”，似乎是梦中不确定或是疑惑的范例。

因此，上面这句话看来都像原发于梦中的决断，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文字可能有别种解释，而且是解析此梦所不可缺少的。同时这又可澄清各种荒谬。这句话“我企图找出其时间顺序”使我处身于我朋友弗利斯的处境——他正在想找出生命的时间顺序，这样它就失去了评定在它前面而具有荒谬性意义句子的力量。插入的那句“虽然是不太可能的”属于下面的“看来他似乎是……”在与那位女士谈论其弟弟个案的例子中，我几乎完全利用了这些精确的字眼。如依我看来，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观点——即他呼喊“自然！自然”会和歌德扯上什么关系；而我认为这是更加可能的（这些字具有一些你熟悉的性意义）。确实，在这个例子中，曾经表达某种决断，不过是发生在真实生活里（而非在梦中）而被梦思记起来且加以利用。梦的内容以对待其他梦思的方式将这决断加以利用了。

在梦中，虽然数字“十八”和决断的相连是无意义的，不过却是此决断由原来地方撕开来所余下的痕迹。最后那句话“我不清楚现在是什么年代”则只是为了加强我和此瘫痪病人的仿同。在我检查他的时候，这点确曾被提及。

研究这些看来似乎是梦的评论的结果，不过使我们记起本书前面所提到的解析梦的原则：即我们必须把梦各成分间的联系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同时必须由每一个元素本身去探索其缘由。梦是一个凝合的整体，但在研讨的时候必须

把它再度回复成碎片。由另一方面来说，在梦中一定有个心灵力量在运作，造成这些表面的关联，即是说应将梦的运作所连成的材料加以再度校正。这使我们面对另一种力量，其重要性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并把它当做是构成梦的第四种因素。

6

下面又是一个我曾经引用的梦例，可以作为“决断”在梦中运作的例子。在那个市议会寄来通知书的荒谬的梦中，我这么问：“那么后来你是否接着就结婚了呢？算来我是在1856年出生的，好像刚好是接下来的一年。”这一切都蒙上一件逻辑结论的外衣。家父紧接他的追求之后，在1851年结婚；我当时是家中的老大，在1856年出生。所以这都是对的。我们都知道这虚假的结论是为了愿望满足而设的。而主要的梦思是这样进行的：“四或五年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值得去加以考虑。”这种逻辑式的结论的各个步骤，不管其内涵或程序如何像是真的，都可被认为在梦思中就已是决定好的。而我这位同事认为治疗期太长的病人自己决定要在治疗完后再去结婚。梦中我和父亲谈论的方式就像是一种审问或考试一样。这又使我想起大学里的一位教授，他常常询问选修课程的学生许多令人厌烦的问题：“出生年月日？”——1856年——“父亲名字？”于是学生就以拉丁文说出父亲的教名。我们学生都这么想，这位先生是否由学生父亲的教名推导出什么结论，但却不能常常由学生的名字推出来。因此梦中推导出结论不过是一件推衍结论（梦思中的一件材料）的重复而已。从这里我们学到了一些新的事情。如果梦内容出现一个结论，那么毫无疑问，它必定是源于梦思。不过不管怎样，梦中的一个结论一定代表着梦思中的结论^①。

现在让我们再继续梦的解析。这位教授的询问使我想起大学生的注册名单（那时候是用拉丁文写的）。并且又使我回想起自己的学术研究。攻读医学的那五年，对我来说是太短了，我于是静静地再多工作几年。因此熟人都把我当做是闲棍一个，怀疑我是否能及格。于是我突然很快地决定要参加考试，并且通过了，虽然迟了些。下面是对我梦思的新的加强，借着这梦思我能大胆地面对批评我的人：“虽然因为我慢慢做而使你认为不可置信，但是我仍将会成功的。我将使我的医学训练得到一个结果。以前，事情曾经这样发生过。”

^① 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对我前面所说关于梦中逻辑关系的修正。前面只不过描述梦运作的一般行为，但却没有论及更精确、更细微的细节。



梦的起头数句里面包含着一些具有争辩性质的句子，这争辩甚至不是荒谬的，甚至可能发生在清醒的时刻：对市议会寄来的这封信我感到很怪，因为在1851年我还没有出生，同时和这事可能有关的家父已经逝世了。这两个辩解不但本身正确，并且如果我真正接到这么一封信时，它们亦会和我的辩解相吻合的。由前面的分析知道此梦是源于苦痛及嘲讽的梦思。如果假定审查制度的动机是非常强有力的，那么梦运作都是为了制造一些对存在于梦思的荒谬思想的完整与确实的反驳。但是分析的结果却显示梦运作并不是那么自由。它必须要义务地运用由梦思得来的材料，这就像是一则代数方程式“除了数字外”其中包含着加号、减号、根号、幂号，而我们叫一位不了解数学的某人把它抄录下来，于是各种符号和数字都抄下来，但是却把它们都混淆在一起了。梦内容中的这两个辩解可以追溯到下述材料上。当想到我对心理症病人作心理学解释所引用的前提第一次被听到曾引起怀疑与嘲笑时，我是觉得很烦恼。譬如说，我主张人生第二年的印象（有时甚至是第一年）会一直存在于那些以后发病者的感情生活中，而这些印象——虽然受到记忆的扭曲夸张——却都造成歇斯底里症状第一个最深刻的根基。而当我在适当的时机向病人解释这点的时候，他们以一种嘲弄口气模仿着这新得到的知识说，他们会准备去找寻一些他们还未活着时的记忆。而我的另一个发现——即父亲对他女儿最早期性冲动所扮演的角色（出入意料的）——亦会被同样地看待。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些假设是对的。为了证实这点，我记起几个例子——他们的父亲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死去，而后来的事件证明孩子潜意识中仍然保有这位很早就去世的 dead 者的影子（不这么想就很令人费解了）。这两个结论是建基于正确性将会受到考验的推论上，因此这就是愿望满足——即在梦运作中利用那我害怕会遇到考验的论点来导出不会被引起争论的结论。

7

在一个梦的开始中，梦者对突然而来的事物表示一种惊诧，对这梦我迄今还未好好地加以探索，老布鲁格（Bürcke）叫我做一些事：非常奇怪的。这和解剖我自己身体的下部（骨盆部和脚）有关。我以前好像在解剖室见过它们，不过却没有注意到我的身体缺少这些部分，并且丝毫也没有可怕的感觉。N. 路易士（N. Louise）站在旁边帮我做。骨盆内的内脏器官已经取出，我们能

够看到它的上部，现在又看到下部，二者是合起来的，还能看到一些肥厚肉色的突起（在梦里面，使我想起疥疮）。一些盖在上面像是捏皱了的银纸^①，我亦小心地钩出来。然后我又再度拥有一只脚，在市镇里走动，但是（因为疲倦的缘故）我坐上计程车，然而使我惊奇的是，这车驶入一间屋子的门内，里面有一条通道，然后在快到尽头的时候转一个弯，终于又回到屋外来了^②。最后，我和一位拿着我行李的高山向导走过变化无穷的风景区。在路途中，他也曾背过我，因为顾虑到我双脚疲倦的缘故。地上泥泞，所以我们沿着边缘走。人们像印第安人或吉普赛人般地坐在地上——其中有位女孩。在这以前，由滑溜的地上一步步前进的时候，我一直有这种惊奇的感觉，即经过解剖之后我怎么会走得这么好呢？终于，我们到达一间小木屋，末端开了一个窗。向导于是把我放下来，同时拿起两块预备好的宽木板架在窗台上，这样子就可以跨越必须由窗前经过的陷坑。这时，我真为我的脚担心。但是我们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走过去，反而看到两位成人躺在沿着木屋墙壁而架的板凳上，好像有两个小孩睡在其旁边。似乎小孩将使这跨越成为可能（而不是木板）。我起来的时候，感到非常害怕。

任何一位对梦的凝缩作用有稍许概念的人都知道，要详细分析一个梦是需要多少篇幅才够的呀。可幸的是，在这里我只要讨论其中一点，即作为“梦中的惊异”的例子，这呈现在插入的句子“很奇怪”中。让我研究这梦吧。那位在梦中帮助我工作的N小姐曾经找过我，要我借她一些书阅读。我给她哈盖特（RiderHaggard）著的《她》（She），我向她解说：“这是本奇怪的书，但是潜藏着许多意义”；“永恒的女性，我们感情的不朽……”她打断我的话：“我已经知道了。难道你没有自己的一些东西吗？”“没有，我不朽的巨著还未写成。”“那么你什么时候出版你所谓最新的启示，并且我们都能看得懂的那本书？”她以一种讽刺的语调问道。那时我发现她是别人假借的发言人，因此就默而不语，我想到即使只把自己对梦的工作发表出来亦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我必须公开许多自己私人的性格。

Das Beste was du wissen Kannst,

Darfst du den Buben doch nicht sagen.

① Stanniol锡的衍化物，这里暗示着Stannius所著关于鱼的神经系统的书。

② 这是我住的那栋公寓的底层，那些租户在这里存放着他们的摇篮车。但在其他方面，却是种过分决定。



（你所能知道最好的事，
你都不可以坦白告诉小孩子们。）

梦里要我解剖自己身体的工作，指我在自己的梦例中所牵涉到的自我分析。布鲁格在这里出现得很恰当，因为在我第一年科学研究的生涯中，我就曾把自己的一个发现搁置起来，到他一直坚持要我将它发表出来为止。但和N小姐的谈话所引起的思想系列进入太深而不能显现于意识中，它们分散到因为提起哈盖特的《她》所激起的材料里去。这评语“很奇怪”是用在此书上，还有同作者的另一本书《世界的心》（Heart Of the World）。梦中许多元素即源于这两本想象力充沛的小说。著者被背过的泥泞地带，以及要用携带来的宽木板渡过的陷坑，是取自《她》这本书；而印第安人和木屋中的女孩则来自《世界的心》。这两本小说的向导都是女人，并且都和危险的旅行有关。《她》描述一条神奇冒险的道路，很少人走过，并且导入向一个未被发现的地带。由我对此梦所做的笔记看来，双腿的疲倦确是那个白天所感觉到的。也许这疲倦带来一个倦怠的情绪和这疑惑的问题：“我的脚还能负载多久呢？”《她》这部冒险故事结尾是“女主角（向导）”不但没有替他人和自己找到永生，反而葬身于神秘的地下烈火中。一种这样的恐惧无疑地在梦思中活动着。那“木屋”无疑的亦暗指着棺材，即是“坟墓”。但梦的运作却很成功地以愿望满足来表现这最不希望得到的。因为我到过坟墓一次，那是靠近Orvieto被挖空的伊特卢利阿人的坟墓（即意大利北部Etruria之土人）——一个狭窄的小室，靠着墙壁有两个石凳，上面躺着两具男人的骨骼。梦中那木屋的内面看来就和它没有两样，除了石室变成木制以外。梦似乎是这样说：“如果你一定要在坟墓中旅居的话，那么就让它这是这Etrucan人的坟墓吧！”但借着这置换却把最悲惨的期待转变成非常受欢迎的事。但不幸的是，梦往往能够伴随着感情的概念颠倒过来，但却不能常常改变这感情，因此梦醒的时候我就感到“害怕”——虽然这观念很成功地呈现出来（即孩子也许会完成他们父亲已失败的事）。这暗喻着一本怪诞小说中所谓人的认同可以一代代流传下去，持续达两千年之久。

另一个梦内容亦对梦中的经验发出相似的惊异。但是这惊异却和一个深刻的、牵强附会但又几乎是理智的解释相连，即使它不包含其他两个有趣的

特征，我也要将它加以分析。在7月18或19日晚上我乘Sudbahn线火车。在睡着的时候我听见：“Hollthurn^①到了，停十分钟。”我立刻想到棘皮动物（Holothurian）——想到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勇敢人类无望地对抗着统治他们国家的超越力量的地方——是的，奥地利的反抗改造运动——就像是斯地里亚（Styria）或泰罗（Tyrol）的一个地方。然后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小博物馆，里面摆设着这些人的化石或遗物。我很想走出火车去，但却犹豫不决。在站台上有着携带着水果的妇人，她们蹲在那里，在那个姿势下，邀请似的举起她们的篮子——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但火车仍然没有动——然后我突然处身到另外一间房子内，里面的家具和座位显得很窄以至于背部会直接抵触到马车车厢的靠背^②，对这我感到很惊异，但我想自己也许在睡着的状态下换过了车厢。里面有好些个人，包括一对英国兄妹。墙上书架明明白白地排着一行书，我看到马克士威（Coerk—Maxwell）著的《国富论》和《物质与动性》（Matter & Motion），是一本厚厚的巨著，包着褐色书页。那男人提起关于席勒（Schiller）的一本书，问她妹妹有没有忘掉，这些书似乎有时像是我的，有时又像属于他们，我想加入他们的谈话，为了要证实或者支持前面所说的……我醒来的时候全身是汗，因为所有的窗子都闭上了，车子正好停在马伯格（在Styria内）。

在记下这梦的时候，我又想起另一段梦来，这是记忆所想遗忘的。我与这对兄妹（用英语）交谈，提及一件特殊的工作：“这是从（from）……”但接着自己改正为：“这是由（by）……”“是的，”那人对她妹妹说，“他说得对。”

此梦由车站的名称开始，无疑的一定把我部分地弄醒了，我用Hollthrn置换了马伯格（Matburg）。而在车长叫“马伯格到了”的时候，我就听到的事实可由梦中提到席勒而得以证实，虽然他出生地马伯格并不是斯地里亚（Styria）的这个马伯格^③。我这一次旅行虽然乘头等车厢，不过却很不舒服，火车塞得满满的，我的那间小室内还有一对男女，看来很贵族，但却没有什么教养。或者我觉得他们不值得伪装那由于我闯入而引起的恼怒，我礼貌地打招呼，不过却得不到反应，虽然两人是并肩地坐着（背向着火车头），但那

① 这不是任何一个真实地方的名字。

②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依循着报告梦例的基本规则，把脑海呈现的东西都写下来，所用的字眼本身就是梦里所表现的一部分。

③ 席勒并非出生于马伯格，而是在马巴哈（Marbach），这是每一个德国学生都晓得的事实，我也不例外。这又是那种为了取代意欲的伪造而犯的错误。详见《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十章。



妇人在我眼光下很快地以阳伞霸占住面对着她的那个靠窗的座位。门立即开了，他们两人交头接耳地交换是否要打开窗户的意见。也许他们一下子就看出我想透一口新鲜空气的欲望。这是个很热的晚上，完全封闭的小室很快就会使人有窒息的感觉。由旅行的经验看来，这种傲慢以及无情的行为只有那些享受半价或免费优待的人才做得出的。当查票员走来，我将那花了许多钱买来的票交给他看时，由那女士的口中发出傲慢以及似乎是威胁的声调：“我丈夫有免费优待。”她具有奸诈以及不满足的外观，年纪距离女性美丽的凋微已经不远；男人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坐在那里动都不动一下。我企图睡一觉，在梦里我对这令人不快的旅伴做了很可怕的报复。没有谁会怀疑在梦前半部的支离破裂的表面下会隐藏着侮辱、轻蔑。当这个需求被满足后，下一个希望就出现了——改换房间。在梦中各种景象很快地改变，同时亦不引起丝毫的反对，因此如果我由记忆中找到一些更可亲的人物来取代目前这两位，也是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惊奇的。但是在这例中，某个东西反对将景色改变，并且认为要加以解释。我为什么会突然转到另一个车厢的小室呢？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改换的。只有一种可能：我一定在睡觉的状态下换过了车厢——很少见的一件事，不过这类例子却可在精神病人中找到。我们知道某些人会以一种蒙眬（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踏入火车旅途，没有任何迹象泄露其不正常，不过进到旅途某个时候才突然清醒过来，并且对其中间那遗缺的记忆感到惊诧。因此，在梦里我宣布自己是“Automatisme ambulaire（无主漂游症——即一种歇斯底里症）”的病人。

分析的结果使我发现另外一个答案，那个想要解释的企图不是我的意念——如果把它归为梦的运作所做的话，那么这就太使我惊奇了——而是抄自一位心理症病人。在本书前面我提到过一位受过很高教育，但在生活上却是个软心肠的男人，在他父亲死后不久即一直不停地指责自己具有谋杀的意念，同时为了他自己所采取的整套措施而感到苦恼。这是一个强迫性思想症的严重病例，不过病人具有完全的病识感。开始的时候，他一上街就注意（强迫性冲动）他碰见的每一个人在何处消失，如果有哪一位突然逃离他的视线，那么他就觉得很苦恼，并且认为也许自己已经把他干掉了。这令他痛苦不堪。因此这里面藏着（除了别的以外）“凯恩幻想（Cain phantasy）”（Cain，圣经上的人物，Abel的兄弟，后来杀死了Abel，亦即谋杀者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

都是兄弟”，他无法完成这种工作（下手），所以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但是报纸却常常带来外面发生的谋杀事件，而他的良心就会以一种怀疑的形式向他暗示，也许他就是那个被通缉的凶手。在头几个星期里，因为确定自己没有离开房子，使他得以免除这些指控。但有一天他想自己也许会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离开房屋，因此谋杀了别人而不自知。由那时候开始，他就把房子的前门锁着，将钥匙交给管家，并再三地叮嘱，千万不能让这钥匙落入他手（即使有人向管家要）。

这就是我那企图解释自己也许会在无意识状态下转换了车厢的起源；这已经在梦思里面做好了，预备现成地套入梦内容中，并且在此梦中明显地要满足自己和此病人仿同的目的。我对他的回忆很容易地就由一个联想连接起来，我上一个夜间的旅途就是和此人一起度过的。他已经痊愈了，和我一起到各省去拜访他那些请我去的亲戚。我们二人占了一间包厢，整个晚上都把窗子打开，我们两个谈得非常愉快，我知道他的病的根源在于对父亲的仇恨冲动——源自童年并且和性有关。借着和他的仿同，我向自己坦述同样的冲动，而事实上，梦的第二部分以一种放纵的幻想（wanton phantasy）完结——由于这两人对我的不礼貌。而这又是因为我的闯入使他们原先要在夜晚里拥抱、亲吻的计划落空。这个幻想还能追溯到孩童时期，那时也许为了性的好奇心，小孩子跑到双亲的房间去，而被父亲叫出去。

我想不需要再描述更多的例子，它们只不过能证实我前面所说的罢了——即梦中的结论不过是梦思中原型的重现而已。通常这重复出现得很不恰当，甚至插入一个很不相称的内容来，不过偶尔，就像我们最后这例子所显示的一样，它运用得那么巧妙，以致乍看之下，我们会认为这是在梦中独立的心智活动。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虽然精神活动没有加入梦的建造，不过却能够将由不同源起而来的元素联合在一起，使之具有意义而且不产生矛盾。在讨论该问题以前，我们首先要知道发生在梦中的感情，以及将它们和梦思的感情（由分析得知）加以比较。

（八）梦中的感情

史笛克（Stricker）的精细观察使我们注意到梦中的感情和梦内容不同，它们在醒后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忘掉。“在梦中如果我害怕强盗，当然这强盗只是



想象的，不过那害怕却是真实的。”在梦中如果是毫不逊色的，而梦确实以更大的精力要求把其感情包括在人的真实的精神经验中（而对其内容的要求没有那么大）。但在清醒时刻中我们却不能把它这样包括在内，因为除非和某个观念联结在一起，我们是无法对感情加以精神上的评价的。而如果感情和观念的性质与强度不能相配合，那么这清醒时刻的判断力就处在混乱的状态下了。

我们常常觉得奇怪，梦中的概念内容并不伴随着感情（而在清醒时刻，这念头一定会激起感情的）。史特林姆贝尔（Strümpei）曾宣称梦中的意念是不具有精神价值的。但梦中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即一些看来是平淡的事件，不过却会引起强烈的感情冲动。因此，梦中我也许处在一个可怕、危险及厌恶的情况下，但并不以为可怕或感到恐惧；反而对一些无害的事却感到害怕，或者对一些幼稚的事觉得得意非凡。

不过这梦生活之谜在了解其隐意之后却很快地消逝了——比其他的更彻底。所以我们不必再为这谜伤脑筋，因为这么一来，它就不再存在了。分析的结果显示出意念的材料会被置换以及取代，而感情却维持原状不动。所以对这现象我们不应再感到惊奇，因为意念的材料经过伪装后当然和那未曾伪装的结果不再相符合；并且透过分析能把适当的材料放回原来的地位，也是不足为奇的^①。

在一个遭受审查制度影响和阻抗的精神情意综（psychical complex）内，感情是最不受到影响的。单单这点，我们就可以获得如何填补那遗漏的思想的指向。对心理症患者来说，这要比梦来得更明确。因为它们的感情是适当的，至少就其质而言，虽然其强度会因为神经质注意力的置换而加以夸大。如果一位歇斯底里病人惊诧自己对一些琐细无聊的事情害怕，或一位患强迫性思想症的病人为了自己对一些不存在的事实感到困扰以及自责而大感惊奇，那么他们都是迷失了方向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观念是他们思想活动的起点（即病根所在）。精神分析能使他们回归正途，让他们体认这些感情是应当的，并且将那些属于它的意念找出来（已经受到潜抑，并为一些替代品所置换）。这一切的

① 如果没有错得太离谱，那么由我孙儿（二十个月大）的第一个梦可以获得这事实，即梦运作成功地把其材料转变成愿望满足，不过对伴随的感情却无法改变。在他父亲离开家重登沙场的前一个晚上，孩子在梦中大声狂叫：“爸爸！爸爸！——孩子！”这只能这样解释，“爸爸和孩子在一起吧！”不过其眼泪却表示他对这即将来临的分离感到伤心，在这时候，这孩子已经很能够表达出分离的概念了。“Forn”[即离别（gone）]——在梦中用一个拉长而且特别强调的○——○——○来置换——是他学到的第一个字，而在做这梦的几个月前他早就能用他的玩具扮演着离别的游戏，这游戏又再显示着他早年生活一种成功的自律，因为他能允许妈妈离开他（即相当于离别）。

前提是，感情和那些意念内容之间并不具有那些我们视为当然的器质性连接，而这两部分分离的整体不过是勉强凑合在一起，故在分析后就能相互分离。由梦解析的经验看来，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下面我将用一个梦作为开始。虽然梦的意念显示梦者应当有感情的激动，但事实却相反，而分析正能解析这一切。

1

她在沙漠中看到三头狮子（Lions），其中一头向着她大笑，但她并不感到害怕。虽然后来她一定是要逃开它们，因为她正尝试着攀爬上树，但却发现她表姐——一位法国太太已经在树上了……

分析导出下列事实，梦中的“不为所动”源于英语中的一句俗语：“鬃毛是狮子的饰物而已。”她的父亲留着一道胡须，盘桓在脸上就像是狮鬃一般。她英文老师的名字又是莱茵小姐（Miss Lyons）。一位熟人寄给她一份Loewe的名谣集（Loewe，德语，狮子之意）。这就是梦里那三头狮子的来源。那么为何她要怕它们呢？——她阅读过一篇故事，叙述一位黑人因为同伴的怂恿而起来反叛，结果被猎狗追赶，不得不爬上树逃命。然后，她在一种高昂的情绪下说出她一些断残的记忆，如怎样捉狮子（由DieFliegende Blätter）：“将沙漠放在筛子上筛，那么狮子就会留下来了。”还有一则关于某官员的轶事，非常有趣。但没有太多人知道：有人问他为何不去钻营讨好上司，他回答道：“他已经在上面了（up there already）。”于是整个梦就可解了。我们知道她在做梦的那一天到丈夫上司那里去拜访。他对她很有礼貌，并且吻她的手；而她一点也不怕他——虽然他是个大块头（德文grosses Tier即大动物），并且在那国家的首都里扮演着社交的主要人物（social lion）。因此，这狮子就和《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那个暗藏着Snug the joiner的狮子一样了。所有那些梦见狮子而不害怕的梦都是这样的。

237

2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一位年轻女孩梦见她姐姐的孩子死了，躺在小棺木内，但是她却丝毫不感到伤心悲恻。由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梦者不过利用此梦来伪装她想再相见她所爱的男人的欲望而已；她的感情必须和愿望相符，而不



是配合此伪装。所以她不必要悲伤。

在某些梦中，感情和那取代了感情所附着原先材料的意念仍然有相关之处。但在别的梦中，二者的分野却变得更大。感情和它那归属的意念完全脱离关系，而在梦的另一部分出现，和新组合的梦的元素相配合。这情况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梦中判断的例子一样，如果梦思中具有一个重要的决断，那么梦中必也具有一个。但是梦中的结论可能置换到一个不相同的材料上。这种置换常常是依据对偶的原则（principles of antithesis）。

我将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最后这种可能。这是我分析得最详尽的一个梦例。

3

一座靠近海洋的城堡。后来，它不再直接坐落在海上，而是在一个狭窄的，连通到海的运河上。城堡的主人是P先生。我和他一起站在宽敞的招待室——开三页窗，前面是一道墙的突起物，就像是战堡上的齿状突起。我属于守军团，也许是一位志愿的海军军官。因为处在战争状态下，所以我们害怕敌人海军的来临。P先生想要避开风头，所以提示我如果害怕的感情终于来临时应该怎么处理。他那残废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这危城内。如果轰炸开始时，大厅应当加以肃清。他呼吸转重，转过身来想走，但是我把他抓住，问他如果需要时，要如何和他通讯。他说了一些话，不过却立刻跌在地上死去，无疑的，我的问题一定加给他一些不必要的刺激。在他死后（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我想他的寡妇是否要留在城堡内，或者我是否要将他死亡的消息告诉给更高统辖当局知道，或者我是否要代他统治此城堡（因为我的地位仅次于他）。我站在窗前，望着那些航行着的船只通过。都是一些商船，急速地划过深色的水面，有一些具有几个烟囱，有些则具有鼓胀着的甲板〔就像在起始的梦（Introductory dream）中那个车站建筑一样——不过并没有要在这里报告〕，然后我的兄弟和我一起站在窗前，望着运河。当看到某一艘船时，我们害怕而大声叫道：“战舰来啦！”不过结果却是一艘我知道要回航的船。

然后就是一条小船，以一种滑稽的方式穿插到中间来。它的甲板上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杯形或箱形的物件，我们一齐喊道：“那是早餐船（breakfast ship）！”

船在快速航行，深蓝色的水面，烟囱上的褐色烟——这一切组合成一种紧张的、不吉祥的印象。

梦中的地点是由我几次到Adriatic（以及Miramara, Duino, Venice, 和Aquileia）的印象所结合成的。复活节假期，我和兄弟到Adriatic游玩的印象仍旧很深刻（做梦的前几个星期^①）。此梦亦暗示着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海战，以及此战役带给我的焦虑感（关于我美国亲戚的安危）。

梦中有两个地方应显露着感情。一处是应有感情激动但没有发生，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城堡主人之死“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在另一处，我认为自己见到战舰非常害怕。同时感受着整个睡眠中所笼罩的畏惧感。这个结构完善的梦中，感情配置得那么好。以致没有产生明显的矛盾。我没有理由要因为城堡主人之死而感到畏惧，不过在变成城堡的统帅后，却要因为见到敌人的舰队而感到害怕。分析显示P先生不过是我自己的一个替代物而已（在梦中我反而代替了他）。其实我是那猝死的城堡主人，梦思是关于我早死后家庭的将来情况。那部分和战舰有关的梦思却是由最令我高兴的回忆得来。一年前在威尼斯（Venice）的一个神奇而美丽的白天，我们一起站在我们那位于Riva degli Schiavoni的房子的窗前望着蔚蓝色的水面，那天湖上船只的行动较频繁，我们期待英国船只的来临，并且准备给予隆重的接待。突然我太太像孩子那样快活地大喊：“英国的战舰来啦！”梦中我因为这些相似的字眼而感到害怕。

（我们又再度发现，梦中的言语是由真实生活中导衍而来的，我将在后面说明我太太所喊的“英国”亦逃不过梦的运作。）因此，在把梦思转变为梦显意的过程中，我把欢悦转变为惧怕，我只需要稍微暗示一下，各位就会明白变形本身就表达出梦内容的隐意。这例子亦证实梦的运作能够随意地把我的感情与梦思原来的联系切断，并在显意中某个经过挑选的地点中将它介绍出来。

239

我要借这个机会来稍微详细地分析“早餐船”的意思，它在梦中的出现使原先颇为合理的情况转变为无意义的结论。当我对梦中这物象加以更仔细的观察时，发现这船是黑色的，同时因为中间最宽阔的部分被切短了，所以它的形状和在埃突斯堪城（Etruscan）的博物馆那组吸引我们的物件极为相似。那是一些方形的黑色的陶器，具有两个把柄，上面立着看来像是装咖啡或茶用的杯

^① 这梦在和弗利斯的通信（1898年4月14日）上有很详尽的说明。Aquileia离水数里，以一条小运河和咸水湖相通，湖中的一个岛屿即坐落于Grado。这些地方都是位于Adriatic的北部，1918年前是奥国的一部分。



子，有点像我们所用的早餐器具。经过询问后，我们发现这是埃突斯堪女人所用的化妆用具（toilet set），上面有些容器可以存放粉末和化妆用具，我们且开玩笑说，把它带回家去给自己太太是件很好的主意。因此，梦中这物象的意义即是黑色的丧服（black toilet，因为toilete=衣服），意指着死亡。这物象另一方面又使我想起那些装载着死尸的船〔德语Nachen，由希腊文Vexus导衍而来（意即死尸）〕。早些时候人们把尸体装在船上，让它漂浮海上而葬身于其中。这和梦中船只的回航相关联：

“Still auf gerettetem Boot, treibt in den Hafen der Greis?”

（完全的在船上，老人静静地驶回港口）

——《生和死寓言的一部分》（席勒）

这是该船失事后的回航〔德语“Schiffbruch”的字面意思即船破（shipbreak）〕——而早餐船刚好在中间被切短了。但“早餐船”这名字的来源又在哪儿呢？这就是源自“战舰”前漏掉的“英国”。英语早餐（breakfast）意即是打破绝食（breaking fast）。这打破（breaking）和船的失事（ship wreck—ship break）又再连接在一起，而绝食（fasting）和那黑色丧服或tiolette又相关联着。

但早餐船这名字还是梦中新近造成的，这使我记起最近一次旅程中最快乐的一件事。因为不放心Aquileia供给的餐食，所以我们预先由Gorizia带来一些食物。并且由Aquileia买到一瓶上好Istrian酒，当这小邮轮慢慢地由“delle Mee”运河驶过空阔的咸水湖而驶向Grado的时候，我们这两位仅有的旅客，在甲板上兴高采烈地吃着早餐。我们从来没有吃过比这更愉快的早餐。因此，这就是“早餐船”。在这生活喜悦最佳回忆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不可预测以及神秘的将来所具有的忧郁想法。

感情与其直接联系的解离是梦形成的一件最明显的事实，不过这并非是梦思转为梦显意过程中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改变，如果将梦思的感情和梦中那些相比较，那么我们立刻就会察觉到一件很明显的事实。无论什么时候，梦中的感情都可以在梦思中找到。不过反过来却不成立，通常因为经过种种处理后，梦中的感情已经远逊于原先的精神材料。在重新把梦构建的时候，我往往发现最强烈的精神冲动一直挣扎着想出头，和一些与它截然不同的力量相抗衡。但是再回看它在梦中的表现，却会发现。它往往是无色的，不具任何强烈的情感。

梦的运作不但把内容并且也把我思想的感情成分减低到淡漠（indifference）的程度。可以这么说，梦的运作造成感情的压抑（suppression of affects）。譬如说，那个关于植物学专论的梦。实际上的梦是那想要依照自己的选择去自由行动以及按照自己（只是我自己而已）认为是对的想想法来导引我生命的冲动的感情要求。但是由这梦导衍而来却不是这么说：“我写了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论，这本书就在我面前，它具有彩色的图片，每一图片都附着一片脱水的植物标本。”这就像是由一个满目疮痍的战场所换来的和平，看不出有任何迹象显示那曾经发生过的战争。

但有时却不是这样的，活鲜鲜的感情有时会进入梦中。但首先我们要先考虑下面的事实，即许多看来是淡漠的梦，不过在追究其梦思时却具有深厚的感情。

我不能对梦运作将感情压抑的事给予完全的解释。因为这样做以前必定先要对感情的理论以及压抑的机制加以详详细细的探讨，所以我只想提到两点。我被迫（因为旁的理由）这么想，感情的发泄是种指向身体内部的离心程序，和运动及分泌作用的神经分布类似。就像睡眠当中运动神经冲动之传导受到限制一样，潜意识唤起离心的感情发泄在睡梦中也许也变得困难。在这情况下，梦思的感情冲动就变得软弱，所以在梦中显露的也不会是更强烈的。根据这点来看，“感情的压抑”并非是梦运作的功能，而是由于睡眠的结果。这也许是真的，不过却不是完全的真实。

我们亦须注意，任何相当繁杂的梦都是各种精神力量冲突后相互协调的结果。架构成意愿的思潮必须要对付那阻抗的审查机构。而另一方面，我们都知潜意识的每一个思想系列都带着某种感情，所以这么想大概不会错到哪里去，即感情的压抑是各种相反力量相互制止以及审查制度压抑的结果。因此，感情的压抑是审查制度的第二结果，而梦的改造乃其第一结果。

下面我将要提及一个梦，其淡漠的感情可以用梦思中的反面对抗来加以解释。这梦很短，不过一定会使每位读者感到厌恶。

4

一个小丘，上面有一个看来是露天的抽水马桶：一个很长的座位，尽头上有个洞。它的后缘满满的盖着许多小堆粪便，具有不同大小和新鲜度。在座位的后面是草堆。我向着座位小便，长条的尿流把所有的东西洗净。粪堆很容易



被冲掉，跌入空洞中。不过好像后来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

为什么我在此梦中毫不觉得厌恶呢？

因为分析的结果显示出此梦乃由一些最令人满意、最惬意的思想所造成。我立刻联想到赫丘利斯（Hercules）打扫清洁奥金（Augean）王的牛厩^①，而这大力士就是我。小丘和草堆来自奥斯湖（Aussee），我孩子正在那里停留。我已经发现心理症起源于孩童时期，所以能预防他们使不患此种病。那个座位（除了那个洞以外）和一位女病人因感激而送给我的一件家具完全一个模样，因此使我想起多少病人曾夸耀过我。的确，即使是那个有关人类排泄物的古老设施亦可解说成一种快慰。不管在真实中我是如何地讨厌它，在梦中它则暗示着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即意大利小城镇的马桶都完全是这个样子的。那道把什么都冲净的小便，无疑是个伟大的象征。这是在小人国游记内，伽利维（Gullver）熄灭Liliput的大火——虽然这使小人的皇后对他产生恶感。这也是拉伯雷（Rabelais）的超人卡甘杜阿（Gargantua）跨越诺脱达姆教堂（Notre Dame），用尿来喷射城镇以报复拜火教徒（Parsian）的方法。在做梦的前一个晚上，我才阅读了拉伯雷著作中的插图。奇怪的是，另一件事可作为我乃此超人的证据。巴黎著名的诺脱达姆教堂乃我喜爱的场所，每个闲暇的下午我都在该教堂那布满着怪物与魔鬼的塔宇爬上爬下。而尿流使粪便那么快地消逝又使我记起这个座右铭来：“Afflavit et dissipati sunt”，日后我将把句子作为一章关于歇斯底里症治疗方法的篇名。

现在让我们提到有关此梦令人激动的原因。这是个闷热的夏天下午，黄昏时刻我讲演有关歇斯底里症以及行为偏差的关系，我所说的一切都令人不满，并且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我很疲倦并且对这艰苦的工作感到毫无乐趣，心里一直希望赶快结束这关于人类污垢的唠唠叨叨，早点和孩子们一起去游览美丽的意大利。就在这种情绪下，我由课室走到咖啡馆，在露天下吃一些小食，因为我毫无胃口。但是一位听众跟来，要求在我喝咖啡吃卷面包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开始说一些谄媚的话，说他由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说他如何以新的眼光来看事物，以及我关于心理症的理论如何洗净了他那如奥金牛圈（Augean Stables）似的错误与偏见。总而言之，他说我是个伟人。我当时的

^① Augean乃Eils之王，其牛圈养牛三千经三十年而不洗。Hercules，希腊神话之英雄，乃Jupiter与Alemene之子，以其力大并成就十二件难事而著名。

情绪对这种赞扬恰好不能配合，于是我一直和自己的厌恶感挣扎，提早回家以便摆脱他，并在入睡以前翻阅拉伯雷的画页和梅耶（C. F. Meyer）的短篇小说《一位男孩的哀愁（Die Leiden eines Knaben）》。

这乃是造成此梦的材料。而梅耶的短篇小说勾起我童年的一幕（请见有关都恩伯爵的梦）。白天情绪的急变以及厌恨之情持续进入梦中，并且提供显意的整个材料。但在夜晚中，一个相反而且强力、几乎是夸张的自我肯定的情绪置换了前者。于是梦内容必须找到一种形式来同时表达出自惭形秽以及夜郎自大的妄想。二者的妥协因此造成这模糊不清的梦内容，但同时亦做成一种淡漠的情绪，这是由于两种相反的冲动相互中和的结果。

根据愿望满足的理论，如果没有这相对的自大在厌恶的情绪中发生的话，那么此梦是注定无法产生的（它虽然受压抑，但却具欢愉的调子）。因为那些困扰的事情不一定会在梦中表现，没有任何令我们困扰的梦思可以进入梦境，除非它同时具有一种满足某个愿望的伪装。

梦运作还有另一种处置梦思中感情的方法——除了把它们转变或减少到零以外，梦运作能把它变得刚好相反。关于解析梦的规则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在解析时，梦中每一个元素都很可能代表相反的意义，其机会和显意相同的。我们事先并不能知道它是这个意思或者刚好相反，只有由梦的内涵才能决定。当然一般人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释梦的书常常采用“梦的意义与其显意相反”的规则。这种能够把事情转变为反面的事实，是因为在脑海里某件事与其对偶是很密切地相关联的。就像其他种类的置换一样，这种转变能够满足审查制度的目的，不过通常却是愿望满足的产物，因为愿望满足本来就是把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以其反面来置换，就像概念能以反面呈现于梦中，梦思的感情亦然。而这种感情的倒换似乎常常由梦的审查制度所完成。我们可用社交活动作为梦审查制度最为大家熟悉的类比，因为在此种场合我们亦利用压抑以及相反的感情达到伪装的目的。如果和一位我需要对其毕恭毕敬的人物谈话（而我又想说些对他有敌意的话），那么我一定要能掩饰这些感情，并且缓和我的语调，如果我说一些很礼貌的话，但表情或姿态却泄露出恨意与轻蔑，那么后果是和公开在他面前表露敌意一样。因此审查制度使我压抑着感情，即如果我是假装的专家（所谓玉面狐），那么就能装出相反的感情——在愤怒的时候微笑，在充满毁灭欲望的时候装成深具感情的样子。



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一则关于感情以相反形式显现的例子。在那个梦见我叔叔长着黄色胡子的梦中，我对朋友R先生具有很深厚的感情，不过在梦思中我却认为他是大傻瓜。我们一开始就是由这个梦中把感情倒反的例子导引审查制度存在的可能。但我们不需要假设说梦运作是凭空造出这种感情的，因为它们早就存在于梦思中，而且通常是随手即可招来。而梦的运作不过基于一种由防卫动机而来的精神力量将它们加强，直至能在梦形成中独当一面。在刚刚提到的有关叔叔的梦中，那个相对的丰厚的感情也许来自于孩童时期（在梦的后面部分暗示着），因为据我孩童最早期以及特殊的经验来看，叔叔与侄儿的关系成为所有我的友谊与仇恨的来由。

一个关于此种相反感情的好梦例由弗连奇（Ferenczi）记载过：一位老绅士半夜被太太吵醒，因为他在睡眠中毫不拘束地大笑。然后这人就报告了以下这个梦：我躺在床上，一位我认识的绅士走入房间。我想把灯开亮，但办不到。我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但都不成功。然后我太太由床上下来帮助我，但她也一样办不到，由于穿着晨褙（Neglige）在外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她也放弃了尝试而回到床上。这一切是那样的可笑以至于我无法忍住大笑。我太太问：“你笑些什么？你笑些什么？”但我还是一直大笑，直到醒来——第二天，这位绅士觉得很忧郁，同时又有点头痛。他自己认为是因为笑得太多而使他不安的缘故。

分析起来，这梦似乎不是那样好笑了。进入房间的那位他认识的绅士由梦的隐意看来是死亡那“伟大的未知”的意象——一个他前一天在脑海中浮现的意念。这位老绅士患着动脉硬化症，因此有理由在那天想到死亡。而不可抑制的大笑则置换了那因为他必须死亡所带来的哭号与饮泣，他所不能再扭亮的是生命之光。这忧郁的思想和他入睡前尝试的性交有关，他尝试，不过却失败了，虽然太太宽怀而谅解（eneégligé）地协助他，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下坡路了。而梦运作成功地把性无能和死亡的忧郁思想以一滑稽的景象表达出来，并且把哭泣变为大笑。

有一类特别的梦，可称之为“伪君子”，并且是愿望满足定理的重大的考验。这是在希菲丁女医师（Dr. M. Hiferding）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提供罗赛格（Peter Rossegger）的梦后，才吸引我的注意力。

罗赛格在《你被解雇了（Fremd gemacht!）》，记下这故事：

“通常我睡得很熟，但好多晚上我却不能好好地休息——因为虽然我的生涯是学生以及文学家，但好多年我就拖着一个不能解脱的裁缝生活的影子——像一个不能够解脱的鬼影。

“在白天，我并不会常常或者强烈地想到过去。就像剥去野蛮人外皮而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者会有许多事要干一样，我这位充满干劲的年轻人亦不会去想到关于自己晚上的梦。只有在我养成思索的习惯后，或者是我身体内野蛮人的本性开始稍微有它的存在时，我才发现只要做梦，我都是一个裁缝职工，长时期在师傅的店里工作而没有薪俸。坐在他身旁缝缀熨烫服装时，我很清楚自己不再是属于这工作。在成为中产阶级后，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但梦中我老是在假期中，老是出外旅行，而且坐在师傅旁边帮他忙，我老是觉得不舒服，后悔花去太多宝贵时间，而这些时间也许可以做一些更好的用途。如果布料量度或切得不太准，就要挨师傅的骂。不过从来没有提到薪酬的问题，在弯腰站在黑暗的店里时，我常常想写个报告来告假。有一次我办到了，不过师傅毫不在意，然后我又再坐在他的旁边缝着衣服。

“在这些辛劳的工作之后，我醒来的时刻是如何的快乐呀！不过我自己决定这持续不停的梦如果再发生的话，我要狠狠地把它甩开并说：‘这不过是错觉而已，我正躺在床上，我要睡觉。’……但第二个晚上我又再度坐在裁缝店里。

“于是这梦继续好几年，而且很有规则地发生。有一次我和师傅在阿伯侯夫（Alpelhofer）的家（这是我第一次当学徒时所寄住的农夫家）工作，而我师傅对我的工作特别不满意。‘我要知道你的脑筋开溜到哪里去！’他叫道，严肃地望着我。我想最合理的反应是站起来对他说，我工作只是为了让他高兴，然后离开他。但我没有那样做。师傅叫另一个学徒过来，命令我挪开让他有位置坐下来量，我并没有反对，而移到角落里去缝缀。同一天，另一个职工，一位狡猾的伪君子被聘请——他是个游荡民族的成员（Behemian）——十九年前曾在我们这里工作，不过有一次由酒馆回来却掉入湖里。当他要坐下来的时候已经空位了。我带着询疑的眼光紧盯着师傅，而他向我这么说：‘你对裁缝没有天分；你可以走了，从今而后，我们一刀两断互不相识了。’我是那么害怕以致醒了过来。

“灰色的晨曦经由没挂窗帘的窗子照入我熟悉的房间来，各种艺术的著作围绕着我；我那漂亮的书架立着永恒的荷马，伟大的但丁，不可超越的莎士



比亚，辉煌的歌德——都是光耀灿烂的不朽人物。隔壁房传来孩子醒来和母亲开玩笑的声音。我觉得自己似乎又重新体会到一种田园诗般的甜蜜、平和、诗意的精神生活。这是我一直深深感受到的沉思的快乐。不过令我感到不愉快的是，不是自己提出辞呈，反而被师傅炒鱿鱼。

“我是多么的奇怪呀！自从梦见被解职后，我就再度享受平和了，因为不再梦见过去那么久的裁缝生涯了——这不虚假朴素的生活确是令人愉快的，不过却在我后来的生命中投下好长的阴影……”

在这长系统的梦中（梦者是个作家，小时候是个裁缝职工），我们很难发现愿望满足。梦者的快乐全都构架于他白天的生活；晚上做梦时，他又再回复到他终于挣脱的不愉快生活。我自己一些相类似的梦使我对此问题能稍微了解。当还是个年轻医生的时候，我有一段长时间替化学研究所工作，不过却没办法学好这门科学所要求的技巧，所以在清醒的时刻，我一直不想忆起这乏味以及丢脸的学习生活。不过我却一直梦见自己在实验室工作、分析以及做其他种种事情。这些梦和考试的梦一样不好受而且也不明确。当分析其中的一个梦时，我终于注意到“分析（analysis）”这个词——是我了解这些梦的钥匙。自从那些日子开始我就是个分析家（analyst），而我现在做的是一些被赞许的分析工作，当然事实上是精神分析。于是我发现：如果我对早上的分析工作感到骄傲，并且吹嘘自己是如何的成功，那么晚上做的梦就会提醒着另一件——即我没有理由感到骄傲的失败的分析工作，这是个奋战成功者的惩罚的梦，就像那位裁缝变为名作家后所做的梦一样。但是梦为何会自我批评，如何会磨灭自己奋战成功的骄傲，如何呈现合理的警告而不是强蛮的愿望满足呢？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一样，这问题的解答是困难的，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这种梦的基础可能是一种夸张而野心勃勃的幻想所造成，不过后来这泼冷水的侮辱思潮却取而代之，我们不可忘掉心灵中的被虐冲动，这也许造成了此种相反。我不反对将这些梦命名为“处罚的梦”以和愿望满足的梦分开，我想这并没有与我前面所提及的各种理论有所冲突，不过只是语言上的一些缺憾以致使我们觉得两个相反的极端会合在一起是很奇怪的。不过对此种梦的彻底研究，使我们已再发现另一个元素。在我关于实验室的许多梦中，有一个背景含糊，并且我又恰好落在医学生涯最忧郁以及最不成功时期的年龄。我还没有职位，并且不知道要如何赚钱生活，不过同时却发现我有几个可以选择的结婚对象。

于是我就再度年轻，还有，她也年轻了——这位和我共度许多年困苦生活的妇人。因此，一个一直向老年人内心唠叨的愿望变成了潜意识的梦的煽动者。这种心灵上虚荣与自我批评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梦的内容，不过只有那深埋的欲望成为年轻人的愿望才能使这冲突成为梦。即使在清醒的时刻我们有时也会这样对自己说：“今天一切事情都顺利，而以前那些日子则是困苦的。但这都一样，因为那些时光是美好的——那时我还年轻。”^①

另一类我常常遇到并且认为是虚伪的梦，其内容往往是和一些长久以来即断绝友谊者的和谐交往。这些梦例的分析都显示一些使我和他们断绝来往或成为敌人的事件。不过梦中却描绘成完全相反的关系。

就作者或诗人记忆下的梦来说，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一定会省略那些他们认为无关紧要或者是分散注意力的梦内容。因此这些梦对我们来说乃是一大难题，但是只要他们把那些梦内容填补后问题就解决了。

峦克（Otto Rank）曾向我指出林姆（Grimms）的神话故事“小裁缝”或是“一拳七个”具有同样的奋战成功者的梦，那位裁缝成为英雄后，被招为驸马。有一个晚上梦见他过去的手艺，那时他正躺在他太太（公主）的身旁。于是公主起疑心，第二晚叫武装的守卫躲在能够听见梦者呓语的地方，预备将他逮捕，不过小裁缝事先受到警告，因而得以改正他的梦。

使梦思感情得以转变成梦中所呈现的感情是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如删除、减轻及倒反的；而这种程序在经过完全分析后合成的梦例中能够被辨认出来，下面我将要再引用一些感情的例子，它们将证实这些说法。

5

如果我们再回溯到那个奇怪的梦，即关于老布鲁格叫我解剖自己骨盆部的梦。我们不难发现在此梦中，我缺少这种情况下所应有的害怕（Grauen）的感觉。由好多方面来说这都是种愿望满足，解剖即指我在这本关于梦的书中所进行的自我分析——这程序在真实生活中对我有极大的困扰，以致我延迟了一年以上不将它出版。然后想到我也许可以克服这个不是味道的感觉，因此造成我梦中不害怕的感觉。我亦很高兴不再变为灰色（grauen亦指grow grey）。我头发已经长得够灰了，这警告说我不能再延迟下去。在梦的结尾，那种要我小

①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处罚的梦满足了超我的愿望。



孩完成艰苦旅途的目标乃得以表现出来。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两个梦醒后感到满足的梦例。第一个梦例的满足的理由是期望，这乃是我所谓的“曾经梦见这个”的意义，而其满足实在是由于我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第二个梦例的感到满足的原因是我确认某些预期的事件终于变成现实了，而实际上所指的和前个梦例相似：这是我生下第二个孩子的满足。在这些梦例中，梦思中的感情持续到梦中。但是我们可以很保险地说，梦中事情是不会如此简单的。如果对此两例加以更深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逃过审查制度的满足受到另一来源的加强。这另一个来源有理由害怕审查制度，而其伴随的感情，如果表面不用一些相似而合理的满足（来自一些被核准的源流）来掩盖，而将自己置身于其护盖之下，无疑是会遭受阻抗的。

不幸的是我不能在这些梦例中说明这点，不过由生活另一部分所取得的例子可以使这意义变得清楚。有一位我很讨厌的熟人，每当他发生什么不对劲的事，我都会有一种觉得很快乐的倾向，但我性格中的道德部分却不允许这冲动得逞。我不敢表达希望他倒运的念头，而每当他遇到一些不应当得到的恶运时，我都压抑着自己的满意，并且强迫自己去表露并觉得歉意。每个人一定都会在某个时候遇到我这种情况。不过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事，这个我讨厌的人做了一件坏事而处在一个罪有应得的情况下。这时我因为他得到应有的惩罚而满足，同时和其他公正无私的人具同样的意见。不过却发现自己的满足要比别人来得更强烈，因为它得到别的来源之支持（由我的憎恨），虽然直到那个时刻前一直受到审查制度的阻止，但在这改变的情况下，它乃得以随意奔驰。在社交生活中，被嫌恶或者是不受欢迎的少数人如果犯了过错，常常会受到此种待遇，他们所受到的处罚通常在应得之外再加上那恶意，而这种感觉在以前并没有产生什么后果。那些处罚他们的人无疑是不公正的，不过却不自知。因为那长久的压抑消除后所获的满足将它蒙蔽了。在这种情况下，感情在质上说是应该的，但量却不对了。当自我批评对某一点不予置许后，它很容易忘掉对第二点的审查。就如一道门被推开后，人们很容易都挤进来，这要比原先你所期望放进来的人数多很多。

神经质性格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某一个原因产生的结果虽然在质上来说是适当的，不过量则太过了——就心理学所能了解的来说，亦可适用上述的句子。过多的部分仍是那些以前受压抑而留在潜意识的感情所引起。这些感情

借着和一个真正的原因相联系，而使它的产生和其他的缘由——一个合法以及没有瑕疵的感情——连在一起。因此，我们注意到被压抑与压抑机制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只是相互的抵消而已。有时二者亦会合作无间，互相加强以达致一病态的效果（这也是同样值得注意到的）。

现在，让我们利用这些精神机制的提示来了解梦中感情的表达吧！一个在梦中展露的满足，即使能够在梦思中找到其缘由，也不一定可以完全用此关系来加以解释。通常我们还要在梦思中找寻另一个来源，它是受到审查制度压抑的，因为这压力的关系，所以这缘由平时所产生的效果不是满足而是相反。但是因为第一种感情缘由的存在，使得第二个缘由的满足不受压抑的影响，并且使第一来源的满足得以加强。因此梦中的感情是由几个来源组合并且受到这些梦思的过度决定。即在梦的运作当中，那些能够产生同样感情的同类，挤在一堆共同发生作用。

经由对那种以“没有生活”（non vixit）作为主题的梦的分析来看，我们已能对这繁杂的问题有一点了解。在这种梦中，各种性质的感情在显梦中却归组成两部分。当我用两个字把我的敌手和朋友歼灭后，仇恨以及困扰的感觉就产生了——梦中的字是“被一些奇怪的感情所克制着”。另一部分则发生在梦快结束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并且认为对有一种“回来的人（revenant）”可以草草用意愿就将之加以歼除（而我知道在清醒时候，这是荒谬的）。

我还没有提到这个梦的来由呢——这是很重要的，并且能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此梦。我由朋友处知道柏林的一位朋友弗利斯（梦中我称之为F1）将要被动手术。我想由他住在维也纳的亲戚处探听他更多的消息。开完刀后所得到的前几个报告并不是很确定的，因此我感到很焦虑，而想亲自到他那里。不过那时我本身却生病，全身疼痛而寸步难移。所以，梦思是我担心这好朋友的生命。据我知道他唯一的姐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一个短暂的毛病而逝世了（我并不认识她）。[在梦中（F1）提到他姐妹，并说她在四十五分钟内就死掉了。]我一定是这么想的，他的身体也强壮不了多少，所以不久我就要在听到关于他的更坏消息后抱病踏上旅途，但是一定会到得太迟，而这又将使我永远地责备自己^①。因此，“来得太迟所受到的责骂”成为此梦的中心，而这

^① 就是这个潜意识梦思中的幻想一直坚持着以“Non viitt”取代“Non, vixit”意即：“你来得太晚，他已不再活了。”我在第六章也提到“Non vivit”恰好亦适合显意的需要。



恰好可用年轻时代的良师布鲁克在我迟到的时候以蔚蓝色眼珠的恐怖瞪视来斥骂我的情景表现出来。不过梦不能如此完完全全地把它搬过来用，这是愿望满足的结果。我对这朋友的生命关心，我对自己不去探问他的自责，我对于此事的羞愧（他曾很客气地来维也纳看我），我觉得自己是假借此病不去看他——这种种即造成那梦中所展现的感情风暴，同时也是在梦思这部分中狂吹。

不过产生此梦的原因当中却有一个是具有相反效果的。动完手术后的头几天，他的情况不太好。我曾被警告不要和任何人讨论此事。这使我很伤心，因为这不必要的对我的谨慎表示怀疑。当然我知道这话不是我朋友说的，而是传达讯息者的笨拙及过度胆小造成的；不过这掩饰着的指责却使我感到很不愉快，因为这亦非毫无理由。大家知道，只有那种含有实质（have something in them）的指责才会有伤害的力量。许多年前，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认识两个人（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以其友谊来表示对我的敬意，而我很不必要地在一次谈话中把其中一位所说的批评他朋友的话告诉了另一位。这件事当然和我的朋友F1毫无关系，不过我却永远忘不了这件事。这两人之一是弗莱雪（Fleischl）教授，另一位的名是约瑟（Josef）——这刚好是梦中我那朋友与对手的P的教名^①。

在梦中此元素（unobtrusively）指责我不能保守秘密。弗利斯问我曾告诉过P君多少关于他的事亦是同样的指责。不过借着这个记忆（我早期不能守秘密以及造成的后果）却使我现在这个对自己将太迟到达的自责转换到在布鲁克实验室工作的时期。同时借着把梦中被歼灭的人唤为约瑟（Josef），不但指责自己将到达太迟，并且指责（我强烈压抑着的）自己不能保守秘密。由这梦即可看出凝缩作用和置换作用及其产生的动机。

而我现在这个微不足道的愤怒（关于警告我不得泄露关于弗氏的疾病）却由心灵的深部得到加强，形成一股仇恨的洪流，指向我在真实生活中所喜爱的人身上。这个加强源于我的童年。我已经提过，我的友谊与敌意源于童年时和我大一岁的侄儿的关系：他如何凌驾于我之上，我如何学习防护自己；我们

① 下面这些Bernfeld所发表的事实将使接着的梦变得更易解。我1876-1882年在维也纳生理学研究所（布鲁克实验室）工作，布鲁克（Ernst Brücke, 1810-1892），是我的上司，那时候的两个助手是爱斯能（Sigmund Exner, 1846-1925），以及弗莱雪（Eust Fleischl von Marxow, 1846-1891），他们都比我大十岁左右，弗莱雪在晚年的时候患上很严重的身体疾病。我就是在这里遇见布劳尔（Josef Breuer, 1842-1925）——这位和他一起合作研究歇斯底里症的伟大前辈。并且又是此梦中的另一个约瑟（Josef）。第一个约瑟——我早夭的朋友与敌手P君则是Josef Paneth（1857-1890），他继承着我在研究所的职位。

一起生活，不可分离，互相亲爱，不过有一段时间（据我们长辈的回忆），我们二人常打架，同时埋怨对方的不是。由某一观点来说，我后来的朋友都是这形体（figure）的重新肉体化，因此都是“revenants”。这位侄儿在我孩童时期又再出现，那时我们一起扮演着凯撒与布鲁特斯的角色。我感情的生活一直强调着自己应有一个亲密的朋友以及一个仇敌，而我一直能够使自己满足这愿望。同时我孩童的概念常常会使我的朋友与敌人发生在同一人身上；当然这不会同时发生，也不是经常转换的（和我童年的情况不同）。

至于说一件新近发生的事件如何会引出孩童时所发生的事件，并且以之取代目前的因果关系，我却不愿在这里加以讨论。这问题属于潜意识思想心理学的范围，或者是心理症的一个心理学上的解释。不过为了梦解析的缘故，我们可以这么假设，我对孩童的回忆（或者由幻想所产生）多少具有下列的内容：“我们这两个孩子因为某些事而打架——到底真正为什么可以不管，虽然记忆或是其错觉显示出它是很难确定的一件事——每一位都说他比另一位先到达，因此有权利得到它。于是我们整夜都在扭打着。力量就是权力。由梦中的证据看来，我自己已经觉察出自己的过错（“我知道自己的错误”）。不过这次我是强者，掌握着战场的胜利。于是失败者跑到我父亲（他祖父）跟前，诬告我，而我以由父亲口中听来的话替自己辩护：“因为他打我，所以我才打他。”这个记忆（更可能是幻想）在我分析的时候浮现在脑海中——在没有更多的证据前，我不能说为何会如此（请见梦的遗忘）——并且成为梦思的中间元素，并屯积着它们的感情（就像井收集流入的水流一样）。由这点看来，梦思是这样的，“活该，你要对我让步。为什么你要企图把我推倒呢？我不需要你，不久我就可以找到别的玩伴”等等。然后这些就进入到梦中表现的途径。有一个时候，我指责过约瑟（P），因为他也有个相似的态度：“ote—toi qui je m’y mette！（让开！）”他在我之后继任布鲁克研究所的助手，该研究所的升迁不但慢而且较啰唆。而布鲁克的两个得力帮手又没有离去的迹象，因此年轻人就沉不住气了。我这位朋友知道日子已经不多了，同时又因为与上级之间没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有时就公开地表示不满。又因为他的上司弗莱雪病得很严重，而P想要把他赶走的意愿也许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升迁，其意图可能更为恶毒。自然，在这几年以前，我亦有同样的想法；因此，只要有进晋及升迁的可能，那么就会有对妄想意愿压抑的机会，莎士比亚的哈王子



(Prince Hal)即使在他病危父王的床边，亦压抑不住把皇冠戴到头上试试的冲动。不过和我们的推理相同的是，梦中对我这朋友无情的想法加以处罚而放开了我自己^①。

“因为他野心勃勃，所以我杀他。”因为不能等待别人的离去，所以他本身就被解职了。这是在我参加大学纪念堂的揭幕典礼后立刻产生的感想——不是对他，而是对另外一个人，因此，我梦中所感觉到的满足，应当如此解释：

“一个公正的处罚！你是罪有应得。”

在P君的葬礼后，一位年轻人说了下面这些似乎不近情理的话：“教士说的使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失去此人后，是无法存在的。”他不过表达其忠诚的反抗，其感伤因这夸张而受到困扰，但他这些话则是下述梦思的缘起：“真的，没有人是无法予以取代的。我已经看到多少人死去了呀！不过我还活着，因此我拥有这个领域了。”在我害怕无法赶上见弗利斯(F1)一面时，类似这样的想法涌现出来。我只能够想到这样解释：因为自己又比别人活得久些，因为他死去（并非是我），因为我硕果仅存的拥有这个领域——而这是童年以来即梦寐以求的。此源于童年的满足（拥有这个领域）造成梦中感情的主要部分。我很高兴自己活着，因此就像下面这轶事所表达的天真的自我情绪一样。丈夫对妻子说：“如果我们其中一人死去，那么我会搬到巴黎去。”因此，很明显的，我认为自己不是将死去的那个。

不容否认，解析与报告自己的梦是需要高度的自律(self-discipline)。因为这将使报告者成为与人共同生活的生命高贵的坏蛋。因此，我觉得自然的，这些revenants在我要他活多久就活多久，并且可以一个意愿就将它加以抹杀。这就是为何我的朋友约瑟会在梦中受到处罚。不过revenants是我童年时期朋友的肉体重现，因此亦是我感到满足的来源——我能一直为此角色找到替代者；而我对这快要失去的朋友又将找到一个替代者——因为没有人是不可置换的。

但审查制度到底是搞什么的？为何它对这狠毒的自私不予以强烈的对抗呢？为何它不把连接在这思想系列的满足改变为极度的不愉快呢？我想答案是这样的，和此人相连的别种无法反对的思想系列同时得到满足，并且其感情恰

^① 很容易看出，约瑟在我梦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请看前述有关我叔叔的梦）。我的自我很容易把自己藏在具有此名字者的背后，因为约瑟夫(Joseph)是圣经上的名人，一位梦的解析者。

好遮盖了由这受抑制的童年妄想所带来的感情。在揭幕典礼的时候，我思想的另一层次是这样的：“我失去了多少朋友了呀！有些死去，有些是因为友谊的决裂。我是如何的幸运，因为我已以一个新的，并且对我更具有意义的人来取代他们。而在我这个不再能轻易获取友谊的年代，我将要保持这友谊而不再失去它。”我对能够以一个新的朋友来取代失去的友谊是准许进入梦而不会受干扰的，不过同时却偷溜进了源自童年感情的具有敌意的满足。无疑的，童年的感情加强了现时这合理的感情，不过童年的仇恨亦成功地得以表现出来。

除了这些以外，梦中亦明显地暗示着另一能导致满足的思想系列。不久前，在好久的期待之后，我朋友弗氏生下一个女儿。我知道他是如何的哀悼着他早年夭折的妹妹，因此他写信告诉我说终于可以将他对妹妹的爱转移到这个女儿身上，而她将弥补那不可补偿的损失。

因此这个思想又再和前面提到的隐意的中间思想发生关联（而贝宁思想却发射出许多相反的途径）——“没有人是无法予以取代的。”“只有 revenants：我们那些失去的都再度回来啦！”而梦思各种相冲突成分间的关系再度因为下面这偶合事件而连接得更密切：我朋友小女婴的名字恰好和我小时的女伴的名字相同，她和我同年，并且是我那最早朋友与敌人的妹妹（Ohn与Pauline兄妹）。当我听到此婴孩命名为宝琳（Pauline）时心中大感满足，与此巧合的暗示是，我的梦以一个约瑟代替另一约瑟，并且发现无法压抑着“F”与“Fleisch”之间起头的相似处。现在我的思想又再回到自己孩子的名字上，我一直坚持他们的名字不应追求时尚，而是应该纪念那些我喜爱的人。这些名字使他们成为revenants。我想，孩子难道不是我们到达的永恒之路吗？

对梦中的感情，我只有另外一些话要补充——由另一个观点看，睡眠者脑海中的某一统辖的元素造成我们所谓的“情绪（mood）”——或者是某种感情的倾向，而这对他的梦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的情绪可能根源于他前一天的经验或思想，或者是依据记忆，不管怎样，它都是伴随的适当的思想系列。不管梦思的理念决定了感情，或是感情决定了梦思的理念，对梦的建构说都是没有分别的。二者都显示梦的建构是受到愿望满足的影响，并且都是由愿望取得其心灵的动力。这实际存在的情绪和梦中产生的情感是得到了同样看待的。即有时会被忽视，有时会用来做为愿望满足的新解析。睡眠中的不安情绪可以是梦的原动力，因为它引起那活力勃勃的愿望，这正是梦欲所满足的。情绪所附



着的材料于是被加以运作直至能够表达其愿望满足为止。而这不安情绪在梦思中如果愈是强烈和占优势，那么愈被强烈压抑的愿望冲动就会乘机钻入梦中。因为既然不愉快已经存在（否则它们需要制造出来），所以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即使自己潜入梦中的工作。这时，我们又再碰见焦虑的梦的问题，以后我就会知道这将是梦活动的边缘例子（boundary—case）。

（九）再度修正

我们现在终于能够论及梦形成的第四因素了，如果我们以和开始一样的方法来探讨着梦内容的意义——即以梦中的显著的内容和它梦思的来由相比较——那么就会遇到一些必须以崭新的假设来加以解释的元素。我脑海中还记得一些例子，梦者在梦中感到惊奇、愤怒、被拒绝，而这仅仅是由于梦内容的一部分所引起。在前节的许多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梦中的紧急的感觉和内容并不一致，反而是梦思的一部分，这我曾在适当的例子中显示出来，但是有许多这类的材料却不能如此解释，它和梦思的关系无法找到。譬如说，这句常常在梦中发现的话：“毕竟这只是个梦而已”具有何种意义呢？这是梦中的一个真的评论，就像我在清醒时所做的一样，而且这常是睡醒前的序曲。更常见的是，它紧随着一些不安的感觉，但在发觉是梦境后又平静下去了。当梦中产生“毕竟这只是个梦而已”时，它和奥芬巴赫（Offenbach）的笑剧中的，La belle Hélène口中里所说出的具有同样意义^①，它不过是要减少刚刚经验到的事件的重要性，以及使接下来即将产生的经验更易于被接受。它的目的是在向“睡眠”催眠，因为这精神因素正要继续下去，并且忍受梦中的一切，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个梦而已”。我认为这个轻蔑的评论（毕竟只是一个梦而已）是在下述的情况产生的：当那从未真正休眠的审查制度发现在不经意之下让某个梦产生，要潜抑已经太晚，所以审查制度只好用这些话来对付因之而产生的焦虑感。这不过是精神审查制度的esprit déscalier的一个例子。

这使我们得以证实梦中每一事物并非都是源于梦思，有时其内容能由一种与清醒脑袋不相上下的精神功能制造出来。不过问题是。这种情况究竟是例外，抑或除了审查以外此种精神活动亦常占据梦内容的一部分呢？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后者正确，虽然知道审查机构只是删除以及限制梦内容，不过它也能

① 第二幕中，巴利斯（Paris）和海仑（Helen）谈爱的情景，后来被Menelaus闯入。

够增加或插入一些情节。这些插入的情节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通常梦者述及此点时免不了会犹豫，同时前面冠以部分连接起来。和真正源于梦思的材料比较后知道它是较不容易留存在脑海的。如果我们把梦给忘了的话，这部分的记忆是最先失去的，它和梦思的材料毫无关联。不过在仔细研究后，我发现这并不常见。插入的部分通常能溯源到梦思，不过却无法以本身的力量或先决的方法来呈现于梦中，似乎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精神活动才会创造新的事物，大部分的情况，它却是利用梦思中的材料。

这个梦运作的因素的特征乃是其目的，这也是泄露其身份的部分^①。这功能和诗人恶意形容哲学家的字眼一样：“它以碎布缝补着梦架构的间隙。”^②由于它的努力使梦失去了荒谬与不连贯的表征，并且结合理智的经验。但是它也不常是成功的。

表面看来，梦常常是合乎逻辑与合理的：由一个可能的情况开始，然后经由一连串的发展而得到一个较合理的结论（虽然并不太常见）。这一类的梦必定受过此种精神功能（和清醒时的脑袋没有两样）大量的修正；它们看来似乎是有意义的，不过却和真正的意思大大不同。如果将它们一一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再度修正”非常自由地玩弄着梦材料，并且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减到最少。这些梦可以说还未呈现于清醒的脑袋以前就已经被解析一遍了。在别的梦中，此种具有偏向的修正只能说是部分的成功而已。梦的一部分似乎很合理，不过接着又变为模糊，无意义，也许接下来又再变为合理了。还有一些梦例，修正可说完全失败了，因为那些梦只是一堆无意义的碎片而已。

我不愿意否认这属于第四种梦产生因素的存在——不久我们即将对它感到熟悉。事实上，它是四个因素中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我也不愿意否认这个第四因素具有提供给梦的新贡献，不过据我们知道它和其他因素一样，也是利用梦思中现存的材料，依据其爱好来选释。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它不需要辛劳地替梦构建起一个冠冕堂皇的正面——因为这已经存在于梦思中。我习惯于把这些梦思称为幻想；而这和醒时刻的“白日梦”是相似的——也许这么说就可以避免读者的误会。精神医师对它在精神生活上所扮演的角色还不太明了，虽然朋纳第（M. Benedikt）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开始。不过白日梦所具的意义并不能逃过诗

① 严格说来，再度修正不是梦运用的一部分。

② 暗示着海涅（Heine）的“返乡”（Die Heimkehr）。



人毫无错失的眼光，譬如说都德（Alphonse Daudet）曾在很有名的《总督大人》（Le Nabab）中描述一位小角色的白日梦。对心理症病人的研究使我们很惊奇地发现幻想（或者白日梦）乃是歇斯底里症状的直接前身，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歇斯底里症状并非和真实的记忆相关联，而是建立在一些基于记忆的幻想上。因为这些意识到的白天幻想常常发生，使我们对此构造得以了解。不过，除了这些意识到的幻想外，还有更多的潜意识的幻想——而其内容因潜抑的来由造成它们变为潜意识的理由。仔细研究这些白天幻想的特征使我们觉得，把它和晚间的思想产物——梦——相比是很恰当的。它们和晚间的梦具有许多共同的性质，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也许是了解梦的最简便与最好的方法。

和梦一样，它们都是愿望的满足；和梦一样，它们大部是根源于幼童时经验到的印象；和梦一样，它们因为审查制度的松弛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好处，如果仔细观察其结构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愿望的目的”正把各种建构的材料重新组合以形成新的整体。它们和幼童时期记忆的关系，就像罗马宫廷（Baroquepalace）和古代废墟的关系一样——其阶级和柱子供给这些现代建筑以材料。

由“再度修正”中——这个所谓梦产生的第四个因素——我们再度发现那个在创造白日梦时不受别的影响而得以呈现的同样的精神活动。可以简单地这么说，我们所谈论的第四个因素把供给的材料模塑成一些像白日梦的东西。不过梦思中如果已经有现成的白日梦存在着，那么梦运作的第四个因素就会利用这现有的材料，而将它纳入梦内容。因此有些梦只是在重复着白天的幻想——也许是潜意识的。譬如说，我的孩子梦见和Trojan战后的英雄同驰战场。还有我那“Autodidasker”的梦，其第二部分完全是我白天幻想和N教授谈天的重现（此幻想本身是无邪的）。不过这些有趣的幻想只形成梦的一部分，或者只有一部分进入梦中的事实，只能如此解释，即梦的产生需要满足许许多多繁杂的条件。一般说来，幻想和其他的梦思部分都受到同样看待的，不过在梦中，它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在我的梦中常常有许多部分是独特的，和其他部分显然不同，它们似乎是更加通顺，关系更为密切，并且比梦的其他部分来得更短暂。我知道这些都是进入梦中潜意识的幻想，但是却从未成功地记下这种幻想，除了此点以外，这些幻想和梦思的其他成分同样会受到压抑、凝缩，并且互相重叠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居中的例子，有两个极端，一头是那些一成不变

造成梦内容（至少亦是其正面）者，另一头是极端相反，它们只是以其中一元素或是很遥远的比喻来呈现在梦中。梦思中幻想的最后下场当然也是和它能够符合审查制度和凝缩作用的程度有关。

在前面所选择的梦例中，我一直避免引用那些潜意识幻想占据相当重要地位的梦，因为介绍这种特别的精神因素，需要先花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潜意识思考的心理学，不过我还是不能完全不考虑幻想，因为它们常常完完全全地移入梦中。更常见的是不经由梦而让我们意识到。因此，我下面要再引用一个梦例，里面含有两个相抗拒的幻想——一个是明朗化的，而第二个则是前者的解析^①。

这个我唯一没有好好记下注释的梦，内容大概是如此的：梦者，一位年轻未婚的男人，正坐在他常去的餐馆内（在梦中很真实地呈现）。然后几个人出现，要把他带走，其中一位还要逮捕他。他对同桌的伙伴说：“我以后再付账，我还要回来的。”但他们以一种蔑视的嘲笑叫道：“我们全知道了。大家都这么说的。”其中一位客人且在他背后这么说：“又是一个！”他于是被带到一个狭窄的房间，里面有一位女人抱着一个小孩。护卫着他的某一个人说：“这是米勒（Müller）先生。”一个警探，或者是某种政府官员很快地翻阅着一堆入门票（ticket）或者纸张，并且重复着“米勒，米勒，米勒”。最后，他问梦者一个问题，而他答道：“我会这样做的。”于是他再望着那妇人，发现她长着一脸大胡子。

在这梦例中，我们不难把两部分分开，表面的一个乃是被逮捕的幻想，而看来它似乎是新近由梦运作所制造。不过我们仍能够看到它背后的材料，而这仅被梦运作稍加改换外观而已——即是结婚的幻想。这两个幻想相通的特征在梦中显得很清晰——就像Galton的集锦照片一样。那位单身汉应允要回到此厅馆来，其同伴的怀疑（因为累积的经验而变得聪明些），以及他们在他背后叫的“又是一个（去结婚的）”——这些回答却能很满意地适合两种幻想。那向政府官员宣誓的“我会这样做的”也是一样。翻阅一大堆纸同时重复着同样的名字较为次要，不过却是婚姻典礼的一个特征——即是阅读一堆祝贺的电报，

^① 在我那本关于《一个歇斯底里症病患的部分分析》的书中，他曾经分析过一个此种梦的好例子——里面具有许多幻想的重叠。本来在分析自己的梦时，我低估了幻想对梦形成的重要性，因为我的梦常常根源于心理的冲突以及讨论。对其他人来说我们更容易证明梦和白日梦之间是完全类似的，对歇斯底里症患者来说，梦可以替代歇斯底里症状的发作，因此很容易就此了解白日梦的幻想乃是此两种精神状态的前身。



它们的致电都是具有同样的内容。结婚的幻想实际上比表面的被逮捕的幻想来得更成功，因为新娘在梦中确实呈现。由得到的消息中我知道新娘最后为何会长着胡子——不过并非经由分析而来。在梦发生的前一天，梦者和一位朋友（和他一样对婚姻感到畏羞者）在街上散步，他要朋友注意一位走向他们的黑发美女，他朋友这么说：“确是不错。只要这些女人在数年后不像她们父亲那样长着胡子就好。”当然即使在这梦中，梦的改造仍然在运作。因此，“我以后再付账”指的是怕岳父对聘礼的意见。的确，各种疑虑都使梦者不能由这结婚的幻想中得到愉快。其中之一乃是害怕结婚会使他付出自由的代价，因此在梦中变形为逮捕的景色。

如果我们暂时回到这个观点上——即梦的运作喜欢利用梦思现成的幻想而非利用梦思来源另外制造一个——那么我们就能解决和梦有关的一个最有趣的谜。我曾经提过，毛利（Maury）在长梦之后醒来，发现自己的后颈被小块木板敲击着——而梦中他却梦见法国大革命，自己被断头台上的刀片切断脑袋。既然此梦仍是连贯的，而且据他的解释，乃是为了解释那使他醒过来的刺激，而这刺激又是他所不能够预测到的，因此只有一种情况是可能的，即梦恰好在木板敲击着他的头以及他醒来之间形成的，在清醒的时刻，我们从来就不敢认为思想活动是如此快速的，所以认为梦的运作具有加速我们思想程序的功用。

对这“急速形成”的结论，许多作者都加以激烈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怀疑毛利的梦的正确性，一方面又想辩论清醒时刻的思想并不比这梦来得慢——如果夸张的部分加以消除的话，这些辩论引出许多基本的问题，不过我却不认为它们近于答案。但我必须承认譬如说我不认为伊格（Egger）对毛利断头台的梦的反对是能令人信服的。我自己认为这梦或许应该这样解释：毛利的梦很可能表示那多年以来一直储存于他脑海的幻想，不过却在他被刺激弄醒的那一时刻里被唤起——或者是被暗示出来。果真如此，就不难了解为何这样长而详细的梦会在如此短的时刻内制造出来——因为这故事早就做好了，如果这块木头在清醒时刻击中毛利的头，那么也许他会这么想：“这就像被砍头一样。”但既然他在梦中被木板击着，梦运作于是很快利用这敲击的刺激而获得愿望满足，就像它是这么想的（这完全是比喻的）：“这是个好机会来实现我那意愿的幻想，而它是在我某个读书时间中所形成的。”这是不容易受人置疑的，因为每一个年轻人在强有力的印象下都会造成完全像这样的梦故事。谁不会

被那恐怖时代 (Reign of Terror) 的描述所吸引呢——尤其是一位法国人，而且又是研究人类文明历史的学者——那时贵族男女，国家的精华，都显示出他们能兴趣高昂地面对死亡，并且在死亡的刹那前仍能维持其高贵风度与灵活的智慧。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个想象是多么的诱人呀！想象自己正向一位高贵的女士道别——吻着她的手，无畏地走向断头台。或者野心勃勃乃是这幻想的主要动机时，以自己取代那些可怕的人物又是如何的诱人呀！这些人单单利用其智力与流利的口才就统治城市中那些痉挛似抽动的人的心，并且以其判决把千千万万的人送上断头台。从而铺下整个欧洲大陆改组的道路，而同时他们的头又是很不安全的，终有一天会落在断头台的刀下。试想把自己看成 Girrlndist (即1871年法国国会之和平共和党员，其领袖皆来自rronde州)，或者伟大的英雄人物达坦 (Dalton)，又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呀！这是此梦的一个特征，他被“带到执行死刑的地方，四周围绕着一大群暴民”，看来他的幻想就是此种“野心”型的。

而且这长久以来即已准备的幻想并无必要在梦中一一展现，只要加以触摸一下就行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弹几个音符，而有人说是莫扎特的 Figaro (就像在 Don Gilvanni 中所发生的一样)，许多印象就被勾引出来，但原先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关键的词句就像是个进口，同时把所有的联系都激动起来。潜意识的思想程序也是一样的，这弄醒他的刺激把精神的进口给兴奋起来，而让整个断头台的幻想得以呈现。但这幻想并非在梦中全部一一浮现，那是在睡醒后回想时才出来的。醒过来后，他记得这在梦中以整体的方式激起的幻想所具有的所有细节。在这种梦例中，我们没法证实自己确是记得一些梦见的事情，这种解释——即这只是事先准备好的幻想，而被一个弄醒的刺激所激动起来——可以应用在别的被外在刺激弄醒的梦中，如拿破仑一世在战场中被炮弹吵醒的梦。

在土波高士卡 (Justine Tobowolska) 为了她那关于梦的长短所做的论文而收集的梦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乃是马卡里奥 (Macario) 所报告的剧作家波佐 ((Casimir Bonjour) 做的梦。某个傍晚，波佐想去观看他的剧本的第一次演出，但他是那样的疲倦，以致当戏幕拉起的时候，他就打瞌睡。在睡梦中他看完他全戏的五幕，以及各幕上演时观众们的情绪表现。在戏演完后他很高兴听到激烈的鼓掌并且高叫他的名字。突然他醒来了，但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



朵或眼睛，因为戏不过才上演第一幕的头几句话。他睡着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分钟。我们这么想是不会太过草率的：梦者看完五幕戏，并且观察观众对各段落反应态度的事，并不需要在睡梦中由任何新鲜的材料制造出来，而可以由已经存在的幻想重现出来。土波高士卡和别的作者一样，强调那些观念急速倾盆而出的梦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是特别连贯的（这和别的梦不同），而对它们的回忆只是摘要而非细节，当然这是那些由梦运作触发的现成的幻想所具有的特征，但是原作者却没有指出这结论，我当然没有断言所有被弄醒的梦都适用这种解释，或者梦中快速呈现的观念都是经由此种方式处理的。

在这里我们无法不去讨论梦内容的“再度修正”和其他梦运作的因素之间的关系。难道制成梦的程序是像下面描述那样吗？即梦的形成元素——如凝集作用的努力，逃避审查制度的需要，以及精神意念的表现力——首先由梦的材料中抽取临时的梦内容，然后此临时内容再经过重新铸造直到完全满足这续发的“再度修正”。不过，这是很不可能的，我们倒不如假定这因素从开始就和凝集作用、审查制度及表现力一样，梦思必须满足它的需求才能被诱导与选择出来而形成梦内容的一部分，这些因素是同时进行的，不过不管在哪个梦例中，这个最后提到的梦因素的需求对梦是具有最小的束缚力的。

下述的讨论将使我们认为这个我们称为再度修正的精神功能和清醒时刻的脑筋活动很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清醒（潜意识）的思想对一切认知材料的态度，和此因素对待梦内容的材料完全相同。对清醒的思想来说，我们很自然地对此等材料创造出秩序，制造相互间的关系，同时使它满足理智的期望。事实上，我们这样做是太过分的，魔术师很容易利用这些理智习惯来愚弄我们。我们努力使各种感觉印象综合成合理的形式，而这往往让我们陷入最奇特的错误，甚至把眼前材料的真实性否决掉。

关于这点的证据是人所共知的，我不想在这里花费太多的笔墨。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常把错印（而把原意破坏）的部分误认为正确。法国一本畅销杂志的编者有一次和人打赌：他叫排字工人在一段长文章的每个句子后面加上“前面（infront）”、“后面（behind）”的字眼，而没有一个读者会觉察出来。结果他赢了，很多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这种虚假联想的滑稽例子。无政府主义者有一次掷一个炸弹在法国国会会议上爆炸开来，杜培（Dupuy）以这勇敢的话“Laséance continue（会议将继续进行下去）”来缓

和恐惧的气氛。看台上的来宾被问及他们对此暴行的印象。其中两位是由乡下来的，一个说他确曾在某人发表言论后，听到爆炸声，不过他以为国会在每个发言人说完后都要鸣炮一声。第二个人也许听过几次会议，也有同样的结论，不过他认为鸣炮是对一些特别成功的演说致敬。

因此精神机构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梦内容，要求它们合理能解而加以第一眼的解释，不过却因此产生完全的误解。为了解析的目的，我们的原则是，不管任何梦例，我们都不考虑梦表面的连贯性，而怀疑各部分具有不同的来源。所以不管梦本身是清晰抑或含糊的，我们都要遵循着各元素原先的路途回溯到梦思的材料。

现在我们就知道前面所认为有关梦的清晰抑或含糊都不是独立的，再度修正能够产生效用的部分是清晰的，而不能发生效用的则是含糊的。又因为梦中含糊的部分常常又是不够鲜明的，所以我们能这样断言，这个续发的梦运作亦能够贡献各个梦元素的强度。

如果我要找寻一个物象来和这个梦的最后形式（经过正常思考的协助后）相较量，那么没有任何比《飘页》（Die Fliegende Blätter）中那些很久以来就吸引住其读者的谜样的名言来得更恰当。书中的句子给读者的印象是像拉丁名言——而其实是一些极鄙俗的土话（为了对比的缘故）。为了这目的，所以把土话句子中的文字字母排列弄乱。因此不时出现一些真正的拉丁文字，有些地方又像拉丁字的缩写，而别的部分我们又看到一些好像掉了一些字母或涂删的文字，因此忽视了每个独立文字的无意义。为了不被愚弄，我们必须放弃找寻名言的企求，注视每个文字，不管其外表排列如何而把它重组成自己的母语，这样才能了解。

再度修正在梦运作四个元素中最能被大多数作者观察到而且了解其意义，艾里斯曾有趣描述过其功能：“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睡眠中的意识如此对自己说：‘我们的主人（清醒时刻意识）来了，它具有强而有力的理智和逻辑等等。赶快！把材料收集好，将它们排好——任何秩序都行——在它再度掌握实权之前。’”

其运作的方法和清醒时刻的思想的雷同，曾被笛拉谷露斯（Delacroix）描述：“这个解析功能并非梦所特有，我们清醒时刻对感觉作用所作的逻辑协调亦是一样。”



苏利 (James Sully) 和土波高士卡亦有同样的意见：“精神这些不连贯的幻觉所做的努力，就和白天它对感觉所做的协调一样，它把所有分离的影像以想象的环节连起来，并且将它们之间的巨大间隙填补。”

根据其他作者的说法，这种重组以及解释的程序在梦中开始发生，并连续到清醒为止。因此包汉 (Paulhan) 说：“不过，我常常这么想，梦也许会有某种程度的变形或重新造形，在记忆中……而那要产生关系化的想象在睡梦中开始作用，不过却要在睡醒时才会完成，因此思考的速度在清醒时刻的想象作用后会很明显地增加。”

李罗 (Bernard-Leroy) 和土波高士卡 (Tobowolska) 说：“反过来说，我们对梦的解析与协调不但需借助于梦中的资料，而且也需要用到醒时刻的……”

因此，这个大家所认知的因素无可避免的被过分高估——他们认为梦之所以创造出来完全是因为它的成就。哥洛 (Goblot) 认为此种创造性工作是在睡醒刹那间所产生的，而福轲 (Foucault) 更进一步地认为清醒时刻的思想 (material phenomenon) 将睡眠时浮现的思潮制造成梦。对这观点，李罗和土波高士卡有下述评论：“有人认为可以在清醒的时刻发现梦的进行，所以 (这些作者) 主张梦是由清醒时刻的思想将睡眠时所产生的影像制造成的。”

依据这对再度修正的讨论，我将更进一步地讨论梦运作的另一个因素，而这是最近由塞拉 (Herbert Silberer) 的细心观察研究所发现的。我前面曾经提过，塞氏在极度疲倦与昏困状态下强迫自己从事理智活动，却发现自己把思想转变为图像。在那时刻中，他所处理的思想不见了，却以一图像来替代此类抽象思想。不过这时刻所产生的影像 (可以和梦的元素相比较) 有时并非是所从事的理智活动——即是说和疲倦以及工作的困难和不愉快有关。也就是说和从事这工作者的主观情况与功能有关，而与他所从事的活动物象没有关联。塞氏把这种常发生的事件叫作官能性现象，而非他所期待的“物质现象 (material phenomenon)”。

譬如：“一天下午，我很困地躺卧在沙发上，但是却强迫自己思考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我想比较康德和叔本华对时间的看法。不过因为太疲乏，我无法立刻把他们两人的争论同时浮现在脑海中，而这是把他们相互比较的必要条件。经过几次徒劳的尝试，我又再度用全部意志把康德的推论浮现在脑海中，

以便能和叔本华的相比较。但当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后者，然后又再返回康德的时候，却发现他的论证逃开了，我无法再把它挖掘出来。对于要把藏匿在脑袋中的康德理论找出来的徒劳突然使他在在我眼前以一种实在的、造型的影像呈现，就像是梦的影像一样：我向一位脾气暴躁的秘书询问某件事情，那时他正弯着腰伏在办公桌上办事，恼怒我那紧急问题的干扰，因此半伸直着身体，给我一个愤怒而拒绝的脸色。”（取自塞伯拉。）

下面则是别的关于往返清醒和睡眠之间的例子。（皆取自塞氏。）

发生时的情况：早晨，在清醒的时候，当我在某种程度的睡眠状态（半睡半醒）下，并且回想刚才所做的梦，想要重复以及继续下去，却发现自己愈来愈接近清醒，不过心里却要留在这蒙眬时刻。

梦见的情境：我把一脚跨到溪流的另一边，不过却立刻把脚收回来，因为我想要停留在这一边。

又例：发生的情况和前例相同（他想要多躺在床上一会儿而不睡过时间），“我想要多睡一会”。

梦见的情境：“我和某人道别，不过却安排不久和他（她）再见的的时间。”

塞氏观察到的官能性现象（代表一种精神状态而非物体）主要是发生在入睡与清醒两种情况下。明显的是，梦之解析和后者有关，塞氏的例子强有力地指出，在许多梦中，显梦的最后部分（接下来就是醒过来），往往只是表现清醒过程，或者是清醒的欲望，这种表现可能是跨过门槛[门槛象征（threshold symbolism），从一房间走到另一房间，离开，回家，和朋友再见，潜入水中等等。但是由自己的梦或分析别人的梦中，我却无法找到很多和门槛象征有关的梦元素，而塞氏的著述却使我们期待能够找到更多的象征。

不过这种门槛象征也许可能解释中间的部分——譬如说，往返于深睡以及睡醒的时候。然而，有关这方面的确实证据还未找到。而较为常见的是过度决定的例子，在这些例子当中，和梦思相联系的梦内容只是用来表现某种精神活动的状态。

这个塞氏表现的有趣的官能性现象（虽然错不在该作者），却导致许多滥用因为它被认为是支持那些古老的以象征和抽象来解析梦的证据。许多喜爱此“官能性类型”的人甚至在梦思中具有一些理智活动或情绪程序，就说它是官



能性现象，虽然这些前天遗留下来的残物，并不比其他的材料有更多或更少的权力入梦。

我们认为塞氏现象 (Siberer's phenomenon) 乃是清醒时刻的思想对梦形成的第二个贡献 (第一个贡献我们已经在再度修正的名义下予以讨论过了)。我们已经显示白天运作的注意力继续在睡眠状态下指导着梦，局限着它，批评它，并且保留着中断它们的权利。看来这个留存的精神机构唤醒了审查官 (censor)，而这对梦的形式具有强劲的限制性。塞氏的观察所能追加的是，在某种状况下自我观察亦扮演着某角色，并且形成一部分的梦内容。这自我观察机构 (也许在哲学家的心灵中特别发达) 和别的如观察的错觉、良心、梦的检查官等的关系，也许在别处讨论较为适当。

下面我将把这长篇有关梦运作的讨论加以摘录，我们曾被质问，精神是否以它全部力量或者仅以剩余的受限制部分来创造梦？研究的结果发现这问题是不合适的。但如果我们被迫一定要回答的话，那么我们要说二者都是对的，虽然看来这两个答案是互相排斥的，在制造梦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出两种痛苦活动：梦思的产生，以及把它们转变成梦内容。梦思是理性的，它是我们所能具有的所有精神精力所制造出来的，它们属于那些不在意识层面的思想程序——经过某些变异，这程序亦产生我们意识的思想。无疑的，梦思有许多值得探讨，有许多神秘处，不过却和梦没有特别关系，所以不应在梦的前题下予以讨论^①。但是形成梦的第二种精神活动 (把潜意识思想转变为梦内容) 却是梦所独有，而且是其特征。这特殊的梦运作和清醒时刻思想形式的分野远比我们想象的远大，即使是梦形成的精神功能这最低级者亦然。梦运作不单单只是更不小心，更无理性，更健忘，或者更不安全；这和清醒时刻的思想完全不同 (就质来说)，所以是无法加以比较的，它并不思想盘算或者判断；它把自己局限在给予事物新的变形，我们前面已经不厌其烦地描述种种它在产生结果前所必须满足的情况。那个结果，最主要的是要能够通过审查制度，为了满足此目的，梦的运作置换各种精神的强度，甚至把所有的精神价值都改变了。思想

① 从前，我很难使读者区别梦思意和隐藏着的梦思间的不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由一些未经过解析的梦中提出质问与反对，而忘了需要对它先加以解析。不过现在当分析使他们了解其含意时，许多人又同样顽固地陷入另一个过失中，他们想要由梦隐意中探究其梦精要，不过在追究的过程中却忘了隐匿梦思和梦运作之间的不同，基本来说，梦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只有在睡眠状态下才能存在。梦运作这么说是为了要澄清读者所熟知的“梦具有预测能力的”的错误，梦只不过想要解决我们精神生活所面临的问题，和我们意识的清醒时刻的精神活动一样的；除了这点以外，它不过告诉我们这种活动亦能在潜意识中进行——关于这点，我们早就知道了。

必须完全或主要地以由视觉或听觉的记忆痕迹（memory traces）来表现，而这又使梦运作在进行新的置换时做表现力的考虑。也许要比晚上梦思所能给予的制造出更大的强度，因此就有凝缩作用。我们不用去注意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它们只是特殊的梦外形的一个伪装。不过梦思的感情不会受到太大的改变，这些感情通常是受压抑的；当存在梦中时，它们和原来附随着的思想是分离的，而且同样性质的感情连在一块。只有梦运作的一部分——所谓的修正（revision）（因梦例而有量多少的不同）则受到部分清醒的意识所影响——才和其他作者苦心赞誉的思想（他们想用来包括梦形成的全部）相同。



第七章 梦程序的心理

在我听到的许多梦中，有一例子特别值得我们在此加以注意。这是一位女病人所报告的，她曾有一次在有关梦的讲演中听到下面我将提到的梦（我至今仍然不知其准确来源）。不过该梦内容所产生的深刻印象却使该女士再度梦见（即再度梦见此梦的某些元素），换句话说，即是她经由此种方法来表达她对梦的某部分的赞同。

这个范例的前奏（她所听到的梦）是这样的：一位爸爸在孩子快去世的时候日夜守在病榻旁。孩子死后，他到隔壁房间躺下，不过却让两室相连的大门敞开，以使他能够望见置放他孩子的房间以及孩子尸体四围点燃着的长蜡烛。他还请一位老人看顾着死尸，且在那里低声祷告。睡了数小时后，这位父亲梦见他孩子站在他床边，抓着他的手臂，低声地责怪他：“爸爸，难道你不知道我被烧着吗？（Don't you see I am burning?）”他惊醒过来，发现隔壁房间正燃着耀目的火焰，赶过去一看却发现那位守候的老先生睡着了，而一支燃着的蜡烛掉了下来，把四周围着的布料和他深爱的孩子的一条手臂给烧着了。

这位病人和我说，此感人的梦很容易解释，而那讲演者也曾很正确地加以说明。一定是那经过大门传来的火焰光芒照射在他的眼睛上，使他得出下述的结论（如果清醒时，他也会有同样的印象）：蜡烛掉下来在尸体附近燃烧着某些东西。也许他在坠入梦乡时还在怀疑那老人是否能够尽职。

对这解释，我没有异议。不过要追加的是，梦的内容必定是过去决定的，梦中那孩子的话在生前说过，并且和他爸爸心灵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有所关联。譬如说“我发着高烧（I'm burning）”。也许病人曾在最后这场病中发着高烧的时候说过。而那“爸爸，难道你不知道”？也许和某些被遗忘的敏感情况有关。

但是，虽然知道此梦是一种具有意义的程序，而且关联着梦者的精神体验，不过我们却很奇怪此梦为何在这种急需醒过来的情况下发生，而这梦也是一种愿望满足。在梦中，此男孩的行为像是活着般，他走到父亲的床前，握着他的手臂，警告他——也许和他生前说出“我发着高烧”的情况一模一样。为了满足此愿望，所以父亲多睡了一会儿。他较喜欢梦中的情况，因为这么一

来，他的孩子又再活起来了。如果父亲先醒过来，然后才达致以上结论而赶到隔壁，那么孩子的生命就短少了这段时间。

对于这个感人的短梦的特征，我们无可置疑。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的论点都放在梦的意义、发现此等意义的方法以及梦的运作如何隐匿其意义上面。换句话说，梦的解析一直是我们的主题所在，但现在我们却遇到一个梦，其意义很明显，而且解析毫无困难，不过仍保有某些特征而和清醒的时刻有所分别，而此分别必须加以解释。只有在把所有关于梦解析的工作放置一边，才会体验出我们对梦的心理（Psychology of Dreams）的了解是如何地贫乏！

不过在踏上“梦的心理”这条路以前，我们必须停下来向四周望望，看看在后面那段路途中是否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事物。因为我们必须了解，以前经过的路乃是此旅程中最顺利的（如果我没有太大错误的话），那么直到现在，我们所走过的路都是通向光明的——即指向更深入的了解。不过一旦我们要更深入地了解有关梦的精神程序，那么我们面临的是一片黑暗。我们不能以精神程序来解释，因为所谓解释即是把某事件追溯到一些已知的知识上面，而眼前并无一些确定的心理知识使我们能够用来作为梦心理探讨的基础。我们反而必须设立许多假定和与心灵结构有关的假说，以及其运作的力量。不过我们必须小心，不能以超过一级的逻辑联结来建立假说，否则这些假说的价值便不确定了。但即使我们的推论没有错误，并且考虑过各种逻辑的可能性，单单这些基础上的残缺就足以使我们整个的推论演变得徒劳无功。就算费尽心思，单独地对个别梦或者是其他的心灵活动加以充分地研究，我们仍然无法证实或者裁决心灵架构以及其运作的方法——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必须对一系列的心理功能加以比较研究，然后将所得到的各种确定知识综合起来。因此我们暂时要把由梦的精神分析推衍而得的假设放在一旁，直到它和我们由另一角度去探讨同一问题的结论发生关系为止。

（一）梦的遗忘

因此目前我想把论题转移到我们一直忽略，并且可能动摇梦解释根基的一个题目上。好多人都认为，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那些我们想加以解释的梦——或者应该更清楚地说，我们没有把握它是否真正如所描述的那般发生。

第一，我们所记忆的以及加以解释的梦本身就受到那不可信赖的记忆所截



割——它对梦的印象的保留是特别地无能，而且常常把最重要的部分忘却。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梦的时候，常会发现虽然曾经梦得更多，不过却只能记得一小部分，而这部分又是很不确定的。

第二，有许多理由怀疑我们对梦的记忆不但残缺不全，而且是不正确与谬误的。一方面，我们怀疑梦是否真的如记忆那般地不相连；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怀疑梦是否像叙述的那样连贯——是否在回忆的时候，任意将一些新的以及经过挑选的材料填补遗漏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空档，或者我们以一些装饰品将它修饰得圆圆滑滑，以致无法判断哪部分是原来的内容。确曾有一位作者史笔达（Spitta）如此说：梦的前后秩序和相关都是在回忆的时候加进去的。因此，这个我们想判断其价值的印象是否有可能完全由手指间滑过而不留丝毫痕迹？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都忽略了上述的警告。相反的，我们把一些琐碎的、不明显以及不确定的部分和那些明显确定的部分予以相同的评价。伊玛打针的梦中，就有这个句子：“我立刻把M医师叫进来。”我们假定它是源于一些特殊的原由，因此，我即能追溯到一个不幸病人的故事。我就在他的床榻边“立刻”把上级同事叫来。那个将五一和五六看成不可分别而显然是荒谬的梦中，五一那个数字几度出现，我们都没有把它当做一件自然或者是无意义的事件。相反的，我们由此推论，五一背后必定埋藏着另一个隐意。遵循着这条路线，发现原来我害怕五一会是我的大限，这和梦的主要内容所夸耀的长寿产生强烈的对比。在那个“Non Vixit”的梦中，我起先忽略了一个中途插入的不明显的事实，“因为P不了解，所以弗氏转过头来问我”等。当解释遭遇困难的时候，我回到这句话上，结果溯源到孩童时期的幻想——而这恰好是梦思中间的重要分歧点。这是由下面这几句话推来的：

Selten habt ihr mich verstanden,
Selten auch verstandt ich Euch,
Nur wenn wir im Kor uns fanden,
So verstanden wir uns gleich.

（字面意思：你们很少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们，
直到我们在泥巴中相见，才会很快地彼此了解。——海涅）

每个分析中都有许多例子可以显示出，梦中最琐细的元素往往是解释过程中不可缺的，而且往往解释会因为对它的忽略而延误了。我们对梦中所展示

的各种形式的文字都赋予相同的重要性。即使梦中的内容是无意义或者不完全——似乎要给予正确的评价是不会成功的——我们亦把这缺陷加以考虑。换句话说，别的作者认为是随意糅合，并且草率带过以避免混淆的部分，我们都把它奉为圣典般。对这个不同意见，我认为有加以解释的必要。

这些“解释”较看好我们，虽然别的作者并非绝对错。在我们新近获得的关于梦的来源的知识中，以上的矛盾突然释解了。在重新叙述梦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扭曲。这是对的，不过这扭曲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再度修正——这个普通施展作用于正常思考上的机构——又一次资助运作（请见第六章）。但这扭曲不过是梦思经常受到梦审查制度修正的一部分。别的作家在此点都会注意或怀疑这些明显的“梦的扭曲”作用，不过我们对此却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另一个更为深远的扭曲作用（虽然较不明显）早已经从隐藏的梦思中选出来。以前作家所犯的唯一过错乃是认为将梦作语言表达出来所造成的变异乃是任意的，不能企求有更进一步的分解，因而给予我们一个错误的梦的图像。他们太过低估精神事件被决断的程度——它们从来不会是任意的。我们很容易显示出下面这现象：如果某元素不被甲系的思想系列所决断，那么乙思想系列很快地就取代了它的位置。譬如说，我要任意地想一个数字，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所提示的数字是毫不含糊的，而且必然经过我的思考，虽然对现时的注意力来说，它可能是遥远的^①。在清醒时刻，梦所受到的修正更改，也同样并非是我任意而为的。它们和被取代的事件间有关联，并且替我们辟出通往该内容之途径，而那内容也许又是另一个的替代品。

在解析梦的时候，我常常运用下述手段，而从来没有失败过。如果病人向我提出的梦很难了解的时候，我要他再重复一遍。在重复一遍的时候，他很少会运用同样的文字。而他那运用不同的文字来形容的梦的部分正好是梦伪装的脆弱点，对我来说，它们的意义就像齐格飞斗篷上的绣记对哈根所代表的意义一样^②，这就是梦解释的起始点。要病人重复一遍，不啻在警告他说我要更花费心机来分析这梦。于是在这阻抗的压力下，他急促地企图遮掩梦伪装的弱点——以一些较不明显的字眼来取代那些会泄露意义的表达。不过他这样恰好挑起我的注意。因此梦

① 请看拙著《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十二章，第189页7行。关于写信给Fliess时，我们预言此书有2467个错误。

② 齐格飞（Sigfried）的身体只有一个地方能受到伤害。而哈根（Hagen）藉着一个诡计，促使克宁希（Kriemhild）在齐格飞外套上相当重要的地点绣上一个小十字（只有克宁希知道这秘密）。后来哈根就根据这记号而把齐格飞刺死了。



者企图阻止梦被解释的努力反而让我推断它斗篷上绣记的所在。

前述作者过分怀疑我们所记得的梦到底有多少是不对的，因为这没有什么理智上的根据。一般说来，我们无法保证记忆的正确性，但却往往赋予它超过客观性的信任。对于梦或者它的某一部分是否正确地被报告出来的疑问，实际上只不过是指出梦审查制度的一个变体而已（意即梦思要进入意识层面所遭受的阻抗）。这种阻抗并不因为已经产生的置换以及取代而消失，它仍然以一种存疑的姿态依附于那被允许出现的材料上。我们尤其容易误解这点，因为它是作用不明显的元素，而不是那些强烈的。我们已经知道，梦所呈现的，已经过精神价值的完全置换，已和梦思不同，扭曲必须要在消除精神价值后才可能产生。它通常以此种方法表达，而且偶尔也安于这种现状。但如果某一含糊的梦内容被怀疑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十分的把握说，这乃是一个违禁思想的直接推行。这就像是古代国家的伟大革命，或者是文艺复兴后的情况：高贵以及掌握实权的家庭，曾经一度控制整个局势，现在被放逐，所有的高级官员被新面孔所取代。只有那些最穷困、最无力量的败落人家，或者是些优胜者的喽啰才会被允许住城内。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不能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并且不被信任。这个不信任和上面所提的怀疑是相对应的类比。这是为何我要强调分析梦的时候，所有用来判决确定度的方法都要废弃。而梦中虽然只有些蛛丝马迹，也要当做是绝对的真实。在追究梦中的某一元素时，我们必须遵守这态度，否则分析必将搁浅。如果对某个元素的精神价值抱有疑问，那么对梦者的影响是，该元素背后所藏有的观点亦不会自动进入梦者的脑袋。因此结果是不会太明显的——梦者可以相当合理地这么说：“我不太清楚这是否发生于梦中，不过我却具有下面这想法。”但是从来没有人如此说过。事实上，这疑问是造成分析中止的原因，并且也是精神阻抗的一种工具及衍化物，精神分析的假设是正确的——它的一个条件是：凡是阻碍分析工作进行的一种阻抗（resistance）。

除非考虑精神审查制度，否则梦的遗忘亦是不可解的。在许多梦例子中，梦者觉得梦见许多事情，但却记得很少。这可能具有其他的意义。譬如，梦的运作一整晚都在进行，但是却只留下一个短梦。无疑的，时间愈久，我们忘掉的梦内容也就愈多。有时虽然费尽心思也无法将它们记起来。我认为不但此种遗忘常常被高估，而且梦之间的沟隙限制了我们对它了解的观点也是太被强调的。我们常常能够借着分析的方法填补忘掉的梦内容。至少在很多的例子中，我们能由一个

剩余的部分架构出所有的梦思（当然，不是梦的本身，而这事实并不重要）。为了达到这目的，梦者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必须付出更多的注意力与自律——仅此而已，但是这显示出梦的遗忘不无仇视（即阻抗）的因素在内^①。

借着观察此种初步遗忘的现象，我们可以得到“梦的遗忘乃是偏见的，并且是种阻抗的表现”的确实证据^②。常常在分析的过程中，被遗忘的梦的某部分又再出现。病人常常这么形容道：“我刚刚才想起。”借此种方法而得以呈现的梦的部分必定是最重要的。它通常是位于通往梦解答的最近路途上，因此也就受到更多的阻抗。在本书的许多梦例中，其中一个梦即有一部分借着此种“后来想起”的方式呈现出来。那是一个旅行的梦，关于我向两个令人不快的旅行者之报复，那时我因为此梦表面的不清楚而没有深入解析的那段被省略的部分是这样的：我提及席勒的一部著作（用英文），“这是从……”但察觉出错误后，自己改正为：“这是由……”“是的，”那人和他妹妹说，“他说得对。”

这种在梦中出现的自我更正，虽然引起某作者的兴趣，但在此地却不必花费我们太多的心血。但我却要借着一个梦例说明关于梦中发生文字错误的典型例子。这发生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我首次访问英国，第一次在爱尔兰的海边度过一整天。自然我很高兴地在沙滩上捡起浪潮所遗留下来的水生物。当我正好观察着一只海星的时候——[梦的开始即是hollthurn hol 10thurean（海参类）]——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走上前来问道：“它是海星吗？是活的？”我答道：“是的，他是活的（He is alive）。”我立刻发现自己的错误，很

① 下面这个在我的“精神分析学引论”的讲演中引用的梦说明了梦中的疑问与不确定的意义，以及其内容改变成为一个单元的现象。虽然如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阻隔后还是能很成功地被分析：一位怀疑心颇重的女士做了很长的梦。梦境中，有些人和她提起我那本关于玩笑的书，并且评价很高。然后有一个好像关于通道“channel”的想法。也许这是基源另一本提及“channel”的书，或者是一些关于通道的事……她不知道……一切都不明显。

无疑地，你会认为“通道”这个元素不是能接近的，而且也是不可解释的，因为它是如此地不明确。在察觉“遇到难题”这点上，你是对的；不过这困难并非由于不明显而来。“困难、不明显反而双双源于另一原因。梦者无法把“通道”和别的事物相连，当然我也无法加以解释。过了不久——事实上是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想到某些也许和它有关的东西，那是一个笑话，一个她听过的笑话。在英法的Dover与Calais之间的渡轮，一位知名的作家与某英国人攀谈起来。后者引用了这一句话“Du sublime au ridicule il n'y qu'un pas”（升华与荒谬之间只是一步之差而已）。

“是的，le pas de Calais”作家回答道，意即他认为法国升华而英国则荒谬可笑。但是Pas de Calais是个通道（水道）——在英国的部分。你也许会问，我是否认为这和梦有关。当然，它还提供了此梦费解部分的解答。难道你不觉得这个笑话在发生前早已存在，并且是藏在“通道”后面的潜意识想法吗？难道你认为这乃是后来加上去的发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泄露了病人表面仰慕所遮瞒的怀疑，而她的阻抗无疑造成延迟将此故事说出以及使这梦元素变为不明原因。仔细考虑这梦元素与其潜意识的背景的关系，我们发现它是该背景的一部分，是它的暗示，不过却因为隔离而使它变得不被理解。

② 请参阅《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一章关于遗忘的心理机制。



尴尬地赶紧加以改正。而在梦中我却以另一个德国人常犯的文法错误来取代之。“Das Buch ist von Schiller”应该翻成这本书是由 (by) ……而不是从 (From) ……在听过这么多关于梦运作的目的，以及其不择手段、任意运作各种方法以达目的的讨论后，如果听到这个英文字“From”是借着和德文“From (虔诚)”的同音而达到极度凝缩的作用，我们将不会感到惊奇。但是我那个关于海滩的确实记忆何以会呈现于梦中呢？这表示——用一个最纯真无邪的例子——我把性别的关系搅错了。这当然是解释此梦的钥匙之一，而且任何一个听过马克思的《物质与动性》书名来源者都不难填补这个空隙。（莫里哀的“Le Malade Imaginaire”中的La Matière est-elle Loaudable^①——肠子的蠕动。）况且我还能以亲眼目睹的事实来证明梦的遗忘大部分是由于阻抗的结果。一位病人对我说，他刚做了个梦，不过却全部忘了。我们于是再继续进行分析，然后遇到一个阻抗，于是我向病人解释一番，借着鼓励与压力帮助他和这不能令他满意的思想取得妥协。我几乎要失败，突然间他大声叫道：“我现在记得自己梦见什么啦。”因此妨碍我们分析工作的阻抗也同时使他遗忘了此梦，而克服此阻抗后，这梦又回到他脑海中了。

同样的，一位病人在经过某种分析过程后，也许会想起他好多天前所做过的梦，而这梦在以前是完全被遗忘的。

精神分析的经验已经提供另一个证据，说明梦的遗忘主要是因为对该事实的阻抗，而并非由于睡觉和清醒这两个互无关联的境界——虽然别的作家强调此点。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也许别的分析者与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也有同样的经验），在睡眠被梦吵醒后，我立刻以拥有的所有理智力量去进行解释工作。在那种情况下我往往坚持如果不能完全了解便不去睡觉。然而我就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在第二天清晨醒过来之时，完全把解释以及梦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虽然依旧记得我曾做过梦而且解释过它。不但理智无法将梦保留在记忆里，反而常常和解析的发现一起烟消云散。但这并不像有些权威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梦的遗忘乃是因为分析活动和清醒时刻的思想间有一道精神的阻隔。

普林斯先生 (Morton, Prince) 对我的“梦的遗忘”大加反对，他认为遗忘只是解离精神状态所产生记忆丧失的一种特殊情况，而我对此种特殊记忆丧失的解释无法伸展到别种形式上，因此我的解释是毫无价值的。我要提醒读

① “这事情顺利吗？”这是旧的医学用语，意即：“排泄物是否正常？”

者，在对这些解离状态的描述上他根本没有尝试找寻一种动力性的解释。如果如此做的话，他必然会发现潜抑（或者更精确地说，由它而来的阻抗）是造成精神内涵的遗忘与解离的主要原因。

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观察到梦的遗忘和其他的精神活动之遗忘没有两样，而且它们的记忆也和其他的精神功能相似。

我曾经记录下许多自己的梦，有些当时无法完全解释，有些则根本未加解释。而现在（经过一到两年），我写了想得更多的实证而对某些梦加以解析。这些分析都很成功。的确，我可以说，这些梦经过长时间隔离后反而变得比近期的梦来得更容易解释，可能是因为我在这段时间内已把一些内在的阻抗克服了。在进行这些分析时，我常常把以前的梦思和现在的加以比较，发现现在的总是较多，而且旧的总是被包括在里面。我起先很惊异，不过很快就不足为怪，因为发现自己很早就有要病人诉说他们往日的旧梦，而把它当做昨日的梦加以解析的习惯——用同样的步骤，并且可得到同样的成功。当我讨论到焦虑的梦时，我将要提出两个像这样迟延解析的例子，我在得到这第一次经验的时候，曾经准确地如此预测：梦和心理症的症状各方面都很相像，当我用精神分析来治疗心理症——譬如说，歇斯底里症——我不但要解释那使他来找我治疗的现存症状，而且也必须解释那早就消逝的早期症状。而我发现，他们早期的比现在的问题更好解决。甚至在1895年，我在《歇斯底里的研究》上曾经替一位年龄大过四十岁的女病人解释她十五岁时第一次歇斯底里症的发作^①。

接下来，我将提及许多关于解析梦更进一步但却不互相关联的论点。这也许能作为读者的引导，如果他想分析自己的梦来证实我说法的准确性。

他必须知道，解析自己的梦并不是简单而且容易的事。虽然并没有阻抗此种感觉的精神动机，察觉这种内在现象以及其他平时不太注意的感觉，都要经过不断的尝试。要把握那些“非自主”的观念更是难上加难，任何一位想这样做的人必须对本书所提的各项事实感到熟悉，并且在遵循这些规定进行分析的时候，必须不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批评，或者是情感或理智上的成见。他必须要牢牢记得法国生理学家本纳得（Claude Bernard）对实验工作者的规劝：“Travailler comme une bête”——即是说他必须像野兽般忍耐地工作，

^① 孩童早年所做的梦，常常记忆鲜明地留在脑海里。这些梦对了解当事人的精神发展与其心理症的产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于此种梦的解析能使医生免于错误与不确定，从而避免产生理论上的混淆。



并且不计较后果。如果你确实遵循这劝告，那么此事就不再是困难的。

梦的解析常常不会在第一回合就完全解决的。在依循着一系列的相关后，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已经精力消耗殆尽，而且当天不能再由那梦中得到什么。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放弃，以后再继续工作，那样也许另一个梦内容会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并且道出另一层的梦思。这个办法也许可以称为部分的梦解析。

要使初学者明白，即使他把握了梦的全部解析——一个合理合题的解析，而且顾及梦内容的每一部分——他的工作仍未结束，乃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同一个梦也许还有别种的逃离他注意的不同解析，如“过度的解析”。的确，我们不容易有这样的概念，即无数活动的潜意识思潮挣扎着寻求被表达的机会，而且也不容易体会到梦的运作常常把握着一些能涵盖数种意义的表达——就像神仙故事中的小裁缝“一拳打死七个”。读者埋怨我在解析过程中往往加入一些不必要的技巧，不过实际的经验将使他们知道得更多。

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证实塞伯拉首先提出的论点：每个梦（或者是许多梦或某类的梦）都有两种解析，而且两者之间具有固定的关系，其中一个意义是“精神分析的”，通常赋予梦某种意义，这通常具有孩童式的“性”的意义。另外一种他认为较重要的是“神秘的”，这里头埋藏着梦运作视为更重要与更深刻的思想。塞伯拉虽然引叙许多梦例来说明此两点，但他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我必须说塞伯拉的论断并不成立。尽管他这么说，多数的梦并不需要过度的解析。尤其是所谓的神秘的解析，塞氏的理论和近年来所流行的理论一样，他们都是企图遮盖梦形成的基本情况而把我们的注意力由其本能性的根源转移开。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我能够证实塞氏的说法。借着分析的方法，我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梦运作必须面对将一些高度抽象的观念转变成梦的难题，而这些观念是无法直接加以表现的，为了解决这问题它不得不把握着另一组的理智材料，而这材料和那抽象观念稍为有些关联（可以说是譬喻式的），并且要表现也没有那么多的困难。对于此种方法形成的梦，梦者可毫无困难地说出其抽象意义；但是对那些中间插入材料的正确解释则需借助那些我们已经熟悉了技巧。

我们是否能够解析每一个梦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要记得，在分析梦的时候我们必须对抗那些造成梦歪曲的精神力量。因此问题是，我们和理智兴趣、自律的能力、心理知识，以及解析梦的经验是否足于应付内在阻抗。也许我们都

能够深入一步：足以使我们自己相信此梦具有的意义，足以让我们惊鸿一瞥地窥见其意义。那些紧接着的梦亦常能证实我们解析前对梦的假设（即它是有意义的）。因此连续数星期或者数月的一系列的梦常基于同样的来源，所以必须互相关联地解析。仔细观察两个连续的梦，我们常会发现甲梦的中心在乙梦中并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反之亦然。所以它们的解析常常是互补的。以前我已经举过许多例子说明同一晚上所做的许多梦通常应该将其视为整体来解析。

即使分析最彻底的梦也常常有一部分必须放置不顾：因为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部分是一些不能解开的互相缠绕着的梦思，而且也不能增加我们对梦内容的了解。这部分即是梦的关键，由此伸展至未知。由解析而得来的梦思并没有一些确定的根源，它们在我们那错综复杂的思想世界中向各方向延伸。而梦的愿望则从某些特别接近的缠绕部分长出来，这就和蘑菇由菌丝体长出来的情形相似。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有关梦被遗忘的一些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无法从那里推导出任何重要的结论。我们已经知道清醒时刻的生命无疑地倾向于要把晚间所形成的梦给遗忘掉——不管是整个儿在睡醒后就忘掉，或者在白天当中一点点地忘却。我们也知道遗忘的主要原因是精神的阻抗，而它在晚间也早就尽其力量反对过了。但问题是，如果所说属实，为何梦会在这阻抗的压力下产生呢？让我以最极端的例子来解释（意即清醒时刻把梦中一切都忘掉，就好像从来没有梦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推论，即晚间的阻抗如果和白天一样强，那么梦就不可能产生。因此结论是，晚间的阻抗力量较小，虽然并没有全部失去（因为它仍然是梦歪曲的形成因素）。但我必定要假设其力量在晚间减弱，因此使梦得以形成。现在我们很容易了解阻抗在恢复全力的时候为何能把它虚弱时所允许的事推翻掉。描述心理学告诉我们，梦形成的唯一规则是：心灵必须处在睡眠状态下。现在我们已能够解释此事实：睡眠使梦得以进行是因为精神内涵的审查制度减弱的结果。

无疑地，我们想把这点当做是梦遗忘的许多事实所能推衍出的唯一结论，并且以此为起点更进一步地研究睡眠和清醒时刻中，这阻抗的能力相差多少。不过我想在此先暂停一下。当我们更深入研究梦的心理，我们将发现梦之形成可以从别的角度来看。譬如说：也许那时对抗梦思表达的阻抗会回避不见，但力量丝毫不减少。似乎二者都可以促进梦的形成，并且都能发生在睡眠状态



下。现在我们要暂时在这里停顿一下，待会儿再继续讨论。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另外一些反对我们解析梦的程序的意见。我们的方法是，把所有那些平时指引我们的有意义观念弃之不顾，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梦的某一元素上，记下不由自主浮现的和它关联的任何观念。过后再更换一部分，又依样画葫芦地重复一次。不管思潮往哪边走，我们都让它发挥，并且由一个题目转移到另一个上面（虽然自己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我们有信心在最后得到梦所源起的梦思。

反对者的理由如下：梦中某一元素能将我们带到某处（即带来某些结论），这丝毫不值得惊奇，因为每个观念都可以和某些东西相关联。值得惊奇的是，这些漫无目的而且任意的思想串列怎能道出梦思来呢？很可能是自我欺骗而已。我们一直跟随着某一元素的联想，然后为了某些理由而中断。接着再遵循第二个元素的联想。在此种情形下，原来并不受拘束的联想会愈来愈窄。因为我们脑海里仍然浮现着原先的思想，所以在分析第二个梦思时，我们很容易抓住和第一道思潮相关的联想。然后竟然欺哄自己——认为已经找到一个连接梦中两种元素的思想。因为我们任意地把思想连接在一块儿（除了正常的由一思想移到另一个的情况以外），最后必然会找到许多我们形容为梦思的“中间思想”——这是没有保证（即不知是否真实）的，因为我们不能知道梦思究竟是什么——而且认为是相当于梦的精神替代。但这整套都是任意捏造的，不过这是一种富有技巧的机会组合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只要他肯付出这些徒劳无功的代价，都能由梦编造出任何的解析。

如果只是面对这些反对意见，我们也只要如此辩驳就行了——即描述解析所造成的深刻印象；追随某一元素过程中突然浮现出和梦其他元素的相关；以及除非事先有精神上的联系，否则单凭机会是不可能由梦中推衍出这么多东西的。另外我们也能指出，这种梦解析和解除歇斯底里症状的方法是同出一辙的。而这方法的可靠性可以由症状的一起浮现与消除得以证实。或者可以这么说，本书的论断是由“插入的说明”而证实的，但这些都不能说明为何追随某个无目的以及任意的思想系列就会达到一个事先存在的目标。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回答这问题，因为这问题根本无法成立。

因为在解析梦的时候，虽然我们弃除一切意见，并让任意的思想浮现，我们其实并非追随着一些无目的思想潮流。然而一旦成功地完成摒除工作后，那

些不知道的有目的的想法——或者更明确地说，潜意识——就出面把持大局，从而决定了那些非自主的意志浮现。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可以使我们的精神力量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思考——甚至任何精神混乱的状态也不可能。而精神科医师们太过轻易放弃他们对精神程序完整的信心。我知道，在歇斯底里症和妄想症中，无目的的思潮和梦的形成一样，是不可能产生的。也许这种无目的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呈现在任何内源的精神异常上。如果劳列（Leuret）的看法没错，那么谵妄或者意志迷乱的状态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了解是因为中间有个沟隙无法超越。在观察这病症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意见：谵妄之所以产生乃是审查制度不再掩瞒它的操作，即它们不再同心协力制造一些不被反对的新想法，反而粗率地把不合格的都删除，因此剩下来的就支离破碎，不知所云了。这审查制度的行为就像苏联边界的报刊审查委员会一样，他们要把国外杂志涂黑了好多段落才允许流传到他们所保护的民众手中。

也许在器官性的脑部障碍中，思想能够借一些偶然的关联而自由推演。然而在心理症中所谓的自由推演却可以用那受审查制度影响而被推到前台的思想系列（其意义被隐藏着）来说明。下面这些所谓表面关联被认为是自由联想（即不受意识的力量所主宰）的永真讯号——即借着谐音，含糊不明的字义，暂时且和字义无关的巧合，或者是关于玩弄字眼间所运用的联系。这些特殊的联系存在于那些由梦元素通往中间思想系列的过程之中；同样的，它们亦存在于由中间思想通往梦思本身的过程中。我们很惊奇能在许多梦的分析上看到这种例子。建构于二思潮之间的联系，没有哪一种是太过松弛以至于不配合，也没有哪种玩笑是太过粗鲁而不能用。但是这种表面看来吊儿郎当的真正理由却因而很快地就被发现了。无论何时，当两个元素之间有着很表浅或者是牵强的联系时，它们之间一定还有一个更深刻以及正统的联系，不过却受到审查制度的阻抗。

277

表浅联系之所以盛行的真正理由不是舍弃了有意义的思想，而是由于审查制度所施的压力。当审查制度封锁了正常的通道后，当然表浅的联系就取而代之了。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出这样的类比：一个山区的主要交通遭到阻碍（譬如说，洪水泛滥），但是与山区的通讯仍然可以利用那些陡峭不便的小径（平时为猎人所利用）。

这里我们要分辨两种情况，虽然基本上来说它们是一样的。第一种情况是，审查制度破坏了两个思想之间的联系，它们从而不再受到它的阻抗。然后这两个



思潮相继进入意识层面，二者间的真正连接被隐没了，不过却有层表浅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本来不会想到的）。这联系通常是附缘在那些并不受到压抑，而且也并非主要的联系所在。第二种情况是，两个思想内涵都各自受到审查制度的阻抗，因此必须以一种替代的形式呈现，不过在选择两个替代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表浅联系亦重复着该两个思想之间的主要关联。在这两种情况下，审查制度都将正常以及严肃的联系转移成一个表浅的，而且似乎是荒谬的关系。

因为有这种转移的关系存在，所以我们在解析梦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依赖着此种关系^①。

这是精神分析最后常用的两个定理——即当意识层面的观念被舍弃后，潜意识中有意义的概念则控制了整个现时的思想；而表浅的联系不过是一些更深层以及被压抑的关联的替代物而已。的确，这理论已成为精神分析的支柱。当我命令病人舍弃任何成见，把所有他脑海中浮现的事物告诉我时，我深信他不能摒除掉那些有意义的概念，而且虽然他提起的那些看来像是无邪或者是任意的事物，实际上却和他的疾病有着关联。另外一个病人所不怀疑的有意义的概念则是我的人格。至于这两个定理的证明及其重要性的体验，则已经属于描叙精神分析治疗方法的领域了。在这里，我们必须又暂时将梦的解析置于一旁。

由以上许多反对的意见当中，可得一真正的结论，即我们不需要把所有解析工作的联想都视为夜间之梦的运作。其实在清醒时刻进行分析工作时，我们以相反方向跟随着一条由梦思通向梦元素的途径，而梦运作所遵循的那条路线也和我们反向。这些途径亦并非全部是双线大道，却可以两面相通。似乎我们白天的分析就像是沿着新鲜的水道驾驭着木筏，有时遇见中间的思想，有时在这里遇见梦思，有时在另一处。在这情况下，我们知道白天的材料亦会加入解析的行列中。也许夜间以后所增加的阻抗使得我们必须作更多的改道。我们遵循支径的数目的

① 这原则当然也可以应用在那些梦内容公开展露着表浅联系的情况上，如毛利（Maury）记载的两个梦：他梦见自己是耶路撒冷或是麦加的朝圣客（pèlerinage）。经过好多冒险后，他拜访化学家Pelletier，和他谈一阵后，这位化学家送给他一把铎制的铲子（pelle），然后这东西又变成一把宝剑。在另外一个梦里，他在高速公路上漫步，一面数着里程碑上的公里数（Kilometres），然后他置身在杂货店，那里有一组很大的秤锤。一位男人正把公斤（Kilogramme）的秤锤子加在称上，因为他要称毛利的体重。后来他向毛利叫道：“你不在巴黎，而是在Giolo。”然后接着几个情景后，他望见lobelia花，接着是Lopez将军——他刚在报上看到他死去的讯息，最后当他梦见lotto这游戏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

在对着心理症的病人工作如此长久之后，我发现此种表现法是他们都乐于利用的。

多少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带我们到所要找寻的梦思那里就行了。

（二）退化（后退）现象

在辩驳了各种反对意见后，或者至少在显露了我们防卫的武器之后，我们不应该再延迟那准备了很久的心理探讨。现在让我们把近来的主要发现摘录一下：梦是一种精神活动，和其他的一样重要，其动机常常是一个寻求满足的愿望。它们之所以不被认为是愿望，以及具有许多特征与荒谬性，完全是由于精神审查制度在梦形成过程中加以影响的结果。除了回避审查制度外，下述的因素亦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某种角色：1. 需要把精神材料凝缩起来；2. 要能以影像来表现；3. 需要一个合理可解的梦构造的外表（虽然不一定真）。以上每一主张都导致一些心理假说和预测。因为我们必须探讨梦的意愿动机与梦形成的四种条件之间相互的关系，以及这些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必须找出梦在精神生活中的位置。

在本章的开头，我引用了一个梦，因为它提醒许多我们仍未解决的问题。这个梦（关于这个问题，为何这父亲只梦见而不是醒过来，同时我们发觉那要孩子仍然活着的愿望是他做梦的一个动机，在更进一步的讨论后，我们将发现此梦还有另一个愿望在运作。但目前我们可以这么说，睡眠时的思想程序的满足愿望促成了此梦的形成。

如果把此梦的愿望满足删除掉，那么梦思与梦这两个精神事件之间的差别就只有一个特征作为分别了。梦思也许是这样的：“我望见孩子尸体躺卧房间传来一些光芒，也许一支蜡烛掉在孩子的身上，也许烧着我的孩子了。”梦毫不改变地反映出这些意念。不过却以一种实际的情况来表现（好像在清醒时刻般的以感觉器官来感觉），这就是梦程序最显明的特征：其某种思想，或者某些意欲的思想，在梦中都物象化了，且以某种情境来表现，好像亲身体验过似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解释这梦的运作的特征呢？或者把范围缩小点，我们要把它放在精神程序的哪一个位置呢？

如果更仔细观察此梦，我们将发现梦的显意具有两个互相独立的特征：1. 思想在这里以一种眼前的情景表现出来，而省略了“也许”这个字眼；2. 思想被移形为景象以及言语。

在这个梦中，那个把期待思想改变成现在时的思想改变并不特别明显，



这也许因为梦中愿望满足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让我们看另外一个梦例，譬如伊玛打针——这里，梦的意愿并没有脱离那被带入梦境的清醒时刻之思想。它的梦思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句：“如果奥图医生应该为伊玛的疾病负责，那该多好！”这个就是梦（即使是最不伪装的）带给梦思的第一个改变。我们不需要在这点上浪费时间。在意识的幻想（白日梦）中，理想观念也受到同样的对待。当都德的Joyeuse先生在巴黎街头流浪的时候（虽然他女儿相信他已找到一份差事，并且在办公室里坐着），他梦见某些发展带给他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帮助，使他能顺利找到工作——而他是以现在时梦见的^①。因此梦和白日梦同样地利用现在时。现在时是用来表达愿望满足的时式。

第二个梦所具有的特色乃是将思想内容转变成视觉形象（可以由这点和白日梦区分），对此形象我们不但赋予信心，并且像体验过似的。我现在必须追加的是，并非每个梦都把概念转变成能感觉的形象。有些梦只是许多思想的组合，不过因为具有梦的特质而不能把它们排除在“梦”这类属之外。我那个“Autodidasker”的梦就是一个例子。它所包含的感觉元素并不比我白天所想的要多多少。只要是稍为长一点的梦里面，必定有些元素没有转变成感觉的形式，它们就像清醒时刻那样地被想起。另外我们要记得此种将观念转变为感觉形象的事并非单纯发生于梦中，在幻觉与幻影（vision）上亦可能发生（不管是发生在心理症病人或是健康人身上）。简而言之，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关系并不全是排外的（exclusive）。不过这个梦特征（如果它呈现的话）仍然最显明，所以我们想象梦境的时候不会少掉它。但为了了解它，我们必须再进行非常详尽的讨论。

作为探究的开始，我想由许多梦的理论中拣出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在一篇简单的梦的讨论中，伟大的G. T. H. Fechner指出梦的性质：“梦中运作的景象和清醒时刻的概念世界是不一样的。”这是唯一使我们了解梦特殊性的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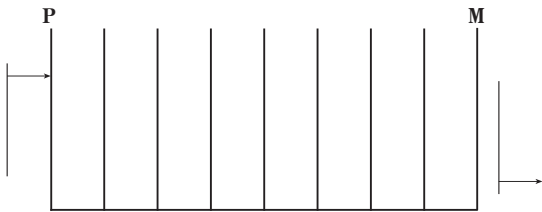
这些文字带给我们“精神位置”（psychical locality）的概念。我将不承认我们所知道的精神装置（psychic apparatus）具有已知的解剖学形式，而且我将尽量小心避免将精神位置和解剖学结构配合的诱惑。我们将局限在心理学的基础上，而我建议将这个把我们精神功能推动的装置想象成复式显微镜、照相器材，或者这一类性质的东西。在这基础上，精神位置就相当于此器材中初步景象得以呈现的那部分。我们知道在显微镜或者望远镜中亦存有此

①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七章曾经讨论过都德笔下这角色所犯的错误。

理想点，虽然并没有任何可触摸的零件存在于此点上。我想我们不必因为这比喻不够完美而感到歉疚，因为这种类比只不过是帮我们了解那错综繁杂的精神功能——借着把功能分解，并将不同的成分归诸此器材的不同部分。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利用这种解剖的方法去探讨精神的工具（mental instrument），而我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我深信可以让假设自由奔驰，只要我们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且不把建筑的骨架搅错就好。因为第一次接触任何未知的题目以前，我们都需要一些辅助观念的协助，所以我将先提出一个最粗略以及踏实的假设。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把精神装置想象成一个复式的构造，它的各个成分我们将称之为“机构”（agencies），或者为了更清楚些，把它称为“Ø系统”（systems）。然后我们可以预测这些系统假定精神系统具有空间秩序。实际上只要有个确定的先后秩序也就够了——即在某一个特定的精神事件上，系统的激发会遵循一个特定的暂时秩序。在别的程序中，先后秩序可能就不一样。这是可能的。为了简便的理由，我们姑且把这装置命名为“系统”。

首先这个由系统组成的装置是具有方向的。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是始于刺激（不管是内在或是外在的），终于神经传导。据此，我们将给予此装置一个感觉以及运动的开头与结尾。精神程序或步骤通常由感觉端行进到运动端，所以精神装置可以用下列图表表示。（图一）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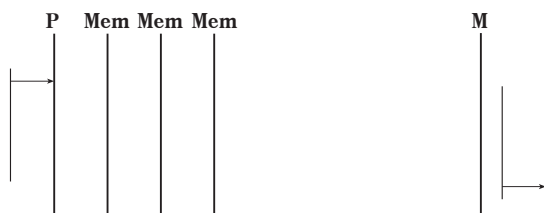
注 P: perception end (感觉端)
M: Motor end (运动端)

不过这也只是满足我们好久以来就熟悉的需求——精神装置必须具有像反射弧一般的构造，反射动作仍然是每种精神功能的模型。

然后我们在感觉端加以第一次的分化。感觉刺激后，精神装置会留下一些



痕迹——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记忆痕迹（memory trace），和这有关的功能则称之为记忆。如果我们坚守让精神程序附在系统上的假说，那么记忆痕迹必将使系统发生永久性的变化。但是就像在别处指出的一样，同一个系统如果要留住不动，然而又要继续保持新鲜度以接受新的刺激，将是很困难的。因此，依据假设的原则，我们把这两个功能归诸两个不同的系统。我们假定第一个系统位于此装置的最前端，接受感觉刺激，但不留下丝毫痕迹，因此没有记忆。在它背后的第二个系统，能将第一个系统的短暂激动转变成永久的痕迹。于是我们这个精神装置的图解就如前图。（图二）



图二

注 Mem: Memory (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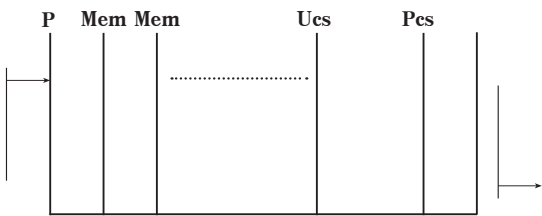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记忆所保留的东西多于刺激感觉系统的感觉内涵。在我们的记忆中，感觉是相互联系的，尤其当两个同时发生时。

我们把这事实称为关联（association）。很明显的，如果感觉系统没有记忆的话，关联的痕迹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先前的一个连接（connection）会影响新的感觉，那么感觉元素在执行功能的时候就不免受到阻碍了，因此我们也必须假定记忆系统内必定存有关联的基础。所谓关联即是在阻抗减少以及使交往便利的途径形成后，激动较易由此记忆元素传给相关的另一记忆元素。仔细考虑后，我们发现此种记忆元素的存在不单单只有一个，应该有好多个。这样一来，由感觉元素传导的同一激动就会留下许多不同的永久性的痕迹。第一种记忆系统自然会记下同一时间发生的关联，而同一个感觉材料在后来的记忆系统中则根据其他的巧合而安排，譬如说“相似”的关系等等。当然，要把这种系统的精神意义用文字来表达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其特征视它与不同的记忆原料的关系而定——即是（如果我们想要提示一个更偏激的定理）在传导此等元素带来的激动时它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阻抗。

这里我想插入一个一般性的评语，也许会有重要的启示：那些没有记忆

力的感觉系统给我们意识层的各种繁杂的感觉性质。另一方面，我们的记忆力——包括那些深印在脑海中的——都是属于潜意识的，它们能被提升到意识层面，但无疑它们能在潜意识状态下施展其活动。被形容为我们的“性格”的乃是基于我们印象的记忆痕迹。另外，那些对我们影响极大的印象——发生于我们早期的童年者——则几乎不会变为意识。如果记忆再度被提升到意识里来时，它们的感觉性质和感觉相比，不是等于零，就是很少。如果下面这理论能被证实，那么我们就很有希望能够了解造成心理症激动的原因，此理论即：在 Ø 系统中，记忆与意识的特质是互相排斥的（mutually exclusive）。

对于精神装置感觉端的构造，我们迄今仍未利用梦或其他精神活动所能获得的知识。梦能够让我们了解这装置的另一部分。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为了了解梦的形成，我们必须假设两个心理机构（psychic agencies），其中一个将另一个的精神活动加以审核（这包括将它由意识层面删除掉）。我们所得的结论是，这个批判的机构要比那受批判的更接近意识层面，它就像一道筛子般，站在意识与后者之间。后来，我们认为有理由将此批判的机构和那指导我们清醒时刻的生活、决定我们自主意识行为的机构同体化。如果我们把这些机构用系统来取代的话，那么这些批判（审查）的系统必定位于此精神装置的运动端。现在我们要把这两个系统加入我们所设立的图解中，并表示它们和意识层面的关系。（图三）



图三

注 Ucs: Unconscious (潜意识)

Pcs: Preconscious (前意识)

运动端的最后一个系统属于前意识，这表示此系统的激动程序能够不再受到阻碍而直接到达了意识层面（如果其他的条件能够满足的话，比如说达到某种程度的强度，或者那个被称为“注意力”的功能有特殊的分布等等）。这个前意识同时也掌握了自主运动之钥。我们把那位于它背后的系统称为“潜意



识”，因为除非经过前意识的协助，否则它无法到达意识层，而且通过这关卡时，其激动的程序必须受到改变^①。

那么梦形成的动力究竟要放在这些系统的什么地方呢？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说是在“潜意识”中。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这并不全对，因为梦形成的程序必须和属于前意识的梦思相关联。但如果单只考虑梦的愿望，那么我们将发现产生梦的动力是由潜意识所供给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把潜意识系统作为梦形成的起点，就像其他的思想结构一样，这个梦形成的促成者努力地想到达前意识，然后借以进入意识层。

由实验知道，经由前意识通往意识的途径，在白天时都因为审查制度的抗拒而封锁，要到晚上它们才有办法进入意识层。不过问题是如何进入，以及要经过何种变动。如果梦思因为晚间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抵抗力降低而得以潜入的话，我们的梦应该是概念式而不具有幻觉式的性质。因此潜意识与前意识间审查标准的降低只能够解释像“Autodidasker”之类的梦，而不会产生那我们作为起点的“尸体燃烧”的梦。

那么幻觉式的梦究竟如何产生呢？我们只能说它的激动的传播方向是倒向的——它并非指向运动端，反而是向着感觉端，而最终传到知觉的系统。如果我们把清醒时刻潜意识的精神程序形容为进行的（progressive），那么我们就把梦中的称为后退的（regressive^②）。

这个后退（退化）无疑是梦程序的一个心理学上的特征。但我们要记得，这不单只发生在梦中而已，回忆和正常思考的程序亦同样需要精神装置的此种后退作用——由一些繁杂的概念回到建构成它们的记忆痕迹的原料上。但是在清醒的时刻，这种后退作用不会超过记忆影像（memory image），它不会使知觉影像产生幻觉式的重现。为什么梦中就可能呢？在提到梦的凝缩作用时，我们不得不假设某个概念所附着的强度可以借着梦之运作而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上。也许就是这个正常精神程序的改变使得感觉系统的传导得以反向，由思想概念开始，一直到达完全鲜明的感觉上。

希望在讨论目前这名词的重要性时，我们没有欺骗自己。因为我们所做的事

① 如果对这直线的图表想加以更进一步的分化，那么就必须假定前意识的前面还有意识（consciousness），换句话说，就是感觉等于意识（Pcpt = Cons）。

② 最早提到后退的是13世纪一位学者Abertus Magnus。他说：“想象借着储藏的感觉印象造成了梦，而梦产生的步骤和清醒时刻恰好相反。”

不过是在命名一个错综复杂的现象而已。在梦中，当概念借着后退而变成原来的感觉影像时，我们把它称为“后退”，如果这名字不带来一些新知，那么它的命名又有什么好处呢？我相信“后退”这名词对我们是有用的，因为至少它连接了一个我们借着图解早就知道的事实（在这个图解中，精神装置是具有方向的）。现在，这图解可要首次给我们带来好处了，因为只要再对它细察一下（不必再进一步推论），我们就可以发现梦的另一个特征。如果把梦看为这假想精神装置的“后退”现象，那么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所有的梦思的逻辑关系在梦的活动中会消失殆尽，或者难以表达出来。因为根据我们的图像，这些关系并不存在于第一个记忆系统，而是存在于后来的系统上，因此在后退为感觉形象的时候，它们必然失去表达力。在后退现象中，梦思的建构溶解为原先的材料。

什么改变使得这白天不可能的后退现象得以产生呢？对此点，我们不得不满足于这一些假定。这时每个系统必定在能量上有所改变，以致会更容易或更不容易激动，而在这种装置上很多方法都可以产生同样激动通道（excitation passage）的改变。首先自然是睡觉状态对感觉端所产生的能力变化。在白天，有一道连续不断的激动由此系统的感觉端流向运动端；晚上，这道激动流停止了，因此再也不能阻挡激动的反向传导。根据某些作家的意见，与外间世界隔绝可以解释梦的心理特征。在解释梦的后退现象时，我们必须考虑其他病态状况下的后退（退化）现象。对这些状况，刚才的解释根本用不上。因为虽然感觉流（sensory currents）一直不间断，后退现象仍然产生。对于歇斯底里症和妄想症及正常情况的幻影，我的解释仍然是“后退现象”——即思想移形为影像——但能够产生此种移形的思想，是与那些被潜抑或者是处在潜意识中的记忆密切相连的。

譬如说，我有一位最年轻的歇斯底里病人（一位十二岁的男孩），他因为受到一个红眼青面人的恐吓而不能入睡。这现象的缘由是他四年以来得自另一男孩的潜抑的记忆（虽然这有时会到意识层）。那位男孩送他一份关于孩童坏习惯所产生恶果的警世画，包括手淫在内。我的病人现在正因为这习惯而自责。他妈妈当时曾形容她这位行为不检的孩子为红眼青面（红眼圈）。这就是他幻影的来由，而这又恰好提醒了他妈妈的另一个预言——这类的孩子长大后会变成傻子，在学校里学不到东西，而且很早就会夭折。我这小病人实现了这预言的前一部分，因为他在学校成绩毫无进展。而由他的自由联想看来，他正



害怕另一半的实现。（我要多说一点）在经过治疗后他能够入睡了，神经质消失，而在学年结束时，他得到优异的成绩。

这里，我要解释另一位歇斯底里病人（四十岁的妇人）告诉我在她生病以后的一个幻影。一天早上，她睁开眼睛，发现她兄弟在房间内（虽然知道他正在一个疯人院内）。她的小儿子在她旁边睡着，为了使这孩子免于因为看见舅舅而发生痉挛，她用床单盖住他的脸。这时那个幻影消失了。这个幻影其实是她孩童时期记忆的一个翻版，此记忆虽然是意识的，不过和她脑海中的潜意识材料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她的保姆曾经提起她的母亲（她很年轻就死去了，当时我的病人不过十八个月大），说她（母亲）患有癫痫或是歇斯底里性痉挛，而这要归咎到她弟弟（即病人的叔叔）以一床单罩头扮鬼恐吓的结果。因此这幻影和她的记忆具有相同的元素：弟弟的出现、床单、恐吓以及其后果。唯一不同的是，这些元素重组成另一种内容，而且转移到别人身上。而明显的动机（或者是它所取代的思想）是她害怕这位极端像舅舅的儿子会步他的后尘。

我所引用的这两个例子并不完全和睡眠脱离关系，因此对我想要用它们证明的事来说，以它们为例子并非很适当。因此我要向读者提起一位患有幻觉性妄想的女病人的分析，以及我仍未发表的对心理症病人的心理研究。在这种种思想后退移形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记忆的力量不可小看，尤其那些源自童年时期而被潜抑或者留在意识的记忆，这记忆把那和它关联而且被审查制度禁锢的思想拖入后退现象中，即是使它像记忆那样呈现出来。另外，在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几个事实，即当我们把幼童时期的影像（不管是记忆或幻想）提升到意识层面时，它们是幻觉般地被看到，而这特质只有在用文字报告的过程中才消失。我们还发现，在那些记忆很少是“视觉”的人，他们对孩童时早期回忆一直保留着鲜明的视觉状态。

如果我们不忘掉孩童经验以及源于它们的幻想占据了梦思的大部分，同时又注意到这些经验的碎片常常在梦中出现，以及许多梦的愿望皆源于它们，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在梦中思想之所以转变为视觉形象，也许就是由于这些视觉记忆渴求复活，加压于那些被摒除于意识之外的思想，并挣扎着寻求表达而产生吸引的结果。由这观点看，我们可以把这些梦形容成为一种幼童时期景物的替代品，因移形到最近的材料而被加以变更。幼童时期的景物不能靠自己复活，因此只好满足于成为一个梦。

可以这么说，幼童时期的景物（或者是它们幻想的产生）能够成为梦的模型，那么休奈尔以及他的信徒所谓内源刺激的假说就变成多余了。休奈尔（1861年）假定梦中呈现特别明显或者特别多的视觉元素时，梦者一定处在一种“视觉刺激”的状态下，即是视觉器官受到了内源的刺激。我们不必摒弃这假说，这种激动状态是由某个记忆所引起的，同时也是某个曾经是视觉刺激的复活。我不能由自己经验中举出产生此种结果的幼童记忆。我认为自己梦中的感觉成分比别人的少。但是在我这几年当中最鲜明的与最美丽的梦里，我不难由梦里的幻觉式清晰（hallucinatory clarity）当中溯源到最近或者是近期印象中的感觉部分。我记录下一个梦，里面有蔚蓝色的海水，船上烟囱冒出来的褐色煤烟，以及深褐色和红色的建筑物——这带给我极深刻的印象。如果论来源的话，那么此梦必定可以追溯到某个视觉刺激。但是，什么东西使我的视觉器官产生此种刺激状态呢？这是一个和以前许多系列的印象相联合的近期印象所造成的。我所梦见的颜色就是前天孩子们用玩具砖头堆砌成向我炫耀的精致建筑物的颜色。那些大砖头同样是深红色，而小一点的也是同样的蓝色和褐色。这和我上次游历意大利时的色彩印象有关：浅湖以及Isonzo的美丽蓝色和Carso的褐色（即Trieste背后的灰石台地）。梦里的漂亮颜色不过是记忆的重复罢了。

让我们摘录由这梦的特征（即将概念内容投射为影像的力量）所学到的东西。我们也许没有利用已知心理学定律来解释这梦运作的特征，但我们已把它挑出来并形容为“后退现象”。当发生后退现象时，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抗拒思想以正常途径进入意识层的阻抗作用，并且也是具有鲜明视觉感的记忆产生吸引的结果。感觉器官在白天源源不断产生的进行性激流，当它们在晚间停止产生的情况下，也许会促进着“后退现象”的产生。在别种后退状况下，由于没有这辅助力量，所以引起后退的动机强度就要来得更大了。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在梦中或者是病态情况下的后退，其能力的转移必定和正常的精神生活有所不同。因为在前者，它可以使感觉系统产生完全的幻觉，而我前面对梦运作的“表现力”的讨论，也许可以认为是梦思所引起视觉景色的选择性吸引。

另外，后退现象在形成心理症症状的理论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不亚于那存在于梦中的。因此我们可以分辨三种后退（退化）现象：1. 区域性的后退现象（topographical regression），这是指我们在 \emptyset 系统中所讨论的；2. 时间性的后退



现象 (temporal regression), 指对后退至古老的精神架构而言; 3. 形式的后退现象 (formal regression), 指原始的表达与表现方法替代了常用的。这三种后退现象基本上说来是一个,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起产生。因为那些较古老的 (时间上说来) 也是较原始的, 而且就精神区域学来说也更接近感觉端。

在结束对梦中后退 (退化) 现象的讨论时, 我们必须提起一个不断向我们冲击的观念 (在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心理症时, 这观念会再度以不同的强度出现): 整个说来, 梦是退化到梦者最早期情况的例子, 是梦者童年以及当时盛行的冲动和表达方式的复活。在这童年的背后, 我们可以看见种族进化的童年 (phylogenetic childhood) ——一个人类进化的图像, 而个体的发展不过是生命的偶然情况的一个简短的重复而已。我不禁觉得尼采的话是对的, 他说梦中“存在着一种原始人性, 而我们不再能直达那里”。我们也许能期望由梦中去了解人类的古老传说。关于他那天赋的精神的了解。也许梦和心理症保留着比我们期待的更多的精神古物, 因此对那些关心并且想重建人类起源的最早以及最黑暗时期的种种科学来说, 精神分析是最有价值的。

也许我们对第一部分的梦的心理研究感到不满意, 不过我们应该这样安慰自己: 毕竟我们是向黑暗进军呀! 只要我们的起步不错, 由别的方法必定也能到达同一结论, 那么也许有一天我们对自己的发现会感到比较满意。

(三) 愿望满足

本章开头所引述的燃烧童尸的梦, 使我们有个好机会来考虑“梦是愿望满足”这理论所面对的困难。当然, 如果有人说梦单单只是愿望满足, 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惊奇的——这不单单因为和焦虑的梦相反。当前面的分析显露梦的背后还隐匿着意义与精神价值时,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意义是如此统一的 (单元化的)。根据亚理士多德那个正确但简短的定义: “梦是一种持续到睡眠状态中的思想。”既然我们白天的思想程序能产生那么多的精神活动, 诸如判断、推论、否定、期待、意念等等, 为什么在晚间就把自己单单限制于愿望的产生呢? 相反的, 不是有许多梦显示出其他不同的精神活动吗? 譬如说“忧虑”。而本章开头那个燃烧童尸的梦不就是这样梦吗? 当火焰的光芒照射在这位睡着的父亲的眼睑上, 他立即推演出这样的结论: 也许一支蜡烛掉在他儿子身上, 并且将

尸体烧了起来。他把这结论转变成梦，并且将它装扮成现在时的一种情境。此梦的哪个部分是属于愿望满足呢？在这个例子中难道我们看不出，由清醒时刻持续而来的思想或者是新的感觉刺激具有垄断式的影响力吗？

这些考虑都很对。我们不得不更进一步地去研究愿望满足在梦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持续入梦的清醒时刻的思想究竟带有何种意义。

我们早就根据愿望满足而把梦分成两类：第一类很明显地表露出愿望满足，而另一类梦的愿望满足不但不易觉察出来，而且往往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去掩饰。在后者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审查制度影响的结果。那些具有不伪装的愿望的梦大部分发生于孩童，不过，简短而且明明白白是愿望满足的梦也似乎（我要强调这个字眼）一样会发生在成人身上。

接下来要问的是，梦中的愿望究竟源于何处？在提出此问题时，我们脑海中究竟还浮现出其他什么可能的种类，或者完全相反的影像呢？我想这个显著的对比是白天的意识生活和那潜意识的精神活动（只有晚间才会引起我们注意）。对于此种意愿，我想到三种可能的起源：1. 它也许在白天即受到激动，不过却因为外在的理由无法满足，因此把一个被承认但却未满足的意愿给晚上；2. 它也许源于白天，但却遭受排斥，因此留给夜间的是一个不满足而且被潜抑的愿望；3. 也许和白天全然无关，它是一些受到潜抑，并且只有在夜间才活动的愿望。如果再转到前面那个精神装置的图解上，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愿望的缘起勾画出来：第一种愿望起于前意识，第二种愿望从意识中被赶到潜意识去，第三种愿望冲动无法突破潜意识的系统。现在问题是，这些不同起源的愿望对梦来说是否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而且是否有同样的力量促使梦的产生。

如果把所有已知的梦在脑海内思索，那么我们立刻要加上第四个愿望的起源，就是晚间随时产生的愿望冲动（譬如说，口渴或者是性需求）。我们认为梦愿望的源起并不影响它促成梦的能力。我又想起那小女孩因为在白天延迟了游湖的计划而做的梦，和其他我记录下的孩童的梦，我把它解释为前一天未满足但也没有被潜抑的愿望。至于那些白天受潜抑的愿望，在晚上化而为梦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对此类梦我只想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梦者是个很喜欢捉弄别人的女士。有一次一位比她年轻的朋友刚刚订婚，许多熟人问她：“你认识他吗？你对他的印象如何？”她的答案都是一些应酬的赞语，而实际上她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批评，虽然她很愿照实说出来——即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人。当天晚上她梦见别人问她同样的问题，而她以此公式回答：“如果再订购的话，只要写上编号就行了。”经过分析无数的例子后，我们发现如果梦曾经被伪装，那么其愿望必定是源于潜意识，而且在白天是无法觉察到的。因此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所有的愿望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与力量。

但事实是相反的。虽然我无法在此提出任何证明，不过我却要强调这假定，即梦愿望的选择是更加严格的。当然，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由孩童的梦证实白天不能满足的意愿能够促使梦的产生。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只是孩童的愿望，是孩童所特有的力量。我很怀疑成人白天没有满足的愿望是否足以产生梦。我宁可这么想：当我们学会以理智来控制本能生活（instinctual life）后，我们愈来愈不能形成或保有这种对孩童来说是很自然的强烈愿望。对于此点当然会有个人间的差异，有些人能把这种幼童式的精神程序保留得更久些——这就像那本来很鲜明的视觉想象力的逐渐衰微一样。不过一般说来，我认为一个白天未被满足的愿望是无法使成人产生梦的。我随时准备这么说，源于意识层的愿望会促成梦的产生，不过却也仅止于此而已。如果前意识的愿望无法得到别处来的援助，梦是无法产生的。

它的来源实际上是潜意识。我相信意识的愿望只有在得到潜意识中相似意愿的加强后才成功地产生梦。由心理症病人的精神分析看来，我相信这些潜意识的愿望永远是活动的，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会和意识的愿望结成联盟，并且将自己那较强的力量转移到较弱的后者上^①。因此表面看来意识的愿望独自产生了梦，不过由梦形成的某些不显眼的特征可以看出潜意识的痕迹。这些永远的活动、永不灭亡的潜意识愿望使我想起那有关帝坦族人（Titans）的神话故事：已经记不清楚到底经过多少年代，这些被胜利神祇以巨大山岳埋在地底的族人，仍然不时因为他们那强劲的四肢的痉挛而造成大地的震颤。不过根据心理症心理研究，我们知道这些遭受潜抑的梦都是源于幼童时期。因此我想把刚才下的结论（即梦愿望的起源是没有关系的）取消，代之以另一个：梦中呈现的愿望一定是幼童时期的。在成人，它源于潜意识，而孩童由于前意识和潜意识之间仍未有分界（仍未有审查制度的产生），或者只是在慢慢地分化，仍未

① 它们和所有那些真正属于潜意识的精神活动（即是属于潜意识者）一样，都具有此种不可毁灭的性质。这些通道只要一打开，就永远畅通无阻，不会因为荒废不用而封闭。只要受到潜意识刺激的重新截击，他们就会继续将这激动的程序引发。如果允许我用个比喻的话，这就和奥德赛的歼灭地底世界的鬼怪一样——这些鬼怪只要再饮到人血就会重生。那些前意识系统中的程序，以此观点看则是可以破坏的。对于心理症病人的心理治疗原则即建基在这不同点上。

清楚，所以它的愿望是清醒时刻的未满足且未加以潜抑的意愿，我知道这结论不会绝对正确，不过却常常属实（即使在一些我们不怀疑的例子中），因此当做是一般性的推论，倒也未尝不可。

所以，我认为清醒时刻的愿望冲动（wish-impulses）在梦形成的时候是被放置在次要的地位。除了是梦内容的赞助者之外（供给一些真实感觉的材料），我不知道它们还有什么作用。现在我将以同样的思路去考虑那些白天留下来的精神刺激（但并非愿望）。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将清醒时刻思想的潜能暂时停止。能够如此做的人都能睡得很好，拿破仑一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们并非经常能够成功，或者完全成功。——引起仍未解决的问题，令人头痛的烦恼，太过强烈的印象——这一类的事情甚至使思想的活动持续至睡眠，并且把持了那我们称为前意识系统的精神活动。我们可以把这持续入梦的思想冲动分成下面几类：

1. 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无法在白天达至结论者；
2. 那些因为我们智慧的不足，而无法完全处理者；
3. 那些在白天被排挤与潜抑者；
4. 由于前意识在白天的作用使这处在潜意识中的愿型往往是强有力的激动者；
5. 那些无关紧要的白天印象。因为无关紧要所以未被处理者。

我们毋须低估那些由白天残留下来而入梦的精神强度的重要性，特别是那种白天未解决的问题。我们确知此种激动在晚间仍然继续为表现而挣扎，而我们也可以同样的自信来假定，在睡眠状态之下，前意识的活动不按正常途径进行到意识界。晚间，如果我们的思想以正常的途径通往意识层，那么我们一定没有睡着。我不知道睡眠状态到底会给前意识带来什么变化^①，但无疑的，此特殊系统在睡眠时的能量变化一定是造成睡眠的心理特征（而这系统亦控制了行动的能力）。不过在睡眠时却瘫痪了。另一方面，除了潜意识续发性的变化外，没有任何的缘由可以造成前意识的激动。而前意识的激动必须得到潜意识的加强，同时必须和潜意识一起携手通过迂回的通路。但前一天在前意识的遗留物究竟对梦有何影响呢？无疑的，它们必定大量地寻求入梦的途径，即使在

^① 我曾企图更进一步地了解睡眠时所盛行的事物，以及幻觉的情况。这些努力都记载在我的论文《对于梦理论的一些后设心理学上的补充》上（1917年）。



夜间也想利用梦内容来进入意识层。的确，它们有时控制住梦的整个内容，并且迫使它进行白天未完成的活动。这些白天的遗留物除了愿望外，自然还有别的性质。在这里我们要观察他们到底要满足何种条件才能进入梦中。这是很重要的，也许和“梦是愿望满足”的这个理论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让我们以一个前面提过的梦为例吧。我梦见我的朋友奥图的脸色显出忧虑，这忧虑就像和他有关的其他事情一样，令我感到非常关切。我想这一定和我一起入睡，我也许很焦虑地想知道他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劲。这个忧虑终于在做梦的那个晚上得以表露——其内容不但无意义而且也非愿望满足。于是我开始调查这忧虑不恰当的表现（即梦）的来源。经过分析后，我发现自己将这朋友和L男爵（Baron L.）仿同，而我则和R教授仿同。对于选择这特殊的替代，我只有一个理由解释，我一定整天都在潜意识内向R教授仿同，因为借着仿同作用，我孩童时期不朽的愿望——自大狂的愿望才得以满足。而对我朋友的仇视（在白天一定受到排挤）则浑水摸鱼，取得机会而窜入梦中，但我日间的忧虑亦借着一些替代品而在梦内空间中表露出来。这白天的思想（并非愿望，反而是忧虑）和在潜意识受到潜抑的幼童时期思想相关联的结果，使它得以（经过适当的化妆后）进入意识层。这忧虑愈是擅权，那么连接的力量就愈大；而这忧虑和愿望之间并不需要有任何的关联。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例子中的确是如此。

也许，再继续对这问题加以考虑是有必要的——即如果梦思的材料和愿望满足刚好相反时——如一些适当的忧虑、痛苦的反省、困扰的现实，梦会变为怎样？可能的结果可略分为二：1. 梦的运作成功地以相反观念取代了所有的痛苦概念，因此这点我不必多说了；2. 这痛苦的经验也许能进入显梦，虽然经过修饰，不过却能或多或少地被认出来。就是这类的梦使我们怀疑梦是愿望满足这理论的真实度。因此需要再继续探讨。对这种带有令人困扰的内容的梦，我们的反应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具有整个困扰情况所涵盖的痛苦感情，甚至发展成焦虑或惊醒。

不过，由分析结果看来，这些令人不快的梦，也和别的梦一样，同是愿望满足。一个属于潜意识而且受压抑的意愿（它的满足对自我来说是痛苦的）在白天痛苦经验的不断激发下，把握时机支援它们，因此使它们得以入梦。在第一种情形下，潜意识和意识与愿望相符合。在第二种情形下，意识与潜意识（潜抑与自我）之间的不调和则被泄露了。而这就像神仙给那对夫妇的三个愿

望满足的情况一样。这种潜抑愿望得以呈现后所带来的极大满足也许能够中和那白天遗留物所附带的不快。在此种情况下，梦者的感觉是漠不关心，虽然它同时满足了愿望和恐惧。或者睡觉时的自我在梦的形成中占据一个更有力的地位，在此对那潜抑愿望的满足产生强烈的悔恨，甚至会以焦虑感来中止梦进行。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不愉快的梦和焦虑的梦同样是愿望满足，这和我们的理论一致，而且这和那些明明白白是愿望满足的梦没两样。

不愉快的梦也许是种处罚的梦。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对这种梦的认识使我们梦的理论增加许多新知。在这些梦中得以满足的也同样是潜意识的意愿。换句话说，这个愿望要处罚梦者，因为他拥有一个被禁忌的冲动。到目前为止，这些梦还能满足下面这些条件：梦形成的动力，必须由属于潜意识的某个愿望所提供。但是经过仔细的心理解析后，我们发现它们和其他愿望的梦有所不同。在第二类情况下，梦形成的愿望是属于潜意识并且受到了压抑的。但在处罚的梦中，虽然同样属于潜意识，不过并非潜抑，而是属于“自我”的。因此，处罚的梦显示自我在梦形成上也许占有更大的分量。如果我们以“自我”和“潜抑”来取代“意识”的对比，那么梦形成的机能也许会更清楚些。不过在这样说以前，我们必须知道心理症的产生原因，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不能这么做。我要强调的是，处罚的梦不一定源自白天发生的痛苦事件。相反的，当梦者感到自在时最容易发生——白天的遗物是一些令人满意的思想，不过它们所表达的满足是被禁忌的。这些思想不能在显梦中发现，除了其反面以外，而这就和前述第一类的梦相同。因此处罚的梦的特征是：其梦形成的愿望并不源于潜抑的材料（虽然是在潜意识中），而是因它引起的处罚意愿——属于自我但同时也是潜意识的（即是前意识^①）。

293

这里我想报告一个自己的梦，来说明前面所说的话，尤其是关于梦的运作如何处理前一天的余痛。

开始是很不明显的。我告诉我太太，我有些消息要说给她听，那是一些非常特别的事。她害怕起来，并且说她不想听。我向她保证这些消息一定会使她高兴，于是开始向她叙述我们那孩子所属的军团寄来一笔钱（五千kronen）^②……一

① 这是后来“精神分析”所谓的超我（super-ego）。

② 一种德国金币。一个krone相当于十马克。



些关于优异的表现 (distinction) ……分布 (distinction) ……。这时我和她走进一间小房间 (看来有点像仓库)，去找些东西。突然我看见孩子出现。他没有穿制服，而是穿着绷得紧紧的运动服，(像只海豹?) 还戴着顶小帽。他爬上碗柜旁边的篮子，似乎想把什么东两放在柜子上。我叫他，他没有回答。看来他的脸或额部被绷带缚着，他用手在嘴巴里搅动半天，把一些东西推进去。他的头发亦闪着灰色光芒。我想：“难道他已经损耗得那么厉害吗？他也有了假牙？”我还没有来得及再叫他一次，就醒过来，并不感到焦虑，但却心跳得厉害，这时手表指着：早晨2点30分。

要完全加以解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强调几个重点。前一天的痛苦期待产生了这个梦——我们又一个星期没有接到在前线抗战的孩子的讯息了！我们很容易由梦的内容看出来，他不是受伤便是被杀害。在梦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出来，梦运作很辛勤地以一些相反的事物来取代那些令人困扰的思想。如我要说一些令人非常愉快的消息——关于寄来的钱……优异……分布（这笔钱源于我行医时的一件令人满意的事迹。因此想要把此梦拖离原来的主题），但是这努力失败了。我的太太怀疑一些可怕的事，拒绝听我说。这个梦的伪装太过浅薄，因此它想压抑的事到处都被戳破。如果我的孩子战死了，那么他的战友会将他的东西寄回来，而我将把这些东西分给 (distribut) 他的弟妹或者别人，通常优异奖 (distinction) 是颁发给那些光荣战死的军人。因此梦虽然挣扎，但却也表露了它起先想否认的事实，而同时愿望满足的倾向也借着歪曲的形式来呈现（梦中这种场地的改变，无疑的，可以视为塞伯拉所谓的门槛象征）。确实，我无法说出什么东西造成此梦的动机力量（因此表露了我这困扰的思想）。在梦中，我的孩子不是掉下来 (falling, 在战场掉下来，即死去之意)，而是爬上去——事实上，他以前是很优异的登山家。他没有穿制服，反而穿运动装，这表示我现在害怕他发生意外的地方却是他以前发生过的，因为他曾在一次滑雪运动中跌下来，把大腿给摔断了。另外，他的穿着样子使我立刻想起某个年轻人——我们那个可爱的外孙儿，而他那灰头发使我想起后者的父亲——他在战争中度过好难捱的日子：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场地是一个仓库，还有一个他想从那儿拿某些东西的碗柜（在梦中变为“他想放入某些东西”）——这无疑暗示着我自己找来的一件意外。那时我才两三岁，我爬上仓库小房的凳子上，想拿碗柜或桌子上某些好

吃的东西。小凳子被弄翻，它的边缘打中我下巴的后部，想来我那时很可能就把所有的牙齿都敲掉。此回忆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告诫：敲得好（That serves you right）！而这好像是指向此勇敢士兵的敌意冲动。借着更深层的分析，我发现那隐匿着的冲动竟在我孩子的可怕意外事件中得到满足——这是老头子对年轻人的嫉妒（而在真实生活中，他却认为自己完全地把它压制着）。毫无疑问的，悲痛的感情——像这种灾难确实发生后所带来的——为了取得了一些慰藉必定会找寻此种潜抑的愿望满足。

我现在能很清楚地区别潜意识对梦所扮演的角色：我不得不承认有一大类的梦，其产生的原因大部分或完全源于白天生活的遗留物。让我们再回到奥图的梦。如果我因对朋友健康情况的忧虑而不能持续入眠，那么那个期待自己将升为教授的愿望也许就会使我安安静静地睡过整个晚上。但单单忧虑本身也不能造成梦。梦形成所需的动力必须由愿望来提供，而要怎样才能捉住一个愿望来作为梦的动力来源，这就是忧虑的事了。

也许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说明这种情况。白天的思潮在梦中扮演着一种企业家的角色。但就如一般人所说的，企业家虽有头脑，如果没有资本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他需要一位资本家来支持各项费用，而这个资本家毫无疑问而且一定是源于潜意识的愿望——不管清醒时刻的思想是何种性质。

有时候资本家本身就是企业家。在梦中，这是常见的。一个潜意识的愿望被白天活动煽动起来而形成梦。另外，我这个类比中各种可能的经济情况，在梦中都可找到对应的地方。企业家本身也许亦下些小投资。几个企业家也许共同寻求一个资本家的援助，或者几个资本家联合支持某企业家以资金。同样的，我们见过具有许多愿望的梦。还有其他相类似的情况，可以一一道来，不过对此我们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兴趣。我们以后将更详细论及梦的愿望。

上述类比的第三种比较元素，即企业家所能动用的那笔适当的资金（在类比中是资金，在梦中则是精神能量），对形成梦构造的细部仍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前述的转移作用中我曾指出，在梦中都可找到一个感觉强度特别鲜明的中心点。一般说来，这个中心点就是愿望满足的直接呈现，因为如果把梦运作的转移作用除去后，我们将发现梦思各元素的精神强度都被梦内容各元素的感觉强度所置换。而邻近愿望满足的元素和它的意义毫无关系，它们不过是



和愿望相反且令人困扰的思想的衍生物而已。它们是借着与中心元素的人造成联系而得到足够的强度，而得以在梦中呈现。所以愿望满足得以表现的力量并非集中一点，而是像球形般地扩散在四周。它所包围的一切元素——包括那些本身不具有意义的——因此都有足够的力量得以表现。在那具有数个愿望的梦里，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将个别愿望满足的范围界定出来，而梦中的沟隙则是这些范围之间的边界地带。

虽然前述的讨论减少了白天遗留物在梦中所占据的重要性，但还是值得给它们更多的注意。它们一定是梦形成的重要成分，因为我们由经验中发现这令人惊异的事实，即每个梦内容都和最近的白天印象——通常是最不明显的——有所联系。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解释为何这是需要的。当我们把潜意识愿望所扮演的部分记在脑子里，同时到心理症病人那里去找资料，那么这必要性就很明显了。由心理症病人那里我们知道潜意识的概念本身是涌进前意识的，因此只能借着和已经是属于前意识的无邪概念发生关联，同时把自己的强度转移过去，掩盖着自己，从而对前意识加以影响，这就是转移作用^①。它可以解释心理症病人精神生活的许多现象。这无端获取极大强度的前意识概念，虽然被转移，也许并没有受到改变，也许会因为受到那转移内容的压力而被修饰。我希望各位能原谅我由日常生活中取得类比。我认为这个受潜抑的观念和在奥地利的美国牙医师相似，他无法在这里开业，除非他请一位合法的医师代他签字，并且在法律上“庇护”他。就像成功的开业医师很少和这种牙医师结成联盟，那些在前意识中就已经吸引广大注意的前意识或意识的概念也不会被选上与潜抑的概念联合。因此潜意识比较喜欢和前意识那些不被注意、漠视或刚被打入冷宫（排挤）的概念攀上关系。在关联的条规中，有一条大家很熟悉（由经验加以证实）：如果概念在某方向得到很密切的联系时，它会排挤其他的各种新联系。我以前曾据此建立歇斯底里麻痹的理论。

如果假定由心理分析过程中所发现的对潜抑概念的转移在梦中运作时，我们可以一下子就解决两个梦之谜，即每个梦的分析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新近发生的印象组入梦的结构中，而且这新近的元素通常是琐碎的。这些新近发生而且没有

^① 在后来的论述中，把“转移作用”用来描述另外一种不同（虽然也并非没有关系）的心理程序。首先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发现此种现象，即将原来施于某幼童时期的对象（现在仍然存在潜意识中）转移到现时的一个物象上。

举足轻重地位的元素，其所以会以替代古老梦思的姿态入梦的理由是，它们最不怕阻抗的审查（我在前面曾经提过此事）。虽然这些琐碎元素之所以较易入梦的事实可用不受审查制度阻抗来解释，不过近来发生的事物之所以经常呈现的事实亦指出转移作用存在的必要。这两件事都满足了潜抑的要求（一些仍然不发生关联的材料）——选用那些没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元素是因为它们没有广泛的关联，而选用那些近来的元素则是因为它们还未有时间去形成关联。

因此我们知道这些被分类为无足轻重地位的白天遗留物，不但在梦形成中（如果它有份的话）由潜意识中借来某些东西——（即那些潜抑愿望所具有的本能性力量）而且以一些不可分的东西提供给潜意识——即转移现象所需要的附着点。如果想由此点更深入地探讨心灵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应该更深入了解前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可由心理症的研究上达到，不过梦对此点却毫无帮助。对白天的遗留物，我还有一件事要说，它们毫无疑问是真正的睡眠的打扰者；而梦不但不是，反而保卫着睡眠。我以后将再度回到这论题中。

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讨论梦的愿望：我们追溯到潜意识的来源，并且分析过它们和白天遗留物的关系——而这遗物也许是种愿望，一种精神冲动或者干脆是最近发生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解释各种各样清醒时刻的思潮在梦的形成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甚至以这思想系列为基础，我们亦可以解释这种极端的例子——即梦追求着白天的活动，并且为真实生活中未解决的问题达至称心如意的结论。我们所欠的只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分析其幼童时期或者是潜抑的愿望，借着这愿望的力量使前意识的活动达至如此的成功。但是这一切却不能使我们对此问题，即为何潜意识在睡眠当中除了是愿望满足的动力以外没有提别的什么东西——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问题的解答将使我们更了解愿望的精神性质。我想以前述精神装置的图解来解答。

我们毫不怀疑此精神装置在到达今日的完整性前必定经过长时期的演化过程。让我们先回述其早期的演化过程中的功能。由一些必须以别的角度予以证实的假说看来，这精神装置的力量起先是使自己尽量地避免遭受刺激^①。因此其最早期的构造是根据反射装置的蓝图而制造的，接受的感觉刺激可以很快地

^① 这是所谓的永恒的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在《在快乐原则之外》的前几页曾予以讨论，但在我的早期心理学著述中就已经基本假定了。



经过运动途径而产生反应。不过它所面对的生命危机却干扰着这简单的机能。另一方面这精神装置所以会进一步地发展也是基于此种原因。它首先面对的生命危机是主要的肉体需求。内在需求所产生的激动要由行动中找寻发泄，这可以形容为“内部变化”或者“感情的表露”。如一位饥饿的婴孩会无助地大喊大闹。但情势毫不改变，因为源于内部需求而产生的激动，并非只能产生暂时性冲击的力量而已，它是连续不断的。只有经过某种处理后才能发生改变（如婴孩这个例子，则是经由外来的协助），即达到“满足的经验”后才能使内源之刺激终止。这“满足的经验”的主要成分是一种特别的感觉（在我们这例子当中，则是营养），而它在脑海中所留下的记忆影像自此以后和需求所产生激动的记忆痕迹相关联，并再度唤起此感觉。换句话说，即重新建立第一次满足的情况。此种冲动我们称之为愿望。而感觉的重现即是愿望的满足。由需求产生的刺激直接造成感觉的充盈乃是满足愿望的最短途径，我们也许可以假定一个原始精神装置所确实遵循的途径，即愿望终于幻觉。因此第一种精神活动的目标在于对感觉的仿同^①，即是重复着和满足需求有关的感觉。

生命的痛苦经验一定使此种原始的思想活动变成一种续发而且更合宜的行动。这种经由装置内后退作用的捷径所建立的知觉仿同（perceptual identity）对心灵其他部分的影响和外来的知觉刺激并不一样。因为满足并不能接在它后面，而且需求仍然存在。这种内源的精力充盈只有在不停的产生下才能和外在的刺激具有相同的价值——事实上这种情况可发生在产生幻觉的精神病人以及饥饿幻想的情况下——借着对其愿望对象的附着而消耗整个精神活动。为了更有效地应用此种精神力量，它必须在后退现象仍未完成前将它断绝，使它不超过记忆影像之外，并且能够寻求其他的途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经由外在世界而得到知觉仿同^②。这种抑制后退现象，以及跟着把激动分开来的现象乃成为控制随意运动的第二类系统的工作——第一次将行动导向预期目的上。但是，所有这些复杂的精神活动——由记忆影像到外在世界所建立的知觉仿同——不过只是形成愿望满足（这是经验认为需要的）团团转的途径而已^③。毕竟思想也没有什么，这不过是幻觉式愿望的一种替代品而已。而很明显的，梦必须是愿望满

① 即一些在感觉上和“满足的经验”完全相同者。

② 换句话说，必定有一“现实试验”的方法来试验某一事物是否真实。

③ Le Lorain很正确地表达了梦的愿望满足。他说：“不会产生严重的疲劳，也不会再度经验到那漫长与顽固的挣扎。这挣扎把我们所找寻的愉快都消耗光了。”

足，因为只有愿望才能使我们的精神装置运作。由这观点看来，梦——经由后退现象和短路以满足愿望——不过是我们所保存的精神装置的原始运作方式，这种方式早就因为缺乏效果而被舍弃了。这个曾经一度操纵着清醒的生活的方法——那时候心灵仍然年轻，而且能力不强——现似乎被放逐到晚间去。这就像我们在托儿所中所见的那种被大人舍弃的原始工具——弓和箭。梦是那已经被废除的幼童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此种精神装置的运作方式在正常的清醒情况下是被压抑的，但是在精神病症中却又重新建立，而且在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上，泄露出它们不能满足我们需求的事实^①。

我们很清楚，潜意识的愿望冲动亦企图在白天发生作用。而那转移作用的事实（精神病症亦然）很明显地指出，它们很努力地想在前意识通往意识层的路上挤压出它们的路，并且获得控制行动的力量。因此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审查制度——这个是梦迫使我们去假定的——应当受到我们的承认与尊敬，因为它是我们心理卫生的守护者。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这么想，此守护者在晚间的松弛是一种粗心大意的行为，因为这使得潜意识中的潜抑冲动得以表露，并且使得幻觉式的后退现象再度发生。我想不是，因为这重要的守护者去休息的时候——而我们可证实这睡眠并不很深——它也同时关闭了行动力量的大门。不管那正常状况下被抑制的潜意识冲动在台上如何高视阔步，我们仍无须担心，因为它们是无害的，因为它们不能使那种可以改变外在世界的运动装置产生运动。睡眠保证了那必须加以防守的要塞的安全。但如果这种力量的转移并非因为守护者夜晚的松弛所引起，而是由于它的力量的病态减弱，或者潜意识激动力量的病态加强，同时前意识仍然充满着潜能，通往行动力量之门仍然敞开时，情况就不那么单纯无碍了。在此种情况下，守护者招架不住，潜意识的激动压倒前意识，因为控制了言语和行动，或者强有力地造成幻觉式的退化，从而借着知觉吸引那造成的精神能量分布而指导那并不为它们所设计的精神装置。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精神病。

我们现在最适于再继续搭建心理的骨架。虽然我们停顿在介绍潜意识与前意识这一点上，但是我们有理由再继续谈论我们所谓的“愿望乃是造成梦的唯一精神动力”。我们已经接受了这观念，即梦永远是愿望满足。其理由是它们

^① 我已经在关于这两种主要精神活动——快乐原则与真实原则——的论文中深入讨论过此思想系列。这讨论以后将再论及。



都是潜意识系统的产物，而它的活动除了愿望满足外，没有别的目标；而且除了愿望的冲动外，不拥有别的力量。现在如果我们再坚持一会儿——关于此种基于梦析的事实而设立具深远意义的心理推测——那么就有责任证明此推测将梦置于也能包括别种精神活动的联系上。如果潜意识这个系统存在的话（或者是与它类似而适合于我们讨论的东西），那么梦不可能只是它的唯一表现。每一个梦都可能是愿望满足，但除了梦以外必定还有别种形式的愿望满足。事实上关于所有心理症状的理论亦说明了一点，它们亦可以当做是潜意识愿望的满足^①。我们的解释不过是使梦成为那种类似精神科医师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个成员而已，而且对梦的了解不过显示了精神病学所遭遇问题的纯粹心理学方面的解释。

这一类愿望满足的其他分子，如歇斯底里症，具有一个基本的特征，而此特征不能在梦中发现。在本书常常提到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为了形成歇斯底里的症状，脑海中的两道主流必须要会合。这些症状不单单是一个可实现的潜意识愿望的表露，前意识中必定还有一个满足这个症状的愿望。因此这些症状至少有一两个决定性的因子，各自源起于两个和此冲突有关的系统。就和在梦中一样，它们对更进一步的过度决定并没有限制。据我的了解，这些不来自潜意识的决定性因子，都毫无例外的是对抗潜意识愿望的思想系列，譬如说一种自罚（self—punishment）。于是我可以这么说：歇斯底里症只有在那由不同精神系统源起的两个相反愿望得以在单一的表露中相结合而得到满足的时候才能产生（请和我最近述及的有关歇斯底里症的起源的论文——《歇斯底里幻想以及它和双性（bisexuality）的关系》——相比较）。在这里，例子对我们的帮助不会很大，因为除了非常详细地说明此复杂情况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达至此种结论，因此我将不去证实此论点，只引述一个例子——这是为了使此点更为明了，而非用来证实。我的一位女病人的歇斯底里性呕吐一方面是满足她那青春开始即有的潜意识幻想——即是她会不断地怀孕，生产无数的孩子的愿望。后来还加上一个她和好多男人结合以达到上述结果的愿望。于是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卫护性冲动以对抗这不道德的愿望。而既然呕吐的结果会使她失去美好的身材，因此失去对任何人的吸引力，所以这症状亦能满足那处罚自

^① 或者更正确地说，有一部分的症状和潜意识的愿望满足是相对应，而另一部分则是那些愿望相抗拒的精神结构。

己的思想系列。因为它能满足这两方面，所以就可能成为真实。这和古安息国（Parthian）皇后对待罗马三执政之一的克拉苏（crassus）的方法一样。因为相信他的出征是由于爱好黄金的缘故，所以她下令将熔化的黄金倒入他尸体的口中，然后说：“现在你已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关于梦的事实乃是它们表露了潜意识愿望的满足，而表面看来，操纵大局的前意识似乎在强迫愿望产生某种歪曲之后才允许这种满足。而我们常常不能在梦中找到一个和梦愿望相反的思想系列。只有偶尔在梦中解析才可能看到一些反应物的迹象，譬如在我梦见叔叔（蓄着黄胡子）的梦中，我对朋友R的感情。但是这些遗漏的部分可以在前意识的其他部分找到。梦借着各种扭曲而表达出由潜意识而来的愿望，而那操纵大局的系统退入睡眠的愿望内，觉察那愿望改变辖属于它权力范围内的精神装置的能量，并且在整个睡眠过程中持续地把握着这愿望。

这个属于前意识对睡眠的决定性愿望通常能促进梦的产生，让我们回想本章开头那个父亲的梦，他借着隔壁房间传来的火光，推想到他孩子的身体可能被火烧着。这父亲在梦中达至此推论（而不是在被火光弄醒的时候）。我们曾提出产生此种结果的其中一个精神力量，那瞬间延长他在梦中见到孩子的生命的愿望。而其他源于潜抑部分的愿望也许就脱离了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们无法分析这个梦。但我们可以假设另一个产生此梦的动力是这父亲需要睡眠，他的睡眠（和这孩子的生命一样）因为梦的缘故而增延了一刻。他的动机是“让梦再进行吧，要不然我就得醒过来”。在别的梦中就和此梦一样，想要睡眠的意愿支持了潜意识的愿望。在第三章中我曾经描述了一些表面看来是“方便的梦”。但这些梦都可以应用上述的形容词（即睡眠的意愿）。这种继续睡眠的愿望的操纵最容易在那种“惊醒的梦”中发现——它们把外来刺激加以某种方式的修饰，使这些刺激和睡眠的继续进行不发生冲突；它把刺激编入梦中，因此使它们失去了代表外在世界刺激的能力。同样的愿望一定亦发生于其他的梦中，虽然这种愿望本身就可能使当事人由睡眠中醒来。在某些例子中，当梦见不祥的事时，前意识会这么对意识说：“不要紧！再继续睡吧！毕竟这只是梦而已！”以上这些不过是泛论主要的精神活动对梦所持的态度，虽然事实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必须作如此的结论：在整个睡眠状态中，我们知道自己在做梦，就和知道自己在睡觉一样地确定。我们必须不要太注意下面这相反的论



调，即我们的意识从未想到后者，并且后者也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进入意识中（即当审查制度解除警卫的时候）。

另一方面，有些人在夜晚时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睡觉与做梦，因此似乎具备用意志指导梦的能力。譬如说这种梦者对梦感觉不满意时，他能够不醒过来而将梦中断，然后再从另一个新方向开始。这就像一位通俗的戏剧家在众人压力之下，会把他的戏剧套上一个愉快的结尾。或者在别种情况下，即当梦使他进入一种性兴奋的状态时，他可以自己这么想：“我不要再梦下去，以免遗精而消耗我的精力；我要忍住，而把它留给真实的情况。”

瓦西（Vaschide）所记录的Marquis d' Hervey de Saint-Denys宣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加速其做梦的过程，并且能如愿地把它们转到任意的方向。似乎在他那种情况下，那睡眠的愿望为另一个前意识的愿望所取代——即是观察自己的梦而且去享受它。这种愿望和那种在某些情况被满足后不想起床的愿望（如第六章提到的保姆或者是“被尿湿的保姆”的梦）同样和睡眠不产生冲突。另外，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某人开始对梦有兴趣的话那么他醒后所能记得的梦也就更多了。

费连奇在讨论有关导引梦产生的其他观察中，曾经这么说：“梦从各种角度苦心地修饰着这刹那间占据着心灵的思想。如果某一梦的影像威胁着愿望满足，那么它就会删除此影像，同时又再继续寻找新的解答，直到后来，它终于产生一个能达到此两个心灵机构的愿望的满足。”

（四）由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的梦

现在我们知道，整个晚上前意识都集中精力于睡眠的愿型，因此我们要再进一步了解梦的程序。但首先我要摘录一下我们所了解的部分。

做梦的情况是这样的。它或许是前一天清醒时刻的遗留物，而且没有失去其所含的能量；或者是整个清醒时刻的流动把潜意识中的一个愿望给激励起来；或者是此两种情况的偶合（我们已经讨论过各种可能的情况）。潜意识的愿望和白天的遗留物关联起来，并且产生转移作用——这也许在白天的过程中已经产生，或者要在睡眠状态中才成立。然后这愿望由思想程序必经的正常途径，通过前意识（而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前意识的）努力地冲向意识。但它还是碰上那仍然会发生作用的审查制度，并且受到它的影响。此时它已经被歪曲，

这是借着转移到近期材料所造成的。直到这里，它正在向成为如强迫性思想、妄想或者类似的一些东西（即受到转移作用加强的思想）的路进行，并且因为审查制度的缘故在表达上产生歪曲。但是它进一步的进行却受到前意识睡眠状态的影响（可能这个系统借着减少激动来保卫自己，以免受到侵害），于是梦的程序进入后退的途径，这途径正由于睡眠状态的特殊性质而得以畅通无阻，而各类的记忆吸引它并指导它上路。某些记忆只是以一些视觉的能量存在，并没有变成后来系统（later system）中的字眼。在它的后退的路上，梦程序取得了表现力（以后，我将提到压缩compression的问题。见第七章）。这时候梦已经完成了它迂回旅途的第二部分。旅途的第一部分是进行的，由潜意识的景象或者幻想指向前意识；第二部分则由审查制度的前线再度回到知觉上来。但是当梦程序的内容变为知觉的以后，它就冲破了那个由审查制度与睡眠状态在前意识中所建立的障碍。它很成功地将注意力转向自己，并且使意识对它注意。

因为意识——这个我们认为用来了解精神性质的感觉器官——在清醒时刻中可以由两个方面接受刺激——首先它由整个装置的周边（知觉器官）取得激动的讯息。另外，它还能接受愉快与不愉快的激动——这种激动是精神装置内部和能量转移有关的唯一精神性质。Ø系统中别种程序（这包括前意识）都不具任何精神性质，因此不能是意识的对象，除非它们能将愉快或不愉快带到知觉上去。我们可以如此假定：这种愉快和不愉快的产生，自动调整整个能量的添加过程。但是为了使这精细的调节工作得以进行，于是各程序必须使自己比较不受不愉快的影响。因此，前意识系统必须具有一些能够吸引住意识的性质，而这些性质可能就是前意识程序与语言符号记忆系统（一个并非不具性质的系统）的联系而得来的——因此，本来只是感觉器官的意识就变成思想程序感觉器官的一部分了，于是，产生了两种感觉面，一种是对知觉而言，而另一种则是前意识的思想程序。

我必须假定睡眠状态能使指向前意识的意识感觉面较知觉系统更不容易受到激动。这种夜间对思想程序的失去兴趣具有另外一种意义：思想需要停止，因为前意识需要睡眠。但是一旦梦成为知觉后，它就能借着新获得的性质而刺激着意识。这种感觉刺激促使前意识内一部分可资利用的能量去注意发生激动的原因，这是它的主要功能。因此，我们得承认每个梦都有唤醒的作用——即是它使前意识静止的一部分能量产生活动。在这能量的影响下，梦于是受到我



们所谓的“再度修正”的修饰——关于其性质与可解度。这等于说，此能量把梦和其他知觉内容给予相同的待遇。只要梦材料允许，它亦得到同样的预期性概念。如果这梦程序的第三部分具有方向性，它亦是前进的。

为了避免误解，我想提一提关于梦程序时间上的关系——这也不会是太离题的。无疑的，由毛利（Maury）具有暗示性的关于断头台的梦里，高博（Goblot）提出一个很吸引人的推论。他想要说明梦不过是占据着睡眠与清醒之间的过渡时期。醒来的过程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在这时间内，梦产生了。我们想，也许是这样的，最后梦的影像是如此地强有力以至于把我们弄醒了。事实上，在这刹那间我们已经准备起来了，因此它才具有此种力量。梦是刚刚开始清醒时做的。

杜卡斯（Ducas）曾经指出，高博因为要广泛推论其定理，所以忽视了许多事实。梦发生在我们仍未清醒的时候——如一些我们梦见我们自己做梦的例子。根据我们所有的知识看来，我们不能同意，它只是包括要醒过来的那段时间。相反的第一部分的梦运作可能在白天就已开始了。这是在前意识的控制下进行的其第二部分——审查制度所作的改变，潜意识情景的吸引，以及挣扎着而欲成为知觉的努力——无疑的整个晚上都在进行。由这观点看来，当我们感觉整晚都在做梦，但不晓得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也许并没有错。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认为梦在变为意识以前一直都维持着我所叙述的时间顺序，即首先出现的是转移的梦的强度，然后接着是审查制度的歪曲，再后来就是改变为后退的方向等等。我必须以这种方法来描述，不过实际上却无疑是许多情况（途径）同时发生；激动的摇荡，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直到最后它在某个最有希望的方向集合，而那特殊的某一组就继续留下来。由我个人的某些经验看来，我认为梦的运作需要超过一天一晚的时间才能获得结果。如果这观点确实无误，那么对于“梦形成”所显示的优异才能是不必感到惊讶的。我的意见是，甚至那将梦当做知觉事件来了解的要求亦在梦吸引意识注意以前早就发生作用了。然而由这点开始，梦形成的步伐就开始加速。因为从此刻开始就和任何被感觉到的事件一样，接受同样的对待。这就如放烟火一样，准备的时间要好久，却在一刹那间就放完了。

到这个时候，梦的程序或者已经经由梦运作获得足够的强度以吸引着意识和唤醒了前意识（不管睡了多久，也不管睡得深或是浅），或者其强度仍不足

以达到此点，因此必须继续留存在一种戒备的状态中，直到刚刚要醒过来的前一刻，注意力变得较活跃而与之会合为止。多数的梦都是具有较低价值的精神强度，因为它们都在等待那醒过来的过程。这能解释以下的事实：当我们突然由沉睡中醒过来时，我们第一眼注意到的是梦运作所创造的知觉内容。然后接着才察觉到外在世界提供的知觉内容。

然而具有高度理论与兴趣的梦都是那些能在睡眠的中途将我们弄醒的梦。将这种情况下梦所具有的意义放在脑海中，我们也许会这么问，梦（潜意识愿望）为何具有力量来打扰睡眠（亦即干扰了前意识的愿望）？其解答无疑地存在于那些我们仍不知晓的能量关系上。如果具有此种知识的话，那么也许会发现，让梦自由地发挥及施于梦以或多或少的注意力是一种能量的节省——如果和犹如白天般的紧紧掌握着潜意识的情况比较，由经验看来，即使在晚上使睡眠中断数次，梦和睡眠也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不过起来一回，然后立刻又再睡着了。这就像在睡眠中把一只苍蝇赶走一样，本身就是一种醒过来的现象。如果我们再度入睡，这中断的就被除去了。就像那熟悉的保姆或被尿湿的保姆之梦中所显示的一样，那想睡觉的愿望的满足和维持某种程度的注意力是不相违背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基于对潜意识更多的了解而产生的反对意见。我们曾经断定潜意识是永远活动的。但是又说它们在白天没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被察觉。然而如果睡眠的状态仍然持续着，并且潜意识的愿望亦显示着它够强的能力以创造出梦，同时以之唤醒了前意识，那么为何梦在被觉察到的时候这力量又消失了呢？而且梦会不会继续重现，就像讨厌的苍蝇被赶走后又再不断地飞回来呢？我们又有何权力断定梦驱除了“睡眠的打扰者”呢？

潜意识愿望永远活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它们代表那些常被利用的路途，只要稍微有些激动就行。的确，这种不可毁灭的性质乃是潜意识的程序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潜意识内没有任何东西具有终点，亦没有过时的，或是被遗忘了的东西。在研究心理症病人（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的时候，这点更明显。那导致歇斯底里症产生的潜意识思想途径只要有足够的激动堆积起来，就可能再度重蹈一个三十年前所受到的侮辱。只要它能够进入潜意识的感情内，那么这三十年来的感受就和新近发生的没有两样。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记忆一被触及，它就复活起来，受到激动的充电，然后以发生而得到运动的释放。这正是心理活动治疗所要干涉的地方——它的工作是使潜意识程序能被处理，最后要



把它忘掉。的确，那些逐渐被遗忘的记忆以及那些不再是新鲜的印象所具有的微弱感情，我们向来都把它视为当然，认为是时间对记忆所产生的原本反应，而实际上这是辛劳的努力带来的续发变动。这工作是前意识做的。而精神治疗所能做的仍是将潜意识带到前意识的辖权下。

因此对任何一个特殊的潜意识激动程序都可能产生两种后果。它或者不被理会，在这种情况下它终于会在某个地方产生突破，并因此得到将其激动释放以产生行动的机会，或者它受到前意识的影响，所以其激动不但不会解除，反而受到前意识的束缚。这第三种情况正是那梦程序中所发生的。由前意识而来的潜能（cathexis）在半路和变为知觉的梦相结合（借着意识中被挑起的刺激而产生），将梦的潜意识激动约束住，梦就无法再进行干扰活动。如果梦者真的清醒一会儿的话，他就能赶走那干扰他睡眠的苍蝇。而我们发现这是比较方便以及比较经济的方法——让潜意识的愿望自由发挥，借着打开后退现象之路以产生梦，然后利用前意识运作的一点力量而将此梦束缚，而不必在整个睡眠当中继续不断地把潜意识愿望紧紧束缚住。梦虽然本身不是一个具有意义的程序，但是在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上亦取得一些特定的功能。我们现在将看看这功能是什么。梦使得潜意识那自由不拘的激动受到前意识的控制。在这过程中，它把潜意识的激动给释放了，因此是一种安全的活门，利用一点点清醒时刻的活动来保持前意识的睡眠。因为就像许多的精神构造（它是这些系列的一员）一样，它造成一种妥协，同时服侍两个系统，因而使它们互相谐和适应。如果我们翻过来看第一章中罗勃特（Robert）所提的有关梦的“排泄的理论”，我们甚至在一瞥之下就决定要接受他所谓的梦的功能，虽然他的前提及有关梦程序的观点和我们不同^①。

① 是否这就是梦的唯一功能呢？我不知道别的。梅德（Maeder）曾经尝试显示梦具有其他的续发性功能。他的出发点是基于正确的观察，即某些梦是为了解决冲突，在梦见后真的在真实情况下企图用以解决问题，即梦似乎是清醒时刻行动的试验所。于是他在梦和野兽以及孩子的游戏间画下一道平行线——它们可以被看成是天生本能的练习场所，同时又是后来严肃行动的准备。他并且提出这假说，即梦具有一种“游戏的功能”。在梅德以前，阿德勒（Adler）亦坚持过梦具有一种“事先想好”的性质（我在1905年发表的关于《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部分分析》中那个梦，我们只能把它当做是表达意愿的梦，因为它每晚一直重复地出现，直到这意图被识破为止）。

借着许多的思考，我们就知道所谓梦的“续发性”功能不应该属于任何梦的解析所要讨论的范围。事先想好形成意愿、造就一些问题的可能解答（而这在后来的清醒时刻里被觉察到），以及其他相似的东西，都是心灵中潜意识与前意识的产物；他们也许以“白天的遗留物”的身份持续进入睡眠中，并且和一个潜意识的愿望结合而形成梦。因此所谓梦的“事先想好”的功能不过是前意识清醒时刻思想的一部分，其产物可借着梦的分析以及其他现象而得以察觉。在梦和其他显意很久以来就被混淆在一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小心。免得把梦和隐藏的梦思混为一谈。

上面所谓“至少使两个系统的愿望互相谐和”暗示着梦的功能有时也会失手的。梦开始的时候是对潜意识愿望的满足，但如果这个愿望满足的企图太过激烈地扰乱前意识以至于不能继续睡下去，那么梦就破坏了这妥协的关系，并且不能再进行第二部分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梦完全被中断了，并且变为完全清醒的状态。即使在这状况下，梦虽然看来像是睡眠的打扰者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睡眠的守护者，但这并非真的是梦的过错。这事实大可不必让我们产生此种偏见，而对梦的意义发生怀疑。这并非唯一的例子，对个体来说，那些正常情况下有用的计策在情况发生些许改变后就变为无用而且碍手碍脚的事实是常见的，而且困扰至少具有一种使个体的调节机构注意并且重新调整以应付变化的新功能。当然我现在脑海里所想的是“焦虑的梦”。为了不让别人误解成我一直在逃避这和愿望满足定律的主张有所不同的梦，我将在下面提示一些“焦虑的梦”的解释。

对我们来说，产生焦虑的精神程序亦能满足某个愿望，这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知道可以用这事实来解释，即愿望属于一个系统（潜意识），而它却受到前意识的拒绝与压抑^①。即使是在完整无暇的健康心理中，前意识对潜意识的镇压也并不完全，而这压抑可用来度量我们的正常度。心理症的症状显示出病者这两个系统发生了冲突，这些症状是产生妥协并使二者之间的冲突得以终止的产物。它们一方面让潜意识的激动有发泄的场所，即给它一种发泄口，另一方面它亦让前意识对潜意识有某种程序的控制。在这里考虑歇斯底里症或惧旷症（agoraphobia）的意义是有益的。让我们假设一位神经质的病人无法单独过马路——这个我们很正确地称为“症状”者，如果我们强迫他去做那他认为自己无法做的事情（借以消除他的症状），那么将导致焦虑的发作。而的

① 第二个因素是更重要更深入的，但却同样为一般人所忽视。无疑的，愿望满足必定带来愉快，但是却产生这样的问题：“对谁呢？”当然是指对那位具有此愿望者。不过，据我们所知，梦者和其愿望之间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关系。他排挤并且审查它们。简单说来他毫不喜欢它们。因此其满足不会带来愉快，反而是相反的。由经验看来，这相反的情况以一种焦虑的状态呈现（这是需要更进一步去解释的）。因此梦者和他愿望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将两个完全分开的人以一些重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我要告诉你一个神仙的故事，其情境是和前述的一样。一位善良的神仙答应满足一对贫穷夫妇的头三个愿望，他们很高兴，决定要好好地选择这三个愿望。但是隔邻农舍传来的烤腊肠香味使这妇人动心而想要得到一些。于是在一道闪光之下，她的第一个愿望满足了，而她先生却光火了，在愤怒之下，他希望腊肠挂在太太的鼻尖上。这个愿望也完成了。而腊肠怎样也无法由这新位置中取下来。这是第二个愿望的满足，但它只是男人的愿望，而其实现却使他太太很不舒服。接下来的故事你知道了。既然他们事实上是一体——先生与太太——那么第三个愿望应该是腊肠离开这位女士的鼻子。这种仙故事可以和许多东西发生关联，不过在这里我只想用来说明：如果两个人意见不一致，则其中一人的愿望也许会带给另一人许多的不快。



确惧旷症的导火线往往是马路上发生的焦虑。因此，我们发现症状之所以产生乃是借以避免焦虑的发生。恐惧症就像是竖立着对抗焦虑的碉堡。

如果不去探究感情所扮演的部分，我们的讨论将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完全做到这点。让我们先这样假定，感情对潜意识的压抑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让潜意识自生自灭，它会产生一个具有快乐性质的感情。不过却在受到潜抑成为潜意识后，变为痛苦。而压抑的目的与结果更是阻止此种痛苦的产生。这压抑扩展到潜意识的概念内容，因为痛苦的产生可能由这内容开始。这里我们将以一个有关感情来源而且相当确定的假说来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它被认为相当于运动或分泌功能，不过它的神经分布之论却要在潜意识中去找寻。在前意识的控制下，它被束缚被抑制，以致不能产生感情的冲动。因此，如果来自前意识的能量停止发出，那么潜意识的冲动就有释放出一种不愉快与焦虑感情的危险。

如果此梦的程序能继续进行下去，那么这危险性就会物质化。那些使它得以实现的情况是：潜抑必须早就发生，而压抑愿望的冲动亦要相当壮大。因此这些决定性因子就不在梦形成的心理建构之内。要不是因为我们的论题有一个地方（即使夜间潜意识的释放）和焦虑的产生有关，那么我将要删除有关“焦虑的梦”的讨论，并且因而省略了许多暧昧不清的部分。

我已经一再说过，形成“焦虑的梦”的理论亦是心理症病人心理的一部分。在指出它和梦程序相连的部分后，我们就不再有有什么可做的了。我现在还剩下一件事。既然我曾经断定心理症的焦虑起源于“性”，那么我就要解析一些“焦虑的梦”以显示梦思中所存在的性材料^①。

在这里我有理由将心理症病人的许多例子置于一边而引用一些年轻人的梦。

几十年来我都没有做过真正焦虑的梦，但我仍然记得一个七岁时所做的梦，而我在三十多年后再予以解析，这梦还很鲜明。我在此梦中看见我深爱着的母亲。她的外表看来具有一种特别安静、睡眠的表情，由两个或三个生着鸟嘴巴的人抬入室内，把她放在床上。我醒了过来，又哭又叫。把双亲的睡眠给中断了。那些穿得很奇怪并且奇异的高而且有鸟嘴巴的人，我是由菲利逊

① 下列的某些言论在后来发表对焦虑的观点时，是应该加以修正的。

(Philippson) 圣经^①的插图来找来的。我猜想他们一定是由那些古代埃及坟墓上的凸雕而来的鹰头神祇。另外经过分析后，引出一位坏脾气的男孩，他是一个看门者的孩子。我们小的时候，大家常一起在屋前的草地上玩耍。这个男孩子的名字是菲利普 (Philip)。我好像是由这男孩那里听到有关“性交”的粗鲁名词，而那些受教育的人则用拉丁文字“交媾” (copulate) 来形容此事，在这梦中我则选用鹰头^②。我一定是由那年轻指导员 (他对生命的事已经很熟悉了) 的脸色来猜测此字所具的性的意义。我妈妈梦中的那个样子，则是抄录自祖父死前数天昏迷、喘着气的样子。对于此梦的“再度修正”的解析是我妈妈快要死了，坟墓的凸雕刚好和这配合。我醒来的时候充满焦虑，直到把双亲吵醒以后还不停止吵闹。我记得看到妈妈的脸孔后，心里就突然平静起来，似乎我需要她并没有死去的保证。而此梦“续发的”解析在焦虑的影响下已完成了。我并没有因为梦见妈妈正在死去而感到焦虑，我之所以会产生焦虑是因为在前意识的修订中我已受到焦虑的影响。当我们把潜抑加以考虑的时候，这焦虑之情可以追溯到那含糊但却明显的由梦中视觉内容所表露的性的意味。

一位二十七岁的男人很严重地大病一年后，告诉我他在十一到十三岁之间常常反复地做下面的这个梦。并且感到非常焦虑：一位男人拿着斧头在追赶他，他想要逃开，但他的脚似乎麻痹了，不能移动半步。这是一个常见的焦虑之梦的好例子，而且从来不会被认为是和性有关，在分析的时候，梦者首先想到叔父告诉他的故事 (在那梦第一次发生之后)，那是有关他叔父一天晚上在街头被一位鬼头鬼脑的男人攻击的事。梦者自己由这联想得到以下的结论：他在做梦之前听到一些和这相似的事。至于斧头，他记得在一次劈柴的时候把手指砍伤了。然后他立刻提到和他弟弟的关系。他常常对弟弟不好，将他打倒。他特别记得一次他以长靴踢弟弟的头，流了许多血，然后他母亲对他说：“我害怕有天你会把他杀掉。”当他仍然在思索有关暴力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九岁时候的一件事。某天晚上他父母亲很晚才回来，双双上了床，而他恰好在装睡。不久他即听到喘气声及其他奇怪的声音，他还能够猜出他双亲在床上的姿势。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他将自己和弟弟的关系和父母的此种关系相类比。他把父母亲之间发生的事包含在暴力与挣扎的概念下，并且找到对此观点有利的

① 一本以希伯来文和德文写的旧约版本。在第四章关于申命记 (Deuteronomy) 中有许多木刻的埃及神祇的插图，其中几个长着鸟嘴。

② 关于性，德文的俚语是“vogeln”，而这是由“vogel” (平常指鸟) 变来的。



证据：常在母亲的床上找到血迹。

我可以这么说，成人之间算是家常便饭的性交却会使小孩认为奇怪并且导致焦虑的情绪。这焦虑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这种性激动不能为小孩所了解，并且因为父母之牵涉在内而遭受排挤，所以转移为焦虑。另外我们知道在一个更早的生命过程中，孩子对异性父母的性冲动还未受到压抑，因而曾自由地予以表达。

对于小孩那些晚上发作的恐惧和幻想（*pavor nocturnus*），我毫无怀疑地给予同样的解释。这种例子亦是一种性冲动的问题，因为不被了解以及受到排挤而引起的。而如果把它记录下来也许会显示出发作的周期性，因为性原欲可以因为意外的刺激或者自动的周期性发展而得以加强。

我没有足够的观察材料来证实我这解释^①。

另一方面，小儿科医师不管对孩童的身体还是精神方面都缺少这种了解整个现象的见解。下面我要记录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果不小心被医学神话所蒙蔽，那么就会很容易地将它看错。我要借用底巴克（Debacker）的有关论文“*pavor nocturnus*”。

一位十三岁的男孩，身体不好，感到焦虑与多梦，他的睡眠开始受到困扰，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次从睡眠中惊醒，非常焦虑而且伴随着幻觉。他一直都清楚地记得这些梦。他说那恶魔向他大喊：“啊，我们捉到你了！啊，我们捉到你了！”总是有一种沥青和硫磺的味道，他的皮肤即受到火焰的烧伤。他由梦中醒来时感到非常恐惧，但起先叫都叫不出来。当声音恢复时，他记得自己很清楚地这么说：“不，不，不是我。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或者说：“请不要这样！我不能再做了！”有时又说：“阿伯特（Albert）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后来他拒绝脱衣，因为火焰只有在他不穿衣服的时候才来烧他。当他仍然做着这种恶魔的梦时（这对他的健康是种威胁），他被送来我们的国家。经过十八个月的治疗后，他复原了。有一次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他这么承认：“我不敢承认，但我一直有被针刺的感觉，而且那部分过度的激动使我感到焦虑，好几次我真想由宿舍的窗口跳出去！”

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推论：1. 这男孩曾经手淫过，他或许要否认它，或者为了这坏习惯而要给自己严厉的处罚（他的招供是：“我不再这么做”

① 在我写这本书后，许多这类的材料就陆续出现于精神分析的文献上。

\“阿伯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2. 在青春期来临后, 这种手淫的诱惑又再度经由生殖器官的刺痒感觉而复活了; 3. 现在他产生了对压抑的挣扎, 但他虽将他的原欲压抑下来, 不过却将这移形为焦虑, 而这焦虑则将他以前扬言要处罚自己的方法集合起来。

现在让我们看看原作者的推论:

1. 由这观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青春期可以使一位健康不佳的男孩变得非常软弱, 并且可以产生某种程度的大脑贫血;

2. 这种大脑贫血产生人格化的变化, 产生恶魔式的幻觉, 以及非常剧烈的夜晚焦虑状态(也许还有白天的);

3. 这个男孩的魔鬼妄想和自我谴责要追溯到宗教教育在他小时候所产生的影响;

4. 所有这些症状在相当长的一段乡村之旅后消失了, 这是由于身体的运动以及青春期结束后身体精力的重获所致;

5. 也许这男孩大脑发育的先决影响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因素, 或者是父亲的梅毒感染。

以下是他的结论: “我们把这病例归属于因为营养不足而引起的无热性谵妄(Apyretic delirias), 因为这个症状是由于大脑缺氧所致。”

(五) 原本的与续发的步骤——潜抑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梦的心理, 我给自己找来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对这件事来说, 我的解说力量是很不够的。我一方面只能把这些复杂而又同时产生的元素一个个地加以描述(不能同时进行), 一方面在描述每一点的时候, 又要避免预测它们所依据的理由。像这一类的困难, 都是超出我的力量所能解决范围之内的。在叙述梦的心理时, 我已经忘了提出这些观点的历史性发展, 对这些我必须予以补偿。虽然我对梦这问题的探讨方向, 是根据以前对心理症病人的研究而定的, 但我并不想把后者当做我目前这工作的引证基础, 虽然一直想这么做, 不过我却想以反方向进行, 即以梦来作为对心理症病人心理研究的探讨方向, 我知道读者将遭遇许多困难, 不过我却找不到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些困难。

由于我对这些问题的不满意, 我很愿意在此稍为暂停一下, 以便能考虑别



的观点，它们似乎对我的努力给予较大的价值。就像在第一章中所描述过的一样，我发现自己正在面对着一个各派作家各具有完全不同意见的论题。在对梦这问题的处理上，我们都能将主要的矛盾给予合理的解答。我们只反对其中的两个观点——所谓梦是一种“无意义的过程”，以及它是属于肉体的。除了这两点以外，我都能在自己的复杂论题中各自证实了这些相互矛盾的意见，并且指出它们都照亮了部分的真实。

关于梦是清醒时刻的兴趣冲动的持续，可由发现到的隐匿的梦思予以证实，而这又和那些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与兴趣的事情发生关联。梦永远不会为小事忧心。不过我们又接受相反的意见，即梦收集白天各种无关痛痒的遗留物，而它们不能把握白天任何重大的兴趣，除非它们和清醒时刻的活动分开。我们发现对梦的内容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它借着伪装而将梦思的表达给予改变。由于联想机制的原因，我们知道梦的程序比较容易控制住近期或者毫无关系的概念性材料（而这远未被清醒时刻的思潮所封禁）；而它亦因为审查制度的原因，将精神强度由一些重要但又遭受反对的对象转移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至于梦具有“过强的记忆”（hypermnestic）以及和幼童时期的材料有关的事实，早就成为我们梦的定理的基石——在我们梦的理论中，源于幼童时期的愿望是梦的形成所不可缺少的动力。

自然我们毋须怀疑睡眠时外来刺激所具有的意义（这曾经用实验加以证实），不过我们曾经指出这些材料和梦愿望的关系，相当于白天活动中持续入眠的思想遗留物一样，我们亦没有理由反对这个观点——梦对客观感觉刺激的解释和错觉一样——不过我们已找到产生此种解说的动机。这些理由都被其他的作者忽略了。对于这些感觉刺激的解说是这样的——不去打扰睡眠，并且用来满足愿望。至于感觉器官在睡眠时感受到的主观性刺激状态，曾由拉德（Trumbull Ladd）先生予以确定。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做梦的一个特殊来源，但我们却可以利用那在梦背后活动的记忆的后退（退化）性复生来解释这种激动。

至于那些内脏器官的感觉——曾经一度是解释梦的主要论点——也在我们的概念中占据一席之地，虽然不很重要。这种感觉——如落下来、浮游或者被抑禁的感觉——是一种随时“待命出发”的材料，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合乎需

要，梦的运作都会利用它来作为梦思的表达。

我们相信梦的程序是快速而且同时发生的。这个观点，如果以“意识对已造好的梦内容的察觉”来看是正确无讹的，不过在这以前的梦程序可能是缓慢而且具有波动性的。至于梦之谜——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压缩大量的材料的疑问——我们的解释是，它们把心灵内那些已经做好的构造拿来就用。

我们知道梦都是伪装的，并且受到记忆的切割（multislated），不过这并不造成阻碍，因为它不过是梦开始形成的那一刻就已存在的伪装活动的公开，而且是最后的一部分。

关于那令人失望以及表面看来是无法达到的妥协的争论——心灵在晚间是否亦睡觉，或者它仍然像白天一样地统帅着各种精神机构——我们发现二者都对，但并非全部都对。在梦思中，我们能证明那非常复杂的理智机能是存在的，它几乎和精神装置的所有其他来源一起运作。然而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梦思皆起源于白天，而且也要假定心灵会有睡眠的状态。所以即使是“部分睡眠”的理论亦有其价值，虽然我们发现睡眠状态的特征并非是心灵键结（mental bonds）的解体，而是白天统辖的精神系统将其精力集中于睡眠的愿望上：由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从外在世界退缩的因素亦自有其意义在，虽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子，不过亦是促使梦表现的后退现象得以进行的原因。所谓“放弃对思想流向的主动引导”的概念亦不可予以非难，但精神生活并不因此而变得漫无目标，因为我们知道，当自主（主动）的具有意义的思想被舍弃，非自主的思想则取得统辖权。另外，我们不但发现梦中含有各种松弛的关联，而且还能指出其他我们想象不到的联结。而这松弛的关联不过是另外那些确定的而且具有意义的联结的替代物。确实，我们曾把梦视为荒谬的，不过梦例却又给我们这样的教训——不管梦表面是如何地荒谬，它还是非常合理的。

313

对那些梦的功能——各个作家认为梦所应该具有的——来说，我们毫无异议。如梦是心灵的安全阀门，以及罗勃特说的：“所有有害的事物，经过梦的表现后，都变得无害了。”——这观点不但和我们所谓的梦的双重愿望吻合，而且对这句话来说，我们要比罗勃特了解更深。至于“心灵在梦中能够自由表演”的观点，在我们的理论看来，则相当于前意识的活动让梦自由发展而不予以干扰。如“在梦中，心灵回复到胚胎时期”这一类的观点，或者是艾里斯形容梦的话——“一个古老的世界，具有庞大的感情和不完全的思想”——使我们很高



兴，因为这和我们的论点不谋而合（我们认为这些白天被压抑的原始活动和梦的建造是有关系的）。我们也能衷心地接受沙里（Sully）所写的：“我们的梦带回我们早先的以及依次发展的人格。”在睡眠当中：“我们回复了从前对事物的看法和感觉，还有那些曾经统辖我们的冲动和反应。”还有，我们亦和德拉格（Delage）一样，认为那些受到“压抑的”成为梦的主要动力。

我们重视休奈尔叙述那部分，关于“梦的想象”的重要性，以及他本人的解释，但我们不得不把问题转到另一个位置来看。事实上，重点不在梦创造了想象，而是在梦思的建造上，潜意识的想象活动占了重要的大部分。不过我们仍然亏欠歇氏许多。因为他指出了梦思的来源，但所有他描述为梦运作的几乎都是白天的潜意识活动，而它促使梦发生的能力是不下于促使心理症症状的产生的。这和我们所谓的梦运作是不相同的，而且梦运作包含的范围也较窄。

最后，我们没有理由舍弃梦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反而应在一个新的立场上建立一个更巩固的联结。

我们所以能够在自己建构的结构内，容纳早期作者们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发现，这要归功于我们梦理论的特色，它将这些理论结合成一个更高级的单元。对许多发现，我们给予新的意义，但只有少数几个遭受我们的否认。然而，我们的建构仍未完全。除了那些因为我们进入梦心理的暗处所遭遇的复杂问题以外，我们似乎遇到一个新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认为梦思源于完全正常的心灵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梦思中发现许多不正常的梦程序，这些程序后来进入梦内容，而且在解析时又重复一遍。所有那些形容为“梦运作”的却和我们所知道的理智的思想程序不同。以前作者的判断，认为梦的精神功能低能量，似乎是正确的。

也许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得到解答，并且使我们步入正途。现在让我们再把另一个梦形成的连接加以更仔细的观察。

我们已经发现，梦取代了许多源于日常生活的思潮，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秩序。因此，我们不必怀疑这些思想是否源于正常的精神生活。我们认为价值很高的思想以及极其复杂的行为，都能在梦思中找到。但是我们无须假设这些思想行为在睡眠的时候完成，这种假设会大大地弄坏了我们迄今所引用的关于睡眠精神状态的概念。相反的，这些思想也许源于前些日子，它们也许从

开始就逃离意识的注意，在睡眠开始进行时，也许就已经完成了。由此前提，我们最多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繁杂的思想成就也许不需要意识的协助亦能完成。由每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歇斯底里症病人或强迫思想症病人中，我们都会找到这种事实。这些梦思本身当然不是无法进入意识层。如果我们白天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那一定有许多别的理由。要被“意识”到和那特殊的精神功能——注意力——有关，它似乎具有一定的能量，因此可以由某一问题的思想系列转移到别的目标上。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这些思想系列不能进入意识面：“意识的反映”显示在施展注意力的时候，我们是沿着一条特别的途径，如果沿着此途径进行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不能接受批评的概念，那么我们就瓦解了——即我们遗弃了注意力的潜能。似乎这样的起头能使被遗弃的思想系列继续进行下去，而绝对不会再受到注意，除非它在某一点达到特别高的强度，才会迫使注意力再去注意它。因此如果某思想系列开始的时候就遭到排斥（也许是意识的）——在直接的理智用途下，判断它是错的，或毫无用处——那么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此思想系列继续进行下去，毫不为意识所察觉，直到睡眠的开始。

总括一句话，我们把这一类的思想系列称为“前意识”，我们认为它是完全理智的，并相信它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排挤而受压抑。让我们再用简单的字眼来叙述我们对思想产生的看法。我们相信当发生一个有目的的概念时，某些数量的激动——称为“潜能”的东西——就会依着此概念选择的连接途径，转移过去那些被忽视的思想，则是没有得到此种“潜能”者。而受到压抑或排挤的思想系列，其潜能即被收回。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得靠自己的激动。有时这些思想系列——具有有目的的潜能——可以吸引意识的注意力，然后，经由意识的机构而得到过度的潜能。接下来，我们要阐明意识的功能与性质。

315

前意识中如此进行的思潮最终有两种结果，它或者自动地消失，或者持续下去。对于前者，我们这样认为：它将能量由各个相连的小径发散出去，这能量使整个思想网处在一个激动的状态。这种激动状态持续了一阵子，然后就消退了。这是因为寻求解放的激动转变为静寂的潜能。如果是这第一种结果的话，对梦形成来说，它已不具任何意义。但前意识中仍然潜伏着其他有目的的概念，它们源于潜意识，而且一直保持活动。它们也许会控制住这些前意识中不被理会的思想激动，或者建立它与潜意识的关联，并将潜意识愿望的能量转



移过去。因此，虽然加强力量仍然不能使它到达意识层，但是这种受到压抑以及忽视的思想系列仍能够自我维持，于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此前意识的思想已被带入潜意识中。

其他可能引起梦形成的局势如下：前意识的思想系列可能一开始就和潜意识的愿望相连，因此受到那主要的具有目的的潜能（dominant purposive cathexis）的拒绝。或者一个潜意识的愿望，因为某些原因（如由肉体而来的）而变为活动性的，并且找机会把能量转移到那个前意识所不支持（不供给能量）的精神遗留物。这三种情况都有同样的结果：前意识中有一组思想系列，受到前意识潜能的遗弃，不过却由潜意识愿望中取得潜能。

由这点开始，此思想系列即进行一系列的变形，我们再也不能把它们认为是正常的精神程序，最后导致一个令我们惊讶的结果（一个精神病理学上的构造）。下面我们将列举这些程序：

1. 每一个单独的思想强度都可以全部释放，由一个思想传给另一个，因此某些概念形成时，即被赋予极大的强度。又因为这过程可以数度重复，所以整个思想系列的强度最终会集中在一个思想元素上。这是我们熟悉的梦运作的“压缩”或“凝缩”。凝缩作用是我们对梦产生如此迷乱印象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我们已知的正常与能够到达意识层的精神生活中找不到相类似的东西。在正常的精神生活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概念——属于整个思想系列的结果或总结（nodal point）——它们亦具有高度的精神意义，但是其价值却并不以任何对内在知觉来说是明显的感觉状态表达出来。另外，在凝缩作用的过程中，每个精神的相互联系都变为概念内容的强化。这情况就和我写书的时候，用方体或正体来表达出那些我认为对了解内文特别重要的部分。在演说的时候，我要更大声更慎重，以强调语气把这字念出。第一个类比使我立刻想起梦运作所提供的实例：在“伊玛打针的梦”中的那个词“trimethylamin”。艺术史家们使我们注意到这事实，即最早而且富有历史性意义的雕刻都服膺于相同的原則：它们以形象的大小来代表雕像的地位。国王要比他的侍从或被击败的敌人大二或三倍，罗马时代的雕刻利用更微妙的方法来表现这种效果。如皇帝被放置在中央，直立着，被特别小心地加以雕塑，而他的敌人则屈服于他足下。不过他不再是矮人群中的巨人。而今天在我们之间，下级对上级所行的鞠躬礼即是这种古老表现原则的一种回响。

梦中凝缩的进行方向一方面受到梦思和理性的前意识关系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潜意识中视觉记忆的决断。凝缩作用的结果是产生那借以穿透而进入知觉系统所需的强度：

2. 借着强度的转移，中间思想——和妥协相似——经由凝缩作用的影响而形成（请参阅我提过的许多例子），这也是我们正常思想中所从未有过的。在正常思想中最主要的是选择以及保留那“适当的”概念元素。另一方面，在我们尝试以语言表达出前意识的思想时，集锦构造与妥协常常会出现，它们被认为是“说溜了嘴”；

3. 那些互相转移强度的概念间具有最松弛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我们正常思考所不屑一顾的——最多用于笑话上——特别是那些同音异议以及一语双关的情况，它们被认为是和其他的连接相等；

4. 互相矛盾的思想，但并不互相排斥，反而继续相依为生，常常会组合而成凝缩的产物，就好像矛盾并不存在一样，或者它们达致一种妥协——对此种妥协，我们的意识是同样无法忍受的，不过却常在行动中出现。

以上是一些梦思（其前身是构建于理智的基础）在梦运作过程中最显著的异常步骤。我们以后将看到这些程序的整个重点是放在使潜能变为可动的，同时能加以释放。至于这些潜能所附着的精神元素，其内容与真正的意义却不被重视。我们亦可以这么假定：凝缩作用以及妥协之产生是为了促成退化作用，即使思想转变为影像的作用。至于某些梦的分析，还有梦的合成，如“Autododastes”的梦，“虽然不具有后退现象所产生的影像，却也仍然和别的梦一样，具有同样的转移与凝缩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达至这样的结论，梦形成和两种基本上就不同的精神程序有关。其中一个产生完全合理的梦思，和正常思想具有同样的正确性，而另外一种则以最迷乱、最不合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思潮。我们已经在第六章的讨论中，把第二种精神程序称为梦运作本身。对这精神程序的来源，我们有何可说的呢？

如果我们早先没有深入地了解心理症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歇斯底里症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回答此问题。由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一个同样不合理的精神程序在歇斯底里症状的产生上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在歇斯底里症中，我们开始的时候也只是看到了一些完全合理的思想，和意识的思想一样正确，而



这第二种形式的存在，我们无法找到，只能在后来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出来。借着对病人症状的分析，我们将发现这些正常的思想受到不正常的处理：它们借着凝缩作用及产生妥协，借着表面的联系，在不顾矛盾的情况下，经由后退现象的小径转变成成为外面所表现的症状。由于梦运作的特征和那些产生心理症症状的精神活动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把歇斯底里症的结论借用在梦上。

我们由歇斯底里症的理论中，借用下述的主张：一个正常的思想系列只有在下述情况才会受到前述异常的精神处理，即当一个源于幼童时期而且遭受潜抑的潜意识愿望移到思想上，这思想才会得到此种精神处理。我们曾经假设产生动力的梦的愿望皆源于潜意识（这和上面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我们曾经说过这假设虽然无法驳斥，但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但为了解释潜抑——一个我们已经用过那么多次的字眼——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探讨我们的心理建构。

我们已经提过关于原始精神装置的假设，其活动是避免激动的堆积，以及使自己尽可能地维持在平静的状态。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它的建造蓝图是根据反射装置。而行动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引起身体内部变化的方法——则受到它的操纵。然后我们继续讨论“满足经验”所引起的精神后果。而在这点上，我们又加入了第二个假说：激动累积（如何达到累积效果，我们暂时可以不管）的感受是痛苦的，同时它使装置发生作用，想借以重温满足的经验——即减少激动，并且产生愉快的感觉。精神装置内的主流——由不愉快流向愉快，我们称之为愿望。我们断定只有愿望才能使这装置产生行动，而愉快与痛苦的感觉则自动地调节激动的路程。第一个愿望的发生也许是“满足记忆”幻觉式的强化印象。不过这种幻觉除非能够得到完全的消耗，否则无法使需求停止，因此也就无法借完成而得到愉快的感觉。

因此我们需要第二种活动，或称为第二个系统活动。它使记忆的潜能不至于超过知觉范围，束缚着精神力量，并且把由需求而来的激动加以改道，使它循着一条团团转的路，直到最后借着一种自主的行动操纵外在世界，使个体能够真正地感觉那引起满足的真正“对象”。我们在精神装置的图解中，就只提到这里。这两个系统就是我们在完全发展的装置内所谓潜意识和前意识的根源。

为了能够用行动将外在世界适当地予以改变，我们必须在记忆系统中堆积一大堆的经验，以及许许多多由不同的“有目的的概念”在这堆记忆材料中所产生的永久性关联。于是我们就能将假设向前推进一步。这第二个系统的活

动是在永远借着摸索的前进中，交互地送出或收回潜能。它一方面需要不受拘束地管理各种记忆材料，但由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它沿着各个思想小径送出大量的潜能，那么将使它们随意漂流而毫无效果地浪费掉，并且减少了那用以改变外在世界的力量。所以我如此假定（为了效率的缘故），这第二个系统将其大部分能量置于一种静止的状态，而只利用一小部分于转移现象上。我还不了解这些程序的机制，不过任何一位想真正了解这概念的人必须在脑海中有实体的类比，即想象神经细胞激动时所伴随的行动。我要强调的概念是，第一个 \emptyset 系统的活动是使激动能够自由地流出，而第二个系统则借着由此而产生的潜能，将那激动流出口堵住，并把它转变为静止的潜能，同时提高其能量。因此我假定第二个系统控制激动所遵循的途径和第一个系统必大不相同。当第二个系统在其试验性思想活动中达至结论后，它即解除抑禁，并且把堆积起来的激动加以释放以产生行动。

如果我们把抑制第二系统内“潜能的解除”和“痛苦原则”调节功能的关系加以比较，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现在让我们先指出满足的死对头——客观的恐惧经验。让我们假设，某知觉刺激作用于此原始的装置，并且是痛苦的来源。因此即产生不协调的运动行为，直到最后某一个动作使此装置和知觉分开，同时也远离了痛苦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倾向会以幻觉或其他的方式去增添这痛苦的来源之知觉的潜能。相反的，如果有什么发生而使得此令人困扰的记忆图像重新显现，这原始的装置会立刻把它再度删除，因为这激动的流入知觉会产生（或更精确地说是开始产生）痛苦。这种记忆上的回避——不过是重复了此知觉逃避——亦被下列事实所协助，即记忆不像知觉，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唤起意识，因此不能吸取新鲜的潜能。这种借着精神程序不花力气，以及经常回避那曾经产生困扰的记忆提供给我们一种原型，以及第一个精神潜抑的例子。这是个常见的事实，即回避那些令人困扰的刺激——鸵鸟政策——仍能在具有正常精神生活的成人中见到。

因为痛苦原则的结果，第一个 \emptyset 系统不能将任何不愉快的事带入其思想内容中。它除了愿望以外，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一旦停留在这点上，那么第二系统的思想活动必定遭受阻碍，因为它需要很自由地和各种经验的记忆交流往来。因此产生两种可能。第二系统也许完全不受痛苦原则的约束，因此能够继续进行而不会受到不愉快回忆的影响，或许它有办法使不愉快的记忆无法将不



愉快的情绪释放。我们要删掉第一种可能，因为痛苦原则很清楚地控制着第二系统的激动过程（和第一系统中的一样）。所以只剩下一个可能，即第二系统转移潜能的当时亦抑禁了记忆激动的产生，这当然包括不愉快感的产生（可以和运动神经传导相比）。因此从两个不同的起点，根据痛苦的原则以及前面所提的消耗最少潜能的原则，我们都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即第二系统的潜能同时产生激动传导的抑禁。让我们牢牢记住（因为这是了解潜抑定律的钥匙）：第二系统要在能够抑制住某一概念所发生的不愉快感觉时才能将潜能转移给它。任何一个能够逃离抑制的都无法为第二系统以及第一系统所接近。因为痛苦原则的关系，它很快地就被删除掉。这种不愉快的抑制并不一定会彻底，不过它必须产生一个开始，因为这样才能让第二系统知道此记忆的性质，关于它是否适合思想程序所找寻的目的。

我要把第一系统内进行的精神程序（步骤）称为“原本步骤”，而那由第二系统的抑制所产生的程序称为“续发步骤”。我还能指出另外一个理由，为何续发步骤要改正原本步骤。原本步骤努力地想产生激动的传导，因为借着如此堆积起来的激动，它能建立“知觉仿同”。然而，续发步骤舍弃了这个意图，而以另一个来取代其位置——即建立“思想仿同”。所有的思想都是由某个满足的记忆（被当做是“有目的的概念”）绕道而达至同一记忆的相同潜能——希望借着运动经验的媒介而再度获得。思考所关心的是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不被它们的强度将它引入歧途。但很显然的概念的凝缩，还有那些中间以及妥协的产物，都是达到仿同目标的障碍。因为它们以某一概念取代另一概念之后，就把原来通向第一个概念的通道弄歪。所以像这类的步骤都是续发性思考所极力避免的。我们也容易看出来，“痛苦原则”虽然在另一方面提供给思想步骤许多最重要的指标，但是在建立“思想仿同”时却是一大阻碍。因此，思想步骤的倾向一定是要由“痛苦原则”的规定中解脱出来，同时将感情的发展降到最小，使它刚刚足以产生信号即可。借着意识的帮助得到过度的潜能后，思考才能达到这精练功能的目标。不过我们很了解，即使在正常精神活动中，这个目的亦很难达到，而我们的思考仍然因为痛苦原则的影响而时常发生错误。

然而这让思想（续发思考活动的产物）成为原本精神步骤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精神装置的功能性缺陷（这个方式可以用来解释梦以及歇斯底里症的产

生)。这个缺陷源于我们发展历史中的两个会合的因素。其中一个完全属于精神装置，因此对这两个系统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一个因素的作用则是波动性的（时大时小），将机质性的本能力量带入精神生活中来。这两个因素都是起源于童年，而且是自幼年开始，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器官所产生变异的沉淀物。

当我想把精神装置内的一个精神程序称为“原本步骤”的时候，我不单单是对其重要性和效率作考虑，我还想以其命名来显示发生时间的前后。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精神装置只具有原本步骤，所以这样的一个装置只是理论上的虚构物。但下面这点倒是事实的：在精神装置中，原本程序是最先出现的，而续发步骤则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慢慢形成、抑制并且掩盖原本步骤，不过要完全地控制它可能要到壮年的时候。因为这续发步骤出现得慢，所以我们的核心（由潜意识的愿望冲动所组成）仍然是前意识所无法到达、了解或者是抑制的，而后者则一经受到决定就无法予以变更其限制并成为传导潜意识愿望冲动的最适当途径。这些潜意识的愿望对前意识的精神趋向能够加以强迫的压力，这是后者所必须服从的，不过后者也许可以努力地将这些潜意识力量岔开，并将之引导到更高层的目标。续发步骤较晚出现的另一个结果是前意识的潜能无法进入广大的记忆材料内。

在这些源起于幼年时期不能被毁灭或抑禁的愿望冲动间，某些愿望的满足是和续发性思考的“有目的的概念”相冲突的，这些愿望的满足因此不再产生愉快的感情，反而是痛苦。这种转变的感情正是我们所谓的“潜抑”的基本。潜抑的问题是它为何发生此种转变，以及基于何种动机的力量。但对这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要轻轻碰一下就行了。我们只要知道这种转变在发展过程中产生——我们只要回忆孩童时期的记忆既然不会为前意识所接近，因此附于此等记忆的感情释放亦不会受到它的抑制。所以即使把附在它们上面的愿望能量转移给前意识思想，前意识思想亦因为这种情感的缘起而无法和它接近。反过来，“痛苦原则”却支配大局，使前意识远离这发生转移的思想。因此它们就被遗弃了，所以许多幼童时期的记忆一开始就被前意识疏远了，这是潜抑的必然情况。

最理想的情况是不愉快的感情在前意识内，因为思想转移失去潜能后就停止产生了，这结果表示痛苦原则的参与是有用的。但是当潜抑的潜意识愿望接受机质性的加强，然后再转给被转移的思想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在这情况



下，即使失去了前意识的所有潜能，这转移能量所造成的激动亦使这些思想企图冲出重围，于是产生防卫性的挣扎。因为前意识加强它对潜抑思想的抗拒（即产生“反潜能”），而后这被转移的思想（潜意识思想的工具）经由症状产生的妥协状态达到其突破的目的。但是当这潜抑思想受到潜意识思想的强力支援，同时又被前意识潜能遗弃后，它们就受原本精神步骤的控制，而目标则是运动行为的产生。或者，如果可能则会使知觉仿同造成幻觉式的后现。我们大概知道，前述这些不合理的步骤只能发生于被潜抑的思想。现在我们又看得更深一层。那些发生于精神装置中的不合理步骤是根本的，只要概念被前意识所舍弃，让它自生自灭，并且由潜意识不受压抑的能量所转移（而这潜意识努力地找出口），它们就会发生。其他一些观察亦能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被称为不合理的，并非是指正常步骤的错误（所谓理智错误），而是那些由抑制解放出来的精神装置的活动方式。因此我们发现统驭由前意识激动转变为行动之间的还是同样的步骤，而前意识思想和文字之间的联结也很容易出现同样的转移和混淆。这我们常归咎于不注意。最后，要抑制这些原始形式的功能，需要更多工作（能量）的证据存在于下列事实中：如果我们让这些力量突破到意识层，则会产生一种滑稽（一些要借着笑声而释放的过多能量）的效果。

有关心理症的理论指出下面这个不变而无疑的事实。即只有从幼童时期而来的性愿望冲动，在孩童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潜抑后，会在后来的发展中重新复活过来（或许是源于起始是双性的性体质的关系，或者是性生活过程中的不良影响），所以可供产生各种心理症症状的动力。只有推论到这些性力量，我们才能把潜抑理论中仍然存在的隙缝塞住。对于这性的以及幼童时期的因素是否同样地适用于梦理论的问题，我将不予以回答。我没有完成后者的理论，因为在假定梦愿望永远是由潜意识中而来的时候，我已经超过我能解说的地步^①。

① 在这里（别处也一样），我故意地不把我的论题的缺陷补好，理由是：一方面要花费很大的努力，另一方面又使我引用那些和梦无关的材料。譬如我删掉了“压抑”和“潜抑”之间是否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大家应该很明白，后者较强调对潜意识的联系。我也没有说明为何梦思放弃进行到意识界的道路，选择后退过程的时候，还要受到审查制度的歪曲。此外还有很多相似的省略。我所急于要做的乃是创造一个问题的概念——这在对梦运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中曾遇到的，同时暗示在进一步分析时曾遇到的题目。决定在什么地方将解释之线索切断并不是易事。有许多特别的原因（也许不是我的读者所能猜到的）可以说明为何我不把性内容在梦中所扮演的地位予以详尽的处理，以及为何我避免分析那些明显具有性内容的梦。由我的观点以及神经病理的定律看来，我都不会把性生活视为可耻，或者是认为医生或科学研究者不应该和它扯上关系。那位翻译Onerocritica of Artemidorus of Daldis的作家，因为道德的理由，而不把有关性梦那部分印给读者看的举动，在我看来是荒谬可笑的。那使我踌躇不前的理由是它将使我涉及我仍然不清楚的性变态和双性的问题，所以我把这问题留待将来。

在此我也不想再深究形成梦和歇斯底里症之间的精神力量有什么不同。我们对任何一个仍然没有足够的了解。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我认为是重要的，而我要承认，我是因为这点才能导出有关两个精神系统的讨论——它们的运作方式以及潜抑的事实。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是否能将这和大家有关的心理因素造成一个适当而且正确的概念，或者（相当不可能）我的看法是否歪曲以及不完全的。虽然在判读精神审查制度和梦内容的合理与异常的修正中，我们会造成许多变异，但以下这些一定还是事实。在梦的形成的过程中，这类的步骤必定在运作，而它们基本是和歇斯底里症的形成同类的。然而梦并非是病态的，它并没有显示任何精神平衡的困扰，而且它也不会发生效率被破坏的结果。也许有人认为不能由我的梦或者是我病人的梦中得到任何有关正常人的梦之结论，但我相信这个反对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我们可能由所见的现象推论它的动机力量，结果会发现心理症病人所应用的精神机制并非新创，而是早已存在于正常装置之中。这两个精神系统，控制二者之间通道的审查制度，其中一个活动对另一个抑制与掩盖，以及二者和意识层的关系——或者其他对此观察到的事实的更正确解释，这些都形成我们精神工具的正常结构，而梦则指出一条让我们能了解这精神构造的路。即使很保守的局限于已知的新的确定知识的范围，对梦我们仍然可以这么说：它们证实了那些被压抑的东西仍然会继续存在于正常或异常人的心灵中，并且还具有精神功能。梦本身即是此受压抑材料的一种表现。从理论上来说，每一梦例都应是这样的。由实际的经验看来至少可以在大部分情况中找到，尤其是那些表现出最明显的梦的生活之特征者。在清醒时刻中，由于矛盾态度的相互中和，所以心灵中被压抑的材料无法被表达，并且无法被内部的知觉所感受，但是在晚间，却由于冲力对妥协结构震撼的结果，这被压抑的材料找到进入意识的方法与路途。

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

（如果我不能影响祇，那么我亦要搅动冥界。）

梦的解析是了解潜意识活动的大道。借着梦的分析，我们能够了解这最神秘最奇异的构造。无疑，这只是一个小进步，但却是个开始，而且这个开始使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分析也许基于其他我们称为病态的构造。而疾病——至少那些正确地被称为官能性的——并非表示这装置的解体，或者在内部产生新的分



裂。它们需要有动力的解释，即在各个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有些成分被加强，有些变弱，因而许多活动在正常机能下不会被察觉。我希望在别处能够显示这两种机构合成的装置，这样要比只有其中一个来得更为优越^①。

（六）潜意识和意识——现实

如果更仔细地想一下，那么将会发现前章的心理讨论使我们假定有两种激动的程序或者解除的方式，而不是两个靠近装置运动端的系统。但这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如果发现一些更恰当以及更靠近那些我们所不知的真理的事实时，我们必须随时把以前的概念结构加以改变。所以让我们来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系统很简明地当做是精神装置的两个位置）——如“潜抑”与“突破”中所蕴涵的这些错误观念的痕迹。因此我们说某个潜意识思想寻找机会进入前意识，然后突破而入意识界的时候，我们脑海中所想的并不是在新的地方形成新的思想（像副本由原本复印出来，两者共同存在的情形），而那个突破入意识的概念也并不指位置的改变。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前意识的思想被潜抑或由潜意识所驱逐而加入取代。这些意象（借用争夺一片工地的观念）很容易使我们认为某个地点的精神集合真的消逝，而以另一个新据点的集合来代替。现在让我们用一些和现实更接近的东西来替代此种类比：某些特殊的精神集合具有潜能，可以再增加，也可以减少，因此这结构就能够受到某特殊机构的控制或者脱离之。在这里我们用一种动力学的观念来取代前述的区域性理论，即我们认为更可动的不是精神构造本身，而是它的“精神分布”（innervation^②）。

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一起利用此二系统的两种类比影像——这是合宜而且正当的。如果把以下的观念放在脑海中，那么就可以避免任何滥用此种表现方法的可能。概念、思想以及精神构造一般来说不应该认为是坐落于神经系统的任何机质元素上，而是（可以这么说“在它们之间”，而各种阻抗以及便利的

① 梦研究并非唯一可以形成精神病理基础的心理现象的研究。在一些没有完成的短文中，我曾经企图从许多日常生活的现象得到相同的结论。这些以及其他关于遗忘、说溜了嘴、粗劣的动作等的记载都编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

② 了解前意识的重要特征乃是和文字表现的遗留物发生关联后，这个观点需要更进一步的阐明。

神经分布，这是个非常含混的字眼，常常表示构造学上的意义，用来指神经在某个器官或区域的分布情况，常用它来表示某一个系统或神经的能量传导，或者指一个导出系统——即是一个释放的程序。

道路形成了相对应的关联。能够成为内在知觉的任何对象都是“虚像”）——假的和望远镜借着光线的折射所造成的影像一样。但我们把这系统——本身并非精神的，而且永远无法为我们的精神知觉所察觉——看成像望远镜投影的镜头那类东西，是合理的。而如果我们继续比较时，我们可以把两系统之间的审查制度比喻成光线由一介质进入另一介质中所发生的折射作用。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靠自己的摸索来发展我们的心理学。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那些盛行于现代心理学的定律，并且检查它们和我们这假说间的关系。利普士（Lipps）在他那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曾表示，就心理学来说，潜意识这问题比较不是心理学上的问题。只要心理学家漠视此问题，认为“精神”指的是“意识”，而潜意识的精神程序则是明显的“无意义”，那么医生对不正常精神状态的观察则不可能用心理学去评价。医师和哲学家只有互相承认所谓“潜意识的精神程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后才有可能合在一块。如果有人对医生说“意识是所谓精神不可缺少的特征”，那么他只好耸耸肩膀，不过如果他对这些哲学家的话仍然具有足够的信心的话，他也许可以这么假定，我们和科学上所追究的并非是同样的问题。因为是对心理症病人精神生活有一点了解或者是对梦做一个分析，一定能使任何人产生很深刻的印象，即那些最繁杂以及最合理的思想程序——并且无疑属于精神程序——能够在不引起意识的注意时产生^①。当然，这是真的。医生只有在那能够交流和被观察的意识界中形成某种影响之后，才能够学到潜意识的程序。但这意识呈现的结果也许是一个和潜意识不一样的精神特征，以至于内在知觉无法辨别乙乃甲的取代物。医生们必须自在地借着潜意识程序对意识的影响，以“推论”的方式继续深入了解。借着此种方法，他发现意识效果只是潜意识的一个遥远（即次要的）的精神产物，而后者不单单是以此种方式呈现在意识界，而且它的出现与运作常常为意识所不知。

我们必须放弃这种高估的想法，即意识乃是真正了解精神事件不可或缺的基本。就像利普士所曾说过的，潜意识是精神生活的一般性基础。潜意识是个较大的圆圈，它包括了“意识”这小圆圈。每一个意识都具有一个潜意识的原

^① 我很高兴在此指出，一位作者（Du Prel）对梦加以研究后，他所观察到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和我的结论一样。他写道：“关于心灵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先回答基本的疑问（即意识和心灵是否完全相同）。对这基本问题，梦的答案是否定的，亦即心灵这概念要比意识广大得多。就像天上的星星，在它的照明力以外，仍然产生重力影响一样。”他又说：“这是个事实，意识和心灵所包括的并不一样广大。”



始阶段；而潜意识也许停留在那阶段上，不过却具有完全的精神功能。潜意识乃是真正的“精神实质”。对于它的内在性质，和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真实一样地不了解。而它经由意识和我们交往，就和我们的感觉器官对外在世界的观察一样地不完备。

当我们舍弃了意识生活与梦生活之间的对立，以及将潜意识放在客观存在应占据的地位时，许多早期作者有关梦的重要论断都失去了意义。因此许多使我们惊奇的在梦中成功呈现的活动不再被认为是梦的产物，而是属于潜意识的思想——它在白天的活动并不少于晚间的。如果像休奈尔所说的那样，梦只是在玩弄着一些身体的象征性表现，那么我们知道，这些表现是某些特定潜意识幻想的产物（这也许源于性的冲动）。它们不但表现于梦中，并且呈现在其他的歇斯底里性恐惧和别的症状上。如果梦中继续进行着白天的活动，完成它，并且带来具有价值的新观念，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将梦的伪装解除。此伪装是梦运作和心灵深处不知名的力量协助下的产物（如Tartini奏鸣曲之梦中的魔鬼^①），其理智上的成就和白天产生同样的结果的精神力量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在理智以及艺术的产物上，我们也许亦倾向于过分地强调意识的部分；由某些生产特别旺盛的作家的报告看来，如歌德（Goethe）和荷尔姆赫兹（Helmholtz），他们创造中的那新的以及重要的部分是整体地呈现在脑海中，而不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当然在别种情况下（需要每个理智成分的专注时），意识活动亦有部分的贡献。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不管何处，只要意识参加一份，它就将其他的活动遮盖起来，这是它滥用了的特权呀！

把梦的历史性意义以一个独立的题目来讨论似乎是不值得的。譬如说，也许一个梦促使某个领袖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它或许改造了历史。那么只有在认为梦是一种神秘力量，并且和常见的精神力量不同时，才会产生此问题。如果把梦视为在白天遭受阻抗的冲动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晚间被心灵深处的活动来源所加强），那么这问题也就消逝无踪了^②。古人对梦的尊崇都是基于一种正确的心理认识，这是对人类心灵中不可控制以及无法摧毁的力量的崇拜——那个产生梦愿望的“魔鬼”以及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运作的力量。

① Tartini是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1692-1770）。据说他梦见他将灵魂卖给魔鬼后，就抓起一把小提琴，以炉火纯青的技巧演奏一首极其美妙的奏鸣曲。醒来后，他立即写下他所能记忆的部分，结果写成那有名的“Trillo de Diavolo”。

② 参考亚历山大大帝包围特洛伊城而久攻不下时所做的梦。

在提到“我们的”潜意识时，我并非没有任何目的。因为我所描述的和与其他哲学家所谓的潜意识不同，甚至和利普士的亦不一样。对他们来说，这个名词仅仅是意识的相反词。这个他们以同样的热诚、精力去赞成与反对的论题乃是——除了意识以外，必定还有潜意识的精神力量。利普士更进一步地断言，所有属于精神的都是存在于潜意识中，而其中的一部分亦同时存在于意识中。但是我们集中这些有关梦和歇斯底里症的现象并非为了证实这理论，因为对正常清醒时刻生活的体验就足够证明它的正确性。由精神病理构造以及此类的第一成员（梦）的分析所得的新发现乃是潜意识——属于精神的——是两个不同系统功能的组合。正常人如此，病态人也一样。因此就有两种潜意识，至今仍未为心理学家们所分辨。由心理学上的用法来说，它们都是潜意识的，但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其中一个被称为潜意识，是无法进入意识层的，而另一个我们称为前意识，因为其激动——在满足某些现象或者经过审查制度的考核之后——能够到达意识界。关于此激动到达前必须经过一连串固定机构（我们可以由审查制度所产生的改变看出它们的存在）的事实，使我能够以一种空间的类比来描述它们。在前面，我们已经描述过这两个系统的相互关系，即前意识立于潜意识与意识之间，像一道筛子。前意识不但阻隔了潜意识和意识的交通，并且控制随意运动的力量，负责那能变动的潜能的分布——其中一部分所谓的“注意力”是我们所熟悉的。

另外，我们必须分辨超意识（superconscious）和下意识（subconscious）之间的不同——这两个词在近期精神分析文献上时常见到，因为这种辨别相当于精神和意识之间的辨别。

那么意识所剩下来的角色又是什么呢？（它一度曾是那么全能，隐瞒一切。）只有那些用来察觉精神性质（psychic quality）的感觉器官了。根据我们那图解的基本概念看来，我们只能把意识感觉看成一种特殊系统的功能，因此这缩写“意识（CS）”是合宜的。由其物理性质看来，我们认为这系统和知觉系统（PCPT）很相像，因为它能接受各种性质的刺激，但是却无法保留变更的痕迹，即没有记忆。以其知觉系统的感觉器官指向外在世界的精神装置，对意识的感觉器官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外在世界，而意识存在的目的即靠着这个关系。这里我们又再接触到各种机构——似乎是统治着精神装置结构的——组成统



治集团（hierarchy）的原则。激动的材料由两个方向流向意识的感觉器官：1. 由感觉系统——其激动取决于刺激的性质——而来。也许在变为意识感觉之前，先经过新的润饰；2. 由精神装置的内部而来。当经过某些刺激更改之后，它们进入意识，而其步骤的数量是以快乐和痛苦的质量被感觉出来的。

那些发现理智以及极其繁杂的思想结构不必经过意识亦可能产生的哲学家们于是感到彷徨，不知道意识到底具有何种功能。在他们看来，它不过是整个精神步骤多余的镜影。但是我们却借着意识系统和知觉系统的类比避开了这尴尬。我们知道感觉器官的知觉将注意力的潜能集中在那传导感觉刺激的输入途径中，知觉系统不同性质的刺激是精神装置运动量的调节物。我们亦可以认为意识系统的感觉器官亦具有同样的功能。借着对愉快与痛苦的察觉，影响精神装置内潜能的路线，否则此路线将是借着潜意识量的转移而运作。痛苦原则很可能是第一个自动调节潜能转移的因素。但是对这些性质的“意识”，很可能导致第二种而且更微妙的调节，甚至可以反对第一种。为了使装置的功能臻于完善，不惜冒着和原先计划相反的危险，引导并且克服那些会产生痛苦的关联。由心理症的心理看来，我们发现这些由感觉器官因为不同性质刺激所引起的调节程序占了此种精神装置功能的重大部分。原始的“痛苦原则”的自动统辖以及效率上的限制，受到感觉调节的中断（它的本身亦是自动的）。我们发现潜抑（虽然开始有效，不过后来终于失去抑制力以及心灵的控制）比知觉更容易影响记忆，因为它受到潜抑。另一方面，此种思想有时候之所以受到潜抑是因为别的理由而将它退出意识层。下面是一些解开潜意识症结所能利用的治疗程序。

意识的感觉器官对于那数量可以变更的潜能调节造成过强潜能的价值，可以由下面的事实表露出来，即产生一些新的性质，因此带来一些新的调节。这些是造成人类优于动物的原因。思想程序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性质的，除了伴随着的愉快或痛苦激动。我们知道必须加以某些限制，因为它们可能干扰思想。为了要使思想程序具有性质，在人类来说，它们必须和文字记忆相关联——其剩余的性质足以吸引意识的注意，因而从意识赋予思想程序一种新的可更迁的潜能。

只有借着对歇斯底里症的思想程序加以分析，我们才能了解意识这问题的多面性。由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由前意识潜能移形到意识时

亦有个类似于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审查制度^①。同样的，这个审查制度亦透过某个数量的限制后才发生作用，因此具有低能量的思想构造就逃离了它的控制，我们可以在心理症症状中找到许多不同的例子。这些例子显示出某个思想为何不能进入意识，或者为何能在某种限制下挣扎进入意识。这些例子都指出审查制度和意识之间的密切而彼此相反的关系。下面我将用两个例子来结束我对这问题的讨论。

几年前，我有个机会和一位病人交谈，她是个聪慧的女孩子，不过脸上却显露着一种单纯而冷漠的表情。她的衣着很奇怪，因为一般说来女人对衣着都很仔细，但她的一边裤子下垂着，罩衫上的两枚纽扣也没有扣。她说脚痛，我没有要求说要看，可是她却露出她的小腿。她说她主要的困扰是（根据她的说法）：她身体内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些东西在里面“刺”，“前前后后的动作”一直不停地“摇摆”着她，有时使她全身“硬邦邦的”。当时我一位医学同事也在场，他望着我，很显然地他了解她主诉的意义。但令我感觉惊异的是，病人的妈妈对这一切全然不在乎，虽然她一定常常处于她的孩子所主诉的情况下。这女孩全然不知她自己话里面所含的意义，要不然她就不会说出来。在这个例子中，审查制度很成功地被钩住，因而让一个本来会被困在前意识内的幻想借着伪装的无邪的主诉出现了。

以下是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十四岁男孩患着攀缩性抽搐（Tic convulsir）、歇斯底里性呕吐、头痛等，来找我作精神分析。我这样开始对他的治疗：要他把眼睛闭上，然后如果见到什么影像或者有什么思想则立刻告诉我。他以对影像的描述来回答——他未见我以前最后的那个印象在记忆中浮现。那时他正和叔叔下象棋，看着面前的棋盘。他想到几种情况，有利或者不利的，和一些不完全的下法。然后他看见棋盘上有一把匕首——一个属于他爸爸的东西，不过却在他的幻想下，置于棋盘上。接着是一把镰刀，然后是大镰刀，然后是一位老农夫在他家的远处用大镰刀修剪草地。过了好几天，我才发现这一系列图像的意义。这位小孩因为家庭的不愉快而感到困扰，他爸爸是个粗鲁而容易发脾气的人，和他妈妈的婚姻并不和洽，而且他所受的教育中具有太多的“威胁”。他父亲和母亲离了婚——她是一位温柔、富感情的女人，后来又再度结

^① 有关前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审查制度，在后期的著作中很少再见到。然而，在那篇“The Unconscious”中却详尽地给予讨论。



了婚。有一天他爸爸带回一位年轻女人，那是这病人的新母亲。几天后，这孩子的病就开始发作。他对父亲的恨在压抑后产生上述一系列的图像，其暗喻是很明显的。它们的材料源于神话的回忆。镰是宇宙之神宙斯（Zeus）阉割他父亲的东西，大镰和老农夫的景象代表那残暴老人克洛诺司（Kronos），他把自己的孩子吃下肚，对他的行为宙斯给予如此严酷的报复。他父亲的再婚给这孩子一个机会去报复他父亲很久以前所给予他的责备和威胁——因为他玩弄自己的性器〔请注意：下棋、不完全的下法（被禁止的行为）、可伤害人的匕首〕。在这例子内，长期被潜抑的记忆及由此记忆所衍生出来的东西一直存在于潜意识中，现在却用一种绕圈子的办法，以一种表面无意义的图像来溜入意识内。

如果有人问梦的研究到底有何种学理上的价值呢？我的回答是：它对心理学知识有所贡献而且是投射到心理症问题的曙光。有谁能预言对精神装置的构造的功能彻底了解具有何其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即使在今天这种不完全的了解下，我们仍可用于能治疗的心理症，并且获得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把这个研究当做是了解心灵以及每个人隐匿着的性格之工具——我听过这样的问题——究竟有何种实际上的意义呢？由梦所泄露出的潜意识冲动是否显示出生活中真正力量的重要性呢？压抑愿望中的道德意义是否不要予以重视？它们现在创造了梦，以后会不会创造别的东西？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并没有深入地研究有关这方面的梦的问题。不过，我认为罗马皇帝将他的一名百姓处死——因为他梦见谋杀皇帝——是错的。他应该先找出此梦的意义，而这意义极可能和它表面不同。也许具有另一种内容的梦，实际上含着此梦杀君的意义。我们难道不应该认为以下的说法是对的吗？——柏拉图（Plato）曾断言善良的人满足于“梦见”坏人实际干的事。所以我认为梦应该被赦免。至于这些潜意识的愿望是否应该变为真实，我就不敢说了。不过那些中间的以及移形的思想则必然不应是真实。如果潜意识愿望以其最真实的形貌出现在眼前，我们仍然应该毫不犹豫地如此决断，精神的真实也是种特殊的存在，不应该和物质上的真实混为一谈。因此，人们拒绝接受其梦境的不道德似乎是不必要的。在了解我们精神装置的功能以及认识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梦中的生活的不道德部分和幻想的生活就会大部分消逝无踪。沙克斯（Hanns Sachs）曾说：“如果回到意识中去找那些梦告诉我们关于一个现实情况的东西时，我

们应当不会感到惊奇。如果分析的放大镜使我们发现所谓的庞大怪物不过是微细的小虫而已。”

在判断人类性格的实际用途上，一个人的行为和实际表达出来的意见就足够作为参考了，尤其行为更应该是第一个考虑而且是最重要的。因为许多进入意识层的冲动在未付诸行动前就被精神生活的真正力量溶掉了。事实上，这些冲动在进行的时候常常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因为潜意识确定它们在某个阶段中必定会被删除。不管怎样，由我们这些美德骄傲生长着的（经过极其仔细的耕耘的）土地上学习，是有益的。因为复杂的人类性格——被动力向各方向推动——很少像古老道德哲学上所提的简单二分法。

那么梦是否能显示将来呢？这问题当然并不成立，倒不如说梦提供我们过去的经验。因为由每个角度来看，梦都是源于过去，而古老的信念认为梦可以预示未来，亦并非全然毫无真理。以愿望满足来表现的梦当然预示我们期望的将来，但是这个将来（梦者梦见是现在）却被他那不可摧毁的愿望模塑成和过去的完全一样。



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是现代科学对梦的分析的最原创性的、最著名与最重要的贡献。

——哲学家 弗罗姆

尽管《梦的解析》发表已经近一百年了，但弗洛伊德所阐述的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至今仍然大体上未受到挑战，甚至任何值得认真研究的替代理论也没有出现过。

——精神分析学家 鲁本·弗恩

-----◎



zh.qitubk.com 奇兔电子书下载 - 永久免费

需要什么电子书，联系站长

邮箱地址：mike2025@foxmail.com